

儒藏



精華編二〇三册

集部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〇三/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4

ISBN 978-7-301-11921-1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059836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〇三）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吴冰妮　王長民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921-1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70.75印張　685千字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〇三册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〇三册

集部

目録

劉夢得文集卷第七……七四

劉夢得外集卷第五……三八四

劉夢得外集卷第七

劉夢得外集卷第八……四一八

劉夢得文集

〔唐〕劉禹錫 撰
李志强 校點

目録

劉夢得文集卷第四……三一

劉夢得文集卷第八……八七

劉夢得文集卷第九……九七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一〇八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七……一七七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八……一八六

劉夢得外集卷第四……三六三

劉夢得外集卷第六……三九七

劉夢得外集卷第八

校點説明

《劉夢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劉禹錫撰,劉禹錫(七七二—八四二),字夢得,洛陽人。據卞孝萱先生考證,其祖先爲匈奴人,北魏時遷洛陽,遂籍焉。幼年隨父居於江南嘉興一帶。德宗貞元九年(七九三)劉禹錫登進士第,同年登博學鴻詞科,兩年後登吏部取士科。貞元十一年(七九五)到十六年(八〇〇)之間,先後任太子校書、節度使掌書記、京兆渭南主簿、監察御史等職。順宗永貞元年(八〇五),劉禹錫參加「永貞革新」,任尚書屯田員外郎並判度支鹽鐵等案。革新失敗,被貶連州刺史,旋改貶朗州司馬。憲宗元和九年(八一四)冬,應召還京,次年又貶連州刺史。從穆宗長慶元年(八二一)到文宗開成五年(八四〇),他先後任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分司東都、蘇州刺史、汝州刺史、同州刺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等職。武宗會昌元年(八四一)加檢校禮部尚書,次年七月病逝於洛陽。

劉禹錫是中唐著名文學家,詩文兼擅。他的詩在名家輩出、流派紛呈的中唐詩壇自成一家,兼有勁健豪壯與委婉意深的特點。他的文也非常出色,具有耐人尋味的特點,在唐代古文運動中佔有一席之地。在哲學、醫學、歷史、音樂等領域,劉禹錫也均有建樹。

劉禹錫勤於著述,很注重自己作品的編録和保存。他曾經把自己和令狐楚、白居易、裴度、李德裕的唱和之作分别編爲《彭陽唱和集》、《汝洛集》、《洛中集》、《吴蜀集》等集子。在連州期間,他又把自己的作品編爲四十卷,兩年後又選編十卷爲《劉氏集略》。這兩個集子今已不存。《新唐書·藝文志》載録有「劉禹錫集四十卷」,不過這並非劉禹錫自己編定的四十卷本,到北宋初年這四

十卷也已經佚失十卷，宋敏求搜羅遺文編爲外集十卷，合原集三十卷，仍爲四十卷。

流傳至今的歷代關於劉集的抄、刻、校本有三十種左右，其中最古的是宋代的三個刻本：一爲宋蜀刻本《劉夢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原藏日本京都平安福井氏崇蘭館，今藏天理圖書館，一九一三年，武進董康用珂羅版影印一百部回國，後來張元濟據此影印入《四部叢刊》，遂得廣爲流傳。第二種是南宋浙刻本《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末有宋敏求《劉賓客外集後序》和紹興丁丑（紹興八年，一一五七）董弅跋，原藏熱河避暑山莊，今藏臺北故宫博物院，一九二三年吴興徐鴻寶（字森玉）曾借出影印，流傳亦廣。第三種是宋蜀刻本《劉夢得文集》，僅殘存一至四卷，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一九九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列入「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影印出版。

劉集的其他二十多種版本，均爲明清及民國時期的抄、刻、校本，其中最爲精審的當屬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仁和朱氏《結一廬賸餘叢書》本《劉賓客文集》，包括正集三十卷，外集十卷。該本刻印精美，校訂審慎，流傳亦廣。

今人關於劉集的整理本，多以紹興本爲底本，也有以朱氏結一廬本爲底本的，卻少有以董康影印崇蘭館藏宋蜀刻本爲底本的。與紹興本相比，該本有自己的獨特價值，某些地方甚至遠勝紹興本。崇蘭館藏本爲大字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細黑口，左右雙欄，版心上記卷次，中記葉數，下記姓名，以横線攔斷，無魚尾。每卷首行標題，次子目，目後接正文。字跡工恭，十分清晰，遠非字跡粗糙蹩脚的紹興本所能比擬。今人多用紹興本爲底本，大約有兩個原因：一、宋代的各種刻本中，傳統上認爲浙本最優，蜀本次之。二、傅增湘在《藏園群書經眼録》中曾評論崇蘭館藏本：「全書大字疏古，紙墨精良，審其刀工，似是吾蜀所梓。暇日嘗以校朱氏結一廬新刊本，乃殊少佳勝，頗有訛失。不如紹興董弅刊本遠甚，然後歎物之不可以

皮相也。」玆兩點自有其道理。不盡然之處在於，一般説來浙本最優，蜀本次之，但單從外在的刻印質量上來看，崇蘭館藏本明顯優於紹興本，這一點連傅增湘也不得不承認。至於「頗有訛失」，任何一種本子都不可能完美無缺，就紹興本而言，在與他本的互校之中，其訛誤、臆改之處亦復不少，瞿蜕園先生就認爲崇蘭館藏本勝於紹興本。此外，從崇蘭館藏本與紹興本的刊刻時間來看，屈守元先生認爲前者刻於紹興十年（一一四〇）以前，近年香港劉衛林先生經過深入考證，認爲紹興本應爲紹興末年所刻。因此，崇蘭館藏本有可能是現存最古的足本劉集，質量上也優於其他諸本。

崇蘭館藏本有個别缺葉，如總目的首葉、卷五的第二葉左面及第三第四葉、卷三十的第十一葉、外集卷三的第十三十四及十五葉等，另有少數字跡漫漶不清。董康影印時，未補上述缺失。商務印書館影印董康本入《四部叢刊》時，予以補寫。《四部叢刊》本劉集既保留了崇蘭館藏宋蜀刻本的各項優點，又彌補了它的缺點。

鑒於此，我們選取《四部叢刊初編》集部之《劉夢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爲校點劉集的底本，以下列三種版本爲主要校本：一、徐鴻寶影印故宫博物院藏南宋紹興浙刻本《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簡稱「紹本」）；二、朱氏《結一廬賸餘叢書》本《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簡稱「朱本」）；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刊殘本《劉夢得文集》四卷（簡稱「宋殘本」）。同時參考了中華書局一九六零年排印本《全唐詩》、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影印本《全唐文》、中華書局一九六六年影印本《文苑英華》。適當參考的今人整理本有：一、《劉禹錫集》，《劉禹錫集》整理組點校，卞孝萱校訂，中華書局一九九零年三月版；二、《劉禹錫集箋證》，瞿蜕園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版；三、《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陶敏、陶紅雨校注，岳麓書社二零零三年十

一月版。

原書末尾所附武進董康及日人内藤虎次郎跋文各一篇，此次一併標點，以爲完璧。

校點者　李志强

劉夢得文集卷第一

古詩

澤宮并序❶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誨以信誼爲良弓，文學爲菆矢，規爵禄猶衆禽。密彀持滿，遡風蜚繳者數矣。有措杯之妙，而無雙鵠之獲。韔弓收視，歸究其術，繇是跡愈屈而名愈聞，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貆在庭，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予以西，余爲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

秩秩澤宮，有的維鵠。祁祁庶士，于以干禄。彼鵠斯微，若止若翔。千里之差，起于毫芒。我矢既直，我弓既良。依于高墉，罔我不臧。❷高墉伊何？維器與時。視之以心，誰謂鵠微？

登司馬錯故城秦昭王命錯征五溪蠻，城在武陵沅江南。

將軍將秦師，西南奠遐服。故壘清江上，蒼煙晦喬木。登臨值蕭辰，同覽壯前躅。❸塹平陳葉滿，墉高秋蔓緑。廢井抽寒菜，毀臺生穭穀。耕人得古器，❹宿雨多遺

❶「宫」下，紹本、朱本有「詩」字，無「并序」二字。
❷「罔」，紹本、朱本作「因」。
❸「同」，紹本、朱本作「周」。
❹「得」，紹本作「傳」。

鏃。楚塞鬱重疊，蠻溪紛詰曲。留此數仞基，幾人傷遠目！

卧病聞常山旋師策勳宥過王澤大洽因寄李六侍御

寂寂重寂寂，病夫卧秋齋。夜蟲思幽壁，槁葉鳴空階。南國異氣候，火旻尚昏霾。瘴煙跕飛羽，沴氣傷百骸。昨聞凱歌旋，飲至酒如淮。無戰陋丹水，垂仁輕槀街。清廟既策勳，圓丘俟燔柴。車書一以混，幽遠靡不懷。逐客顛頽久，故鄉風雨乖。❶ 禽魚各有化，予欲問齊諧。

謁枉山會禪師

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概。弱冠遊咸京，上書金馬外。結交當世賢，馳聲溢四塞。勉修貴及早，狃捷不知退。錙銖揚芬馨，尋尺招瑕纇。淹留郢南鄙，摧頹羽翰碎。安能咎往來？❷ 且欲去沈痗。吾師得真如，自在人寰内。哀我墮名網，有如翾飛輩。曈曈揭智炬，照使出昏昧。静見玄關啓，歘然初心會。夙尚一何微，今得信可大。覺路明證入，便門通懺悔。悟理言自忘，處屯道猶泰。色身豈吾寶？慧性非形礙。思此靈山期，未來何年載！❸

❶「風」，紹本、朱本作「雲」。
❷「來」，紹本、朱本作「事」。
❸「來」，朱本作「卜」。

善卷壇下作 在枉山上

先生見堯心，相與去九有。斯民既已治，我得安林藪。道爲自然貴，名是無窮壽。瑶壇在此山，識者常迴首。

武陵觀火詩

楚鄉祝融分，災火常爲虞。❶是時直突煙，發自晨炊徒。盲風扇其威，白晝曛陽烏。操綆不暇汲，脩牆寧避踰？❷怒如烈缺光，迅與棼輪俱。聯延掩四達，赫奕成烘鑪。汹疑雲濤翻，颯若鬼神趨。當前迎焮絶，是物同膏腴。金烏入梵天，❸赤龍遊玄都。騰煙透牕户，飛焰生欒櫨。火山摧半空，星雨洒中衢。瑶壇被髹漆，寶樹攢珊瑚。花縣與琴焦，旗亭無酒濡。市人委百貨，邑令遺雙鳧。餘勢下隈隩，長熛烘舳艫。吹熒照水府，炙浪愁天吴。災罷雲日晚，心驚視聽殊。高灰辨廩庾，黑土連閭閻。衆燼合星羅，遊氛鑠人膚。厚地藏宿熱，遥林呈驟枯。火德資生人，庸可一日無？御之失其道，敲石彌天隅。晉庫走龍劍，吴宫傷燕鶵。五行有沴氣，先哲垂訏謨。宋鄭同日起，時當賢大夫。無苛自可樂，弭患非所圖。賢守恤人瘼，臨煙駐驪駒。弔傷色慘怛，唁失詞劬愉。下令蠲里布，指期輕市租。閈垣適未立，苫蓋自相娱。山木行翦伐，江泥宜墐塗。魯臣不必

❶「災」，朱本作「炎」。
❷「脩」，紹本、朱本作「循」。
❸「烏」，紹本、朱本作「鳥」。

茸，何用徵越巫？

崔元受少府自貶所還遺山薑花答以詩❶

故人博羅尉，遺我山薑花。採從碧海上，來自謫仙家。雲濤潤孤根，陰火照晨葩。浄摇扶桑日，豔對瀛洲霞。世人愛芳辛，搴擷忘幽遐。傳名入帝里，飛馹辭天涯。王濟本尚味，石崇方鬬奢。雕盤多不識，綺席乃增華。驛馬損筋骨，貴人滋齒牙。顧予藜藿士，持此空歎嗟。

途中早發

馬踏塵上霜，月明岡頭路。❷行人朝氣鋭，宿鳥相辭去。流水隔遠村，縵山多紅樹。悠悠關塞内，來往無閑步。

和董庶中古散調辭贈尹果毅❸

昔聽東武吟，壯年心已悲。如何今濩落，❹聞君苦辛詞。言有窮巷士，弱齡頗尚奇。讀得玄女符，生當事邊時。借問遊俠窟，❺結客幽并兒。往來長楸間，能帶雙鞬馳。崩騰天寶末，塵暗燕南陲。烽火入咸陽，❻詔徵神武師。是時召軍募，❼插羽揚金羈。萬夫列轅門，觀我中戟支。❽誓當雪

❶「答以詩」，紹本、朱本作「以詩答之」。
❷「岡」，朱本作「江」。
❸「庶中」，原作「中庶」，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今」，朱本作「心」。
❺「問」，紹本、朱本作「名」。
❻「烽」，紹本、朱本作「燿」。
❼「召」，紹本、朱本作「占」。
❽「我」，紹本、朱本作「射」。

國讎，親愛從此辭。中霄倚長劍，起視蚩尤旗。介馬晨蕭蕭，陣雲竟天涯。陰風獵白草，旗槊光參差。勇氣貫中腸，視身忽如遺。曾擒白馬將，虜騎不敢追。貴臣上戰功，名姓隨意移。終歲肌骨苦，他人印纍纍。謁者既清宫，諸侯各罷戲。上將賜北第，門戟不可窺。眥血下霑襟，天高問無期。却尋故鄉路，孤影空相隨。行逢里中舊，撲遨昔所嗤。一言合侯王，腰佩黄金龜。問我何自苦？可憐真數奇。低徊顧徒御，❶慘色懸雙眉。❷翻然悟世途，撫己昧所宜。田園已蕪没，流浪江海湄。鷙禽毛翮摧，不見翔雲姿。衰容蔽逸氣，孑孑無人知。寂寞草玄徒，長吟下書幃。爲君發哀韻，若扣瑶林枝。有客識其真，潺湲涕交頤。勸爾一杯酒，陶然足自怡。

望衡山

東南倚蓋卑，維嶽資柱石。前當祝融居，上拂朱鳥翮。青冥結精氣，磅礴宣地脉。還聞膚寸陰，能致彌天澤。

遊桃源一百韻

沅江清悠悠，連山鬱岑寂。❸回流抱絶巘，皎鏡含虚碧。昏旦遞明媚，煙嵐紛委積。香蔓垂緑潭，曝龍照孤磧。山下潭名緑羅，磧名曝龍。淵名著前志，子驥思遠蹤。子驥事見

❶「低徊」，紹本、朱本作「遲回」。
❷「慘」，紹本、朱本作「得」。
❸「山」，朱本作「日」。

陶先生本記也。寂寂無何鄉，密爾天地隔。金行太元歲，漁者偶探賾。尋花得幽蹤，窺洞穿暗隙。依微聞鷄犬，豁達值阡陌。居人互將迎，笑語如平昔。廣樂雖交奏，海禽心不懌。揮手一來歸，故溪無處覓。緜緜五百載，市朝幾遷革？有路在壺中，無人知地脉。皇家感至道，聖祚自天錫。金闕傳本枝，玉函留寶曆。禁山開秘宇，復户潔靈宅。詔隸二十户免徭以奉洒掃。藥檢香芬氳，醮壇煙冪冪。我來塵外躅，瑩若朝酲析。崖轉對翠屏，水窮留畫鷁。三休俯喬木，千級攀峭壁。旭日聞撞鐘，綵雲迎躡屐。遂登最高頂，縱目環楚澤。平湖見草青，遠岸連霞赤。幽尋如夢想，緜思屬空闃。夤緣且忘疲，耽玩近成癖。清猿伺曉發，瑶草淩寒坼。祥禽舞葱蘢，珠樹摇玓瓅。❶羽人顧我笑，勸我税歸軛。霓衣何飄颻，❷童顔潔白晳。重巖是藩屏，馴鹿受羈靮。樓居邇清霄，蘿蔦成翠帟。仙翁遺竹杖，王母留桃核。姹女飛丹沙，青童護金液。寶氣浮鼎耳，神光生劍脊。虚無天樂來，僁窣鬼兵役。丹丘肅朝禮，玉札工紬繹。枕中淮南方，牀下阜鄉舄。明燈坐遥夜，幽籟聽淅瀝。因話近世仙，聳然心神愓。乃言瞿氏子，骨狀非凡格。往事黄先生，羣兒多侮劇。謷然不屑意，元氣貯肝鬲。往往游不歸，洞中觀博弈。言高未易信，猶復加訶責。一旦前致辭，自云仙期迫。言師有道骨，前事嘗被謫。如今三山上，名字在真籍。悠然謝主人：「後歲當來覿。」言畢依庭樹，如煙去無迹。觀者皆失次，驚追紛絡

❶「玓」，紹本、朱本作「的」。

❷「衣」，朱本作「裳」。

驛。日暮山逕窮，松風自蕭槭。適逢脩蛇見，瞋目光激射。如嚴三清居，不使恣搜索。唯餘步綱勢，❶八趾在沙礫。至今東北隅，表以壇上石。列仙徒有名，世人非目擊。如何庭廡際，白日振飛翮。洞天豈幽遠？得道如咫尺。一氣無死生，三光自遷易。因思人間世，前路何湫窄。瞥然此生中，善祝期滿百。❷大方播羣類，秀氣肖翕闢。性靜本同和，物牽成阻阨。是非鬬方寸，葷血昏精魄。遂令多夭傷，猶喜見斑白。喧喧車馬馳，苒苒桑榆夕。共安緹繡榮，不悟泥塗適。紛吾本孤賤，世業在逢掖。九流宗指歸，百氏旁攟摭。公卿偶慰薦，鄉曲謬推擇。居安白社貧，志傲玄纁辟。功名希自取，簪組俟揚歷。書府早懷鉛，射宮曾發的。起草香生帳，坐曹烏集栢。賜宴聆簫韶，侍祠閱琮璧。常聞履忠信，可以行蠻貊。自迷希古心，❸安恃干時畫。巧言忽成錦，苦志徒食蘗。平地生峰巒，深心有矛戟。層波一震盪，弱植果淪溺。北渚弔靈均，長岑思亭伯。禍來昧機兆，❹事去空歎惜。塵累與時深，流年隨漏滴。才能疑木鴈，報施迷夷跖。楚奏繫鍾儀，商歌勞甯戚。稟生非懸解，對境方感激。自從嬰網羅，每事問龜策。王正降雷雨，環玦賜遷斥。儻復夷平人，誓將依羽客。買山構精舍，領徒開講席。冀無身外憂，自有閑中益。道牙期日就，塵慮乃冰釋。且欲遺姓名，安能慕竹帛？長生尚學致，一溉豈虛擲？

❶「綱」，朱本作「江」。
❷「期」，原作「擬」，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迷」，朱本作「述」。
❹「機」，紹本、朱本作「幾」。

芝朮資糇糧，煙霞拂巾幘。黃石履看墮，洪崖肩可拍。聊復嗟蜉蝣，何頻哀虺蜴？❶青囊既深味，瓊葩亦屢摘。縱無西山姿，猶免長戚戚。

客有爲余話登天壇遇雨之狀因以賦之

清晨登天壇，半路逢陰晦。疾行穿雨過，却立視雲背。白日照其上，風雷走于內。滉瀁雪海翻，槎牙玉山碎。蛟龍露鬐鬣，神鬼含變態。萬狀互相生，百音以繁會。俯觀羣動靜，始覺天宇大。山頂自澂明，人間已霶霈。豁然重昏斂，涣若春冰潰。反照入松門，瀑流飛縞帶。遥光泛物色，餘韻吟天籟。洞府撞仙鐘，村墟起夕靄。却見山下侶，已如迷世代。問我何處來？我來雲雨外。

有僧言羅浮事因爲詩以寫之

君言羅浮上，容易見九垠。漸高元氣壯，洶湧來翼身。夜宿最高峰，瞻空浩無隣。❷海黑天宇曠，星辰來逼人。是時當朏魄，陰物恣騰振。日光吐鯨背，劒影開龍鱗。倏若萬馬馳，旌旗聳奫淪。又如廣樂奏，金石含悲辛。疑其有巨靈，怪物盡來賓。陰陽迭用事，乃俾夜作晨。咿喔天鷄鳴，扶桑色昕昕。赤波千萬重，❸踴出黃金輪。下視生物息，霏如隙中塵。醯鷄仰甕口，亦謂雲漢津。世人信耳目，方寸度大

❶「頻」，朱本作「煩」。
❷「空」，朱本作「望」。
❸「赤波」，朱本作「示彼」。

鈞。安知視聽外，怪愕不可陳。悠然想大方，❶此乃杯水濱。知小天地大，安能識其真。

秋江早發

輕陰迎曉日，霞霽秋江明。草樹含遠思，襟懷有餘清。凝睇萬象起，朗吟孤憤平。渚鴻未矯翼，而我已遐征。因思市朝人，方聽晨鷄鳴。昏昏戀衾枕，❷安見元氣英。❸納爽耳目變，玩奇筋骨輕。滄洲有奇趣，浩蕩吾將行。

裴祭酒尚書見示春歸城南青松塢別墅寄王左丞高侍郎之什命同作

早宦閱人事，晚懷生道機。時從學省出，獨望郊園歸。野彴渡春水，山花映巖扉。石頭解金章，林下步緑薇。青松鬱成塢，脩竹盈尺圍。吟風起天籟，蔽日無炎威。危逕盤羊腸，連甍聳翬飛。幽谷響樵斧，澄潭環釣磯。因高見帝城，冠蓋揚光輝。白雲難持寄，清韻投所希。二公如長離，比翼翔太微。含情謝林壑，酬贈駢珠璣。顧予久郎潛，愁寂對芳菲。一聞丘中趣，再撫黃金徽。

和河南裴尹侍郎宿齋大平寺詣九龍祠祈雨二十韻

有事九龍廟，潔齋梵王祠。玉簫何時絕？碧樹空涼颸。吏散埃壒息，月高庭宇

❶「然」，朱本作「悠」。
❷「衾枕」，朱本作「枕衾」。
❸「元氣」，朱本作「天地」。

宜。重城肅穆閉，澗水潺湲時。人稀夜復閑，慮静境亦隨。緬懷斷鼇足，凝想乘鸞姿。❶ 朱明盛農節，膏澤方愆期。瞻言五靈瑞，能救百穀萎。咿喔晨鷄鳴，闌干斗柄垂。修容謁神象，注意陳正辭。驚飇起泓泉，若召雷雨師。❷ 黑煙聳鱗甲，洒液如棼絲。豐隆震天衢，烈缺揮火旗。炎空忽淒緊，高霤懸綆縻。生物已霶霈，濕雲稍離披。丹霞啓南陸，白水含東菑。熙熙飛走適，藹藹草樹滋。浮光動宫觀，遠思盈川坻。吳公敏於政，謝守工爲詩。商山有病客，言賀舒厖眉。

冬夜宴河中李相公中堂命箏歌送酒

朗朗鵾鷄絃，華堂夜多思。簾外雪已深，坐中人半醉。翠娥發清響，曲盡有餘意。酌我莫憂狂，老來無逸氣。

劉夢得文集卷第一

❶「凝」，原作「疑」，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召」，朱本作「調」。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

古詩

效阮公體 三首❶

少年負志氣，信道不從時。只言繩自直，安知室可欺？百勝難慮敵，❷三折乃良醫。人生不失意，焉能慕己知？❸

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鷙禽。出門有遠道，平野多層陰。滅没馳絶塞，振迅拂華林。不因感衰節，安能激壯心？

昔賢多使氣，憂國不謀身。目覽千載事，心交上古人。侯門有仁義，靈臺多苦辛。不學腰如磬，徒使甑生塵。

偶作 二首

終朝對罇酒，嗜興非嗜甘。終日偶衆人，縱言不縱談。世情閑盡見，藥性病多諳。寄謝嵇中散，予無甚不堪。

萬卷堆牀書，學者識其真。萬里長江水，征夫度要津。養生非但藥，悟佛不因人。燕石何須辨，逢時即至珍。

❶「效」，紹本、朱本作「學」。
❷「難慮敵」，朱本作「慮無敵」。
❸「慕己」，朱本作「暴己」。

古調 二首[1]

軒后初冠冕，前旒爲蔽明。安知從複道，然後見人情。

簿領乃俗士，清談信古風。吾觀蘇令綽，朱墨一何同。[2]

寓興 二首

常談即至理，安事非常情。寄語何平叔，無爲輕老生。

世途多禮數，鵬鷃各逍遥。何事陶彭澤，抛官爲折腰？

昏鏡詞 并引

鏡之工列十鏡于賈奩，[3]發而視，其一皎如，其九霧如。或曰：「良苦之不侔甚矣！」工解頤謝曰：「非不能盡良也。蓋賈之意，唯售是念。今來市者，必歷鑒周睞，求與己宜。彼皎者不能隱芒杪之瑕，[4]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數也。」予感之，作昏鏡詞。

昏鏡非美金，漠然喪其晶。陋容多自欺，謂若他鏡明。瑕疵既不見，妍態隨意生。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傾城。飾帶以文

[1]「首」下，紹本、朱本有「一作諷古」四字。
[2]「同」，紹本、朱本作「工」。
[3]「奩」，紹本作「區」。
[4]「杪」，朱本作「秒」。

繡，裝匣以瓊瑛。秦宮豈不重，非適乃爲輕。

養鷙詞并引

途逢少年，志在逐禽獸，❶方呼鷹隼以襲飛走。因縱觀之，卒無所獲。行人有常從事於斯者曰：「夫鷙禽，飢則爲用。今哺之過篤，故然也。」予感之，作養鷙詞。

養鷙非玩形，所資擊鮮力。少年昧其理，日日哺不息。❷探雛網黃口，旦暮有餘食。寧知下韝時，翅重飛不得。毰毸止林表，❸狡兔自南北。飲啄既已盈，安能勞羽翼！

武夫詞并引

有武夫過，詫余以從軍之樂。翌日，質于通武之善經者，則曰：「果有樂也。夫威恣而賞勞則樂用，威雌而賞虢則樂橫，去聲。顧其樂安出耳。」予惕然作是詞。

武夫何洸洸，衣紫襲絳裳。借問胡爲爾，列校在鷹揚。依倚將軍勢，交結少年場。探丸害公吏，袖刃妬名倡。家産既不事，顧盼自生光。❹酣歌高樓上，袒裼大道傍。昔爲編户人，秉耒甘哺糠。今來從軍

❶「禽獸」，朱本作「絶」。
❷下「日」字，朱本作「月」。
❸「止」，朱本作「上」。
❹「盼」，紹本、朱本作「眄」。

樂，躍馬飫峙粱。❶猶思風塵起，無種取侯王。

賈客詞并引

五方之賈，以財相雄，而鹽賈尤熾。或曰：「賈雄則農傷。」予感之，作是詞。

賈客無定遊，所遊唯利并。眩俗雜良苦，乘時取重輕。心計析秋毫，捶鉤侔懸衡。錐刀既無弃，轉化日已盈。邀福禱波神，❷施財遊化城。妻約雕金釧，女垂貫珠纓。高貲比封君，奇貨通倖卿。趨時鶩鳥思，藏鏹盤龍形。大艑浮通川，高樓次旗亭。行止皆有樂，關梁自無征。農夫何爲者？辛苦事寒耕。

調瑟詞并引

里有富豪翁，厚自奉養而嚴督臧獲。力屈形削，然猶役之無何。❸一旦不堪命，亡者過半，追亡者亦不來復。翁悴沮而追昨非之莫及也。予感之，作調瑟詞。

調瑟在張絃，絃平音自足。朱絲二十五，闕一不成曲。美人愛高張，瑶軫再三促。上絃雖獨響，下應不相屬。日暮聲未和，寂寥一枯木。却顧膝上絃，流淚難相續。

❶「峙」，紹本作「持」，朱本作「庤」。
❷「邀」，朱本作「徼」。
❸「何」，紹本作「蓺極」，朱本作「藝極」。

弔張曲江 并引❶

世稱張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多徙五谿不毛之鄉。及今讀其文，張自内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荊州，❷一作南。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詞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世出於遐陬，❸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爲良臣，識胡鷃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❹密啓廷爭，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邪？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獄而鍾祉四葉。以是相較，神可誣乎？予讀其文，因爲詩以弔。

聖言貴忠恕，至道重觀身。法在何所恨？色傷斯爲仁。良時難久恃，陰謫豈無因？寂寞韶陽廟，魂歸不見人。

庭梅詠寄友人❺

早花常犯寒，繁實常苦酸。何事上春日，坐令芳意闌。夭桃定相笑，遊妓肯迴看？君問調金鼎，方知正味難。

❶「弔張曲江」，紹本、朱本作「讀張曲江集作」。
❷「州」，紹本、朱本作「門」。
❸「世」，紹本、朱本無此字。
❹「羞與凡器」，紹本、朱本作「羞凡器與」。
❺「友」，紹本、朱本無此字。

詠古有所寄二首❶

車音想轔轔，不見綦下塵。❷可憐平陽第，歌舞嬌青春。金屋容色在，文園詞賦新。一朝復得幸，應知失意人。

寂寂照鏡臺，❸遺基古南陽。真人昔來遊，翠鳳相隨翔。目誠在桑野，志遂貯椒房。豈無三千女，初心不可忘。

詠史二首

驃騎非無勢，少卿終不去。世道劇頹波，我心如砥柱。

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

苦雨行

悠悠飛走情，同樂在陽和。歲中三百日，常苦風雨多。❹天人信遐遠，時節易蹉跎。洞房有明燭，無乃酣且歌。

萋兮吟

天涯浮雲生，争蔽日月光。窮巷秋風起，先摧蘭蕙芳。萬貨列旗亭，恣心注明璫。名高毁所集，言巧智難防。勿謂行大道，斯須成太行。莫吟萋兮什，徒使君子傷。

❶「詠古有所寄二首」，紹本、朱本作「詠古二首有所寄」。
❷「綦」，原作「纂」，今據朱本改。
❸下「寂」字，朱本作「寥」。
❹「苦」，朱本作「恐」。

經檀道濟故壘

萬里長城壞，荒營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符鳩。史云：當時人歌曰：「可憐白符鳩，枉殺檀江州。」

題欹器圖

嬴相功成思税駕，❶晉臣名遂歎危機。無因上蔡牽黄犬，願作丹徒一布衣。

聚蚊謡

沈沈夏夜閑堂開，飛蚊伺暗聲如雷。嘈然欻起初駭聽，殷殷若自南山來。喧騰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聰者惑。露華滴瀝月上天，利觜迎人看不得。我軀七尺爾如芒，我孤爾衆能我傷。天生有時不可遏，爲爾設幄潛蓁牀。❷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

百舌吟

曉星寥落春雲低，初聞百舌間關啼。花枝滿空迷處所，❸摇動繁英墜紅雨。笙簧百囀音韻多，黄鸝吞聲鷰無語。東方朝日遲遲昇，迎風弄景如自矜。數聲不盡又飛去，何許相逢緑楊路。綿蠻宛轉似娱人，一心百舌何紛紜，❹酡顔俠少停歌聽，

❶「嬴相」，紹本、朱本作「秦國」。
❷「蓁」，紹本、朱本作「匡」。
❸「枝」，紹本作「樹」，朱本作「柳」。
❹「紜」，紹本、朱本作「紛」。

墮珥妖姬和睡聞。可憐光景何時盡，誰能低迴避鷹隼？廷尉張羅自不關，潘郎挾彈無情損。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乘春輝。南方朱鳥一朝見，索漠無言蒿下飛。

飛鳶操

鳶飛杳杳青雲裏，鳶鳴蕭蕭風四起。旗尾飄揚勢漸高，箭頭砉騞聲相似。❶長空悠悠霽日懸，六翮不動飛凝煙。❷遊鶤翔鴈出其下，慶雲清景相回旋。忽聞飢烏一噪聚，瞥下雲中爭腐鼠。騰音礪吻相喧呼，仰天大嚇疑鵷鶵。畏人避犬投高處，俛啄無聲猶屢顧。青鳥自愛玉山禾，仙禽徒貴華亭露。樸樕危巢向暮時，毰毸飽腹蹲枯枝。遊童挾彈麾肘臆，碎羽分飛人不悲。❸天生衆禽各有類，威鳳文章在仁義。鷹隼儀形螻蟻心，雖能唳天何足貴。

秋螢引

漢陵秦苑遥蒼蒼，陳根腐葉秋螢光。夜空寂寥金氣淨，❹千門九陌飛悠揚。紛綸暉映平明滅，❺金鑪星噴燈花發。露華洗濯清風吹，攢茅不定招搖垂。❻高麗罘罳過珠網，斜歷琁題舞羅幌。曝衣樓上拂香裙，承

❶「騞」，紹本、朱本作「劃」。
❷「飛凝」，紹本、朱本作「凝飛」。
❸「麾肘臆，碎羽分飛」，紹本、朱本作「一麾肘，臆碎羽分」。
❹「寂寥」，朱本作「寥寂」。
❺「平」，紹本、朱本作「互」。
❻「茅」，紹本作「昴」，朱本作「昴」。

露臺前轉仙掌。槐市諸生夜對書，北牕分明辨魯魚。行子東山起征思，中郎騎省悲秋氣。銅雀人歸自入簾，長門悵望來照淚。❶誰言向晦常自明，童兒走步嬌女争。天生有光非自衒，遠近低昂暗中見。撮蚊袄鳥亦夜飛，翅如車輪人不見。

華山詞

洪鑪作高山，元氣鼓其槖。俄然神功就，峻拔在寥廓。靈蹤露指爪，殺氣見稜角。凡木不敢生，神仙聿來託。天資帝王宅，以我爲關鑰。能令萬國人，❷一見换神骨。高山固無限，如此方爲嶽。丈夫無特達，雖貴猶碌碌。

磨鏡篇❸

流塵翳明鏡，歲久看如漆。門前負局生，爲我一磨拂。❹萍開緑池滿，暈盡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圓光走幽室。山神袄氣沮，野魅真形出。却思未磨時，❺瓦礫來唐突。

有獺吟

有獺得嘉魚，自謂天見憐。先祭不敢

❶「悵望」，紹本、朱本作「帳開」。
❷「萬」，紹本、朱本作「下」。
❸❹❺「磨」，紹本、朱本作「摩」。

食，❶捧鮮望清玄。❷人立寒沙上，心專脰肩肩。❸漁翁以爲祅，❹舉塊投其咽。❺呼兒貫魚歸，與獺同烹煎。關關黄金鶚，大翅摇江煙。下見盈尋魚，投身擘洪漣。攫拏隱嶙去，哺鷇林岳巔。鴟烏欲伺隙，遥噪莫敢前。長居青雲路，彈射無由緣。何地無江湖？何水無鮪鱣？天意不宰割，菲祭徒虔虔。空餘知禮重，載在淹中篇。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

❶「敢」，朱本作「見」。
❷「鮮」，紹本、朱本作「鱗」。
❸上「肩」字，朱本作「著」。
❹「祅」，紹本、朱本作「妖」。
❺「咽」，紹本、朱本作「前」。

劉夢得文集卷第三

律　詩

春日退朝

紫陌夜來雨，南山朝下看。戟枝迎日動，閣影助松寒。瑞氣卷綃縠，遊光泛波瀾。御溝新柳色，處處拂歸鞍。

經東都安國觀九公主舊院作❶

仙院御溝東，今來事不同。門開青草日，樓閉緑楊風。將犬昇天路，披霓赴月宮。武皇曾駐蹕，親問主人翁。

蜀先主廟漢末謡曰：「黄牛白腹，五銖當復。」

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

觀八陣圖

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鸛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

❶「九」下，紹本、朱本有「仙」字。

八月十五日夜翫月

天將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淨，秋澄萬景清。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翛然是玉京。

許給事見示哭工部劉尚書詩因命同作從叔自渭北節度以疾歸朝，比及拜尚書，竟不中謝。

漢室賢王後，從叔望在河間。孔門高第人。濟時成國器，樂道任天真。特達圭無玷，堅貞竹有筠。總戎寬得衆，布義貴能貧。❶護塞無南牧，馳心拱北辰。乞身來闕下，賜告卧漳濱。榮耀初題劍，清羸已拖紳。宮星徒列位，隙日不迴輪。自昔追飛侶，今爲侍從臣。素絃哀已絶，青簡歎猶新。未遂揮金樂，空悲撤瑟晨。淒涼竹林下，無復見清塵。

奉和中書崔舍人八月十五日夜翫月二十韻

暮景中秋爽，陰靈既望圓。騰精浮碧海，分照接虞淵。迥見孤輪出，高從倚蓋旋。二儀含皎澈，萬象共澄鮮。整御當西陸，舒光麗上玄。從星變風雨，順日助陶甄。遠近同時望，晶熒此夜偏。運行調玉燭，絜白應金天。曲沼疑瑶鏡，通衢若象筵。逢人盡冰雪，遇境即神仙。引素吞銀漢，凝清洗緑煙。皋禽警露下，鄰杵思風前。水是還珠浦，山成種玉田。劍沈三尺影，燈罷九枝然。象外行無迹，寰中影有

❶「布」，紹本、朱本作「市」。

遷。稍當雲闕正，未映斗城懸。靜對揮宸翰，閑臨襞綵牋。境同牛渚上，宿在鳳池邊。興掩尋安道，詞勝命仲宣。從今紙貴後，不復詠陳篇。

奉和淮南李相公早秋即事寄成都武相公

李中書自楊州見示詩本，因命仰和。

八柱共承天，東西別隱然。遠夷爭慕化，真相故臨邊。並進夔龍位，仍齊龜鶴年。相公詩有「齊年並進」之句。同心舟已濟，造膝璧常聯。對領專征寄，遥持造物權。斗牛添氣色，井絡靜氛煙。獻可通三略，分甘出萬錢。漢南趨節制，趙北賜山川。玉帳觀渝舞，虹旌獵楚田。步嫌雙綬重，夢入九城偏。秋與離情動，詩從樂府傳。聆音還竊抃，不覺撫幺絃。

元和癸巳歲仲秋詔發江陵偏師問罪蠻徼後命宣慰釋兵歸降凱旋之辰率爾成詠寄荊南嚴司空

蠻水阻朝宗，兵符下渚宮。前籌得上策，無戰已成功。漢使星飛入，夷心草偃同。歡謡開竹棧，拜舞擲桑弓。就日知冰釋，投人念鳥窮。網羅三面解，章奏九門通。卉服聯操袂，雕題盡鞠躬。降幡秋練白，驛騎畫塵紅。火號休傳警，機橋罷亘空。登山不見虜，振旆自生風。江遠煙波靜，軍回氣色雄。佇看聞喜後，金石賜元戎。

武陵書懷五十韻 并序

按《天官書》，武陵當翼、軫之分，其在春秋及戰國時，皆楚地。後爲秦惠王所并，置黔中郡。漢興，更名曰武陵，東徙于今治所。常林《義陵記》云：「初，項籍殺義帝于郴，武陵人曰：『天下憐楚而興，今吾王何罪乃見殺？』郡民縞素，哭于招屈亭。高祖聞而義之，故亦曰義陵。」今郡城南東亭，❶是其所也。❷晉、宋、齊、梁間，皆以分王子弟，事存于其書。永貞元年，余始以尚書員外郎出補連山守，道貶爲是郡司馬，至則以方志所載，而質諸其人民。顧山川風物，皆騷人所賦，乃具所聞見，而成是詩，因自述其出處之所以然。故用書懷爲目云。

西漢開支郡，南朝號戚藩。四封當列宿，百雉俯清沅。高岸朝霞合，驚湍激箭奔。積陰春暗度，將霽霧先昏。俗尚東皇祀，謡傳義帝冤。桃花迷隱迹，練葉慰忠魂。❸户算資漁獵，鄉豪恃子孫。照山畬火動，踏月俚歌喧。擁楫舟爲市，連甍竹覆軒。披沙金粟見，拾羽翠翹翻。茗拆滄溪秀，蘋生枉渚暄。滄溪茶爲邑人所重，措枉渚亦在郭東。❹禽驚格磔起，魚戲噞喁繁。按《本草》云：「紅日鷓鴣，聲如鈎輈格磔是也。」沈約臺榭故，李衡墟落存。隱侯臺、木奴洲並在。湘靈悲鼓曲，泉客泣酬恩。露變蒹葭浦，星懸橘柚村。虎咆空野震，鼉作滿川渾。鄰里皆遷客，兒童

---

❶「南東」，紹本、朱本作「東南」。
❷「是」，紹本、朱本作「舍」。
❸「練」，朱本作「楝」。
❹「措枉渚亦」，紹本、朱本作「枉渚近」。

盡左言。❶火天無洌井，❷霜月見芳蓀。清白家傳遺，詩書志所敦。列科叨甲乙，從宦出丘樊。結友多心契，❸馳聲尚氣呑。❹士安曾重賦，元禮許登門。草檄嫖姚幕，巡兵戊己屯。築臺先自隗，送客獨留髡。遂結王畿綬，來觀衢室樽。鳶飛入鷹隼，魚目麗璵璠。曉燭羅馳道，朝陽闢帝閽。王正會夷夏，月朔盛旗幡。獨立當瑶闕，傳呵步紫垣。按章清犴獄，視祭潔蘋蘩。御曆昌期遠，傳家寶祚蕃。❺繇文光夏啓，神教畏軒轅。內禪因天性，膺圖授化元。繼明懸日月，出震統乾坤。大孝三朝備，洪恩九族惇。百川宗渤澥，五岳輔崑崙。何幸逢休運，微班識至尊。校緡資筦搉，復土奉山園。時以本官判度支鹽鐵等案，兼充崇陵使判官。一失貴人意，徒聞太學論。直廬辭錦帳，遠守愧朱轓。巢幕方猶鷰，槍榆尚笑鯤。❻邅迴過荆郢，❼流落感涼温。旅望花無色，愁心醉不惛。春江千里草，暮雨一聲猿。問卜安冥數，看方理病源。帶賒衣改製，塵澀劍成痕。三秀悲中散，二毛傷虎賁。來憂禦魑魅，❽歸願牧鷄豚。就日秦京遠，臨風楚奏煩。南登無灞岸，旦夕上高原。

經伏波神祠

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漢壘麏鼯

❶「盡」，紹本、朱本作「習」。
❷「火」，紹本、朱本作「炎」。
❸「多心」，紹本、朱本作「心多」。
❹「尚氣」，紹本、朱本作「氣尚」。
❺「祚」，原作「炸」，今據紹本、朱本改。
❻「槍」，紹本、朱本作「搶」。
❼「郢」，朱本作「楚」。
❽「魅魑」，紹本、朱本作「魑魅」。

闕，蠻溪霧雨愁。懷人敬遺像，閲世想東流。❶自負霸王略，安知恩澤侯？鄉園辭石柱，筋力盡炎洲。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游。

聞董評事疾因以詩贈❷董生奉内典。

《繁露》傳家學，青蓮譯梵書。火風乖四大，文字廢三餘。欹枕晝眠晚，折巾秋鬢踈。武皇思視草，誰許茂林居？❸

贈澧州高大夫司馬霞寓

前年收錦城，❹馬踏血泥行。千里追戎首，三軍許勇名。殘兵疑鶴唳，空壘辨烏聲。一誤雲中級，南游湘水清。

宿誠禪師山房題贈二首

宴坐白雲端，清江直下看。來人望金刹，講席繞香壇。虎嘯夜林動，鼉鳴秋澗寒。衆音徒起滅，心在浄中觀。

不出孤峰上，人間四十秋。視身如傳舍，閲世甚東流。法爲因緣立，心從次第修。中宵問真偈，有住是吾憂。

❶「想」，紹本、朱本作「指」。
❷「詩」，紹本、朱本作「書」。
❸「林」，紹本、朱本作「陵」。
❹「收」，紹本、朱本作「牧」。

晚泊牛渚

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殘霞忽改色，❶遠鴈有餘聲。❷戍鼓音響絶，漁家燈火明。無人能詠史，獨自月中行。

罷郡歸洛陽閑居

十年江外守，旦夕有歸心。及此西還日，空成東武吟。花間數盞酒，月下一張琴。聞説功名事，依前惜寸陰。

城東閑遊❸

借問池臺主，多居要路津。千金買絶境，永日屬閑人。竹徑縈紆入，花林委曲循。❹斜陽衆客散，空鏁一園春。

罷郡歸洛陽寄友人

遠謫年猶少，初歸鬢已衰。門閑故吏去，❺室静老僧期。❻不見蜘蛛集，頻爲僂句欺。穎微囊未出，寒甚谷難吹。濩落唯心在，平生有己知。商歌夜深後，聽者竟爲誰？

❶「改」，朱本作「變」。
❷「遠」，朱本作「遊」。
❸「東」，朱本作「中」。
❹「循」，紹本、朱本作「巡」。
❺「門閑」，朱本作「閑門」。
❻「室静」，朱本作「静室」。

陝州河亭陪韋五大夫雪後眺望因以留別與韋有布衣之舊經遷貶歸一別二紀❶

雪霽大陽津，城池表裏春。河流添馬頰，原色動龍鱗。萬里獨歸客，一杯逢故人。因高向西望❷，關路正無塵。

途中早發

中庭望啓明，促促事晨征。寒樹鳥初動，霜橋人未行。水流白煙起，日上彩霞生。隱士應高枕，無由知姓名。❸

初至長安 時自外郡再授郎官。❹

左遷凡二紀，重見帝城春。老大歸朝客，平安出嶺人。每行經舊處，却想似前身。不改南山色，其餘事事新。

大和戊申歲大有年詔賜百寮出城觀秋稼謹書盛事以俟采詩者

長安銅雀鳴，秋稼與雲平。玉燭調寒暑，金風報順成。川原呈上瑞，恩澤賜閑行。欲及重城掩，猶聞歌吹聲。

❶「經遷貶歸一別二紀」，紹本、朱本作「一別二紀經遷貶而歸」。
❷「因」，朱本作「登」。
❸「由知」，紹本、朱本作「人問」。
❹「授」，原作「受」，今據紹本、朱本改。

早秋集賢院即事時爲學士。

金數已三伏，火星正西流。樹含清露曉，閣倚碧天秋。灰琯應新律，銅壺添夜籌。商飈從朔塞，爽氣入神洲。❶蕙草香書殿，槐花點御溝。山明真色見，水浄濁煙收。早歲忝華省，再來成白頭。幸依羣玉府，有路嚮瀛州。

金陵懷古

潮滿冶城渚，日斜征虜亭。蔡洲新草緑，幕府舊煙青。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

晝居池上亭獨吟

日午樹陰正，獨吟池上亭。静看蜂教誨，閑想鶴儀形。法酒調神氣，清琴入性靈。浩然機已息，几杖復何銘？

分司東都蒙襄陽李司徒相公書問因以奉寄

早忝金馬客，晚爲商洛翁。❷知名四海内，多病一生中。舉世往還盡，何人心事同？幾時登峴首，恃舊揖三公。❸

❶「洲」，紹本、朱本作「州」。
❷「晚」，紹本作「曉」。
❸「恃」，朱本作「懷」。

奉和吏部楊尚書太常李卿二相公策免後即事述懷贈答十韻

文雅關西族，衣冠趙北都。有聲真漢相，無纇勝隨珠。當軸龍爲友，臨池鳳不孤。九天開内殿，百辟看晨趨。誡滿懲欹器，❶成功別大鑪。餘芳在公論，積慶是神扶。步武離台席，徊翔集帝梧。銓材秉秦鏡，典樂去齊竽。蕭洒風塵外，逢迎詩酒徒。唯應待華皓，❷更食萬錢廚。

門下相公榮加册命天下同歡忝沐眷私輒敢申賀

册命出宸衷，官儀自古崇。特膺平土拜，光贊格天功。再佩扶楊印，❸常乘鮑氏驄。七賢遺老在，猶得詠清風。

病中一二禪客見問因以謝之❹

勞動諸賢者，同來問病夫。添鑪燾鷄舌，灑水净龍鬚。身是芭蕉喻，行須邛竹扶。醫王有妙藥，能乞一丸無？

劉夢得文集卷第三

❶「懲」，紹本、朱本作「澄」。
❷「皓」，朱本作「誥」。
❸「楊」，紹本、朱本作「陽」。
❹「一二」，紹本作「三」。

劉夢得文集卷第四

律　詩

西塞山懷古

西晉樓船下益州，❶金陵王氣漠然收。❷千尋鐵鏁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陽山廟觀賽神

梁松南征至此，遂爲其神，在朗州。

漢家都尉舊征蠻，血食如今配此山。曲蓋幽深蒼檜下，洞蕭愁絶翠屏間。荆巫脉脉傳神語，野老娑娑啓醉顔。日落風生廟門外，幾人連踏竹歌還？

漢壽城春望

古荆州刺史治亭，其下有子胥廟兼楚王故墳。

漢壽城邊野草春，荒祠古墓對荆榛。田中牧豎燒芻狗，陌上行人看石麟。華表半空經霹靂，碑文纔見滿埃塵。不知何日東瀛變，此地還成要路津？

❶「西晉」，《全唐詩》注：「一作王濬。」
❷「漠」，《全唐詩》作「黯」。

後梁宣明二帝碑堂下作

玉馬朝周從此辭，園林寂寞對豐碑。[1]千行宰樹荆州道，暮雨蕭蕭聞子規。

荆門道懷古[2]

南國山川舊帝畿，宋臺梁館尚依俙。馬嘶古樹行人歇，麥秀空城澤雉飛。風吹落葉填宮井，火入荒陵化寶衣。徒使詞臣庾開府，咸陽終日苦思歸。

朗州竇員外見示與澧州元郎中郡齋贈答長句二篇因而繼和

鴛鷺差池出建章，綵旗朱户鬱相望。新恩共理犬牙地，昨日同含鷄舌香。白芷江邊分驛路，山桃蹊外接甘棠。應憐一罷金閨籍，枉渚逢春十度傷。

早春對雪奉寄澧州元郎中

新賜魚書墨未乾，賢人暫屈遠人安。朝驅旌旆行時令，夜見星辰憶舊官。梅蘂覆階鈴閣暖，雪峰當户戟枝寒。寧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長吟澧有蘭。

[1] 「林」，紹本、朱本作「陵」。
[2] 「門」，朱本作「州」。

竇朗州見示與澧州元郎中早秋贈答命同作

鄰境諸侯同舍郎，芷江蘭浦恨無梁。❶秋風門外旌旗動，曉露庭中橘柚香。玉簟微涼宜白晝，金笳入暮應清商。騷人昨夜聞鶗鴂，不歎流年惜衆芳。

衢州徐員外使君遺以縞紵兼竹書箱因成一篇用答佳貺 按此郡本自婺州析置，❷徐自台州遷。

爛柯山下舊仙郎，列宿來添婺女光。遠放歌聲分白紵，知傳家學與青箱。水潮滄海何時去？❸蘭在幽林亦自芳。聞道天台有遺愛，人將琪樹比甘棠。

唐秀才贈端州紫石硯以詩答之

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應知正草玄。闕里廟中空舊物，❹門方竈下豈天然。玉蠏吐水霞光静，綵翰摇風絳錦鮮。此日傭工記名姓，因君數到墨池前。

覽董評事思歸之什因以詩贈

幾年油幕佐征東，却泛滄浪狎釣童。欹枕醉眠成戲蝶，抱琴閑望送歸鴻。文儒自襲膠西相，倚伏能齊塞上翁。更説扁舟

❶「恨」，紹本作「限」。
❷「析」，原作「拆」，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潮」，朱本作「朝」。
❹「中」，朱本作「堂」。

動鄉思，青菰已熟奈秋風。

松滋渡望峽中

渡頭輕雨灑寒梅，雲際溶溶雪水來。夢渚草長迷楚望，夷陵土黑有秦灰。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十二碧峰何處所？永安宮外是荒臺。

揚州春夜李端公益張侍御登段侍御平仲密縣李少府暢秘書張正字復元同會於水館對酒聯句追刻燭擊鉢故事遲輒舉觥以飲之逮夜艾羣公霑醉紛然就枕余偶獨醒因題詩於段君枕上以志其事❶

寂寂獨看金燼落，紛紛只見玉山頹。自羞不是高陽侶，一夜醒醒騎馬迴。❷

逢王二十學士入翰林因以詩贈❸時貞元二十年，王以藍田尉充學士。

廐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漢杳難從。定知欲報淮南詔，促召王褒入九重。

闕下口号呈柳儀曹

綵仗神旗獵曉風，鷄人一唱鼓蓬蓬。銅壺漏水何時歇？如此相催即老翁。

❶「暢」，紹本作「暘」；「鉢」前，紹本有「銅」字。
❷「醒醒」，紹本、朱本作「星星」。
❸「二十」，紹本、朱本作「十二」。

監祠夕月壇書事 其禮用晝。

西皞司分晝夜平，羲和亭午太陰生。
鏗鏘揖讓秋風裏，❶觀者如雲出鳳城。

戲贈崔千牛

學道深山虛老人，❷留名萬代不關身。
勸君多買長安酒，南陌東城占取春。

元和甲午歲詔書盡徵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於都亭有懷續來諸君子

雲雨江湘起卧龍，❸武陵樵客躡仙蹤。
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

江陵嚴司空見示與成都武相公唱和因命同作

南荆西蜀大行臺，幕府旌門相對開。
名重三司平水土，威雄八陣役風雷。
綵雲朝望青城起，錦浪秋經白帝來。
不是郢中清唱發，誰當丞相掞天才？

徵還京師見舊曹官馮叔達❹

前者怱怱僕被行，十年憔悴到京城。

❶ 「風」，紹本、朱本作「光」。
❷ 「虛」，朱本作「許」。
❸ 「雲雨江湘」，朱本作「雷雨江湖」。
❹ 「曹」，紹本、朱本作「番」。

南曹舊吏來相問，❶何處淹留白髮生？

故洛城古牆

粉落椒飛知幾春？ 風吹雨灑旋成塵。
莫言一片危基在，猶過無窮來往人。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❷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迴。
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再遊玄都觀絶句并引

余貞元二十一年爲屯田員外郎，時此觀中未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爍晨霞，❸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左出牧，❹于今十有四年，得爲主客郎中。重遊兹觀，❺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揺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大和二年三月某日。

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净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 前度劉郎今獨來。❻

❶「曹」，紹本、朱本作「宫」。
❷「十」下，朱本有「一」字。
❸「爍晨霞」，紹本、朱本作「紅霞」。
❹「左」，紹本、朱本作「又」。
❺「兹觀」，紹本、朱本作「玄都」。
❻「獨」，朱本作「又」。

望夫山[1]正對和州郡樓。

終日望夫夫不歸，化爲孤石苦相思。
望來已是幾千載，只似當時初望時。

金陵五題 并序

余少爲江南客，而未遊秣陵，嘗有遺恨。後爲歷陽守，跂而望之。適有客以《金陵五題》相示，逌爾生思，欻然有得。他日，友人白樂天掉頭苦吟，歎賞良久，且曰：「石頭詩云『潮打空城寂寞迴』，吾知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餘四詠雖不及此，亦不孤樂天之言爾。

石頭城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來王謝堂前燕，[2]飛入尋常百姓家。

臺城

臺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

[1] 「山」，紹本、朱本作「石」。
[2] 「來」，朱本作「時」。

萬户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

生公講堂

生公説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
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江令宅

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唯見秦淮碧。
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

謝寺雙檜揚州法雲寺謝鎮西宅，古檜存焉。

雙檜蒼然古貌奇，含煙吐霧鬱參差。
晚依禪客當金殿，初對將軍映畫旗。龍象界中成寶蓋，鴛鴦瓦上出高枝。長明燈是前朝焰，曾照青青年少時。

韓信廟

將略兵機命世雄，蒼黄鍾室歎良弓。
遂令後代登壇者，每一尋思怕立功。

秋夜安國觀聞笙

織女分明銀漢秋，桂枝梧葉共颼飀。
月落滿庭人寂寂，❶霓裳一曲在高樓。

❶「落」，紹本、朱本作「露」。

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題詩

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神蹤龍虎騰。❶中國書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獨見空驚目，恨不同時便伏膺。唯恐塵埃轉磨滅，再三珍重囑山僧。

聞韓賓擢第歸覲以詩美之兼賀韓十五曹長時韓牧永州

零陵香草滿郊坰，丹穴鵷飛入翠屏。孝若歸來呈畫讚，孟陽別後有山銘。蘭陔舊地花纔結，❷桂樹新枝色尚青。❸爲報儒林丈人道，如今從放鬢星星。❹

寄楊八壽州

風獵紅旗入壽春，滿城歌舞向朱輪。八公山下清淮水，千騎塵中白面人。桂嶺雨餘多鶴迹，茗園晴望似龍鱗。聖朝方用敢言者，次第應須舊諫臣。

李賈二大諫拜命後寄楊八壽州

諫省新登二直臣，萬方驚喜捧絲綸。則知天子明如日，肯放淮陽高卧人？

❶「神」，紹本、朱本作「筆」。
❷「花」，朱本作「多」。
❸「尚」，紹本、朱本作「更」。
❹「放」，紹本、朱本作「此」。

宣上人遠寄賀禮部王侍郎放牓後詩因而繼和

禮闈新牓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徧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自吟白雪銓詞賦，指示青雲借羽翰。❶借問至公誰即可，❷支郎天眼定中觀。

贈東岳張鍊師

東岳真人張鍊師，高情雅贍世間稀。❸堪爲烈女書青簡，久事元君住翠微。金縷機中抛錦字，玉清臺上著霓衣。❹雲衢不要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飛。

秘書崔少監示墜馬長句因而和之

麟臺少監舊仙郎，洛水橋邊墮馬傷。塵汙腰間青綬帶，❺風飄掌上紫遊韁。上車著作應來問，折臂三公定送方。猶賴德全如醉者，不妨吟詠入篇章。

寄楊虢州與之舊姻。

避地江湖知幾春，今來本郡擁朱輪。阮郎無復里中舊，楊僕却爲關外人。各繫

❶「借」，朱本作「惜」。
❷「即」，紹本、朱本作「印」。
❸「贍」，朱本作「淡」。
❹「臺」，紹本、朱本作「壇」。
❺「綬帶」，紹本、朱本作「盭綬」。

一官難命駕，每懷前好易霑巾。玉城山裏多靈藥，擺落功名且養神。

秋日題竇員外崇德里新居竇時判度支案。

長愛街西風景閑，到君居處暫開顔。清光門外一渠水，秋色牆頭數點山。踈種碧松通月朗，多栽紅藥待春還。❶莫言堆案無餘地，認得詩人在此間。

蒙恩轉儀曹郎依前充集賢學士舉韓湖州自代因寄七言

翔鸞闕下謝恩初，通籍由來在石渠。暫入南宮判祥瑞，還歸内殿閲圖書。故人猶在三江水，❷同病凡經二紀餘。今日薦君嗟久滯，不唯文體似相如。

途次華州陪錢大夫登城北樓春望因覩李崔令狐三相國唱和之什翰林舊侶繼踵華城山水清高鸞鳳翔集皆忝夙眷遂題是詩

城樓四望出風塵，見盡關西渭北春。百二山河雄上國，一雙旌旆委名臣。壁中今日題詩處，天上同時草詔人。莫怪老郎呈濫吹，❸宦途離别舊情親。❹

❶「栽」，原作「裁」，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水」，紹本、朱本作「外」。
❸「老」，原作「毛」，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離」，紹本、朱本作「雖」。

三鄉驛樓伏覩玄宗望女几山詩小臣斐然有感

開元天子萬事足，唯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僊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❶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辭。

洛下初冬拜表有懷上京故人

鳳樓南面控三條，拜表郎官早渡橋。清洛曉光鋪碧簟，上陽霜葉剪紅綃。省門簪組初成列，雲路鴛鸞想退朝。寄謝慇勤九天侶，搶榆水擊各逍遥。

尉遲郎中見示自南遷牽復却至洛城東舊居之作因以和之

曾遭飛語十年謫，新受恩光萬里還。朝服不妨遊洛浦，郊園依舊看嵩山。竹含天籟清商樂，水遶庭臺碧玉環。留作功成退身地，如今只是暫時閑。

洛中酬福建陳判官見贈❷

潦倒聲名擁腫材，一生多故苦邅迴。南宮舊籍遥相管，東洛閑門晝未開。静對道流論藥石，偶逢詞客與瓊瑰。怪君近日

❶「景」，朱本作「境」。
❷「酬」，朱本作「謝」。

文鋒利，新向延平看劒來。

始聞秋風

昔看黄菊與君别，今聽玄蟬我却迴。五夜颼飀枕前覺，一年顏狀鏡中來。馬思邊草拳毛動，鵰盼青雲睡眼開。天地肅清堪四望，爲君扶病上高臺。

和蘇十郎中謝病閑居時嚴常侍蕭給事同訪歎初有二毛之作❶

清羸隱几望雲空，左掖鴛鸞到室中。一卷素書鋪永日，❷數莖斑鬢對秋風。菱花照後容雖改，蓍草占來命已通。莫怪人人驚早白，緣君合是黑頭公。❸

詶淮南廖參謀秋夕見過之作公昔爲楊州從事參謀，從釋子反初。

楊州從事夜相尋，無限新詩月下吟。初服已驚玄髮長，高情猶向碧雲深。語餘時舉一杯酒，坐久方聞數處砧。不逐繁華訪閑散，知君擺落俗人心。

題王郎中宣義里新居

愛君新買街西宅，客到如遊鄠杜間。雨後退朝貪種樹，申時出省趁看山。門前

❶ 「訪」上，紹本、朱本有「過」字。
❷ 「鋪」，紹本、朱本作「銷」。
❸ 「合」，朱本作「尚」。「公」，紹本、朱本作「翁」。

巷陌三條近，牆内池亭萬境閑。見擬移居作鄰里，不論時節請開關。

詶朗州崔員外與任十四兄侍御同過鄙人舊居見懷之什時守吴郡

昔日居鄰招屈亭，楓林橘樹鷓鴣聲。一辭御苑青門去，十見蠻江白芷生。自此曾霑宣室召，如今又守闔閭城。何人萬里能相憶？同舍仙郎與外兄。任侍御，予外兄；崔員外，南宫同官。

美温尚書鎮定興元以詩寄賀

旌旗入境犬無聲，戮盡鯨鯢漢水清。從此世人開耳目，始知名將出書生。

劉駙馬水亭避暑

千竿竹翠數蓮紅，水閣虚涼玉簟空。琥珀盞烘疑漏酒，❶水精簾瑩更通風。賜冰滿碗沈朱實，法饌盈盤覆碧籠。盡日逍遥避煩暑，❷再三珍重主人翁。

述舊賀遷寄陝虢孫常侍南宫左輔，兩處交代。

南宫幸襲芝蘭後，左輔曾交印綬來。多病未離清洛苑，新恩已歷望仙臺。關頭古塞桃林静，城下長河竹箭迴。聞道隨車有零雨，此時偏動子荊才。

❶「烘」，朱本作「紅」。
❷「日」，朱本作「月」。

詶端州吴大夫夜泊湘川見寄一絶[1]

夜泊湘川逐客心，月明猿苦血霑襟。

湘妃舊竹痕猶淺，從此因君染更深。

劉夢得文集卷第四

[1] 「州」，原作「才」，今據紹本、朱本改。

劉夢得文集卷第五

雜體詩

翠微寺有感

吾王昔遊幸，離宮雲際開。朱旗迎夏畢，涼軒避暑來。湯餅賜都尉，寒冰頒上才。龍髯不可望，玉坐生浮埃。

連州臘日觀莫徭獵西山

海天殺氣薄，蠻軍部伍囂。林紅葉盡變，原黑草初燒。圍合繁鉦息，禽興大旆搖。張羅依道口，嗾犬上山腰。❶猜鷹屢奮迅，驚麏時跼跳。瘴雲四面起，臘雪半空銷。箭頭餘鵠血，鞍傍見雉翹。日暮還城邑，金笳發麗譙。

觀舞柘枝二首

胡服何葳蕤，僊僊登綺墀。神飇獵紅蕖，龍燭映金枝。❷垂帶覆纖腰，安鈿當嫵眉。翹袖中繁鼓，傾牟遡華榱。❸燕餘有舊曲，淮南多冶辭。欲見傾城處，君看赴節時。

山鷄臨清鏡，石燕赴遥津。何如上客

❶「犬」，原作「大」，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映」，紹本、朱本作「然」。
❸「牟」，紹本、朱本作「眸」。

會，長袖入華茵。體輕似無骨，觀者皆聳神。曲盡回身去，❶曾波猶注人。

君山懷古

屬車八十一，❷此地阻長風。千載威靈盡，赭山寒水中。

秋江晚泊

長泊起秋色，空江涵霽暉。暮霞千萬狀，賓鴻次第飛。古戍見旗迥，荒村聞犬稀。軻峨艑上客，勸酒夜相依。

步出武陵東亭臨江寓望

鷹至感風候，霜餘變林麓。孤飆帶日來，寒江轉沙曲。戍遥旗影動，津晚櫓聲促。月上綵霞收，漁歌遠相續。

秋日送客❸

候吏立沙際，田家連竹溪。楓林社日鼓，❹茅屋午時雞。雀噪晚禾地，蝶飛秋草畦。驛樓宮樹近，疲馬再三嘶。

晚歲登武陵城顧望水陸悵然有作

星象承烏翼，蠻陬想犬牙。俚人祠竹

❶「去」，朱本作「處」。
❷「車」，朱本作「居」。
❸「客」下，紹本、朱本有「至潛水驛」四字。
❹「楓」，紹本作「神」。

節，仙洞閉桃花。❶城基歷漢魏，江源自賨巴。華表廖立墓，❷菜地黃瓊家。霜輕菊秀晚，石淺水文斜。樵音遶故壘，汲路明寒沙。清風稍改葉，盧橘如含葩。❸野橋鳴驛騎，叢祠發迥笳。跳鱗避舉網，倦鳥寄行查。路塵高出樹，山火遠連霞。夕曛轉赤岸，浮藹起蒼葭。軋軋渡溪槳，連連赴林鴉。叫閽道非遠，賜環期自賒。孤臣本危涕，喬木在天涯。

湖州崔郎中曹長寄三癖詩自言癖在詩與琴酒其詞逸而高吟詠不足昔柳吳興亭皐隴首之句王融書之白團扇故爲四韻以謝之

視事畫屏中，自稱三癖翁。管絃泛春渚，旌旆拂晴虹。酒對青山月，琴韻白蘋風。會書團扇上，知君文字工。

爲郎分司寄上都同舍

籍通金馬門，身在銅駞陌。省闥晝無塵，宮樹遠凝碧。荒街淺深轍，古渡潺湲石。唯有嵩丘雲，堪誇早朝客。

登陝州城北樓卻憶京師親友❹

獨上百尺樓，目窮思亦愁。初日徧露草，野田荒悠悠。塵息長道白，林清宿煙收。回首雲深處，永懷帝鄉游。

❶「閉」，朱本作「開」。
❷「立」，朱本作「王」。
❸「如」，朱本作「始」。
❹「憶」，紹本、朱本作「寄」。「師」，朱本作「都」。

請告東歸發霸橋卻寄諸僚友

征途出霸涘，回首傷如何？故人雲雨散，滿目山川多。行車無停軌，流景同迅波。前歡漸成昔，感歎益勞歌。❶

秋晚題湖城驛池上亭

秋次池上館，林塘照南榮。塵衣紛未解，幽思浩已盈。風蓮墜故萼，露菊含晚英。恨爲一夕客，愁懷晨雞鳴。❷

平蔡州 三首

蔡州城中衆心死，祆星夜落照壕水。漢家飛將下天來，馬箠一揮門洞開。賊徒崩騰望旗拜，有若羣蟄驚春雷。狂童面縛登檻車，大帛夭矯垂捷書。❸相公從容來鎮撫，常侍郊迎負文弩。四人歸業閭里閑，小兒跳踉健兒舞。

汝南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音和平。路傍老人憶舊事，相與感激皆涕零。老人收淚前致辭：「官軍入城人不知。忽驚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承平時。」

門衢車馬渾渾流，❹使臣來獻淮西囚。四夷聞風失匕箸，天子受賀登高樓。祆童擢髮不足數，❺血污城西一抔土。❻南峰無

❶「勞」，朱本作「悲」。
❷「懷」，紹本、朱本作「聽」。
❸「大帛」，朱本作「太白」。
❹「門」，紹本、朱本作「九」。
❺「祆」，紹本、朱本作「妖」。
❻「抔」，原作「坏」，今據紹本、朱本改。

火楚澤閑，夜行不鎖穆陵關。策勳禮畢天下泰，猛士按劍看常山。時唯常山不庭。

平齊行二首

胡塵昔起薊北門，河南地屬平盧軍。貂裘代馬繞東嶽，嶧陽孤桐削爲角。地形十二虜意驕，恩澤含容歷四朝。魯人皆科帶弓箭，齊人不復聞簫韶。今朝天子聖神武，手握玄符平九土。初哀狂童襲故事，文告不來方震怒。去秋詔下誅東平，官軍四合猶嬰城。春來羣烏噪且驚，氣如壞山墮其庭。牙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欃搶星。❶帳中虜血流滿地，門外三軍舞臂盟。❷一作連臂盟。驛騎函首過黄河，城中無賊天氣和。朝廷侍郎來慰撫，耕夫滿野行人歌。泰山沈寇六十年，旅祭不饗生愁煙。今逢聖君欲封禪，神使陰兵來助戰。祆氣掃盡河水清，日觀杲杲卿雲見。

開元皇帝東封時，百神受職争奔馳。千鈞猛簴順流下，❸洪波涵淡浮熊羆。侍臣燕公秉文筆，玉檢告天無愧詞。當今叡孫承聖祖，嶽神望幸河宗舞。青門大道屬車塵，共待葳蕤翠華舉。

城西行

城西蔟蔟三叛族，叛者爲誰蔡吴蜀。中使提刀出禁來，九衢車馬轟成雷。臨刑與酒杯未覆，仇家白官先請肉。❹守吏能然

❶「搶」，朱本作「槍」。
❷「舞臂盟」，紹本、朱本作「舞連臂」。
❸「鈞」，朱本作「軍」。
❹「白」，原作「百」，今據紹本、朱本改。

董卓臍，飢烏來覘桓玄目。城西人散泰街平，雨洗血痕春草生。

武昌老人説笛歌

武昌老將七十餘，手把庾令相問書。自言少小學吹笛，早事曹王曾賞激。往年鎮戍到蘄州，楚山蕭蕭笛竹秋。當時買林恣搜索，❶典却身上烏貂裘。古苔蒼蒼封老節，石山孤生飽風雪。❷高聲五音隨指發，❸水中龍應行雲絶。曾將黃鶴樓上吹，一聲占盡秋江月。如今老去語猶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無心尚在，時時一曲夢中吹。

西山蘭若試茶歌

山僧後簷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莞然爲客振衣起，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❹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鼎來，白雲滿盌若徘徊。❺悠揚噴鼻宿酲散，清峭徹骨煩襟開。陽崖陰嶺各殊氣，未若竹下莓苔地。炎帝雖嘗未解煎，桐君有籙那知味？新芽連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頃餘。木蘭墜露香微似，瑶草臨波色不如。僧言靈味宜幽寂，采采翹英爲嘉客。不辭緘封寄郡齋，甎井銅鑪損摽格。❻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欲知花乳清泠味，須是眠雲卧石人。❼

❶「林」，朱本作「材」。
❷「山」，紹本、朱本作「上」。
❸「高」，紹本、朱本作「商」。
❹「炒」，原作「碾」，今據紹本、朱本改。
❺「若徘徊」，紹本作「花徘徊」，朱本作「花裴回」。
❻「摽」，紹本、朱本作「標」。
❼「卧」，紹本、朱本作「跂」。

廟庭偃松并引

侍中後閤前有小松，不待年而偃。丞相晉公爲賦詩，美其猶龍蛇然。植于高簷喬木間，上嶔旁軋，❶盤蹙傾亞，似不得天和者。公以遂物性爲意，乃加憐焉。命畚土以壯其趾，使無欹；索綯以牽其幹，使不仆。盥漱之餘以潤之，顧盼之輝以照之。❷發於仁心，感召和氣。無復夭閼，坐能敷舒。曩之跧蹙，化爲奇古。故雖袤丈而有偃號焉。予嘗詣閣白事，公爲道所以，且示以詩。竊感嘉木之逢時，斐然成韻。❸

勢軋枝偏根已危，高情一見與扶持。忽從頫頷有生意，却爲離披無俗姿。影入巖廊行樂處，韻含天籟宿齋時。謝公莫道東山去，待取陰成滿鳳池。

答東陽于令涵碧圖❹并引

東陽令于興宗，丞相燕國公之猶子。生綺襦紈袴間，所見皆貴盛，而絜然有心如山東書生。前年白有司，願爲親民官以自効，遂補東陽。及莅官，以簡易爲治，故多暇日。一旦於縣五里偶得奇境，埋没於蘙薈中。于生自以有持操而生於公侯家，❺由覆廕入仕，常忽忽歎息。因移是心，開抉泉石，芟去蘿蔦，斧凡材，畚息壤，而清溪翠巖

❶「旁」，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盼」，紹本作「眄」。
❸「韻」，紹本、朱本作「詠」。
❹「圖」下，紹本、朱本有「詩」字。
❺「持」，紹本、朱本作「特」。

森立坌來。因構亭其端，題曰「涵碧」。碧流貫于庭中，❶如青龍蜿蜒，冰去聲。澈射人。樹石雲霞列于前，昏旦萬狀。惜其居地不得有聞於時，故圖之來乞詞，既無負尤物。予亦久翳薈蘿蔦者，❷覩之慨然。遂賦七言，以貽後之文士矣。

東陽本是佳山水，何況曾經沈隱侯。化得邦人解吟詠，如今縣令亦風流。新開潭洞疑仙境，遠寫丹青到雍州。落在尋常畫師手，猶能三伏凜生秋。

贈致仕滕庶子先輩 時及第人中最長。❸

朝服歸來晝錦榮，登科記上更無兄。壽觴每使曾孫獻，勝境長攜衆妓行。矍鑠據鞍能騁健，❹慇勤把酒尚多情。凌寒却嚮山陰去，衣繡郎君雪裏迎。時令子爲御史，主務在越中。

詠紅柿子

曉連星影出，晚帶日光懸。本因遺採掇，翻自保天年。

庭竹

露滌鉛粉節，風搖青玉枝。依依似君子，無地不相宜。

---

❶「碧」，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薈」，紹本、朱本無此字。

❸「人」，紹本作「人人」，朱本作「八人」。

❹「能」，紹本、朱本作「時」。

臺城懷古

清江悠悠王氣沈，六朝遺事何處尋？宮牆隱嶙圍野澤，鸛鶂夜鳴秋色深。

題壽安甘棠館二首

公館似仙家，池清竹逕斜。山禽忽驚起，衝落半巖花。

門前洛陽道，門裏桃源路。塵土與煙霞，❶其間十餘步。

與歌者米嘉榮

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唯數米嘉榮。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髭鬚事後生。

聽舊宮中樂人穆氏唱歌

曾隨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渾侍中宅牡丹

徑尺千餘朶，人間有此花。今朝見顏色，更不嚮諸家。

唐郎中宅與諸公同飲酒看牡丹

今日花前飲，甘心醉數杯。但愁花有語，不爲老人開。

❶「與」，朱本作「無」。

與歌者何戡

二十餘年别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慇勤唱渭城。

與歌童田順郎

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分付新聲與順郎。

燕耳館破屏風所畫至精人多歎賞題之

畫時應遇空亡日，賣處難逢識别人。唯有多情往來客，彊將衫袖拂埃塵。❶

賞　牡　丹

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蕖浄少情。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

寄陜州姚中丞 時分司東都。

八月天地肅，二陵風雨收。旌旗闕下來，雲日關東秋。禹跡想前事，漢臺餘故丘。徘徊襟帶地，左右帝王州。留滯悲昔老，恩光榮徹侯。相思望棠樹，一寄商聲謳。

❶「拂」，朱本作「掃」。

奉詶湖州崔郎中見寄❶

山陽昔相遇，灼灼晨葩鮮。同遊翰墨場，和樂塤篪然。一落遊宦途，❷浩如乘風船。況當衰暮日，❸卧理淮海壖。猶期謝病後，共樂桑榆年。

劉夢得文集卷第五

❶「寄」下，紹本、朱本有「五韻」二字。
❷「遊」，紹本、朱本作「名」。
❸「況」，紹本、朱本作「行」。

劉夢得文集卷第六

送別詩

送工部張侍郎入蕃弔祭時張兼御史。

月窟賓諸夏，雲官降九天。飾終鄰好重，錫命禮容全。水咽猶登隴，沙鳴稍極邊。路因乘馹近，志爲飲冰堅。毳帳差池見，鳥旗搖曳前。❶ 歸來賜金石，榮耀自編年。

早秋送臺院楊侍御歸朝兄弟四人遍歷諸科，二人同在省。

仙署棣華春，當時已絶倫。今朝丹闕下，更入白眉人。重振高陽族，分居要路津。一門科第足，五府辟書頻。鷙鳥得秋氣，法星懸火旻。聖朝寰海靜，所至不埋輪。

送工部蕭郎中刑部李郎中並以本官兼中丞分命充京西京北覆糧使

霜簡映金章，相輝同舍郎。天威巡虎落，星使出鴛行。鐏俎成全策，京坻閲見糧。歸來虜塵滅，畫地奏明光。

❶「鳥」，朱本作「烏」。

送李尚書鎮滑州 自浙西觀察徵拜兵部侍郎，月餘有此拜也。

南徐報政入文昌，東郡須才別建章。視草名高同蜀客，擁旄年少勝荀郎。黃河一曲當城下，緹騎千重照路傍。自古相門還出相，如今人望在巖廊。其後果繼韋、平之族。

送渾大夫赴豐州 自大鴻臚拜，家承舊勳。❶

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渾家。故吏來辭辛屬國，精兵願逐李輕車。氈裘君長迎風懼，錦領酋豪踏雪衙。❷ 其奈明年好春日，無人喚看牡丹花。

送源中丞充新羅册立使 侍中之孫。

相門才子稱華簪，持節東行捧德音。官帶霜威辭鳳闕，❸口傳天語到鷄林。煙開鼇背千尋碧，日落鯨波萬頃金。❹ 想見扶桑受恩後，一時西拜盡傾心。

送陸侍御歸淮南使府五韻 用「年」字。

江左重詩篇，陸生名久傳。鳳城來已熟，羊酪不嫌羶。歸路芙蓉府，離堂瑇瑁筵。秦山呈臘雪，隋柳布新年。曾忝揚州

❶「承」，原作「丞」，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領」，朱本作「帶」。
❸「官」，紹本、朱本作「身」。
❹「落」，紹本、朱本作「浴」。

薦，因君達短牋。時從丞相鎮楊州，❶嘗辱表薦。❷

送太常蕭博士弃官歸養赴東都時元兄罷相爲少師，仲兄爲郎官，並分司洛邑。

兄弟盡鴛鸞，歸心切問安。貪榮五彩服，遂挂兩梁冠。侍膳曾調鼎，循陔更握蘭。從今別君後，長嚮德星看。

送王司馬之陜州自太常丞授，工爲詩。

暫輟清齋出太常，空攜詩卷赴甘棠。府公既有朝中舊，司馬應容酒後狂。案牘來時唯署字，風煙入興便成章。兩京大道多遊客，每遇詞人戰一場。

洛中送楊處厚入關因遊蜀❸

洛陽秋日正凄凄，君去西秦更向西。舊學三冬今轉富，曾傷六翮養初齊。王城曉入窺丹鳳，蜀路晴來見碧雞。早識卧龍應有分，不妨從此躡丹梯。

洛中逢韓七中丞之吴興口號五首

昔年意氣結羣英，幾度朝迴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盡，兩人相見洛陽城。

自從雲散各東西，每日歡娱却慘悽。

❶「從」，紹本、朱本作「段」。
❷「表」，原作「麦」，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因遊蜀」，紹本、朱本作「便遊蜀謁韋令公」。

離別苦多相見少，一生心事在書題。

今朝無意訴離杯，何況清絃急管催。本欲醉中輕遠別，不知翻引酒悲來。

槖它橋上蘋風起，❶鸚鵡杯中蒻雨春。❷水碧山青知好處，開顔一笑嚮何人？

谿中士女出笆籬，谿上鴛鴦避畫旗。何處人間似仙境？春山攜妓採茶時。

送周使君罷渝州歸郢中別墅❸

君思郢上吟歸去，故自渝南擲郡章。野戍岸邊留畫舸，綠蘿陰下到仙莊。❹池荷雨後衣香起，庭草春深綬帶長。秪恐鳴騶催上道，不容待得晚菰嘗。❺

發華州留別張侍御賈

束簡下延閣，假符驅短轅。❻同人惜分袂，結念醉芳罇。切切別絃急，蕭蕭征騎煩。臨岐無限意，相視却忘言。張詩云：「夫子生知者，相期性理中。」遂有忘言之句。

奉送家兄歸王屋山隱居二首。據道書，王屋山一名陽洛山。

陽洛天壇上，依俙似玉京。夜分先見

❶「槖它」，紹本、朱本作「駱駝」。
❷「蒻雨」，紹本作「箬下」，朱本作「箬雨」。
❸「中」，朱本作「州」。
❹「仙」，紹本、朱本作「山」。
❺「菰」，紹本、朱本作「菘」。
❻「假」，紹本、朱本作「買」。

日，月浄遠聞笙。雲路將雞犬，丹臺有姓名。古來成道者，兄弟亦同行。

春來山事好，歸去憶逍遥。水浄苔莎色，露香芝术苗。登臺吸瑞景，飛步翼神飈。願薦塤箎曲，相將學玉簫。

送王師魯協律赴湖南使幕 即永穆公之孫。

翩翩馬上郎，驅傳渡三湘。橘樹沙洲暗，松醪酒肆香。素風傳竹帛，高價騁琳琅。楚水多蘭若，何人事搴芳？❶

別友人後得書因以詩贈

前時送君去，揮手青門橋。路轉不相見，猶聞馬蕭蕭。今得出關書，行塵日已遥。春還遲君至，共結芳蘭茗。❷

奉送浙西李僕射相公赴鎮 奉送至臨泉驛，書札見徵拙詩，時在汝州。

建節東行是舊遊，歡聲喜氣滿吴州。郡人重得黄丞相，童子争迎郭細侯。詔下初辭温室樹，夢中先到景陽樓。自憐不識平津閤，遥望旌旗汝水頭。

重送浙西李相公頃嘗鎮江南已經七載後歷滑臺劍南兩鎮遂入相今復領舊地新加旌旄❸

江北萬人看玉節，江南千騎引金鐃。

❶「搴」，朱本作「擷」。
❷「結」，朱本作「纈」。
❸「嘗鎮」，紹本、朱本作「廉問」。

鳳從池上遊滄海，鶴到遼東識舊巢。城下清波含百谷，牕中遠岫列三茅。碧雞白馬迴翔久，却憶朱方是樂郊。

送華陰尉張苕赴邕府使幕 張即燕公之孫，頃坐事除名。

昔忝南宮郎，❶往來東觀頻。嘗披燕公傳，聳若窺三辰。翊聖崇國本，保賢正朝倫。高視緬今古，清風夐無鄰。蘭錡照通衢，一家十朱輪。鄭國嗣侯絶，蔦鄉貴業貧。❷夫子承大名，少年振芳塵。青袍仙掌下，矯首凌煙旻。公冶本非罪，潘郎一爲民。風霜苦摇落，堅白無緇磷。一旦逢良時，天光燭幽淪。重爲長裾客，佐彼觀風臣。分野窮禹畫，人煙過虞巡。不言此行遠，所樂相知新。雨起巫山陽，鳥鳴湘水濱。離筵出蒼莽，別曲多愁辛。❸今朝一杯酒，明日千里人。彼此孤舟去，悠悠天海春。

送湘陽熊判官孺登府罷歸鍾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❹ 三首

射策志未就，從事府云除。篋留馬卿賦，袖有劉弘書。忽見夏木深，悵然憶吾廬。復持州民刺，歸謁專城居。君家誠易知，勝絶傾里閭。人言北郭生，門有卿相輿。

鍾陵藹千里，帶郭西江水。朱檻照河

❶「郎」，朱本作「節」。
❷「蔦鄉貴」，紹本作「蔦卿貴」，朱本作「韋卿世」。
❸「愁」，朱本作「悲」。
❹「熊」，原作「能」，今據紹本、朱本改。

宮，旗亭綠雲裏。前年初缺守，慎簡由宸扆。臨軒弄郡章，得人方付此。是時左馮翊，天下第一理。貴臣持牙璋，優詔發青紙。迎風汙吏免，先令疲人喜。何武劾腐儒，陳蕃禮高士。

昔升君子堂，腰下綬猶黄。中丞時爲萬年尉。汾陰有寶氣，赤堇多奇鋩。東簡下曲臺，佩鞬來歷陽。綺筵陪一笑，蘭室襲餘芳。風水忽異勢，江湖遂相忘。因君儻借問，爲話老滄浪。❶中丞爲博士，制相國柳宜城議，識者韙之。頃授余以其本。厥後牧和州。節度使杜司徒以中丞才器俱偉，❷欲軍裝以重戎府，故授以本州團練使，滿坐觀腰鞬，禮成歡甚，相視而笑。後房讌樂，卜夜縱談。予忝司徒之賓，時獲末坐。初，中丞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出守，踵其武者，今給事中穆公，代給事者，右丞段公。予不佞，繼右丞之後，故曰「襲餘芳」焉。

送韋秀才道沖赴制舉

鷙禽一辭巢，栖息無少安。秋扇一離手，流塵蔽霜紈。故侶不可追，涼風日已寒。遠逢杜陵士，別盡平生歡。逐客無印綬，楚江多芷蘭。因君時暇遊，長鋏不復彈。閲書南軒霽，絚瑟清夜闌。萬境身外寂，一杯腹中寬。伊昔玄宗朝，冬卿冠鴛鸞。肅穆昇内殿，從容領儒冠。游夏無措詞，陽秋垂不刊。至今羣玉府，學者空縱觀。世人希德門，揭若攀峰巒。之子嚮明訓，鏘如振琅玕。一旦西上書，斑裳拂征

❶「老」，朱本作「長」。
❷「才器俱偉」，紹本、朱本作「材譽俱高」。

鞍。❶荆臺宿暮雨，漢水浮春瀾。君門起天中，多士如星欑。煙霞覆雙闕，抃舞羅千官。清漏滴銅臺，❷仙廚下雕盤。熒煌仰金牓，錯落飛濡翰。❸古來長策人，所歎遭時難。一鳴從此始，相望青雲端。

送李策秀才還湖南因寄幕中親故兼簡衡州呂八郎中

深春風日浄，争長幽鳥鳴。僕夫前致詞：門有白面生。攝衣相問訊，解帶坐南榮。端志見眉睫，苦言發精誠。因出懷中文，調孤詞亦清。悄如促柱絃，掩抑多不平。乃言本蜀士，世降岷山靈。前人秉懿文，高視來上京。曳綬司徒府，所從信國楨。析薪委空林，善響難繼聲。何處依附郭？❹幾人思邱城？雲天望喬木，風水悲流萍。前與計吏西，始列貢士名。❺森然就筆札，從試春官卿。帝城岐路多，萬足伺晨星。茫茫風塵中，工拙同有營。寒女勞夜織，山苗榮寸莖。侯門武繼踵，❻衣褐誰將迎？弱羽果摧頹，壯心鬱怦怦。諒無蟠木容。聊覆蓬累行。昨日訊靈龜，繇言利艱貞。當求搶拔中，必在審已明。誓將息薄遊，焦思窮筆精。蒔蘭在幽渚，安得揚芬馨？曰余摧落者，散質負華纓。一聆辛苦辭，再動依鬱情。身棄言不動，❼愛才心尚驚。恨無羊角風，使爾化北溟。論罷情益

❶「斑裳」，朱本作「班衣」。
❷「臺」，紹本、朱本作「壺」。
❸「飛濡」，朱本作「濡飛」。
❹「依」，紹本、朱本作「翳」。
❺「列」，原作「引」，今據紹本、朱本改。
❻「武繼踵」，紹本、朱本作「方擊鐘」。
❼「動」，紹本作「重」。

親，涉旬忘歸程。日攜邑中客，閑眺江上城。晝憩命金罍，宵談轉琁衡。蕙風香塵尾，月露濡桃笙。忽被戒羸驂，薄言事南征。火雲蔚千里，旅思浩已盈。湘江含碧虚，衡嶺浮翠晶。豈伊水山異，適與人事并。油幕似崑丘，粲然疊瑶瓊。庾樓見清月，孔坐多緑醽。復有衡山守，本自雲龍庭。至和在靈府，發越侔咸英。一麾出營陽，惠彼蚩蚩氓。❶隼旟辭灞水，居者皆涕零。惟昔與伊人，交歡在夙齡。一從雲雨散，滋我鄙悋萌。北渚不堪愁，南音誰復聽？離憂若去水，浩漾無時停。嘗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聖功奠遠服，神物擁休禎。賢人在其下，仿像疑蓬瀛。君行歷郡齋，大袂拂雙旌。飾容遇朗鑒，肝鬲可以呈。昔日馬相如，臨邛坐盡傾。勉君刷羽翰，早取凌青冥。

送張盥赴舉并引

古人以偕受學爲同門友，今人以偕升名爲同年友。其語熟見，搢紳者皆道焉。余於張盥爲丈人，由是道也。曩吾見爾之始生，以老成爲祝。今吾見爾之成人，以未立爲憂。吾不幸，嚮所謂同年友，當其盛時，聯袂齊鑣，亘絶九衢，若屏風然。今來落落如曙星之相望。昔日會合不煩異席，❷可長太息哉！然而尚書右丞衛大受、兵部侍郎武庭碩二君者，當時偉人，咸萬夫之望，足以訂十朋之多也。第如京師，無騷騷

❶「氓」，原作「民」，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昔日」，紹本、朱本作「借曰」。

爾，無忻忻爾。❶ 時秋也，吾爲若叩商之謳，幸有感夫二君子。

爾生始懸弧，我作坐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今成一丈夫，坎軻愁風塵。長裾來謁我，自號廬山人。道舊與撫孤，悄然傷我神。依依見眉睫，嘿嘿含悲辛。永懷同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二君子，齊飛陵煙旻。曲江一會時，後會已凋淪。況今三十載，閱世難重陳。盛時一已過，來者日日新。不如搖落樹，重有明年春。火後見琮璜，霜餘識松筠。肅機乃獨秀，武抱亦絶倫。❷ 爾今持我詩，西見二重臣。成賢必念舊，保貴在安貧。清時爲丞郎，❸ 氣力侔陶鈞。乞取斗升水，因之雲漢津。

送裴處士應制舉并引

晉人裴昌禹讀書數千卷，於《周官》、《小戴禮》尤邃。性是古敢言，雖侯王不能卑下，故與世相參差。凡抵有位以索合，行天下幾巨依反。遍。常歎諸侯莫可遊，欲一見天子而未有路。會今年詔書徵賢良，昌禹大喜，以爲盡可以豁平生，❹ 搏髀爵躍曰：「一觀雲龍庭足矣！」繇是裹三月糧而西徂，咨余以七言，爲西遊之資籍耳。

裴生久在風塵裏，氣勁言高少知己。注書曾學鄭司農，歷國多於孔夫子。往來

❶「忻忻」，紹本作「惟惟」。
❷「抱」，紹本、朱本作「部」。
❸「丞郎」，朱本作「情節」。
❹「盡可以」，朱本作「可以盡」。

訪我到連州，❶無窮絶境終日遊。登山雨中試蠟屐，入洞夏裏披貂裘。白帝城邊又相遇，斂翼三年不飛去。忽然結束如秋蓬，自稱對策明光宫。人言策中説何事？掉頭不答看飛鴻。彤庭翠松迎曉日，鳳銜金牓雲間出。中貴腰鞭立傾酒，宰臣委佩觀摇筆。古稱射策如彎弧，一發偶中何時無？由來草澤無忌諱，努力滿挽當雲衢。憶得童年識君處，嘉禾驛後聯牆住。垂釣鬬得王餘魚，❷踏芳共登蘇小墓。此事今同夢想間，相看一笑且開顔。老大希逢舊鄰里，爲君扶病到方山。

送錢侍御自宣州幕拜官便於華州覲省❸

五綵繡衣裳，當年正相稱。春風舊關路，歸去真多興。蘭陔行可採，蓮府猶迴瞪。楊家紺幰迎，侍御即王相公貴壻。謝守瑤華贈。宣州崔相公有詩贈行。御街草泛豔，臺柏煙含凝。❹曾是平昔遊，無因理歸乘。

將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辭李相公表臣❺

長安舊遊四十載，鄂渚一別十四年。後來富貴已零落，歲寒松柏猶依然。初逢貞元尚文主，雲闕天池共翔舞。相看却數六朝臣，屈指如今無四五。夷門天下之咽喉，昔時往往生瘡疣。聯翩舊相來鎮壓，四海吐納皆通流。久别凡經幾多事，何由説

❶「來」，紹本、朱本作「年」。
❷「釣」，朱本作「鉤」。
❸「送」前，紹本、朱本有「和州」二字。
❹「柏」，原作「相」，今據紹本、朱本改。
❺「表臣」，紹本、朱本無此二字。

得平生意。千思萬慮盡如空，一笑一言真可貴。世間何事最殷勤？白頭將相逢故人。功成名遂會歸老，請嚮東山爲近鄰。

送令狐相公自僕射出鎮南梁

夏木正陰成，戎裝出帝京。霑襟辭闕淚，回首別鄉情。雲樹褒中路，風煙漢上城。前旌轉谷去，後騎踏橋聲。久領鴛行重，無嫌虎綬輕。終當提一筆，再入副蒼生。

送趙中丞自司金郎轉官參山南令狐僕射幕府 趙氏兄弟皆僕射門客。

綠樹滿褒斜，西南蜀路賒。驛門臨白草，❶縣道過黄花。相府開油幕，門生逐絳紗。行看布政後，還從入京華。

送裴司徒令公自東都留守再命太原❷自封晉國公，❸兩任相去十六年。

星使出關東，兵符賜上公。山河歸舊國，管籥換離宫。行色旌旗動，軍聲鼓角雄。愛棠餘故吏，騎竹見新童。漢壘三秋静，胡沙萬里空。其如天下望，❹旦夕詠清風。

❶「草」，紹本、朱本作「社」。
❷「送」前，紹本、朱本有「奉」字。
❸「自」，紹本、朱本作「本」。
❹「其如」，朱本作「空餘」。

送李户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歸闕❶

昔年内署振雄詞，今日東都結去思。宮女猶傳洞簫賦，國人先詠衮衣詩。華星却復文昌位，別鶴重歸太一池。想到金門待稱籍，❷一時驚喜見風儀。

送蘄州李郎中赴任

楚關蘄水路非賒，東望雲山日夕佳。薤葉照人呈夏簟，松花滿椀試新茶。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爲晚霞。北地交親長引領，早將玄鬢到京華。

洛中春末送杜録事赴蘄州

鐏前花下長相見，明日忽爲千里人。君過午橋回首望，洛城猶自有殘春。

夜宴福建盧常侍宅因送之鎮❸

暫駐旌旗洛水堤，綺筵紅燭醉蘭閨。美人美酒長相逐，莫怕猿聲發建溪。

❶「送」前，紹本、朱本有「奉」字。
❷「稱」，紹本、朱本作「通」。
❸「常侍」，朱本作「侍御」。

洛中送崔司業使君扶侍赴唐州

緑野方城路，殘春柳絮飛。風鳴驌驦馬，日照老萊衣。洛苑魚書至，江村鴈户歸。相思望淮水，雙鯉不應稀。

送河南皇甫少尹赴絳州

祖帳臨周道，前旌指晉城。午橋羣吏散，亥字老人迎。詩酒每同樂，❶別離方見情。從兹洛陽社，吟詠欠書生。

送前進士蔡京赴學究科 時崔相公、楊尚書掌選。❷

耳聞戰鼓帶經鋤，振發名聲自里閭。已是世間能賦客，更攻牕下絶編書。朱門達者誰能識？絳帳諸生盡不如。❸幸遇天官舊丞相，知君無翼上空虛。

送唐舍人出鎮閩中

暫辭鴛鷺出蓬瀛，忽擁貔貅鎮粵城。閩嶺夏雲迎皂蓋，建谿秋樹映紅旌。山川遠地由來好，富貴當年別有情。了却人間婚嫁事，復歸朝右作公卿。

❶「每同」，紹本、朱本作「同行」。
❷「崔相公」，紹本、朱本作「舊相」。
❸「諸」，朱本作「書」。

送盧處士歸嵩山別業

世業嵩山隱，雲深無四鄰。藥鑪燒姹女，酒甕貯賢人。曉日華陰霧，秋風函谷塵。送君從此去，鈴閣少談賓。

送李友路秀才赴舉

誰憐相門子，不語望秋山。生長紈綺內，辛勤筆硯間。榮親在名字，好學弃官班。竚俟明年桂，高堂開笑顏。

送國子令狐博士赴興元覲省

相門才子高陽族，學省清資五品官。諫院過時榮棣萼，謝庭歸去踏芝蘭。山中花帶煙嵐晚，❶棧底江含雪水寒。伯仲到家人盡賀，柳營蓮府遞相歡。

送李二十九兄員外赴邠寧使幕

家襲韋平身業文，素風清白至今貧。南宮通籍新郎吏，西候從戎舊主人。城外草黃秋有雪，烽頭煙靜虜無塵。鼎門爲別霜天晚，剩把離觴三五巡。

送分司陳郎中祇召直史館重修實録❷

蟬鳴官樹引行車，言自成周赴玉除。遠取南朝貴公子，重修東觀帝王書。常時

❶「中」，紹本、朱本作「頭」。
❷「實」前，紹本、朱本有「三聖」二字。

載筆窺金匱，暇日登樓到石渠。若問舊人劉子政，如今頭白在商於。

送李中丞赴楚州

緹騎朱旗入楚城，士林皆賀振家聲。兒童但喜迎賢守，故吏猶應記小名。萬頃水田連郭秀，四時煙月映淮清。憶君初得崑山玉，同嚮楊州攜手行。

送李庚先輩赴選

一家何啻十朱輪，諸父雙飛秉大鈞。曾脱素衣參幕客，却爲精舍讀書人。離筵洛水侵杯色，征路函關嚮晚塵。今日山公舊賓主，❶知君不負帝城春。

送廖參謀東遊 二首

九陌逢君又別離，行雲別鶴本無期。望嵩樓上忽相見，❷看過花開花落時。

繁花落盡君辭去，緑草垂楊引征路。東道諸侯皆故人，留連必是多情處。

送從弟郎中赴浙西 并引

從弟三復，十餘年間凡三爲浙右從事。往年主公入相，薦歘登朝。中復從公鎮南，未幾而罷。昨以尚書外郎奉使至洛，旋承新命，改轅而東。三從公皆在舊地。徵諸

❶「公」，朱本作「翁」。

❷「嵩」，原作「高」，今據紹本、朱本改。

故事，夐無其倫。故賦詩贈之，亦志異也。

銜命出尚書，新恩換使車。漢庭無右者，梁苑重歸歟。又食建業水，曾依京口居。劉將軍傳云：「莒人，世家京。」共經無限事，賓主兩如初。

劉夢得文集卷第六

劉夢得文集卷第七

送僧詩

贈别君素上人并引

曩予習《禮》之《中庸》，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懵然知聖人之德，學以至于無學。然而斯言也，猶示行者以室廬之奥爾，求其徑術而布武，未易得也。晚讀佛書，見大雄念物之普，級寶山而梯之。高揭慧火，巧鎔惡見，廣疏便門，旁束邪徑。其所證入，如舟沿川，❶未始念於前而日遠矣，夫何勉而思之邪？是余知突音窈。奥於《中庸》，啓鍵關於内典，會而歸之，猶初心也。不知余者誚予困而後援佛，❷謂道有二焉。夫悟不因人，在心而已。其證也，猶喑人之享大牢，信知其味而不能形於言以聞去。于耳也。口耳之間兼寸耳，尚不可使聞。他人之不吾知，宜矣。開士君素，偶得予於所親，一麻栖草，❸千里來訪。素以道眼視予，予以所視視之，不由陛級，攜手智地。居數日，告有得而行，乃爲詩以見志云。

窮巷唯秋草，高僧獨扣門。相歡如舊識，問法到無言。水爲風生浪，珠非塵可昬。去來皆是道，此别不銷魂。

❶「沿」，朱本作「泝」。
❷「因」，原作「因」，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栖」，紹本、朱本作「棲」。

送深法師遊南嶽上人本住資聖寺。

師在白雲鄉，名登善法堂。十方傳句偈，八部會壇場。飛錫無定所，寶書留舊房。唯應銜草鴈，相送至衡陽。

廣宣上人寄在蜀與韋令公唱和詩卷因以令公手札答詩相示❶

碧雲佳句久傳芳，曾向成都住草堂。振錫常過長者宅，披文猶帶令公香。一時風景添詩思，八部人天入道場。若許相期同結社，吾家本自有柴桑。

送僧仲剬東遊兼寄呈靈澈上人

釋子道成神氣閑，住持曾上清涼山。晴空禮拜見真像，金毛五髻卿雲間。❷西遊長安隸僧籍，本寺門前曲江碧。松間白月照寶書，竹下香泉洒瑶席。前時學得經論成，奔馳象馬開禪扃。高筵談柄一麾拂，講下聽徒如醉醒。舊聞南方多長老，次第來入荆門道。荆州本自重彌天，南朝塔廟猶依然。宴坐東陽枯樹下，經行居此故臺邊。❸忽憶遺民社中客，爲我衡陽駐飛錫。講罷同尋《相鶴經》，閑來

❶「相示」，紹本、朱本作「示之」。
❷「五」，朱本作「玉」。
❸「此」，紹本、朱本作「止」。

共蠟登山屐。一旦揚眉望沃洲，自言王謝與同遊。❶ 憑將《雜擬》三十首，寄與江南湯慧休。

送僧元暠南遊 并引

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爾。繇是在硯席者多旁行山岡反。四句之書，❷備將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侶。深入智地，静通還源。❸ 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內視胸中，猶煎鍊然。開士元暠，姓陶氏，本丹陽名家，❹世有人爵，不藉其資。於毗尼禪那極細牢之義，❺於初中後日習揔持之門。❻ 妙音奮迅，願力昭答。雅聞予事佛而佞，亟來相從。或問師隳形之自，對曰：「少失怙恃，推棘心以求上乘，積四十年餘，❼羸老將至而不懈。始悲浚泉之有洌，今痛防墓之未還。塗芻莫備，薪火恐滅。諸相皆離，此心長懸。雖萬姓歸佛，盡爲釋種，如河入海，無復水名。然具一切智者，豈遺百行？求無量義者，寧容斷思？今聞南諸侯雅多大士，思扣以苦調，而希其末光，無容至前，有足悲者。」予聞是説已，力不足而悲有餘，因爲詩以送之，庶乎踐霜露者聆之有惻云。❽

寶書翻譯學初成，振錫如飛白足輕。

❶「與」，紹本、朱本作「許」。
❷「硯席」，紹本、朱本作「席硯」。
❸「還」，朱本作「道」。
❹「名」，原作「居」，今據朱本改。
❺「牢」，朱本作「密」。
❻「初」，原無，今據朱本補。
❼「餘」，紹本、朱本作「有」。
❽「云」，紹本、朱本無此字。

彭澤因家凡幾世？靈山預會是前生。傳燈已悟無爲理，濡露猶懷罔極情。從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願解珠瓔？

送如智法師遊辰州兼寄許評事

前日過蕭寺，看師上講筵。都人禮白足，施者散金錢。方便無非教，經行不廢禪。還知習居士，發論待彌天。

贈長沙讚頭陁

外道邪山千萬重，真言一發盡摧峰。有時明月無人夜，獨向昭潭制惡龍。

送慧則法師歸上都因呈廣宣上人并引。師精《浄名經》。

佛示滅後，大弟子演聖言而成經，傳心印曰法，承法而能專曰宗，由宗而分教曰支。坐而攝化者，勝義皆空之宗也。行而宣教者，摧破邪山之支也。❶ 釋子慧則，生於像季，思濟刼濁，乃學于一支，開彼羣迷。以爲盡妙理者莫如法門，變凡夫者莫如佛土，悟無染者莫如散花。故業于《浄名》，深達實相。自京師涉漢、沔，歷鄢、郢，登熊、湘，聽徒百千，耳感心化，法無住，道行而歸。顧予有社内之因，故言别之日，愛緣瞥起。時也秋盡，詠江淹《雜擬》以送之。前

❶「支」，原作「友」，今據朱本改。

見宣上人，爲我多謝。

昨日東林看講時，都人象馬踏瑠璃。雪山童子應前世，金粟如來是本師。一錫言歸九城路，三衣曾拂萬年枝。休公久别如相問，楚客逢秋心更悲。

秋日過鴻舉法師院便送歸江陵并引

梵言沙門，猶華言去欲也。能離欲則方寸地虚，虚而萬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詞。詞妙而深者，必依於聲律。故自近古而降，釋子以詩聞于世者相踵焉。❶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信禪林之藹蔚，而誠河之珠璣爾。初，鴻舉學詩於荆、郢間，私試切切，❷詠發餘習，❸蓋榛楛之翠羽，弋者未之盼焉。❹今年至武陵，二千石始奇之，有「起予」之歎。以方袍親絳紗者十有餘旬，繇是名稍聞而藝愈變。閏八月，余步出城東門謁仁祠，而鴻舉在焉。與之言移時，因告以將去，且曰：「貧道雅聞東諸侯之工爲詩者莫若武陵。今幸承其話言，如得法印。寶山之下，宜有所持，豈徒衣祴之中衆花而已？」余聞是説，乃叩商而吟，成一章，章八句。郡守以坐嘯餘詠，激清徵而應之，師其行乎！足以資一時中之學矣。❺

看畫長廊遍，尋僧一逕幽。小池兼鶴浄，古木帶蟬秋。客至茶煙起，禽歸講席收。浮盃明日去，相望水悠悠。

❶「詩」下，朱本有「名」字。
❷「切切」，紹本、朱本作「竊詠」。
❸「詠發」，紹本、朱本作「發於」。
❹「盼」，紹本作「眄」。
❺「中」，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重送鴻舉赴江陵謁馬逢侍御

西北秋風凋蕙蘭，洞庭波上碧雲寒。
茂陵才子江陵住，乞取新詩合掌看。

送僧方及南謁柳員外 并引

九江僧方及既出家，依匡山，一時中頗屬詩以攄思。古詩人曁今號爲能賦，❶有輒求其詞吟呻之，拳拳然多多益嗜。影不出山者十年。❷嘗登最高峰，四望天海，沖然有遠遊之志。頓錫而言曰：「神馳而形閡者，方内之徒。及吾無方，閡於何者？」繇是耳得必目探之，意行必身隨之。雲遊鳥仚，靈筵反。無迹而遠。予爲連州，居無何而方及至，出裓中詩一篇以貺予，視其詞甚富。❸留一歲，觀其行，潔矩如教，益多之。一旦以行日來告，且曰：「雅聞鳥味之下有賢諸侯，願躋其門，如蹈十地。敢乞詞以抵之。」予唯然而賦，❹顧其有重請之色起於顔間爾。

昔事廬山遠，精舍虎溪東。朝陽照瀑水，樓閣虹霓中。騁望羨遊雲，振衣若秋蓬。舊房閉松月，遠思吟江風。古寺歷頭陁，奇峰攀祝融。南登小桂嶺，却望歸塞鴻。衣裓貯文章，自言學雕蟲。槍榆念凌厲，覆簣圖穹崇。遠郡多暇日，有時訪禪宮。石門聳峭絶，竹院含空濛。幽響滴巖溜，晴芳飄野叢。海雲懸颶母，山果屬狙

❶「賦」下，朱本有「詩」字。
❷「影」，原作「願」，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視」，紹本、朱本無此字。
❹「然」，紹本、朱本無此字。

公。忽憶吴興郡，白蘋正葱蘢。願言挹風彩，邈若窺華嵩。桂水夏瀾急，火山宵焰紅。三衣濡菌露，一錫飛煙空。勿謂翻譯徒，不爲文雅雄。古來賞音者，樵爨得孤桐。按狙公宜斥賦芧者，❶而《越絶書》有「猿公」，張衡賦吴都，有「猿父哀吟」之句，❷古文士又云欋父，由是而言，謂猿爲父舊矣。

贈日本僧智藏

浮盃萬里過滄溟，❸遍禮名山適性靈。深夜降龍潭水黑，新秋放鶴野田青。身無彼我那懷土？心會真如不讀經。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

贈眼醫婆羅門僧

三秋傷望遠，終日泣途窮。兩目今先暗，中年已老翁。❹看朱漸成碧，羞日不禁風。師有金篦術，如何爲發矇？❺

海陽湖別浩初師并引

瀟湘間無土山，無濁水，民乘是氣，往往清慧而文。長沙人浩初，生既因地而清矣，故去葷洗慮，剔顛毛而壞其衣。居一都

❶「芧」，原作「茅」，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哀吟」，紹本、朱本作「長嘯」。
❸「浮」，原作「深」，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已」，紹本、朱本作「似」。
❺「矇」，紹本、朱本作「蒙」。

之殷，易與士會，得執外教，盡捐苛禮。自公侯守相，必賜其清問。耳目灌注，習浮於性。而里中兒賢適與浩初比者，嬰冠帶，豢妻子，吏得以乘凌之。❶汩没天慧，不得自奮，莫可望浩初之清光於侯門上坐，第自吟羡而已。浩初益自多其術，尤勇於近達者而歸之。往年之臨賀，唁侍郎楊公，留歲餘，公遺以七言詩，手筆于素。前年，省柳儀曹于龍城，又爲賦三篇，皆章書。今復來連山，以前所得雙南金出於褫，亟請余賡之。按師爲詩頗清，而弈棋至第三品，二道皆足以取幸於士大夫，宜薰餘習以深入也。會吴郡以山水冠世，海陽又以奇甲一州，師慕道，於泉石宜爲篤，故攜之以嬉。及言旋，復引與共載於湖上，弈於樹石間，以植沃州之因緣，且賦詩具道其事。

近郭有殊境，獨遊常鮮歡。逢君駐緇錫，觀貌稱林巒。湖滿景方霽，野香春未闌。愛泉移席近，聞石輟碁看。風止松猶韻，花繁露未乾。橋形出樹曲，巖影落池寒。湖東架險凡四橋。山下出泉，逗嵒爲池，泓澄可愛者不可遍舉，故狀其境以貽好事。別路千嶂裏，詩情暮雲端。他年買山處，似此則隳官。

觀碁歌送儇師西遊

長沙男子東林師，閑讀藝經工弈棋。有時凝思如入定，暗覆一局誰能知？今年訪余來小桂，方袍袖中貯新勢。山城無事秋日長，❷白晝懵懵眠匡牀。因君臨局看鬬智，不覺遲景沈西牆。自從山人遇樵子，直

❶「凌」，紹本、朱本作「陵」。
❷「秋」，紹本、朱本作「愁」。

到開元王長史。前身後身付餘習，百變千化無窮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鴈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行盡三湘不逢敵，終日饒人損機格。自言臺閣有知音，悠然遠起西遊心。商山夏木陰寂寂，好處徘徊駐飛錫。忽思争道畫平沙，獨笑無言心有適。藹藹京城在九天，貴遊豪士足華筵。此時一行出人意，賭取聲名不要錢。

贈別約師并引

荆州人文約，市井生而雲鶴性，故去葷爲浮圖，生悟而證入。❶南抵六祖始生之墟，得遺教甚悉。今年訪余于連州，且曰：「貧道昔浮湘川，會柳儀曹謫零陵，宅于佛寺，幸聯棟而居者有年。繇是時人大士得落耳界。夫聞爲見因，今日之來，曩時之因爾。」今儀曹牧柳州，與八句贈別。

師逢吴興守，相伴住禪扃。春雨同栽樹，秋燈對講經。廬山曾結社，桂水遠揚舲。話舊還惆悵，天南望柳星。

送鴻舉師遊江西并引

始余謫朗州，爾時是師振麻衣，裴然而前，持文篇以爲僧贊。唧唧而清，如蟲吟秋。自然之響，無有假合，有足佳者，故爲賦二章以聲之。❷距今年遇于建平，赤髭益蕃，文思益深，而內外學益富。既訊已，探

❶「入」下，紹本有「與」字，朱本有「輿」字。

❷「二」，原作「三」，今據紹本、朱本改。

裓中出前所與詩閲之，紙勞墨瘁，與我同容。❶因思夫苒苒之光，渾渾之輪。時而言有初、中、後之分。日而言有今、昨、明之稱。身而言有幼、壯、艾之期。至乃一謦欬，一彈指，中際皆具，何必求三生以異身邪？然而視予之文，昔與今有莛楹之别。❷視予之書，昔與今有鈞石之相懸。❸視予之仕，昔與今唯阿之差爾。❹豈有工拙之數存乎其間哉？蓋可勉而進者與日月而至矣。彼儻來外物，雖日月無能至焉。是歲師告予遊江西，復爲賦七言，以爲遊地爾。

禪客學禪兼學文，出山初似無心雲。從風卷舒來處處，❺繚繞巴山不得去。山州古寺好閑居，讀盡龍王宫裏書。使君灘頭揀石硯，白帝城邊尋野蔬。忽然登高心瞥起，又欲浮盃信流水。煙波浩淼魚鳥情，東去三千二百里。❻荆門峽斷無盤渦，湘平漢闊清光多。❼廬山霧開見瀑布，江西月淨聞漁歌。鍾陵八郡多名守，半是西方社中友。與師相見便談空，想得高齋師子吼。

送宵韻上人遊天台

曲江僧向松江見，又道天台看石橋。鶴戀故巢雲戀岫，比君猶自不逍遥。

❶「容」，紹本、朱本作「來」。
❷「莛」，原作「筳」，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相」，紹本、朱本無此字。
❹「唯」上，紹本、朱本有「乃」字。
❺上「處」字，朱本作「何」。
❻「二」，紹本、朱本作「三」。
❼「漢」，朱本作「溪」。

送義舟師却還黔南 并引

黔之鄉在秦、楚爲争地。近世人多過言其幽荒以談笑，聞者又從而張皇之。❶猶夫東蘊逐原燎，或近乎語祅。適有沙門義舟道黔江而來，能畫地爲山川，及條其風俗纖悉可信。且曰：「貧道以一錫遊他方衆矣，至黔而不知其遠。始遇前節使而聞，今節度益賢而文，❷故其佐多才士。摩圍之下，曳裾秉筆，彬然與兔園同風。貧僧以外學嗜篇章，❸時或攝衣爲末坐客。❹其來也約主人乘秋風而還，今乞詞以颺之。如捧意珠，行住坐卧，知相好爾。」予曰：「唯。」命筆以爲七言以應之。

黔江秋水浸雲霓，獨泛慈航路不迷。猿狖窺齋林葉動，蛟龍聞咒浪花低。如蓮半偈心常悟，聞菊新詩手自攜。常説摩圍似靈鷲，却將山屐上丹梯。

送景玄師東歸 并引

廬山僧景玄，袖詩一軸來謁，往往有句輕而遒。如鶴雛襹褷，未有六翮，而步舒視遠，戛然一唳，乃非泥滓間物。獻詩已，斂裓而辭，且曰：「其來也，與故山秋爲期。夫丐者僧事也，❺今無他請，唯文是求。」故賦一篇以代瓔珞爾。

東林寺裏一沙彌，心愛當時才子詩。

❶「聞」，原作「閒」，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度」，紹本、朱本作「使」。
❸「貧」，紹本作「蕃」，朱本作「番」。
❹「坐」，紹本作「至」。
❺「丐」，原作「所」，今據紹本、朱本改。

山下偶隨流水出，秋來却赴白雲期。灘頭躡屐挑沙菜，路上停舟讀古碑。想到舊房抛錫杖，小松應有過簷枝。

送元曉上人歸稽亭

重疊稽亭路，山僧歸獨行。遠峰斜日影，本寺舊鍾聲。徒侶問新事，煙雲含別情。應誇乞食處，踏遍鳳凰城。

送惟良上人 并引

以貌窺天者，曰乾然而健，❶于然而高。以數逆天者，曰其用四十有九。天果以有形而不能脱乎數。立象以推筴，既成而遺之。古所謂神交造物者，非空言爾。軒皇受天命，其佐皆聖人，故得之。惟唐繼天，德如黄帝，有外臣一行，亦聖之徒與？刊曆考元，書成化去。今丹徒人惟良，生而能知，非自外來。以乾坤之筴，當十期之數。凝神運指，上感躔次，視玄黄溟涬，無倪有常，絶機泯知，獨以神會。數起於復之初九，音生乎黄鍾之宫。積微本隱，與言化合。❷夫天人之數，極而含變，變而靡不通。神趨鬼慴，不足駭也。惟良得一行之道，故亦慕其爲外臣。謬謂余爲世間聰明，孑孑來訪。初以説合，至于不言。言息而理冥，復申之以嗟嘆，曰：「師其庶幾乎！信神與之，而不能測神之所以付；信術通之，而不能知術之所以至。❸淺哉余聞乎！❹曾

❶「而健」，紹本、朱本作「健單」。
❷「與言」，紹本、朱本作「言與」。
❸「至」，紹本無此字。
❹「淺」，朱本作「洩」。

井蛙醯雞之不若也。」長慶四年冬十一月甲子，語至夜艾，遂爲詩以志焉。

高齋灑寒水，是夕山僧至。玄牝無關鑰，瓊書捨文字。燈明香滿室，月午霜凝地。語到不言時，世間人盡睡。

送元簡上人適越

孤雲出岫本無依，勝景名山即是歸。❶久向吴門遊好寺，還思越水洗塵機。浙江濤驚師子吼，稽嶺峰疑靈鷲飛。更入天台石橋路，垂珠璀璨拂三衣。

送宗密上人歸南山草堂寺因詣河南尹白侍郎

宿習修來得慧根，多聞第一却忘言。自從七祖傳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門。東泛滄江尋古跡，西歸紫閣出塵喧。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經相對翻。

劉夢得文集卷第七

❶「景」，紹本、朱本作「境」。

劉夢得文集卷第八

樂　府

團　扇　歌

團扇復團扇，奉君清暑殿。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女，蒼蒼網蟲遍。明年入懷袖，别是機中練。

荆　州　歌二首

渚宫楊柳暗，麥城朝雉飛。可憐踏青伴，乘暖著輕衣。

今日好南風，商旅相催發。沙頭檣竿上，始見春江闊。

紀　南　歌

風煙紀南城，塵土荆門路。天寒多獵騎，走上樊姬墓。

宜　城　歌

野水遶空城，行塵起孤驛。荒臺側生樹，石碣陽鎸額。靡靡度行人，温風吹宿麥。

順　陽　歌

朝辭官軍驛，前望順陽路。野水齧荒

墳，秋蟲鏤官樹。曾聞天寶末，胡馬西南騖。城守魯將軍，拔城從此去。

馬嵬行

綠野扶風道，黄塵馬嵬驛。路邊楊貴人，墳高三四尺。乃問里中兒，皆言幸蜀時。軍家誅佞倖，天子捨袄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徊轉美目，風日爲無暉。貴人飲金屑，倏忽蕣英暮。平生服杏丹，顏色真如故。❶屬車塵已遠，里巷來窺覷。共愛宿妝妍，君王畫眉處。履綦無復有，履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襪。郵童愛蹤跡，私手解鞶結。❷傳看千萬眼，縷絶香不歇。指環照骨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得賈胡驚。

視刀環歌

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脉脉萬重心。

三閣詞 四首吴聲

貴人三閣上，日晏未梳頭。不應有恨事，嬌甚却成愁。

珠箔曲瓊鈎，子細見楊州。北兵那得度？浪語聲悠悠。❸

沈香帖閣柱，金縷畫門楣。迴首降幡

❶「真」，朱本作「其」。
❷「鞶」，朱本作「槃」。
❸「聲」，紹本、朱本作「判」。

下，已見黍離離。

三人出智井，一身登檻車。朱門漫臨水，不可見鱸魚。

更衣曲

博山炯炯吐香霧，紅燭引至更衣處。夜如何其夜漫漫，鄰鷄未鳴寒鴈度。庭前雪壓松桂叢，廊下點點懸紗籠。滿堂醉客争笑語，嘈嘈琵琶音幕中。❶

淮陰行 五首并引

古有《長干行》，言三江之事悉矣。余嘗阻風淮陰，作《淮陰行》，以裨樂府。

簇簇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鷩五兩。

今日轉舡頭，金烏指西北。煙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

船頭大銅鐶，摩挲光陣陣。❷早晚使風來，沙頭一眼認。

何物令儂羨？羨郎船尾燕。銜泥趁檣竿，宿食長相見。

隔浦望行船，頭昂尾幰幰。無奈洗菜時，❸清淮春浪軟。

競渡曲 競渡始於武陵，及今舉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之「何在」，斯招屈之義，事見《圖經》。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彩舟。

❶「音」，紹本、朱本作「青」。
❷「陣陣」，紹本、朱本作「陳陳」。
❸「洗菜」，紹本作「脱菜」，朱本作「晚來」。

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楊枹擊節雷闐闐，亂流齊進聲轟然。蛟龍得雨鰭鬣動，螮蝀飲河形影聯。刺史臨流褰翠幃，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鳴餘勇爭鼓舞，末至銜枚顏色沮。❶百勝本自有前期，一飛由來無定所。風俗如狂重此時，縱觀雲委江之湄。綵旂夾岸照鮫室，羅襪凌波呈水嬉。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

堤上行 三首

酒旗相望大堤頭，堤下連檣堤上樓。日暮行人爭渡急，槳聲幽軋在中流。❷

江南江北望煙波，入夜行人相應歌。桃葉傳情竹枝怨，水流無限月明多。

長堤繚繞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開。日晚上樓招估客，❸軻峩大艑落帆來。

採菱行 武陵俗嗜芡菱。❹歲秋矣，有女郎盛遊于白馬湖，薄言采之，歸以禦客。古有採菱曲，罕傳其詞，故賦之以俟采詩者。

白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錦綵鴛翔。盪舟遊女滿中央，採菱不顧馬上郎。爭多逐勝分相嚮，時轉蘭橈破輕浪。長鬟弱袂動參差，釵影釧文浮蕩漾。笑語哇咬顧晚暉，蓼花沿岸扣舷歸。❺歸來共到市橋步，野蔓繫船萍滿衣。家家竹樓臨廣陌，下有

❶「末」，紹本、朱本作「未」。
❷「在」，紹本、朱本作「滿」。
❸「上樓」，紹本作「上簾」，朱本作「出簾」。
❹「芡」，紹本作「芰」，朱本作「采」。
❺「沿」，紹本、朱本作「緣」。「舷」，朱本作「船」。

連檣多估客。攜觴薦芰夜經過，醉踏大堤相應歌。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煙起。一曲南音此地聞，長安北望三千里。

秋風引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鴈羣。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莫傜歌

莫傜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鮫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種開山脊。夜渡千仞谿，含沙不能射。

蠻子歌

蠻貊鉤輈音，❶蠻衣斑斕布。熏狸掘沙鼠，時節祠盤瓠。忽逢乘馬客，怳若驚麏顧。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

洞庭秋月行

洞庭秋月生湖心，層波萬頃如鎔金。孤輪徐轉光不定，遊氣濛濛隔寒鏡。是時白露三秋中，湖平月上天地空。岳陽城頭暮角絶，蕩漾已過君山東。山城蒼蒼夜寂寂，水月逶迤繞城白。盪槳巴童歌竹枝，連檣估客吹羌笛。勢高夜久陰力全，金氣肅

❶「貊」，紹本、朱本作「語」。

肅開清蹕。❶浮雲野鳥歸四裔，❷欄干星斗當中天。❸天鷄相呼曙霞出，劍影含光讓朝日。日出喧喧人不閑，夜來晴景非人間。❹

踏歌詞四首

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觀不見，❺紅霞映樹鷓鴣鳴。

桃蹊柳陌好經過，燈下妝成月下歌。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

新詞宛轉遞相傳，振袖傾鬟風露前。月落烏啼雲雨散，遊童陌上拾花鈿。

日暮江頭聞竹枝，❻南人行樂北人悲。自從雪裏唱新曲，直到三春花盡時。

華清詞

日出驪山東，徘徊照温泉。樓臺影玲瓏，稍稍開白煙。言昔太上皇，常居此祈年。風中聞清樂，往往來列仙。翠華入五雲，紫氣歸上玄。哀哀生人淚，泣盡弓劍前。聖道本自我，凡情徒顒然。小臣感玄化，一望青冥天。

❶「清」，朱本作「星」。
❷「鳥」，朱本作「馬」。
❸「欄干」，紹本、朱本作「首冠」。
❹「晴」，紹本、朱本作「清」。
❺「觀」，紹本、朱本作「歡」。
❻「頭」，朱本作「南」。

步虚詞二首

阿母種桃雲海際，花落子成二千歲。海風吹折最繁枝，跪捧瓊盤獻天帝。

華表千年一鶴歸，凝丹爲頂雪爲衣。星星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翅飛。

桃源行

漁舟何招招，浮在武陵水。拕綸擲餌信流去，誤入桃源行數里。清源尋盡花綿綿，踏花覓逕至洞前。洞門蒼黑煙霧生，暗行數步逢虛明。俗人毛骨驚仙子，争來致詞「何至此」？須臾皆破冰雲顔，❶笑言委曲問人間。因嗟隱身來種玉，不知人世如風燭。筵羞石髓勸客飡，燈爇松脂留客宿。鷄聲犬聲遥相聞，曉光葱籠開五雲。漁人振衣起出户，滿庭無路花紛紛。翻然恐迷鄉縣處，一息不肯桃源住。桃花滿谿水似鏡，塵心如垢洗不去。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水流山重重。

魏宫詞二首

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火欲熏衣麝，憶得分明不忍燒。

日映西陵松栢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長歌曲，唱著君王自作詞。

❶「冰雲」，紹本作「水雪」，朱本作「冰雪」。

阿嬌怨

望見葳蕤舉翠華，試開金屋掃庭花。須臾宮女傳來信，言幸平陽公主家。

九華山歌 并引

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西南，九峰競秀，神采奇異。昔予仰太華，以爲此外無奇；愛女几、荆山，以爲此外無秀。及今見九華，始悼前言之容易也。惜其地偏且遠，不爲世所稱，故歌以大之。

奇峰一見驚魂魄，意想洪爐始開闢。疑是九龍夭矯欲攀天，忽逢霹靂一聲化爲石。不然何至今，攸攸億萬年，氣勢不死如騰仚。音騫，❶輕舉皃。雲含幽兮月添冷，日凝暉兮江漾影。結根不得要路津，迥秀長在無人境。軒皇封禪登雲亭，大禹會計臨東溟。乘樏不來廣樂絶，獨與猿鳥愁青熒。君不見敬亭之山黄索漠，兀如斷岸無稜角。宣城謝守一首詩，遂使名聲齊五嶽。九華山，九華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籍甚乎人間？

送春曲 三首

春向晚，春晚思悠哉！風雲日已改，花葉自相催。漠漠空中去，何時天際來？

春已暮，冉冉如人老。映葉見殘花，連天是青草。可憐桃與李，從此同桑棗。

春景去，此去何時迴？遊人千萬恨，

❶「騫」，原作「嫣」，今據紹本、朱本改。

落日上高臺。寂寞繁花盡，流鶯歸不來。

初夏曲 三首

銅壺方促夜，斗柄暫南迴。稍嫌單衣重，初憐北户開。西園花已盡，新月爲誰來？

時節遇繁華，陰陰千萬家。巢禽命子戲，園果墜枝斜。寂寞孤飛蝶，窺叢覓晚花。

緑水風初暖，青林露早晞。麥田雉朝雊，桑野人暮歸。百舌悲花盡，無聲來去飛。

柳花詞 三首

開從緑條上，散逐香風遠。故取花落時，悠揚占春草。❶

輕飛不假風，輕落不委地。撩亂舞晴空，發人無限思。

晴天點點雪，來送青春暮。無意似多晴，千家萬家去。

送春詞

昨來樓上迎春處，今日登樓又送歸。蘭蘂殘妝含露泣，柳條長袖向風揮。佳人對鏡容色改，楚客臨江心事違。萬古至今同此恨，無如一醉盡忘機。

❶「草」，紹本、朱本作「晚」。

秋詞 二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山明水浄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黄。試上高樓清入骨，豈如春色嗾人狂。❶

劉夢得文集卷第八

❶「如」，紹本、朱本作「知」。

劉夢得文集卷第九

樂府

泰娘歌并引

泰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初，尚書爲吴郡，得之，命樂工誨之琵琶，使之歌且舞。無幾何，盡得其術。居一二歲，攜之以歸京師。京師多新聲善工，於是又損去故技，以新聲度曲，而泰娘名字往往見稱於貴遊之間。元和初，尚書薨于東京，泰娘出居民間。久之，爲蘄州刺史張愻所得。其後愻坐事謫居武陵郡。愻卒，泰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其音焦殺以悲。雒客聞之，爲歌其事，以足于樂府云爾。❶

泰娘家本昌門西，門前緑水環金堤。有時妝成好天氣，走上皐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傍忽見停隼旟。斗量明珠鳥傳意，紺幰迎入專城居。長鬟如雲衣似霧，錦茵羅薦承輕步。舞學驚鴻水榭春，歌撩上客蘭堂暮。從郎西入帝城中，貴遊簪組香簾櫳。低鬟緩視抱明月，纖指破撥生胡風。繁華一旦有銷歇，題劍無光履聲絶。洛陽舊宅生草萊，杜陵蕭蕭松栢哀。妝奩蟲網厚如繭，博山鑪側傾寒灰。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

❶「于」，朱本作「乎」。

擲黃金，月墮雲中從自始。❶安知鵩鳥坐隅飛，寂寞旅魂招不歸。秦嘉鏡有前時結，❷韓壽香銷故篋衣。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鴈哀猿風雨夕。朱絃已絶爲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風煙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

秋扇詞

莫道恩情無重來，人間榮謝遞相催。當時初入君懷袖，豈念寒爐有死灰？

擣衣曲

爽砧應秋律，繁杵含淒風。一一遠相續，家家音不同。户庭凝露清，伴侶明月中。長裾委襞積，輕珮垂璁瓏。汗餘衫更馥，鈿移麝半空。報寒驚邊鴈，促思聞候蟲。天狼正芒角，虎落定相攻。盈篋寄何處？征人如轉蓬。

七夕二首

河鼓靈旗動，常娥破鏡斜。❸滿空天是幕，徐轉斗爲車。機罷猶安石，橋成不礙查。寧知觀津女，竟夕望雲涯。

天衢啓雲帳，神馭上星橋。初喜渡河漢，頻驚轉斗杓。餘霞張錦幛，輕電閃紅綃。非是人間世，還悲後會遥。

❶「自」，朱本作「此」。
❷「嘉」，原作「家」，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常」，紹本、朱本作「姮」。

龍陽縣歌

縣門白日無塵土，百姓縣前挽魚罟。主人引客登大堤，小人縱觀黄犬怒。鵜鴣驚鳴遶籬落，橘柚垂芳照牕户。沙門草緑見吏稀，❶寂歷斜陽照懸鼓。❷

度桂嶺歌

桂陽嶺，下下復高高。人稀鳥獸駭，地遠草木豪。寄言千金子，知余歌者勞。

插田歌并引

連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樓，適有所感，遂書其事爲俚歌，以俟采詩者。

岡頭花草齊，鷰子東西飛。田塍望如綫，白水光參差。農婦白紵裙，農夫緑蓑衣。齊倡田中歌，嚶儜如竹枝。但聞怨響音，不辨俚語詞。時時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漠漠，煙火生墟落。黄犬往復還，赤雞鳴且啄。路傍誰家郎？烏帽衫袖長。自言上計吏，年初離帝鄉。田夫語計吏：❸「君家儂足諳。❹一來長安罷，眼大不相參。」計吏笑致詞：「長安真大處。省門高軻峨，儂人無度數。❺昨來補衛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

❶「門」，紹本、朱本作「平」。
❷「歷」，朱本作「寥」。
❸「語」，朱本作「詰」。
❹「足」，紹本、朱本作「定」。
❺「人」，紹本、朱本作「入」。

畬田行❶

何處好畬田？團團縵山腹。鑽龜得雨卦，上山燒卧木。驚麐走且顧，羣雉聲咿喔。紅焰遠成霞，輕煤飛入郭。風引上高岑，獵獵度青林。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復起。照潭出老蛟，爆竹驚山鬼。夜色不見山，孤明星漢間。如星復如月，俱逐曉風滅。本從敲石光，遂致烘天熱。下種暖灰中，乘陽拆牙孽。❷蒼蒼一雨後，苕穎如雲發。巴人拱手吟，耕耨不關心。由來得地勢，徑寸有餘陰。

蒲萄歌❸

野田生蒲萄，纏繞一枝蒿。移來碧墀下，張王日日高。❹分歧浩繁縟，脩蔓蟠詰曲。揚翹嚮庭柯，意思如有屬。爲之立長架，布護當軒緑。米液溉其根，理疎看滲漉。繁葩組綬結，懸實珠璣蹙。馬乳帶輕霜，龍鱗躍初旭。有客汾陰至，臨堂瞪雙目。自言「我晉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令人飲不足。爲君持一斗，往取涼州牧」。

鶗鴃吟

朝陽有鳴鳳，❺不聞千萬祀。鶗鴃摧衆

❶「行」，朱本作「作」。
❷「拆」，紹本、朱本作「坼」。「牙」，朱本作「芽」。
❸「萄」，紹本、朱本作「桃」。
❹下「日」字，朱本作「高」。
❺「鳴」，紹本、朱本作「吟」。

芳，畏聞先入耳。❶秋風白露晞，從是爾啼時。如何上春日，唧唧滿庭飛？

牆陰歌

白日左右浮天潢，朝脯影入東西牆。❷昔爲童兒在陰戲，當時意小覺日長。東鄰侯家吹笙簧，隨陰促促移象牀。西隣田舍乏糟糠，就影汲汲舂黄粱。因思九州四海外，家家只占牆陰内。莫言牆陰數尺間，老却主人如等閑。君看眼前光景促，中心莫學太行山。

觀雲篇

興雲感陰氣，疾走如見機。晴來意態行，有若功成歸。葱蘢含晚景，潔白凝秋暉。深夜渡銀漢，❸漠漠仙人衣。

踏潮歌并引

元和十年夏五月，終風駕濤，南海羨溢。南人云：踏潮也。率三更歲一有之。余爲連州，客或爲予言其狀，因歌之，附于《南越志》。

屯門積日無迴飈，滄波不歸成踏潮。轟如鞭石矻且摇，亘空欲駕黿鼉橋。鷩湍蹙縮悍而驕，大陵高岸失岧嶤。四邊無阻音響調，背負元氣掀重霄。介鯨得性方逍遥，仰鼻噓吸揚朱翹。海人狂顧迭相招，罽

❶「畏聞」，紹本、朱本作「晨聞」。
❷「脯」，紹本、朱本作「晡」。
❸「深夜」，紹本、朱本作「夜深」。

衣鬘首聲嘵嘵。征南將軍登麗譙，赤旗指麾不敢囂。翌日風迴沴氣消，歸濤納納景昭昭。烏泥白沙復滿海，海色不動如青瑤。

百花行

長安百花時，風景宜輕薄。無人不沽酒，何處不聞樂？春風連夜動，❶微雨凌曉濯。紅豔出牆頭，❷雪光映樓角。繁紫韻松竹，遠黃繞籬落。臨路不勝愁，輕飛去何託？滿庭蕩魂魄，照廡成丹渥。爛漫嗾顛狂，飄零勸行樂。時節易婉娩，❸清陰覆池閣。唯有安石榴，當軒慰寂寞。

春有情篇

爲問遊春侶，春情何處尋？花含欲語意，草有鬭生心。雨頻唯發色，❹雲輕不作陰。縱令無月夜，芳興暗中深。

路傍曲

南山宿雨晴，春入鳳皇城。處處聞絃管，無非送酒聲。

白鷺兒

白鷺兒，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敵，衆禽喧呼獨凝寂。孤眠芊芊草，久立潺潺石。前山正無雲，飛去入遙碧。

❶「春風」，朱本作「長安」。
❷「豔」，紹本、朱本作「焰」。
❸「婉娩」，紹本、朱本作「晼晚」。
❹「唯」，朱本作「催」。

壯士行

陰風振寒郊，猛虎正咆哮。徐行出燒地，連吼入黃茅。壯士走馬去，鐙前彎玉弰。叱之使人立，一發如鈹交。悍睛忽星墮，❶飛血濺林梢。彪炳爲我席，羶腥充我庖。里中欣害除，賀酒紛號呶。明日長橋上，傾城看斬蛟。

邊風行

邊馬蕭蕭鳴，邊風滿磧生。暗添弓箭力，斗上鼓鼙聲。襲月寒暈起，❷吹雲陰陣成。將軍占氣候，出號夜翻營。

竹枝詞 并引九首

四方之歌，異音而同樂。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見聯歌《竹枝》，❸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爲賢。聆其音，中黃鍾之羽。其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豔。❹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爲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詞》九篇，俾善歌者颺之，附于末。後之聆巴歈，知變風之自焉。

---

❶「睛」，原作「情」，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暈」，朱本作「風」。

❸「見」，紹本、朱本作「兒」。

❹「淇」，原作「湛」，今據紹本、朱本改。「濮」，朱本作「澳」。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人莫上動鄉情。[1]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江流。[2]
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江上春來新雨晴，[3]瀼西春水縠文生。
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
憑寄狂夫書一紙，住在成都萬里橋。

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
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

城西門前灩澦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惱人心不如石，[4]少時東去復西來。

瞿唐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
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

巫峽蒼蒼煙雨時，清猿啼在最高枝。
箇裏愁人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煙火是人家。
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楊柳枝詞 九首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
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

南陌東城春早時，相逢何處不依依？
桃紅李白皆誇好，須得垂楊相發揮。

鳳闕輕遮翡翠幃，龍墀遥望麴塵絲。[5]
御溝春水相暉映，狂殺長安年少兒。

金谷園中鶯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

[1]「莫」，朱本作「陌」。
[2] 下「江」，紹本、朱本作「山」。
[3]「春來」，紹本、朱本作「朱樓」。
[4]「惱」，朱本作「恨」。
[5]「墀」，紹本、朱本作「池」。

城東桃李須臾盡，❶争似垂楊無限時。

花萼樓前初種時，美人樓上鬬腰支。
如今抛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

煬帝行宫汴水濱，數株殘柳不勝春。
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宫牆不見人。

御陌青門拂地垂，千條金縷萬條絲。
如今綰作同心結，將贈行人知不知？

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
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❷

輕盈嫋娜占年華，舞榭妝樓處處遮。
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

浪濤沙詞❸九首

九曲黄河萬里沙，浪濤風簸自天涯。❹
如今直上銀河去，同到牽牛織女家。

洛水橋邊春日斜，碧流輕淺見瓊砂。
無端陌上狂風急，驚起鴛鴦出浪沙。❺

汴水東流虎眼文，清淮晚色鴨頭春。❻
君看渡口濤沙處，渡却人間多少人？

鸚鵡舟頭浪颭沙，青樓春望日將斜。
銜泥燕子争歸舍，獨自狂夫不憶家。

濯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濤沙。
女郎翦下鴛鴦錦，將嚮中流定晚霞。❼

日照澄州江霧開，淘金女伴滿江隈。
美人手飾侯王印，❽盡是沙中浪底來。

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迴。

❶「東」，朱本作「中」。
❷「管」，朱本作「綰」。
❸「濤」，紹本、朱本作「淘」。
❹「濤」，紹本、朱本作「淘」。
❺「沙」，朱本作「花」。
❻「晚」，紹本、朱本作「曉」。
❼「定」，朱本作「疋」。
❽「手」，朱本作「首」。

須臾却入海門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沈。千濤萬灑去雖辛苦，❶吹盡狂沙始到金。

流水濤沙不暫停，前波未滅後波生。令人忽憶瀟湘渚，迴唱迎神三兩聲。

瀟湘神詞 二首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拋毬樂詞 二首

五綵繡團圓，登君瑇瑁筵。最宜紅燭下，偏稱落花前。上客如先起，應須贈一船。

春早見花枝，朝朝恨發遲。及看花落後，却憶未開時。幸有拋毬樂，一杯君莫辭。

楊柳枝詞 二首

迎得春光先到來，淺黄輕緑映樓臺。秖緣嫋娜多情思，便被春風長暗催。❷

巫峽巫山楊柳多，朝雲暮雨遠相和。因想陽臺無限事，爲君迴唱竹枝歌。

❶「濤」，朱本作「淘」。
❷「暗催」，紹本作「請挼」，朱本作「挫摧」。

竹枝詞二首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鄉歌。今朝北客思歸去，迴入紇那披緑羅。

紇那曲詞二首

楊柳鬱青青，竹枝無限情。同郎一迴顧，❶聽唱紇那聲。

踏曲興無窮，調同詞不同。願郎千萬壽，長作主人翁。

右已上詞先不入集，❷今附卷末。

劉夢得文集卷第九

❶「同」，紹本、朱本作「周」。

❷「集」下，紹本、朱本有「伏緣播在樂章」。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

哀　挽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挽歌 二首

出震清多難，乘時播大鈞。操絃調六氣，揮翰動三辰。運偶昇天日，哀深率土人。瑤池無轍跡，誰見屬車塵？

鳳翣擁銘旌，威遲異吉行。漢儀陳秘器，楚挽咽繁聲。駐綍辭清廟，❶凝笳背直城。唯應留內傳，知是向蓬瀛。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挽歌 三首

寶歷方無限，仙期忽有涯。事親崇漢禮，傳聖法殷家。晚出芙蓉闕，春歸棠棣華。玉輪今日動，不是畫雲車。

任賢勞夢寐，登位富春秋。欲遂東人幸，寧虞杞國憂。長楊收羽騎，太液泊龍舟。唯有衣冠在，年年愴月秋。❷

講學金華殿，親耕鉤盾田。侍臣容諫獵，方士信求仙。虹影俄侵日，龍髯不上天。空餘水銀海，長照夜燈前。

---

❶「綍」，朱本作「騂」。

❷「秋」，紹本、朱本作「遊」。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挽歌三首

繼體三才理，承顔九族親。禹功留海内，殷曆付天倫。調露曲長在，秋風辭尚新。本支方百代，先讓棣華春。

月落宫車動，風凄儀仗閒。路唯瞻鳳翣，人尚想龍顔。御宇方無事，乘雲遂不還。聖情悲望處，沈日下西山。❶

享國十五載，昇天千萬年。龍鑣仙路遠，騎吹禮容全。日下初陵外，人悲舊劍前。周南有遺老，掩淚望秦川。

故相國燕國公于司空挽歌二首

彤弓封舊國，黑稍繼前功。十年鎮南雍，九命作司空。池臺樂事盡，簫鼓葬儀雄。一代英豪氣，曉散白楊風。❷

陰山貴公子，來葬五陵西。前馬悲無主，猶帶朔風嘶。漢水青山郭，襄陽白銅堤。❸至今有遺愛，日暮人悽悽。

重至衡陽傷柳儀曹并序

元和乙未歲，與故人柳子厚臨湘水爲别。柳浮舟適柳州，余登陸赴連州。後五年，余從故道出桂嶺，至前别處，而君歿於南中。❹因賦詩以投弔。

憶昨與故人，湘江岸頭别。我馬映林

❶「沈」，紹本作「兄」，朱本作「見」。

❷「一代英豪氣，曉散白楊風」，原無，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堤」，朱本作「鞮」。

❹「歿」，紹本、朱本作「没」。

嘶，君帆轉山滅。馬嘶循故道，帆滅如雷電。❶千里江蘺春，故人今不見。

謫居悼往 二首

邑邑何邑邑，長沙地卑濕。樓上見春多，花前恨風急。猿愁腸斷叫，鶴病翹趾立。牛衣獨自眠，誰哀仲卿泣？

鬱鬱何鬱鬱，長安遠於日。❷終日念鄉關，鷰來鴻復還。潘岳歲寒思，屈平憔悴顔。殷勤望歸路，無雨即登山。

哭呂衡州時余方謫居

一夜霜風彫玉芝，蒼生望絶士林悲。空懷濟世安人略，不見男婚女嫁時。遺草一函歸太史，旅墳三尺近要離。朔方徙歲行當滿，欲爲君刊第二碑。

遥傷段右丞 江湖舊游，南宮交代。

江海多豪氣，朝廷有直聲。何言馬蹄下，一旦是佳城？

傷桃源薛道士

壇邊松在鶴巢空，白鹿閑行舊逕中。手植紅桃千樹發，滿山無主任春風。

❶「雷」，紹本、朱本作「流」。

❷「於」，朱本作「如」。

王思道碑堂下作

蒼蒼宰樹起寒煙，尚有威名海内傳。四府舊聞多故吏，幾人垂淚拜碑前。

遥傷丘中丞 并引

河南丘絳，有詞藻，與余同升進士科，從事鄴下，不幸遇害，故爲傷詞。

鄴下殺才子，蒼茫冤氣凝。枯楊映漳水，野火上西林。❶馬鬣今無所，龍門昔共登。何人爲弔客？唯是有青蠅。

傷獨孤舍人 并引

貞元中，余以御史監祠事。河南獨孤生始仕，爲奉禮郎。有事宗廟郊時，必與之俱，繇是甚熟。及余謫武陵，九年間，獨孤生仕至中書舍人，視草禁中，上方許以宰相。元和十年春，余祗召抵京師，次都亭日，❷舍人以疾不起。余聞，因作傷詞以爲弔。

昔别一年少，❸今悲喪國華。遠來同社鷰，不見早梅花。

途次敷水驛伏覩華州舅氏昔日行縣題詩處潸然有感

昔日股肱守，朱輪兹地遊。繁華日已謝，章句此空留。蔓草佳城閉，故林棠樹

❶「林」，紹本、朱本作「陵」。
❷「日」，原作「曰」，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一」，朱本作「矜」。

秋。今來重垂淚，不忍過西州。

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袁公挽歌 三首

五驅龍虎節，一入鳳皇池。令尹自無喜，羊公人不疑。天歸京兆日，葉下洞庭時。湘水秋風至，淒涼吹素旗。

丹旐發江皋，人悲鴈亦號。湘南罷痎市，❶漢上改詞曹。表墓雙碑立，尊名一字褒。常聞平楚獄，爲報里門高。

返葬三千里，荆衡達帝畿。逢人即故吏，拜奠盡霑衣。地得青烏相，賓驚白鶴飛。五公碑尚在，今日亦同歸。

代靖安佳人怨❷ 二首并引

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一年六月，公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薨于牆下。初，公爲郎，余爲御史，繇是有舊。❸今守于遠服，賤不可以誄，又不得爲歌詩聲于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裨于樂府云。

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人。

秉燭朝天遂不迴，路人彈指望高臺。牆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

傷愚溪 三首并引

故人柳子厚之謫永州，得勝地，結茅樹

❶「痎」，紹本、朱本作「亥」。
❷「靖」，原作「静」，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舊」下，紹本、朱本有「故」字。

蔬，爲沼沚，爲臺榭，目曰「愚溪」。柳子歿三年，有僧遊零陵，告余曰：「愚溪無復曩時矣。」一聞僧言，悲不能自勝，遂以所聞爲七言以寄恨。

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鷰飛回。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

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隣家。唯見里門通德牓，殘陽寂寞出樵車。

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縱有隣人解吹笛，山陽舊侶更誰過？

碧澗寺見元九侍御和展上人詩有三生之句因以和之❶

廊下題詩滿壁塵，塔前松樹已鱗皴。❷古來唯有王文度，重見平生竺道人。

傷秦姝行并引

河南房開士，前爲虞部郎中，爲余話曰：「我得善箏人于長安懷遠里。」其後，開士爲赤縣，牧容州，求國工而誨之。藝工而夭。今年開士遺予新詩，有悼佳人之目，顧予知所自也。❸惜其有良妓，獲所從，而不克久，乃爲傷詞，以貽開士。

長安二月花滿城，花前女兒弄銀箏。❹南宮仙郎下朝晚，曲頭駐馬聞新聲。馬蹄逶遲心蕩漾，高樓已遠猶頻望。此時意重千金輕，鳥傳消息紺輪迎。芳筵銀燭一相

❶ 下「之」字，紹本、朱本無。
❷ 「鱗皴」，朱本作「皴鱗」。
❸ 「自」，原作「目」，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 「花前」，紹本、朱本作「插花」。

見，淺笑低鬟初目成。蜀絃錚摐指如玉，皇帝弟子常家曲。青牛文梓赤金簧，玫瑰寶柱秋鴈行。斂蛾收袂凝清光，抽絃緩調怨且長。八鸞鏘鏘渡銀漢，九雛威鳳鳴朝陽。曲終韻盡意不足，餘思悄絶愁空堂。從郎鎮南別城闕，樓船理曲瀟湘月。馮夷蹁蹮舞渌波，鮫人出聽停綃梭。北池含煙瑶草短，萬松亭下清風滿。北池、萬松皆容州勝概。秦聲一曲此時聞，嶺泉嗚咽南雲斷。❶來自長陵小市東，蕣華零落瘴江風。侍兒掩泣收銀甲，鸚鵡不言愁玉籠。博山爐中香自滅，鏡奩塵暗同心結。從此東山非昔遊，長嗟人與絃俱絶。

夔州竇員外使君見示悼妓詩顧余嘗識之因命同作

前年曾見兩鬟時，今日驚吟悼妓詩。鳳管學成知有藉，龍媒欲換歎無期。空廊月照常行地，後院花開舊折枝。寂寞魚山青草裏，何人更立智瓊祠？

竇夔州見寄寒食日憶故姬小紅吹笙因和之

鸞聲窈眇管參差，清韻初調衆樂隨。幽院妝成花下弄，高樓月好夜深吹。❷忽驚

❶「南雲」，朱本作「容南」。
❷「深吹」，朱本作「吹時」。

暮槿飄零盡，唯有朝雲夢想期。聞道今年寒食日，東山舊路獨行遲。

傷循州渾尚書

貴人淪落路人哀，碧海連天丹旐迴。[1]遥想長安此時節，朱門深巷百花開。

哭龐京兆少年有俊氣，嘗擢制科之首。

俊骨英才氣褎然，策名飛步冠羣賢。逢時已自致高位，得疾還因倚少年。天上别歸京兆府，人間空歎茂陵阡。今朝繐帳哭君處，前日見鋪歌舞筵。

再傷龐尹

京兆歸何處？章臺空暮塵。可憐鸞鏡下，哭殺畫眉人。

哭王僕射相公名播，時兼鹽鐵。暴薨。

子侯一日病，[2]滕公千載歸。門庭颯已變，風物慘無輝。羣吏謁新府，舊賓霑素衣。歌堂忽暮哭，賀雀盡驚飛。

[1]「天」，朱本作「翩」。
[2]「子」，紹本、朱本作「于」。

傷韋賓客縝自工部尚書除賓客。

韋公八十餘，[1]位至六尚書。五福唯無富，一生誰得如？桂枝攀最久，蘭省出仍初。海内時流盡，何人動素車。

再經故元九相公宅池上作

故池春又至，一到一傷情。鴈鶩羣猶下，蛙蠙衣已生，竹叢身後長，臺勢雨來傾。六尺孤安在？人間未有名。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

[1]「十」，原作「年」，今據紹本、朱本改。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一

賦

問大鈞并序❶

始，余失臺郎爲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閏月。人咸謂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人咸曰：「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❷不得調。歲二月，有事于社。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静，滯念欻起，伊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謹貢誠馳精，敢問大鈞。其夕有遇，寤而次第其辭以爲賦。

圓方相函兮，浩其無垠。窅冥翕闢兮，走三辰以騰振。孰主張是兮，有工其神。迎隨不見兮，强名之曰大鈞。欻以臨下兮，巍乎雄尊。天爲獨陽，高不可問。工居其中，與人差近。身執其權，心平其運。循名想象，斯可以訊。❸曰：「嘻！蒙之未生，其猶泥爾。❹落乎埏埴，唯鈞所指。忽然爲人，爲幸大矣。❺工賦其形，七情與俱。嗇智不授，畀去聲。之以愚。❻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

❶「鈞」下，紹本、宋殘本、朱本有「賦」字。本卷其他篇名同，不一一出校。
❷「五」，朱本作「三」。
❸「可」下，原有「得」字，今據紹本、宋殘本、朱本删。
❹「其」，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❺「幸大」，原作「大幸」，今據紹本、朱本改。
❻「畀」，原作「卑」，今據紹本、朱本改。

一布武，化爲畏途。人或譽平聲。之，百説徒虛。人或排之，半言有餘。物壯則老，乃唯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兮，否踰數而亘量。雖一夫不獲兮，❶亦大化之攸病。謹薦誠上問兮，俛伏以聽。」

是夕寢熟，夢遊乎無何有之鄉。抗陛級乎重霄兮，異人間之景光。中有威神兮，金甲而煒煌。❷頷之使前兮，❸其音琅琅。曰：「吾大化之一工也。居上臨下，廉其不平。汝今有辭，吾一以聽。播形肖貌，生類積意。❹橐籥圈匡，鎔鍊消息。我之司智，初不爾嗇。不守以愚，覆爲汝賊。❺既賦汝形，輔之聰明。去求世師，❻資適攸宜。胡然抗志，遐想前烈。倚梯青冥，舉足斯跌。韜爾智斧，無爲自伐。鑿竅太繁，天和乃洩。利逕前誘，多逢覆轍。名腸内煎，外火非熱。今哀汝窮，將厚汝愚。剔去剛健，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痍兮，招太和而與居。貫以待人兮，❼急以自拘。道存宧奥，❽無示四隅。軋物之勢不作兮，見傷之幾自無。❾汝不善用，吾焉嗇乎？

「且夫貞而騰氣者膴膴，健而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猶輪是蹈。以不息爲體，以日新爲道。倮鱗蜚走，灌莽苞皂。乃牙乃甲，乃殈乃剖。陽榮陰悴，生濡死薧。各乘

❶「夫」，宋殘本作「失」。
❷「金甲」，紹本作「巾金巾」，宋殘本作「巾金甲」。
❸「頷」，宋殘本作「鎮命」。
❹「意」，朱本作「億」。
❺「賦」，紹本、朱本作「賊」。
❻「去」，紹本、朱本作「盍」。
❼「貫」，朱本作「恕」。
❽「宧」，紹本作「壼」，宋殘本、朱本作「邃」。
❾「幾」，紹本、朱本作「機」。

氣化，不以意造。賦大運兮無有淑惡，❶彼多方兮自生醜好。爾奚不德余以驟壯，姑尤我以速老邪？觀汝百爲，又或不然。赤子哇哇，急其能言。亦既名物，幾時蹁躚。春耕其丘，投種之日，釋耒而歎，何時粟實？❷望所未至，謂余舒舒。欲其久留，謂我瞥如。我一子二，誰之曲歟？彼蒹葭之蒼兮，❸霜霰苦而中堅。松竹之皸皴索籜兮，不若搆筍之可憐。納材葦而構明堂，固容消而力完。揚且之皙兮，不可以常然，當錫爾以老成。蒼眉皓髯，山立時行。去敵氣與矜色兮，嘿危言以端誠。俾人望之，侮黷不生。爾之所得，孰與壯多？不善處老，問余而何？」

受教而迴，蘧蘧形開。嚮之威神，孰爲來哉？乃遽衣促盥，端慮滌想。委珮低簪，持簿叩額而言曰：「楚臣《天問》不訓，今臣過幸，一獻三售。始厚以愚，終期以壽。忘上問之罪，濯已然之咎。心憎故術，❹腹飽新授。馳神清玄，拜手稽首。」

砥石 并序。時在朗州。

南方氣泄而雨淫，地慝傷物。❺媼神噫濕，❻渝色壞味。雖金之堅，亦失恒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澀不可拔，剖其室乃能出。遡陽眇眂，傅刃蒙脊，鱗然如痏痂，如黑子，如青蠅之惡。鋭氣中錮，猶人被病

❶「惡」，朱本作「慝」。
❷「粟實」，朱本作「實粟」。
❸「蒼」，紹本、朱本作「蒼蒼」。
❹「憎」，原作「增」，今據紹本、朱本改。
❺「傷」前，紹本、朱本有「而」字。
❻「媼」，原作「嫗」，今據朱本改。「神」，原作「伏」，今據紹本、宋殘本、朱本改。

然。客有聞焉，袖密石以遺余。❶沃之草腴，雜以烏膏，❷切劘下上，真質焯見。躊躇四顧，逌爾謝客：「微子之貽，幾喪吾寶。」客曰：「吾聞諸梅福曰：『爵禄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世磨鈍。』有是邪？」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兮，以利爲佩，遭土卑而慝作兮，雄鋩爲之潛晦。如景昬而蝕既兮，與肌漆而爲癘。顧秋蓬之不可剃兮，尚可遊乎髖髀之外。利物蒙蔽，才人惆悵。俾百汰之至精，蟠一檢而多恙。❸豈害氣之獨然兮，將久不試而然。彼屠者之刀兮，獵者之鋋，不灌不淬兮，揉鍇銜鉛。❹曰鼓曰揮兮，❺刲腴擊鮮。皖爟熡以耀鋩，翕淫夷而騰鐔。豈不以涉暑而蒙沴兮，鼎用之而成妍。

有客自東，遺余越砥。圭形石質，蒼色膩理。剗其鱗皴，滑以瀹灖。如衣澣垢，若鼎出否。霧盡披天，萍開見水。拭寒焰以破眥，擊清音而振耳。故態復還，寶心再起。既賦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恥？感利鈍之有時兮，寄雄心於瞪視。

嗟乎！石以砥焉，化鈍爲利；法以砥焉，化愚爲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傑材以湊。一作「奔走」。得既有自，失豈無因？漢氏以還，三光景分。隨道闊狹，用之得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此大砥，❻以礱兆民。播生在天，成器在君。

❶「袖」，紹本、宋殘本、朱本作「褎」。
❷「烏」，原作「鳥」，今據紹本、宋殘本、朱本改。
❸「蟠」，朱本作「播」。
❹「鍇」，紹本、朱本作「錯」。
❺「曰鼓曰揮」，紹本、朱本作「日鼓月揮」。
❻「大」，朱本作「天」。

天爲物天，君爲人天。安有執礪世之具而患乎無賢歟？

楚望 并序

予既謫于武陵，其地故郢之裔邑，與夜郎諸夷錯雜。繫乎天者，陰伏陽驕是已；繫乎人者，風巫氣竊是已。嚻霧浮浮，利于樓居。城之麗譙，實鄰所舍。四垂無蔽，萬景坌入。因道其遠邇所得，爲《楚望賦》云。

翼軫之野，祝融司方。陰迫而專，專實生沴。天濡而雺，土洩而泥。氣罕淑清兮，淫氛噎噎。中人體胑兮，❶爲瘥爲瘵。以曠滌煩兮，❷利居高于物外。我卜我居，于城之隅。宛在藩落，麗譙渠渠。四阿垂空，洞户發樞。❸ 眸子不運，坐陵虚無。歲更周流，時極慘舒。萬象起滅，森來貺予。櫺軒之外，羣山巃嵸。岡陵靡陁，勢若相拱。出雲見怪，窈蔚森聳。露夕霞朝，望如飛動。簷廡之下，大江澒洞。支流合輸，泄入雲夢。羲和望舒，出没兩涯。涵泳之族，聱耴歍呀。❹ 秋水灌盈，漩石飄沙。流枿軒昂，舞于盤渦。逮及收潦，澹如緑醽。白石磷磷，倒影羅生。蘋末風起，有文無聲。悠遠煙緜，與空蒼然。

湘沅之春，先令而行。臘月寒盡，温風發榮。土膏如濡，言鳥嚶嚶。三星明其曉中，❺植物颯以飄英。雲歸高唐，草蔽洞庭。

❶「體胑」，紹本、宋殘本作「體支」，朱本作「支體」。
❷「曠」，朱本作「廣」。
❸「户」，原作「口」，今據紹本、宋殘本、朱本改。
❹「耴」，原作「取」，據《全唐文》（清嘉慶内府刻本）卷五百九十九改。
❺「明其曉」，紹本作「嘒其曉」，朱本作「嘒其晚」。

目與天盡，❶神將化并。圓方相涵，遊氣杳冥。熙熙藹藹，藻飾羣形。枏樹童丘，積空凝青。環洲曲塘，含景曜明。

恢台之氣，發于春季。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焦熬，止水瀵沸。翔禽跕墮，❷呀咮垂翅。曦赫敲蒸，❸陽極反陰。二儀交精，下上相歆。雲興天際，欻若車蓋。凝曨未瞬，彌漫霮䨴。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爇空，萬夫皆廢。懸霤緪縆，日中見昧。移晷而收，野無完塊。

少陰之中，景物澄鮮。丹葉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既望，曜于丹泉。上鏡下冰，湔塵濯煙。宿麗潛芒，獨行高躔。皓一氣之悠悠，潔有形而溢清玄。杳微明而斐亹，想遊目於化先。夜無朕以徂征，金霞暈乎海壖。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璿柄如墮，半沈層瀾。鷄啁哳而晨鳴兮，日荏苒以騰晶。動植瞭兮已分，山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諠卑，洶浩浩以營營。追向時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胥之夢還，猶仿像而馳精。

日次于房，天未降霜。木卉猶澤，❹水泉收脉。故道朘音宣。削，衍爲廣斥。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彩翠于沙礫。❺時時北風，振槁揚埃。蕭條邊聲，與鴈俱來。寒氛委積，萬竅交激。楚雲改容，飛雨凝滴。灑林遞響，淅瀝梢摵。飛雹照雪以騰光，柔蔬傲霜而秀坼。

躔次殊氣，川谷異宜。民生其間，俗鬼

❶「目」，朱本作「日」。
❷「跕」，宋殘本作「趾」。
❸「敲」，紹本、朱本作「歊」。
❹「木」，紹本、宋殘本、朱本作「百」。
❺「拾」，宋殘本、朱本作「搶」。

言夷。招三閭以成謡，德伏波而構祠。投粔籹以鼓楫，豢鱣魴而如犧。蟠木靚深，孽祆憑之。祈年去癘，蠲敬祗威。擊鼓肆筵，河旁水湄。薦誠致祝，却略躨跜。渚居鮮食，大掩水物。罟張餌啗，不可遁伏。顯舉潛縋，晝撞夜觸。設機沈深，如拾于陸。彼遊儵之瑣類，咸跳脱於窘束。雖三趾與六眸，時或加乎一目。亦有輕舟，軒輊泛浮。掩綸往復，馴鷗相逐。暮夜澄寂，嘯歌羣族。傖音俚態，幽怨委曲。逗疏柝於江城，引哀猨於山木。

巢山之徒，抨木開田。❶灼龜伺澤，兆食而燔。鬱攸起于巖阿，騰絳氣而蔽天。❷熏歊雨濡，穎垂林巔。盜天和而藉地勢，諒無勞而有年。罷士閑人，逸爲末作。求金渚涘，淘汰瀺灂。流注瀵沱，繁光熠爚。貪賈來貿，發於懷握。無翼而飛，潤于豐屋。哂耕耘之悒悒，徒胼胝以自鞫。

我處層軒，日星回還。閲天數而視民風，百態變見乎其間。非耳剽以臆説兮，固幽求而縱觀。❸觀物之餘，遂觀我生。何廣覆與厚載，豈有形而無情？高莫高兮九閽，遠莫遠兮故園。舟有楫兮車有轄，江山坐兮不可越。吾又安知其所如？怳臨高以觀物。

傷往 并序

人之所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爲智，豈至言邪？予授室九年而

❶「抨」，朱本作「捽」。
❷「蔽」，紹本、宋殘本作「瞥」。
❸「求」，朱本作「永」。

鰥，痛若人之夭閼弗遂也，作賦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獨處之邑邑兮，憒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歡而復悲。人或朝歎而暮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極運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兮，盛復于衰。猶昧爽之必暮，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旦而潛暉。飄零日及之萼，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暘而易晞。恩已甚兮難絶，見無期兮永思。

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案來饁，亦在林下。我觀于途，裨販之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鳴灌叢，雙泳漣漪。薨薨伊蟲，蠢蠢伊豸，遊空穴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雄雌而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目淒涼兮心伊鬱，❶心伊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撫嬰兒，何所丐沐兮，❷何從仰飴？襦袴在身兮，昔闈差跌；鞶囊附臂兮，餘馥葳蕤。誠天性之潛感，顧童心兮如疑。嘵然有難繼之慕，漠然減好弄之姿。指遺袿兮能認，遡空帷兮欲歸。

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偃兮絃柱絶，❸瑶臺傾兮鏡奩空。寒爐委灰，虛幌多風。隙駟晨轉，❹牕蟾夜通。步摇昏兮，網黏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蛩蛩。閲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玩服儼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翩僊於是非，求僁窣與冥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兮不逢。徒注視以寂聽，悁神疲而目窮。還抱

❶「目」，原作「自」，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丐」，原作「丏」，今據紹本、宋殘本改。
❸「偃」，朱本作「僵」。
❹「駟」，紹本作「駒」。

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曰：

龍門風霜苦，別一作唳。鶴哀鳴夜銜羽。吴江波浪深，雌劒一去無遺音。悲之來兮憒一作憤。予心，❶洶如行波洊浸淫。悵一作既。緣情而莫極，❷思執禮以自箴。已焉哉！苒苒生死，悠悠古今。乘彼一氣兮，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沈。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蒙莊兮何人，予獨累歎而長吟。

何卜

余既幻惑力命之説兮，❸身久放而愈疑。心回泬其莫曉兮，❹將取質夫東龜。

楚人俗巫而好術兮，叟有鬻卜而來思。乃招而訊之曰：❺「嘻！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間，伊我兮久而滋蔓。吾聞人稟五行，❻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予首圓而足方，予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肖，❼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剥極則賁，居賁而未嘗剥者其誰？❽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鳧胡不褌？夔何罰而踸踔？蚿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作舛馳。似予似

❶「憒」，朱本作「憤」。
❷「悵」，紹本、宋殘本作「浩」。
❸「幻」，紹本、宋殘本作「幼」。
❹「泬」，紹本、朱本作「穴」。
❺「訊」，紹本、朱本作「祝」。
❻「稟」，紹本作「宵」，朱本作「肖」。
❼「肖」，原作「宵」，今據紹本、宋殘本、朱本改。
❽「居賁」，原無，今據紹本、朱本補。

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于子龜。」

卜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仁人之是非。❶在此爲美兮，在彼爲嗤。或昔而成，或今而虧。君問曷由，主張其時。時乎時乎，去不可邀，來不可逃。淹淹兮孰捨孰操？堇啄之毒芩，❷鷄首之賤毛，各於其時而伯音霸。其曹。屠龍之技，非曰不偉，時無所用，莫若履狶。作踊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於斵輪。絡首縻足兮，驥不能踰跬。前無所阻兮，跛鼈千里。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穜之利，乃穋之厄。故曰：是邪非邪？主者時邪？主者命邪？❸諒淑惡之同出兮，顧所丁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失非我恥。其去曷思，❹其來曷期。姑蹈常而俟之，夫何卜爲？」

言訖，執龜而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時之志堅。內視羣疑，猶冰釋然。

謫九年

古稱思婦，已歷九秋。未必有是，❺舉爲深愁。莫高者天，莫濬者泉。推以極數，❻無踰九焉。❼伊我之謫，至於數極。長沙之悲，三倍其時。廷尉不調，行當跂

❶「仁」，紹本、朱本作「人」。
❷「堇啄」，朱本作「烏喙」。「芩」，紹本作「苓」，朱本作「堇」。
❸「主者命邪」，紹本、朱本無此四字。
❹「去」，原作「惡」，今據紹本、朱本改。
❺「未」，宋殘本作「夫」。
❻「以」，原作「已」，今據紹本、朱本改。
❼「焉」，宋殘本作「年」。

而。天有寒暑，閏餘三變。朝有考績，明幽三見。顧堯之民兮，❶亦昏墊而有歎。歎息兮倘佯，登高高兮望蒼蒼。

突弁之夫，我來始黃。合抱之木，我來猶芒。山增昔容，水改故坊。童者鬱鬱兮，❷涸者洋洋。天覆地生，蓊兮無傷。彼族而居，歸之投荒。彼軒而遊，昨日桁楊。信及澤濡，俄然復常。

稽天道與人紀，咸一僨而一起。去無久而不還，棼無久而不理。何吾道之一窮兮，貫九年而猶爾。噫！❸不可得而知，庸詎得而悲？苟變化之莫及兮，又安用夫肖天地之形爲？

望

邈不語兮臨風，境自外兮感從中。晦明轉續兮，八極鴻蒙。上下交氣兮，羣生異容。發孤照於寸眸，鶩遐情於太空。物乘化兮多象，人遇時兮不同。嗟乎！有目者必騁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情而感時。有待者瞿瞿，忘懷者熙熙。慮深者瞠然若喪，樂極者沖然無違。外徙倚其如一，中糾紛兮若斯。❹

望如何其望最樂，睎慶霄兮遡阿閣。如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踊躍。扇交翟兮葳蕤，❺旗升龍兮蠖略。日轉黃道，天開碧落。凝瑞景於庭樹，捫非煙於殿幕。

望如何其望且歡，登瀛岸兮見長安。

❶「民」，朱本作「明」。
❷「兮」，紹本作「而」，朱本「兮」下有「而」字，當屬下句。
❸「噫」，原作「意」，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斯」，朱本作「迷」。
❺「翟」，原作「鳳」，今據紹本、宋殘本、朱本改。

紛擾擾兮紅塵合，鬱蔥蔥兮佳氣盤。池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闌干。避御史之驄馬，逐倖臣之金丸。

望如何其望攸好，宗萬靈兮越四隩。漢帝仙臺兮，秦皇海嶠。霓衣蹁于河上，馬跡窮乎越徼。紫氣度關而斐亹，神光屬天而照耀。睆眷眷以馳精，聳專專而觀妙。

望如何其望有形，視矗矗兮窮冥冥。楚塞氛惡兮，蕭關燧明。暈籠孤月，角奮長庚。沙多似雪，磧有疑城。煙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兵。審曳柴之虛警，破來鏑之先聲。❶信有得於風鳥，❷示無言於旆旌。

望如何其望且慕，恩意隔兮年光度。雕輦已辭兮，金屋何處？長信草生兮，長門日暮。傒翠華之儻來，仰玄天以自訴。況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染枝葉，香餘紈素。風蕭蕭兮北渚波，煙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兮江上石，子何見兮秦原墓。❸拍琴翻朔塞之音，❹掞瑟指邯鄲之路。

望如何其望最傷，俟環玦兮思帝鄉。龍門不見兮，雲霧蒼蒼。喬木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悅萬族，獨含嚬兮千里目。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憤兮九回腸。羨環拱於白榆，惜馳暉於落棠。❺諒衡斗兮誰見，伊戴盆兮何望？平聲。豈止蘇武在胡，管寧浮海。送飛鴻之滅没，附陰火之光彩。鶴頸長引，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起

❶「鏑」，紹本、宋殘本、朱本作「騎」。
❷「鳥」，朱本作「馬」。
❸「何」，紹本、朱本作「可」。
❹「拍」，原作「柏」，今據紹本、宋殘本、朱本改。
❺「棠」，朱本作「桑」。

何時兮東山在。❶永望如何？傷懷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憶月之歌。歌曰：

張衡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迴首。不作渭濱垂釣臣，羞爲洛陽拜塵友。

山陽城 并序

山陽故城，遺阯數雉。❷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蓋閔漢也。詞曰：

我止行車，隕涕于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春陵之氣兮焉如。踣昌運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倒持兮，曾何鋩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肇基，暨坤維之再敷。遡汜陽與鄗上，悅蛇變而龍攄。痛人亡而事替，終此地焉忽諸。

嗟乎！積是爲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牙，❸迄武乃穫。桓靈之欲，縱心於昬。❹爇其祆焰，❺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姦雄乘釁而騰振。物象灌以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世殫而事去，❻胡竊揖讓以爲文？

嗚呼！維神器之至重兮，蓋如山之不騫。使人得譬乎逐鹿，固健步者所先。諒人事之云爾，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天。

亂曰：久矣莫可追，升彼墟兮噫嘻！獨遺武兮，❼貽後王之元龜。

❶「東山在」，朱本作「在山東」。
❷「阯」，紹本、宋殘本、朱本作「趾」。
❸「牙」，朱本作「芽」。
❹「縱」，宋殘本作「從」。
❺「爇」，朱本作「然」。
❻「世」，朱本作「勢」。
❼「獨」，朱本作「躅」。

秋聲 并序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絶。然皆得時道行之餘興，❶猶有光陰之歎，❷况伊鬱老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兮，窅窅悠悠。百蟲迎暮兮，萬葉吟秋。欲辭林而蕭颯，潛命侶以啁啾。送將歸兮臨水，非吾土兮登樓。晚枝多露蟬之思，夕蔓趣一作起。寒蟄之愁。❸

至若松竹含韻，梧楸早脱。驚綺疏之曉吹，墮碧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朔鴈叫兮音書絶。遠杵續兮何泠泠，虛牕静兮空切切。如吟如嘯，非竹非絲。合自然之宫徵，❹動終歲之别離。廢井苔冷，❺荒園露滋。草蒼蒼兮人寂寂，樹槭槭兮蟲咿咿。則有安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流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涼葉之初墮。異宋玉之悲傷，覺潘郎之幺麽。

嗟乎！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有情。聆朔風而心動，盼天籟而神驚。❻力將瘏兮足受紲，❼猶奮迅于秋聲。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一

❶「道行」，朱本作「行道」。
❷「有」，朱本作「動」。
❸「蔓趣」，朱本作「草起」。
❹「合」，朱本作「當」。
❺「冷」，朱本作「合」。
❻「盼」，紹本、宋殘本作「眄」。
❼「紲」，宋殘本作「細」。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二

論

辯迹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污崇視輔臣之用，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爲？」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間邪？顧名與事乖爾，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户曉爲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章如懸寓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

「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横于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當宁而歎曰：❶『得李靖爲帥，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虚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起靖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爲慮，居功之爲慮也。

「古之爲將，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産以取信，有子質以滅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既成，位既崇，重失畏偪，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材，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

❶「宁」，紹本作「守」。

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邪？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邪？道相籠久矣。其後李敬玄擅能，❶失才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材以户曉之迹，此吾之所不取也。

「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客無以應而作。子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意，慕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明贄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在上，臭達于下，而温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鬯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絜白而物莫能污，内堅剛而外温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義，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者，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

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姑聞。借今由士爲大夫，❷捨雉而執鴈，其志也隨之。故耿介之名，不施於

❶「李」，紹本、朱本無此字。
❷「今」，朱本作「令」。

大夫矣。況其上乎？

然則爲士也，不思雉之介，爲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夫或者不明分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弘非其所，則志遂而無制矣。❶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諭君以士之行爾。予以執贄之道得其分。苟推分明矣，求刑賞之僭濫，得乎？

華佗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爲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賢遍反。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恚。執柄者之恚，真可畏諸！亦可慎諸！

原夫史氏之書于册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❷後之惑者，❸復用是爲口實。悲哉！

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邪？」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

---

❶「遂」，朱本作「遠」。
❷「悉」，原作「恚」，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惑」，原作「或」，今據朱本改。

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❶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爾。

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烏用書佗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可懲爲故事，❷矧它人哉？❸

天説柳子厚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説乎？吾爲子言天之説。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亦蟲生之。❹木朽而蝎出，❺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竅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堰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

❶「足」，朱本作「可」。
❷「然」，紹本、朱本無此字。
❸「它」，原作「佗」，今據紹本改。
❹「亦」，紹本、朱本無此字。
❺「出」，紹本、朱本作「中」。

池，❶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

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❷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❸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邪？」

天論 上 并序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勝焉。泥

❶「洫」，原作「血」，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繁」，紹本、朱本作「蕃」。
❸「矣」，紹本、朱本無此字，下「大謬」同。

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相異。❶ 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顔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説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説》，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爾。其説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彊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揫斂；防害用濡，禁焚用酒；❷ 斬材窾堅，液礦硎鋌；義制彊訐，一作禦。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

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善必罰。❸ 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禄，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邪？」❹ 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

❶「相」，紹本、朱本作「剌」。
❷「酒」，紹本、朱本作「光」。
❸「善」，紹本、朱本作「之」。
❹「人」，紹本、朱本無此字。

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説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彊，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實盡喪矣。❶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

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邪？任天而已。」❷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❸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户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彊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陰于華榱，飽于餼牢，一作牽。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彊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

❶「實」，紹本、朱本作「具」。
❷「天」，原作「人」，今據《唐文粹》改。
❸「之」，原作「云」，今據紹本、朱本改。

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途而明乎天人，❶取諸近也已。」

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去聲。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不言天者。❷何哉？理昧故也。」

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爾，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爾。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爾。」

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❸答曰：「天形恒圓而

❶「一日」，紹本作「百」。「日」下，紹本、朱本有「之」字。
❷「不言天」，紹本、朱本作「言人」。
❸「狹」，朱本作「挾」。

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爾。」

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内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一作焰。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爾。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内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爾，必因物而後見爾。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

「今夫人之有顔、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

心、腑；❶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爲庸，嘘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按《尚書傳》云：海隅蒼生，謂草木也。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爲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

「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於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説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訛，引天而敺。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二

❶ 「腑」，紹本、朱本作「腹」。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三

易論

辯易

辯易九六 并《大衍論》、《與董生言易》。

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他日，予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請徵諸揲蓍。夫端策者，一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爲五；再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爲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❶四四而運，❷得九是已。故《易・繫》注云：『乾一爻三十六策也。』❸一變而遇多，與歸奇而爲九；再變而遇多，與歸奇而爲八；三變如之：是老陰之數。分措于指間者二十有五策焉。其餘二十有四，四四而運，得六是已。故《易・繫》注云：『坤一爻二十四策也。』借如一變而遇少，再變、三變而遇多，是少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二十有一策。其餘二十有八，四四而運，得七。一變而遇多，再變、三變而遇少，是少陰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七策。其餘三十有二，四四而運，得

❶「三十」，原作「世」，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四四」，原作「四」，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三十」，原作「世」，今據紹本、朱本改。

八。故九與六爲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故曰舉老而稱，亦曰尚變而稱。

「且夫筮爲乾者，常遇七，斯乾矣；常遇九，斯得坤矣。筮爲坤者，常遇八，斯坤矣；常遇六，斯得乾矣。在左氏《國語》有之：『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按坎二世而爲屯，❶屯之六二爲世爻；震一世而爲豫，豫之初六爲世爻。屯之二、豫之初，皆少陰，不變，斯非八乎？卦由老數而舉曰六，筮由蓍數故斥曰八。在左氏《春秋傳》有之，曰：『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艮下，艮上。之隨䷐震下，兑上。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爲東宮實幽也，遇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苟以悦姜也。❷何則？卦以少爲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類是也。變與定均，即決以内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悦也。故穆姜終死于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凱於此注，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臻極之理也。」

劉子曰：「余與董生言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爲不誣矣。余又於左氏二書參焉，若合形影然。而世人往往攘臂于其間曰：

❶「世」，原作「十」，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姜」上，紹本、朱本有「于」字。

『生之名，孰與穎達著邪？而材孰與元凱賢邪？歷載曠日，未嘗有聞人明是説者。』雖余憤然用口舌争，時兒從者什一二焉。❶嗟乎！由數立文，所如皆合，昭昭乎若觀三辰，其不悔也如此。然猶貴聽而賤視，斷斷五姦反。然莫可更也。矧無形之理、不可見之道邪！余獨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初，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云。」

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二，餘三益一，餘四益四。

第二指餘一益二，餘二益一，餘三益四，餘四益三。

第三指與第二指同。

右揲蓍數卦從下起，指亦自下始。第一指法地，故益成偶。第二法天，故益成奇。第三人極，法天，故同。

第一指遇一益三，并卦一爲五。遇三遇二，並謂之少，與一同。

第二指遇一益二，并卦一爲四。

第三指遇一益二，并卦一爲四。

右三指俱遇少，通計十三策。其餘三十六策，四四運之，得九，爲老陽。故《易·繫》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注云：「陽爻九。❷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有六。」

第一指遇四益四，與卦一爲九。

第二指遇四益三，與卦一爲八。遇三亦同。

第三指遇四益三，與卦一爲八，遇三亦同。

右三指俱遇多，通計二十五策。其餘二十四策，四四運之，得六，爲老陰。故《易·繫》云：「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注云：「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

---

❶「時兒」，紹本、朱本作「特貌」。

❷「九」，原作「六」，今據紹本、朱本改。

六爻一百四十四策。」❶

第一指遇一益三，并卦一爲五。

第二指遇四益三，并卦一爲八。

第三指遇四益三，并卦一爲八。

右初指少，第二、第三指多，以少爲主。通計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爲少陽。

第一指遇四益四，并卦一爲九。

第二指遇一益二，并卦一爲四。

第三指遇一益二，并卦一爲四。

右初指多，第二、第三指少，以多爲主。通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爲少陰。

第一指遇多，謂四四也。並止於九。

第二指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四。

第三指遇多，謂三四也。並止於八。

右初指多，第二指少，第三指又多，以少爲主。通計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而運，得七，爲少陽。❷

第一指遇少，謂一二三也。❸並止於五。

第二指遇多，謂三四也。並止於八。

第三指又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四。

右初指少，第二指多，第三指又少，以多爲主。通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爲少陰。

第一指遇多，謂四也。❹止於九。

第二指又遇多，謂三四也。止於八。

第三指遇少，謂一二也。止於四。

❶「四策」，紹本、朱本作「有四」。

❷「第一指遇多」至「爲少陽」，原脱，今據朱本補。

❸「一二三」，紹本作「一二」，朱本作「二二」。

❹「四」，朱本作「四四」。

右初指多，[1]第二指並多，第三指少，[2]以少爲主。通計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爲少陽。

第一指遇少，止於五。

第二指又遇少，止於四。

第三指遇多，止於八。

右初指、二指並少，三指獨多，以多爲主。通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運之，得八，爲少陰。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艮下，艮上。之隨䷐震下，兑上。唯六二爻不動，餘五盡變。變者遇九六也，二不動者遇八也。

「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夫屯䷂震下，坎上。六位盡不遇六九，故不動。既無所之，即以世爻爲占。按屯是坎宫二世卦，故以六二爲占，則遇八。夫豫䷏坤下，震上。是震宫一世卦，以初六爲占，亦遇八。韋昭於此注云：「内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爲屯，坤下震上，爲豫。言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所以筮史占之，謂「閉而不通者，爻無爲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謂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當二百一十六。言三十六者，舉老陽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當百四十有四。言二十四者，舉老陰也。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凡六十四卦都三百八十四爻，陰陽相半，各一百九十二爻。

[1]「多」，紹本、朱本無此字。

[2]「少」上，紹本、朱本有「獨」字。

陽爻一爻三十六策，合爲六千九百一十二。

陰爻一爻二十四策，合爲四千六百八。

右六九之數

一行《大衍論》云：「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也。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也。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也。一柔二剛，少陰之象也。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❷因綜四象之變，而成八象焉。八象之位，而八卦之本列矣。」注云：太陽始動，施於太陰而生震象之七。謂少陽之七，爲震初九。再動于壯而生坎象之七。❸謂再索而得男也。三動于究而生艮象之七。謂三索而得男也。太陰始動，施于太陽而生巽象之八。❹謂少陰之八，爲巽初六。再動于壯而生離象之八。❺謂再索而得女也。三動于究而生兑象之八。謂三索而得女也。是以九六七八分爲八象。

右《大衍論》

《國語》又云：「董因迎公于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韋昭云：「泰，三至五，震象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與貞屯悔豫義同。」

劉子曰：「昭此説用互體有震。❻按董因之言，天地配亨，是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之爻。夫泰，乾坤體全，内外位正，内

❶「壯」，原作「牡」，今據朱本改。
❷「壯」，原作「牡」，今據朱本改。
❸「壯」，原作「牡」，今據朱本改。
❹「陽」，原作「陰」，今據紹本、朱本改。
❺「壯」，原作「牡」，今據朱本改。
❻「互」，原作「玄」，今據紹本、朱本改。

爲身，外爲事。卜得國事，❶以外卦爲占。六五居尊位，故統論卦下辭曰：『小往大來。』爻遇歸妹，故曰天地配亨，何必取互體也？」❷

右與董生言《易》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三

❶「事」下，紹本、朱本有「也」字。
❷「互」，原作「玄」，今據紹本、朱本改。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四

書

上杜司徒時元和元年。

月日，故吏守朗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劉某，謹齋沐致誠，命僕夫持書，敢獻于司徒相公閤下：昔稱韓非善著書，而《説難》、《孤憤》尤爲激切。故司馬子長深悲之，爲著于篇，顯白其事。夫以非之書可謂善言人情，使逢時遇合之士觀之，固無以異於佗書矣。而獨深悲之者，豈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

小人受性顓蒙，涉道未至，末學見淺，少年氣粗。常謂盡誠可以絶嫌猜，徇公可以弭讒愬；謂慎獨防微爲近隘，謂艱貞用晦爲廢忠。蒭狗已陳，刻舟徒識，罟擭隨足，倀然無知。事去凝想，時時自笑。然後知韓非之善説，司馬子長之深悲，跡符理會，千古相見，雖欲勿悲，可乎？大凡恒人之所以靈於庶類，以其能羣以勝物也。烈士之所以異於恒人，以其伏節以死誼也。然則交相喪者世與道，難合并者機與時。是以有死誼之心，而卒不獲其所者，世人悲之。獲其所矣，而一旦如不得終焉者，君子悲之。世人之悲，悲其不遇，無成而虧，故其感也近。君子之悲，悲其不幸，既得而喪，故其感也深。其悲則同，其所以爲悲則異。若小人者，其不幸歟！

間者昧於藩身，推致危地。始以飛謗

生釁，終成公議抵刑。旬朔之間，再投裔土。外黷相公知人之鑒，内貽慈親非疾之憂。常恐恩義兩乖，家國同負。寒心銷志，以生爲慚。雖欲瀝血以自明，籲天以自訴，適足來衆多之誚，豈復有特達見知者邪？遂用詛盟於心，不復自白。以内咎爲弭謗之具，以吞聲爲窒隙之媒。庶乎日月至焉而是非乃辨。

會友人江陵法曹掾韓愈以不幸相悲，且曰：「相國扶風公之遇子也厚，非獨余知之，天下之人皆知之矣。余聞初子之横爲口語所中，獨相國深明之。及不得已而退，則爲之流涕以訣；又不得已而譴，則爲之擇地以居。求之於今，難與侔矣。抑余又聞曩子之介于司徒府，奉誠敬於山園，上公亟稱於人，以爲不懈于位。今則有脩儀以贊其詔相者，有備物以贊其容衛者。七月禮畢，一朝慶行。誥言歘之，授以顯秩。子獨足趾一跌，而前勞併捐。祝綱之辰，動絓踈目。可封之代，乃爲窮人。斯常情之所悲，矧知子之厚者？夫踣者思起，必譸而求拯；疾者思愈，必呻而求醫。子譸於有力而呻於有術，❶如何以箝口自絶爲智，以甘心受誣爲賢，嗛然自咎，求知於默？彼李斯逐焉而爲上卿，鄒陽囚焉而爲上客，二子者豈默以求知者邪？若可訴而不言，則陷於畏；可言而不辯，❷則隣於怨。畏與怨，君子之所不處，子其處之哉？」

韓生之言未及竟，而小人不知感從中來，始赧然以愧，又缺然以慄，終悄然以悲。悲斯歎，歎斯憤，憤必有泄，故見乎辭。敢

❶「子」下，紹本、朱本有「宜」字，當是。
❷「不」，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聞左右，投所閔也。嗟夫！人之至信者心目也，天性者父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而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況乎道謝孔、顔，恩異天性。是非之際，愛惡相攻。争先利途，虞相軋則釁起；希合貴意，雖無嫌而謗生。魯酒致邯鄲之圍，飛鳶生博者之禍，伯仁之殺由偶對，伯奢之冤以器聲。動罹險中，皆出意表。雖欲周防，去。亦難曲施。加以吠聲者多，辯實者寡。飛語一發，臚言四馳。萌牙始奮，枝葉俄茂。方謂語怪，終成禍梯。

嗚呼！人必求知，不能自達。何投分效節，有積塵之難？何譖行愛弛，有決防之易？何將進之日，必自見其可而後親？何將退之時，乃人言其否而遂棄？良由邪人必微，邪謀必陰。陰則難明，微則易信。罔極泰甚，❶古今同途。是以前脩鑒其若此，姑以推心取信，不以循迹生嫌。由是求忠臣於孝子，求良婦於罵己。食子，盡節也，推其忍可以疑心；放麛，違命也，推其仁可以屬國。若謂其孝於親未必能忠，專於夫未必能貞，忍於子未必能忍於其他，仁於獸未必能仁於其類，則是天下之人盡不可信而盡可誣，固不然也。

凡人之行己，必恒於所安。苟非狂易，不能甚異。小人自居門下，僅踰十年，未嘗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無遁逃。言行之間，足見真態。伏惟推心以明其迹，追往以鑒于今。苟謂其嘗掩人以自售矣，嘗近名以冒進矣，嘗欺謾於言説矣，嘗踏貪於求取矣，嘗狎比其瑣細矣，嘗媒孽其僚友

❶「泰」，紹本、朱本作「大」。

矣，嘗矯激以買直矣，嘗詁讘以取容矣，嘗漏言於諂諏矣，嘗販務於簿書矣，有一于此，雖人謂其賢，我得而刑也，豈止於弃乎？苟或反是，雖人謂其盗，我得而任也，庸可而弃乎？由是而言，小人之善否，不在衆人。所以受譴已還，行及半歲，當食而歎，聞絃尚驚。不以衆人之善爲是非，唯以相公之意爲衡準。

自違間左右，亟蒙簡書，慰誨勤勤，窮悴增感。伏想仁念，必思有以拯之。況禮道貴終，人情尚舊，嘗盡其力，必加以仁。於犬馬之微，有帷蓋之報。顧異如是，❶豈無庶幾？儻浮言可以事久而明，衆嗤可以時久而息，弘我大信，以袪羣疑，使惸惸微志，無已矣之歎。覬乎異日，得夷平民，然後裹足西嚮，謝恩有所，復以塵纓蟄貌，稱故吏於相門。此言朝遂，可以夕死。何則？復於變者其義重，拯於危者其感深。睽而後合，亦終不可睽也；❷否而後泰，亦終不及否也。獲寶於已喪，得途於既迷，與夫平居不爲艱故所激者，其味異矣。

伏以大君繼明，元宰柄用。鴻鈞播平分之氣，懸象廓無私之照。涣汗大號，與人惟新。昭回汪濊，旁下郡國。投荒爲民者，咸釋拲梏，遂還里閭。繫於稍食，猶在羈絆。伏讀赦令，許移近郊。今武陵距京師，羸二千者無幾。小人祖先壤樹在京、索間，瘠田可耕，陋室未毁。濡露增感，臨風永懷。伏希閔其至誠，而少加推恕。命東曹補吏，置籍於滎陽伍中，得奉安輿而西，拜先人松櫝，誓當齋志没齒，盡力於井臼之

❶「如」，朱本作「於」。
❷「亦」，紹本、朱本作「示」，下「亦終」同。

間，斯遂心之願也。如或官謗未塞，私欲未從，雖爲裔民，乃有善地，則北距澧浦，資宿春而可行，無道途之勤，蠲僕賃之費；重以鎮南，用和輔理，扇仁風於上游，霽嚴施惠，得以自遂，斯便家之願也。伏惟降意詳察，擇可行者處之。乞恩於指顧之間，爲惠有生成之重。雖百穀之仰膏雨，豈諭其急焉。

嗟哉！小生仕逢聖日，豈曰不辰？知有相君，豈曰不遇？而乘運鍾否，俾躬罹災，同生無手足之助，終歲有病貧之厄。孰不求達，而獨招嫌？孰不求安，而獨乘坎？賦命如此，雖悔可追。湘、沅之濱，寒暑一候。陽鴈纔到，華言罕聞。猿哀鳥思，啁啾異響。暮夜之後，併來愁腸。懷鄉倦越吟之苦，舉目多似人之喜。俯視遺體，仰安高堂。悲愁惴慄，常集方寸。盡意之具，固不在言。身遠與寡，捨茲何託？是以因言以見意，恃舊以求哀。敢希末光，下燭幽蟄。孤志多感，重恩難忘。顧瞻門館，慚戀交會。伏紙流涕，不知所云。禹錫惶悚再拜。

獻權舍人

禹錫在兒童時，已蒙見器，終荷薦寵，始見知名。衆之指目，忝閤下門客，懼無以報稱，故厚自淬琢，靡遺分陰。乃念道未施於人，❶所蓄者志。見志之具，匪文謂何？是用顓顓懇懇於其間，思有所寓。非篤好其章句，泥溺於浮華。時態衆尚，病未能也，故拙於用譽。直繩朗鑒，樂所趨也，故

❶「念」，紹本、朱本作「今」。

鋭於求益。今謹録近所論撰凡十數篇，蕲端較是非，敢關于左右。猶夫礦朴，納於鎔範。

嘗聞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説於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驤首當時。❶矧碌碌者，疇能自異？

今閤下之名之位，過於蘇公之曩日，而鄙生所賦，或鉅於《梅花》。則沈泥干霄，懸在指顧。❷其詞汰而喻僭，誠黷禮也。繄游藩之久，覬尚舊而霽嚴。禹錫惶悚再拜。

代京兆李尹答于襄州 二首

閤下以大墓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遠，尚繫望於數百年之外，❸於義不安。遂奮然移羣從，率先行古，占數爲京兆人。且命使者修敬於鄙薄，缺然不敢當此之重。

洪惟閤下，世雄朔、易，四姓之冠。其崇勳有八柱之貴，❹其碩德有三老之重。因都入雒，錫之土田。自生齒已上，列于侯籍，與夫其先嘗爲編户民者大殊。謹按《永徽格》，貫在兩都者無害爲本部官。蓋神州赤縣，尊有所厭，非他土之比。

實待罪輦轂下，閤下宣風江、漢，爲諸侯師。介圭入覲，必參大政。其展禮措事，宜爲羣倫所觀。非據之榮，赧然汗下。不宣。實再拜。

❶「席」，朱本作「藉」。
❷「顧」下，紹本、朱本有「間」字。
❸「望」，朱本無此字。
❹「崇」，紹本、朱本作「宗」。

又

實白：前辱閣下書，厚自枉屈，執州人之禮。兼示移羣從書，明所以去河南從京兆爲望之旨，於古儀爲得。然而通行之自久，或獻疑焉。是以前書不敢不逡巡牢讓，亦有以發閣下之雄辯，使曒然爲世程者。

今月某日，函使至，果貽理言。大明時人之所以失，而我獨障頹波而逢其源。❶既一辭不獲命，又學淺不堪往復，敢不敬從！前史稱以大將軍而有揖客，豈不爲重？循汲直之言，則有以略其禮而增高者。今鄙人之不讓，適有以增閣下之重爾。實白。

答饒州元使君

傳使至，蒙致書一函，辱示政事與治兵之要。明體以及用，通經以知權。視陰陽慘舒之節，取震虩澤濡之象。知天而不泥於神怪，知人而不遺於委瑣。先鄉社之治以浹于舉郡，首隊伍之法以及于成師。猶言數者起一而至萬，操律者本黃鍾而極八音，❷誠通人之説，章章必可行者也。鄙生涉吏日淺，嘗耳剽老成人之言熟矣。今研覈至論，淵乎有味，非游言架空之徒，喜未嘗不至抃也。故揚擢所見，❸以累下執事云。

❶「源」，紹本、朱本作「原」。
❷「而」，紹本、朱本作「以」。
❸「擢」，紹本、朱本作「権」。

蓋豐荒異政，繫乎時也。夷夏殊法，牽乎俗也。因時在乎善相，因俗在乎便安。不知發斂重輕之道，雖歲有順成，猶水旱也。不知日用樂成之義，雖俗方阜安，猶蕩析也。徙木之信必行，則民不惑，此政之先也。置水之清必勵，則人知敬，此政之本也。銗筩之機或行，則姦不敢欺，此政之助也。則有以其弛張雄雌唯變所適。古之賢而治者，稱謂各異。非至當有二也，❶顧遭時不同爾。夫民足則懷安，安則自重而畏法。乏則思濫，濫則迫利而輕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爲吏者率以仁恕顯；武、宣之民亟於役，爲吏者率以武健稱。其寬猛迭用，猶質文循環，必稽其弊而矯之，是宜審其救奪爾。❷

太史公云：身脩者官未嘗亂也。然則脩身而不能及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已而能及民者。今之號爲有志於治者，咸能知民困於杼柚，罷於征徭，❸則曰：司牧之道，莫先於簡廉奉法而已。其或材拘於局促，智限於罷懦，不能斟酌盈虛，使人不倦。以不知事爲簡，以清一身爲廉，以守舊弊爲奉法。是心清於棖闑之內，❹而柄移於胥吏之手。歲登事簡，猶可理也；❺歲札理叢，則潰然攜矣。故曰身脩而不及理者有矣。若執事之言政，詣理切情，斥去迂緩，簡而通，和而毅。其脩整非止乎一身，必將及物也。❻其程督非務乎一切，必將經

❶「當」，原作「黨」，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救」，朱本作「究」。
❸「徭」，原作「傜」，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棖」，紹本作「根」。
❺「猶」，紹本、朱本作「偷」。
❻「必」，原作「心」，今據紹本、朱本改，下「必將」同。

遠也。坊民之理甚周，而不至皎察。字民之方甚裕，而不使侵蛑。知革故之有悔，審料民之多撓。厚發姦之賞，峻欺下之誅。調賦之權，不關於猾吏；逋亡之責，不遷於豐室。因有年之利以補敗，❶汰不急之用以嗇財。爲邦之要，深切著明，若此其悉也。推是言、按是理而篤行之，烏有不及治邪？

古稱言之必可行，非樂垂空文爾。有人民社稷，固可踐其言也。瀕江之郡，饒爲大。履番禺之故地，漸甌越之遺俗。餘干音翰。有畝鍾之地，武林有千章之材。其民牟利鬬力，狃於輕悍，故用暴虐聞。重以山茂櫝苦、金豐鐐銑。齊民往往投鎡基而即鏟鑄，損絲枲而工搴擷。乘時詭求，其息倍稱。間聞主分土者，盡籠其利而斡之。坐簿書舛錯，爲中執法所劾。事下三府，以受賕論，其刑甚渥。于今列郡不寒而慄。彼邦人聆其風聲，固曰：彼浚民者，上罪之若此，其念民也至矣。今二千石以前失職非其罪，執事者即人心而用之，彼邦人是必翹然須其至而安矣。以思治之民，遇習治之守，欲不至於富庶，得乎？

昌黎韓宣英，好實蹈中之士也。前爲司封郎，以餘刃剸劇于計曹，號無逋事。能承其家法而紹明之，庭堅、仲容之族也。坐事爲彼郡司馬，更閏餘者再焉。是必能知風俗之良窳，采僚之善否，盍嘗問焉？足爲羣疑之寶龜也。至於否臧文律，戢玩之戒，均權以制動，亟隸一作疑。以稔勇，平居使不憧，萃聚使不譁，坐作疾徐，心和氣振，誠纖悉於所示也。故置之以須執事，異日

❶「敗」，原作「販」，今據紹本、朱本改。

承進律之命，握獸符而駕寅車，然後貢其謦言，重曉左右爾。

答容州竇中丞

健步劉子良至，猥奉書教，以愚爲希儒之徒。重言一發，華衮非貴。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語、居學官者，爲不鮮矣。求其所以然者幾何人？借曰有之，未必不詬病爾。今夫挾弓注矢，遡空而發者，人自以爲皆羿可矣。移之於澤宫，則噤而不敢言。何哉？有的不可欺故也。今夫儒者函矢相攻，蜩螗相喧，不啻於彀弓射空者矣，[1]孰爲其的哉？異日兄道大行，則言益重，使儒者之的懸於舌端，不得讓也。由是知辱教之喜，可勝既乎？

間承得一二易生，列侍絳帳。荒服之外，持經鼎來，争捐珠璣，以易編簡。不疾而速，其君子之德風歟！南裔慓俗，已丕變矣。顧其風候，非民和可移，地泄恒燠，冬無嚴氣。其在齋神以佑藥，兼味以禦祲。所謂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不可不順。苟以有待及物爲心，則養己與養民非二道也，矧羣情之顒顒乎！禹錫再拜。

答柳子厚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員來，[2]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亹亹，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書竟獲新文二

[1] 「矣」，紹本、朱本無此字。
[2] 「員」，紹本、朱本作「爰」。

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而繹之，顧其辭甚約，而味奫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❶咀嚼不有文字。❷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

夫矢發乎羿彀，而中微存乎佗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能我衡，❸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理言蕪而不治，臨書軋軋，不具。禹錫白。

與柳子厚

問發書，得《筝郭師墓誌》一篇。以爲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如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沖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騖心得。倘佯伊鬱，久而不能平。

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楚宜反。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册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邪？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概爾。不宣。禹錫白。

答道州薛侍郎論方書❹

禹錫再拜。初，兄出中臺，守江華，人咸曰：「函牛之鼎以之烹小鮮，惜乎餘地澶

❶「枘」，原作「柄」，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有」，朱本作「以」。
❸「能」上，紹本、朱本有「而」字。
❹「侍郎」，朱本作「郎中」。

漫而無庸也。」愚獨心有概焉。以爲君子受乾陽健行之氣，不可以息。苟吾位不足以充吾道，是宜寄餘術百藝以洩神用。其無暇日，與得位同。久欲以是理求有得於兄，而未有路。會崔生來，辱書教，果惠以所著奇方十通。商古今之宜，而去其并猥，以一物足以了病者居多，非累試輒效，不在是族，或取諸屑近，亦以捃拾。慮恒人多怠忽不省，必建言顯白，揚其功於已然。其佗立論，率以弭病於將然爲先，而攻治爲後。言君臣必以時，言宣補必以性，言砭火必本其輪榮，❶言袚攘必因其風俗。齊和之宜，炮剔之良，暴灸有陰陽之候，煎烹有少多之取。撓火高反。勞以制駃，露置以養潔，味有所走，薰有所歸。存諸纖悉，易則生患。非博極遐覽之士，孰能知其所從來哉？

愚少多病，猶省爲童兒時，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如醫巫家。鍼烙灌餌，咺然啼號。巫嫗輒陽陽滿志，引手直求，竟未知何等方何等藥餌。及壯，見里中兒年齒比者，必睨一作睆。然武健可愛，羞己之不如。遂從世醫號富於術者，借其書伏讀之。得《小品方》，於羣方爲最古。又得《藥對》，知《本草》之所自出。考《素問》，識榮衛、經絡、百骸、九竅之相成。學切脉以探表候，而天機昬淺，布指於位，不能分累菽之重輕，第知息至而已。然於藥石不爲懵矣。爾來垂三十年，其術足以自衛。或行乎門內，疾輒良已。家之嬰兒，未嘗詣醫門求治者。

頃因欲編次已試者爲一家方書，顧力不足。今兄能我先，所以辱貺之喜，信踰拱璧，有以賞音適道爾。常思世人，居平不讀

❶「火」，朱本作「炙」。

一方，病則委千金於庸夫之手，至於甚殆，而曰不幸。豈真不幸邪？甚者，或乘少壯之氣，笑人言醫，以爲非急。昌言曰：「飴口飽腹，藥其如我何？」所乘之氣，有時而既，於禱神佞佛，遂甘心焉。兄以愚言覆觀之，其人固比肩耳。

前蒙示藥焙法，謹如教。地之慝果不能傷。雖茈音柴。胡、水寫，喜速朽者，率久居而無害。萬物不可以無法，謂生不由養致，其誣乎！山川匪遐，事使之遠，形不接而諭者，莫賢乎書。臨紙悒悵，❶不宣。禹錫再拜。❷

與刑部韓侍郎

退之從丞相平戎還，以功爲第一官。然猶議者慊然如未遷陟。❸此非特用文章學問有以當衆心也，乃在恢廓器度，以推賢盡材爲孜孜，故人心樂其道行，行必及物故爾。

前日赦書下郡國，有弃過之目。以大國材富而失職者多，千鈞之機，固省度而釋，豈鼷鼠所宜承當？然譬諸蟄蟲坏户而俯者，與夫槁死無以異矣。春雷一振，❹必歘然翹首，與生爲徒。況有吹律者召東風以薰之，其化也益速。雷且奮矣，其知風之自乎！既得位，當行之無忽。禹錫再拜。

答道州薛郎中論書儀

吾兄不知愚無似，猥以書見攻其非，且

❶「悒」，原作「怡」，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禹錫再拜」，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慊」，紹本、朱本作「嗛」。
❹「振」，紹本、朱本作「震」。

曰：「我與子中外屬，當爲伯仲，其抵我書，執禮太卑。按舊儀，凡兄姊之齒，有『惟』無『伏』，❶佗以是爲衰。其於匹敵，即前云『願』，後云『白』而已。大曆初，李贊皇、賈常侍猶守之無渝。二公何人也？我與子何人也？烏有從末俗以姑息爲禮，而不虞識者所窺邪？其旨云爾。」愚得書，退而思惟，愀然自賀曰：在恒人爲宜，而在愚爲過，豈不甚幸歟？故盡言於兄，期有以相暢爾。

夫禮之文爲著定，宜尊宜卑，猶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稱謂一立，古先聖賢所不敢移。管敬仲不敢當命卿之享，虞人不敢承士之招，❷先禮而後身也。汲黯不爲大將軍而虧九卿，王祥不爲録尚書而屈三公，先道而後時也。是則非據之榮，雖君命有所不受；非道之利，雖衆尚有所不爲。兄長於大曆初，嘗接前輩游，故其風采，❸去承平時不甚相遠。愚長於貞元中，所與游皆後來諸生，然猶於稠人廣坐，時聞老成人之説，灌注耳目，斑斑然不絶如綫。其後爲御史，四方諸侯率以書來賀，校其禮皆駁不同。唯洪州牧李常侍巽、潭州牧楊中丞憑始言執事，其他如儀。而同在憲司者，咸以二牧爲不遜。愚時與其僚柳宗元昌言於衆曰：「監察，八品也，當衣碧。言執事爲宜，不當輕怪。」衆咸听然而咍，復謂愚云：「子奚不碧其服邪？」其不堪執事色，深不可以言解。

及謫官十年，居僻陋，不聞世論。所以

❶「惟」，紹本、朱本作「唯」。
❷「士」，朱本作「大夫」。
❸「故」，朱本作「欽」。

書相問訊，皆昵親密友，不容變更。而時態高下，無從知爾。前年祇召抵京師，偶故人席夔談，因及是事，乃知與十年前大殊。至有同姓屬尊致書於屬卑而貴者，其紙尾言起居新婦。夔獨竊笑之而已，然猶不敢顯言詆之。今有人謂東爲西者，一言發則凡人嗤爲騃且狂。苟不衆非之，則東西易位久矣。尊卑失其儀，恬而不怪，安得使人如東西不敢易之哉？

曾子有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謂古人悉朴且賢，則斯言不當發於洙、泗間爾。蓋三代之尚未嘗無弊。由野以至僿，豈一日之爲？漸靡使之然也。嫉其弊而救之以歸于中道，必俟乎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揭然建明之，斯易也。語曰：「俟自直之箭，則百代無一矢。俟自圓之木，則千歲無一輪，執矯揉之器者視之，灌叢無非良材爾。」竊觀今之人，於文章無不慕古，甚者或失於野，於書疏獨陋古而汩於浮。二者同出於言而背馳。非不能盡如古也，蓋爲古文者得名聲，爲今書者無悔咎，❶如水走爲下文缺。❷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四

❶「書」，原作「出」，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爲」，朱本無此字。「下文」，紹本無此二字，朱本作「以下原」。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五

表 並代淮南杜相公佑作。

代讓同平章事

臣某言：高品吴千金至，奉制某月日加臣銀青光禄大夫、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徐泗濠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❷餘如故者。初受恩榮，若登霄漢；退思塵忝，如履春冰。臣某誠惶誠恐，❸頓首頓首。

臣聞以德詔官，以勞定賞。苟或虚授，人無勸心。臣自守方隅，累更時歲。荷唐、虞宣力之寄，乏齊、魯報政之能，愧無可稱，以答高位。豈意聖慈弘獎，天澤荐加，以燮贊之崇名，被庸虚之陋質，懼速官謗，有玷大猷。伏以宰相之職，安危是注。其在當否，繫于慘舒。惟以材昇，例無平進。舉不失德，則副蒼生之心；苟非其人，或致外夷之哂。

臣雖愚昧，嘗覽前言。豈敢冒榮，遂安竊位？輒思事理，冀盡芻蕘。若以汴河要津，漕運所切，徐方俶擾，師旅未寧，謹當上稟睿謀，下貞師律。❹剋期而進，屈指可平。勵衆率先，❺是臣之志。既行其事，必在正名。所加節制，安敢飾讓？至於銀青貴

❶「某月日」，紹本、朱本無此三字。
❷「度」下，原有「使」字，今據紹本、朱本删。
❸「某」，紹本、朱本無此字。
❹「師」，紹本作「戎」。
❺「率」，紹本、朱本作「之」。

服，金鉉重名，勳績無聞，豈宜濫及？伏乞賜寢前命，俯亮愚衷。微臣有知止之宜，聖朝無不稱之服。名器斯慎，退讓有聞。遐邇聆風，孰不知勸？其新授官告，謹重封進。無任懇倒屏營之至。❶

代謝平章事

臣某言：伏蒙獎拔，超踐鈞衡。慮玷大猷，昧死陳讓。再奉嚴旨，不令固辭。恩厚命輕，位高責重。中謝。

臣聞天下安危，注意將相。處論道具瞻之地，當總戎作鎮之權。雖協夢而求，無聞秉鉞之寄；登壇以拜，不兼調鼎之榮。授受惟艱，伊昔猶爾，況臣庸瑣，何以克堪？陛下玄造曲成，大明私照。俾掌戎律，復參廟謨。寵光之崇，在臣已極。❷毫髮之效，於國何施？謹當罄竭微誠，奉遵至教。仗天威以攝不類，敷聖澤以遂羣生，上分旰食之憂，下塞素餐之責。力誠不足，心實念茲。伏乞皇明，俯賜昭鑒。

臣恪居官次，遐守藩維。不獲伏謝彤庭，陳露丹慊。心存闕下，同犬馬之戀恩；身在淮瀆，仰雲天而結思。無任懇悃屏營之至。❸

代謝手詔 詔後批云：朕自書。

臣某言：中使閻忠信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手詔。拜捧紫泥，跪伸金簡。承

❶「懇倒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補。
❷「極」，原作「格」，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懇悃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旨見聖神之略，感恩知身命之輕。中謝。

臣素乏異能，幸逢昌運。猥當旄鉞之寄，未靖祆氛；榮分台鼎之名，何階啓沃？竊位斯久，速尤是虞。豈謂玄化曲成，鴻私荐及。特紆睿思，親灑仙毫，降自九重，粲然五色。初喜麗天之象，遠燭輝光；旋驚垂露之蹤，曲覃霈澤。鸞鳳騫翔而變態，煙雲舒卷以呈姿。賦彩飛文，聳神蕩目。恭惟國寶，何幸家藏？感極涕零，莫知上答。應緣軍旅庶務，謹具別狀奏聞。無任欣戴屏營之至。❶

代謝貸錢物

臣某言：中使南宮懷珍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天光下濟，睿澤曲流。銜恩未酬，居寵彌懼。中謝。

臣受任斯極，微功莫施。昨以封略未寧，干戈猶動。壽春固壘以備盜，淮甸興師以扞姦。經費所資，數盈鉅萬。餽餉時久，供億力殫。慮始圖終，不敢緘默。輒陳管見，上黷宸聰。伏蒙聖慈，特遂誠請。遠承如綍之旨，特假聚人之財。軍須不愆，士氣彌振。糗糧既備，永無半菽之虞；襦袴足頌，遠超挾纊之感。是爲悦使，咸願先登。臣忝總戎，倍百欣荷。伏以上分國用，俯濟軍興。候清煙塵，謹備償納。無任。❷

代謝赴行營

臣某言：臣自守淮濆，已周星紀。虔

❶「欣戴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無任」，紹本、朱本無此二字。

奉朝典，粗安遐方。素效未聞，新恩荐及。身曳兩綬，寄深一隅。蚊蚋負山，力誠不足；鷹鸇逐鳥，志則有餘。臣再授兵符，夙參軍幕。被堅執鋭，雖未經於戎行；制勝伐謀，亦嘗習於事業。自忝藩翰，屬時清平。無施汗馬之勞，但詠櫜弓之什。

今則幸遇殊奬，委之專征。以臣率先，❶是臣素志。況聞徐州士衆，本無叛心。倉卒之間，危疑至此。臣請自臨疆場，親領紀綱。裂帛繫書，諭其禍福。一作悔。椎牛饗士，養以威聲。冀宣皇風，煦兹蠢類。以忠義感脅從之伍，以含弘安反側之徒。革面悛心，期乎不日。其楊州留務請令行軍司馬路應權知。伏乞聖慈，俯賜照鑒。無任。❷

代謝加兵馬使朱鄭官 初除侍御史，續除中丞，異姓王。

臣某言：奏事官韋温回，特蒙聖恩重賜朱鄭等官告。宸象昭回，焕然下燭，榮分右職，光賁遐藩。中謝。

臣伏以朱鄭朴忠爲心，沈毅見色。當建封禦侮之寄，見張愔提孩之年。昨者隸職徐州，分鎮蘄縣。繹騷之際，綆亮彌彰。歷險而來，寔繁其旅。詳探本末，有足褒稱。輒具奏聞，恐須奬勸。伏蒙睿鑒，俯亮微誠。優詔先行，已階直指之目；❸殊私荐

❶「臣」，紹本、朱本作「身」。
❷「無任」，紹本、朱本無此二字。
❸「目」，紹本、朱本作「列」。

至，超昇獨坐之崇。户領三千，爵踰五等。恩生非次，感異常倫。轅門有光，武旅增氣。遂使感激之士，希勇爵以捐軀；猖狂之徒，聆聖澤而悛性。風行草偃，其勢必然。臣忝總戎麾，❶倍百欣荷。無任。❷

代賀赦吴少誠復官爵

臣某言：中使宋惟澄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及昭示洗雪吴少誠等事。天地弘覆燾之恩，雷雨施涣汗之澤。瑕累咸滌，危疑獲安。中謝。

臣伏以少誠擅興兵戈，事生詿誤。自王師致討，天威下臨，曾無悖辭，但聞引咎。❸初懷疑懼，雖擁衆以偷生；旋感聖神，屢拜章而請命。陛下仁深解網，慮軫納隍。念餽餉飛輓之勤，閔戰争暴露之苦，舉兹宥過之典，副彼效順之誠。一方承再造之恩，九有覩惟新之化。敷鴻霈而覃及蠢類，鼓仁風而臻于大和。罷柝銷鋒，自兹而始。臣謬膺重寄，虔守遐藩，不獲稱慶瑶墀，陳露丹懇。仰瞻宸極，倍百常情。無任慶抃屏營之至。❹

代賀除虔王

臣某言：中使李國真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鴻澤決下，❺大明燭幽。曉諭便蕃，慰安稠疊。中謝。

❶「麾」，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無任」，紹本、朱本無此二字。
❸「但」，紹本、朱本作「亟」。
❹「慶抃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❺「決」，紹本、朱本作「浹」。

臣伏覩天書，恭承睿旨。弘愛人屈己之道，酌因時適變之宜。擇賢王作鎮徐方，俾張愔便主留務。上則成邦家盤石之固，下則副士衆拜章之請。戚藩之寄斯重，舊勳之祀獲全。丕變猖狂之徒，咸躋仁壽之域。既弘在宥，坐見止戈。率土人臣，孰不欣悦？

臣素乏方略，謬荷寵光。猥塵將相之名，無施分寸之績。遭逢若此，報效蔑聞。官謗已興，渥刑宜及。陛下恩深覆載，道務含弘，恤公私餽餉之勤，念吏士鋒鏑之苦。特紆神算，昭發德音。危疑獲安，制宜惟固。❶好生宥過，誠陛下開網之仁；尸（一作有。）位無功，重微臣素餐之責。周章跼蹐，胡顔自安？但以遐守藩條，恪居官次，不獲叩謝雲陛，❷陳露血誠。未遂周任知止之言，敢逃臧文竊位之咎。無任戰越之至。❸

代慰義陽公主薨

臣某言：伏承義陽公主薨。伏惟聖懷傷悼增切。伏以公主妍姿令則，冠絶天人。禀教皇宫，已挺柔嘉之德；降嬪卿族，益彰貞粹之儀。方期作範壺闈，長榮邸第；豈意遘兹短曆，奄謝昌辰。伏慮陛下軫念未捐，深慈莫遣，有虧常膳，罷設宫懸。臣子之情，不任惕戀。況聖凡禮異，家國制殊。伏願道齊殤彭，理達修短。割肌膚之愛，慰寰海之心。率土人臣，孰不相慰！無任懇悃屏營之至。❹

❶「宜」，紹本、朱本作「置」。
❷「叩」，紹本、朱本作「仰」。
❸「戰越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❹「懇悃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代慰王太尉薨

臣某言：伏承成德軍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王武俊今月某日薨殁。伏以武俊生逢昌時，天授忠節。奮揚義勇，茂建勳庸。秩冠朝端，參燮和於台鉉；姻連戚里，承嘉慶於雲霄。榮掩等夷，❶事高今昔。方膺作翰之寄，遽迫歸泉之期。鼎臣云亡，梁木斯壞。伏惟陛下君臣義重，存殁感深。臨册繸以興懷，聽鼓鼙而軫念。臣恪居官守，奉慰無階。悲慟之誠，有加常品。謹遣某官某乙奉表陳慰以聞。❷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五

❶「等」，紹本、朱本作「華」。

❷「謹遣某官某乙奉表陳慰以聞」，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六

表並代淮南杜相公佑作。

代謝冬衣

臣某言：中使王國清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并賜臣墨詔及冬衣兩副、大將衣四副者。大明昭回，遠燭下土。殊錫稠疊，延及偏裨。慶抃失圖，捧戴相賀。中謝。

臣謬承委寄，獲守藩條。灰琯屢移，塵露無補。陛下至仁天覆，玄化風薰。頒以兼衣，賁兹瑣質。降自天府，光于轅門。緘縢既開，覩綵章之盛飾；蹈舞而服，發温燠於祁寒。愧塵補衮之名，更荷解衣之賜。恩波下浹，將校同霑。共戴殊榮，咸思竭節。生成是荷，雨露難酬。無任懇悃慚荷之至。❶

代謝濠泗兩州割屬淮南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二十九日詔書，其濠、泗兩州令臣依前收管。臣謬承寵光，作鎮淮、海。位均九伯，權總十連。内省無堪，常恐不逮。豈謂恩私曲被，封略有加。慚無報政之勤，重受分憂之寄。伏以兵戈方息，閭里未安。謹當奉宣皇風，慰彼黔首。且責成於牧宰，期不失於澄清。伏惟

❶「懇悃慚荷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聖明，俯賜昭鑒。無任感戴屏營之至。❶

代謝墨詔二首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又以臣所奏羅珦及裴靖政理有方，今各賜手詔激賞者。恩降重霄，澤流下土。義存奬勸，榮冠等夷。中謝。

臣昨以羅珦、裴靖勵精吏理，效用著明。人咸悦安，俗致殷阜。恐須甄録，以勸在官。輒獻封章，具陳成績。伏蒙睿鑒，俯亮愚衷。載嘉理行之尤，光示絲綸之旨。守道者益以固志，懷慝者由是悛心。激俗化人，於兹爲大。臣謬司廉問，❷職在澄清，幸遇旌善之時，獲免蔽賢之責，無任欣感之至。❸

又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恩降紫泥，澤流下土。跪奉自天之命，遥馳捧日之心。中謝。

伏以皇帝陛下，凝旒穆清，軫念黎獻。已洽雍熙之化，尚存宵旰之勤。遠降王人，特紆宸翰。❹慰安稠疊，曉諭便蕃。任重力微，不知上答。應緣戎旅庶務，謹具别狀奏聞。伏乞皇明，俯賜昭鑒。無任感戴屏營

❶「感戴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臣」，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欣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❹「紆」，朱本作「迂」。

之至。❶

代謝曆日面脂口脂等

臣某言：中使霍子璘至，奉宣聖旨存問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及貞元十七年新曆一軸，臘日面脂、口脂、紅雪、紫雪并金花銀合二、金稜合二。皇明遠燭，恩錫荐臻。抃舞失容，捧戴無措。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立極御人，順時布政。禮崇大蜡，澤浹遐藩。臣叨榮日深，竊位時久。謬迴宸眷，猥降王人。天書下臨，覩三光之照耀；玉曆爰授，知四氣之環周。❷雕奩既開，珍藥斯見。膏凝雪瑩，含液騰芳。頓光蒲柳之容，永去癘疵之患。命輕恩重，上答何階？無任感抃屏營之至。❸

代請朝覲

臣某言：臣聞臣之事君，有犯無隱。懇誠所至，敢不罄陳。伏惟聖明，俯賜矜察。中謝。

臣伏受國恩，❹忝承門蔭。脱巾筮仕，敢期榮名？陳力效官，靡樹聲績。始因孤直，驟歷清班。復加朝章，❺作藩外府。遠違輦下，十有四年。恪守淮濆，逮今一紀。犬馬懷戀，寢興匪遑。蒲柳易衰，遲暮俄及。竊位時久，妨賢愧深。況歷官已來，四

❶「感戴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氣」，朱本作「時」。
❸「感抃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❹「伏」，紹本、朱本作「代」。
❺「章」，紹本、朱本作「獎」。

十八考。祇奉朝謁，時纔二周。服勤郡符，荏苒垂老。屏營魏闕之思，夢想承明之游。如迫餧寒，不忘衣食。伏惟睿鑒，俯亮愚衷。早賜擇人，與臣交代。授受之際，冀無可虞。然後脂車，奔赴京輦。微願斯畢，雖死猶生。

臣頃以戎務方殷，猥加宰輔。今既事罷，實慚此名。爲有藩鎮同時，未敢輕上印綬。伏惟聖朝赫赫，左右惟賢。漢愧得人，周慚多士。臣才略既短，齒髮又衰。柄用之地，甘心自絶。所冀退歸舊里，沐浴皇風。絶「鍾鳴漏盡」之譏，展「維桑與梓」之敬。匪惟名器不假，實貴骸骨可全。知止之心，神祇所鑒。無任懇悃怔營之至。❶

代論廢楚州營田

臣某言：中使曹進玉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以楚州營田廢置事令臣商量奏來者。跪捧天書，恭承睿旨。道存致用，義在隨時。中謝。

伏以本置營田，是求足食。今則徒有糜費，鮮逢順成。刈穫所收，無裨於國用；種糧每闕，常假於供司。較其利害，宜廢已久。比來循守舊制，不敢輕有上陳。皇明鑒微，特革斯弊。取其田蓄，授彼黎蒸。仍俾薄租，誠爲至當。但以田數雖廣，地力各殊。須量沃塉，用立程度。臣已追里正，臣與商量利便，謹具别狀奏

❶「懇悃怔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聞。伏惟聖慮俯賜詳擇。無任震越屏營之至。❶

代賜謝春衣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并賜臣墨詔及春衣兩副、大將衣肆副。王人捧詔，御府降衣。寵光不隔於遐藩，慶賜猥霑於裨將。中謝。

臣素乏器能，謬膺驅使。每慚效薄，常懼食浮。陛下覃以至仁，均其厚施。宰元和而布澤，順時律以頒衣。出自禁中，賚于臣下。執領襘而抃舞失次，被纖柔而顧盼增輝。❷舉體動容，既安且吉。在身不稱，恐招鵜翼之譏；居位無功，叨受鶴紋之賜。下延將校，同荷生成。無任。❸

代謝男師損等官

伏覩今月一日制，❹授臣長男師損秘書省著作郎，次男式方太常寺主簿；又得進奏官裴遘狀報，伏承聖恩特降中使，送官告到臣宅付師損等者。寵渥非常，授任不次。驚躍無措，靦懼失容。中謝。

臣謬分重寄，獲守外藩。受恩既深，無績可紀。男師損等，器惟凡品，教闕義方。早沐睿慈，已階官次。每懷塵忝，常誡滿盈。豈謂鴻霈曲覃，大明私照。寬臣尸素之責，念臣葵藿之誠。下延胤息，叨踐班

❶「震越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盼」，紹本作「眄」。
❸「無任」，紹本、朱本無此二字。
❹「覩」，紹本、朱本作「見」。「一」，紹本作「二」。

級。天書出禁，中貴臨門。榮冠等夷，慶流宗族。況著作乃論撰之地，唯才史是居；❶太常寔禮樂之司，非儒者勿履。顧茲庸昧，忽此超昇。內省慚惶，若墜冰谷。

伏以聖朝立制，建官惟賢。名實無乖，輪轅盡適。微臣父子，獨爲幸人。非據踰涯，自中徂外。虛受丘山之賜，實增負乘之憂。進退彷徨，不知所據。無任戰汗屏營之至。❷

代謝賜門戟

臣某言：臣得進奏官裴遘狀報，今月九日，軍器使梁延壽奉宣進旨付所司，❸准省牒賜臣門戟十二竿者。恩降雲天，榮加門户。承旨慶抃，省躬慚惶。伏以禮著等威，朝有命數。是昭懋賞，必在疇庸。臣謬荷寵光，素無績效。旌旄之寄，已忝外藩。棨戟爰列，更光私第。賁于棖闑，慶及子孫。覩茲盛儀，實愧虛受。無任欣戴屏營之至。❹

代謝端午日賜物

臣某言：中使劉元弼至，❺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并衣壹副、金花器叁事、❻綵絲壹軸，大將衣肆副、綵絲伍軸。寵光荐至，慶

❶「史」，紹本、朱本作「吏」。
❷「戰汗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壽」，朱本作「專」。「旨」，紹本、朱本作「止」。
❹「欣戴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❺「元」，紹本、朱本作「光」。
❻「器」上，紹本、朱本有「銀」字。

賜曲霑。抃舞失容，捧戴無力。中謝。

伏以朱明仲月，端午佳辰，萬國被薰風之和，九天垂湛露之澤。臣幸逢休運，獲守外藩。叨承睿慈，猥受榮賚。發詔而焕窺宸象，振衣而頓失炎威。色絲表祥，載光於佩服；珍器充玩，盡飾於圓方。恩輝既盈，喜懼交集。下延裨將，共荷鴻私。無任感戴之至。❶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六

❶「感戴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七

表

代杜司徒謝讓度支鹽鐵等使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者。臣久塵高位，尸素已多，更受新恩，滿盈爲懼。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紹登寶位，光纂鴻猷，擢用之間，華夷聳聽。況利權所在，宜適變通，國計是資，須明輕重。當至化鼎新之日，在微臣遲暮之年。將何以上副宸衷，下成庶務？進退惟咎，冰炭是懷。❶輒罄愚誠，冀迴天監。陳力無補，庶遵周任之言；循涯若驚，敢飾范宣之讓？慚惶跼蹐，倍百常情。❷謹奉表陳讓以聞。❸

代杜司徒謝追贈

臣某言：伏奉制書，褒贈臣亡父先臣某官某尚書左僕射者。時逢霈澤，禮極徽章。中謝。臣家受國恩，至臣累葉。常懼不克負荷，以忝前人。豈意多幸遭逢，猥居高位。陛下應乾御極，作解庇人。恩浹寰區，禮成宗廟。垂仁布德，自葉流根。紫書忽

❶「是」，紹本、朱本作「在」。
❷「百」，紹本、朱本作「萬」。
❸「謹奉表陳讓以聞」，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降於重霄，密印榮加於厚夜。霜露增感，❶蒸嘗有輝。非臣殞越，所能上報。無任感咽屏營之至。❷

代杜司徒讓淮南立去思碑

臣某言伏見淮南節度使王鍔所奏當道將吏、❸僧道、耆壽、百姓等，請爲臣立去思碑。伏奉聖旨，允其所奏。臣内惟菲薄，聲績無聞，祇荷恩私，慚懼交至。中謝。

臣伏蒙先朝過奬，累典方隅。頃鎮江都，十有四載。數周星紀，水旱備經。境接淮瀆，兵戈時起。至於邑里，粗免流離。非臣所能，悉稟聖化。在唐堯可封之日，奚假吏師；當漢宣責實之時，皆承詔旨。王鍔與臣交代，輒有上聞。況以去思爲名，慚無可紀之績。

伏以建碑有制，甲令垂文。苟非至公，翻益貽誚。臣伏覽故事，宋璟自廣州都督入爲尚書，南海之人，請爲刊石。璟自遜讓，至于再三。雖勒其文，竟從降制。著在國典，❹垂爲美談。璟非苟榮，人益見德。臣才誠不逮，心寔慕之。伏乞聖慈，賜寢前命。臣情非飾讓，義在徇公。無任。❺

代京兆李尹賀遷獻懿二祖實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今月某日，奉遷

❶「霜露」，朱本作「星霜」。
❷「感咽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鍔」，原作「諤」，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典」，紹本、朱本作「史」。
❺「無任」，紹本無此二字。朱本作「云云」。

獻祖、懿祖神主祔于德明興聖皇帝廟。盛禮云畢，宗祧永安。中謝。

伏以太祖景皇帝，膺期撫運，啓封于唐，爲百代不遷之宗，開三靈眷命之兆。頃以本朝初建，清廟備儀。二祖冠西室之先，景皇闕東嚮之位。諸儒獻議，歷載未行。陛下濬發睿謩，旁延正論。爰詔多士，會於中臺。酌三禮之前一作全。文，參百王之故事。講貫斯定，詢謀僉同。撰日展儀，考祥視履。配貴神於遠祖，正尊位於始封。廟貌有嚴，禘嘗允穆。示人以孝，得禮之中。既覩秩秩之容，必降穰穰之福。臣職爲内史，屬忝本枝，躬道盛儀，獲申誠敬。無任感説屏營之至。❶

代京兆韋尹賀雨止夏卿

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吴文政奉宣聖旨，緣今年雨多，恐損麥苗稼，❷諸有靈跡處，並宜祈禱者。臣謹檢尋祀典，方議遍祠。惟德動天，倏已澄霽。中謝。

伏以至教惠農，兆人務本。今歲宿麥，茂於常年。爰自季春，遂逢多雨。蓋陰陽常數，有以推遷，而隴畝之間，未聞傷敗。陛下勞謙思切，覆育恩深，或慮成災，先期軫念。昭薦未陳於方社，睿誠已格於上玄。文明焕開，陰曀潛掃。有年之慶，寔兆於茲辰；先天不違，敻超於前代。臣謬司京邑，

❶「感説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損麥」，紹本、朱本作「傷」。

虔撫蒸黎。欣抃之誠，倍百羣品。無任踴躍屏營之至。❶

代京兆韋尹賀祈晴獲應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中使某奉宣聖旨，以霖雨未晴，諸有靈跡處並令祈禱者。臣當時於興聖寺竹林神親自祈祝，兼差官城外分路徧祠。伏以神祇效靈，景物開霽。❷兆庶覩動天之德，大田俟多稼之期。臣謬荷恩輝，忝司京邑。無任。❸

代京兆韋尹謝許折糴

臣某言：伏奉詔旨以臣所請畿內折糴，宜令度支計會定數奏來者。天慈廣被，人瘼是求。臣自理京邑，❹不先威刑，唯務便安，所期富庶。每因賜對，常奉德音。府縣之間，巨細令奏。

伏以聖明在上，風雨應時。順成之年，穀糴常賤。若無輕重之法，必利兼并之家。輒敢上聞，請行折糴。天光下燭，幽隱無遺。❺宣付所司，允臣所奏。事關理本，惠及生靈。臣忝尹京，倍百欣荷。無任歡躍屏營之至。❻

❶「踴躍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開」，紹本、朱本作「澄」。
❸「無任」，紹本、朱本作「抃説之至，實倍常情」。
❹「臣」上，原有「中」字，今據紹本、朱本删。
❺「幽」，紹本、朱本作「人」。
❻「歡躍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代京兆韋尹元日賀雪

臣某言：伏以去冬已來，久無雨雪。臣每於内殿，親奉德音，以宿麥未滋爲虞，以兆人生疾爲念。聖情所屬，神理潛通。獻歲發春，佳雪肇降。當夷夏會同之日，覩天人合應之徵。❶迎喜氣於三元，浹歡心於萬國。癘疵永息，豐阜可期。臣以疾沴未平，趨步有阻。伏蒙恩貸，以具奏聞。謹於光宅寺中勾當本務，❷不獲隨例稱慶明庭。既覩嘉祥，益彰聖德。無任欣躍屏營之至。❸

代京兆韋尹賀春雪

臣某言：伏奉詔旨，充某郡主禮命使。謝恩之日，親承德音，以春初已來，雨雪猶少。慮妨農事，有軫睿慈。今當下嫁之辰，克致上玄之感。雲生河漢，及佳期而降祥；雪滿寰區，應豐年而呈瑞。臣官當撫字，職在肅雍。慶抃之誠，實倍常品。

代京兆李尹賀雨

臣某言：臣伏奉進旨，以時雨愆候，有妨農耕，應諸有靈跡處並令祈請者。德音才發，膏雨驟飛。滂霈已周，動植咸悦。中謝。伏以久愆時澤，上軫聖慈。爰命禱祈，俾申誠敬。神應如響，天且不違。未興雲

❶「覩」，朱本作「覯」。
❷「勾」，朱本作「管」。
❸「欣躍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漢之詩，已致桑林之雨。臣謬司京邑，虔撫黎蒸。覩豐年之可期，同比屋而稱慶。無任欣抃之至。❶

代李中丞謝賜紫雪面脂等 汶

臣某言：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紫雪、紅雪、面脂、口脂各一合，澡豆一袋。特降王人，俯臨私第。銜恩慶抃，省己慚惶。中謝。臣謬荷寵私，素無績效。空變星霜之候，猥霑慶賜之恩。跪捧雕奩，榮觀珍藥。功能去疾，永絶於癘疵；澤可飾容，頓光於蒲柳。生成是荷，雨露難酬。無任感戴。❷

代李中丞謝鍾馗曆日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❸奉宣聖旨，賜神畫鍾馗一，❹新曆日一軸。恩降雲霄，光生里巷。雖當歲暮，如煦陽和。中謝。伏以將慶新年，聿循故事。繢其神象，表去癘之方；頒以曆書，敬授時之始。微臣何幸？天意不遺。無任感戴屏營之至。❺

又代杜相公謝鍾馗曆日

臣某言：高品某乙至，❻奉宣聖旨，賜臣畫鍾馗一，❼新曆日一軸。星紀分回，雖逢歲盡；恩輝忽降，已覺春來。伏以圖寫

❶「欣抃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感戴」，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乙至」，原無，今據紹本、朱本補。
❹「神」，紹本、朱本作「臣」。據下篇，當是。
❺「感戴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❻「乙」，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❼「畫」，紹本、朱本無此字。

威神，驅除羣癘。頒行律曆，敬授四時。施張有嚴，既增門户之貴；動用協吉，常爲掌握之珍。瞻仰披尋，皆知聖澤。無任欣戴之至。貞元二十一年十二月日。❶

代武中丞謝新茶元衡。二首。

臣某言：中使竇國宴奉宣聖旨，❷賜臣新茶一斤。猥降王人，光臨私室。恭承慶賜，跪啓緘封。中謝。伏以方隅入貢，採擷至珍。自遠貢來，❸以新爲貴。捧而觀妙，飲以滌煩。顧蘭露而慚芳，豈柘漿而齊味？既榮凡口，倍切丹心。❹無任歡躍感恩之至。貞元二十年三月日。❺

又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❻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再霑殊錫。承旨慶抃，省躬慚惶。中謝。伏以貢自外方，珍殊衆品。效參藥石，芳越椒蘭。出自仙廚，俯頒私室。義同推食，空荷於曲成；責在素餐，實慚於虚受。無任。❼

❶「欣戴」至「月日」，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宴」，紹本、朱本作「安」。
❸「貢」，紹本、朱本作「爰」。
❹「倍切」，朱本作「感倍」。
❺「歡躍」至「月日」，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❻「至」，紹本、朱本無此字。
❼「無任」，紹本、朱本無此二字。

代武中丞謝春衣

臣某言：中使某乙奉宣聖旨，❶賜臣春衣一副。王人臨第，御府降衣。抃舞失容，捧戴無措。中謝。伏以律曆當春暮，慶洽時雍。萬物被薰風之和，九天垂湛露之澤。臣受任非次，速尤是虞。方懷匪服之憂，更荷解衣之賜。恩加盡飾，拖朱紫以爲榮；受非以庸，顧形影而增媿。丹誠徒罄，玄造難酬。無任踴躍屏營之至。❷

代武中丞謝新橘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新橘若干顆。特降恩光，❸猥頒慶賜。珍踰百果，榮比兼金。中謝。伏以丹實初成，苞貢爰至。芬馨味重，方列於御筵；雨露恩深，忽霑於賤品。感同推食，事等絶甘。豈唯適口爲珍？實冀捐軀上答。無任。

代武中丞謝柑子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柑子若干顆。特降殊私，再頒名果。自遠稱責，以新爲榮。中謝。伏以方貢外來，人間未覩。黃苞輝穎，雕俎增華。芬芳初佐於天庖，❹慶賜遂霑于凡口。甘踰萍實，剖食既同于楚謡；寒比柘漿，析醒

❶「乙」，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踴躍屏營之至」，原脱，今據朱本補。
❸「恩」，朱本作「寵」。
❹「天」，紹本、朱本作「大」。

何慚于漢史？感恩思效，倍百常情。無任。❶

代武中丞謝冬衣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冬衣一副。恩降重霄，榮加陋質。承旨慶抃，省躬慚惶。中謝。臣受任已來，微效莫著。每更時律，慚曠官常。豈謂玄造曲成，鴻私荐及？念茲戒寒之候，錫以禦冬之衣。抃舞失容，顧眄增飾。鶴文是錫，遠慚晉代之賢；鵜翼不濡，實懼曹風之刺。無任感戴屏營之至。❷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七

❶「無任」，朱本無此二字。
❷「感戴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八

表

代竇中丞謝上表。時在朗州相逢，因以見託。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授臣容州刺史，❶充本管經略招討等使。伏以道途遐阻，水陸縈紆，臣以今月某日，❷到本任上訖。謹宣聖旨，慰諭遠人。中謝。臣本書生，素無吏術。頃因多幸，賁自丘園。累沐聖慈，驟居清貫。識昧通變，動乖事宜。愧無善狀，以塞公責。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凝旒清穆，洞照寰海。恕臣本性朴愚，賜以恩輝，被於廢弃。遠辭偏郡，重委方隅。捧印綬而爲榮，望闕庭而增戀。雖到官之始，惠未及人；而率下之誠，❸務先克己。凡施政教，皆稟詔條。參以土宜，遂其物性。可行必守，有弊必除。力誠便蠻夷生梗之風，慕臣子盡忠之道。力誠不足，心實在兹。伏乞聖明，俯賜照鑒。無任感戴屏營之至。元和八年云云。❹

謝中使送至郡❺

臣某言：中使吐突仕曉至，奉宣聖旨

❶「授」，原作「受」，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某」，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誠」上，原有「人」字，今據紹本、朱本删。
❹「伏乞」至「云云」，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❺「至郡」，紹本、朱本作「上」。

慰諭，并送臣至本任者。徐山遠郡，❶忽降王人。跪受恩榮，仰瞻宸極。中謝。伏以發自巴峽，至于南荒。涉水陸湍險之途，當炎夏鬱蒸之候。山川縈轉，晨夜奔馳。幸無他疾，得至本管。九重結戀，遥傾捧日之心；萬里獲安，皆荷自天之祐。無任感戴屏營之至。❷

賀收蔡州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唐州節度使李愬生擒逆賊吴元濟獻俘，文武百寮於興安門列班稱賀者。天威遠被，元惡就誅。一方既平，萬國咸慶。中賀。

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德超邃古，道合上玄。臨御已來，天人恊贊。削平吴、蜀，掃蕩塞垣。車書大同，夷狄來貢。蕞爾元濟，敢懷野心。輒聚犬羊，苟偷時月。陛下聖謨獨運，睿感潛通。天助神兵，人生勇氣。既擒凶逆，遂正刑書。伏三紀之逋誅，誠九衢之壯觀。宗社昭告，華夏式瞻。❸行弔伐而在禮無違，烜威聲而何城不剋？❹楚氣改色，❺淮水安流。漢上疲人，❻盡霑雨露；汝南遺老，重覩昇平。凡在具臣，孰不欣抃？

臣久辭朝列，恭守遐藩，不獲稱慶闕庭，陳露丹慊。❼仰瞻宸極，倍萬羣品。❽

❶「徐」，紹本、朱本作「深」。
❷「無任感戴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夏」，紹本、朱本作「夷」。
❹「烜」，原作「但」，今據朱本改。
❺「氣」，紹本、朱本作「氛」。
❻「疲」，原作「成」，今據紹本、朱本改。
❼「慊」，朱本作「悃」。
❽「品」，朱本作「情」。

無任踴躍慶快之至。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❶

賀　赦二首

臣某言：❷伏奉今月一日制書，大赦天下者。聖德廣運，浹于華夷。天光下臨，照彼幽蟄。中謝。

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扶寶祚，天贊鴻猷。意有所之，事無不剋。當淮右凱旋之後，是城中慶幸之時。❸順陽和以發生，施霈澤於寰海。綱開三面，危疑者許以自新；德達四聰，❹瑕累者期於録用。求碩畫於庶位，慮遺材於放臣。旌忠烈之家，賞勳庸之胤。仁及枯骨，無隔於寇戎；榮加顯親，普霑於存殁。恤刑已責，實廩蠲徭。頒錫彰有客之詩，崇儒協宗子之望。嶽瀆咸秩，耆艾飲和。大僚承任子之恩，武旅荷賜金之寵。斯皆禹、湯、文、武之遺美，高祖、太宗之耿光，❺集于聖朝，然後大備。德音所至，和氣隨之。歡謡上徹於九天，福祚永延於億載。能使遠夷屈膝，豈唯小醜革心？率土人臣，不勝大慶。臣久辭闕下，恪守海隅。犬馬之誠，倍百常品。無任抃躍屏營之至。❻

❶「無任」至「二十三日」，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某言」，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城」，紹本、朱本作「域」。
❹「德」，紹本、朱本作「耳」。
❺「宗」，原作「常」，今據紹本、朱本改。
❻「無任抃躍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又

臣某言：伏見今月三日制書，大赦天下者。大明初昇，萬物咸覩。涣汗一發，神人以和。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睿聖，神啓聖期。❶端拱受萬國之朝，承顏奉兩宫之慶。初副大位，❷克揚孝心。三光恊明，和氣來應。臣伏讀赦令，首於奉園陵，盡誠敬，親九族，蘇兆人。次及定章程，止進獻，已逋責，滌夙瑕。内照于九重，則歸嬪嬙，放鷹犬。外明于四目，則求隱士，開直聲。柔遠以仁，則還其係虜。賞延以禮，❸則澤及後昆。菲食遵夏禹之規，弋綈法漢文之儉。墜典咸舉，舊章再明。昇平之期，正在今日。發號之始，疾於春風；殊私所及，霈若時雨。

臣幸逢昌運，歷事五朝。出守遐藩，僅垂二紀。欣承雷雨作解之澤，不勝犬馬懷戀之誠。❹瞻望帝鄉，無任屏營懇悃之至。長慶四年三月二十七日。❺

賀册皇太子

臣某言：伏見册皇太子。❻盛禮斯畢，德音遐宣。萬國以貞，庶類咸悦。中謝。

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體元立極，垂

❶「聖」，紹本、朱本作「昌」。
❷「副」，紹本、朱本作「嗣」。
❸「延」，原作「近」，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懷戀」，紹本、朱本作「戀主」。
❺「懇悃」以下，原脱，今據朱本補。
❻「見」下，紹本、朱本有「制書以十二月二十日」九字。

訓御時。既闡王猷，思安國本。前星位定，拱宸極以昭彰；蒼震氣宣，與天地而長久。禮光匕鬯，澤被華夷。宗祏有無疆之休，生靈懷莫大之慶。臣恪居官次，遐守巴南。不獲稱賀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❶長慶三年正月日。❷

慰國哀

臣某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弃萬國。奉諱號擗，糜潰五情。伏惟皇帝陛下，孝思至性，攀號罔極。臣恭守所部，❸不獲陪位西宮。❹伏增感慕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長慶四年二月日。❺

賀龍飛

臣某言：伏見詔書，正月二十六日皇帝陛下嗣登寶位，萬國同歡。日月繼明，乾坤交泰。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欽承顧命，懷惟永圖。❻以大孝奉宗祧，以至仁蘇品物。洞照寰海，統和神人。聖祚延長，從今無極。羣生鼓舞，自此太寧。❼臣守遐藩，恪居官次。不獲奔馳拜舞，稱賀闕庭。無任抃躍屏營之

❶「屏營」，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長慶三年正月日」，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恭」，朱本作「忝」。
❹「陪」，原作「倍」，今據紹本、朱本改。
❺「長慶四年二月日」，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❻「懷惟」，紹本、朱本作「惟懷」。
❼「太」，紹本、朱本作「大」。

至。長慶四年二月日。❶

賀册太皇太后

臣某言：伏見制書，以二月十七日册立太皇太后。❷徽章克備，慶賜遂行。❸榮冠古今，澤周寰海。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纘承列聖，歡奉兩宫。太皇太后含飴保和，重光疊慶。漢儀盛於長信，周祚興於大任。方之聖朝，彼有慚德。臣遠守巴峽，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抃躍屏營之至。長慶四年三月日。❹

賀册皇太后

臣某言：伏見制書，以二月二十五日册立皇太后。盛禮畢陳，德音遠被。一人有慶，萬國同歡。中謝。伏惟皇太后稟靈作配，❺誕聖表祥。徽號極域中之君，遵仁爲天下之母。陛下君臨有國，子道無違。長樂宫中，永獻南山之壽；濯龍門上，再揚東漢之風。率土臣子，不勝欣抃。❻臣遠守荒服，不獲稱慶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❼

和州謝上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

❶「不獲」至「月日」，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七」，朱本作「八」。
❸「遂」，朱本作「遠」。
❹「無任」至「三月日」，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❺「配」，紹本、朱本作「合」。
❻「欣」，紹本、朱本作「歡」。
❼「臣遠守荒服」至「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諸軍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巴賨，不聞善政。恩私忽降，慶抃失容。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祚，光闡鴻猷。有漢武天人之姿，稟周成睿哲之德。發言合古，舉意通神。委用得人，動植咸悦。理平之速，從古無倫。微臣何幸，獲覩昌運。臣業在辭學，早歲榮名。❶德宗尚文，擢爲御史。出入中外，歷事五朝。累承恩光，三换符竹。❷在分憂之寄，禄祑非輕；❸而素蓄所長，效用無日。臣聞一物失所，前王軫懷。今逢聖朝，豈患無位？臣即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訖。

伏以地在江、淮，俗參吴、楚。災旱之後，綏撫誠難。謹當奉宣皇恩，慰彼蒸黎。❹久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聖慈，俯賜照鑒。臣遠守藩服，不獲拜舞闕庭，無任懇悃屏營之至。謹差當州軍事衙官章興奉表陳謝以聞。長慶四年十月二十六日。❺

賀改元赦

臣某言：伏見今月七日制書，大赦天下者。帝遊出震，聖澤如春，神人以和，天地交泰。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丕承鴻業，光闡睿圖。吉日展嚴祀之儀，❻告天陳太平之盛。九廟成禮，百神降祥。鑾輅旋衡，風雲改色。殊私廣被，再弘莫大之恩；寶曆惟新，更啓無

❶「榮」，紹本、朱本作「策」。
❷「三」，紹本作「五」。
❸「祑」，紹本、朱本作「秩」。
❹「蒸黎」，紹本、朱本作「黎庶」。
❺「臣遠守藩服」至「二十六日」，原脱，今據紹本補。「輿」，朱本作「典」。
❻「祀」，紹本、朱本作「配」。

疆之祚。兩宫承慶，四海永寧。率土臣子，上千萬壽。臣恪居官次，不獲稱賀闕庭。無任屏營之至。謹差當州軍事衙官試慈州吉昌府別將徐倫奉表陳賀以聞。寶曆元年二月十六日。❶

夔州論利害二首

臣某言：伏準元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敕，❷諸州刺史如有利害可言者，不限時節，❸任自上表聞奏者。

伏見貞觀中，詔許羣臣各上書言利便。馬周時布衣，❹遂因中郎將常何，❺獻策二十餘事，太宗深奇之，盡行其言，擢周爲御史。至龍朔中，壁州刺史鄧弘慶，進平、索、看、精四字堪爲酒令，高宗嘉之，亦行其言，遷弘慶爲朗州刺史。則知苟有所見，雖布衣之賤，遠守之微，亦可施用。況臣早受國恩，德宗朝忝爲御史，逮今歷事四朝，頻領藩條。當陛下至明之時，是微臣竭節之日。伏以守在遐郡，不敢廣有所陳。謹准敕上利害及當州公務，各具別狀以聞。伏乞聖慈，俯賜照鑒。無任感激屏營之至。謹差當州軍事衙官守易州安義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雲騎尉馮隨謹奉表以聞。長慶三年十一月七日。❻

---

❶「臣恪居官次」至「二月十六日」，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敕」上，朱本有「敕」字。

❸「時」，朱本作「持」。

❹「時」下，紹本、朱本有「一」字。

❺「郎」，原作「節」，今據紹本、朱本改。

❻「無任」至「七日」，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又

臣某言：伏准今年正月五日德音，宜令諸道觀察使、刺史，各具當處利害，附驛以聞者。伏惟皇帝陛下，睿哲自天，纘承列聖。善述先志，發揚德音。率土人臣，不勝慶幸。臣虔奉詔旨，宣示蒸黎。伏以華夏不同，土宜各異。❶詳求利病，謹具奏聞。伏乞聖慈，俯賜照鑒。

臣伏覽國史，竊見開元十八年朝集使至京，玄宗臨軒親問利害。時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論轉運甚詳，❷竟不行下。至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再以前事奏論，方見允納。比及三年，❸漕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餘萬貫。當耀卿前不見納，必有人非之。及後數年，方展其效。臣僻守遠郡，敢望言行，祇奉詔書，或冀萬一。伏惟明主擇之。無任懇悃屏營之至。長慶四年五月十四日。❹

夔州謝上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書，❺授臣使持節都督夔州諸軍事、守夔州刺史。跪受天詔，神魂震驚。臣某中謝。❻

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垂衣穆清，睿鑒旁達。三統交泰，百神降祥。浹于華夷，

❶「土」，原作「士」，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運」，紹本、朱本作「輸」。
❸「比」，原作「此」，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無任」至「十四日」，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❺「某」，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❻「臣某」，紹本、朱本無此二字。

盡致仁壽。臣家本儒素，業在藝文。貞元年中，❶三忝科第。德宗皇帝記其姓名，❷知無黨援，❸擢爲御史。在臺三載，例遷省官。權臣奏用，分判錢穀。竟坐連累，貶在遐藩。先朝追還，方念淹滯；又遭讒嫉，出牧遠州。家禍所鍾，沈伏草土。《禮》經有制，羸疾僅存。甘於畎畝，以樂皇化。

伏遇陛下大明御宇，照燭無私。念以殘生，舉其彝典。獲居善部，伏感天慈。臣即以今月二日到任上訖。峽水千里，巴山萬重。空懷向日之心，未有朝天之路。無任感恩戀闕之至。長慶二年正月五日。❹

賀雪鎮州

臣某言：伏見四月二十七日德音，以王承宗効順著明，復其官爵，所獻二郡，別置藩垣。聖德動天，鴻恩及物。瑕累咸滌，蒸黎永安。臣某中謝。❺

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自承寶位，克振皇綱。既以四海爲家，每念一夫不獲。昨因大慶，爰降殊私。❻廣宥過之科，開自新之路。綸言一發，神理潛通。❼遂令迷誤之徒，頓釋憂危之慮。命胤子以入侍，獻名都而效誠。臣心既明，天綱爲解。因析四郡，別爲一方。惟懷永圖，盡去前弊。大河以北，化爲禮樂之鄉；率土之濱，重見昇平之日。臣恪居官次，遐守嶺隅，不獲稱慶闕

❶「年」，紹本無此字。
❷「姓名」，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知無」，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❹「感恩戀闕」至文末，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❺「臣某中謝」，紹本作「云云」，朱本無此四字。
❻「殊」，原作「昧」，今據紹本、朱本改。
❼「理」，朱本作「聖」。

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❶

賀平淄青

臣某言：伏見制旨，魏博節度使所奏，逆賊李師道并男二人並梟斬訖，以二月十六日，御宣政殿受賀者。聖德玄運，兵威神速。旬月之内，鯨鯢就誅。泰嶽既寧，登封有日。臣某中謝。

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有征必克，舉意無違。天地協神算之期，雷霆助成師之氣。蠢爾孽豎，敢生野心。蕭斧一臨，妖氛自滅。皆由聖慈廣被，睿略潛通。獻俘者盡許生還，得地者復令安堵。感我仁化，❷激其深衷。凡是脇從，盡思効節。五紀巢穴，一朝蕩夷。遂使齊、魯之鄉，復歸仁壽之域。

捷音既至，❸傳首繼來。備文物於明庭，告殊勳於清廟。百辟陳賀，萬方會同。從此止戈，所以爲武。西州士庶，方觀飲至之容；東嶽煙雲，已望告成之禮。臣恪居遠服，常忝班行。慶快之誠，倍萬群品。無任踴躍屏營之至。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❹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八

❶「踴躍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化」，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音」，紹本、朱本作「書」。
❹「踴躍屏營之至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九

表 牋附

代裴相公賀册魯王

臣某伏見制書，❶以今月日册魯王禮畢。皇家有慶，寶祚無疆。既榮本枝，克固盤石。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德符列聖，道冠前王。孝敬承兩宮之歡，虔恭奉九廟之祀。先崇大禮，慶浹天人。次念建封，事并家國。❷伏以魯王夙承睿訓，特禀天姿，爰以告辰，❸光膺寵册。既示之以君親之道，又錫之以禮義之邦。寰海聞風，室家相慶。臣自嬰疾病，❹已歷旬時，不獲展禮明庭，拜舞稱賀。無任。❺

代裴相公讓官三首。第一表，并批答。

臣某言：臣去冬得疾，近日方劇，❻西夕之景，豈能久留？及其未亂，披露誠懇。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七，壽雖不長，亦不爲短。位忝公台，近十五年，皆由際會，非以才進，常懼官謗，以招國刑。今被病得死，保其始終，爲幸甚厚，豈復咨嗟？所恨者，

❶「某」下，朱本有「言」字。
❷「并」，紹本、朱本作「兼」。
❸「以告」，紹本、朱本作「擇吉」。
❹「病」，紹本、朱本作「疹」。
❺「無任」，紹本、朱本無此二字。
❻「方」，紹本、朱本作「加」。

遇聖明之君，不得佐成太平之化。自量氣力，忽恐奄時，❶則有微素，無階上達。伏惟聖慈昭鑒，憐而察之。中謝。

伏以三台非曠職之地，❷宰相非卧理之官。伏枕之初，已有陳乞，請罷真食，兼辭貴階。伏蒙優詔，纔遂一事。頻降中使，慰勉再三。專令御醫，旦夕診視。苟安名器，不覺經時。主恩則深，公議不可。伏思陛下臨御之始，宰臣四人，逮今零落，忽已一半。臣且危惙，餘年幾何？唯易直外鎮，獨得無恙。竊推此理，權位難居。伏乞賜臣停官，許在家養疾。就間辭禄，或冀有瘳。害盈福謙，固是神理。儻天眷綢厚，念以伏事多年，臣之所陳，未蒙便遂，則國朝勳舊，以疾辭位者，皆得致仕官，使其家居，足以頤養。既有成例，著於舊章。伏望天恩，特賜哀允。無任。❸

省表具知。❹夫爵位崇高，以酬勳德。君臣恊契，諒在始終。斯乃前王之令圖，有國之彝典也。況卿輔相憲祖，逮于朕躬，履歷四朝，夷險一致。服事君之大節，推致物之深誠。道光朝倫，行滿天下。倚注之意，豈同他人？屬朕纂曆御乾，興師伐叛。騷動累歲，端憂靡遑。及河、朔載寧，郊丘畢事，方欲咨詢元老，康靖生靈。不虞寒暑所侵，勤勞遘疾。雖國醫診視，中使省臨，憂屬之誠，頃刻在念。忽覽章奏，退讓官榮。雖知止之心，則思避寵；而謀猷之體，❺斯乃爲時。寢食之間，勉加

❶「時」，紹本、朱本作「然」。
❷「台」，紹本、朱本作「公」。
❸「無任」，紹本、朱本無此二字。
❹「知」，原作「之」，今據朱本改。
❺「體」，紹本作「禮」。

頤攝。❶其所陳乞，非朕意焉。

第二表并批答。

臣某言：臣所獻章表，發於至誠。伏奉批答，未蒙俞允。❷外負公責，内迫私情。祈於必遂，敢守難奪。中謝。臣束髮已來，號爲强力。及其晚節，亦未甚衰。一朝被病，遂至綿惙。臣自思省，得其端倪。非因飲食不節，無有霧露之犯。蓋由才微而任重，功薄而賞厚。竊位既久，妨賢則多。以積年之過幸，致今日之沈疾。不能酌損，所以生災。悟雖已晚，情實非矯。

伏惟陛下念其委使之久，察其危苦之詞，特降深恩，救臣不逮。無冒榮之咎，得遂性之宜。物議不形，病心自泰。忍死俟命，披肝再陳。伏乞聖慈，俯賜容納。無任迫切懇倒之至。❸

省表具知。❹卿勳績高崇，❺誠節忠盡。秉心一德，宣力四朝。訏謨緝熙，弼予于理。❻勤勞事國，啓沃匪躬。功格道光，常所嘉尚。所疾未瘳，勉於繕食。❼勿藥之喜，佇即痊平。台衮之司，倚卿爲重。及累陳讓，殊謂不然。宜體朕懷，即斷來表。

❶「攝」，紹本、朱本作「養」。
❷「俞允」，紹本、朱本作「允許」。
❸「迫切懇倒之至」，原脱，今據紹本補。
❹「知」，原作「之」，今據朱本改。
❺「高崇」，紹本、朱本作「崇高」。
❻「予于」，原作「于予」，今據朱本改。
❼「繕食」，紹本、朱本作「善養」。

第三表并批答。

臣某言：得疾踰年，在假三月。再有陳請，未蒙允從。慮其奄忽，銜愧入地。伏惟聖慈，哀而信之。中謝。

臣聞君之使臣，在知其心而聽其言，不以容尸禄爲惠也。臣之事君，在無隱情而盡忠節，不以受非據爲榮也。然後上下交感，終始可詠。臣伏事陛下，五年于兹。葵藿微誠，已蒙識察。桑榆暮景，所冀哀憐。豈令危惙之時，更懼滿盈之禍？雖有藥石，安能調和？聖日難逢，生涯漸短。體羸無拜舞之望，心在有涕戀之悲。

臣伏覽國書，❶備見前事。太宗朝李靖、高祖朝劉仁軌，皆自宰臣乞骸致政。其後，知猶可用，復起于家。進退之間，曲盡情禮。君臣之際，良史美談。伏望陛下悉臣至誠，念臣羸病，許遂頤養，以保餘年。俟其有瘳，或冀萬一。無任懇款違迫之至。❷

省表具悉。謝病之制，雖起於昔賢；盡瘁之詞，亦標於古典。況卿有功於國，作相累朝。自匡輔眇身，又勤勞數載。豈可以微疾去位，以重望辭榮？章疏徒來，延遲彌切。至如太宗許李靖致政，❸高宗遂仁軌乞骸，朕非不知，事則有異。何者？時當明聖在上，理道已成。宰臣優游，固得自便。❹今則生物尚困，

❶「書」，朱本作「史」。
❷「懇款違迫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宗」下，紹本、朱本有「朝」字。下「高宗」同。
❹「固」，朱本作「因」。

庶工未循，❶言念勳賢，方深倚注。惟此故事，恐難遽行。卿宜體是誠懷，❷力更頤養。必有多福，以扶大忠。無至確然，復陳章表。

蘇州謝上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❸始從郎署，出領郡章。承命若驚，省躬知感。❹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受上玄之眷佑，揚列聖之耿光。大康黎元，慎擇牧守。德音每發，品物咸蘇。

臣本書生，素無黨援，謬以薄伎，三登文科。德宗皇帝擢爲御史，在臺三載，例轉省官。永貞之初，權臣領務，遂奏録用，蓋聞虛名。唯守職業，實無朋附。竟坐飛語，貶在遐藩。憲宗皇帝後知事情，却授刺史。凡歷外任二十餘年。

伏遇陛下應運重光，物無廢滯。❺收拾耆舊，塵忝班行。既幸逢時，常思展效。在集賢院四換星霜，進供御書二十餘卷。❻儒臣之分，甘老於典墳。優詔忽臨，又委之符竹。分憂誠重，戀闕滋深。石室之書，空留筆札；金閨之籍，已去姓名。本末可明，申雪無路。豈意聖慈弘納，不隔卑微。面辭之日，特許升殿。天顏咫尺，臣禮兢惶。不敢盡言，空懷誠懇。謝恩而

❶「循」，紹本、朱本作「修」。
❷「是」，朱本作「朕」。
❸「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❹「知」，紹本、朱本作「增」。
❺「物」，朱本作「初」。
❻「十」，紹本、朱本作「千」。

出，生光於九陌之間；受訓而行，布政於五湖之外。

臣即以今月初六日到任上訖。伏以水災之後，物力索空。臣謹宣皇風，慰彼黎庶。臣聞有味之物，蠹蟲必生；有才之人，讒言必至。事理如此，古今同途。了然辨之，唯在明聖。伏惟陛下察臣此言，則天下之人無不幸甚。江海遠地，孤危小臣，雖雨露之恩，幽遐必被；而犬馬之戀，親近爲榮。無任。❶大和六年二月六日。❷

蘇州謝賑賜

臣某言：伏奉去年二月十五日敕，蘇州宣賜米一十二萬碩，❸委刺史據户均給者。恩降九天，澤流萬姓。

伏以臣當州去年災沴尤甚。水潦雖退，流亡尚多。臣前月到任，奉宣聖旨，闔境老幼，無不涕零。詢訪里閭，備知凋瘵。方具事實，便欲奏論。聖慈憂人，照燭幽遠。特有賑卹，救其災荒。蒼生荷再造之恩，儉歲同有年之慶。臣忝爲長吏，倍萬常情。無任感激抃躍之至。大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❹

蘇州賀册皇太子

臣某言：伏奉制書，以今月七日册皇太子。❺德音遐布，盛禮畢陳。國本永安，

❶「無任」，紹本、朱本無此二字。
❷「大和六年二月六日」，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宣」，紹本、朱本作「宜」。「碩」，紹本、朱本作「石」。
❹「感激」至文末，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❺「七」，朱本作「十」。

人心同慶。中賀。伏惟皇帝陛下以繼天之聖，有知子之明，義兼君親，禮重宗祏。龍樓肇建，展嘉禮於三朝；鳳曆延長，固本枝於萬葉。臣守在遐郡，不獲稱慶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大和七年八月十七日。❶

賀皇太子受册牋 二首

朝議大夫、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某叩頭叩頭。伏惟皇太子殿下，允膺上嗣，光啓東朝。蒼震發前星之輝，黄離表重輪之瑞。位居守器，禮重承祧。萬國以貞，九圍咸悦。某限以守郡，不獲稱慶宫庭。❷無任踴躍屏營之至。❸

又

使持節都督夔州刺史劉某叩頭，伏惟皇太子殿下，祇膺詔册，光啓儲闈。展至性於三朝，承本枝於百代。宗祏永固，神人以和。四嶽仰摇山之高，❹百川承少海之潤。某限以職守，不獲隨例稱慶宫庭。❺無任抃躍之至。❻

❶「踴躍」至文末，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某限」至「宫庭」，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踴躍屏營之至」，原脱，今據朱本補。
❹「摇山」，紹本、朱本作「維嵩」。
❺「某限」至「宫庭」，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❻「抃躍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賀赦上皇太子牋

使持節連州諸軍事、守連州刺史劉某惶恐叩頭。伏見今月一日制書，大赦天下者。伏以獻歲布和，皇恩遠降。乾坤交泰，寰海廓清。伏惟皇太子殿下，道冠元良，德兼忠孝。承顏拜慶，榮耀古今。❶ 某職守有限，不獲隨例稱賀宮庭。無任欣説之至。元和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❷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九

❶「耀」，朱本作「輝」。

❷「欣説之至，元和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

表

蘇州謝恩賜加章服大和七年。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書，加臣賜紫金魚袋，餘如故者。恩降重霄，榮霑陋質。虚黷陟明之典，恐興彼己之詩。寵過若驚，喜深生懼。中謝。

臣起自書生，業文入仕。德宗朝爲御史，以孤直在臺。順宗朝爲郎官，以緣累出省。憲宗皇帝後知其冤，特降敕書，追赴京國。緣有虚稱，恐居清班。務進者争先，上封者潛毁。巧言易信，孤憤難伸。❶俄復一麾，外轉三郡。伏遇陛下膺期御宇，大振滯淹。哀臣宿舊，猥見收拾。職兼書殿，官忝儀曹。微勞未宣，薄命多故。又離省署，重領郡符。延英面辭，親承教誨。銜命即路，星言載馳。到任之初，便逢災疫。奉宣聖澤，恭守詔條。上稟睿謀，下求人瘼。才術雖短，憂勞則深。幸免流離，漸臻完復。皆承聖化所及，遂使人心獲安。豈由微臣薄劣能致？

臣素乏親黨，家本孤貧。年衰無酒色之娱，❷性拙無博弈之藝。自領大郡，又逢時災。晝夜苦心，寢食忘味。曾經誣毁，每事防虞。唯託神明，更無媒援。豈期片善，

❶「伸」，紹本、朱本作「申」。
❷「色」，朱本作「食」。

上達宸聰。回日月之重光，燭江湖之下國。絲綸褒異，苦節既彰。印綬煒煌，老容如少。望雲天而拜舞，豈盡丹誠？視環玦以徘徊，空嗟白首。無任感激屏營之至。大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❶

蘇州賀皇帝疾愈 大和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臣某言：臣得本道觀察使報，伏承聖躬痊愈，已於紫宸殿視朝者。一人有慶，萬國同歡。中賀。

伏惟皇帝陛下，外親萬務，内奉三宫。常懷宵旰之勤，遂失寢興之適。上玄降祐，列聖表靈。百神奔走以來扶，四海精誠而致感。勿藥有喜，如山永安。宗廟保無疆之休，寰瀛申莫大之慶。臣恪居官次，遐守江干，不獲稱賀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❷

汝州謝上

臣某言：伏奉去年七月十四日詔書，授臣使持節汝州諸軍事、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道防禦使，餘如故者。臣久居遠服，戀闕常深。忽降新恩，近鄉爲貴。承旨慶抃，省躬慚惶。中謝。❸

伏惟皇帝陛下，垂衣穆清之中，旁照寰瀛之内。車書所及，動植咸安。臣昨離班行，遠守江徼。延英辭日，親奉德音。知臣所部災荒，許臣到任條奏。共承睿旨，宣示

❶「感激」至文末，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踴躍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中謝」，紹本、朱本作「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羣黎。減其征徭，頒以賑賜。伏蒙聖澤，救此天災。疲羸再蘇，幼艾同感。二年連遭水潦，百姓幸免流離。比之交割之時，❶户口增長。雖才術不至，❷於事未周；而憂勞則深，爲衆所悉。

臣本業儒素，頻登文科。時命邅迴，再領軍郡。即以今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謹當奉宣皇化，慰彼蒼生。臨汝海之波，朝宗尚阻；望秦城之日，回照何時？無任感激屏營之至。謹差防御押衙韋禮簡奉表陳謝。❸

同州謝上 并批答。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制書，授臣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長春宫等使。恩降九重，榮忝三輔。承旨慶抃，省躬慚惶。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丕承烈聖，光闡鴻猷。氛祲掃除，乾坤交泰。臣幸逢昌運，累沐殊私。空荷生成之恩，寧酬雨露之澤？即以今月二日到本州上訖。謹宣睿旨，安慰蒸黎。

伏以本州四年已來，連遭旱損。閭閻凋瘵，遠近共知。臣頃任蘇州之年，亦遭大水之後。面辭之日，親奉德音。至於撫綏，皆承聖教。二年之後，百姓獲安。今本部災荒，物力困涸。忝爲長吏，敢不竭誠？即須條疏，續具聞奏。臣恪居官次，幸接王

❶「比之」，紹本、朱本無此二字。
❷「至」，紹本、朱本作「足」。
❸「感激」至「陳謝」，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畿。不獲拜舞彤庭，陳露丹慊。❶犬馬懷戀，寢興匪寧。瞻魏闕之容，朝天尚阻；望長安之路，近日爲榮。無任感激屏營之至。謹差防禦知衙官、試殿中監楊克乂奉表陳謝。大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❷

批答：省表具知。❸卿任居三輔，職奉六條。累聞問俗之勞，載覽勤人之志。言惟顧行，深慰朕懷。勉弘政經，以副憂寄。所謝，知。

賀梟斬鄭注 大和九年。

臣某言：伏奉前月二十五日詔書，示逆賊鄭注已梟首訖。氛祆殄滅，華夏乂安。中賀。伏以逆賊鄭注，本出細微，潛懷梟獍之心，❹兼結凶狂之黨。人倫共弃，神理不容。陛下睿哲感通，天人合應。重臣協力，禁旅齊心。指顧之間，猖狂自潰。乾坤交泰，日月增明。凡在人臣，不勝慶快。臣恪居官次，不獲稱賀闕庭。無任欣歡抃躍之至。大和九年十二月二日。❺

賀德音

臣某言：伏見今月十六日德音，布告遐邇。天道下濟，人情大安。中賀。伏惟皇帝陛下，凝旒思理，垂衣擇材。❻以日月無私之光，照寰區有截之内。貴使下情盡達，

❶「慊」，朱本作「悃」。
❷「感激」至「二十一日」，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知」，原作「之」，今據朱本改。
❹「獍」，原作「鏡」，今據朱本改。
❺「欣歡」至「二日」，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❻「衣」，紹本、朱本作「意」。

寧虞厚貌潛謀？

一昨李訓、鄭注等，敢有逆心，兼連凶黨。陛下睿謀神斷，左右協同。頃刻之間，掃除已定。重臣畢力，禁旅竭忠。氛祲廓清，華夷咸悅。言念政刑之外，或有詿誤之徒。再發德音，廣宣聖澤。當星紀回天之日，迎陽和煦物之光。懷危疑者，如山之安；欲告訐者，望風知懼。非同謀者，一切不問；未結正者，三宥從寬。含生之倫，普天同感。臣恪居官次，不獲稱賀闕庭。無任。❶謹差防禦知衙官、朝議郎、權知容州都督府司馬孫惕奉表。❷

賀赦

臣某言：伏奉今月一日制書，改大和十年爲開成元年，大赦天下者。雷雨作解，人神悅隨。澤及八荒，網開三面。中賀。❸

伏惟皇帝陛下，上承乾綱，下立人極。用含弘光大之澤，副夷夏會同之心。獻歲改元，惟新景祚。先明首罪，次及羣祅。述睿情以曉萬方，施鴻霈以蘇庶物。恤辜宥過，已責弛征。郡縣之舊弊悉除，賦稅之新規咸備。停藩方節獻之禮，以惠疲人；回榷管餘羡之財，以資京邑。命使展澄清之志，察言求讜直之材。弓旌賁于丘園，粟帛頒於耆艾。爰以初吉，御宇明庭。德音一發於九天，和氣驟周於四海。開物成務，實表於建元；應天順人，永延於億載。

臣幸居近輔，先受殊恩，不獲稱慶闕

❶「無任」，紹本、朱本無此二字。
❷「謹差」至「奉表」，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中賀」，紹本、朱本作「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庭，陪榮班次。衆星列位，常拱北辰之光；新歲拜章，遥獻南山之壽。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謝恩賜粟麥

臣某言：伏奉今月一日制書，以臣當州連年歉旱，特放開成元年夏青苗錢，❶并賜斛斗六萬碩，仰長吏逐急濟用，不得非時量有抽斂於百姓者。恩降九天，澤周萬姓。優詔纔下，羣情頓安。中謝。❷

伏以災沴流行，陰陽常數。物力既竭，人心匪遑。輒敢奏聞，本求貸借。皇恩廣被，玄造曲成。既貸在田之征，❸仍頒發廩之賜。臣謹宣赦文節目，彰示兆人。鼓舞歡謠，自中徂外。臣初到所部，便遇儉時。今蒙聖慈，特有賑恤。主恩及物，已爲壽域之人；衆意感天，必有豐年之應。臣恪居官業，不獲拜舞闕庭。無任感激之至。❹

慰淄王薨

臣某言：臣得進奏官楊惕狀報，淄王薨，輟朝三日。中慰。伏惟皇帝陛下，德邁前王，情深近屬。憫枝葉之謝，諒切宸衷；割肌膚之愛，何堪聖念。萬方知化，九族歸仁。凡受國恩，伏深悽惻。臣限以藩守，不獲奉慰闕庭。無任屏營之至。❺

❶「元」，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中謝」，紹本、朱本作「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❸「貸」，紹本、朱本作「免」。
❹「感激之至」，原脱，今據朱本補。
❺「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謝受恩放先貸斛斗

臣某言：臣奉五月二十九日敕牒，據度支所奏諸道節度、觀察使及州府借便省司錢物斛斗等數内，當州欠三萬六千二十三貫石，並放免者。殊私忽降，逋責滌除。藩方永安，遐邇咸悦。中謝。❶

伏以關輔之間，頻年歉旱。田租既須矜放，公用遂不支持。承前長吏，例有借便，以救一時之急，皆成積欠之名。既未支填，常懷憂懼。聖恩周洽，洞見物情。爰命有司，使之條奏。去其舊弊，衆已獲安。嚴立新規，人知所措。臣恪居官次，不獲拜舞闕庭。無任抃躍屏營之至。❷

謝分司東都

臣某言：伏奉今月十九日制書，授臣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者。寵命自天，戰越無地。中謝。臣發迹書生，以文爲業。出身入仕，四十餘年。頃自集賢學士，出守吴郡。面辭之日，親承德音。念百姓水潦之餘，示微臣政理之法。臣祗膺聖旨，夙夜竭誠。閭里獲安，流庸盡復。猥蒙朝奬，錫以金章。及遷同州，又遇歉旱。悉心綏撫，幸免流離。

今荷天慈，憫臣耆舊。列名賓護之職，

❶「中謝」，紹本、朱本作「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❷「抃躍屏營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分司河、洛之都。❶ 老馬霑束帛之恩，枯株蒙雨露之澤。獲居榮秩，以畢餘年。顧此微軀，實爲厚幸。伏以臣始爲御史，逮事德宗。今忝宮僚，幸逢聖日。舉四海之内，賢能則多；求六朝之臣，零落將盡。雖迫桑榆之景，猶傾葵藿之心。臣無任感恩惕抃之至。❷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

❶「司」，原作「局」，今據朱本改。

❷「臣無任感恩惕抃之至」，原作「無任」，今據紹本、朱本改。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一

啓

上杜司徒

某啓：一自謫居，七悲秋氣。越聲長苦，聽者誰哀？湯網雖疏，久而猶挂。❶失意多病，衰不待年。心如寒灰，頭有白髮。惕厲之日，利於退藏。是以彌年不敢奏記。

近本州徐使君至，奉手筆一函，稱謂不移，問訊加劇。重復點竄，一無客言。忽疑此身，猶在門下。收紙長想，歘然感生。尋省遭罹，萬重不幸。方寸之地，自不能言。求人見諒，豈復容易？伏蒙遠示，❷且曰浮謗漸消。況承慶宥，期以振刷。方今聖賢合德，朝野多歡。澤柔異類，仁及行葦。萬族咸悦，獨爲窮人。四時平分，未變寒谷。自同類牽復，又已三年。側聞衆情，或似哀歎。

某材略無取，廢錮是宜，若非舊恩，孰肯留念？六翮方鎩，思重託於扶摇；孤桐半焦，冀見收於煨燼。伏紙流涕，不知所言。謹啓。

上淮南李相公

某啓：間以昧於周身，❸措足危地。駭

❶「挂」，紹本、朱本作「詿」。
❷「伏」，朱本作「復」。
❸「間」上，紹本有「某」字；「間」，朱本作「向」。

機一發，浮謗如川。巧言奇中，別白無路。祝網之日，漏恩者三。咋舌兢魂，分終裔壤。豈意天未剿絶，仁人登庸。施一陽於剥極之際，援衆溺於坎深之下。南箕播物，不勝顧言。❶危心鎩翮，繇是自保。陰施之德已然，乃聞受恩同人，明以死答。❷私感竊抃，積于窮年。化權禮絶，孤志莫展。

今幸伍中牽復，司存宇下。伏慮因是記其姓名，謹獻詩二篇，敢聞左右。古之所以導下情而通比興者，必文其言以表之。雖甿謡俚音，可儷風什。伏惟降意詳擇，斯大幸也。謹因楊子程留後行，謹奉啓不宣。謹啓。

上門下武相公

某啓：去年本州吏人自蜀還，伏奉示問，兼賜衣服繒綵等。雲水路遥，緘縢貺厚。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舊之懷。熙如陽和，列在緗簡。苦心多感，危涕自零。鶩神驛思，若侍函杖。❸伏以聖上注意理本，鋭求國楨，念外臺報政之功，追宣室前席之事。重下丹詔，再昇黄樞。羣情合符，和氣來應。八柄所在，三人同心。恊台坐之精，膺保一作傑。材之數。談笑於規隨之際，從容於陶冶之間。物皆由儀，人識所措。

某久罹憲網，兀若枯株。當萬類咸悦之辰，抱窮途終慟之苦。清朝無絳、灌之列，至理絶椒、蘭之嫌。此時不遇，可以言命。嗟乎！一身主祀，萬里望枌榆之鄉；

❶「顧」，紹本、朱本作「曷」。
❷「明」，紹本、朱本作「盟」。
❸「函杖」，紹本作「穎杖」，朱本作「杖屨」。

高堂有親，九年居蠻貊之地。從坐之典，固有等差。同類之中，又尋牽復。頃在臺日，獲奉準繩。指吏途於桉讞，道文律於章奏。藻鑒之下，難逃陋容。炎涼載一作幾。移，足見真態。自違間左右，沈淪遐荒，歲月滋深，艱貞彌厲。緬思受譴之始，他人不知。屬山園事繁，孱懦力竭。本使有内嬖之吏，供司有恃寵之臣。言涉猜嫌，動礙關束。城社之勢，函矢紛然。彌縫其間，崎嶇備盡。始慮罪同事闕，❶寧虞謗逐跡生？智乏周身，又誰咎也？

伏以趙國公頃承顧遇之重，❷高邑公夙荷見知之深。雖提挈不忘，而顯白無自。蓋以永貞之際，皆在外方。雖得傳聞，莫詳本末。特哀黨錮，亟形話言。自前歲振淹，命行中止。或聞輿論，亦愍重傷。伏遇相公秉鈞，輒已自賀。儻重言一發，清議攸同。使聖朝無錮人，大治無廢物。自新之路既廣，好生之德遠彰。羣蟄應南山之雷，窮鱗得西江之水。指顧之内，生成可期。伏惟發膚寸之陰，成彌天之澤；回一瞬之念，致再造之恩。誠無補於多事之時，庶有助於陰施之德。無任懇悃之至。謹啓。

上中書李相公絳❸

某啓：去年國子主簿楊歸厚致書相慶。伏承相公言及廢錮，愍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謫，❹恕元直之方寸。思振淹之道，

❶「同」，紹本、朱本作「因」。
❷「顧遇」，紹本、朱本作「一顧」。
❸「絳」，原作「緯」，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翔」，原作「朔」，今據紹本、朱本改。

廣錫類之人。❶遠聆一言，如授華衮。自不窺牆仞，❷九年于兹。高卑邈殊，禮數懸絶。雖身居廢地，而心恃至公。

伏以相公久以訏謨，參于宥密。材既爲時而出，道以得君而專。令發於流水之源，化行猶偃草之易。習强伉者自納於軌物，困杼柚者咸躋於仁壽。六轡在手，平衡居心。運思於陶冶之間，宣猷於魚水之際。然能軫念廢物，遠哀窮途。嗟哉小生！有足悲者。内無手足之助，外乏强近之親。爲學苦心，❸本求榮養；得罪由己，翻乃貽憂。捫躬自劾，愧入肌骨。禍起飛語，刑極淪胥。心因病怯，氣以愁耗。

近者否運將泰，仁人持衡。伏惟推曾、閔之懷，憐烏鳥之志；處夔龍之位，傷屈、賈之心。沛然垂光，昭振幽蟄。言出口吻，澤濡寰區。昔者行葦勿傷，枯骼猶掩。哀老以出幣，愍窮而開懷。無情異類，尚或嬰慮。顧惟江干逐客，曾是相府故人。言念材能，誠無所取。譬諸飛走，庸或知恩。

嗚呼！以不駐之光陰，抱無涯之憂悔。當可封之至理，爲永廢之窮人。聞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長鳴孔悲。腸回淚盡，言不宣意。謹啓。

謝門下武相公

某啓：某一坐飛語，廢錮十年。昨蒙徵還，重罹不幸。詔命始下，周章失圖。吞聲咋舌，顯白無路。豈謂烏鳥微志，惻于深

❶「人」，朱本作「仁」。
❷「自」上，紹本、朱本有「伏」字。
❸「爲」上，原有「何」字，今據紹本、朱本删。

仁。恤然動拯溺之懷，煦然存道舊之旨。言念斛觫，慰安蒼黃。推以恕心，期於造膝。重言一發，睿聽克從。回陽曜於肅殺之辰，沃天波於蹭蹬之際。俾移善地，獲奉安輿。率土知孝治之源，羣生識人倫之厚。感召和氣，發揚皇風。豈唯匹夫，獨受其賜？

某即以今月十一日到州上訖。守在要荒，拘於印綬。巾韝詣謝，有志莫從。誠知微生不足酬德，捐軀之外，無地寄言。効節蕭屏，虔然心禱。無任懇悃屏營之至。謹勒軍事衙官、守左威衛慈州吉昌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常懇云云奉啓。❶

謝中書張相公

某啓：某智乏周身，動必招悔。一坐飛語，如衝一作觸。駭機。昨者詔書始下，驚懼失次。叫閽無路，擠壑是虞。草木賤軀，誠不足惜。烏鳥微志，實有可哀。伏蒙聖慈，遽寢前命。移莅善部，載形綸言。凡在人臣，皆感至德。凡爲人子，同荷至仁。豈唯鯫生，獨受其賜？

伏以相公心符上德，道冠至仁。❷一夫不獲，戚見于色。密旨未下，歎形于言。竟回三舍之光，能拔九泉之厄。袁公之平楚獄，不忍錮人；晏子之哀越石，仍伸知己。❸所以慶垂胤祚，言成《春秋》。神理孔昭，報應斯必。身侔蟬翼，何以受恩？死輕鴻毛，固得其所。卑守有限，拜謝未由。無任感

❶「奉啓」下，紹本、朱本有「起居不宣謹啓」六字。
❷「至」，紹本、朱本作「如」。
❸「仍」，紹本、朱本作「乃」。

激兢惶之至。謹勒軍事衙官、守左威衛慈州吉昌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常懇云云奉啓。❶

賀門下裴相公

某啓：伏以相公含道傑出，降神挺生。坐籌以弼睿謨，秉鉞以行天討。風雲助氣，川嶽效靈。制勝於樽俎之間，指蹤於韝緤之末。蕭斧既定，衮衣以歸。君心如魚水，人望如風草。一德交暢，❷萬邦一作方。和平。運神思於洪鑪，納生靈於壽域。文武丕績，冠于古今。某恪守遐荒，不獲隨例拜賀。瞻望欣躍，無任下情。❸

上門下裴相公

某啓：曩者淮右逋誅，即戎歲久。天子齋戒，以命元臣。登壇之日，上略前定。從九天而下，縱以神兵；分六符之光，掃其長彗。授鉞於西顥之半，策勳於北陸之初。功成偃節，復執大柄。君臣相遇，播于樂章；山河啓封，載在盟府。上方注意，人益具瞻。因魚水之協符，極夔龍之事業。時屬四始，恩覃萬方。致君及物，其得一作德。兩大。古先俊賢所未備者，我從容而保之。殆非人事，抑有幽贊。

❶「奉啓」下，紹本、朱本有「起居不宣謹啓」六字。
❷「暢」，朱本作「浹」。
❸「瞻望欣躍，無任下情」，原脱，今據英華本補。

夫異同之論，我以獨見剖之。文、武之道，我以全材統之。崇高之位，我以大功居之。造物之權，我以虛心運之。然持盈之術，古所難也。寔在陰施拯物，❶厚其德基。以左右功庸，而百禄是荷。人所欽戴，久而愈宜。昔袁太尉不忍錮人，而楚獄衰息。一言之慶，子孫丕承。以今日將明之材，行前脩博施之義。筆端膚寸，澤及九垓。猶夫疾耕，必有滯穗。

某頃墮危厄，嘗受厚恩。詛盟於心，要之自效。嘗懼廢死荒服，永辜願言。敢因賀牋，一寄丹懇。顧非奇理，❷不足以縈于沖襟。然則利於行者固在乎常談，而卓詭孤特之言未必利於行也。伏惟以愚言與賢者參之。謹啓。❸

賀門下李相公 自西川入爲大夫，拜相。

某啓：伏以聖君當功成愷樂之日，而求賢愈切，思治益深。是上玄垂休，欲速致大平之明效。❹以相公事業而逢此時，天下之人視仁壽之域，其猶尋尺。故命書所至，德風隨之。微材片善，咸自磨拂。況同主國柄，如吹塤篪。含生之倫，唯所措置。日月亭午，物無邪陰。賢聖合德，人識正道。❺雖居畎畝，足以詠歌。某遐守要荒，❻不獲

❶「拯」，紹本、朱本作「及」。
❷「顧」，朱本作「固」。
❸「謹啓」，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❹「大」，紹本、朱本作「太」。
❺「識」，紹本作「謀」。
❻「遐」，朱本作「邈」。

隨例拜賀。私感竊抃，實倍恒情。❶

上僕射李相公

某啓：州吏還，伏蒙擺落常態，手筆具書，言及貞元中登朝人逮今無十輩。及發中書相公一函，具道閤下亟言曩游，顔間頗有哀色。夫溝中之木，與犧象同體。追琢不至，坐成枯薪。朱而藍之，猶足爲器。苟液樠曲戾，不足枉斧斤，願爲庭燎，以照嘉客。謹啓。

謝裴相公

某啓：某遭不幸，歲將二紀。雖累更符竹，而未出網羅。親知見憐，或有論薦。如陷還濘，動而愈沈。甘心終否，無路自奮。豈意天未剿絕，仁人持衡，紓神慮於多方，起湮沈於久廢。居剥極之際，一陽復生；出坎深之中，平路資始。通籍郎位，分曹樂都。喬木展舊國之思，行雲有故山之戀。姻族相賀，壺觴盈門。官無責詞，始自今日。禽魚之志，誓以死生；草木之年，惜其婉娩。章程有守，拜謝無由。瞻望巖廊，虔然心禱。謹啓。

謝竇相公

某啓：某一辭朝列，二十三年。雖轉郡符，未離謫籍。卑濕生疾，衰遲鮮歡。望故國而未歸，一作回。如痿人之念起。昨蒙罷免，甘守丘園。相公不弃舊游，特哀久

❶「私感竊抃，實倍恒情」，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廢。每奉華翰，賜之衷言。果蒙新恩，重忝清貫。薦延有漸，拯拔多方。六律變窮谷之寒，❶一丸消彌年之疹。鎩翮將舉，危心獲安。布武夷途，自此而始。分曹有繫，拜謝無由。瞻望德藩，坐馳精爽。無任感激之至。謹啓。❷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一

❶「窮」，紹本、朱本作「幽」。
❷「感激之至。謹啓」，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二

狀

代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 貞元十九年九月十七日。

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敕賜《貞元廣利方》五卷。右臣得新羅賀正使朴如言狀稱：請前件方一部，將歸本國者。伏以纂集神效，出自聖衷。藥必易求，疾無隱狀。搜方伎之秘要，拯生靈之夭瘥。坐比華胥，咸躋仁壽。遂令絶域，遨聽風聲。美兹豐功，爰有誠請。臣以其久稱藩附，素混車書。航海獻琛，既已通於華禮；釋痾蠲癘，豈獨隔於外區？正當四海爲家，冀覩十全之效。臣即欲寫付，未敢自專，謹録奏聞，伏聽敕旨。❶

代京兆韋尹降誕日進衣 貞元十八年四月十九日。

衣一副四事：黄折造衫一領，白吴綾汗衫一領，白花羅半臂一領，白花羅袴一腰。右伏以正陽令月，誕聖嘉辰。運協千年，慶流萬國。凡在臣子，合有獻陳。敢傾就日之心，願奉如山之壽。輕瀆宸扆，無任兢惶。

❶「伏聽敕旨」，紹本、朱本無。

代京兆李尹降誕日進衣貞元十九年四月十九日。

衣一副四事。云云。右伏以德水方清，[1]真龍下降。天長地久，瞻北極以常尊；獻壽稱觴，配南山而永固。臣地居宗屬，職忝尹京。慶賀之誠，倍萬常品。前件衣服，謹詣銀臺門奉進。輕瀆旒扆，伏用兢惶。[2]

代京兆韋尹進野豬

野豬一口。右伏以收穫之餘，田獵有獲。異於芻豢，著在方書。既堪充庖，輒敢上獻。前件野豬，謹隨狀上進。謹奏。

代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賜酒食

某官某。[3]右臣今日至長樂驛，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酒食者。伏以恩降王人，榮分御膳。未展儀於雙闕，先受賜於八珍。品越賑膰，味兼醪醴。頓驚凡口，倍益歡心。無任欣躍。

代杜相公謝就宅賜食

某官某。[4]右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食

[1]「德水」，紹本、朱本作「水德」。
[2]「惶」下，紹本、朱本有「貞元十九年四月十九日」。
[3][4]「某官」，紹本、朱本作「具官臣」。

者。出自太官，飫于私第。光榮曲被，猥承推食之恩；駑蹇未施，益重素餐之責。舉其匕箸，若負丘山。無任戰荷踴躍之至。❶

代東都韋留守謝賜食

某官某。❷右臣今日發至長樂驛，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食者。伏以味兼海陸，品溢圓方。降自御廚，光臨傳舍。初辭魏闕，❸倍懷犬馬之誠；猥受珍羞，更切稻粱之感。無任欣躍。

代裴相公進東封圖

集賢殿御書院《開元東封圖》一面。右臣謹按開元十三年，玄宗皇帝以天下太平，登封東嶽。聲明文物，振耀古今。伏惟陛下丕承耿光，再闡鴻業。祖宗盛事，紹復有期。臣所以寫成此圖，輒敢上獻。

至於繢畫，躬自指揮。徵史氏之文，纂禮容之要。山川氣象，悉擬真形；羽衛威儀，咸稽故實。所冀睿情一覽，遐想玄蹤。臣叨榮過深，抱疾已久。望陛下告成之日，心必前知；嗟老臣將謝之年，身恐不見。疲羸之際，感激倍深。前件圖謹差某官某詣光順門上進。謹奏。

舉崔監察羣自代 御史臺。貞元十九年十一月。

宣歙池等州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裏行

❶「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某官」，紹本、朱本作「具官臣」。
❸「初」上，紹本、朱本有「臣」字。

崔羣。❶右臣蒙恩授監察御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在諸生中，號爲國器。縶維外府，人咸惜之。臣既深知，敢舉自代。謹具如前，謹録奏聞，候敕旨。❷

舉開州柳公綽自代

尚書屯田。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八日。

某官：守開州刺史柳公綽。右臣蒙恩授尚書屯田員外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❸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以賢良方正再歟王庭。在流輩間，號爲端士。昨除遠郡，人皆惜之。臣初蒙授官，得以論薦。多士之内，無非其人。竊惟用材，宜自遠始。謹具如前，謹録奏聞，伏聽敕旨。❹

舉姜補闕倫自代

東都尚書郎省。大和元年八月十四日。

前左補闕姜倫。右臣蒙恩授尚書主客郎中，分司東都。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臣伏詳詔旨，欲達聰旁求，發揚幽遠。故人人得言所知，不當循其階次也。臣伏以前件官有儒學士行，蒙以諫官徵。會其年老被疾，不堪上道。有司按視如狀，不復逼迫，至今家居而篤志無倦。臣謹舉爲郎

❶「羣」上，紹本、朱本有「都」字。
❷「謹具如前，謹録奏聞，候敕旨」，紹本、朱本無。
❸「上」，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❹「旨」下，紹本、朱本有「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八日」。

史，分司別都。冀優賢振滯，兩得其道。云云。❶

蘇州舉韋中丞自代大和六年十二月九日。

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朝議郎、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應物。❷ 右某伏奉去年十月十二日敕，授使持節蘇州諸軍、守蘇州刺史。❸ 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刺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歷掌劇務，皆有美名。執心不回，臨事能斷。今領職雖重，本官尚輕。伏以當州口賦，首出諸郡。況經災沴，切在撫綏。內省無能，輒敢公舉。司摧筦之利，誠藉時才；流愷弟之風，實惟邦本。非敢臆說，❹以塞詔書。今具聞奏。❺

蘇州上後謝宰相大和六年十二月七日。

右某今月六日，❻到州上訖。某山東一書生，潦倒踈闊。在少壯日，猶不逮人。況今衰遲，智力愈短。相公哀憐不遇，擢授名邦。實荷弘獎，慚非器使。伏以當州谿一作經。大浸之後，物力蕭然。飢寒殞仆，相枕于野。誓當悉心條理，續具奏論。才術素空，憂勞方始。懼無聞問，忝荷恩知。不任

❶「云云」下，紹本有「大和元年六月十四日」。
❷「諸」上，紹本、朱本有「蘇州狀上中書門下」。
❸「右某」至「刺史」，紹本、朱本作「右臣蒙恩授蘇州刺史」。
❹「敢」，朱本作「承」。
❺「奏」下，紹本、朱本有「大和六年十二月九日」。
❻「右」上，紹本、朱本有「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某」。

瞻望懇迫之至。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

右某素乏吏才，謬居劇郡。以無庸之器，當難治之時。恭守詔條，勤求人瘼。伏以聖德柔遠，皇明燭幽。凡有上陳，皆可其奏。遂令管見，得及疲黎。自承雨露之恩，非有循良之政。猥蒙朝奬，特降命書。顧逢掖之腐儒，被華章之貴服。有黷陟明之典，誠招彼己之譏。限以官守，不獲拜謝。瞻望榮感，心魂載馳。大和七年十二月日。❶

汝州上後謝宰相 大和八年。

右某自領吴郡，❷仍歲天災。上稟詔條，下求人瘼。地苞藪澤，俗尚剽輕。悉心撫綏，用法擒擿。事繁才短，常積憂虞。忽蒙天恩，稍移近郡。家本滎上，❸籍占洛陽。病辭江干，老見鄉樹。榮感之至，實倍常情。印綬所拘，不獲拜謝。瞻望德宇，精誠坐馳。無任感戀之至。❹

汝州舉裴弘恭自代 大和八年。

正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弘恭。右臣蒙恩授

❶ 「大和七年十二月日」，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 「右」上，紹本、朱本有「朝議大夫使持節汝州諸軍事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某」。

❸ 「滎」，原作「榮」，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 「無任感戀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諸州刺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前爲九卿，出領兩鎮。頃因微累，遂有左遷。今授遠州，物情未塞。臣前任鄰境，[1]具知其才。舊屈未伸，輒舉自代。

汝州進鷹 大和九年九月十一日。

汝州防禦使，當使進奉籠母鷹六聯。右伏以前件鷹等學習應期，馴養斯至。列於常貢，有異衆禽。受紲之時，志已存於雲外；下鞲之際，思用展於軍前。既懷百中之能，願獻三驅之禮。謹差防禦押衙景再休隨狀奉進以聞。

同州舉蕭俶自代 大和九年十二月四日。[2]

同州防禦使、前諫議大夫蕭俶。右臣蒙恩授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長春宫等使。伏準貞元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敕，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生於貴族，伏膺儒門。搢紳之間，號爲端士。昨蒙朝奬，冠于諫垣。時方被病，不果上道。長告已滿，塊然家居。今聞疾瘳，可以録用。臣與俶久同班列，知其材能。爲官擇人，敢舉自代。[3]

[1]「境」，紹本、朱本作「接」。
[2]「大和九年十二月四日」，原脱，今據紹本補。
[3]「代」下，紹本、朱本有「大和九年十二月四日」。

上宰相賀德音 大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今月十六日德音，右被刑部牒宣示德音。伏以聖澤滋深，新恩廣被。言念正刑之外，或有詿誤之徒。爰降殊私，特弘在宥。瑕累咸滌，危疑獲安。此皆廟算弼諧，致君及物。事光前史，功格上玄。某限以守官，不獲隨例拜賀。無任抃躍之至。❶

上宰相賀改元赦書 開成元年正月日。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改元赦書。右伏奉今月一日制書，改大和十年爲開成元年，大赦天下者。伏以律首三元，禮崇四始。順陽和發生之德，敷大號渙汗之恩。宥過恤刑，弛征已責。盡去人瘼，通知物情。德音朝發於九天，和氣夕周於四海。此皆相公弼諧之道，燮贊之功。進退於密勿之間，❷發揚成雱霈之澤。某恪守官業，印綬所拘，不獲隨例拜賀。

薦處士嚴毖

處士嚴毖。右左庶子損之之孫，國子司業士元之子。舊名保嗣，亦有官班。頃者李賓客渤嘗與之游，辟爲桂州支使。其後寄家汝海，專静自居。某嘗典汝州，與語甚熟。歷代史及國朝故事，悉能該通。操

❶「拜賀。無任抃躍之至」，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至」下，紹本、朱本有「大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❷「退」，紹本作「孰」，朱本作「熟」。

心甚危，觀跡相副。未逢知己，已過壯年。汩没風塵，有足悲者。

伏見赦文節目，委州郡長吏搜訪隱淪。夫舉無他，唯善所在。每覽《殊英》卷後列學士姓名，有常州人符鳳，白衣在選，取其藝業，不弃遠人。某忝被儒官，得以薦士。亦非出位，冀不廢言。儻弘文、集賢史氏之館，採其實學，有勸諸生。伏以桂州辟之於前，某薦之於後，豈必有土長吏，然後事行？伏惟試味斯言，降意詳擇。謹狀。

薦處士王龜

處士王龜。古者選公族大夫，必以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静者循之。孜孜於此者，蓋膏粱之性難正，而懼公侯之胤不能嗣其耿光，可以深惜。然則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此智武子誡文子既冠而見之詞也。是知古之取士，不專寒族，必參用世胄，以廣得人之路。

今見處士王龜，即居守之第三子也。天生貞静，操心甚危。不由門資，誓志自立。樂處士之號，不汩綺繻一作羅。之間。❶自到洛都，便居山寺。躭玩墳籍，放情煙霞。曾邀與語，如鋸木屑。信有稟受，居然出羣。伏聞比者在京師，❷甚足知者。諫院有狀，名流亟言。某流滯周南，静閲時輩。身雖不用，心甚愛才。況遇相公持衡，敢有所啓。誠懸之下，輕重難欺。伏惟深賜詳

❶「繻」，紹本、朱本作「襦」。
❷「伏聞彼者」，紹本作「以此」，朱本作「以比」。

擇，知卿族之内有遺逸焉。[1]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二

[1] 「焉」下，紹本、朱本有「謹狀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劉某狀」。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三

集　紀

唐故相國李公集

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絪縕積于中，鏗鏘發越形乎文。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于訏謨宥密，庸可不紀？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羣慝既讋，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鉦鼓相襲，故起文章爲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略奮，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汙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唐之貴文，至矣哉！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内庭。繇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八九。[1]公寔得時而光焉。

公諱絳，字深之，趙郡人。在貢士中，傑然有奇表。既登太常第，又以詞賦升甲科。授秘書省校書郎，歲滿從調，有司設甲乙問以觀決斷，復居高品，補渭南尉，擢拜監察御史。未幾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居中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歷司勳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風儀峻整，敷奏讜切，言事感動，上輒目送之。一旦召至浴堂門，與語半日，[2]曰：「將柄用子，[3]大宜稔熟民聽。[4]」

[1]「者」，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2]「日」，原作「省」，今據紹本、朱本改。
[3]「柄用子」，紹本、朱本作「移用於大位」。
[4]「大」，紹本、朱本無此字。「聽」，朱本作「隱」。

遂出爲户部侍郎，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殷然有直聲。❶及册免，而聞望益大。周旋公卿間，五爲尚書，歷御史大夫，左僕射，一以三公領太常，刺近輔，居保釐，登齋壇皆再焉。太和三年，以司空鎮南鄭。居二歲，坐氣剛玉折，海内冤惜之。

後三年，嗣子前京兆府户曹掾璆，次子前監察御史裏行頊等，泣持遺草，請編之。肇自從試有司，❷至于宰天下，詞賦、詔誥、封章、啓事、謌詩、贈餞、金石、颺功，凡四百餘篇，勒成二十卷。上所以知君臣啓沃之際，下所以備風雅詩聲之義。洪鍾駭聽，瑶瑟清骨。其在翰苑，及登台庭，亟言大事，誠貫理直，感通神祇。龍鱗收怒，天日回照，古所謂一言興邦者，信哉！始愚與公爲布衣游，及仕畿服，幸公同邑。其後雖翔泳勢異，而不以名數革初心。今考其文，至論事疏，感人肺肝，毛髮皆聳。嗚呼！其盛唐之遺直歟！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之士，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勢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公説以詞摽文苑徵；❸玄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❹吕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垍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

❶「殷」，紹本、朱本作「毅」。
❷「自」，原作「白」，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公」上，紹本、朱本有「張」字。「摽」，紹本、朱本作「標」。
❹「公」上，紹本、朱本有「張」字。

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惇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爲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

公本名惇，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逍遥公夐之八代孫，右僕射某之元子。❶生而聰明絶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咨天人之際，探曆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于佛書尤邃。初爲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公直東觀。❷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爲郎，歷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讋不庭，宿兵寖久。韋丞相貫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册免，因歷詆所善。公在伍中，出爲開州刺史。居三年，執友崔敦詩爲相，徵拜户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换中書舍人。侍游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編，優詔答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

長慶四年春，敬宗踐祚，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年，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内署故事與外庭不同，凡言内翰學士必草詔書，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爲中書舍人，或

❶「右」上，紹本、朱本有「江陵節度參謀監察御史裏行贈」。
❷「公」，紹本、朱本無此字。
❸「内翰」，紹本、朱本作「翰林」。

他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爾，不竄言於訓詞。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内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于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真拜夏官貳卿，由是，内庭詞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春秋，未親庶政，或有凝滯，視公如蓍龜。寶曆季年，宫壼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無所闗決，唯内署得參焉。羣議閧胡貢反。然，俟公一言而定。戡難纘服，再維乾綱。

今上繼明，策勳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材遇英主，功顯人伏，言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託，巖廊益尊。感恩盡瘁，不嗇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詞，疾作暴僨，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搢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人在右翼輔，❶歸于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醫賜藥，旁午疊委。會暮，肩輿至第。詰旦，以不起聞。贈襚加常禮。

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詞以冠其首。謹按公未爲近臣已前，所著讚論、記述、銘志，❷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册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辯

❶「在」，紹本、朱本作「左」。「輔」，紹本、朱本作「負」。
❷「讚」上，紹本、朱本有「詞賦」。

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

初，蕃既纂修父書，咨于先執李習之，請文爲領袖，許而未就。習之悄然謂蕃曰：❶「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爲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爾。韓、柳之逝久矣，今翱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賫恨無已，將子薦誠于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嘉蕃之虔敬，❷庶幾能世其家，固不讓云。❸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

起文章而陟大位，丹青景化，焜燿藩方，如霏煙祥風，緣飾萬物，而與令名相終始者，有唐文臣令狐公實當之。公名楚，字殼士，燉煌人，今占數于長安右部。❹天授神敏，性能無師。始學語言，乃協宮徵，故五歲已爲詩成章。既冠，❺參貢士，果有名字。時司空杜公以重德知貢舉，擢居甲科。瑯琊王拱識公於童丱，雅器異之。至是，拱自虞部正郎領桂州，鋭於辟賢，以酬不次之遇，先拜章而後告公。既而授試弘文館校書郎。公爲人子，重難遠行，稟命而去。居一歲，竟迫方寸而歸。家在并、汾間，急於禄養，捧從事檄于并州。凡更三牧，官至監察御史。

元和初，憲宗聞其名，徵拜右一作左。拾

❶「習」上，紹本有「一旦」二字。「悄」，朱本作「燋」。
❷「嘉蕃之虔敬」，紹本、朱本作「且嘉蕃之虔虔孝敬」。
❸「固」，紹本、朱本作「故」。
❹「占」，原作「古」，今據紹本、朱本改。
❺「冠」上，原有「即」字，今據紹本、朱本删。

遺，歷太常博士，入爲尚書禮部員外郎。性至孝，既孤，以善居喪聞。喪除爲刑部員外郎。❶時帝女下嫁，相禮缺官，以本官攝博士。當問名之答，上親臨帳幄，簾内窺之，禮容甚偉，聲氣朗徹。上目送良久，謂左右曰：「是官可用，記其姓名。」未幾，改職方，知制誥。詞鋒犀利，絶人遠甚。適有旨選司言高第者視草内庭，宰臣以公爲首。❷遂轉本司郎中，充翰林學士。滿歲，遷中書舍人，專掌内制。武帳通奏，栢梁陪讌，嘉猷高韻，冠于一時。

會淮右稽誅，上遣丞相即戎以督戰。公草詔書，詞有涉嫌者。相府上言，有命中書參詳竄定。因罷内職，歸閣中。而君心眷然，將有大用，且出入以試之。及牧華州，兼御史中丞，錫以金紫。居鎮七月，遷大夫，充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又七月，急召抵京師，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然後知上心倚以爲相，非一朝也。是歲，元和十四年秋。明年正月，憲宗晏駕。惜其在位日淺，遭時大變。穆宗踐祚，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萬機百度，别有所付，第以舊相署位，充山陵使。七月禮畢，部下吏有以贓狀聞者，朝典用責率之義，是以左授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大夫。恩顧一異，媒孽隨生。旋又貶衡州刺史，移郢州，轉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起爲陜、虢觀察使。或有上封者，稱前以奉陵寢不檢下獲譴，今陵土猶濕，未宜遽用。次陜一日，重爲賓客分司。

❶「喪除爲刑部員外郎」，紹本、朱本作「中月除刑部員外」。

❷「公」，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長慶四年，改河南尹。其秋，授檢校禮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汴州爲四戰之地，擇帥先有功。峻刑右武，疑似沈命，號爲危邦者積年。公但以清儉自律，❶以恩信待人，以夷坦去羣疑，以禮讓汰慘急。自上化下，速於置郵。泮林革音，無復故態。璽書勞之，就加大司馬。文宗纂服，三年冬上表，以大臣未識天子，願朝正月。制曰：可。操節入覲，遷户部尚書。俄爲東都留守，又轉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❷後以王業之始，實爲北京，移鎮太原，從人望也。以吏部尚書徵，换太常卿，真拜尚書左僕射。

太和九年冬十一月，京師有急兵起，上方御正殿，即日還宫。是夕，召公決事禁中，以見賢遍反。事傳古義爲對。其詞讜切，無所顧望。上心嘉之。居一二日，守本官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斡利權，既非素尚，仡許乙反。牢讓，❸故復爲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開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薨于漢中官舍，享年七十。齊終之前一日，自修遺表，初述感恩陳力之大義，中及朝廷刑政之或闕，意竊言盡，神識不昬。上深悼之，形于愍册。未登三事，故以贈之。歸泉之夕，有大星殞于正寢之上，光燭于庭。天意若曰：既稟之而生，亦有涯而落。其文章貴壽之氣焰歟！

初，憲宗覽國書，見五王復辟之際，狄梁公實尸之。公爲台臣，獨召便殿，問曰：

❶「但」，紹本作「始」。
❷「天」，原作「太」，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仡」，紹本作「仡仡」。

「仁傑有後乎？」公以其支孫試校書郎兼謨爲對。即日拜左拾遺，公遂草制。他日相銜者因抉其詞，❶以爲非《春秋》諱魯之旨。穆宗新即位，謙讓不自決，遂有衡州之貶，公議冤之。嗟乎！天之於賦予也甚嗇而難周。公獨富文華，丁良時，歷名卿，至元老。蓋忠廉孝友，愛才與物，合是粹美以將之邪！可謂全德矣。既免喪，嗣子左補闕綯集公之文，成一百三十卷。因長子太子左諭德弘分司東都，❷負其笥來謁，泣曰：「先正司空與丈人爲顯交。撤懸之前五日，所賦詩寄友，非他人也。今手澤尚存。」言之嗚噎長號，予亦爲之大慟，❸收淚而視，分當編次之。

始公參大鹵記室，以文雄邊。議者謂一方不足以騁用，徵拜於朝。累遷儀曹郎，乃登西掖，入內署，訏謨密勿，遂委魁柄，斯以文雄於國也。嗚呼！咫尺之管，文敏者執而運之，所如皆合。在藩聳萬夫之觀望，立朝賁羣寮之頰舌，居內成大政之風霆。導畎澮於章奏，鼓洪瀾於訓誥。筆端膚寸，膏潤天下。文章之用，極其致矣。而又餘力工於篇什，古文士所難兼焉。昔王珣爲晉僕射，夢人授大筆如椽，覺而謂人曰：「此必有大手筆事。」後孝武哀册文乃珣之詞也。公爲宰相，奉詔撰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哀册文，時稱乾陵崔文公之比。今考之而信，故以爲首冠，尊重事也。其他各以類聚著于篇。

❶「抉」，原作「扶」，今據紹本改。
❷「弘」上，原有「子」字，今據紹本、朱本刪。
❸「亦爲之大慟」，紹本、朱本作「爲之慟」。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

心之精微，發而爲文；文之神妙，詠而爲詩。猶夫孤桐朗玉，自有天律。❶能事具者，其名必高。名猶實生，❷故久而益大。尚書郎盧公諱象，字緯卿。始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與王維、崔顥比肩驤首，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由前進士補秘書省校書郎，轉右衛倉曹掾。丞相曲江公方執文衡，揣摩後進，得公深器之。擢爲左補闕、河南府司録、司勳員外郎。名盛氣高，少所卑下。爲飛語所中，左遷齊、汾、鄭三郡司馬，入爲膳部員外郎。時大盜起幽陵，入洛師，東夏衣冠不克歸王所，爲虜劫執，公墮脅從伍中。初謫果州長史，又貶永州司户，移吉州長史。天下無事，朝廷思用宿舊，徵拜主客員外郎。道病，留武昌，遂不起。故相崔太傅時爲右史，方在鄂，以文誌其墓，其一詞曰：噫！公妙年有聲，振耀當代。翱翔雲路，不虞矰(則層反。)繳。盛名先物，易生癘疵。三至郎署，坐成遺壟。蹭蹬江皐，栖栖没齒。見知者恨之。

公遠祖，元魏、北齊、後周皆爲帝師。公之叔父嵩山逸人、諫議大夫顯然，真隱者也。公下世後七十三年，其孫元符捧遺草來乞詞以表之。常經亂離，多所散落，今之存者，十有二卷，凡若干篇。

❶「天」，紹本作「大」。
❷「猶」，朱本作「由」。

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

五行秀氣，得之若多者爲俊人。❶其色瀲灩於顔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焕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蓮蒲與百果齊坼，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吕和叔寔生是時，而絶人遠甚。始以文學震三川，三川守以爲貴士之冠。名聲西馳，❷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丙一作兩。科連中，鋩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犬戎請和，上問能使絶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内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户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没。後十年，其子安衡泣捧遺草來謁，咨余仲之，❸成一家言，凡二百篇。

和叔名温，别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吴郡陸質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❹勇於藝能，❺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字，與俊賢交，重氣概，覈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疑

❶「若」，紹本、朱本作「居」。
❷「西」，朱本作「四」。
❸「仲」，紹本、朱本作「紬」。
❹「安定」，紹本、朱本無此二字。
❺「藝能」，朱本作「六藝之能」。

考要，皇王霸强之際，❶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袵。❷得一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爲按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閼其勢而争天光者乎？❸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

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其他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豔。夫羿之關弓，唯巴蛇九日乃能盡其彀，而回注鶡爵，亦要失中於尋常之間。❹非羿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余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内而已。

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扶問反。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争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

❶「皇王霸强之際」，紹本、朱本作「王霸富彊之術」。
❷「袵」，紹本、朱本作「注」。
❸「天光」，紹本作「夫光」，朱本作「光」。
❹「失」，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者歟！

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踈俊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歸，❶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某，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某執書以泣，遂編次爲三十通，行於世。

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❷亦以退之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❸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董氏武陵集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❹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爲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爲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羣才，鈞銖尋尺，隨限而盡。如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粹羽得于遐裔，雖欲勿寶，可乎？

❶「歸」，紹本、朱本無此字。
❷「於」，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大」下，紹本、朱本有「方」字。
❹「冥」，朱本作「異」。

生名侹，字庶中。幼恃屬詩者，❶晚而不衰。心源爲鑪，筆端爲炭。鍛鍊元本，雕礱羣形。糾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沿濁，協爲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盧員外象，杜員外甫。高韻如包、李，包祭酒佶，李侍郎紓。迭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寡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間身以廷尉屬爲荆州從事，❷移疾罷去，幽卧於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於人。寓其性懷，❸播爲吟咏，❹時發笥，紛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爲目。吾子常號知我，盍表而志之？爲生羽翼。」余不得讓而著于篇，因系之曰：

詩者，其文章之藴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户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爲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寖息。樂府協律不能足去聲。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之貧卧于裔土也，其不得於時者歟！其不試故藝者歟！

澈上人文集

釋子工爲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

❶「恃」，朱本作「嗜」。
❷「身」，朱本作「者」。
❸「性」，朱本作「情」。
❹「吟」，原作「味」，今據紹本、朱本改。

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爲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爲詩，遂籍籍有聞。去。維卒，乃抵吴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藝益至。皎然以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紓。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於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飈，如雲得風，柯葉長王。❶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悦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遊京師，名振輦下。緇流疾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因侵誣得罪，徙汀州。會赦，歸東越。時吴、楚間諸侯多賓禮招延一作迓。之。元和十一年，終於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於越之山陰天柱峰之陲，從本教也。

初，上人在吴興，居何山，與晝公爲侶。皎然字晝，時以字行。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支、許之契焉。❷上人歿後十七年，予爲吴都，❸其門人秀峰，捧先師之文，來乞詞以志，且曰：「師嘗在吴，賦詩僅二千首，今刪取百篇，❹勒爲十卷。自大曆至元和，凡五十年間，接詞客聞人詶唱，別爲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言羽翼之。」

因爲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絃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吴興晝公能備衆體。晝公後，澈公承之。

❶「長」，紹本、朱本作「張」。
❷「支」，原作「友」，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都」，紹本、朱本作「郡」。
❹「百」上，紹本、朱本有「三」字。

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黄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三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四

雜　著

因論七篇序

子劉子閑居，❶作《因論》。或問其旨曷歸歟？對曰：「因之爲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辭，匪立匪寓，以因爲目。《因論》之旨也云爾。」

鑒　藥

劉子閑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交沴，煬然焚如。客有謂予：「子疾，❷病積日矣。乃今我里有方士，淪跡於醫，厲者造焉而美肥，跛者造焉而善馳。❸矧常病，雅將子詣諸？」❹予然之，之醫所。切脉、觀色、聆聲，參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興居之節舛，衣食之齊去。乖所由致也。今夫藏鮮能安穀，府鮮能母氣，徒爲美疹之囊橐爾。我能攻之。」乃出藥一丸，可兼方寸，以授余曰：「服是足以瀹昏煩而鉏

❶ 上「子」字，紹本、朱本無。
❷「疾」，紹本、朱本作「病」。
❸「跛」，紹本、朱本作「輒」。
❹「雅」，紹本、朱本作「也」。

蘊結，銷蠱慝而歸耗氣。然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齊去。也。」予受藥以餌，過信而腿能輕，痺能和，涉旬而苛癢絶焉，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糲如精。

或聞而慶予，且關言曰：「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難遭已。顧醫之態，多嗇術以自貴，遺患以要平。財，盍重求之，所至益深矣。」予昧者也，泥通方而狃既効，猜至誠而惑勸説，卒行其言。逮再餌半旬，厥毒果肆，岑岑周體，如痁瘧焉。❶悟而走諸醫，醫大咤曰：「吾固知夫子未達也。」❷促和蠲毒者投之，濱於殆而有喜。異日，進和藥乃復初。

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則兩躓，明矣。苟循往以御變，昧於節宣，奚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訊甿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甿增增，扶斑白，挈羈角，齎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予曰：「斯宋人、梁人、亳人、潁人之逋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云：「予聞隴西公暢轂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欣欣然似恐後者，其聞有勞倈之簿歟，蠲復之條歟，振贍之術歟？❸碩鼠亡歟，瘈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盜間釁，而武臣

❶「瘧」，紹本、朱本作「作」。
❷「子」，原作「夫」，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術」，朱本作「格」。

顓焉。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鶩其理而蝉其賦，民弗堪命，是軼于他土。然咸重遷也，非阽危擠壑，不能違之。曩者雖『歸歟』成謡，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吾帥故爲丞相也，能清浄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佐常宰京邑也，能誅鉏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

予因浩歎曰：「行積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先後曰：「民黠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嘆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于蹊。偶問焉：「何形之瑰歟？何足之病歟？今觳觫然將安之歟？」叟攬縻而對云：「瑰其形，飯之至也；病其足，役之過也。請爲君畢詞焉。我僦車以自給，嘗驅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南並商嶺，❶一作顏。掣以回之，叱以聳之。雖涉淖躋高，轂如蓬而軥不憤。乃今廢矣，❷顧其足雖傷而膚尚腯，以畜豢之則無用，以庖視之則有贏。伊禁焉莫敢尸也。甫聞邦君饗士，卜剛日矣。是

❶「並」，朱本作「至」。
❷「乃」，紹本、朱本作「及」。

往也，當要平聲。售於宰夫。」

余尸之曰：「以叟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予方窶，且無長物，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叟輾然而咍曰：「我之沽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囓肥，飴子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爲？且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利其財。子惡乎落吾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杖扣牛角而嘆曰：「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員能霸吴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陔下敵擒鍾室誅：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執不匱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形器，用極則憂，明已。」

儆舟

劉子浮于汴，涉淮而東。亦既釋紼纚，榜人告予曰：「方今湍悍而舟盬，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繇是袽以窒之，灰以墐之，爇以乾之。僕怠而躬行，夕惕而晝勤。景霾晶而莫進，風巽響而遄止。兢兢然累辰，是用獲濟。偃檣弭櫂，次于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遊肆而觴矣，或拊橋而歌矣；隸也休役以尚寢矣，❶吾曹無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窽隙潛澍，渙然陰潰，至乎淹簀濡薦，方卒愕傳呼，跣跳登坵，❷僅以身脱。目未及瞬而樓傾軸

❶「尚」，朱本作「高」。
❷「坵」，紹本、朱本作「墟」。

塾，圮于泥沙，❶力莫能支也。

劉子欻然目視而言曰：❷「曏予兢惕也，汩洪波而無害。❸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❹是以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至于覆國夷族，可不儆哉！嗚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倚伏之矛楯也，其理甚明。困而後儆，斯弗及已。」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䋏邇之于傳。傳吏適傳呼曰：「乘馹者方來。」詭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宜爲爪士。獻言于上，有旨趣音促。如京師。」頃其至，則仡然五輩：咸碩其體，毅其容；動睛曄如，曳趾岌如；顧瞻低回，飲啜有聲。泗濱守伾，由將授也，悦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傍如無人，中若有憑。有盪舟如沿者，抉鼎如飛者，絢鍵如麻者，開兩弧而脉不僨者，屣巨石而齎如流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于上也。

異日，話於儒家者流，有客悱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袀服。我之力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係六蠻而斷右臂。❺由是而言，

❶「圮」，紹本作「圯」，朱本作「抵」。
❷「欻然目視」，紹本、朱本作「缺然自視」。
❸「波」，紹本、朱本作「漣」。
❹「於」，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❺「蠻」，紹本、朱本作「羸」。

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馹其騑，餼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蒲其輪，鶴其書矣。」予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矣。時乎而言，則彼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予所不能齊也。」客於邑垂涕洟。

劉子解之曰：「屠羊于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于山，俟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韞匵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我與歟！」

說驥

伯氏佐戎于朔陲，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稊秕，飲之污池，廐櫪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而續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沽于肆。肆之駔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贏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

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尤工。覩之周體，哈然視，❶听然笑，既而抃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覯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鏘如，曄如翔如之備邪！今夫之德也全然矣，❷顧其維駒，藏鋭于內，且秣之乖方，是用不悦于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平。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鬻千金。」裴也聞言竦焉。遂儆其僕，蠲其皂，筐其惡，蜃其溲，穛以美薦，

❶「哈」，紹本、朱本作「眙」。
❷「夫」下，朱本有「馬」字。

秣以薌粒，起之居之，澡之挋音震。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

客有唁予以喪其寶，且譏其所貿也微。予洒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易是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爾。且夫昔之翹陸也，謂將蹄將齧，柢以撾策，不知其籋雲爾；昔之噓吸也，謂爲疪爲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爾。夫如是，則曠日歷月，將頓踣，❶是以曾何寶之有焉？❷繇是而言，方之於士，則八十其緍也，不猶愈於五羖皮乎？」客謏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猶違之若此。❸矧德蘊于心者乎？斯從古之歎，予不敢嘆。」

述病

劉子嘗涉暑而征，熱攻于腠以致病。其僕也告痡，亦莫能興。逮浹日，予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間矣，顧熱沴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攝衛之乖方，❹則病復矣。」所苦既微，而怠其說。倦眠于衾而興焉，倦隱几而步焉，面不能罷頮，髮不能捐擳，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瘮踈錦反。如，覆瘝于躬。進藥求汗，凡三渙，然後目能視。既分，❺則嚮時

❶「將」下，朱本有「至」字。
❷「是以」，朱本無此二字。
❸「違」，朱本作「爲」。
❹「衛」上，紹本、朱本無「攝」字。
❺「既」上，紹本、朱本有「視」字。

之僕，已皖一作睨。然執杯圈，侍予于前矣。予訝而曰：「曩吾與若也病偕，呻也譸也，若酷而吾微，藥也餌也，吾殷而若簿。何患之同而痊之異哉？」僕諄諄而答云：「已之被病也，兀然而無知；有一作其。間也，亦兀然而無知。髮蓬如而忘乎亂，面黔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自知也。」

予喟然嘆曰：「始予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蔬荒，主庖則味乖，顓廐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社櫟賢。唯理所之，曾何膠於域也？」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四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五

雜説

弔馬文❶

馬，乾類，❷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爲獸也。故法求於力，或逸而喜駭；❸求於和，❹或乾而易仆。由德而稱者鮮焉。曩予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于肆而于其鄉。一旦，果得陰山之阿，蠖略其形，蕭然其鳴，❺長顧遠視，順而能力。顧其低軀非騫然而偉也，❻雖士得以乘之。

始予被皂衣于朝，朝之人多三四其壯一作牲。以迭馭，❼予無兼焉。水轍之淋灕，淖途之汪洋，結爲确犖，融爲坳堂。前有僨輈，後有濡裳。我策垂空，我鑣方揚。振鬣軒昂，矯如飛翔。翹翹其雄也，非力而何？烈火之具舉，鈎膺之疊舞，一蹊千趾，駢比齟齬。庨者斯擠，悍者斯怒。我鞍如山，我轡如組。弭毛容與，宛若孤處。靡靡其柔也，非慧而何？前日，予之獲譴于闕下，背商顏，趣昭丘，日中而踰舍。循門之南，❽非騎所宜。夷則沮洳，高則嶮巇。虎咆空林，

❶「弔馬文」，紹本、朱本作「傷我馬詞」。
❷「乾」，朱本作「龍」。
❸「喜」，朱本作「善」。
❹「求」上，紹本、朱本有「法」字。
❺「然」，紹本、朱本作「蕭」。
❻「低」，紹本、朱本無此字。
❼「三四」，紹本、朱本作「四三」。「壯」，朱本作「牡」。
❽「循」，紹本、朱本作「脩」。

鼉一作蠹。鬬荒馗。風雨孤征，簡書之威。俾予弗顛，我馬焉依。屑屑其勞也，非德而何？

予至武陵，居沅水傍，或踰月未嘗跨焉，以故莫得伸其所長。跼蹐顧望兮，頓望其鏁轡。❶ 飲齕日削兮，精耗氣傷。❷ 寒櫪騷騷兮，瘁毛蒼涼。路聞躞蹀兮，巴馬騰驤。❸ 朔雲深兮邊草遠，意欲往兮聲不揚。隤然似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兼常。

初，玄宗羈大宛而盡有名馬，命典牧以時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間得其種而蕃焉。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類也。❹ 稽是毛物，豈祖於宛歟？ 漢之歌曰：龍爲友。武陵有水曰龍泉，遂歸骨于是川。 且弔之曰：生于磧礰善馳走，萬里南來困丘阜，青菰寒菽何適口，病聞北風猶舉首。 金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荆從爾友。❺

口兵戒

余讀蒙莊書曰：「兵莫憯於志，鏌釾爲下。」缺然知志士之傷夫生也。他日讀遠祖中壘校尉書曰：「口者，兵也。」畫然知言之爲兵，又憯乎志。因博考前載，極其兩端。夫志兵之薄人，激烈抗憤，不過無從容於世耳。口兵之起，其刑渥焉。繇是知吾祖之言爲急，作戒以書于盤盂。

五刃之傷，藥之可平。一言成痾，智不能明。人或罹兵，道塗犇救，投方效技，思

❶「望」，紹本、朱本無此字。
❷「氣」，紹本、朱本作「神」。
❸「巴馬」，紹本、朱本作「逸氣」。
❹「毛」，原作「也」，今據紹本、朱本改。
❺「荆」，紹本、朱本作「淵」。

恐其後。人或罹譖，比肩狐疑，借有解紛，毀輒隨之。故曰：舌端之孽，❶慘乎楚鐵。夷竄誠謀，執戈以驅；掩人誠智，折笄以詈。賢者誨予，❷信其有旨。發言之難，伸舌猶爾。辯爲詐謀，❸默爲德基。玉櫝不啓，焉能瑕疵？犨麋深居，孰謂可嗤？我口之啓，❹爾心之門。無爲我兵，當爲我藩。以慎爲鍵，以忍爲閽。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猶子蔚適越戒

猶子蔚晨跪于席端曰：「某幼承叔父訓，始勾萌至于扶踈。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污賢能書，又不自意，被丞相府召爲從事。❺重兢累媿，懼貽叔父羞。今當行，乞辭以爲戒。」

余曰：「若知彝器乎？始乎斲輪，因入規矩，刳中廉外，❻枵然而有容者，理膩質堅，後加密石焉。風戾日晞，不副不聱。五吏反。然後青黄之，鳥獸之，飾乎瑶金，貴在清廟。其用也羃以養絜，其藏也櫝以養光。苟措非其所，一有毫髮之傷，儡然與破甑爲伍矣。

「汝之始成人，猶器之作朴，是宜力學爲礱斲，親賢爲青黄，睦僚友爲瑶金，忠所奉爲清廟，盡敬以爲羃，慎微以爲櫝，去怠以護傷，在勤而行之爾。設有人思披重霄

❶「孽」，原作「蘖」，據紹本、朱本改。
❷「予」，紹本、朱本作「子」。
❸「謀」，紹本、朱本作「媒」。
❹「我」上，紹本、朱本有「戒哉」二字。
❺「不自」，原作「自不」，今據紹本、朱本改。
❻「刳中廉」，原作「中度」，今據紹本、朱本改。

而挹顥氣，病無階而升，有力者揭層梯而倚泰山，然而一舉足而一高，非獨揭梯者所能也。凡大位未嘗曠，❶故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可偉爾。夫偉人之一顧，踰乎華章；而一非，亦慘乎黥刖。行矣，慎諸！吾見垂天之雲，在爾肩腋間矣。

「昔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俊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也。遲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袖吾文入謁，以取質焉。丞相，吾友也。汝事所從如事諸父，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觀博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遲余觀焉。❷初，主人執握槊之器寘于廡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揖讓即次，有博齒二，異乎齒負之齒。❸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期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故以博投詔之。

是日，客抵骨于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脱。事先趑趄，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戾我詛。」❹分曹遒迫，自朝至于日中稷，而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有情焉，如或憑焉，悉詈之不泄，又從而齕齧蹂躪之，莫顧其十目之咍讓也。乃曰：「非予術之不工，是朽骼者不予畀也。請刷恥于弈棊。」主人促，❺命燭以續。鷙神默計，

❶「凡」，原作「尺」，今據紹本改。
❷「遲」，紹本、朱本作「速」。
❸「齒負」，紹本、朱本作「古」。
❹「詛」，紹本、朱本作「恒」。
❺「促」，紹本作「從之」，朱本作「云從命」。

巧竭智賡。主進者書勝負之數于牘，視其所喪，又倍前籍焉。觀者曰：「以夫人之褊心，亦將詬棋而抵枰矣。」既乃恬而不恤，赧然有失鵠求身之色。人咸異之。

子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博投是已；從人者制於人，枰棋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間哉？但處之勢異爾。❶是知當軸者易生嫌，❷而退身者易爲譽。易生之嫌，不足貶也。易爲之譽，不足多也。在辨其所處而已。」

觀市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因也。元和三年，❸沅南不雨，自季春至于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于民，誠信而雩，遂偏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于城門之逵。余得自麗譙而俯焉。

肇下令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跱，如在闤之制。其列題區牓，❹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馬牛有綽，私屬有閑。在巾笥者織文及素焉，在几閣者彫彤及質焉，在筐筥者白黑巨細焉。業于饔者，列饔饎、陳䴵餌而苾然；業于酒者，舉酒旗、滌盃盂而澤然；鼓刀之人，設高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羣狀夥名，入隧而分。❺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贏以游者，坐賈顒顒，行賈遑遑，

❶「但」，原作「何」，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知」，紹本作「如」。
❸「三」，紹本、朱本作「二」。
❹「題」，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❺「隧」，朱本作「隊」。

利心中驚，貪目不瞬。

於是質劑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冒良苦之巧言，斁量衡於險手，秒忽之差，❶鼓舌傖儜；詆欺相高，詭態橫出。鼓囂譁，坌煙埃，奮羶腥，疊巾屨，嚻而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赴，日中而騈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如初中。❷無求隙地，俱爲守犬、鳥烏樂得腐餘。❸是日，倚衡而閱之三，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于篇云。

論　書

或問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數哉？答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説爾，非蹈中之説。亦猶言居室曰避燥濕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燠而已，言飲食曰充腹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祿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居室必以閌門豐屋爲美，笥衣裳必以文章鮮澤爲甲，❹評飲食必以精良海陸爲貴，第車馬必以華輈絶足爲高，干祿位必以重侯累封爲意。是數者，皆不行舉下之説，奚獨於書也行之邪？

《禮》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爲謂。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爲謂。是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之也；書居數之上，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乎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是則博弈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無

❶「秒」，原作「抄」，今據朱本改。
❷「徑」下，紹本、朱本有「術」字。
❸「爲」，紹本、朱本作「唯」。
❹「鮮」，紹本、朱本作「遒」。

所用心爾。吾觀今之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逌爾而笑，或罄然不屑。有詆之曰：「子握槊弈棋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媿，或艴然而色。是故時敢以六藝斥人，❶不敢以六博斥人。嗟乎！衆尚之移人也。

問者曰：然則彼魏、晉、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争名，父子不讓，何哉？答曰：吾姑欲求中道爾，子寧以尚之之弊規我歟！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贖。黄老者至道也，竇后尚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德以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六博之上。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遇鈞而善者得以議能。所加在乎譽，非實也，不黷于賞。所議在乎過，非罪也，❷不紊于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堙墜而已乎！

劉氏集略説

子劉子曰：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未必涼而甘，所處之勢然也。人之詞待扣而揚，猶井之利汲爾。

始余爲童兒，居江湖間，喜與屬詞者游，謬以爲可教。視長者所行止，必操觚從之。及冠，舉秀才，一幸而中説。有司懼不厭於衆，亟以口譽平。之。長安中，多循空言，以爲誠，果有名字，益與曹輩畋漁于書林，宵語途話，琴酒調謔，一出於文章。俄被召爲記室參軍。會出師淮上，恒磨墨於

❶「時」，紹本、朱本無此字。
❷「罪」，朱本作「實」。

楯鼻，❶或寢止羣書中。居一二歲，由甸服升諸朝。凡三進班，而所掌猶外府，或官課，平。或爲人所倩，昌言、奏記、移讓、告諭、奠神、誌葬，咸猥并焉。及謫于沅、湘間，爲江山風物之所蕩，往往指事成歌詩；或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窮愁著書，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劍之比爾。

前年，蒙恩澤，授以郡符。居海壖，多雨慝作。適晴，喜，躬曬書于庭，得已書四十通。逌爾自哂曰：道不加益，烏用是空文爲？❷真可供醬蒙藥褚爾！他日，子壻博陵崔生關言曰：「某也歸游京師，偉人多問丈人新書幾何，且欲取去。而某應曰無有，輒媿起於顏間。今當復西，期有以弭媿者。」繇是删取四之一，爲《集略》，以貽此郎，非敢行乎遠也。

名子説

魏司空王昶，名子制誼，咸得立身之要，前史是之。然則書紳銘器，孰若發言必稱之乎？今余名示：❸長子曰咸允，字信臣；次曰同廙，字敬臣。欲示於人無賢愚，❹於事無小大，咸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從而衆悦，其庶幾乎！

夫忠孝之於人，如食與衣，不可斯須離也。豈俟余勗哉？仁義道深，❺非訓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夫朋友字之，非吾

❶「鼻」下，朱本有「上」字。
❷「烏」，紹本、朱本作「焉」。
❸「示」，紹本、朱本作「爾」。
❹「示」，紹本、朱本作「爾」。
❺「深」，紹本、朱本作「德」。

職也。顧名旨所在，遂從而釋之。孝始於親，❶終於事君，偕曰臣，知終也。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

十一月七日，使持節都督夔州諸軍事、夔州刺史劉某，謹奏記相公閤下：凡今能言者，皆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而不揚，非天不生材也。亦猶不耕者而歎廩庾之無餘，❷非地不產百穀也。伏以貞觀中，增築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人。時外夷上疏，請遣子弟入附于三雍者五國。雖菁菁者莪，育材之道不足比也。今之膠庠不聞絃歌，而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欲振舉也，病無貲財以給其用。鯫生今有一見，使太學立富。幸遇相公在位，可以索言之。

《禮》云：凡學官，春釋奠于其先師。斯禮止于辟雍頖宮，非及天下也。今四海郡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於古，且非孔子意也。炎漢初定，羣臣皆起屠販爲公卿，故孝惠、高后之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孝元時，韋玄成以碩儒爲丞相，遂建議罷之。夫以子孫尚不敢違禮以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之道而首違之？《祭義》曰：「祭不欲數。」《語》云：「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舊饗，孰若行其教道？今夫子之教日頹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斯儒者之所宜憤悱也。竊觀歷代無有是事。

皇家武德二年，詔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祭。貞觀十一年，又詔修宣尼廟

❶「親」上，朱本有「事」字。
❷「而」，原作「不」，今據朱本改。

於兖州。至二十年，許敬宗等奏，乃遣天下諸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方社。敬宗非通儒，不能稽典禮。❶開元中，玄宗嚮學，與儒臣議，繇是發德音，其罷郡縣釋奠牲牢，唯酒脯以薦。後數年定令。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委御史中丞王敬從刊之。敬從非文儒，遂以明衣牲牢編在學令。是首失於敬宗，而終失於林甫，習以爲常，罕有敢非之者。

謹按本州四縣，一歲釋奠物之直緡錢十六萬有奇。舉天下之郡縣，當千七百不啻，羈縻者不在數中。凡歲中所出於經費過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而已，於尚學之道無有補焉。前日詔書，許列郡守臣得以上言便事，今謹條奏：某乞下禮官博士，詳議典制，罷天下縣邑牲牢衣幣。如有生徒，春秋依開元敕旨，用酒醴、腶脩、腒鱅、榛栗，示敬其事，而州府許如故儀。然後籍其資，半附益所隸州，使增學校，其半率歸國庠，猶不下萬計。築學室，具器用，豐簋食，增掌固以備使令。凡儒官各加稍食，其紙筆鉛黄視所出州，率令折入。學徒既備，明經日課繕書若干紙，進士命讎校亦如之。則貞觀之風粲然不殊。其他郡國，皆立程督。投紱懷璽，棫樸皇華，❷良可詠矣！

伏惟相公發迹，咸自諸生，其尊素王之道，儀形四方，宜在今日。是以小生敢沿故事，以奏記于左右，姑舉其大較。至於證據纖悉，條奏具之，章下之日，某乞留神省察，❸不勝大願。惶恐拜手稽首。

❶「稽」，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❷「皇華」，紹本作「華華」，朱本作「菁莪」。
❸「某」，紹本、朱本無此字。

魏生兵要述

余爲書殿學士四年，所與居皆鴻生彦士。一旦詔下，懷吴郡章而東，門下生咸惜是行，且曰：吴中富士，必有知書，宜爲太守所禮者。及下車，閱客籍，森然三千。有鉅鹿魏生，持所著書來謁，曰：「不佞始讀書爲文章，凡二十年。在貢士中，孤鳴甚哀，卒無善聽者。退而收視易慮，伏北牕下，考前言，成《兵要》十編。度諸侯未遑是事，將笈而西，求一言以生羽翼。」

予取其書觀之，❶始自黄帝伏蚩尤，至于隋氏平江南，語春秋、戰國事最備。磅礴下上數千年間，其攟摭評議無遺策，用是以干握兵符貴人，宜有虚己而樂聞者。子盍行乎！吾知元侯上舍，不獨善雞鳴，彈長鋏，三五、九九之伎，顓之而已。

救沈志

貞元季年夏，大水。熊、武五谿鬭，泆于沅，❷突舊防，毁民家。躋高望之，溟涬葩華，山腹爲坻，林端如莎。湍道駃悍，不風而怒。崱嶷前邁，浸淫旁掩。柔者靡之，固者脱之；規者旋環之，矩者倒顛之；輕而汎浮者硠礚之，重而高大者前却之。生者力音，殪者弛形，蔽流而東，若木柹然。

有僧愀焉，❸誓於路曰：❹「浮圖之慈悲，救生最大。能援彼於溺，我當爲魁。」里

❶ 「其」，紹本、朱本無此字。
❷ 「泆」，朱本作「決」。
❸ 「愀」下，朱本有「然」字。
❹ 「誓」，原作「檐」，今據紹本、朱本改。

中兒願從四三輩，皆狎川勇游者。相與乘堅舟，挾善器，維以脩絆，杙于崇丘。❶水當泂洑，人易寘力。凝矑執用，俟可而拯。大凡室處之類，穴居之彙，在牧之羣，在豢之馴，上羅黔首，下逮毛物，拔乎洪瀾，致諸生地者，數十百焉。

適有摯獸如鴟夷而前，攫持流柎，首用不陷，隅目傍睨，其姿弭然，甚如六擾之附人者。其徒將取焉，僧趣音促。訶之曰：「第無濟是爲！」目之可里所，❷而不能有所持矣。舟中之人曰：「吾聞浮圖之教貴空，空生普，普生慈。不求報施之謂空，不擇善惡之謂普，不逆困窮之謂慈。鼂也生必救，而今也窮見廢。無乃計善惡而忘普與慈乎？」僧曰：「甚矣問之迷且妄也。吾之教惡乎無善惡哉？六塵者在身之不善也，佛以賊視之。末伽聲聞，在彼之未寤也，佛以邪目之。惡乎無善惡也？吾鼂也所援而出死地者衆矣。形乾氣還，各復本狀。蹄者蹢躅然，羽者翹蕭然，而言者諓諓然。隨其所之，吾不尸其施也。不德吾則已，烏能害爲？彼形之乾，鬉鬛之姿也；彼氣之還，暴悖之用也。心足反噬，而齒甘最靈。是必肉吾屬矣，庸能蹢躅諓諓之比歟？夫虎之不可使知恩，猶人之不可使爲虎也。非吾自遺患焉爾，❸且將貽患于衆多，吾罪大矣！」

子劉子曰：余聞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僧之言遠矣，故志之。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五

❶「杙」，原作「栰」，據紹本、朱本改。
❷「目」，原作「自」，今據朱本改。
❸「焉」，朱本作「爲」。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六

記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

元和十四年春二月，王師平河南負固之地十有二州。憲宗視地圖户版，俾參其地。三月有詔：其以曹、濮隸鄆爲一隅，按部三郡，統兵三萬，乃新其軍，錫號天平。蓋承天威以平暴勃，❶志勳楊休，❷在稱爲雄。❸新邦始倈，污俗猶用。朝廷革之以漸，故命功臣或辯吏以帥焉。大和三年冬，天平監軍使以故侯病聞。上方注意治本，乃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賜東都留守令狐公曰：「予擇文武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顯庸，往年弼憲宗有素貴，徒得君重，剛吾四支。」公西拜稽首，登車有耀。不踰旬抵治所，夾清河而域之。

惟鄆州在春秋爲須句之國，涉漢爲濟東，蓋《禹貢》兖州之域。宣精在上，奎爲文宿；畫野在下，魯爲儒鄉。故其人知書，風俗信厚。天寶末，大憝起於幽都，虜將因兵鋒取其地。右勇左德，積六十年。公之來思，如古醫之治劇病，宣洩頤養，氣還神復。大凡抗詔條國式於身以先之，示菲約以裕人，信賞罰以格物。物力日完，人風自移。

❶「勃」，紹本、朱本作「悖」。
❷「勳」，朱本作「動」。
❸「在」，朱本作「昔」。

涉月報政，踰年鼎治。牙門之容，暨暨而恭；壘門之容，仡仡而和；里中之容，闐闐而遂。勞者以安，去者以歸。分星不摇，田祖降福。凡革前非：罷供第無名錢歲鉅萬，菽粟如之，錦繒且千兩。去苛法急徵、毁家償租之令，故流庸自占四萬室。衆無吁咨，和氣乃來。三田仍稔，草木咸瑞。豈偶爾哉？

初，斯堂西墉有刺史記，而元戎雄尊之位虚其左方，豈有待邪？公命愚志之，俾來者仰公知變風之自。大和五年夏四月二十六日記。

汴州刺史廳壁

本朝以浚儀爲汴州刺史治所。自隋釃新渠，吸黄河而東行，州含其樞，爲天下劇。内屏王室，東雄諸侯。居無事時，常帶廉察使。兵興已還，益以節旄。用人得否，繫國輕重。長慶四年，詔書命河南尹敦煌令狐公來莅來刺，錫之介圭，使印兵符。汴人交賀，肴醳騰貴。❶惟是邦始都于魏惠王，始郡于宇文周。星躔回環，天駟垂光。地爲四戰，故其俗右武；人具五都，故其氣習豪。公自爲宰相時，已熟四方之利病。凡所戾止，參然前知。既視事三日，挹羣吏與之言曰：❷「吾食止圭田，吾用止公入。凡他給過制，傷廉浼潔者悉罷之，壹歸乎公藏。凡曲防苛禁，不情乖體者悉刬之，一出乎令典。凡關征船算，奪時專利者悉更之，一遵乎詔條。」然後刑麗事而詳，賞以時而

❶「醳」，原作「驛」，據紹本、朱本改。
❷「挹」，朱本作「揖」。

均。興學以勸藝，示寬以化勇。居數月，而汴州人恂恂然無復故態。明年大成。議者若曰：惟浚都，❶國之咽頤，咀清噏和，旁暢四支。東夏黠馬，❷由我以肥。是浚之治，非所澤于所履而已。

初，公七代祖在隋爲納言。大業中，持節居此，亦號刺史，距今餘二百年。公實能似。既拜闕，發魚書合左右契，由阼階躋，遐踵前武。歆然如聞其馨香，肅然如覩其形容，信乎君子之澤遠而有光輝也。他日，命遊梁客志之，書于廳事。謹按前賢之在此堂者，張平原首之，陸氏撰節度使記，揭于東壁，詳矣。今公命爲刺史記，書于右端，謹月而日之，以公爲冠。大和元年夏五月某日記。

汴州鄭門新亭

亭于西門，尊闕路也。實相公以心規，羣僚以辭叶，而百工以樂成。斧斤無聲，丹素有嚴。王人肅客，❸落以金石。走鄭之門，嶔爲右垣。❹黄河一支，滉漾北軒。前瞻東顧，巃動軌直。含景生姿，遡空欲翔。初公來臨，擁節及門，馭吏曰：「此鄭州門。」公心非之，若曰：「野哉！」居無何，即舊號而更之曰鄭門。故事：王人大僚之去來，

❶「惟」，紹本、朱本作「奕奕」。
❷「黠馬」，原作「默焉」，據紹本、朱本改。
❸「王」，紹本、朱本作「主」。
❹「右」，朱本作「石」。
❺「目」上，紹本、朱本有「耳」字。

元侯前驅，翊門而旋，率立馬坌中，❶挹策爲禮。公心不然之，乃下亭令于執事。

按亭東西函丈者三之有奇，而南北五之有贏。樂縣宴豆，前後以位。棋闔對明，弭掀順時。脩梁衡建，中虛上荷。圓脊方廉，高卑中經。簾鑪茵弈，文榹晥榻。儲以應猝，周用而宜。乃命尹闇視亭長，抱關視掌固。啓閉坌除，是謹是孜。錫命賜胙，勞迎贈餞。我當躬行，汝先去。汝躅。挾膳提醪，生芻縞衣，我僚展事，靡問文武，汝唯上。汝從。凡入而修容，凡出而修軷，裼襲威儀，勿籍勿訶。

繇是貴人稱諸朝，羣吏詠於家，行者誇於道。與人同其安者，人人驛其聲而吟之。始乎譏譏而成乎厖鴻，欲無文字不可也。公遂條白其所以然，遠命學古者書之。

公姓令狐氏，以文章典内外書命，以蓍明登左右相，以飛語策免，以思材復徵。自有浚帥，❷無如今治，文武兩熾，其古之大臣歟！

國學新修五經壁

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❸書于論堂東西厢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説，咸束之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歲。崩剝污幭，一作穢。澒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遽賜

❶「坌」上，紹本、朱本有「塵」字。
❷「帥」，紹本、朱本作「師」。
❸「詳」，紹本、朱本無此字。

千萬。時祭酒韓賓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庇之。❶其制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廡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逐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讎校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焕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蓍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逢掖者鑽仰而已。於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❷且歌之曰：

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摹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絃歌以時。切切祁祁，不敖不嬉。庶乎遒人，來采我詩。

時余爲禮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藝文志》。❸

鄭州刺史東廳壁

古諸侯之居，公私皆曰寢，其他室曰便坐。今凡視事之所皆曰廳，其他室以辨方爲稱。今年鄭州刺史楊君作東廳，既成而落之，且以書抵予爲記。

按國章以甲乙第方域，大凡環天子之居爲雄州。鄭實邇王畿，故望雄。視其版多貴人，且當大逵，故務劇。君侯始來三日，司税掾舉七縣董租之吏累百。君曰：

❶「析」，原作「折」，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陳師正」，紹本、朱本作「某」。
❸「志」，紹本、朱本作「云」。

此百牆也。悉罷之。用户符而輸入益辦。司貢掾舉梨林之征，請户曉。君曰：盡弛之勿籍。用平賈而果益精。里無吏迹，民去痼疾，授牘占租，如臨詛盟。土毛人力，日夕相長；故周歲而完焉，比年而愈肥。雖軍興餽輓旁午，大將牙旗往復相踵，而里中清夷，雞犬音和。人既寧而物有餘，政既成而日多暇。圜視舊宇，宜有以更之，且書得時，亦以謹始。因列名氏授受，月而日之，庶乎繼踐于兹者，知貫珠之首。其山望澤寖、土風甿俗，與前賢之耿光，備于正位，有天寶中詞人杜頠之文在。大和四年某月日記。❶

管城新驛

大和二年閏三月，滎陽守歸厚上書言：❷臣治所直天下大逵，肘武牢而咽東夏。誰何宜謹，啓閉宜度。先是驛于城中，駰遽不時，四門牡鍵，通夕弗禁。請更于外隧，永永便安。制曰：可。守臣奉詔，無徵命，無奪時，糜羨財，募游手，逮八月既望，新驛成。鄭人胥悦，琢石而紀曰：

在兑之方，面玄負陽，門銜周道，牆蔭行桑，❸境勝于外也。遠購名材，旁延世工，塈塗宣皙，瓴甓剛滑，術精于内也。蘧廬有甲乙，牀帳有冬夏，庭容牙節，廡臥囊橐，示禮而不慁也。内庖外廐，高倉邃庫，積薪就陽，峙芻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吏有第，役夫有區，師行者有饗亭，孥行者有别邸。

❶「記」，紹本無此字。
❷「書」，紹本、朱本無此字。
❸「桑」，紹本作「栗」，朱本作「粟」。

周以高墉，乃樓其門。勞迎展躅潔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溱洧波瀾，嵩丘雲煙，四時萬象，來貺于我。走轂奔蹄，遄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傳舍之尤乎！

太守姓楊氏，字貞一，華陰弘農人。鄭爲雄州，非聞人大吏不得在其選。夫驛之宜遷于外也，前此二千石嘗言之而重改作，若貞一可謂果於從政而決行其言，惜乎未施於大也！

和州刺史廳壁

歷陽，古楊州之邑。於天文直南斗魁下，在春秋實勾吳之封，後爲楚所取。秦并天下，以隸九江，而六爲九江治所。晉平吳，復隸淮南。至永興初，自析爲郡，益之以烏江。宋臺建目爲南豫州，又益之以龍亢。梁之亡，北齊圖霸功，擁貞陽侯以歸，王僧辯來迎，會于玆地，二國和協，故更名和州。陳、隋間無所革，國朝因隋。武德中更龍亢爲含山。初，開元詔書以口算第郡縣爲三品，是爲下州。❶ 元和中，復命有司參校之，遂進品第一。

按見户萬八千有奇，輸緡錢十六萬，歲貢纖紵二篚，吳牛蘇二鈞，糝鱓九甕，茅蒐七千兩。鎮曰梁山，寖曰歷湖。田藝四穀，豢全六擾。鑪有旨酒，庖有腴魚。神仙故事，在郊在藪。玄元有臺，彭鏗有洞。名山曰雞籠，名塢曰濡須。異有血闞，祥有沸井。城高而堅，亞父所營。州師五百，環峙于東。南瀕江，畫中流爲水疆，揭旗樹葹，十有六戍。自孫權距陳，出入六代，常謂宿

❶「爲」，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兵之地，多以材能人處之。本朝混一，號爲善部。然用人差輕，非復曩時之比也。

始余以尚書郎得譴刺連山，今由巴東來牧。考前二邦之籍與版圖，纔什伍六，而地征三之。究其所從來，生植有本。女工尚完堅，一經一緯，無文章交錯之奇；男夫尚墾闢，功苦戀本，無即山近鹽之逸。市無嗤眩，工無雕彤，無游人異物以遷其志。副徽令者率非外求。凡百爲一出於農桑故也。繇是而言，瘠天下者其在多巧乎！寶曆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

文皇帝初元，始畫天下爲十道。古荆、梁之地舉曰山南，厥後析爲東西。天漢之邦，實居右部。按梁州爲都督治所，領十有五州，縣道帶蠻夷，山川扼隴、蜀，故二千石有採訪、防禦之名。兵興多故，其任益重。澄清節鉞，二柄兼委。

建中末，德宗南巡狩，偃翠華而徘徊，簫勺之音洽于巴、漢。戡難清宮，六龍言旋，迺下詔復除征繇，升州爲府。等威班制，與岐、益同。地既尊大，用人隨異。故自興元至大和，五十年間，以勳庸佩相印者三，以蓍明歷真相者九，由台席授鉞未幾復入相者再焉。磊落震燿，冠于天下。去年夏四月，今丞相趙郡公徵還泰階，遂命左僕射燉煌公往踐其武。繇之九相，及公而十焉。

初，公自河陽節度使入操國柄。其後鎮宣武以禮悛獷悍，治天平以清去掊剋，居太鹵以仁蘇荐飢。今來是都，躡二三大君子之躅。道同氣協，無所改更，如鼓和琴，

布指成韻。羌夷砥平，旱麓發生。人無左言，樂有夏聲。俗既富庶，居多閑暇。圜視府扃，素闕者補之。

先是公堂嘗爲行殿，人不敢斥，別營侯居。應門有閌，棨戟未具。公乃條白上言，詔下有司，可其奏。軍門肅清，方有眉目，趨而入者聳然生敬焉。惟梁，山國也，其節用虎。出揚其威，入貯宜潔。舊處仄陋，黷其雄稜。公遂分宅之別齋，且據便地，署曰節室，卜剛日乃遷焉。敬君命而一民心，軍中增氣而知禮。戟衣既垂，帥節既嚴，流盼屋壁，❶見前修之名氏列于坐右。第有梁州刺史鼎與元尹記，❷與今稱謂不合。因發函進牘于不佞，且曰：我以飾東壁，❸以新志累子。於是按南梁故事，起自始登齋壇之後爲記云。時開成二年，歲在丁巳，春二月某日記。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

開成四年，梁州牧缺，上玩其印，凝旒深思，曰：「伊爾卿族歸氏，以文儒再世居喉舌。今天官貳卿融，能嗣其耿光。嘗自內庭歷南臺，尹轂下，政事以試，可爲元侯。」乃付印綬，進秩大宗伯，兼御史大夫，玉節獸符，鎮于嫣墟。公稽首曰：❹「臣融敢揚王休于天漢之域。」

既莅止，咨于羣執事，求急病者先之。咸曰：華陽黑水，昔稱醜地。近者嘗爲王所，百態丕變，人風邑屋與山水，俱一都之

❶「盼」，紹本、朱本作「眄」。
❷「有」，朱本作「以」。
❸「以」，紹本、朱本作「已」。
❹「公」下，紹本、朱本有「拜手」二字。

會，目爲善部矣。❶唯駟遽之途，欹危隘束，其醜尚存，使如周道，在公頤指爾。

於是因年有秋，因府無事，軍逸農隙，人思賈餘。乃懸墾山刊木之墉，募其力；揆鑽鑿撞秘之用，庀其工；具舁輂畚鍤之器，❷應其要。鼛鼓以程之，糗醪以犒之。悦使之令既下，奮行之徒坌集。我之提封，踞右扶風，觸劍閣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門將賈黯董之；自褒而南，逾利州至于劍門，次舍十有七，同節度副使石文穎董之。兩將受命，分曹星馳。並山當蹊，頑石萬狀：坳者垤者，兀者銛者，磊落傾欹，波翻獸蹲。熾炭以烘之，嚴醯以沃之，潰爲埃煤，一篲可掃。棧閣盤虚，下臨欿呀。層崖峭絶，枘木亘鐵。因而廣之，限以鉤欄。狹逕深陘，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騎，宵夜不惑。郄曲稜層，一朝坦夷。興役得時，國人不知。繇是駃行者忘其勞，吉行者徐其驅，❸孥行者家以安，貨行者肩以不病，❹徒行者足不繭，乘行者蹄不刓。公談私詠，溢于人聽。伊彼金其牛而誘之以利，曷若我子其民而來之以義乎？既訖役，南梁人書事于牘，請紀之，以附于史官《地理志》。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六

❶「目」，朱本作「因」。
❷「鍤」，原作「鍾」，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驅」，紹本作「軀」。
❹「以」，紹本、朱本無此字。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七

記

夔州刺史廳壁

夔在春秋爲子國，楚并爲楚九縣之一，秦爲魚復，漢爲固陵，蜀爲巴東，梁爲信州。初城于瀼西，後周大總管龍門公柘王述登白帝歎曰：❶「此奇勢可居。」遂移府于今治所。是歲建德五年。隋初楊素以越公領總管，又張大之。

唐興，武德二年詔書：其以信州爲夔州。七年，增名都督府，督黔、巫一十九郡。開元中，猶領七州。天寶初，罷州置郡，號雲安。至德二年，命嗣道王鍊爲太守，賜之旌節，統峽中五郡軍事。乾元初，復爲州，偃節于有司，第以防禦使爲稱。尋罷，以支郡隸江陵。按版圖方輸不足當通邑，而今秩與上郡齒，特以帶蠻夷故也。

故相國安陽公乾曜嘗參軍事，修圖經，言風俗甚備。今以郡國更名之所以然，著于壁云。凡名殊必以國，事建必以年，謹始也。長慶二年五月一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連州刺史廳壁

此郡於天文與荆州同星分，田壤制與番禺相犬牙，觀民風與長沙同祖習，故嘗隸

❶「公柘王述」，紹本作「公拓王述」，朱本作「拓王公述」。

三府，中而別合，乃今最久而安，得人統也。按宋高祖世始拆郴之桂陽爲小桂郡。後以州統縣，更名如今，其制誼也。郡從嶺，州從山，而縣從其朔。

邑東望之曰順山。由順以降，無名而相歆者以萬數，回環鬱撓，迭高争秀，西北朝拱于九疑。城下之寖曰湟水。由湟之外，支流而合輸者以百數，淪漣汩潏，❶擘山爲渠，東南入于海。山秀而宣，❷靈液滲漉，故石鍾乳爲天下甲，歲貢三百銖。原鮮而膴，卉物柔澤，故紵蕉爲三服貴，歲貢十筒。林富桂檜，土宜陶甄，❸故侯居以壯聞。石侔琅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麗聞。環峰密林，激清儲陰，海風敺温，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爲涼颸。城壓赭岡，踞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而散，襲山逗谷，化爲鮮雲。故罕罹嘔泄之患，亟有華皓之齒。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涼墟也。

永貞元年，余始以尚書外郎坐黨累，出補兹郡。居無何，吏議以是遷也不足厭其責，❹故道貶爲朗州司馬。後十年，詔書徵還抵京師。俄復前命，佩故印綬而南。曩之騎竹馬北嚮相傒者，咸仕郡縣，巾韝來迎。下車之日，私喜且笑。既視事，得前二千石名姓于壁，❺宰臣王晙、倖卿劉晃、儒官嚴士元、聞人韓泰僉拜焉。或久於其治，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厥官，翹顒載于歌謠。余不佞，從羣公之後。肇武德距于今，凡五十有七人，所舉者四君子，猶振裘之於領袖

❶「汩」，原作「泊」，據紹本、朱本改。
❷「宣」，紹本、朱本作「高」。
❸「甄」，紹本、朱本作「旊」。
❹「厭」，紹本、朱本作「庚」。
❺「壁」下，紹本、朱本有「端」字。

焉。元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機　汲

瀕江之俗，不飲於鑿而皆飲之流。予謫居之明年，主人授館于百雉之内，江水沄沄，周墉間之。一旦，有工爰來，思以技自賈，且曰：「觀今之室廬及江之涯，間不容畝，顧積塊峙焉而前爾。請用機以汲，俾矗然之狀莫我遏已。」予方異其説，且命之飭力焉。

工也儲思環視，相面勢而經營之。由是比竹以爲畚，寘于流中，中植數尺之臬，輂石以壯其趾，如建標焉。索綯以爲絙，縻于摽垂，❶上屬數仞之端，亘空以峻其勢，如張絃焉。鍛鐵爲器，外廉如鼎耳，内鍵如樂鼓，牝牡相函，轉於兩端，走于索上，且受汲具。及泉而循綆下縋，❷盈器而圓軸上引，其往有建瓴之駛，其來有推轂之易，瓶繘不羸，如搏而昇。枝長瀾，出高岸，拂林杪，❸踰峻防。刳蟠木以承澍，貫脩筠以達脉，走下潺潺，聲寒空中。通洞環折，唯用所在。周除而沃盥以蠲，入爨而錡釜以盈。飪餗之餘，移用于湯沐；濯澣之末，泄注于圃畦。雖瀵湧于庭，莫尚其霑洽也。

昔予嘗登障，憫然念懸流之莫可遽挹，方勉保庸，督臧獲，斢而挈之，至于裂肩龜手，然猶家人視水如酒醪之貴。今也一任人之智，又從而信之，機發于冥冥而形於用

❶「摽」，紹本、朱本作「標」。
❷「循」，紹本、朱本作「修」。
❸「杪」，原作「抄」，今據紹本、朱本改。

物。❶浩漾東流，赴海爲期，斡而還焉，逐我頤指。繇之所謂阻且艱者，莫能高其高而深其深也。

觀夫流水之應物，植木之善建，繩以柔而有立，金以剛而無固，軸卷而能舒，竹圓而能通，合而同功，斯所以然也。今之工，咸盜其古先工之遺法，故能成之，不能知所以爲成也。智盡于一端，功止于一名而已。噫！彼經始者，其取諸「小過」歟！

洗心亭

天下聞寺數十輩，而吉祥尤章章。蹲名山，俯大江，荆、吴雲水，交錯如繡。始予以不到爲恨，今方弭所恨而充所望焉。既周覽讚嘆，於竹石間最奇處得新亭。形焉如巧人畫鼇背上物，❷即之四顧，遠邇細大，雜然陳乎前，引人目去，來瞬不得。

徵其經始，曰僧義然。嘯侶爲工，即山求材。盤高孕虛，萬景坌來。詞人處之，思出常格；禪子處之，遇境而寂；憂人處之，百慮冰息。鳥思猿清，❸繞梁歷櫰。月來松間，雕鏤軒墀。石列筍簴，藤蟠蛟螭。脩竹萬竿，夏含涼颸。斯亭之實録云爾。

然上人舉如意挹我曰：「既志之，盍名之以行乎遠夫？」余始以是亭圜視無不適，始適乎目而方寸爲清，故名洗心。長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劉某記。

❶「形」，紹本作「刑」。
❷「形」，紹本、朱本作「彤」。
❸「清」，朱本作「情」。

復荆門縣

直故郢北走之道，其聚邑曰荆門。揭起重關，殿于樂都。名視縣内之制，居殷形束之要，故吏師重焉。通外民之底貢，會南藩之述職，故賓禮蕃焉。其肇允經營，實王孫昌夔居荆以表之，命行名建，而締構之弗暇。

無幾何，有由勇爵而授赤社于兹者，徼馳名於省嗇，謂相沿爲非智，因請罷去其號，發踐更以董之。有司不能端究事本，循空言而可其奏。繇是分地征以歸他邑，野人有回遠之歎，❶廢文吏而顓戍督，行旅有誰何之囏，❷是利之不及下也，黎民病之。自鄖而南，斯爲畫疆，抵郡之路，貫其七舍，持瑞節而銜急宣之使，蓋陰相交，遂使服縵胡者備問俗之對，執刀匕者申餼牽之禮，❸是敬之不及賓也，君子病之。如是幾二十歲。

距永貞元年，江陵尹裴公政成上游，德及矜人，❹大建長利，俾無遺害。乃外濟羣欲，内張全摹，❺周圖經制，條白于狀。昌言既從，公議攸同。忘勞之徒，樂用之工，載大其門，載高其墉。徑術脉分，闤闠架空。然後析便地以肥之，建具官以司之；靡羨財以償其力役，汰冗食以資其秩稍。田里不聞於徵令，縣官無減於歲入。越某月，既成而落之。官修其方，人樂其居。將迎犒

❶「野」下，紹本、朱本有「之」字。
❷「行」下，紹本、朱本有「之」字。
❸「牽」，朱本作「牢」。
❹「矜」，朱本作「於」。
❺「摹」，朱本作「謩」，當是。

飲之儀展，庣置符繻之事舉。戍夫有伍，公吏有職。由彙而分，率無踰閑。入其封者，可以知教。

元和元年，四海會同。天子命公，師長南宫。三年，公以介圭入覲，途出斯邑。邑人之華皓幼童，咸須于道周，❶距躍而謡曰：「起我堙廢而完之，俫我蕩析而安之。昔室于墟，風摇雨濡，自公優柔，郛閈盈兮。❷昔飲于洿，夏涸冬枯，自公感通，觱沸生兮。淑旂之華兮，四牡之騑，傒公之還兮，觴以祝之。」却略蹁跉，❸百形一音。公爲駐錯衡而勞之。有以文從公者紀事于牘，且曰：「民可懷也，盍命夫學舊史之事以志焉！」公不得讓而從之，走是以有授簡之辱。

初，公以縣之之便聞于上也，禹錫方以郎位帖職于計曹。❹章下之日，得以省事。逮今以遷人獲宥于善部，工休之日，得以踐履。故於拜命無牢讓，於傳信無愧詞。以爲古之創物建庸，宜于人民而得其時者，則必詞其事功，爲後代法。《雅》有營謝，美召伯也；《傳》稱城沂，賢蔿敖也。賦水泉原隰之狀，志慮事命日之規，當書而詠之，細亦弗可略也。是用謹其本始而存乎篇，俾後之視今者，知楚郊之令典云。

武陵北亭

郡北有短亭，繇舊也。亭孤其名，地藏其勝。前此二千石全然見之，建言而莫踐，

❶「于」，原作「王」，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閈」，原作「閉」，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跉」，紹本、朱本作「蹮」。
❹「帖」，紹本、朱本作「貼」。

去之日率遺恨焉。

七年冬，詔書以竹使符授尚書水曹外郎竇公常曰：「命爾爲武陵守。」莅止三月，以碩畫佐元侯平斋夷，降渠魁。又三月，以順令率蒸民增水坊，表火道。是歲大穰，明年政成。農緣畝以勇勸，工執技以思賈。因民之餘力，乘日之多暇，乃顧其屬曰：「郊道有候亭，示賓以不慁也。雅聞兹地韜美未發，❶豈有待耶？自吾之治于斯也，購徒庀材，大起堙廢，未嘗殖私庭，鷾燕寢。役必先公，人不余瑕。調賦幸均矣，城池幸完矣，而重浹辰之役，掠茍簡之問，卒使勝躅冒没，猶璞而不攻。懼换符之日，還復賫恨，無乃遺誚於來者乎！」

言得其宜，智愚同贊。於是撤故材以移用，相便地而居要。去凡木以顯珍茂，汰污池以通淪漣。自天而勝者列於騁望，由我而美者生於頤指。箕張筵楹，股引房櫳。斧斤息響，風物異態。大道出乎左藩，澄湖浸乎前垠，仙舟祖軷，繇是區處。九月壬午，工告休，亭長受成。赤車威遲，于以落之。肅賓而入，圜視有適。沈水北澳，陽山南麓，耽焉蘧蘧，雄殿郊隅。前軒舒陽，❷朱檻環之。舞衣回旋，樂簴參差。北廡延陰，外阿旁注。芊眠清泚，羅入洞户。初筵循平，雕俎静嘉。林風天籟，與金奏合。

亦既醉止，州從事舉白而言曰：「室成于私，古有發焉。矧成于公，庸敢無詞？覿乎棼楣有嚴，丹雘相宜，象公之文律，曄然而光也。望之弘深，即之坦夷，象公之酒德，温然而達也。庭芳萬本，跗萼交映，如

❶「雅」，朱本作「雖」。

❷「陽」，原作「楊」，今據紹本、朱本改。

公之家，肥熾而昌也。門闢户闔，連機弛張，似公之政，經便而通也。因高而基，因下而池，躋其高可以廣吾視，泳其清可以濯吾纓。俯于逵，惟行旅謳吟是采。瞰于野，惟稼穡艱難是知。雲山多狀，昬旦異候。百壺先韋之餞迎，退食私辰之宴嬉。觀民風於嘯詠之際，展宸戀於天雲之末。動合于誼，匪唯寫憂。」公曰：「夫言之必可書者，公言也。從事不以私視予，余從而讓之，是自還也，其可乎？」迺授簡于放臣，俾書以示後。後之思公者，雖貫叢蔓草，尚勿剪拜，矧翬飛之革然，❶石刻之隱然歟！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七

❶「革」，原作「華」，今據紹本、朱本改。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八

碑

代郡開國公王氏先廟碑

唐制，五等有爵服而無山川。登于三事，得立四廟。備物崇祀，以交神明，敬先報本，以輔孝治，有國之令典也。維長慶三年，前相國王公始卜廟于西京崇業里。公時鎮劒南東川，上章曰：臣涯官秩印授，品俱第三，請如式以奉宗廟。制曰：可。是歲仲冬，申命長男孟堅祔其主于三室。明年，公入爲御史大夫，復以十一月躬行蒸祭。❶間歲，公出梁州，就拜司空，禮崇異數，廟加祀室。大和二年，增新室，既成，祔顯考于尊位，告饗由禮。觀之者以爲世程。第一室曰上儀同豳州别駕府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曰湖州安吉縣令、贈尚書刑部員外郎府君，諱實，以妣贈扶風縣太君馬氏配；第三室曰朝散大夫、青州司馬、贈户部侍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氏配；第四室曰温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晃，以妣贈魯國太夫人博陵崔氏配。

初，周靈王太子晉遇浮丘公，化爲神僊，時人號曰王家。其後遂以命氏。顯於秦者王翦，三世將秦師，子孫分居晉代間。東漢有徵君霸，霸孫甲亦號徵君，徙居祁

❶「十一月」，宋殘本同，紹本、朱本作「十二月」。

縣，爲著姓，故至于今爲太原人。自漢涉魏，益以熾昌。凡十葉，至後魏度支尚書廣陽侯冏。廣陽有二子：神念、神感。神念南奔梁，神感北仕齊。惟儀同府君，廣陽侯五代孫也。唐興于太原，實從義旗，佐成王業，故有開府儀同之寵。惟刑部府君，以功臣子理二邑，不躋貴仕，故有錫羨後大之祥。惟户部府君，幼孤，以孝聞於鄉曲。未冠，以文售於有司。由前進士補延州臨安縣主簿。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州饒陽尉。歲滿遷渭南尉。❶天后在神都，東畿差重，遂由渭南轉河南。❷適逢建萬象神宫，甸内吏分董其役，因上書切諫，繇是名益聞。開元初，以大理司直馳軺車，聯讞大獄。閩禺朔漠，❸所至決平。早以欒棘傷生，晚成劇恙，樂就夷曠，故不至大官。惟太尉府君，生於治平時，以文學自奮。年十有五，賁然從秋賦。明年春，升名于司徒。又一年，玄宗御層樓，發德音，懸文詞政術科，以罝髦士。❹府君策最高，授太常寺太祝。未幾，復以能通《道德》、《南華》、《沖虚》三真經，進盩厔尉。天寶中，歷左拾遺、左補闕、禮部、司駕二外郎。屬幽陵亂華，遣兵南服，因佐閩、粤，改檢校比部郎中、行軍司馬。❺時中原甫寧，江南爲吉地，二千石多用名德，乃以府君牧温州。朝廷虚公卿以俟高第。及聞訃，❻永嘉人輟春罷社，搢紳間以不淑相弔焉。雖位負于道，而邁

❶「尉」，紹本、宋殘本、朱本無此字。
❷下「南」字，紹本、宋殘本、朱本作「陽」。
❸「漠」，原作「漢」，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罝」，朱本作「悉」。
❺「改」，宋殘本作「故」。
❻「訃」，原無，今據朱本補。

德垂矩，❶後之人得以纘承丕揚之。其儲休啓祐，有自云爾。生三子，皆聰明絶人。長曰沼，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次曰潔，以奇文仕至國子司業。❷今代郡公，實季子也。早在文仕籍，❸射策連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名，自藍田尉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内廷。憲宗器之，❹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册免，常居大僚。今年自梁州請覲，上思用舊臣爲羽儀，遂領太常，其公府如故。以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靡不揚歷。且夫起諸生至三公，而心愈卑，道益廣。出授黄鉞以臨諸侯，❺入服華章以謁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備多室，享全榮而奉昭薦。嗚呼，公侯之孝歟！宜書廟器，以視喬公之三鼎。其詞曰：

閟宇神庭，邃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耽耽。犧以潔牲，粢以大糦。交神尚敬，合魄尚氣。子姪宗工，駿奔奉事。副笄侈袂，儼恪居次。孝孫兢兢，執爵而升。以裸以擩，❻以伏以興。水陸具來，羶薌畢登。列于圜方，其器增增。乃礿乃嘗，敬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几幄，蹜蹜堂闥。禮成起慕，涕落玄衮。濡露踐霜，誰無永懷？不如達者，哀與榮偕。逢時奮庸，誰不得位？不如仁人，以道爲貴。惟公之達兮，名以顯親。惟公之仁兮，德以澡身。六朝之清臣，一代之全人。宜其世家，翼翼振振。罔不肅祇，于廟之門。

❶「矩」，原作「短」，今據紹本、宋殘本、朱本改。
❷「奇」，宋殘本作「其」。
❸「仕」，紹本、朱本作「士」。
❹「憲」上，宋殘本有「由是」二字。
❺「臨」，紹本、朱本作「伯」。
❻「擩」，朱本作「濯」。

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❶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等州觀察處置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公，西嚮拜章上言：守臣楚蒙被恩澤，列爲元侯，得立家廟，以奉常祀。制書下其奏于有司，於是善相考祥，得地於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申命季弟監察御史定卜牲練日。越八月丁亥，祔饗三室。掐墉以尚幽，設幄以迎精。禮無尤違，神用寧謐。第一室曰秦州上邽縣尉，諱濬，以妣太原王氏配；第二室綿州昌明縣令、贈吏部尚書，❷諱崇亮，以妣贈太原郡夫人河東柳氏配；第三室太原府功曹參軍、贈太子太保，❸諱承簡，以妣贈魏國太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以介圭入覲。真拜户部尚書，進爵爲侯。❹既辭戎旗，❺得以列侯謁三廟。是歲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展時祭。❻先期致齋，栗然以敬，既齋盡志，歆然永思。奉其百順，陳以具物。始躋而虔恭，終獻而汍瀾。既卒事，顧麗牲之石，宜有刊紀，乃俾家老，授其諜于所知云。令狐，晉邑也。晉大夫魏顆以輔氏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曰文，《國語》所謂令狐文子是已。其先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萬

❶「七月十三日」，紹本、宋殘本作「某月」。
❷「室」下，紹本、朱本有「曰」字。
❸「室」下，紹本、朱本有「曰」字。
❹「侯」上，朱本有「魯」字。
❺「旗」，紹本、朱本作「旃」。
❻「展時」，朱本作「時展」。

爲晉卿，始封于魏，自萬至顆，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藍田侯蚪，仕拓跋魏爲燉煌郡太守，子孫因家，遂占數爲郡人。藍田之孫熙，在隋爲納言。惟上邽府君，納言之玄孫，道克肖而位不至。惟尚書府君，西州之右族，光未耀而德已基。惟太保府君志爲君子儒，以明經居上第，調補陽安縣主簿，歷正平尉，汾州司法參軍，陝州大都督府兵曹，終于太原府首掾。始以顓經進，既仕，旁通百家。愛穀梁子清而婉，左丘明《國語》辯而工，司馬遷《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朱墨，究其微旨。愷悌以肥家，信誼以急人。德充齒耋，獨享天爵。故休祐集于身一作文。後，徽章流乎佳城。凡以子貴承澤降命書告第者，始贈尚書祠部郎中，再贈禮部尚書，三加右僕射，四爲今稱。先夫人亦四徙封。密印纍纍，邦族聳慕。生三子皆才，彭陽公爲嗣；次子從端實肅給，今爲檢校膳部郎中參河東軍事。季子前所謂監察御史，今主柱下方書，温敏而有文，綽綽然真令兄弟！唯彭陽以詞筆取科名，累參侍從。❶由博士主尚書牋奏，典内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爲冠。擁節總戎，率身和衆，留惠于盟津，變風于浚都，言方略者以爲能。夫浚師嘵嗜難治，乘釁竊發，寖成習俗。莅止五載，飲和革心。束馬來朝，熊羆隕涕。問公還期，觴必祝之，留爲常伯，旋命居守。汴人聞公之東，近而愈懷，翹翹瞿瞿，盡西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貴而率禮，老而能慕，怵惕乎霜露，齊莊乎廟祧，睦其仲季，施及鄉黨，言孝悌者歸厚焉。勒銘于碑，以代彝鼎。文曰：

❶「累」，宋殘本作「班」。

已孤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仲月，卜用柔日。醴醆苾芬，牲牷博腯。籩甒在堂，籥弰在庭。孝孫蒸蒸，躬若奉盈。低簪委紳，薦俎登鉶。肸蠁交感，涕流緣纓。禮以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格，錫之丕祉。工祝告訖，退循軒戺。乃授風人，作詩以紀。猗歟，彭陽之寵光，佐憲皇穆皇。西省東臺，迭爲侍郎。國之大政，咨爾平章。敬宗凝旒，俾鎮雍丘。入爲地官，令守東周。彭陽之忠厚，宜介福以壽。東郊既釐，可復朝右。綿綿其胄，系于周舊。由我顯起，必昌其後。大和紀元，作廟之首。刻碑廟門，龍集己酉。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

縣内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權道，非有卓然異績，結于人心，浹于骨髓，安能久而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❶詣縣請金石刻。縣令以狀申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績將立碑者，❷其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今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揭于道周云。

涇水東行，注白渠，釃而爲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顓其腴。每歲少尹一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已還，寖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顓之，公

❶「具」，紹本、宋殘本、朱本作「思」。

❷「績」上，紹本、朱本有「政」字。

取全流，浸原爲畦，私開四竇，澤不及下。涇田獨肥，他邑爲枯。地力既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榮勢足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冤銜忍，家視孫子。

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熛疽在身，❶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于我里；請杜私竇，使無弃流；請遵田令，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違不決。居二歲，距寶曆元年，端士鄭覃爲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渠上，盡得利病，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日，京兆下其符。司録姚康、士曹掾李紹實成之，❷縣主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謡手運，不屑鼛鼓。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言曰：白渠下，高祖故墅在焉，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絶。君馳詣府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❸又謁丞相，請以顙血污車茵。丞相彭原公斂容謝曰：「明府真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恡，第未周知情僞爾。」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役。

仲冬，新渠成。涉季冬二日，新堰成。駃流渾渾，如脉宣氣。蒿荒漚冒，迎耜釋怨。❹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投鍤前定。孺直告已事，君率其僚躬勞倈之。烝徒讙呼，奮襏襫而舞，咸曰：吞恨六十

❶「熛」，朱本作「瘭」。
❷「李」，紹本作「季」。
❸「具」，紹本作「且」。
❹「釋怨」，紹本、宋殘本作「釋釋」，朱本作「澤澤」。

年，明府雪之。擿姦犯豪，卒就施爲。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而名堰曰彭城。按股引而東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爲七堰以折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蘇特至水濱，盡撤不當擁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以劉名之。

君諱仁師，字行輿，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之五代孫，大曆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學，亦以籌畫干東諸侯，❶遂參幕府。歷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陟，率不時而遷。既有績于高陵，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且錫朱衣銀章。計相愛其能，表爲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斡池鹽于蒲，錫紫衣金章。歲餘，以課就加司勳正郎、中執法。❷理人爲循吏，理財爲能臣，一出於清白故也。

先是，高陵人蒙被惠風而惜其捨去，發于胸懷，播爲聲詩。今采其旨而變其詞，志于石。文曰：

噫！涇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私。❸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榮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憤刷兮沈痾痊。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翺翔，遺我福兮牽

❶「籌畫干」，原作「畫籌于」，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中」，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及」，紹本作「爲」。

我賜。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唐故朝議郎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空奚公神道碑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月甲子薨于位。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某。是歲臘月丁酉，葬于萬年縣之某原。後三十有四年，子爲諸侯、大夫，❶門户有煒。於是門下生琢石紀德，揭于我阡云。❷

公諱陟，字殷衡，其先在夏爲車正，以功封于薛，下古以降爲譙郡人。❸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今爲京兆人。隋、唐之際，再世以明經爲博士，家有賜書。曾祖簡亦以文學爲太子司議郎。大父乾繹，仕至光州刺史。烈考諱某，有道而尚晦，終徐州司功參軍，贈和州刺史，由子貴也。

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鍾賢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實具焉。❹幼而擢陵苕之秀，長而成清廟之器。羣倫月旦，咸以第一流處之。及從鄉賦，臮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詔郡國徵賢良，設四科以盡材。公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弘文館校書郎。

時德宗新即位，聲洎虜庭，❺西戎畏威，底貢内附。詔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即虜帳以報之。使臣欲盛其賓僚以自大，遂嘿表公爲介，换大理評事。❻除書到門，公方爲

❶「大」上，紹本、朱本有「爲」字。
❷「我」，朱本作「新」。
❸「古」，朱本作「故」。
❹「具」，紹本、朱本作「有」。
❺「洎」，紹本作「烜」，宋殘本作「怚」，朱本作「怛」。
❻「换」，紹本作「授」。

人子，不敢訴以遠，稱病弗果行。歸寧壽春，養志盡敬。丞相楊炎勇於用才，擢爲左拾遺，❶奉安輿而西。未幾，再集荼蓼，居後喪將闋。是歲建中四年，京師急變，黄屋順動，狩于巴、梁，公徒行間道以歸王所。既中月，而詔授起居郎，充翰林學士。創鉅愈遲，病不拜職，改太子司議郎。從大駕回，入尚書爲司金元士，且參榷筦之務。有頃，持愍册宣恩于薊門，將行，錫銀朱於青蒲上。復命稱旨，轉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宫爲眉目，在選士爲司命。公執直筆，閲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剖。時文昌缺左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中書舍人。執事者繫公識精，以斟酌大政，非獨用文飾也。

會江、淮間民被水禍，上愍焉，特命公宣撫之，許以便宜及物。赤車所至，如東風變枯，條其利病，復奏咸可。轉刑部侍郎。時主計臣延齡以險刻貴倖，而與京兆充相惡，❷以危事中之，充坐譴已，又逮繫其吏，峻繩之。事下司寇，主奏議者欲文致而甘心焉。公侃然持平，挫彼獄獄。君子聞之，善其知道不私。刑曹既清，以餘刃兼領選事。居一年，授權知吏部侍郎，又一年即真。秩言能審官者，❸本朝有裴、馬、盧、李四君子，物論以公媲焉。時得疾發癰，有國醫方直禁中，上促遣如第，且敕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之。及有司以不起聞，上震悼加等。

公娶琅琊王氏，石泉公之曾孫，友壻皆一時彦士。長子某，蚤不禄。第二子敬則，

❶「爲」上，紹本、朱本有「公」字。
❷「充」，紹本、朱本作「尹」。
❸「秩」上，紹本、朱本有「是」字。

歷太僕少卿，今爲濮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以課一作連。最就加貴秩，俾視九卿。第三子敬玄，以詞藝似續，登文科，歷左補闕，今爲尚書刑部郎中。第四子炅，舉進士。最小子某，咸砥礪纂脩，宜爲名公家子。其邁德垂裕之光乎！❶

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所舉，則在西省薦權丞相，由右史掌訓詞；在中銓表楊僕射，由地曹郎綜吏部。二公後爲天下偉人。凡執文章權衡以揣量多士，一人中禁考策詞，❷三在天官第章句。披沙剖璞，由我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鑒，移于大冶，則鎔範之内無非祥金。嗟乎！天不遐其福而孤民望，使由庚之什不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既齊終，詔贈大宗伯，後以第三子在郎位被霈澤，再追褒至司空。故昔之葬儀用常伯，而今之碑制用三公云。銘曰：

仁鱗智龍，爲瑞一辰。未若君子，瑞于人倫。惟唐德宗，道類漢宣。責實繩下，風稜言言。公丁斯時，籍在俊賢。從難表節，執羈而還。帝曰汝器，黄流瑟然。可爲大僚，左右化源。乃飾王度，乃馳輶軒。既執刑柄，亦操吏權。陽和熙熙，貯在顔間。守法持正，嶷如秋山。火不侵玉，倖臣畏伏。鳳鳴祥煙，梟噪低跧。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公寐無寤，其名愈遠。門人達者，赤舄玄衮。公居甚卑，其德愈尊。兩子朝服，騈驅朱輪。佳城何在？胄貴之里。螭首龜趺，德煇是紀。嗚呼後人，下拜于此。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八

❶「其」，紹本作「真」。
❷「人」，紹本、朱本作「入」。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九

碑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

薛在三代爲侯國，分于鄒、魯間，❶傳世三十有一，爲齊所并。其公子犇楚，錫土田于沛。漢末，避仇之成都。曹魏平蜀，徙家汾陰，遂爲河東臨晉人。自奚仲爲夏車服大夫，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舄弈冠世，言氏族者，署爲關内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於車服，錫爾子孫，世世有之。

公諱謇，字某。曾祖寶胤，以名家子，且有學行，歷尚書郎、雍州司馬、邠州刺史。王父繪，有俊材，刺三郡金、密、綿，皆以治聞，累績至銀青光禄大夫，封龍門侯。烈考丞矩，以文母害，❷仕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之覆露，補崇文生，歲滿得調，主簿書于亳之譙、苦二邑，❸又尉于東畿之河清。

貞元中，上方與丞相調兵食，思得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計相以公爲對，乃授監察御史裏行，充京兆水運使。局居鴈門，主穀糴，具舟楫，慕勇壯且便弓矢者爲榜夫千有

❶「分」，紹本、朱本作「介」。
❷「母」，紹本、宋殘本、朱本作「亡」。
❸「亳」，原作「毫」，今據紹本、朱本改。

餘人，隸尺籍伍符，制如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上。每發粟，泝河北行，涉戎落，以饋緣邊諸軍及乘障者，雖河塞回遠，必剋期如合符，一歲中，省費萬計。累加侍御史内供奉，賜緋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内史。未幾，淮海節將以戎倅缺聞，事下丞相、御史擇可者。僉曰：公政事已試。遂授檢校户部外郎兼侍御史、❶淮南軍司馬，尋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遇府遷，申命真相趙國公帶中書侍郎代之。公主行臺留務。趙公文茵及境，視置郵供帳；及郊，視將迎部伍；下車，視簾幃器備；乃曰：「信奇才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爲泗濱守。既報政，就加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與華言不通。公兼戎索以治之，五州民咸悦。

元和十年某月某日薨于位，享年六十七。贈左散騎常侍。❷夫人趙郡李氏，無兒早世。繼夫人隴西李氏，檢校禮部尚書、河東節度使説之女，子凝爲嗣。❸季子茂弘，以諸侯禮議返葬故里蛾眉原，從周也。後二十有三年，元曰開成，凝爲平盧從事，謹按甲令，礱碑石，來乞詞，以垂于悠久。初公治粟于朔陲，愚方冠惠文冠，察行馬外事，聆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女歸之。明年，愚入尚書爲郎，職隸計司，因計相召公來會府。❹行有日矣，遇内禪惟新，愚以緣坐左貶，間關外役，竟不克面。然而公之德善，灌注心耳。孝悌爲根柢，誠明枝葉

❶「侍」，紹本、宋殘本、朱本無。
❷「左」，原作「右」，據朱本和本文标題改。
❸「子」上，紹本、朱本有「生」字。
❹「因」下，紹本、朱本有「白」字。

之；直方爲天質，禮讓緣飾之。所至藹然，繇此道也。公初下世，故人丞相李太師誌其墓，其略曰：弘深莊重，幹敏絶人。此與遊者傳信之詞也，豈誣也哉！故作銘曰：

河汾奫淪，鼎氣敲雲。❶散爲昌光，凝爲賢人。常侍之生，其宗孔碩。從祖昆弟，詵詵三百。文館入仕，幽龍未光。尺木爲階，啾然欲翔。司會知材，績宣朔方。邊師萬喉，俟我贏糧。泝于黄河，路出戎疆。慕乃勇士，皂衣挽航。膺索臂弧，穹廬在旁。虜聞公名，憚不敢攘。安北已南，列城相望。率有儲峙，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巡輦下。淮海軍大，往爲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乃牧于泗，乃廉于閩。閩悍而嚚，夷風脆急。恩信綏之，委然如蟄。閩方不淑，天奪其福。公薨于寢，玄頳以復。天王廢朝，贈之金貂。苺苺晉原，鬱矣中條。大墓舊阡，松楸蕭蕭。笳鼓以歸，德音孔昭。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暨學舍于兑隅，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且董淮陽、汝南之師。八月上丁，釋菜于宣父之室。陋宇荒堦，不足回旋，已事而歎，乃詢黄髮。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盜起幽陵，許爲兵衝，連戰交抨，率無寧歲。❷耳悦鉦鼓，不聞弦歌，目不知書，不害爲智。爾來生聚教養，起居祖習，壹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

❶「敲」，紹本、朱本作「歊」。

❷「率」，朱本作「卒」。

爲擇賢侯，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修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季年崇教本以厚民風。

我言既從，乃卜新宮。翼水之瀕，城池在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枘枝梧。載塈載塗，黝烏陵虛。❶寢廟弘敞，齋宮嚴閟。軒墀廂廡，儼雅清潔。門庭牆仞，望之生敬。外飾觚稜，中設黼幄。嚮明當宁，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魯；及門覩奥，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尊彝籩豆，青黄規矩之器，秉周禮也；犧牲贄幣，❷薦獻陞降之節，遵國章也。藏經于童檐，❸斂器于虔櫝。❹講筵有位，鼓篋有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灑掃有廟幹。公又割隙地爲廣圃，蒔其柔蔬而常菹旨蓄之禦備；捨己俸爲子錢，摧其孳贏而鹽酪釘膏之用給。❺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户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撻市同。繇是縻勇爵戴鶡冠者，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矜甲胄者知根於忠信，服縵胡者不敢侮逢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

冬十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詞，欲行乎遠也。公名悰，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諧三帝，碩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副行人間。今孝

❶「黝烏」，紹本作「黗焉」，朱本作「默焉」。
❷「贄」，紹本、宋殘本、朱本作「制」。
❸「童」，紹本、朱本作「重」。
❹「虔」，紹本、朱本作「庋」。
❺「而」，原脱，今據宋殘本、朱本補。

孫聿脩之，刑乎事業，播于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門下生，四參公府。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閲其政，故不得讓。遂銘于麗牲之碑。銘曰：

許分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鬬𩕳𩕳。亦有儒宫，軋于兵間。賢侯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嚮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祁祁胄子。入于門牆，如造闕里。春誦夏絃，載揚淑聲。風于閭閻，浹于郊坰。途讓斑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詬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媟語。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客，斂容拱手。魯有泮林，鳥革其音。許崇學斅，民悦其教。鐫于圭石，以志新廟。

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清河縣開國男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太師名倕，字某，清河東武城人。太公望既封于營丘，子伋嗣侯。伋之孫曰穆伯，食邑于崔，遂以爲氏。後十四世至秦末東萊侯意如，東萊之子伯基始居清河。又十五葉生琰，爲魏名臣。又九葉生休，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七兵之弟曰寅，爲樂安太守，公即樂安八代孫。始以門子補鄭州參軍，力行好學，於子道以孝聞，處伯仲間，以友聞，讀《易》至編絶，以精義聞。至德中，戎羯猾夏，王師出征。公少有奇志，思因時以自奮，乃作《伐鯨鯢賦》上獻。既聞耳矣，果器之。會第五丞相以善言利得幸，盡付利

權，始有鹽鐵使之目。慎選僚屬，表公爲介，轉臨晉縣丞。處繁應卒，銋刃不頓。[1]府罷，再遷至太子司議郎。韓晉公時爲户部侍郎，掌邦賦，急於用材，薦公監察御史，主河東租庸之務。尋轉侍御史，充京東平糴使。建中初，德宗始親萬機，儲精治本，有漢宣與我共治之歎，[2]謂大臣求可當良二千石者，遂以公帶本官權知袁州刺史。期月有成，詔書顯揚，就加真秩，益以金紫。

居無何，韓晉公爲丞相，制國用，思公前績，乃傳召之。抵京師，授檢校户部郎中兼侍御史。斡池鹽于蒲，修牢盆，謹衡石，煎和既精，飴散乃盈。商通而荐至，吏懼而循法，民不絓網而國用益饒。歲杪會其所入，贏羨什百。詔下褒其能，轉吏部正郎兼御史中丞，且加五等之爵。方倚以重任，天富其材而不遐其福，享齡六十有五。貞元七年某月某日，遘疾終于治所。上聞悼之，因降愍册，贈鄭州刺史，賫錢三百萬，以備飾終之禮。明年某月某日，返葬于成周之偃師，從世墓也。累贈至太師。

夫人隴西李氏，汾州司倉參軍咸一之女。生才子六人：長曰邠，及公卒時已爲左拾遺，後至太常；次曰酆，至太府卿；次曰郾，至外臺尚書；次曰郇，今爲廷尉；次曰鄯，至執金吾；季曰鄲，今爲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惟夫人姑臧冠族，以蘋蘩組紃輔佐君子，爲令妻積三十餘年。以慈儉忠厚訓誡諸子，爲賢母二十有三年。以當永貞初，順宗踐祚，澤流自葉。長子邠時爲詞臣，草册書，以文當進階，遂上疏乞移

[1] 「不」，宋殘本作「無」。
[2] 「治」，紹本、朱本作「理」。

榮於親。優詔允之，特封清河郡太君。士林聳慕，皆自痛其不及。郃爲太常，鄲爲大農，咸白髮貴綬，以奉膳羞。諸季各以簪裾，給事左右，愉愉然先意無違。言世榮者，舉無與比。以子貴，累封贈至涼國太夫人。元和八年三月十六日捐館舍，壽七十有九。是歲十月某日合祔。

惟太常及尚書暨今相國，皆自中書舍人爲禮部侍郎，凡五貢賢能書，得士百四十有八人，言兄弟者許爲人瑞。崔氏之門，六人皆入文昌宮，其間三人歷八侍郎。統而論之：三大卿、兩連率、二翰林學士、❶一執金吾，言冠冕者許爲世雄。與姑臧李、范陽盧世爲婚媾，入于姻黨，無第二流，言門閥者許爲時表。太常二子，亦以才能同入尚書：璜爲吏部郎，瓘爲司勳郎。其他支孫未登金閨籍者，詵詵然魚貫而進，文業甚似而孝謹不衰。猗歟！君子之澤，其所從來遠而有光乎！

開成己未歲七月甲辰，相君受詔于明庭，始操國柄。仲月，奉常有于家，禮成起慕，悄然永懷曰：古者卿大夫廟有鼎，墓有碑，皆銘之以紀先德也。今備位宰相，敢不揚前人之耿光！乃俾家老條白事功，咨于學古者徵其詞，尚信也；又命宗祝卜柔日告于廟，盡誠也。儀其備而敬有餘，斯所謂達禮之君子。遂刊勒如式，揭于道周。銘曰：

弈弈四姓，崔爲之冠。瞻其門牆，倬若雲漢。善積家肥，子孫多材。如彼榱棟，必生徂徠。太公之後，彌二千祀。炯如貫珠，焯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于其

❶「二」，紹本作「三」。

堂，亦既塈茨。生逢艱虞，戎夏交師。獻賦伐叛，忠存乎詞。兵興事叢，飛輓四馳。歷踐劇職，視屯如夷。乃主平糴，乃分竹使。治粟爲邦，其道一致。蒲寔近地，鹽爲利泓。使車來思，剗弊立程。吏廉商通，歲倍其羸。奏課連最，德音褒明。就加執法，好爵兼榮。天賦之才，不與壽并。生樹德本，歿揚淑聲。上聞軫懷，侑樂爲停。贈襚之禮，侔于公卿。萬石貽訓，根於季友。❶太丘種德，乃稔身後。家有令子，妻爲壽母。二十餘年，❷人倫之首。六子來侍，如龍如虎。衆婦來饋，維筐及筥。佩玉鳴環，交響庭户。申申秩秩，歡不踰矩。昔爲甲族，今爲興門。天爵人爵，蔚然兩存。先德蔭之，黕如重雲。❸孕和合粹，濯潤本根。景亳之原，❹圖書之川。陽陵帝壇，旁礴回環。世安其神，世嗣其賢。聆德風者，拜于碑前。

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

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賓天而僊，時人曰王子，因去姬爲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爲并州刺史，子孫因家，遂爲太原祁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皆天下俊傑，著書行於世。既歿，謚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爲蔡州上蔡

❶「季」，紹本、宋殘本、朱本作「孝」。
❷「二」，朱本作「三」。
❸「黕」，紹本作「黖」，宋殘本作「黯」。
❹「亳」，紹本、宋殘本、朱本作「毫」。

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徵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即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州司户參軍。考諱潛，揚州天長縣丞，贈尚書吏部郎中，公其季子也。

始，文中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勣，亦以有道顯于國初，自號東皋子。文章高逸，傳乎人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游方外遂性，二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

公性有遠志，❶常自忖度：我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力學，厚自淬琢，於《春秋》得其公是，於《禮》得之約。僑居淝水上，躬督穡事，善積於己，而淮、楚間羣彦多與之游。公歉然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曰：「卿文儒家子，篤志如是，盍求發聞？俾家聲不頹，今以文字芒洋當世者，誰如華卿？庸自弃邪？」入謀于閨門，咸以外言爲是。因決策而西，在貢士籍。

天和内充，不以時尚屑意。角逐攻取，初無此心。如楩柟生于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盼，❷歘然在懷，故以不争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從至者記室于嶺南，❸授正字，參謀于淮右，進恊律郎。其後，佐許下暨梓潼、南梁，率爲上介，官至兼監察御史。司憲聞其賢，徵入南臺，轉殿内，歷侍御史，改尚書户部外郎，復爲知己所薦，遷檢校司封郎中，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爲尚書户部郎中，以方雅特立，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坐狷直，爲非語所陷，抱不測之罪。大僚進

❶ 「性」，朱本作「雅」。
❷ 「盼」，紹本、宋殘本、朱本作「眄」。
❸ 「至者記室」，紹本、朱本作「主者書記」。

言無益，公率諫官數輩，日晏伏閤，上爲不時開便殿。公於旅進中獨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稍解，得從輕比。公終以言責爲憂，求爲虢州刺史。宰相惜去，又重違誠請，增之以兼御史中丞，用示異於人也。

大凡以智謀而進者，有時而衰，以朴厚而知者，無迹而固。公雅爲今楊州牧贊皇公所知，人不見其迹。方在虢略，贊皇入相，擢爲左曹給事中。凡有大官缺，必寵薦。居數月，遷河南尹。又未幾，鎮宛陵。是三者中外所注意，不旬歲而周歷之，時論不以爲黨。河南，帝之別京，其治尚體度風采，而別白區處之。宣城，國之奧壤，其治在束吏惠下，蘇罷羸，讐剽輕，而勞倈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一檢。❶ 率身以儉而素風存，任人以誠而羣務舉，遇中貴人以禮而故態革。內潔其志，下盡其忠，外無以撓於理。三者具，求政之有粃，曷由哉？在鎮三載，開成元年十二月八日薨于位，享年六十三。監軍使上言，有詔軫悼不視朝，贈左散騎常侍。明年八月十一日，葬于河南府永寧縣洛川鄉史原，從舊阡也。

初，公娶于滎陽鄭氏，生三女而歿，今蓋祔焉。一子曰慶存，方齔矣。猶子前太原府參軍扶，執宗長書來請曰：「扶也蚤孤，荷世父常侍之覆露。今其嗣幼，未任克家，姑封琴書、司管籥以俟其長。竊懼世父之德音不楊，❷思有以垂于後者。以誠告于從叔大司農，復命曰俞。謹礱貞石以乞詞，無忽。」余昔爲郎，與常侍同列，已熟其行實。及讀墓誌，即今丞相益州牧趙郡李公

❶ 「檢」，宋殘本作「撿」，朱本作「揆」。
❷ 「楊」，紹本、宋殘本、朱本作「敭」。

之文，自稱爲忘形友。其在宣州，李公再入相，議以第一官處之，牢讓不取。羔鴈所禮則河東裴夷直、天水趙晳、隴西李行方、吴郡陸紹、梁國劉蕡、博陵崔珦，人咸曰得士。夫楊州少與也，而見器；益州寡合也，而見親；六從事材不一也，而樂用。❶是足以觀德，庸可勿紀焉。銘曰：

隋有文中，紹勲微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紆餘，鍾于後昆。常侍恂恂，文中來孫。發源高麓，中泳後大。蘭牙茁然，秀出叢薈。善不近名，其聲日彰；行勇於退，其道愈光。哲者知之，寘于周行。以正持憲，以文爲郎；以和佐戎，以惠臨邦；以直司諫，以公駮正。守于三川，頑民底定。乃鎮于宣，先馳淑聲。邑中婆娑，瞻我旆旌。問誰詢謀？濟濟君子。問誰出内？潔潔廉士。道本乎心，暢于四支；治本乎正，形于百爲。黠吏斂手，齊民揚眉。江淮藪空，夜柝弗施。公卧于齋，邦民悽悽；公衣陞屋，邦民行哭。牙璋斯來，柳翣言旋。棠樹未老，周人慕焉。熊耳之陽，泱泱洛川。佳城在兹，既固且安。松楸颼然，石馬矯然。過者必敬，宛陵之阡。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僕射史公神道碑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强，世雄朔野。其後因仕中國，遂爲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常卿、兼御史

❶「而」下，紹本、朱本有「畢」字。

中丞、北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憲誠，❶早以武勇絶人，積功至魏博節度使，終于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也，大臣中書令、晉國公裴氏爲之碑，其名益顯。公即侍中之元子，母曰冀國夫人李氏。幼而聰寤，父母賢而加愛焉。及長，好學遷善，秀出儕輩，鄴下諸兒號爲書生。元和中，太尉愬爲魏帥，下令掄材於轅門，取大將家翹秀者爲子弟軍，列于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効文職，太尉深奇之，遂假魏州大都督府參軍。

長慶三年，❷常山衆叛，害其帥沂國公田司徒於帳下。沂公發迹于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以尚書授鉞，統魏兵問罪于北疆，❸且報家禍。布既啓行，士氣不振，渙然内潰，獨與冗從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中，卒自引決。先侍中時爲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野，闔然推戴之，請爲假侯以鎮定。中貴人飛馹上聞，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真侯命之，實有魏土，從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於父母前，進苦言曰：「臣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侮之，目曰河、朔間，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多乘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爲貴門，君恩至矣。非痛折節礪行，彰信於朝廷，無以弭識者之譏，寤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于家。乘時蹈

❶「誠」，原作「成」，今據朱本改。
❷「三」，紹本、朱本作「二」。
❸「北」，紹本作「比」。

機，必不旋踵。」❶言訖，泣下數行。父俞母贊，天性交感，三心既叶，萬衆潛化。天子聞而嘉之曰：「彼真有子。」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既貳軍政，事如命卿，弛張損益，得以參決。潛革故態，人知嚮方。

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文告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表請率諸侯，❷使元子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乃捐其軀，一舉而下平原，壓滄壘，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識承明廬，❸詔允之。遂赴北闕下，得覲於便殿。上曰：「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慮陰爲寇謀。』❹吾發使數輩以偵之。❺其還也，僉曰爾父瀝款於賓筵，爾母抗詞于簾下，願絕姻以立効，其經始啓發出於爾心。今滄海砥平，策勳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父爲侍中，遷鎮于近地。加爾禮部尚書，析相、衛、澶州爲鎮以居之。❻俾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遷，讓己爵，禮無違者。翌日，詔下于明庭。人咸曰：史氏之寵光古無有也。

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生變聞，泰極而否，當歌而哭。迎柩于路，仰天長號，因葬于洛陽之邙山，冀國夫人祔焉。寢苫枕塊，以所仇同天爲大酷。未幾，

❶「必」，紹本、朱本作「禍」。
❷「率」下，紹本、朱本有「先」字。
❸「承」，原作「丞」，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慮」，原作「虜」，今據紹本、朱本改。
❺「偵」，宋殘本作「慎」。
❻「州」上，紹本、朱本有「三」字。

詔舉金革之義，起爲右金吾將軍。累表陳乞，有司以違命督之，輿疾即路。間歲，擢授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于滑。一歲，入爲右領軍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鉞于邠土。孟秋，至治所，首冬遘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鸞倅革之儀。薨于靖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贈尚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葬于洛都，夫人琅邪王氏祔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焕，生七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魄至葬，當門户，備祭祀，建碑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請曰：「嫠不恤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詞以傳于後也。」君子以爲知禮，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撞氣。❶鍾于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宜昌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耳煩鉦鼓，心悦文字。虎穴之中，生此騏驥。大和紀元，滄景不虔。子弄父兵，跳踉海壖。有隣陰交，蝟起鷄連。詔下薄伐，艮隅騷然。時惟侍中，實統魏師。蓄鋭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爲子，陳謀盡詞。興言涕零，有感尊慈。絶姻効節，精貫神祇。滄波底寧，王命褒之。乃還元侯，來鎮近畿。乃祚元子，❷別建旌麾。一門四節，焜燿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喬木雖大，盲風不知。干雲之臺，列缺焚之。哀哀孝嗣，丁此大酷。迎護幃輤，葬于東洛。訴天觸地，血染縗服。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枕戈，驟膺推轂。雕陰白馬，暨干

❶「撞」，紹本、朱本作「播」。
❷「祚」，紹本、朱本作「胙」。

郛谷。雖榮三鎮，不荷百禄。綺紈之間，珪組纍纍。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妻名家，有子稚齒。行號執禮，歸窆蒿里。洛水之陽，循邙之址。❶尊卑穆敬，❷幽顯同理。舊松新栢，亦象橋梓。刻石紀功，垂千萬祀。❸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九

❶「址」，紹本、宋殘本、朱本作「趾」。
❷「尊卑」，紹本、朱本作「昭尊」。
❸「千」，朱本作「于」。

劉夢得文集卷第三十

碑釋門銘記讚附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鑒，實廣州牧馬總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也懷，❶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以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

維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昒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耶？芻狗耶？將人人之莫己若而不若置之耶？吾不得而知也。

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殁，既殁，❷百有六年而謚。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爲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

❶「也」，紹本、朱本作「孔」。
❷「既殁」，紹本、宋殘本、朱本無此二字。

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佛衣銘并引

吾既爲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辨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磨救世，來爲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爲貴。壞色之衣，道不在兹。由之信道，所以爲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乎久恃。❶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唐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汩於榮，破榮莫若妙覺，❷故言禪寂者宗

❶「乎」，紹本、朱本作「胡」。

❷「破榮」，原作「利」，今據紹本、朱本改。

嵩山；北方之人鋭以武，攝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道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剽而輕，制輕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爲莊嚴國，必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律公爲上首，❶律之後雲峰證公承之，❷證公之後湘潭儼公承之。❸星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爲正法焉。

公號智儼，曹氏子，世爲郴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葷；成童在侶，獨不嗜戲。其夙植因厚者歟！生九年，樂爲僧，父不能奪其志。抱經笥入岣嶁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具、聞經傳印，皆當時大長老。我入明門，不住諸乘；我行覺路，徑入智地。居室方丈，名聞大千，護法大臣，多所賓禮。嗣曹王皐之鎮湖南，請爲人師。自是登壇莅事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持寶衣、解纓珞爲禮，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爲應之。」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皆極其工，應物故也。

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湯沐，剃頭頂，❹與門人告别既，❺即寂，而視身與色無有壞相。嗚呼！豈生能全吾真，故死不速朽，將有願力耶？余不得而知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一。葬于寺東北隅。傳律弟子中巽、道準，傳經弟子圓皎、貞璨，與其徒圓静、文外、❻惠榮、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余乞辭。

❶ 下「律」字，紹本、朱本作「津」。
❷ 「律」，紹本、朱本作「津」。
❸ 「證」下，紹本、朱本無「公」字。
❹ 「頭」，紹本、朱本作「頤」。
❺ 「既」，紹本、宋殘本、朱本無此字。
❻ 「文」，原作「丈」，今據紹本、朱本改。

乃作長句偈以銘之曰：

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土，❶以律視儼猶孫子。❷登壇人師四十祀，南方學徒宗奥旨。幼無童心至齔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湘一作潭。西幾五里，陶侃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于嗟律虎之名兮，❸與湘流而不已。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葉，而達麼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爲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峰信公，雙峰廣其道而岐之：一爲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爲牛頭宗，巖、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❹分慈氏之一支，爲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

大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爲儒，博極羣書，既而歎曰：「此仁誼言爾，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炅，改逢掖而緇之。徙居是山，宴坐石室。以慧力感通，故旱麓泉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中，雙峰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于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爲天人師者，皆脉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絶，龕坐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期冥數，必有所待。

❶「土」，紹本、朱本作「士」。
❷「律」，紹本、朱本作「津」。
❸「虎」，紹本、朱本作「席」。
❹「徑」，原作「經」，今據紹本、朱本改。

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閏，百爲大備，尚理信古，儒玄交修。始下令禁桑門歸佛以眩人者，❶而於真實相深達焉。常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藝，誠達而山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知歸。撞鍾告白，龍象大會。諸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即相生敬，明幽同感。尚書欲傳信于後，遠命愚志之。

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爲而不有，賢乎以不脩爲無爲也。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輪轅異象，致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故以世衰而寖息；❷佛而大悲救諸苦，❸廣啓因業，故刼濁而益尊。自白馬東來，而人知像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

❶「歸」，紹本、宋殘本作「販」，朱本作「皈」。

❷「故以」，紹本、朱本作「故」，宋殘本無此二字。

❸「而」，紹本、朱本作「以」。

弘以權實，示其攝修。味真實者，即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覬福；罹於苦者，證業以銷冤。革盜心於冥昧之間，❶泯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刑政不及，曲爲調揉。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爲世導師焉。

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尚儒，以俎豆爲戲；十三慕道，遵壞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啓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真乘。洪鍾蘊聲，扣之斯應；陽燧含焰，❷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得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宗者，衆生存頓漸之見；説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分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經行不倦。愍彼南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周月而帶縛者漸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瘖懞恫開，荒憬潛革。邑中長者，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股引僧舍。身心恒寂，象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而南。仰茲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翛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趺坐而滅，至于荼毗，三百有六旬矣。爪髮加長，容澤差衰。真子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如珠璣者數百十焉。❸於戲！肖圓方之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提之位，故殊相以

❶「冥」，宋殘本作「真」。

❷「含」，原作「合」，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百十」，紹本、朱本作「十百」。

現虚。❶猶鳳毛成字，麟角生肉，必有以異，不知其然。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曰甄升，❷乃率其徒圓寂、道弘、如亮、如海等，相與校徒具役，❸建塔于禪室之右端，從衆也。

初，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玄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爲崇塔以存神，與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以闕一。謬謂余爲習於文者，故繭足千里，以誠相攻。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寖遠，且曰：「白月中黑，東川無還，颺于金石，傳信百刧。彼墮淚之感，豈儒家者流專之？」敬酬斯言，銘示真俗。曰：❹

如來説法，徧一作普。滿大千。得勝義者，强名爲禪。至道不二，至言無辯。心法東行，羣迷丕變。七葉無嗣，四魔潛扇。佛衣生塵，佛法如線。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珠。一室寥然，高山之隅。爲法來者，百千人俱。裔民蚩蚩，户有犀礫。攝以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既普，度門斯盛。合爲一乘，散爲萬行。即動求静，故能常定。絶緣離覺，乃得究竟。生非我樂，死非我病。現滅者身，常圓者性。本無言説，付囑其誰？等空無礙，後覺得之。像閟虚塔，迹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佛薪盡于乾竺，而像教東行。是法平

❶「虚」，紹本、朱本作「靈」。
❷「上」，宋殘本作「士」。
❸「校徒」，紹本、朱本作「技淚」。
❹「曰」上，紹本、宋殘本、朱本有「文」字。

等，故所至爲浄土；是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有以利金爲彌勒像者，❶重千鈞，晬容端相，❷人天兩足。臯氏卒事，而他工未備，故寓于西偏，不知其幾年矣。

寺僧法照，瞻禮發信，赤肩白足，入諸大城，乃至聚落，無空過者。積十餘年，得信財無量。繇是購工以嘗巧，募徒而畢力。四輩增增，工麾以肱。中樞外脉，陰轉陽動。欻如地踴，岌如山行。大匠無言，尊容嚮明。青蓮承趺，金獸捧持。藻井花鬘，葱籠四垂。邑人瞻拜，❸如佛出世。法照以願力能就，泣于佛前，因持片石，乞詞以示後。

按此寺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埤庫，皇唐神龍中，爲水所壞。有波那賴耶國僧廣照，浮海而至，頓錫不去，遂移於今道場所。山曰磨刀，嶺曰虎崗。其經始與克修，一作備。皆蓄僧是力。後之有志者，豈無人哉？

法照，夔人，姓穆氏。年十有五出家，依江陵名僧受具。肇自貞元二十年甲申歸此寺，願崇建有爲，凡修大殿，立菩薩、大弟子侍佛左右，逮長慶癸卯有成，其善植德本者歟！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

佛説《華嚴經》，真人妙覺，❹不由諸乘，非大圓智不能信解。德宗朝有龍象觀公，能於是經了第一義，居上都雲華寺，名聞十方。沙門嗣肇是其上足，以經中九會，纂成

❶「彌」，原作「珍」，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端」，紹本、朱本作「瑞」。
❸「瞻」，紹本、朱本作「膜」。
❹「真人」，紹本、朱本作「直入」。

華藏圖，❶俾人瞻禮，即色生敬。因請余讚之。即説讚曰：

清浄不染花中蓮，捧持世界百億千。踴出香海浩無邊，風輪負之晝夜旋。大雄九會化諸天，釋梵八部來森然。從昏至覺不依緣，初初極極性自圓。寫之綃素色相全，是色非色言非言。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益城右門衒大逵，坦然西馳，曰石笋街。街之北有仁祠，形焉直啓，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輝，繡於碧霄，望之如崑閬間物。大和四年，蜀帥非將材，不脩邊備。南詔君長諜得内空，乘隙坌入，鬭於城下。或縱火以駭衆，此寺乃焚。高門脩廊，委爲寒燼。如是者再歲。帝念坤維，丞相復來。山川如迎，父老相識，環視故地，寺爲樵墟。載興起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願。乃命主倖吏，以吾緡錢三十萬，爲經營之基。

自公來思，蜀號無事。時康歲稔，人樂檀施。公言既先，應如決川。乃傾囊楮，乃出懷袖。勝因化愚，慧力攝慳。男奔女驟，急於徵令。匠者度材，以指衆徒；藝者運思，以役衆技。斤鋸磨礱，丁丁登登。陶者儲精，圬者效能。欻自火宅，復爲金繩。治故鼎新，因毀成妍。華夷縱觀，萬目同聳。既告訖役，公來慶成。雲鮮日潤，輝映前後。

於是都人舞抃而謡曰：「昔公去此，福成以熸；今公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治，

❶「圖」，紹本、宋殘本、朱本無此字。

亦如此寺。庸可勿紀乎？」公實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月而日之。時大和某年某月日，大檀越具官封爵段氏，其他發大願者，程功董事者，自中貴人及賓寮將吏若僧徒，偕籍之而刻於石。

劉夢得文集卷第三十

劉夢得外集卷第一

詩

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

吟君遺我百篇詩，使我獨坐形神馳。玉琴清夜人不語，琪樹春朝風正吹。郢人斤斲無痕跡，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尋，行盡四維無處覓。

始至雲安寄兵部韓侍郎中書白舍人二公近曾遠守故有屬焉

天外巴子國，山頭白帝城。波清蜀柹盡，❶雲散楚臺傾。❷迅瀨下哮吼，兩岸勢爭衡。陰風鬼神過，暴雨蛟龍生。峽斷見孤邑，江流照飛甍。蠻軍擊嚴鼓，筰馬引雙旗。望闕遥拜舞，分庭備將迎。銅符一以合，文墨紛來縈。暮色四山起，愁猿數處聲。重關羣吏散，静室寒燈明。故人青霞意，飛舞集蓬瀛。❸昔曾在池籞，應知魚鳥情。

❶「柹」，紹本作「楝」，朱本作「村」。
❷「楚」，朱本作「荒」。
❸「集」，紹本作「焦」。

白舍人自杭州寄新詩有柳色春藏蘇小家之句因而戲酬兼寄浙東元相公

錢塘山水有奇聲，暫謫仙官守百城。❶女妓還聞名小小，使君誰許喚卿卿？ 鼇驚震海風雷起，蜃鬭嘘天樓閣成。 莫道騷人在三楚，文星今向斗牛明。

春日書懷寄東洛白二十二學士楊八二庶子❷

曾向空門學坐禪，如今萬事盡忘筌。眼前名利同春夢，醉裏風情敵少年。 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撩亂碧羅天。 心知洛下閑才子，不作詩魔即酒顛。

白舍人見酬拙詩因以寄謝

雖陪三品散班中，資歷從來事不同。名姓也曾鐫石柱，詩篇未得上屏風。 甘陵舊黨凋零盡，魏闕新知禮數崇。 煙水五湖如有伴，猶應堪作釣魚翁。

白舍人曹長寄詩有遊宴之盛因以戲酬❸

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引旌旗。 水通山寺笙歌去，騎過虹橋劍戟隨。 若共吴王

❶「守」，朱本作「有」。
❷「學士」，紹本、朱本無此二字。
❸「詩」上，紹本、朱本有「新」字。

鬬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

蘇州白舍人寄新詩有歎早白無兒之句因以贈之

莫嗟華髮與無兒，却是人間久遠期。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幸免如新分非淺，祝君長詠夢熊詩。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殊，❶古之詩流曉此。

和汴州令狐相公到鎮改月偶書所懷二十二韻

受脤新梁苑，和羹舊傅巖。援毫動星宿，垂釣取韜鈐。赫弈三川至，歡呼百姓瞻。❷綠油貔虎擁，青紙鳳凰銜。外壘曾無警，中厨亦罷監。推誠人自服，去殺令逾嚴。赳赳容皆飾，幡幡口盡鉗。爲兄憐庾翼，選壻得蕭咸。鬱倔咽喉地，❸駢闐水陸兼。渡橋鳴紺幰，入肆颺雲帆。端月當中氣，東風應遠占。管絃喧夜景，燈燭掩寒蟾。酒每傾三雅，書能發百函。詞人羞布鼓，遠客獻貂襜。歌榭白團扇，舞筵金縷衫。旌旗遥一簇，舄履近相攙。花樹當朱閣，晴河逼翠簾。衣風飄靉靆，燭淚滴巉嵒。玉斝虚頻易，金罏暖更添。❹映鬟窺艷艷，隔袖見纖纖。謝傅何由接？桓伊定不凡。應憐郡齋老，旦夕鑷霜髯。

❶「殊」上，朱本有「有」字。

❷「百」，紹本作「萬」。

❸「倔」，朱本作「屈」。

❹「更」，朱本作「重」。

白太守行

聞有白太守，棄官歸舊溪。❶蘇州十萬户，盡作嬰兒啼。太守駐行舟，閶門草萋萋。揮袂謝啼者，依然兩眉低。朱户非不崇，我心如重狴。華池非不清，意在寥廓栖。夸者竊所怪，賢者默思齊。我爲太守行，題在隱起珪。

訓樂天楊州初逢席上見贈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郡翻似爛柯人。❷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同樂天登棲靈寺塔

步步相攜不覺難，九層雲外倚欄干。忽然語笑半天上，無限遊人舉眼看。❸

罷郡歸洛途次山陽留辭郭中丞使君

自到山陽不許辭，高齋日夜有佳期。管絃正合看書院，語笑方酣各詠詩。銀漢雪晴褰翠幕，清淮月影落金卮。洛陽歸客明朝去，容趁城東花發時。

❶「棄」，原作「地」，今據朱本改。
❷「郡」，朱本作「鄉」。
❸「舉」，原作「與」，今據紹本、朱本改。

楚州開元寺北院枸杞臨井繁茂可觀羣賢賦詩因以繼和

僧房藥樹依寒井，井有香泉樹有靈。翠黛葉生籠石甃，殷紅子熟照銅瓶。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新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還知一勺可延齡。❶

和樂天鸚鵡

養來鸚鵡觜初紅，宜在朱樓繡户中。頻學喚人緣性慧，偏能識主爲情通。斂毛睡足難銷日，嚲翅愁時願見風。誰遣聰明好顏色，事須安置入深籠。

歲杪將發楚州呈樂天

楚澤雪初霽，楚城春欲歸。清淮變寒色，遠樹含清暉。❷ 原野已多思，風霜潛減威。與君同旅鴈，北向刷毛衣。

洛中逢白監同話遊梁之樂因寄宣武令狐相公

曾經謝病各遊梁，今日相逢憶孝王。少有一身兼將相，更能四面占文章。開顏坐内催飛盞，回首庭中看舞槍。借問風前兼月下，不知何客對胡牀？

❶ 「還」，朱本作「遠」。
❷ 「清」，朱本作「晴」。

河南王少尹宅燕張常侍白舍人兼呈盧郎中李員外二副使

將星夜落使星來，三省清臣到外臺。事重各銜天子詔，禮成同把故人杯。捲簾松竹雪初霽，❶滿院池塘春欲迴。第一林亭迎好客，慇勤莫惜玉山頹。

鶴歎 二首并序。

友人白樂天去年罷吴郡，挈雙鶴鶵以歸。余相遇于楊子津，閑玩終日。翔舞調態，一符相書，信華亭之尤物也。今年春，樂天爲秘書監，不以鶴隨，置之洛陽第。一旦，予入門，問訊其家人，鶴軒然來睨，如記相識，徘徊俛仰，似含情顧慕填膺而不能言者。因以作《鶴歎》，❷以贈樂天。

寂寞一雙鶴，主人在西京。故巢吴苑樹，深院洛陽城。徐引竹閑步，遠含雲外情。誰憐好風月，隣舍夜吹笙。東隣即王家。

丹頂宜承日，霜翎不染泥。愛池能久立，看月未成棲。一院春草長，三山歸路迷。主人朝謁早，貪養汝南雞。

有所嗟 二首

庾令樓中初見時，武昌春柳似腰肢。❸相逢相笑盡如夢，❹爲雨爲雲今不知。

鄂渚濛濛煙雨微，女郎魂逐暮雲歸。

❶「捲簾」，紹本作「卷櫳」。
❷「以」，朱本無此字。
❸「似」，朱本作「鬭」。
❹「笑」，紹本作「失」。

只應長在漢陽渡，化作鴛鴦一隻飛。

答樂天臨都驛見贈 六言

北固山邊波浪，東都城裏風塵。世事不同心事，新人何似故人？

再贈樂天

一政政官軋軋，一年年老駸駸。身外名何足算？別來詩且同吟。

和裴相公傍水閑行

爲愛逍遥第一篇，時時閑步賞風煙。看花臨水心無事，功業成來二十年。

和宣武令狐相公郡齋對新竹

新竹翛翛韻曉風，隔窗依砌尚蒙籠。數間素壁初開後，一段清光入坐中。欹枕閑看知自適，含毫朗詠與誰同？此君若欲長相見，政事堂東有舊叢。

答白刑部聞新蟬

蟬聲未發前，已自感流年。一入淒涼耳，如聞斷續絃。晴清依露葉，晚急思霞天。❶何事秋卿詠，逢時亦悄然。

❶「思」，朱本作「畏」。

和裴相公寄白侍郎求雙鶴

皎皎華亭鶴，來隨太守船。白君罷吴郡太守，携鶴鶵來。青雲意長在，滄海别經年。❶留滯清洛苑，徘徊明月天。何如鳳池上，雙舞入祥煙？

和樂天送鶴上裴相公别鶴之作

昨日看成送鶴詩，高籠提出白雲辭。❷朱門乍入應迷路，玉樹容棲莫揀枝。雙舞庭中花落處，數聲池上月明時。三山碧海不歸去，且嚮人間呈羽儀。

終南秋雪

南嶺見秋雪，千門生早寒。❸閑時駐馬望，高處卷簾看。霧散瓊枝出，日斜鉛粉殘。偏宜曲江上，倒影入清瀾。

闕下待傳點呈諸同舍

禁漏晨鍾聲欲絶，旌旗組綬影相交。殿含佳氣當龍首，閣倚晴天見鳳巢。山色葱籠丹檻外，霞光泛灔翠松梢。多慚再入金閨籍，❹不敢爲文學解嘲。

❶「别」，朱本作「到」。
❷「籠」，紹本作「櫳」。「辭」，朱本作「司」。
❸「生」，朱本作「坐」。
❹「閨」，紹本、朱本作「門」。

和樂天早寒

雨引苔侵壁，風驅葉擁堦。久留閑客話，宿請老僧齋。酒甕新陳接，書籤次第排。翛然自有處，摇落不傷懷。

和樂天以鏡換酒

把取菱花百鍊鏡，換他竹葉十旬杯。❶ 顰眉厭老終難去，蘸甲須歡便到來。妍醜太分迷忌諱，松喬俱傲絶嫌猜。校量功力相千萬，好去從空白玉臺。

同樂天送河南馮尹學士

可憐玉馬風流地，暫輟金貂侍從才。閣上掩書劉向去，門前修刺孔融來。崤陵路静寒無雨，洛水橋長晝起雷。共羨府中棠棣好，先於城外百花開。

同白二十二贈王山人

愛名之世忘名客，多事之時無事身。古老相傳見來久，❷ 歲年雖變貌長新。❸ 飛章上達三清路，受籙平交五嶽神。笑聽鼕鼕朝暮鼓，只能催得市朝人。

題集賢閣

鳳池西畔圖書府，玉樹玲瓏景氣閑。

❶「旬」，朱本作「分」。
❷「來」，朱本作「未」。
❸「長」，朱本作「常」。

長聽餘風送天樂，時登高閣望人寰。青山雲繞欄干外，紫殿香來步武間。曾是先賢翔集地，每看壁記一慚顏。

杏園花下詶樂天見贈

二十餘年作逐臣，歸來還見曲江春。遊人莫笑白頭醉，老醉花間有幾人？

和令狐相公初歸京國賦詩言懷

凌雲羽翮掞天才，楊歷中樞與外臺。相印昔辭東閤去，將星還拱北辰來。殿庭捧日飄纓入，閣道看山曳履迴。口不言功心自適，吟詩釀酒待花開。

曲江春望

鳳城煙雨歇，萬象含佳氣。酒後人倒狂，花時天似醉。三春車馬客，一代繁華地。何事獨傷懷？少年曾得意。

和令狐相公春日尋花有懷白侍郎閣老

芳菲滿雍州，鸞鳳許同遊。花逕須深入，時光不少留。色鮮由樹嫩，枝亞爲房稠。静對仍持酒，高看特上樓。晴宜連夜賞，雨便一年休。共憶秋官處，餘霞曲水頭。

和樂天南園試小樂

閑步南園煙雨晴，遥聞絲竹出牆聲。

欲抛丹筆三川去，先教清商一部成。花木手栽偏有興，歌詞自作別生情。多才遇景皆能詠，當日人傳滿鳳城。

和樂天春詞

新粧宜面下朱樓，深鎖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數花朵，蜻蜓飛上玉搔頭。

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蘂花下游仙二絕❶

玉女來看玉蘂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顧，驚怪人間日易斜。

雪蘂瓊絲滿院春，衣輕步步不生塵。君平簾下徒相問，長伴吹簫別有人。

歎水別白二十二 雜言❷

水，至清，盡美。從一勺，至千里。利人利物，時行時止。道性浄皆然，交情淡如此。君遊金谷堤上，我在石渠署裏。兩心相憶似流波，潺湲日夜無窮已。

答樂天戲贈

才子聲名白侍郎，風流雖老尚難當。詩情逸似陶彭澤，齋日多如周太常。矻矻將心求浄法，❸時時偷眼看春光。知君技癢

❶「游」上，紹本、朱本有「有」字。
❷「雜言」，紹本、朱本無此二字。
❸「法」，朱本作「土」。

思歡宴，欲倩天魔破道場。

同樂天送令狐相公赴東都留守自户部尚書拜。

尚書劍履出明光，居守旌旗赴洛陽。❶世上功名兼將相，人間聲價是文章。衙門曉闢分天仗，賓幕初開辟省郎。從發坡頭向東望，春風處處有甘棠。自華、陝至河南，皆故林也。

劉夢得外集卷第一

❶「赴」，原作「起」，今據紹本、朱本改。

劉夢得外集卷第二

詩

同樂天和微之深春好二十首❶同用家、花、車、斜四韻。

何處深春好？春深萬乘家。宮門皆映柳，輦路盡穿花。池色連天漢，城形象帝車。旌旗暖風裏，獵獵向西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阿母家。瑶池長不夜，珠樹正開花。橋峻通星渚，樓暄近日車。層城十二闕，相對玉梯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執政家。恩光貪捧日，貴重不看花。玉饌堂交印，沙堤柱礙車。多門一已閉，直道更無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大鎮家。前旌光照日，後騎蹙成花。節院收衙隊，毬場簇看車。廣筵歌舞散，書號夕陽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貴戚家。櫪嘶無價馬，庭發有名花。欲進宮人食，先薰命婦車。晚歸長帶酒，冠蓋任傾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恩澤家。爐添龍腦炷，綬結虎頭花。賓客珠成履，嬰孩錦縛車。晝堂簾幕外，來去鷰飛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京兆家。人眉新柳葉，馬色醉桃花。盜息無鳴鼓，朝迴自走車。能令帝城外，不敢逕由斜。

❶「好」，紹本、朱本無此字。

何處深春好？春深刺史家。❶夜闌猶命樂，雨甚亦尋花。傲客多憑酒，新姬苦上車。公門吏散後，風擺戟衣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羽客家。芝田繞舍色，杏樹滿山花。雲是淮王宅，風爲列子車。古壇操簡處，一逕入林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小隱家。芟庭留野菜，撼樹去狂花。醉酒一千日，貯書三十車。短衾從露體，❷不敢有餘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富室家。❸唯多貯金帛，不擬負鶯花。國樂呼聯轡，行厨載滿車。歸來看理曲，燈下寶釵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豪士家。多沽味濃酒，貴買色深花。已臂鷹隨馬，連催妓上車。城南踏青處，村落逐原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貴冑家。迎呼偏熟客，揀選最多花。飲饌開華幄，笙歌出鈿車。興酣鐏易罄，連瀉酒瓶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唱第家。名傳一紙牓，興管九衢花。薦聽諸侯樂，來隨計吏車。杏園拋曲處，揮袖向風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少婦家。能偷新禁曲，自剪入時花。追逐同遊伴，平章貴價車。從來不墮馬，故遺髻鬟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幼女家。❹雙鬟梳頂髻，兩面繡裙花。妝壞頻臨鏡，身輕不占車。鞦韆爭次第，牽拽綵繩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蘭若家。當香收柏葉，養蜜近梨花。野逕宜行樂，遊人盡駐車。菜園籬落短，遥見桔槔斜。

❶「史」，原作「吏」，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短衾」，紹本作「雉衣」，朱本作「推衾」。
❸「室」，朱本作「貴」。
❹「幼」，紹本作「稚」。

何處深春好？ 春深老宿家。小欄圍蕙草，高架引藤花。四字香書印，三乘壁畫車。遲迴聽句偈，雙樹晚陰斜。

何處深春好？ 春深種蒔家。分畦十字水，接樹兩般花。櫛比栽籬槿，咿啞轉井車。可憐高處望，棋布不曾斜。

何處深春好？ 春深稚子家。❶ 争騎一竿竹，偷折四隣花。笑擊羊皮鼓，行牽犢頷車。中庭貪夜戲，不覺玉繩斜。

刑部白侍郎謝病長告改賓客分司以詩贈别

鼎食華軒到眼前，拂衣高謝豈徒然？❷ 九霄路上辭朝客，四皓叢中作少年。他日卧龍終得雨，今朝放鶴且冲天。洛陽舊有衡茅在，亦擬抽身伴地仙。

遥和白賓客分司初到洛中戲呈馮尹

西辭望苑去，東占洛陽才。度嶺無歸思，看山不懊來。冥鴻何所慕？ 遼鶴乍飛迴。洗竹通新逕，攜琴上舊臺。塵埃長者轍，風月故人杯。聞道龍門峻，還因上客開。

和留守令狐相公答白賓客

蛟龍和風吹樹枝，❸ 商山逸客出關時。身無拘束起長晚，路足交親行自遲。官拂象筵終日待，私將雞黍幾人期。君來不用

❶ 「稚」，紹本作「幼」。
❷ 「謝」，朱本作「步」。
❸ 「蛟龍」，紹本作「麥隴」。

飛書報，萬户先從紙貴知。

始聞蟬有懷白賓客去歲白有聞蟬見寄詩云秖應催我老兼遣報君知之句

蟬韻極清切，始聞何處悲？人含不平意，景值欲秋時。此歲方晼晚，誰家無別離？君言催我老，已是去年詩。

憶樂天

尋常相見意慇勤，別後相思夢更頻。❶每遇登臨好風景，羨他天性少情人。

樂天寄洛下新詩兼喜微之欲到因以抒懷也

松間風未起，萬葉不自吟。池上月未來，清輝同夕陰。宮徵不獨運，塤篪自相尋。一從別樂天，詩思日已沈。吟君洛中作，精絶百鍊金。乃知孤鶴情，月露爲知音。微之從東來，威鳳鳴歸林。羨君先相見，一豁平生心。

月夜憶樂天兼寄微之

今宵帝城月，一望雪相似。遥想洛陽城，清光正如此。知君當此夕，亦望鏡湖水。展轉相憶心，月明千萬里。

酬鄆州令狐相公官舍言懷見寄呈樂天

詞人各在一涯居，聲味雖同跡自疏。

❶「相思」，朱本作「思量」。

佳句傳因多好事，尺題稀爲不便書。已通戎略逢黄石，❶仍占文星耀碧虚。聞説朝天在來歲，霸陵春色待行車。❷

吟白君哭崔兒二篇愴然寄贈❸

吟君苦調我霑纓，能使無情盡有情。四望車中心未釋，千秋亭下賦初成。庭梧已有鵷棲處，池鶴今無子和聲。從此期君比瓊樹，一枝吹折一枝生。

答樂天所寄詠懷且釋其枯樹之歎

衙前有樂饌常精，宅内連池酒任傾。自是官高無狎客，不論年長少歡情。驪龍頷被探珠去，老蚌胎還應月生。❹莫羨三春桃與李，桂花成實嚮秋榮。

白侍郎大尹自河南寄示池北新葺水齋即事招賓十四韻兼命同作

公府有高政，❺新齋池上開。再吟佳句後，一似畫圖來。結構疏林下，夤緣曲岸限。❻緑波穿户牖，碧甃疊瓊瓌。幽興當軒滿，❼清光繞砌迴。潭心澄曉鏡，❽渠口起晴雷。瑶草緣堤種，煙松上島栽。❾魚游驚

❶「略」，朱本作「路」。
❷「行」，朱本作「來」。
❸「君」、「二」，朱本作「樂天」、「上」。
❹「胎」，朱本作「胚」。
❺「政」，朱本作「致」。
❻「夤」，原作「寅」，今據朱本改。
❼「興」，朱本作「異」。
❽「曉」，朱本作「晚」。
❾「煙松」，原作「松煙」，今據朱本改。

撥剌，鷺浴喜毰毸。爲客烹林筍，因僧採石苔。酒瓶常不罄，書案任成堆。簷外青雀舫，坐中鸚鵡杯。蒲根抽九節，蓮萼捧重臺。芳訊此時到，勝遊何日陪？共譏吴太守，自占洛陽才。

赴蘇州詶別樂天

吴郡魚書下紫宸，長安厩吏送朱輪。二南風化承遺愛，八詠聲名躡後塵。梁氏夫妻爲寄客，陸家兄弟是州民。江城春日追遊處，❶共憶東都舊主人。❷

贈樂天

一別舊遊盡，相逢俱涕零。在人雖晚達，於樹似冬青。痛飲連宵醉，狂吟滿坐聽。終期抛印綬，共占少微星。

福先寺雪中詶別樂天

龍門賓客會龍宮，東去旌旗駐上東。二八笙歌雲幕下，三千世界雪花中。離堂未暗排紅燭，別曲含凄颺晚風。❸才子從今一分散，便將詩詠嚮吴儂。

醉答樂天

洛城洛城何日歸？故人故人今轉稀。莫嗟雪裏暫時別，終擬雲間相逐飛。

❶「遊」，朱本作「隨」。
❷「都」，朱本作「歸」。
❸「颺晚」，朱本作「向曉」。

和樂天耳順吟兼寄敦詩

吟君新什慰蹉跎，屈指同登耳順科。鄧禹功成三紀事，孔融書就八年多。已經將相誰能爾？抛却丞郎争奈何！獨恨長州數千里，且隨魚鳥泛煙波。

到郡未浹日登西樓見樂天題詩因即事以寄

樂天自此郡謝病西歸。

湖上收宿雨，城中無晝塵。樓依新柳貴，池帶亂苔春。雲水正一望，簿書來遶身。煙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

早夏郡中書事

水禽渡殘月，飛雨灑高城。華堂對嘉樹，簾廡含曉清。拂鏡整危冠，振衣步前楹。將吏儼成列，簿書紛來縈。言下辨曲直，筆端破交争。虚懷詢病苦，懷律操剽輕。❶閣吏告無事，❷歸來解簪纓。高簾覆朱閣，忽爾聞調笙。

虎丘寺見元相公二年前題名愴然有詠

前年滻橋送之武昌。

滻水送君君不還，見君題寺虎丘山。

❶「懷」，紹本作「壞」。
❷「閣」，朱本作「關」。

因知早貴兼才子，不得多時在世間。

寄贈小樊

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

憶春草

憶春草，處處多情洛陽道。金谷園中見日遲，銅駝陌上迎風早。河南大尹頻出難，只得池塘十步看。府門閉後滿街月，幾處遊人草頭歇。館娃宮外姑蘇臺，鬱鬱芊芊撥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子裙裾曾拂來。

樂天寄憶舊遊因作報白君以答❶

報白君，別來已度江南春。江南春色何處好？鷰子雙飛故官道。春城三百七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丫頭小兒盪畫槳，長袂女郎簪翠翹。郡齋北軒卷羅幕，碧池逶迤遶華閣。❷池邊緑竹桃李花，花下舞筵鋪彩霞。吴娃足情言語黠，越客有酒巾冠斜。坐中皆言白太守，不負風光向杯酒。酒酣襞牋飛逸韻，至今傳在人人口。報白君，相思空望嵩丘雲。其奈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白君有妓，❸近自洛歸錢塘。

❶「遊」，原作「送」，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華」，朱本作「畫」。
❸「有妓」，朱本作「在城」。

和白侍郎送令狐相公鎮太原

十萬天兵貂錦衣，晉城風日斗生輝。行臺僕射新恩重，從事中郎舊路歸。疊鼓蹙成汾水浪，閃旗驚斷塞鴻飛。❶邊庭自此無烽火，擁節還來坐紫微。

秋夕不寐寄樂天

洞户夜簾卷，華堂秋簟清。螢飛過池影，蛩思遶堦聲。老枕知將雨，高牕報欲明。何人諳此景？遠問白先生。

冬日晨興寄樂天

庭樹曉禽動，郡樓殘點聲。燈挑紅燼落，酒煖白光生。髮少嫌梳利，顏衰恨鏡明。獨吟誰應和？須寄洛陽城。

詶樂天見寄

元君後輩先零落，崔相同年不少留。華屋坐來能幾日？夜臺歸去便千秋。背時猶自居三品，三川、吴郡品同。得老終須卜一丘。投老之日，願樂天爲鄰。若使吾徒還早達，亦應簫鼓入松楸。

答樂天見憶

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閑。偏傷朋友

❶「閃」，朱本作「門」。

盡，移興子孫間。筆底心猶毒，❶杯前膽不豩。呼關反。唯餘憶君夢，飛過武牢關。

和樂天誚失婢牓者

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拂瓦去，鸚鵡透籠飛。❷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脱青衣。

樂天寄重和晚達冬青一篇因成再答

風雲變化饒年少，光景蹉跎屬老夫。秋隼得時凌汗漫，❸寒龜飲氣受泥塗。東隅有失誰能免？北叟之言豈便無。❹振臂猶堪呼一擲，争知掌下不成盧？

河南白尹有喜崔賓客歸洛兼見懷長句因而繼和

幾年侍從作名臣，却向青雲索得身。朝士忽爲方外士，主人仍是眼中人。雙鸞遊處天京好，五馬行時海嶠春。遥羨光陰不虛擲，肯令絲竹暫生塵？

和楊師臯給事傷小姬英英

見學胡琴見藝成，今朝追想幾傷情。撚絃花下呈新曲，放撥燈前謝改名。但是

❶「猶」，朱本作「無」。
❷「籠」，紹本作「櫳」。
❸「得時」，朱本作「自能」。
❹「無」，朱本作「誣」。

好花皆易落，從來尤物不長生。鸞臺夜直衣衾冷，雲雨無因入禁城。

和樂天洛下醉吟寄太原令狐相公兼見懷長句

舊相臨戎非稱意，詞人作尹本多情。從容自使邊塵靜，談笑不聞桴鼓聲。章句新添塞下曲，風流舊占洛陽城。昨來亦有吳趨詠，唯寄東都與北京。

郡齋書懷寄河南白尹兼簡分司崔賓客❶

謾讀圖書三十車，❷年年爲郡老天涯。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暖家。綺季衣冠稱鬢面，吳公政事副詞華。還思謝病今歸去，同醉城東桃李花。

酬樂天七月一日夜即事見寄

夜樹風韻清，天河雲彩輕。故苑多露草，❸隔城聞鶴鳴。❹搖落從此始，別離含遠情。聞君當是夕，倚瑟吟商聲。外物豈不足，中懷向誰傾？秋來念歸去，同聽嵩陽笙。

題于家公主舊宅

樹繞荒臺葉滿池，❺簫聲一絕草蟲悲。

❶「河」，原作「江」，今據朱本改。
❷「三」，朱本作「二」。
❸「苑」，朱本作「花」。
❹「城」，朱本作「樹」。
❺「繞」，朱本作「滿」。

鄰家猶學宮人髻，園客争偷御果枝。馬埒蓬蒿藏狡兔，鳳棲煙雨嘯愁鴟。❶何郎獨在無恩澤，❷不似當初傅粉時。

吟樂天自問愴然有作

親友關心皆不見，風光滿眼倍傷神。洛陽城裏多池館，幾處花開有主人？

八月十五日夜半雲開然後翫月因書一時之景寄呈樂天❸

半夜碧雲收，中天素月流。開城邀好客，置酒賞新秋。❹影透衣香潤，光凝歌黛愁。斜輝猶可玩，移宴上西樓。

秋日書懷寄白賓客

州遠雄無益，年高健亦衰。興情逢酒在，筋力上樓知。蟬噪芳意盡，鴈來愁望時。商山紫芝客，應不向愁悲。❺

酬樂天見貽賀金紫之什

久學文章含白鳳，却因政事賜金魚。郡人未識聞謠詠，天子知名與詔書。珍重

❶「棲」，紹本作「樓」。
❷「獨」，朱本作「猶」。
❸「書」，朱本作「詠」。
❹「新」，紹本作「清」。
❺「愁」，紹本、朱本作「秋」。

和詩呈錦繡，❶願言歸計並園廬。舊來詞客多無位，金紫同遊誰得如？

詶樂天初冬早寒見寄

乍起衣猶冷，微吟帽半欹。霜凝南屋瓦，雞唱後園枝。洛水碧雲曉，吴宮黄葉時。兩傳千里意，書札不如詩。

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詩以寄

吟君歎逝雙絶句，使我傷懷奏短歌。世上空驚故人少，集中唯覺祭文多。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萬古到今同此恨，聞琴泪盡欲如何？

春池泛舟聯句

鳳池新雨後，池上好風光。上相公，禹錫。取酒愁春盡，留賓喜日長。度送兵部。柳絲迎畫舸，水鏡寫雕梁。羣送賈閣長。潭洞迷仙府，煙霞認醉鄉。餗送張司業。鶯聲隨雨語，❷竹色入壺觴。籍送主客。晚景含澄澈，時芳得豔陽。禹錫。飛甍拂輕浪，緑柳暗回塘。度。逸韻追安石，高居勝辟彊。羣。杯停新令舉，詩動綵牋忙。餗。顧謂同來客，歡遊不可忘。籍。

杏園聯句

杏園千樹欲隨風，一醉同人此暫同。羣

❶「和」，紹本作「賀」。
❷「雨」，朱本作「笑」。

上司空。老態忽忘絲管裏，衰顔頓解酒杯中。❶絳上白二十二。曲江日暮殘紅在，翰苑年深舊事空。居易上主客。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叢。禹錫。

花下醉中聯句

共醉風光地，花飛落酒杯。絳送劉二十八。殘春猶可賞，晚景莫相催。禹錫送白侍郎。酒幸年年有，花應歲歲開。居易送兵部相公。且當金韻擲，莫遣玉山頽。羣送庾閣長。高會彌堪惜，良時不易陪。承宣送主客。誰能拉花住？争换得春回。❷禹錫送吏部。我輩尋常有，佳人早晚來。嗣復送兵部。寄言三相府，欲散且徘徊。居易時户部相公同會。

宴興化池亭送白二十二東歸聯句

東洛言歸去，西園告別來。白頭青眼客，池上手中杯。度。離瑟慇勤奏，仙舟委曲回。征輪今欲動，賓閣爲誰開？禹錫。坐弄琉璃水，行登緑縟苔。❸花低妝照影，萍散酒吹醅。居易。岸蔭新抽竹，亭香欲變梅。隨遊多笑傲，遇勝且徘徊。籍。澄澈連天鏡，潺湲出地雷。林塘難共賞，鞍馬莫相催。度。信及魚還樂，機忘鳥不猜。晚晴槐起露，新暑石添苔。禹錫。擬作雲泥別，尤思頃刻陪。歌停珠貫斷，飲罷玉峰頽。居易。

❶「頓」，朱本作「宜」。
❷「换得」，朱本作「得换」。
❸「苔」，朱本作「臺」。

雖有逍遥志，其如磊落才。會當重日用，此去肯悠哉！籍。

西池送白二十二東歸寄令狐相公聯句

促坐宴回塘，送君歸洛陽。彼都留上宰，爲我説中腸。度。威鳳池邊別，冥鴻天際翔。披雲見居守，望日拜封章。禹錫。春盡年華少，舟通景氣長。送行歡共惜，寄遠意難忘。籍。東道瞻軒蓋，西園醉羽觴。謝公深眷盼，❶商皓信輝光。行式。舊德推三友，新篇代八行。

首夏猶清和聯句

記得謝家詩，清和即此時。居易。餘華數種在，密葉幾重垂。度。芳謝人人惜，陰成處處宜。禹錫。水荇争點綴，梁鷰共追隨。行式。亂蝶憐疎蘂，殘鶯戀好枝。籍。草香殊未歇，雲勢漸多奇。居易。單服初寧體，新篁已出籬。度。與春爲別近，覺日轉行遲。禹錫。遶樹風光少，侵階苔蘚滋。行式。唯思奉歡樂，長得在西池。籍。

薔薇花聯句

似錦如霞色，連春接夏開。禹錫。波紅分影入，風好帶香來。度。得地依東閣，當階奉上台。行式。淺深皆有態，次第暗相催。禹錫。滿地愁英落，緣堤惜棹回。❷度。芳濃

---

❶「盼」，紹本、朱本作「眄」。

❷「棹」，原作「掉」，今據紹本、朱本改。

濡雨露，明麗隔塵埃。行式。似著燕脂染，❶如經巧婦裁。居易。奈花無別計，只有酒殘杯。籍。

西池落泉聯句

東閣聽泉落，能令野興多。行式。散時猶帶沫，淙處即跳波。❷度。偏洗磷磷石，❸還驚泛泛鵝。色清塵不染，光白月相和。居易。噴雲縈松竹，攢珠濺芰荷。禹錫。對吟時合響，觸樹更摇柯。籍。照圃紅分藥，侵堦緑浸莎。居易。日斜車馬散，餘韻逐鳴珂。禹錫。

和樂天柘枝

柘枝本出楚王家，玉面添驕舞態奢。雲鬟改梳翔鳳髻，新衫别織鬬雞紗。鼓催殘拍腰身軟，汗透羅衣雨點花。華筵曲罷辭歸去，❹便隨王母上煙霞。

和樂天題真娘墓

薝蔔林中黄土堆，羅襦繡黛已成灰。❺芳魄雖死人不怕，❻蔓草逢春花自開。幡蓋向風疑舞袖，鏡燈臨曉似妝臺。吴王嬌女墳相近，一片行雲應往來。

劉夢得外集卷第二

❶「燕」，紹本作「煙」，朱本作「胭」。
❷「即」，紹本作「卻」。
❸「偏」，紹本作「偏」。
❹「華」，朱本作「畫」。
❺「黛」，紹本作「帒」。
❻「魄」，紹本、朱本作「魂」。

劉夢得外集卷第三

詩

客有話汴州新政書事寄令狐相公

天下咽喉今太寧，軍城喜氣徹青冥。庭前劍戟朝迎日，筆底文章夜應星。三省壁中題姓字，萬人頭上見儀形。汴州忽復承平事，正月看燈户不扃。

和令狐相公郡齋對紫微花

明麗碧天霞，丰茸紫綬花。香聞荀令宅，豔入孝王家。幾歲自榮樂，❶高情方歎嗟。有人移上苑，猶足占年華。❷

令狐相公見示河中楊少尹贈答兼命繼聲❸

兩首新詩百字餘，朱絃玉磬韻難如。漢家丞相重徽後，梁苑仁風一變初。四面諸侯瞻節制，八方通貨溢河渠。自從郄穀爲元帥，大將歸來盡把書。

和令狐相公謝太原李侍中寄蒲萄

珍果出西域，移相到北方。❹昔年隨漢

❶「樂」，朱本作「落」。
❷「足」，朱本作「是」。
❸「見」，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❹「相」，紹本、朱本作「根」。

使，今日寄梁王。上相芳緘至，行臺綺席張。魚鱗含宿潤，馬乳帶殘霜。染指鉛粉賦，滿喉甘露香。醖成千日酒，❶味敵五雲漿。咀嚼停金盞，稱嗟響畫堂。慚非末至客，不得一枝嘗。

和令狐相公送趙常盈鍊師與中貴人同拜嶽及天台投龍畢却赴京❷

銀璫謁者引霓旌，霞帔仙官到赤城。白鶴迎來天樂動，金龍擲下海神驚。元君伏奏歸中禁，武帝親齋禮上清。何事夷門請詩送？梁王文字上聲名。

令狐相公俯贈篇章斐然仰謝

鄂渚臨流別，梁園衝雪來。旅愁隨凍釋，歡意待花開。城曉烏頻起，池春鴈欲回。飲和心自醉，何必管絃催？

酬令狐相公贈別

越聲長苦有誰聞？老向湘山與楚雲。海嶠新辭永嘉守，夷門重見信陵君。田園松菊今迷路，霄漢鴛鴻久絶羣。幸遇甘泉尚詞賦，不知何客薦雄文？

酬令狐相公寄賀遷拜之什

邅回二紀重爲郎，洛下遥分列宿光。不見當關呼早起，曾無侍史與焚香。三花

❶「千」，朱本作「十」。
❷「京」下，朱本有「師」字。

秀色通春幌，❶十字清波遶宅牆。❷白首青衫誰比數？❸相憐只是有梁王。相公昔曾以大僚分司，❹故有同病相憐之句。

詶令狐相公早秋見寄

公來第四秋，樂國號無愁。軍士遊書肆，商人占酒樓。熊羆交黑矟，賓客滿青油。❺今日文章主，梁王不姓劉。

和令狐相公玩白菊

家家菊盡黄，梁國獨如霜。瑩静真琪樹，分明對玉堂。仙人披雪氅，素女不紅粧。粉蝶來難見，麻衣拂更香。向風摇羽扇，❻含露滴瓊漿。高豔遮銀井，繁枝覆象牀。桂叢慚並發，梅蕊妬先芳。❼一入瑶華詠，從兹播樂章。

夏日寄宣武令狐相公

長憶梁王逸興多，西園花盡興如何？近來溽暑侵亭館，應覺清談勝綺羅。境入篇章高韻發，風穿號令衆心和。承明欲謁先相報，願拂朝衣逐曉珂。

❶「春」，朱本作「書」。
❷「清」，朱本作「春」。
❸「首」，紹本作「髮」。
❹「大」，原作「天」，今據紹本、朱本改。
❺「青」，原作「清」，今據朱本改。
❻「羽」，原作「雨」，今據紹本、朱本改。
❼「蕊」，原作「援」，今據朱本改。

令狐相公見示贈竹二十韻仍命繼和

高人必愛竹，寄興良有以。峻節可臨戎，虛心宜得士。❶衆芳信妍媚，威鳳難栖止。遂於鼙鼓間，移植東南美。封以梁園土，❷澆之浚泉水。得地色不移，凌空勢方起。新青排故葉，餘粉籠疎理。猶復隔牆藩，何因出塵滓？兹辰去前蔽，永日勞瞪視。槭槭林已成，熒熒玉相似。規摹起心匠，❸洗滌在頤指。曲直既瞭然，孤高何卓爾？垂梢覆内屏，迸筍侵前戺。妓席拂雲鬟，賓階廕珠履。抱琴恣閑玩，執卷堪斜倚。露下懸明璫，風來韻清徵。堅貞貫四候，標格殊百卉。歲晚當自知，繁華豈云比？❹古詩無贈竹，高唱從此始。一聽清瑶音，琤然長在耳。

和令狐相公入潼關

寒光照旌節，關路曉無塵。吏謁前丞相，山迎舊主人。東瞻軍府静，西望敕書頻。心共黄河水，同昇天漢津。

和令狐相公尋白閣老見留小飲因贈

殼士更逢酒，樂天仍對花。文章管星曆，情興占年華。宦達翻思退，名高却不誇。唯存浩然氣，相共賞煙霞。

❶「得」，紹本作「待」。
❷「園」，朱本作「國」。
❸「規」，原作「親」，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比」，紹本作「此」。

詶令狐相公雪中遊玄都觀見憶

好雪動高情，心期在玉京。人披鶴氅出，馬踏象筵行。照耀樓臺變，淋漓松桂清。玄都留五字，使入步虚聲。❶

和令狐相公以司空裴相公見招南亭看雪四韻❷

重門不下關，樞務有餘閑。上客同看雪，高亭盡見山。瑞呈霄漢外，興入笑言間。知是平陽會，人人帶酒還。

和令狐相公别牡丹

平章宅裏一欄花，臨到開時不在家。莫道兩京非遠别，春明門外即天涯。

詶令狐留守巡内至集賢院見寄

仙院文房隔舊宫，當時盛事盡成空。墨池半在頹垣下，書帶猶生蔓草中。巡内因經九重苑，裁詩又繼二南風。爲兄手寫慇勤句，遍歷三台各一通。

和鄆州令狐相公春晚對花

朱門退公後，高興對花枝。望闕無窮思，看書欲盡時。含芳朝競發，凝豔晚相宜。人意慇勤惜，狂風豈得知？

❶ 「使」，朱本作「使」。

❷ 「公」，原無，今據朱本補。

酬令狐相公春日言懷見寄

前陪看花處，隣里近王昌。今想臨戎地，旌旗出汶陽。鶯飛柳絮雪，門耀戟枝霜。東望清河水，心隨艑上郎。

和令狐相公言懷寄河中楊少尹

章句慚非第一流，世間才子昔陪遊。吴宫已嘆芙蓉死，張司業詩云：「吴宫四面秋江水，天清露白芙蓉死。」邊月空悲蘆管秋。李尚書。❶任向洛陽稱傲吏，分司白賓客。苦教河上領諸侯。天平相公。石渠甘對圖書老，關外楊公安穩不？

遥和令狐相公坐中聞思帝鄉有感

當初造曲者爲誰？説得思鄉戀闕時。滄海西頭舊丞相，停杯處分不須吹。

酬令狐相公見寄

羣玉山頭住四年，每聞笙鶴看諸仙。何時得把浮丘袖？❷白日將昇第九天。

途次大梁雪中奉天平令狐相公書問兼示新什因思曩歲從此拜辭形於短篇以申仰謝

遠守宦情薄，故人書信來。共曾花下

❶「尚」，原作「白」，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袖」，朱本作「袂」。

別，今獨雪中迴。紙尾得新什，眉頭還暫開。此時同鴈鶩，池上一徘徊。

令狐相公自天平移鎮太原以詩申賀相公昔爲并州從事。

北都留守將天兵，出入香街宿禁扃。鼙鼓夜聞驚朔鴈，旌旗曉動拂參星。孔璋舊檄家家有，叔度新歌處處聽。夷落遥知真漢相，争來屈膝看儀形。

重訓前寄

邊烽寂寂盡收兵，宫樹蒼蒼静掩扃。戎羯歸心如内地，天狼無角比凡星。新成麗句開緘後，便入清歌滿坐聽。吴苑晉祠遥望處，❶可憐南北太相形。

訓令狐相公秋懷見寄

寂寞蟬聲静，❷差池鷰羽回。秋鄰多越絶，❸朔氣想臺駘。相去數千里，無因同一杯。慇勤望飛鴈，新自塞垣來。

訓令狐相公六言見寄

已嗟離别太遠，更被光陰苦催。吴苑鷰辭人去，汾川鴈帶書來。愁吟月落猶望，憶夢天明未迴。今日便令歌者，唱兄詩送一杯。

❶「祠」，原作「詞」，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静」，紹本作「盡」。
❸「鄰多」，朱本作「燐多」，紹本作「風憐」。

令狐相公自太原累示新詩因以酬寄

飛蓬卷盡塞雲寒，戰馬閑嘶漢地寬。萬里胡天無警急，一籠烽火報平安。燈前妓樂留賓宴，雪後山河出獵看。珍重新詩遠相寄，風情不似四登壇。❶

酬太原令狐相公見寄

書信來天外，瓊瑤滿匣中。衣冠南渡遠，旌節北門雄。鶴唳華亭月，馬嘶榆塞風。山川幾千里，惟有兩心同。

酬令狐相公歲暮遠懷見寄 依韻

別侶孤鶴怨，冲天威鳳歸。容光一以閒，夢想是耶非。芳訊遠珍重，❷知音老更稀。不如湖上鴈，北向整毛衣。

酬令狐相公親仁郭家花下即事見寄

荀令園林好，山公遊賞頻。豈無花下侶？遠望眼中人。斜日漸移影，落英紛委塵。一吟相思曲，惆悵江南春。

酬令狐相公首夏閑居書懷見寄

蕙草芳未歇，緑槐陰已成。金罍唯獨酌，瑶瑟有離聲。翔泳各殊勢，篇章空寄情。應憐三十載，未變使君名。貞元中自郎官

❶「四」，朱本作「舊」。
❷「遠珍」，朱本作「還珍」，紹本作「遠彌」。

出守，至今三十一年。

詶令狐相公庭前白菊花謝偶書所懷見寄❶

數叢如雪色，一旦冒霜開。寒蘂差池落，清香斷續來。思深含怨別，芳謝惜年催。千里難同賞，看看又早梅。

詶令狐相公季冬南郊宿齋見寄

壇下雪初霽，城南凍欲生。齋心祠上帝，高步領名卿。沐浴含芳澤，周旋聽珮聲。猶憐廣平守，寂寞竟何成？

貞元中侍郎舅氏牧華州時余再忝科第前後由華覲謁陪登伏毒寺屢焉亦曾賦詩題於梁棟今典馮翊暇日登樓南望三峰浩然生思追想昔年之事因成篇題舊寺

曾作關中客，頻經伏毒巖。晴煙沙苑樹，晚日渭川帆。昔是青春貌，今悲白雪鬚。郡樓空一望，含意卷高簾。

詶令狐相公杏園花下飲有懷見寄

年年曲江上，❷花發即經過。未飲心先醉，臨風思倍多。三春看又盡，兩地欲如

❶「前」，朱本作「中」。「書」，原脱，今據朱本補。

❷「曲江上」，紹本作「曲江望」，朱本作「杏園望」。

何？日望長安道，空成勞者歌。

和令狐相公春早朝回鹽鐵使院中作

柳動御溝清，威遲堤上行。城隅日未過，山色雨初晴。鶯避傳呼起，花臨府署明。簿書盈几案，要自有高情。

令狐相公見示題洋州崔侍郎宅雙木瓜花頃接侍郎同舍陪宴樹下吟玩來什輒成和章

金牛蜀路遠，玉樹帝城春。榮耀華館裏，❶逢迎欠主人。簾前疑小雪，❷牆外麗行塵。來去皆回首，情深是德隣。

和令狐僕射相公題龍回寺

茲地回鑾日，皇家禪聖時。路無胡馬跡，人識漢官儀。天子旌旗度，法王龍象隨。知懷去家歎，經此益遲遲。相公家本咸陽，有喬木之思。

和令狐相公晚泛漢江書懷寄洋州崔侍郎閬州高舍人二曹長

雨過遠山出，江澄暮霞生。因浮濟川舟，遂作適野行。郊樹映緹騎，水禽避紅旌。田夫捐畚鍤，織婦窺柴荊。古岸夏花

❶「華館裏」，朱本作「生華館」。
❷「疑」，朱本作「凝」。

發，遥林晚蟬清。沿洄方玩境，鼓角已登城。部内有良牧，望中寄深情。臨觴念佳期，泛瑟動離聲。寂寞一病士，夙昔接羣英。多謝謫仙侣，幾時還玉京？

詶令狐相公使宅别齋初栽桂樹懷作[1]

清淮南岸家山樹，黑水東邊第一栽。影近畫梁迎曉日，香隨緑酒入金杯。根留本土依江潤，葉起寒稜映月開。早晚陰成比梧竹，九霄還放綵鸞來。[2]

令狐相公頻示新什早春南望遐想漢中因抒短章以寄誠素[3]

軍城臨漢水，旌旆起春風。遠思見江草，歸心看塞鴻。野華沿古道，新葉映行宫。唯有詩兼酒，朝朝兩不同。

詶令狐相公見寄

才兼文武播雄名，遺愛芳塵滿洛城。身在行臺爲僕射，書來甪里訪先生。[4] 閑遊占得嵩山色，醉卧高聽洛水聲。千里相思難命駕，七言詩裏寄深情。

令狐相公春思見寄

一紙書封四句詩，芳晨對酒遠相思。長吟盡日西南望，猶及殘春花落時。

[1] 「懷作」，紹本、朱本作「見懷之作」。
[2] 「鸞」，朱本作「鵬」。
[3] 「誠素」，朱本作「情愫」。
[4] 「甪」，原作「角」，今據紹本、朱本改。

令狐相公見示新栽蕙蘭二草之什兼命同作❶

上國庭前草，移來漢水潯。朱門雖易地，玉樹有餘陰。豔彩凝還泛，清香絕復尋。光華童子佩，柔輭美人心。惜晚含遠思，賞幽空獨吟。寄言知聲者，❷一奏風中琴。

和令狐相公南齋小宴聽阮咸

阮巷久蕪沈，❸四絃有遺音。雅聲發蘭室，遠思含竹林。座絕衆賓語，庭移芳樹陰。飛觴助真氣，寂聽無流心。影似白團扇，調諧朱絃琴。一毫不平意，幽怨古猶今。

和令狐相公詠梔子花

蜀國花已盡，越桃今已開。❹色疑瓊樹倚，香似玉京來。且賞同心處，那憂別葉催。佳人如擬詠，何必待寒梅？

酬令狐相公新蟬見寄

相去三千里，聞蟬同此時。清吟曉露葉，愁噪夕陽枝。忽爾絃斷絕，俄聞管參差。洛橋碧雲晚，西望佳人期。

❶「栽」，朱本作「裁」。「草」，朱本作「章」。
❷「聲」，朱本作「音」。
❸「阮」，朱本作「陋」。
❹「已」，朱本作「正」。

和令狐相公九日對黄白二菊花見懷

素萼迎寒秀，金英帶露香。繁華照旄鉞，榮盛對銀黄。琮璧交輝映，衣裳雜綵章。晴雲遥蓋覆，秋蝶近悠揚。空想逢九日，何由陪一觴？滿叢佳色在，未肯委嚴霜。

城内花園頗曾遊玩令公居守亦有素期適值春霜一夕委謝書實以答令狐相公見謔❶

樓下花園早占春，❷年年結侣採花頻。繁霜一夜相撩治，❸不似佳人似老人。

令狐僕射與予投分素深縱山川阻峭然音問相繼今年十一月僕射疾不起聞予已承訃書寢門長慟後日有使者兩輩持書并詩計其日時已是卧疾手筆盈幅翰墨尚新新詞一篇音韻彌切收淚握管以成報章雖廣陵之絃於今絶矣而蓋泉之感猶庶聞焉焚之繐帳之前附於舊編之末

前日寢門慟，至今悲有餘。已嗟萬化盡，方見八行書。滿紙傳相憶，裁詩怨索居。危絃音有絶，哀玉韻猶虚。❹忽歎幽明異，俄驚歲月除。文章雖不朽，精魄竟焉

❶「值」，原脱，今據紹本補。
❷「花園早」，紹本、朱本作「芳園最」。
❸「治」，紹本作「冶」。
❹「猶」，紹本作「由」。

如？零淚沾青簡，傷心見素車。❶凄涼從此後，無復望雙魚。

劉夢得外集卷第三

❶「見」，紹本作「具」。

劉夢得外集卷第四

詩

郡内書情獻裴侍中留守[1]

功成頻獻乞身章，擺落襄陽鎮洛陽。萬乘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央。兵符今奉黄公略，書殿曾隨翠鳳翔。心寄華亭一雙鶴，日陪高步繞池塘。

詶樂天閑卧見憶[2]

散誕向陽眠，將閑敵地仙。詩情茶助爽，藥力酒能宣。風碎竹間日，露明池底天。同年未同隱，緣欠買山錢。

詶樂天小亭寒夜有懷

寒夜陰雲起，疏林暗鳥驚。[3] 斜風閃燈影，迸雪打窻聲。[4] 竟夕不能寐，同年知此情。漢皇無奈老，何況本書生。

奉和裴晉公涼風亭睡覺

驪龍睡後珠元在，仙鶴行時步又輕。方寸瑩然無一事，水聲來似玉琴聲。

[1] 「情」，朱本作「懷」。
[2] 「憶」，朱本作「寄」。
[3] 「暗」，朱本作「宿」。
[4] 「迸」，朱本作「近」。

和樂天閑園獨賞八韻前以蜂鶴拙句寄呈今辱蝸蟻妍詞見答因成小巧以取大咍

永日無人事，芳園任興行。❶ 陶廬樹可愛，潘宅雨新晴。傅粉琅玕節，薰音菡萏莖。榴花裙色好，桐子藥丸成。柳蠹枝偏亞，桑閑葉再生。睢盱欲鬬雀，索漠不言鶯。動植隨四氣，飛沈含五情。槍榆與水擊，小大强爲名。

訓樂天衫酒見寄

酒法衆傳吴米好，舞衣偏尚越羅輕。動摇浮蟻香濃甚，裝束輕鴻意態生。閱曲定知能自適，舉杯應歎不同傾。終朝相憶終年别，對景臨風無限情。

兩何如詩謝裴令公贈别 二首❷

一言一顧重，重何如？今日陪遊清洛苑，昔年别入承明廬。

一東一西别，别何如？終期大冶再鎔鍊，願託扶摇翔碧虚。

將之官留辭裴令公留守

祖帳臨伊水，前旌指渭河。風煙里數少，雲雨别情多。重疊受恩久，邅迴如命何？東山與東閣，終冀再經過。

❶「任」，原作「注」，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何如」，原作「如何」，今據朱本改。

詶喜相遇同州與樂天替代

舊託松心契，新交竹使符。行年同甲子，筋力羨丁夫。別後詩成帙，❶攜來酒滿壺。今朝停五馬，不獨爲羅敷。前章所言春草，❷白君之舞妓也，故有此答。

奉和裴令公新成緑野堂即事❸

藹藹鼎門外，澄澄洛水灣。堂皇臨緑野，坐卧看青山。位極却忘貴，功成欲愛閑。官名司管籥，心術去機關。禁苑凌晨出，園華及路攀。❹池塘魚拔刺，❺竹逕鳥緜蠻。志在安蕭灑，嘗經歷險艱。高情方造適，衆意望徵還。好客交珠履，華筵舞玉顔。無因隨賀燕，翔集畫梁間。

自左馮歸洛下詶樂天兼呈裴令公

新恩通籍在龍樓，分務神都近舊丘。自有園公紫芝侶，時賓行四人盡在洛中。仍追少傅赤松遊。華林霜葉紅霞晚，伊水晴光碧玉秋。更接東山文酒會，始知江左未風流。王儉云：「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公。」❻

秋齋獨坐寄樂天兼呈吴方之大夫

空齋寂寂不生塵，藥物方書繞病身。

❶「帙」，原作「秩」，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所」，朱本作「比」。

❸「事」，原作「書」，今據朱本改。

❹「華」，紹本作「花」；「路」，朱本作「露」。

❺「拔」，朱本作「撥」。

❻「公」，紹本無此字；「安」，朱本無此字。

纖草數莖勝静地，幽禽忽至似佳賓。世間憂喜雖無定，釋氏銷磨盡有因。同向洛陽閑度日，莫教風景屬他人。

和樂天齋戒月滿夜對道場偶懷詠❶

常脩清浄去繁華，人識王城長者家。案上香煙鋪貝葉，佛前燈焰透蓮花。持齋已滿招閑客，理曲先聞命小娃。明日若過方丈室，還應問爲法來邪？

吴方之見示獨酌小醉首篇樂天續有詶答皆含戲謔極至風流兩篇之中並蒙見屬輒呈濫吹益美來章

閑門共寂任張羅，静室同虚養太和。塵世歡娱開意少，❷醉鄉風景獨遊多。散金疏傅尋常樂，枕麴劉生取次歌。計會雪中争挈榼，鹿裘鶴氅遞相過。

詶樂天齋滿日裴令公置宴席上戲贈

一月道場齋戒滿，今朝華幄管紘迎。銜杯本自多狂態，事佛無妨有佞名。酒力半酣愁已散，文鋒未鈍老猶争。平陽不獨容賓醉，聽取諠呼吏舍聲。

詶樂天偶題酒瓮見寄

從君勇斷抛名後，世路榮枯見幾回。門外紅塵人自走，瓮頭清酒我初開。三冬

❶「懷詠」，朱本作「詠懷」。
❷「娱開」，朱本作「虞關」。

學任胸中有，萬户侯須骨上來。何幸相招同醉處，洛陽城裏好池臺。

答裴令公雪中訝白二十二與諸公不相訪之什

玉樹瓊樓滿眼新，的知開閤待諸賓。遲遲未去非無意，擬作梁園坐右人。

詶樂天請裴令公開春加宴❶

高名大位能兼有，恣意遨遊是特恩。二室煙霞成步障，三川風物是家園。晨窺苑樹韶光動，晚渡河橋春思繁。絃管常調客常滿，但逢花處即開罇。

樂天示過敦詩舊宅有感一篇吟之泫然追想昔事因成繼和以寄苦懷

淒涼同到故人居，門枕寒流古木疏。向秀心中嗟棟宇，蕭何身後散圖書。本營歸計非無意，唯算生涯尚有餘。忽憶前言更惆悵，❷丁寧相約速懸車。敦詩與予及樂天三人同甲子，❸平生相約同休洛中。

吴方之見示聽江西故吏朱幼恭歌三篇頗有懷故林之思吟諷不足因而和之

俟家故吏歌聲發，❹逸處能高怨處低。

❶「加」，朱本作「嘉」。
❷「言」，朱本作「因」。
❸「予及」、「甲」，原作「子友」、「田」，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家」，朱本作「門」。

今歲洛中無雨雪，眼前風景似江西。❶

閑坐憶樂天以詩問酒熟未

案頭開縹帙，❷《肘後》撿青囊。唯有達生理，應無治老方。減書存眼力，省事養心王。君酒何時熟？相攜入醉鄉。

和樂天洛城春齊梁體八韻

帝城宜春入，遊人喜意長。❸草生季倫谷，花出莫愁坊。❹斷雲發山色，輕風漾水光。樓前戲馬地，樹下鬬雞場。白頭自爲侶，緑酒亦滿觴。潘園觀種植，謝墅閱池塘。至閑似隱逸，過老不悲傷。相問焉功德，❺銀黃遊故鄉。

三月三日與樂天及河南李尹奉陪裴令公泛洛禊飲各賦十二韻

洛下今脩禊，羣賢勝會稽。盛筵陪玉鉉，通籍盡金閨。波上神仙妓，岸傍桃李蹊。水嬉如鷺振，歌響雜鶯啼。歷覽風光好，沿洄意思迷。棹歌能儷曲，墨客競分題。翠幄連雲起，香車向道齊。人誇綾步障，馬惜錦障泥。塵暗宮牆外，霞明苑樹西。舟形隨鷁轉，橋影與虹低。川色晴猶遠，烏聲暮欲棲。唯餘踏青伴，待月魏

❶「似」，朱本作「是」。
❷「帙」，原作「秩」，今據朱本改。
❸「意」，紹本作「日」。
❹「坊」，原作「妨」，今據紹本、朱本改。
❺「焉」，原作「爲」，今據朱本改。

王堤。

寄賀東川楊尚書慕巢兼寄西川繼之二公近從弟兄情分偏睦早忝遊舊因成是詩❶

太華蓮峰降嶽靈，兩川棠樹接郊坰。政同兄弟人人樂，曲奏塤篪處處聽。楊葉百穿榮會府，芝泥五色耀天庭。❷各抛筆硯誇旄鉞，莫遣文星讓將星。

秋中暑退贈樂天

暑服宜秋着，清琴入夜彈。人情皆向菊，風意欲摧蘭。歲稔貧心泰，❸天涼病體安。相逢取次第，却甚少年歡。

和樂天洛下雪中宴集寄汴州李尚書

洛城無事足杯盤，風雪相和歲欲闌。樹上因依見寒鳥，坐中收拾盡閑官。笙歌要請頻何爽，笑語忘機拙更歡。遥想兔園今日會，瓊林滿眼映旂竿。

喜遇劉二十八偶書兩韻聯句

病來佳興少，老去舊遊稀。笑語縱横作，杯觴絡繹飛。度。清談如水玉，逸韻貫珠璣。禹錫。高位當金鉉，虛懷似布衣。已

---

❶「賀」，朱本作「和」。

❷「天」，原作「尺」，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稔」，原作「念」，今據紹本、朱本改。

容狂取樂，仍任醉忘機。捨眷將何適？留歡便是歸。居易。鳳儀常欲附，蚊力自知微。願假鐏罍末，膺門自此依。紳。

劉二十八自汝赴左馮塗經洛中聯句❶

不歸丹掖去，銅竹漫云云。唯喜因過我，須知未賀君。度。詩聞安石詠，香見令公爋。欲首函關路，來披緱嶺雲。居易。貂蟬公獨步，鴛鷺我同羣。插羽先飛酒，交鋒便戰文。紳。鎮嵩知表德，定鼎爲銘勳。顧鄙容商洛，徵歡候汝墳。禹錫。頻年多謔浪，❷此夕任諠紛。故態猶應在，行期未要聞。❸度。游藩榮已久，捧袂惜將分。詎猒杯行疾，唯愁日向曛。居易。窮陰初莽蒼，離思漸氤氳。殘雪午橋岸，斜陽伊水濆。紳。上謨尊右掖，全略静東軍。萬頃徒稱量，滄溟詎有垠？禹錫。

予自到洛中與樂天爲文酒之會時時措詠樂不可支則慨然共憶夢得亦分司至此歡愜可知因爲聯句❹

成周文酒會，吾友勝鄒枚。唯憶劉夫子，而今又到來。度。欲迎先倒屣，入坐便傾杯。❺飲許伯倫户，❻詩推公幹才。並以本事。居易。久曾聆郢唱，重喜上燕臺。書話牆陰轉，宵歡斗柄回。禹錫。新聲還共

❶「中」下，紹本、朱本有「相見」二字。
❷「頻」，原作「領」，今據朱本改，紹本作「頃」。
❸「未」，朱本作「永」。
❹「措」，朱本作「構」。「亦」上，紹本、朱本有「而夢得」三字。「此」，原作「止」，今據紹本、朱本改。
❺「入」，原作「亦」，今據朱本改。
❻「户」，朱本作「右」。

聽，故態復相咍。遇物皆先賞，從華半未開。度。起時烏帽側，散處玉山頹。墨客諠東閤，文星犯上台。居易。詠吟君稱首，疎放我爲魋。憶戴何勞訪，憶夢得，❶夢得分司而來。留髠不用猜。宴席上老夫暫起，樂天密坐不動。❷度。奉觴承麴蘖，落筆捧瓊瑰。醉弁無妨側，詞鋒不可摧。此兩韻美令公也。居易。水軒看翡翠，石徑踐莓苔。童子能騎竹，佳人解詠梅。陪遊南宅之境。禹錫。洛中三可矣，鄴下士悠哉。❸自向風光急，不須絃管催。度。樂觀魚踴躍，閑愛鶴徘徊。煙柳青凝黛，波萍緑撥醅。居易。春榆初改火，律管又飛灰。紅藥多遲發，碧松宜亂栽。禹錫。馬嘶驄陌上，鵲泛鳳城隈。色色事堪惜，❹些些病莫推。度。涸流尋軋軋，餘刃轉恢恢。從此知心伏，無因敢自媒。禹錫。室隨親客入，席許舊寮陪。逸興嵇將阮，交情陳與雷。此二句屬夢得也。居易。洪爐思哲匠，大厦要羣材。他日登龍路，應知免曝鰓。禹錫。

洛中早春贈樂天

漠漠復靄靄，半晴將半陰。春來自何處？無迹日以深。韶嫩冰後水，輕盈煙際林。藤生欲有託，柳弱不自任。華意已含蓄，鳥言尚沈吟。期君當此時，與我恣追尋。翻愁爛漫後，春暮却傷心。

---

❶「憶」，朱本作「指」。
❷「密」，朱本作「堅」。
❸「士」，紹本、朱本作「七」。
❹「事」，朱本作「時」。

和樂天譏李周美中丞宅池上賞櫻桃花

櫻桃千萬枝，照耀如雪天。王孫譏其下，隔水疑神仙。宿露發清香，初陽動暄妍。妖姬滿髻插，酒客折枝傳。同此賞芳月，幾人有華筵？杯行勿遽辭，好醉逸三年。❶

和牛相公遊南莊醉後寓言戲贈樂天兼見示

城外園林初夏天，就中野趣在西偏。薔薇亂發多臨水，鸂鶒雙遊不避船。水底遠山雲似雪，橋邊平岸草如煙。白家唯有杯觴興，欲把頭盤打少年。

思黯南墅賞牡丹花

偶然相遇人間世，合在增城阿姥家。有此傾城好顏色，天教晚發賽諸花。

樂天少傅五月長齋廣延緇徒謝絶文友坐成睽間因以戲之

五月長齋戒，❷深居絶送迎。不離通德里，便是法王城。舉目皆僧事，全家少俗情。精脩無上道，結念未來生。賓閤田衣占，書堂信鼓鳴。戲童爲塔象，啼鳥學經聲。黍用青菰角，葵承玉露烹。馬家供薏

❶「逸」，朱本作「過」。
❷「五」，紹本作「一」。

苡，劉氏餉蕪菁。暗網籠歌扇，流塵晦酒鐺。不知何次道，作佛幾時成？

樂天池館夏景方妍白蓮初開綵舟空泊唯邀緇侶因以戲之

池館今正好，主人何寂然？白蓮方出水，碧樹未鳴蟬。静室宵聞磬，齋廚晚絶煙。蕃僧如共載，應不是神仙。

詶樂天晚夏閑居欲相訪先以詩見貽

池榭堪臨泛，翛然散鬱陶。步因驅鶴緩，吟爲聽蟬高。林密添新竹，枝低縋晚桃。酒醅晴易熟，❶藥圃夏頻薅。老是班行舊，閑爲鄉里豪。經過更何處？風景屬吾曹。

詶樂天感秋涼見寄

庭晚初辨色，林秋微有聲。槿衰猶强笑，蓮迴却多情。簷燕歸心動，鞲鷹俊氣生。閑人占閑景，酒熟且同傾。

樂天以愚相訪沽酒致歡因成七言聊以奉答

少年曾醉酒旗下，同輩黄衣頷亦黄。蹴踏青雲尋入仕，蕭條白髮且飛觴。令徵古事歡生雅，客喚閑人興在狂。❷猶勝獨居荒草院，蟬聲聽盡到寒螿。

❶「熟」，原作「埶」，今據朱本改。
❷「在」，朱本作「任」。

秋晚新晴夜月如練有懷樂天

雨歇晚霞明，風調夜景清。月高微暈散，雲薄細鱗生。露草百蟲思，秋林千葉聲。相望一步地，脉脉萬重情。

和思黯憶南莊見示❶

丞相新家伊水頭，智囊心匠日增脩。化成池沼無痕跡，奔走清波不自由。臺上看山徐舉酒，潭中見月慢回舟。❷從來天下推尤物，合屬人間第一流。

同留守王僕射各賦春中一物從一韻至七

鶯，能語，多情。春將半，天欲明。始逢南陌，復集東城。林疎時見影，花密但聞聲。營中緣催短笛，樓上來定哀箏。千門萬户垂楊裏，百囀如簧煙景晴。

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爲句

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裛露似霑巾。獨坐亦含嚬。

謝樂天聞新蟬見贈❸

碧樹有蟬後，煙雲改容光。瑟然引秋氣，芳草日夜黄。夾道喧古槐，臨池思垂

❶「憶」，朱本無。
❷「慢」，朱本作「漫」。
❸「謝」，紹本作「酬」。

楊。離人下憶泪，志士激剛腸。昔聞阻山川，今聽同匡牀。人情便所遇，音韻豈殊常？因之比笙竽，送我遊醉鄉。

新秋對月寄樂天

月露發光彩，此時方見秋。夜涼金氣應，天靜火星流。蛩響偏依井，螢飛直過樓。相知盡白首，清景没追遊。❶

詶樂天小臺晚坐見憶

小臺堪遠望，獨上清秋時。有酒無人勸，看山秪自知。幽禽囀深竹，❷孤蓮落静池。高門勿遽掩，好客無前期。

早秋雨後寄樂天

夜雲起河漢，朝雨洒高林。梧葉先風落，草蟲迎濕吟。簟涼扇恩薄，室静琴思深。且喜火前別，❸安能懷寸陰？❹

和樂天秋涼閑卧

暑退人體輕，雨餘天色改。荷珠貫索斷，竹粉殘妝在。高僧掃室請，逸客登樓待。槐柳漸蕭疏，閑門少光彩。❺

❶「没」，朱本作「復」。
❷「深」，朱本、《全唐詩》作「新」。
❸「火」，朱本作「炎」。
❹「寸」，朱本作「月」。
❺「閑」，朱本作「開」。

秋晚病中樂天以詩見問力疾奉酬

耳虛多聽遠，展轉晨雞鳴。一室背燈卧，❶中庭掃葉聲。❷蘭芳經雨敗，❸鶴病得秋輕。肯踏衡門草，唯應是友生。

和樂天燒藥不成命酒獨醉

九轉欲成就，百神陰主持。❹嬰啼鼎上去，老貌鏡前悲。却顧空丹竈，回心向酒巵。醺然耳熱後，暫似少年時。

詶樂天詠老見示

人誰不願老，❺老去有誰憐？身瘦帶頻減，髮稀冠自偏。❻廢書緣惜眼，多炙爲隨年。經事還諳事，閱人如閱川。細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

歲夜詠懷

彌年不得意，新歲又如何？念昔同遊者，而今有幾多？以閑爲自在，將壽補蹉跎。春色無情故，幽居亦見過。

元日樂天見過因舉酒爲賀

漸入有年數，喜逢新歲來。震方天籟

❶「燈」，紹本作「鑪」。
❷「庭掃」，朱本作「夜拂」。
❸「敗」，朱本作「散」。
❹「陰」，朱本作「應」。
❺「願」，朱本作「顧」。
❻「冠」，朱本作「帽」。

動，寅位帝車回。門巷掃殘雪，林園驚早梅。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

裴令公見示樂天寄奴買馬絶句斐然仰和且戲樂天❶

常奴安得似方回？ 爭望追風絶足來。若把翠娥酬緑耳，始知天下有奇才。

詶思黯代書見戲

官冷如漿病滿身，凌寒不易過天津。少年留守多情興，請待花時作主人。

詶思黯見示小飲四韻

拋却人間第一官，俗情驚怪我方安。兵符相印無心戀，洛水嵩雲恣意看。三足鼎中知味久，百尋竿上擲身難。追呼故舊連宵飲，直到天明興未闌。

詶樂天醉後狂吟十韻 來章有「移家住醉鄉」之句。

散誕人間樂，逍遥地上仙。詩家登逸品，釋氏悟真筌。制誥留臺閣，歌詞入管絃。處身於木鴈，任世變桑田。吏隱情兼遂，儒玄道兩全。八關齋適罷，三雅興尤偏。文墨中年舊，松筠晚歲堅。魚書曾替代，香火有因緣。陸法和云：與梁元帝於空王寺佛前結香火因緣。❷ 欲向醉鄉去，猶爲色界牽。好吹楊柳曲，爲我舞金鈿。

❶「示」下，紹本有「誚」字，朱本有「酬」字。

❷「結」，紹本作「有」，朱本作「訂」。

詶牛相公獨飲偶醉寓言見示

宮漏夜丁丁，千門閉霜月。華堂列紅燭，絲管静中發。歌眉低有思，舞體輕無骨。主人啓駞顔，酣暢浹映髮。❶猶思城外客，阡陌不可越。春意日夕深，此歡無斷絶。

和僕射牛相公春日閑坐見懷

官曹崇重難頻入，第宅清閑且獨行。階蟻相逢如偶語，園蜂速去恐違程。人於紅藥唯看色，鶯到垂楊不惜聲。東洛池臺怨抛擲，移文非久會應成。

牛相公見示新什謹依韻次用以抒下情❷

劇韻新篇至，因難始見能。雨天龍變化，晴日鳳騫騰。遊海驚何極？聞《韶》素不曾。愜心時拊髀，❸擊節自麾肱。符彩添隃墨，波瀾起剡藤。揀金光熠熠，壘壁勢層層。❹珠媚多藏賈，花撩欲定僧。封來真寶物，寄與媿文朋。❺已老無時疾，時洛中時癘，❻多傷少年。長貧望歲登。雀羅秋寂寂，蟲翅曉薨薨。嬴驥方辭絆，虛舟已絶絙。榮

❶「映」，紹本、朱本作「肌」。
❷「依」下，紹本、朱本有「本」字。
❸「拊」，紹本作「搏」。
❹「壁」，原作「壁」，今據朱本改。
❺「文」，紹本作「交」。
❻「癘」，原作「厲」，今據紹本改。

華甘死別，健羨亦生憎。玉柱琤瑽韻，金觥雹凸稜。何時良宴會？促膝對華燈。

秋霖即事聯句三十韻

蕭索窮秋月，蒼然苦雨天。❶泄雲生棟上，行潦入庭前。居易送上僕射。苔色侵三徑，波聲想五絃。井蛙争入户，轍鮒亂歸泉。起送上中丞大監。高霤愁晨坐，空堦警夜眠。❷鸛鳴猶未已，❸蟻穴宗頻遷。❹禹錫送上少傅侍郎。散漫踈還密，空濛斷又連。竹霑青玉潤，荷滴白珠圓。居易。地濕灰蛾滅，❺池添水馬憐。有苗霑霢霂，無月弄潺湲。起。籬菊潛開秀，園蔬已罷鮮。斷行垂鴈翅，孤嘯聳鳶肩。禹錫。橋柱黏黄菌，牆衣點緑錢。草荒行藥路，沙淀釣魚船。居易。長者車猶阻，高人榻且懸。此思劉、白之來也。金烏何日見，玉爵幾時傳？起。近井桐先落，當簷石欲穿。趨風誠有戀，披霧邈無緣。禹錫以答懸榻之言。❻廩米陳生醭，庖薪濕起煙。鳴雞潛報曉，急景暗彫年。居易。蓋洒高松上，絲繁細柳邊。拂叢時起蝶，墜葉乍驚蟬。起。巾角皆争墊，裙裾例似湔。❼人多蒙翠被，馬盡看連乾。❽禹錫。好客無來者，貧家但悄然。寒泥印鶴迹，漏壁絡蝸涎。居易。蚊聚雷侵室，鷗翻浪滿川。上樓愁冪冪，遶舍

❶「然」，朱本作「茫」。
❷「警」，朱本作「驚」。
❸「鸛」，朱本作「鶴」。
❹「宗」，紹本、朱本作「亦」。
❺「蛾」，原作注云「逸一字」，今據紹本、朱本補。
❻「言」，原作「名」，今據朱本改。
❼「例」，朱本作「別」。
❽「看」，紹本作「箸」，朱本作「著」。

厭淺淺。❶起。律候今秋矣，歡娱久曠焉。但令高興在，晴後奉周旋。禹錫。

喜晴聯句

苦雨晴何喜？喜於未雨時。氣收雲物變，聲樂鳥烏知。居易送上僕射。蕙泛光風圃，蘭開皎月池。千峰分遠近，九陌好追隨。起送上尚書。白日開天路，玄陰卷地維。餘清在林薄，新照入漣漪。禹錫。碧樹涼先落，青蕪濕更滋。噞毛經浴鶴，曳尾出泥龜。居易。舞去商羊速，飛來野馬遲。柱邊無潤礎，臺上有游絲。起。橋浄行塵息，堤長禁柳垂。宫城明睥睨，❷觀闕麗罘罳。禹錫。洛水澄清鏡，❸嵩煙展翠帷。梁成虹乍見，市散蟻初移。居易。籍草風猶暖，攀條露已晞。屋穿添碧瓦，牆缺召金鎚。起。迴澈來雙目，昏煩去四肢。霞文晚焕爛，星影夕參差。禹錫。爽助門庭肅，寒催草木衰。黄乾向陽菊，紅洗得霜梨。居易。假蓋閑誰惜？彈絃燥更悲。散蹄良馬穩，炙背野人宜。起。洞户晨輝入，空庭宿霧披。堆牀出書卷，❹傾笥上衣椸。禹錫。道路行非阻，軒車望可期。無辭訪圭竇，且願見瓊枝。居易。此仙閣蓬萊客，古以祕書喻蓬萊。儲宫羽翼師。此言少傅。每優陪麗句，何暇接英姿？❺起以酬「圭竇」之言。玩景方搔首，懷人尚斂眉。因吟仲文什，高興盡於斯。禹錫。

❶「淺淺」，朱本作「濺濺」。
❷「明」，紹本、朱本作「開」。
❸「鏡」，原作「鎮」，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卷」，朱本作「目」。
❺「接」，朱本作「覿」。

會昌春連宴即事聯句

元年寒食日，上巳暮春天。雞黍三家會，鶯花二節連。居易。光風初淡蕩，美景漸暄妍。簪組蘭亭上，車輿曲水邊。禹錫。松聲添奏樂，草色助鋪筵。雀舫宜閑泛，螺杯任漫傳。起。園蔬香帶露，廚柳暗藏煙。❶麗句輕珠玉，清談勝管絃。居易。陌喧金距鬭，樹動綵繩懸。姹女妝梳豔，遊童衣服鮮。禹錫。圃香知種蕙，池暖憶開蓮。怪石雲疑觸，夭桃火欲燃。起。正歡唯恐散，雖醉未思眠。嘯傲人間世，追隨地上仙。居易。鷰來雙涎涎，鴈去累翩翩。行樂真吾事，尋芳獨我先。禹錫。滯周慚太史，太史公留滯周南，今榮忝慚古人矣。入洛繼先賢。此言劉、白聲價與二陸爭長矣。昔恨多分手，今歡謬比肩。起。病猶陪讌飲，老更奉周旋。望重青雲客，情深白首年。居易。遍嘗珍饌後，許入畫堂前。舞袖翻紅炬，歌鬟插寶蟬。禹錫。斷金多感激，倚玉貴遷延。說史吞顏注，論《詩》笑鄭箋。起。松筠寒不變，膠漆冷彌堅。興伴王尋戴，謂隨僕射過尚書也。榮同隗在燕。居易自謂。擲盧誇使氣，刻燭鬭成篇。實藝皆三捷，虛名愧六聯。禹錫。興闌猶舉白，話靜每思玄。更說歸時好，亭亭月正圓。❷起。

僕射來示有三春向晚四者難并之說誠哉是言輒引起題重爲聯句疲兵再戰勍敵難降下筆之時驩然自哂走呈僕射兼簡尚書

三春今向晚，四者昔難并。借問低眉

❶「廚」，朱本作「池」。

❷上「亭」字，朱本作「高」。

坐，何如攜手行？居易。舊遊多過隙，新宴且尋盟。鸚鵡杯須樂，❶麒麟閣未成。起。分陰當愛惜，遲景好逢迎。林野薰風起，樓臺穀雨晴。禹錫。牆低山半出，池廣水初平。橋轉長虹曲，舟回小鷁輕。居易。殘花猶布繡，密竹自聞笙。欲過芳菲節，難忘宴慰情。❷起。月輪行似箭，時物勢如傾。見鴈隨兄去，聽鶯求友聲。禹錫。蕙長書帶展，菰嫩剪刀生。坐密衣裳暖，堂虛絲管清。居易。峰巒侵碧落，草木近朱明。與點非沂水，陪膺是洛城。白嘗爲三川守，故云。起。撥醅爭緑醑，卧酪待朱櫻。幾處能留客？何人喚解酲？❸禹錫。舊儀尊右揆，新命寵春卿。有喜鵲頻語，無機鷗不驚。居易。青林思小隱，白雪仰芳名。訪舊殊千里，登高賴九城。起。鄭侯司管籥，疏傅傲簪纓。綸綍曾同掌，煙霄即上征。禹錫。冊庭嘗接武，書殿忝連衡。蘭室春彌馥，松心晚更貞。居易。琴招翠羽下，釣掣紫鱗呈。只願回烏景，誰能避兕觥？起。方知醉兀兀，應勝走營營。鳳閣鸞臺路，從他年少爭。居易送呈二公。❹

樂天是月長齋鄙夫此時愁卧里閭非遠雲霧難披因以寄懷遂爲聯句所期解悶焉敢驚禪

五月長齋月，文心苦行心。❺蘭蓀不入户，薝蔔自成林。夢得。護戒先辭酒，嫌喧亦徹琴。塵埃賓位静，香火道場深。樂天。我

❶「杯」，原作「林」，今據朱本改。
❷「慰」，朱本作「會」。
❸「酲」，原作「醒」，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送」，朱本作「更」。
❺「文心」，原作小字注「逸二字」，今據《全唐詩》補。

清馴狂象，❶吾餘施衆禽。定知於佛佞，豈復向書淫？夢得。欄藥彫紅豔，庭槐换緑陰。風光徒滿目，雲霧未披襟。樂天。樹爲清涼倚，池因盥漱臨。蘋芳遭鷰拂，蓮坼待蜂尋。夢得。舍下環流水，牕中列遠岑。苔班錢剥落，石怪玉嶔崟。樂天。鵲頂迎秋秃，鶯喉入夏瘖。柳絲垂色線，棘刺露長針。夢得。散秩身猶幸，趨朝力不任。官將才共拙，❷年與病交侵。樂天。徇樂非時選，忘機似陸沉。鑒容稱四皓，捫腹有三壬。夢得。攜手慚連璧，同心許斷金。紫芝雖繼唱，前後各任賓客。白雪少知音。樂天。憶罷吴門守，相逢楚水潯。舟中頻曲宴，夜後各加斟。夢得。燭淚銷殘漏，❸絃聲間遠砧。酡顔舞長袖，密坐接華簪。樂天。持論峰巒峻，戰文矛戟森。笑言誠莫逆，造次必相箴。夢得。往事渾如昨，❹餘歡迄至今。迎君常倒屣，訪我輒攜衾。樂天。陰魄初離畢，時有雨後。陽光正在參。五月之節。待公休一食，縱飲共狂吟。夢得。

劉夢得外集卷第四

❶「清」，朱本作「静」。
❷「才」，原作「方」，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燭淚」，朱本作「濁酒」。
❹「渾」，紹本作「輒」，朱本作「應」。

劉夢得外集卷第五

雜　詩

答張侍御賈喜再登科自洛赴上都贈别❶

又被時人寫姓名，春風引路入京城。知君憶得前身事，分付鶯花與後生。

和武中丞秋日寄懷簡諸僚故

退朝還公府，騎吹息繁音。吏散秋庭寂，鳥啼煙樹深。威生奉白簡，道勝外華簪。風物清遠目，功名懷寸陰。雲衢念前侣，綵翰寫冲襟。涼菊照幽院，❷敗荷攢碧潯。感時江海思，報國松筠心。空愧壽陵步，芳塵何處尋？

赴連州途經洛陽諸公置酒相送張員外賈以詩見贈率爾訓之

謫在三湘最遠州，邊鴻不到水南流。如今暫寄罇前笑，明日辭君步步愁。

贈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詩獎之

文章似錦氣如虹，宜薦華簪緑殿中。

❶「科」下，紹本、朱本有「後」字。

❷「院」，原作「援」，今據朱本改。

縱使商飇生旦夕，❶猶堪拂拭愈頭風。

詶元九侍御贈璧州鞭長句

碧玉孤根生在林，美人相贈比雙金。初開郢客緘封後，想見巴山冰雪深。多節本懷端直性，露青猶有歲寒心。何時策馬同歸去？關樹扶疏敲鐙吟。

和李六侍御文宣王廟釋奠作

歎息魯先師，生逢周室卑。有心律天道，無位救陵夷。歷聘不能用，領徒空爾爲。儒風正禮樂，旅象入蓍龜。西狩非其應，中都安足施？世衰由我賤，泣下爲人悲。遺教光文德，興王叶夢期。土田封後胤，冕服飾虛儀。鐘鼓膠庠薦，牲牢郡邑祠。聞君喟然歎，偏在上丁時。

敬詶徹公見寄 二首

淒涼沃洲僧，憔悴柴桑宰。別來二十年，唯餘兩心在。

越江千里鏡，越嶺四時雪。中有逍遥人，夜深觀水月。

詶元九院長自江陵見寄

無事尋花至仙境，等閑栽樹比封君。金門通籍真多士，黃紙除書每日聞。

❶「商」，紹本作「良」，朱本作「真」。

韓十八侍御見示岳陽樓別賓司直詩因令屬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韻

楚望何蒼然？❶層瀾七百里。孤城寄遠目，一寫窮無已。❷蕩漾浮天蓋，回環宣地里。❸積漲在三秋，混成非一水。冬遊見清淺，春望多洲沚。雲錦遠沙明，風煙青草靡。火星忽南見，月魄方東迤。雪波西山來，隱若長城起。獨專朝宗路，駃悍不可止。支川讓其威，蓄縮空南委。熊、武走蠻落，熊、武，二溪名。瀟湘來奧鄙。炎蒸動泉源，積潦搜山趾。歸往無旦夕，包含通遠邇。行當白露時，眇視秋光裏。曙色未昭晰，露華遥斐亹。浩爾神骨清，如觀混元始。戕風忽震盪，❹驚浪迷津涘。怒激鼓鏗鍧，鼞成山巋硊。鵾鵬疑變化，罔象何恢詭。噓吸寫樓臺，騰驤露鰭尾。景移羣動息，波静繁音弭。明月出中央，青天絶纖滓。素光淡無際，緑静平如砥。空影渡鵷鴻，秋聲思蘆葦。鮫人弄機杼，貝闕騈紅紫。珠蛤吐玲瓏，文鰩翔旖旎。水鄉吴蜀限，地勢東南庳。翼、軫粲垂精，衡、巫屹環峙。名雄七澤數，❺國辨三苗氏。唐羿斷修蛇，荆王憚下達反。青兕。❻秦狩跡猶在，虞巡路從此。軒后奏宫商，騷人詠蘭芷。茅嶺潛相應，橘洲傍可指。郭璞驗幽經，羅含著前紀。❼觀津戚里族，按道侯家子。聯袂

❶「望」，朱本作「江」。
❷「窮無」，朱本作「無窮」。
❸「里」，朱本作「理」。
❹「戕」，原作「我」，今據朱本改。
❺「數」，朱本作「藪」。
❻「憚」，朱本作「殫」。
❼「前」，朱本作「跡」。

登高樓，臨軒笑相視。假守亦高卧，竇時權領郡事。墨曹正垂耳，韓亦量移江陵法曹。❶ 契闊話涼温，壺觴慰遷徙。地偏山水秀，客重杯盤侈。紅袖花欲然，銀燈晝相似。興酣更抵掌，樂極同啓齒。筆鋒不能休，藻思一何綺？伊余負微尚，夙昔慚知己。出入金馬門，交結青雲士。襲芳踐蘭室，學古遊槐市。策慕宋前軍，文師漢中壘。陋容昧俯仰，孤志無依倚。❷ 衛足不如葵，漏川空歎蟻。幸逢萬物泰，獨處窮途否。鎩翮重疊傷，兢魂再三褫。蘧瑗亦屢化，左丘猶有恥。桃源訪仙官，薜服祠山鬼。故人南臺舊，❸ 一别如弦矢。❹ 今朝會荆蠻，❺ 斗酒相宴喜。爲余出新什，笑抃隨伸紙。曄若觀五彩，❻ 歡然臻四美。委曲風濤事，分明窮達旨。洪韻發華鍾，淒音激清徵。羊濬要共和，❼ 江淹多雜擬。徒欲仰高山，焉能追逸軌？湘州路四達，巴陵城百雉。何必顔光禄，留詩張内史？❽

詶竇員外使君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示四韻

楚鄉寒食橘花時，野渡臨風駐綵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文如縠鷰差池。❾ 朱輪

❶「曹」下，朱本有「司法參軍或謂之墨曹」。
❷「志」，朱本作「恚」。
❸ 此句下朱本有注「公爲御史時與禹錫同官」。
❹「矢」，朱本作「駛」。
❺ 此句下朱本有注「時禹錫出爲連州，途至荆南改武陵司馬，和韻於荆」。
❻「彩」，朱本作「色」。
❼「要」下，原有「史」字，今據紹本、朱本删。
❽「史」，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❾「文」，朱本作「紋」。

尚憶羣飛雉，青綬初縣左顧龜。非是溢城魚司馬，水曹何事與新詩？時自水部郎出牧。

和竇中丞晚入容江作

漢郡三十六，鬱林東南遥。人倫選清臣，天外頒詔條。桂水涉秋浪，❶火山凌霧朝。分圻辨風物，入境聞謳謡。莎岸見長亭，煙林隔麗譙。日落舟益駛，川平旗自飄。珠浦遠明滅，金沙晴動揺。一吟道中作，離思懸層霄。

呂八見寄郡内書懷因而戲和❷

文苑振金聲，循良冠百城。不知今史氏，何處列君名？

十年毛羽摧頹，❸一旦天書召回。看看瓜時欲到，故侯也好歸來。

南海馬大夫見惠著述三通勒成四秩上自邃古達于國朝采其菁華至簡而富欽受嘉貺詩以謝之❹

紅旗閱五兵，絳帳領諸生。味道輕鼎食，退公猶筆耕。青箱傳學遠，《金匱》納書成。❺一瞬見前事，九流當抗行。編蒲曾苦思，垂竹媿無名。今日承芳訊，誰言贈衮榮？

❶「涉」，紹本、朱本作「步」。
❷「而戲」，朱本作「戲而」。
❸「摧」，原作「催」，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邃」，原作「遂」，今據朱本改。
❺「納」，紹本作「紬」。

南海馬大夫遠示著述兼詶拙詩輒著微誠再有長句時蔡戎未殄故見於末篇❶

漢家旌旆付雄才，百越南溟統外臺。身在絳紗傳六藝，腰懸青綬亞三台。連天浪静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聞道楚氛猶未滅，終須旌旆掃雲雷。

和楊侍郎初至郴州紀事題郡齋八韻❷

旌節下朝臺，分圭從北回。城頭鶴立處，驛樹鳳栖來。《蘇寂傳》云：❸後化爲仙鶴，止城東北隅牆上。❹又州北栖鳳驛，《圖經》云：常有威鳳降于庭梧也。❺舊路芳塵在，新恩駟騎催。里閭風偃草，鼓舞抃成雷。吏散山禽囀，庭香夏蘂開。郡齋堪四望，壁記有三台。

寄楊八拾遺 時出爲國子主簿分司東都，韓十八員外亦轉國子博士，❻同在洛陽。

聞君前日獨廷爭，漢帝偏知白馬生。忽領簿書遊太學，寧勞侍從厭承明？洛陽本自宜才子，海内而今有直聲。爲謝同寮老博士，范雲來歲即公卿。

❶「殄」，朱本作「弭」。「末篇」，朱本作「篇末」。
❷「事」下，紹本、朱本有「書情」二字。
❸「寂」，紹本、朱本作「耽」。
❹「牆」，紹本、朱本作「樓」。
❺「庭」，朱本作「寒」。
❻「韓十」，原作「之什」，今據紹本改。

詶竇員外郡齋宴客偶命柘枝因見寄兼呈張十一院長元九侍御❶

員外時兼節度判官，佐平蠻之略，張初罷郡，元方從事。

分憂餘刃又從公，白羽胡牀嘯詠中。綵筆諭戎矜倚馬，華堂留客看驚鴻。❷渚宮油幕方高步，澧浦甘棠有幾叢？ 若問騷人何處所，❸門臨寒水落江楓。

詶竇員外旬休早涼見示

時奉書報詰朝有宴。❹

新秋十日澣朱衣，鈴閣無聲公吏歸。風韻漸高梧葉動，露光初重槿花稀。四時苒苒催容鬢，三爵油油忘是非。更報明朝池上酌，人知太守字玄暉。

詶楊侍郎憑見寄❺

二首

翔鸞闕底謝皇恩，纓上滄浪舊水痕。疏傅揮金忽相憶，遠擎長句與招魂。

人訝徵黃晚，文非弔屈哀。一吟梁甫曲，知是卧龍才。

和郴州楊侍郎玩郡齋紫薇花十四韻

幾年丹霄上，出入金華省。暫別萬年枝，看花桂陽嶺。南方足奇樹，公府成佳

❶「御」，原作「郎」，今據紹本改。
❷「堂」，紹本作「裳」。
❸「所」，朱本作「酌」。
❹「時奉書報詰」，朱本作「奉書報言明」。
❺「詶」，朱本作「和」。

境。緑陰交廣除，明豔透蕭屏。雨餘人吏散，鶯語簾櫳静。懿此含晚芳，❶倏然忘簿領。紫茸垂組綬，金縷攢鋒穎。❷露溽暗傳香，風輕徐就影。苒弱多意思，從容占光景。得地在侯家，移根近仙井。開罇好凝睇，倚瑟仍回頸。遊蜂駐彩冠，舞鶴迷煙頂。興生紅藥後，愛與甘棠並。不學夭桃姿，浮榮在俄頃。❸

和南海馬大夫聞楊侍郎出守郴州因有寄上之作

忽驚金印駕朱轓，遂別鳴珂聽曉猿。碧落仙來雖暫謫，赤泉侯在是深恩。玉環慶遠瞻台坐，銅柱勳高壓海門。一詠瓊瑤百憂散，何勞更樹北堂萱。

和鄭相公以考功十弟山薑花俯賜篇詠❹

採擷黄薑蘂，封題青鎖闈。供聞調膳日，❺正是退朝歸。響爲纖筵發，❻情隨彩翰飛。故將天下寶，萬里與光輝。❼

❶「晚」，朱本作「曉」。
❷「攢」，朱本作「鑽」。
❸「在」，朱本作「有」。
❹「和」上，紹本、朱本有「奉」字。「以」下，紹本有「寄」字。
❺「供」，朱本作「共」。
❻「響」、「纖」，朱本作「香」、「綺」。
❼「與」，朱本作「共」。

馬大夫見示浙西王侍御贈答詩因命同作

大夫榮踐舊府，又歷交趾、桂林，南人歌之，列在風什。王侍御公易，一別歲餘，❶寄詞末篇以代札。❷

憶逐年車凡幾時，❸今來舊府統成師。象筵照室會詞客，銅鼓臨軒舞海夷。百越酋豪稱故吏，❹十洲風景助新詩。秣陵從事何年別？一見瓊章如素期。

詶馬大夫登涯口戍見寄

新辭金印拂朝纓，❺臨水登山四體輕。猶念天涯未歸客，瘴雲深處守孤城。

詶馬大夫以愚獻通草茇葜酒感通拔二字因而寄別之作

泥沙難振拔，誰復問窮通？莫訝提壺贈，家傳枕麴風。成謠獨酌後，深意片言中。不進終無已，應須荀令公。

答楊八敬之絶句 楊生時亦謫居。

飽霜孤竹聲偏切，帶火焦桐韻本悲。

❶「餘」，原作「除」，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詞」，朱本無。
❸「年」，朱本作「羊」。
❹「吏」，原作「史」，今據紹本、朱本改。
❺「金」，紹本作「將」。

今日知音一留聽，是君心事不平時。❶

鄂渚留別李二十一表臣大夫❷

高檣起行色，促柱動離聲。欲問江深淺，應如遠別情。

答表臣贈別 二首

昔爲瑶池侶，飛舞集蓬萊。今作江漢別，風雪一徘徊。

嘶馬立未還，行舟路將轉。江頭暝色深，揮袖依稀見。

始發鄂渚寄表臣 二首

祖帳管絃絶，客帆淒風生。回車已不見，猶聽馬嘶聲。

曉發柳林戍，遥城聞五鼓。憶與故人眠，此時猶晤語。

出鄂州界懷表臣 二首

離席一揮杯，別愁今尚醉。遲遲有情處，却恨江帆駛。

夢覺疑連榻，舟行忽千里。不見黄鶴樓，寒沙雪相似。

重寄表臣 二首

對酒臨流奈別何，君今已醉我蹉跎。

❶「事」，朱本作「手」。
❷「一」，紹本作「六」。

分明記取星星鬢，他日相逢應更多。

世間人事有何窮？過後思量盡是空。早晚同歸洛陽陌，卜鄰須近祝雞翁。

寄唐州楊八歸厚

淮安古地擁州師，❶畫角金鐃旦夕吹。淺草遥迎鸊鷉馬，春風亂颭辟邪旗。謫仙年月今應滿，戇諫聲名衆所知。何況遷喬舊同伴，一雙先入鳳凰池。時徐晦、楊嗣復二舍人與唐州同年及第。❷

重寄絶句

淮西既是平安地，鴉路今無羽檄飛。聞道唐州最清静，戰場耕盡野花稀。

春日寄楊八唐州二首

淮西春草長，淮水逶迤光。鷰入新村落，❸人耕舊戰場。可憐行春守，立馬看斜桑。

漠漠淮上春，莠苗生故壘。梨花方城路，荻筍蕭陂水。高齋有謫仙，坐嘯清風起。

寄朗州温右史曹長

暫別瑶墀鴛鷺行，彩旗雙引到沅湘。

---

❶「安」，朱本作「西」。「擁」，朱本作「雍」。
❷「同」上，朱本有「俱」字。
❸「落」，朱本作「路」。

城邊流水桃花過，簾外春風杜若香。史筆枉將書紙尾，朝纓不稱濯滄浪。雲臺功業家聲在，徵詔何時出建章？

和東川王相公新漲驛池八韻

今日池塘上，初移造物權。苞藏成别島，沿濁致清漣。變化生言下，蓬瀛落眼前。泛觴驚翠羽，開幕對紅蓮。遠寫風光入，明含氣象全。渚煙籠驛樹，波日漾賓筵。曲岸留緹騎，中流轉彩船。無因接元禮，共載比神仙。

詶楊八副使將赴湖南途中見寄一絶

知逐征南冠楚才，遠勞書信到陽臺。明朝若上君山上，一道巴江自此來。

詶楊司業巨源見寄

壁雍流水近靈臺，中有詩篇絶世才。渤海歸人將集去，梨園弟子請詞來。瓊枝未識魂空斷，寶匣初臨手自開。莫道專城管雲雨，其如心似不然灰。

詶國子崔博士立之見寄

健筆高科早絶倫，後來無不揖芳塵。遍看今日乘軒客，多是昔年呈卷人。胄子執經瞻講坐，郎官共食接華茵。煩君遠寄相思曲，慰問天南一逐臣。

詶馮十七舍人宿衛贈别五韻

少年爲別日，隋宮楊柳陰。白首相逢處，巴江煙浪深。使星三蜀酒，❶春雨霑衣襟。王程促速意，夜語慇勤心。却歸天上去，遺我雲間音。

劉夢得外集卷第五

❶「三蜀酒」，紹本作「下三蜀」。

劉夢得外集卷第六

律詩

唐侍御寄遊道林嶽麓二寺詩并沈中丞姚員外所和見徵繼作

湘西古刹雙蹲蹲，羣峰朝拱如駿奔。青松步障深五里，龍宫黯黯神爲閽。❶高殿呀然壓蒼巘，俯瞰長江疑欲吞。橘洲泛浮金實動，水郭繚繞朱樓鶱。❷語餘百響入天籟，衆奇引步輕翻翻。泉清石布博棋子，蘿密鳥韻如簧言。回廊架險高且曲，新徑穿林明復昏。淺流忽濁山獸過，古木半空天火痕。星使雙飛出禁垣，元侯餞之遊石門。紫髯翼從紅袖舞，竹風松雪香温馨。遠持青瑣照巫峽，一戛驚斷三聲猿。靈山會中身不與，吟想峭絶愁精魂。恨無黄金千萬餅，布地買取爲丘園。

遥和韓睦州元相公二君子

玉人紫綬相輝映，却要霜髯一兩莖。其奈無成空老去，每臨明鏡若爲情。

張郎中籍遠寄長句開緘之日已及新秋因舉目前仰酬高韻

南宫詞客寄新篇，清似湘靈促柱絃。

❶「宫」，原作「官」，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鶱」，紹本作「鶱」。

京邑舊遊勞夢想，歷陽秋色正澄鮮。雲銜日脚成山雨，風駕潮頭入渚田。對此獨吟還獨酌，知音不見思蒼然。

詶湖州崔郎中見寄

風箏吟秋空，不有指爪聲。❶高人靈府間，律吕侔咸英。❷昔年與兄遊，文似馬長卿。今來寄新詩，乃類陶淵明。磨礱老益智，吟詠閑彌精。豈非山水鄉？蕩漾神機清。渚煙蕙蘭動，溪雨虹蜺生。憑君虛上舍，待余乘興行。

詶楊八庶子喜韓吴興與余同遷見贈 依本韻次用。

早遇聖明朝，鴈行登九霄。吴興與余中外兄弟。文輕傅武仲，酒逼蓋寬饒。捨矢同瞻鵠，當筵共賽梟。吴興與余同年判入等第。琢磨三益重，唱和五音調。臺栢煙常起，池荷香暗飄。吴興與余同爲御史，臺外有蓮池也。❸星文辭北極，旗影度東遼。吴興自度支郎中出爲行軍司馬，所從即范僕射，昔范明友爲度遼將軍。❹直道由來黜，浮名豈敢要？三湘與百越，雨散又雲摇。遠守慚侯籍，徵還荷詔條。頳容唯舌在，别恨幾魂銷？滿眼悲陳事，逢人少舊僚。煙霞爲老伴，蒲柳任先凋。虎綬懸新印，龍舺理去橈。斷腸天北郡，攜手洛陽橋。幢蓋今雖貴，弓旌會見招。其如草玄客，空宇久寥寥。

❶「有」，朱本作「肖」。
❷「侔」，朱本作「伴」。
❸「臺」，紹本作「臺門」，朱本作「門」。
❹「明」，原作「朋」，今據紹本、朱本改。

秋日書懷寄河南王尹

公府想無事，西池秋水清。去年爲狎客，永日奉高情。況有臺上月，如聞雲外笙。不知桑落酒，今歲與誰傾？

浙東元相公歎梅雨鬱蒸之候因寄七言❶

稽山自與岐山别，何事連年鸑鷟飛？百辟商量舊相入，九天祗候謫仙歸。❷ 平湖晚泛窺清鏡，高閣晨開掃翠微。今日看書最惆悵，爲聞梅雨損朝衣。

嚴給事賀加五品兼簡同制水部李郎中❸

九天雨露傳青詔，八舍郎官换緑衣。初佩銀魚隨仗入，宜乘白馬退朝歸。雕盤賀喜開瑶席，彩筆題詩出鎖闈。聞道水曹偏得意，霞朝霧夕有光輝。

裴相公大學士見示答張祕書謝馬詩并羣公屬和因命追作

草玄門户少塵埃，丞相并州寄馬來。初自塞垣銜苜蓿，忽行幽逕破莓苔。尋花緩轡威遲去，帶酒垂鞭躞蹀迴。不與王侯與詞客，知輕富貴重清才。

❶「公」下，紹本、朱本有「書」字。
❷「謫仙」，朱本作「遠臣」。
❸「嚴」上，紹本、朱本有「酬」字。

和司空裴相公中書即事通簡舊僚之作❶

談笑在巖廊，人人盡所長。儀形見山立，文字動星光。日運丹青筆，時看赤白囊。佇聞戎馬息，入賀領鴛行。

微之鎮武昌中路見寄藍橋懷舊之作悽然繼和兼寄安平

今日油幢引，他年黄紙追。同爲三楚客，獨有九霄期。宿草恨長在，傷禽飛尚遲。武昌應已到，新柳映紅旗。

奉和裴侍中將赴漢南留别坐上諸公

金貂曉出鳳池頭，玉節前臨南雍州。暫輟洪鑪觀劒戟，還將大筆注《春秋》。管絃席上留高韻，山水途中入勝遊。峴首風煙看未足，便應重拜富人侯。

和兵部鄭侍郎省中四松詩十韻松是中書相公任侍郎時栽。

右相歷中臺，移松武庫栽。紫茸抽組綬，青實長玫瑰。便有干霄勢，看成構厦材。數分天柱半，影逐日輪迴。舊賞台階去，新知谷口來。息陰常仰望，玩境幾徘徊。翠粒晴懸露，蒼鱗雨起苔。凝音助瑶瑟，飄蘂泛金罍。月桂花遥燭，星榆半對開。❷終須似雞樹，榮茂近昭回。

❶「和」上，紹本、朱本有「奉」字。
❷「半」，紹本作「葉」。

和蘇郎中尋豐安里舊居寄主客張郎中

漳濱卧起恣閑遊，宣室徵還未白頭。舊隱來尋通德里，新篇寫出畔牢愁。池看科斗成文字，鳥聽提壺憶獻酬。同學同年又同舍，許君雲路並華輈。

將赴蘇州途出洛陽留守李相公申宴餞寵行話舊形於篇章謹抒下情以申仰謝❶

歲杪風物動，雪餘宮苑晴。兔園賓客至，金谷管絃聲。洛水故人別，吴宮新燕迎。越郎憂不淺，❷懷袖有瓊英。

吴興敬郎中見惠班竹杖兼示一絶聊以謝之

一莖炯炯琅玕色，數節重重瑇瑁文。拄到高山未登處，青雲路上願逢君。

和浙西王尚書聞常州楊給事製新樓因寄之作

文昌星象盡東來，油幕朱門次第開。且上新樓看風月，會乘雲雨一時回。尚書在南宮爲左丞，給事與禹錫皆是郎吏。

---

❶「申」上，紹本、朱本有「累」字。
❷「郎」，紹本作「鄉」。

詶浙東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長句

越中藹藹繁華地，秦望峰前禹穴西。湖草初生邊鴈去，山花半謝杜鵑啼。青油畫卷臨高閣，紅旆晴翻繞古堤。明日漢庭徵舊德，老人争出若邪溪。後漢劉寵爲會稽，大治。及徵還，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賫百錢以送，寵勞之。答曰：「自明府下車，民不見吏，年老遇值聖明，❶故奉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也。

詶淮南牛相公述舊見貽

少年曾忝漢庭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尋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喜奉清光笑語頻。猶有登朝舊冠冕，待公三入拂埃塵。

詶鄭州權舍人見寄二十韻❷

朱户凌晨啓，碧梧含早涼。人從滎澤至，❸書到漆沮傍。抃會因佳句，情深取斷章。愜心同笑語，入耳勝笙簧。憶昔三條路，居鄰數仞牆。舍人舊宅光福，❹時忝東鄰。學堂青玉案，彩服紫羅囊。麟角看成就，龍駒見柳楊。彀中飛一箭，雲際落雙鶬。舍人一舉登科，又判入等第。甸邑叨前列，天臺媿後行。鄙人離渭南主簿十年，舍人方尉此邑，及罹譴謫，重入南宮爲禮部郎中，舍人方任考功員外。❺鯉庭傳事業，

❶「遇」，紹本作「遭」。
❷「二十」，原作「十二」，今據朱本改。
❸「滎澤」，紹本、朱本作「桔槔」。
❹「福」下，紹本有「里」字。
❺「任」，原作「在」，今據紹本、朱本改。

雞樹遂翱翔。❶書殿連鳴鵲，神池接鳳凰。追遊蒙尚齒，惠好結中腸。鄙人在集賢，與西掖接近，日夕追遊。鎩翮方擡舉，危根易損傷。一麾憐弃置，五字借恩光。鄙人出牧姑蘇，舍人草制。汝海崆峒秀，溱流芍藥芳。風行能偃草，❷境静不争桑。鄙人轉臨汝，舍人牧滎陽。轉旆趨關右，頒條匝渭陽。病吟猶有思，老醉已無狂。塵滿鴻溝道，沙驚白狄鄉。竚聞黄紙詔，促召紫微郎。

奉和裴令公夜宴

天下蒼生望不休，東山雖有但時遊。
從來海上仙桃樹，肯逐人間風露秋。

病卧李侍郎見惠藥物謔以文星之句❸

隱几支頤對落暉，故人書信到柴扉。
周南留滯商山老，星象如今屬少微。

詶留守牛相公宫城早秋寓言見寄❹

曉月映宫樹，秋光起天津。涼風稍動葉，宿露未生塵。景氣尚芳麗，曠望感心神。揮毫成逸韻，開閤遲來賓。擺去將相印，漸爲逍遥身。如招後房宴，却要白

❶「遂」，朱本作「逐」。
❷「行能」，原作「能行」，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病」上，紹本、朱本有「洛濱」二字。「李」上，紹本有「户部」二字；「句」下，有「斐然仰酬」四字。
❹「城」，朱本作「樹」。

頭人。

牛相公留守見示城外新墅有溪竹秋月親情多往宿遊恨不得去因成四韻兼簡洛中親故之什兼命同作

別墅洛城外，月明村墅通。❶光輝滿地上，❷絲管發舟中。堤艷菊花露，島涼松葉風。高情限清禁，寒漏滴深宮。

和僕射牛相公追感韋裴六相登庸皆四十餘未五十薨歿豈早榮早枯之義今年將六十猶粗强健因親故勸酒率然成篇并見寄之作

坐鎮清朝獨殷然，閑徵故事數前賢。用才同踐鈞衡地，稟氣終分大小年。威鳳本池思泛泳，仙槎舊路望回旋。❸猶憐綺、季深山裏，唯有松風與石田。

和僕射牛相公以離闕庭七年班行親故亡歿十無一人再覩龍顏喜慶雖極感歎風燭能不愴然因成四韻并示集賢中書二相公所和

久辭龍闕擁紅旗，喜見天顏拜赤墀。三省英寮非舊侶，萬年芳樹長新枝。交朋接武居仙院，幕客追風入鳳池。雲母屏風即施設，可憐榮耀冠當時。

❶「墅」，紹本作「埜」，朱本作「徑」。
❷「地」，朱本作「池」。
❸「槎」，原作「查」，今據朱本改。

和僕射牛相公見示長句

靜得天和興自濃，不緣宦達性靈慵。大鵬六月有閑意，仙鶴千年無躁容。流輩盡來多歎息，官班高後少過從。唯應加築露臺上，賸見終南雲外峰。

和牛相公夏末雨後寓懷見示❶

金火交争正抑揚，蕭蕭飛雨助清商。曉看紈扇恩情薄，夜覺紗燈刻數長。樹上早蟬纔發響，庭中百草已無光。當年富貴亦惆悵，何況悲翁髮似霜。

牛相公林亭雨後偶成

飛雨過池閣，浮光生草樹。新竹開粉奩，初蓮爇香炷。野花無時節，水鳥自來去。若問知境人，人間第一處。

和牛相公題姑蘇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蘇州❷

震澤生奇石，沈潛得地靈。初辭水府出，猶帶龍宫腥。發自江湖國，❸來榮卿相庭。從風夏雲勢，上漢古槎形。❹拂拭魚鱗見，鏗鏘玉韻聆。煙波含宿潤，苔蘚助新

❶「夏末」，朱本無此二字。
❷「和」，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發」，朱本作「登」。
❹「槎」，原作「查」，今據朱本改。

青。嵌穴胡鷂貌，纖鋩蟲篆銘。孱顔傲林薄，飛動向雷霆。煩熱近還散，餘酲見便醒。凡禽不敢息，浮壒莫能停。静稱垂松蓋，鮮宜映鶴翎。忘憂常目繫，素尚與心冥。眇小欺湘鷰，團圓笑落星。徒然想融結，安可測年齡？採取詢鄉耋，搜求按舊經。垂鈎入空隙，隔浪動晶熒。有獲人争賀，歡謡衆共聽。一州驚閲寶，千里遠楊舲。覩物洛陽陌，懷人吴御亭。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滄溟。

和陳許王尚書酬白少傅侍郎長句因通簡汝洛舊遊之什

寥廓高翔不可追，風雲失路暫相隨。方同洛下書生詠，又建軍前大將旗。❶雪裏命賓開玉帳，飲中請號駐金巵。竹林一自王戎去，嵇、阮雖貧興未衰。

和僕射牛相公寓言二首

兩度竿頭立定誇，回眸舉袖拂青霞。盡抛今日貴人樣，復振前朝名相家。御史近來休直宿，❷尚書依舊趁參衙。具瞻尊重誠無敵，猶憶洛陽千樹花。

心如止水鑒常明，見盡人間萬物情。鵰鶚騰空猶逞俊，驊騮齒足自無驚。時來未覺權爲祟，貴了方知退是榮。只恐重重世緣在，事須三度副蒼生。

❶「建」，朱本作「見」。
❷「近」，朱本作「定」。

和牛相公南溪醉歌見寄

脱屣將相守冲謙，惟於山水獨不廉。枕伊背洛得勝地，鳴皐少室來軒簷。相去聲。形面勢然指畫，❶言下變化隨顧瞻。清池曲榭人所致，野趣幽芳天與添。有時轉入潭島間，珍木如幄藤爲簾。忽然便有江湖思，沙礫平淺草纖纖。怪石釣出太湖底，珠樹移自天台尖。崇蘭迎風緑泛豔，坼蓮含露紅襜襜。脩廊架空遠岫入，弱柳覆檻流波霑。渚蒲抽英劍脊動，❷岸荻迸筍錐頭銛。攜觴命侶極永日，此會雖數心無厭。人皆置莊身不到，富貴難與逍遥兼。唯公出處得自在，決就放曠辭炎炎。坐賓盡歡恣談謔，愧我掉頭還奮髯。能令商於多病客，亦覺自適非沈潛。

酬僕射牛相公晉國池上别後至甘棠館忽夢同游因成口号見寄

已嗟池上别魂驚，忽報夢中攜手行。此夜獨歸還乞夢，老人無睡到天明。

裴侍郎大尹雪中遺酒一壺兼示喜眼疾初平一絶有閑行把酒之句斐然仰酬❸

卷盡輕雲月更明，金篦不用且閑行。若傾家釀招來客，何必池塘春草生。

❶「然」，朱本作「默」。
❷「英」，朱本作「莢」。
❸「初」，朱本無此字。

詶太原狄尚書見寄

家聲烜赫冠前賢，時望穹崇鎮北邊。身上官銜如坐主，幕中談笑取同年。幽并俠少趨鞭弭，燕趙佳人奉管絃。仍把天兵書號筆，遠題長句寄山川。

詶宣州崔大夫見寄

白衣曾拜漢尚書，今日恩光到弊廬。再入龍樓稱綺、季，應緣狗監説相如。中郎南鎮權方重，内史高齋興有餘。遥想敬亭春欲暮，百花飛盡柳花初。

詶皇甫十少尹暮秋久雨喜晴有懷見示

雨餘獨坐卷簾帷，便得詩人喜霽詩。摇落從來長年感，慘舒偏是病身知。掃開雲霧呈光景，流盡潢汙見路歧。何況菊香新酒熟，神州司馬好狂時。

劉夢得外集卷第六

劉夢得外集卷第七

律　詩

和浙西李大夫霜夜對月聽小童吹觱篥歌　依本韻

海門雙青暮煙歇，萬頃金波湧明月。侯家小兒能觱篥，對此清光天性發。長江凝練樹無風，瀏慄一聲霄漢中。涵胡畫角怨邊草，蕭瑟清蟬吟野叢。冲融頓挫心使指，雄吼如風轉如水。思婦多情珠淚垂，仙禽欲舞雙翅起。郡人寂聽衣滿霜，江城月斜樓影長。纔驚指下繁韻息，已見樹杪明星光。謝公高齋吟激楚，戀闕心同在羈旅。一奏荆人白雪歌，如聞雒客扶風鄔。❶吴門水驛接山陰，文字慇懃寄意深。欲識陽陶能絶處，少年榮貴道傷心。

浙西李大夫述夢四十韻并浙東元相公訓和斐然繼聲❷

位是才能取，時因際會遭。羽儀呈鷙鷟，銛刃試豪曹。洛下推年少，山東許地高。門承金鉉鼎，家有玉璜韜。呂伋嗣侯。❸海浪扶鵬翅，天風引驥髦。便知蓬閣閟，不識魯衣褒。興發春塘草，魂交益部刀。形

❶「鄔」，朱本作「隖」。
❷「述」上，朱本有「示」字。
❸「伋」，原作「仍」，今據朱本改。

開猶抱膝，燭盡遽揮毫。昔仕當初筮，逢時詠載櫜。懷鉛辨蟲蠹，染素學鵝毛。車騎方休汝，歸來欲效陶。大夫罷太原從事歸京師。南臺資謇諤，内署選風騷。羽化如乘鯉，樓居舊冠鼇。美香焚濕麝，名菓賜乾萄。議赦蠅棲筆，邀歌蟻泛醪。代言無所戲，謝表自稱叨。蘭焰凝芳澤，芝泥瑩玉膏。對頻聲價出，直久夢魂勞。草詔令歸馬，封章合獻獒。❶幽冀歸闕，西戎乞盟，事并具注前。銀花懸院牓，翠羽映簾條。諷諫欣然納，奇觚率爾操。禁中時謇謇，天下免忉忉。左顧龜成印，雙飛鵠織袍。謝賓緣地密，潔己是心豪。五日思歸沐，三春羨衆遨。茶爐依緑笋，棋局就紅桃。溟海桑潛變，陰陽炭暗熬。仙成脱屣去，臣戀捧弓號。建節辭烏柏，宣風看鷺濤。土山京口峻，鐵瓮郡城牢。舊説潤州城如鐵瓮，事見韓滉《南征記》。❷曲島花千樹，官池水一篙。鶯來和絲管，鴈起拂麾旄。宛轉傾羅扇，回旋墮玉搔。罰籌長竪纛，觥醆樣如舠。山是千里障，❸江爲四面濠。卧龍曾得雨，浙東。孤鶴尚鳴臯。浙西。劒用雄開匣，二公。弓閒蟄受弢。自謂。鳳姿嘗在竹，二公。鷃羽不離蒿。自謂。吴越分雙鎮，東西接萬艘。今朝比潘陸，江海更滔滔。

和浙西李大夫晚下北固山喜徑松成陰悵然懷古偶題臨江亭并浙東元相公所和依本韻

一辭温室樹，幾見武昌柳。荀、謝年何

❶「封章合」，紹本、朱本作「批章答」。
❷「滉」，紹本作「浞」。
❸「里」，紹本、朱本作「重」。

少，韋、平望已久。種松夾石道，紆組臨沙阜。目覽帝王州，心存股肱守。葉動鷩綵翰，波澄見頳首。晉宋齊梁都，千山萬江口。煙散隋宮出，濤來海門吼。風俗太伯餘，衣冠永嘉後。江長天作限，山固壤無朽。自古稱佳麗，非賢誰奄有。八元邦族盛，萬石門風厚。天柱揭東溟，文星照北斗。高亭一騁望，舉酒共爲壽。因賦詠懷詩，遠寄同心友。禁中晨夜直，江左東西偶。筆手握兵符，儒腰盤貴綬。頒條風有自，立事言無苟。農野聞讓耕，❶軍人不使酒。用材當構廈，知道寧窺牖。誰爲青雲高，鵬飛終背負。

和浙西李大夫伊川卜居

早入八元數，嘗承三接恩。飛鳴天上路，鎮壓海西門。清望寰中許，高情物外存。時來誠不讓，歸去每形言。洛下思招隱，江干厭作藩。按經脩道具，依樣買山村。馬高唐爲御史大夫，❷將置宅，命畫工圖其狀，戒所使曰：「依此樣求之。」開鑿隨人化，幽陰爲律暄。遠移難得樹，立變舊荒園。絶塞通潛逕，平泉占上源。❸煙霞遥在想，簿領益爲繁。丹禁虚東閣，蒼生望北轅。徒令雙白鶴，五里自翩翻。

和滑州李尚書上巳憶江南禊事

白馬津頭春日遲，沙州歸鴈拂旌旗。
柳營唯有軍中戲，不似江南三月時。

❶「聞」，朱本作「閒」。
❷「唐」，原作「堂」，今據紹本改。
❸「源」，朱本作「原」。

訓滑州李尚書秋日見寄

一入石渠署，三聞宫樹蟬。丹霄未得路，白髮又添年。雙節外臺貴，洞簫中禁傳。徵黄在旦夕，早晚發南燕。

吐綬鳥詞并序

滑州牧尚書李公以《吐綬鳥詞》見示，兼命繼聲。蓋尚書前爲御史時所作，有翰林二學士同賦之。今所謂追和也。鳥之所異，具于首篇。

越山有鳥翔廖廓，嗉中天綬光若若。越人偶見而奇之，因名吐綬江南知。四明天姥神仙地，朱鳥星精鍾異氣。赤玉雕成彪炳毛，紅綃剪出玲瓏翅。湖煙始開山日高，迎風吐綬盤花條。臨波似染琊琊草，映葉疑開阿母桃。花紅草緑人間事，未若靈禽自然貴。鶴吐明珠暫報恩，鵲銜金印空爲瑞。春和秋霽野花開，玩景尋芳處處來。翠幕雕籠非所慕，珠丸柘彈莫相猜。棲月啼煙凌縹緲，❶高林先見金霞曉。三山仙路寄遥情，刷羽揚翹欲上征。不學碧雞依井絡，願隨青鳥向層城。太液池中有黄鵠，怜君長在瑶枝一作長向瑶枝。宿。❷如何一借羊角風，來聽簫韶九成曲。

和西川李尚書漢州微月遊房太尉西湖❸

木落漢川夜，西湖懸玉鈎。旌旗環水

❶「棲」，朱本作「按」。
❷「在瑶」，朱本作「向高」。
❸「州」，朱本作「川」。

次，舟楫泛中流。目極想前事，神交如共遊。瑶琴久已絶，松韻自悲秋。

和　重　題

林端落照盡，湖上遠風清。[1]水謝芝蘭室，仙舟魚鳥情。人琴久寂寞，煙月若平生。一泛釣璜處，再吟鏘玉聲。

和遊房公舊竹亭聞琴絶句

尚有竹間路，永無綦下塵。一聞流水曲，重憶餐霞人。[2]

西川李尚書知愚與元武昌有舊遠示二篇吟之泫然因以繼和

二首。來詩云：元公令陳從事求蜀琴，將以爲寄，而武昌之訃聞，因陳生會葬。

如何贈琴日，已是絶絃時。無復雙金報，空餘掛劍悲。

寶匣從此閉，[3]朱絃誰復調？秪應隨玉樹，同向土中銷。

和西川李尚書傷韋令孔雀及薛濤之什

玉兒已逐金環葬，翠羽先隨秋草萎。

[1]「風」，朱本作「嵐」。
[2]「餐」，原作「食」，今據紹本、朱本改。
[3]「閉」，原作「間」，今據紹本、朱本改。

唯見芙蓉含曉露，數行紅泪滴清池。後魏元樹，南陽王禧之子，南奔到建業。數年後比歸，愛姬朱玉兒脱金指鐶爲贈。樹至魏，却以指鐶寄玉兒，示有還意。

訓李相公歸鄉國自鞏縣夜泛洛水見寄❶

鞏樹煙月上，清光含碧流。且無三巳色，猶泛五湖舟。鵬息風還起，鳳歸林正秋。雖攀小山桂，此地不淹留。

和李相公平泉潭上喜見初月

家山見初月，林壑悄無塵。幽境此何夕？清光如爲人。潭空破鏡入，風動翠娥顰。會向瑣牕望，追思伊洛濱。

和李相公初歸平泉過龍門南嶺遥望山居即事

暫别明庭去，初隨優詔還。曾爲《鵬鳥賦》，喜過鑿龍山。新墅煙火起，野程泉石間。巖廊人望在，只得片時閑。

和李相公以平泉新墅獲方外之名因爲詩以報洛中士君子兼見寄之什❷

業繼韋、平後，家依崑閬間。恩華辭北第，蕭灑愛東山。滿室圖書在，入門松菊閑。垂天雖暫息，一舉出人寰。

❶「歸」上，紹本、朱本有「喜」字。
❷「什」，朱本作「作」。

詶柳柳州家雞之贈

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
柳家新㨾元和脚，且盡薑牙斂手徒。

答前篇

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牕且賞勤。❶
聞彼夢熊猶未兆，女中誰是衛夫人？

答後篇

昔日慵工記姓名，遠勞辛苦寫西京。
近來漸有臨池興，爲報元常欲抗行。

再授連州至衡陽詶柳柳州贈别

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
重臨事異黄丞相，三黜名慚柳士師。歸目
併隨回鴈盡，愁腸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
連山下，相望長吟《有所思》。

重别

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岐路忽西東。
皇恩若許歸田去，歲晚當爲鄰舍翁。

❶「賞」，紹本作「當」。

三　贈

信書誠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湘別，何年得汝歸？

題淳于髡墓

生爲齊贅壻，死作楚先賢。應以客鄉葬，❶故臨官道邊。寓言本多興，放意能合權。我有一石酒，置君墳樹前。

懷　妓四首

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抛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遥將紅泪洒窮泉。

鸞飛遠樹栖何處？鳳得新巢已去心。❷紅壁尚留香漠漠，碧雲初斷信沈沈。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泪痕深。

人曾行處遍尋看，❸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樹邊花已老，畫眉牕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泪滴，盡傾東海也須乾。

三山不見海沈沈，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牕遥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應偏照兩人心。

❶「鄉」，紹本、朱本作「卿」。
❷「已」，朱本作「有」。
❸「人」，朱本作「舊」。

登清輝樓逸前四句。在江州。

潯陽江色潮添滿，彭蠡秋聲鴈送來。南望廬山千萬仞，共誇新出棟梁材。

省試風光草際浮

熙熙春景霽，草緑春光麗。的皪亂相鮮，葳蕤互虧蔽。乍疑芊綿裏，稍動葺茸際。影碎翻崇蘭，香浮轉叢蕙。❶ 含煙絢碧綵，帶露如珠綴。幸因採掇日，況此臨芳歲。

赴和州於武昌縣再遇毛仙翁十八兄因成一絕

武昌山下蜀江東，重向仙舟見葛洪。又得案前親禮拜，大羅天訣玉函封。

劉夢得外集卷第七

❶「香浮」，原作「浮香」，今據紹本、朱本改。

劉夢得外集卷第八

律　詩

寄毗陵楊給事三首

揮毫起制來東省，躡足修名謁外臺。[1]好着櫜鞬莫惆悵，出文入武是全才。

曾主魚書輕刺史，今朝自請左魚來。青雲直上無多地，却要斜飛取勢迴。

東城南陌昔同遊，坐上無人第二流。屈指如今已零落，且須歡喜作鄰州。

巫山神女廟

巫山十二鬱蒼蒼，[2]片石亭亭号女郎。曉霧乍開疑卷幔，山花欲謝似殘妝。星河好夜聞清佩，雲雨歸時帶異香。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間來就楚襄王。

柳　絮

飄颺南陌起東鄰，漠漠濛濛暗度春。[3]花巷暖隨輕舞蝶，玉樓晴拂豔妝人。縈回謝女題詩筆，點綴陶公漉酒巾。何處好風

[1]「躡」，朱本作「躡」。
[2]「山」，朱本作「峰」。
[3]「暗」，朱本作「好」。

偏似雪，隋河堤上古江津。

陪崔大尚書及諸閣老宴杏園

更將何面上春臺，百事無成老又催。惟有落花無俗態，不慊憔悴滿頭來。

曹剛

大絃嘈囋小絃清，噴雪含風意思生。一聽曹剛彈《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

發蘇州後登武丘寺望海樓❶

獨宿望海樓，❷夜深珍木冷。僧房已閉户，山月方出嶺。碧池涵劒彩，寶刹摇星影。却憶郡齋中，虚眠此時景。

別蘇州 二首

三載爲吴郡，臨歧祖帳開。雖非謝桀黠，且爲一徘徊。

流水閶門外，秋風吹柳條。從來送客處，今日自魂銷。

松江送處州奚使君

吴越古今路，滄波朝夕流。從來別離地，能使管絃愁。江草帶煙暮，海雲含雨秋。知君五陵客，不樂石門遊。

---

❶❷「海」，原作「梅」，今據朱本改。

題報恩寺

雲外支硎寺，名聲敵虎丘。石文留馬跡，峰勢聳牛頭。泉眼潛通海，松門預帶秋。遲回好風景，王謝昔曾游。

罷郡姑蘇北歸渡楊子津

幾歲悲南國，今朝賦北征。歸心渡江勇，病體得秋輕。海闊石門小，城高粉堞明。金山舊遊寺，過岸聽鍾聲。

館娃宮在郡西南硯石山上前瞰姑蘇臺傍有採香徑梁天監中置佛寺曰靈巖即故宮也信爲絶境因賦二章❶

館娃宮

宮館貯嬌娃，當時意大誇。豔傾吴國盡，笑入楚王家。月殿移椒壁，天花代蕣華。唯餘採香徑，一帶繞山斜。

姑蘇臺

故國荒臺在，前臨震澤波。綺羅隨世

❶「郡」上，朱本有「舊」字。

盡，麋鹿古時多。❶築用金鎚力，摧因石鼠窠。昔年雕輦路，唯有採樵歌。

贈同年陳長史員外

明州長史外臺郎，憶昔同年翰墨場。一自分襟多歲月，相逢滿眼是淒涼。推賢有愧韓安國，論舊唯存盛孝章。所歎謬遊東閣下，看君無計出恓惶。

寄湖州韓中丞

老郎日日憂蒼鬢，遠守年年厭白蘋。終日相思不相見，長頭相見是何人？❷

有感

死且不自覺，其餘安可論？昨宵鳳池客，今日雀羅門。騎吏塵未息，銘旌風已翻。平生紅粉愛，惟解哭黄昏。

楊柳枝

楊子江頭煙景迷，隋家宫樹拂金堤。嵯峨猶有當時色，❸半蘸波中水鳥棲。

❶「古」，紹本作「占」。
❷「頭」，朱本作「頻」。
❸「有」，朱本作「是」。

海陽十詠并引

元次山始作海陽湖。後之人或立亭榭，率無指名，及余而大備，每疏鑿搆置，必揣稱以標之，人咸曰有旨。異日，遷客裴侍御爲十詠以示余，頗明麗而不虚美。因捃拾裴詩所未道者，從而和之。一云：「余爲《吏隱亭述》言海陽之所從來，詳矣。」「異日」下，與此同。

吏隱亭

結構得奇勢，朱門交碧潯。外來始一望，寫盡平生心。日軒漾波影，月砌鏤松陰。幾度欲歸去，回眸情更深。

切雲亭

迥破林煙出，俯窺石潭空。波摇杏梁日，松韻碧牕風。隔水生别島，帶橋如斷虹。九疑南面事，盡入寸眸中。

雲英潭

芳幄覆雲屏，石奩開碧鏡。支流日飛灑，深處自疑瑩。❶潛去不見迹，清音常滿聽。有時病朝酲，來此心神醒。

❶「自」，朱本作「身」。「疑」，紹本作「凝」。

玄覽亭

蕭洒青林際，夤緣碧潭隈。❶淙流冒石下，❷輕波觸砌回。❸香風逼人度，幽花覆水開。故令無四壁，晴夜月光來。❹

裴溪 時御史已遇新恩。

楚客憶關中，疏溪想汾水。縈紆非一曲，意態如千里。倒影羅文動，微波笑顔起。君今賜環歸，何人承玉趾？

飛練瀑

晶晶擲巖端，潔光如可把。瓊枝曲不折，雪片晴猶下。石堅激清響，葉動承餘洒。前時明月中，見是銀河瀉。

蒙池

瀠渟幽壁下，深净如無力。❺風起不成文，月來同一色。❻地靈草木瘦，❼人遠煙霞逼。往往疑列仙，圍碁在巖側。

---

❶「夤」，原作「寅」，今據朱本改。
❷「淙」，朱本作「深」。
❸「觸」，朱本作「逐」。
❹「晴」，朱本作「清」。
❺「净」，朱本作「静」。
❻「同」，朱本作「如」。
❼「瘦」，朱本作「腴」。

棼絲瀑

飛流透嵌隟，噴洒如絲棼。含暈迎初旭，翻光破夕曛。餘波遶石去，碎響隔溪聞。却望瓊沙際，逶迤見脉分。

雙溪

流水遶雙島，碧溪相並深。浮花擁曲處，遠影落中心。閑鷺久獨立，曝龜驚復沈。蘋風有時起，滿谷簫韶音。

月窟

濺濺漱幽石，注入團圓處。有如常滿杯，承彼清夜露。巖曲月斜照，林寒春晚煦。遊人不敢觸，恐有蛟龍護。

送周魯儒赴舉❶并引

晝居外次，晨門曰：「有九疑生持一刺來謁，立西階以須。」生危冠方袂，淺拱舒拜，且前致辭稱贊。其文頗涉獵前言。居五六日，復袖來，益引古事以相劘切。與之言，能言其得姓因家之所自，暨縣道鄉亭之風俗，望山名水之概狀。羅含所未記，朱贛之未條，咸得之於生。由是始列於賓籍。臨觴而司斟，觀博而竄言，有日矣。初，邑中人聞有生來而二千石客之，駢然來觀。遷客裴御史遇生於坐，抵掌曰：「人固有貌類而族殊者。」周生疑羅玠也。衆咸囅然而

❶「舉」下，朱本有「詩」字。

熟視生，疑也愈甚。夫形似，古所有也。優孟似叔敖，❶而楚君欲以爲相。人殊而貌肖，猶或欲用之。玠生於衡山，而生生於九疑，其似誠匹也。無乃躡其武，外俊造，仕甸服，佐君藩，爲御史乎？古文人無避事，❷即有而書之，尚實也。行李之貺，則徵夫詩。曰：

當日營陽内史孫，❸因家占得九疑村。童心便有愛書癖，手指今餘把筆痕。自握虵珠辭白屋，欲憑雞卜謁金門。若逢廣坐問羊酪，從此知名在一言。

送曹璩歸越中舊隱

余爲連州，諸生以進士書刺者，浩不可紀，獨曹生崖然自稱爲山夫。及與語，以徵其實。則曰：「所嗜者名。嘗遠遊以索之，抗喉舌，胝足拇，❹以干東諸侯。見之日，率莞然曰：『秀才者，天下是，不禮，庸何傷？』今方依名山以揚其聲，將掛幘於南嶽。」生之言未及休，余遽曰：「在己不在山。若子之言，依山而易高，❺是練神叩寂，捐日月而不顧。名聞而老至，持是焉用乎？」生聞言，愀然如悔，色見於眉睫。因留止道士院，從余求書以觀。居三時，而功倍一歲。讀史書，自黄帝至吴、魏間，班班能言之。然而絶口不敢言衡山，知山夫不販而贏也。十一月，告余歸隱於會稽，且曰：「知求名之自矣，乞詞以發之。」遂賦七

❶「叔」，原作「蔦」，今據朱本改。
❷「文」，朱本作「之」。
❸「當」，紹本、朱本作「宋」。
❹「胝足拇」，紹本作「胝敏拇」，朱本作「肱胝脢」。
❺「易」，朱本作「爲」。

言詩以鑒其志。詩曰：

行盡瀟湘萬里餘，少逢知己憶吾廬。數間茅屋閑臨水，一盞秋燈夜讀書。地遠何當隨計吏，策成終自詣公車。剡中若問連州事，惟有千山畫不如。

尋汪道士不遇

仙子東南秀，泠然善馭風。笙歌五雲裏，天地一壺中。受籙金華洞，焚香玉帝宮。我來君閉户，應是向崆峒。

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翫月

塵中見月心亦閑，況是清秋仙府間。凝光悠悠寒露墜，此時立在最高山。碧虛無雲風不起，山上長松山下水。羣動翛然一境中，❶天高地平千萬里。少君引我昇玉壇，禮空遥請真仙官。雲軿欲下星斗動，天樂一聲肌骨寒。金霞昕昕漸東上，輪欹影促猶頻望。絶景良時難再并，❷他年此夕應惆悵。❸

叔父元和中攷昔事爲《桃源行》。❹後貶官武陵，復爲玩月作，並題於觀壁。爾來星紀再周，兢牽復此郡，仰見文字闇缺，伏慮他年轉將塵没，故鑴在貞石，以期不朽。大和四年，兢謹記。

❶「境」，朱本作「顧」。
❷「并」，朱本作「逢」。
❸「夕」，朱本作「日」。
❹「攷」，紹本作「徵」，朱本作「取」。

罷和州遊建康

秋水清無力，寒山暮多思。官閑不計程，徧上南朝寺。❶

田順郎歌

清歌不是世間音，玉殿嘗聞稱主心。唯有順郎全學得，一聲飛出九重深。

米嘉榮

一別嘉榮三十載，忽聞舊曲尚依然。如今世俗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少年。

自江陵沿流道中❷

三千三百西江水，自古如今要路津。月夜歌謠有魚父，風天氣色屬商人。沙村好處多逢寺，山葉紅時覺勝春。行到南朝征戰地，古來名將盡爲神。

別夔州官吏

三年楚國巴城守，一去楊州揚子津。青帳聯延喧驛步，白頭俯傴到江濱。巫山暮色常含雨，峽水秋來不恐人。唯有《九歌》詞數首，里中留與賽蠻神。

---

❶「徧」，原作「偏」，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中」下，紹本有注云：「陸遜、甘寧皆有祠宇。」

夜聞商人船中箏

大艑高船一百尺，新聲促柱十三絃。楊州市裏商人女，❶來占西江明月天。❷

聞道士彈《思歸引》

仙公一奏《思歸引》，❸逐客初聞自泫然。莫怪慇勤悲此曲，越聲長苦已三年。

喜康將軍見訪

謫居愁寂似幽棲，百草當門茅舍低。夜静將軍忽相訪，❹鷓鴣驚起遶籬啼。

贈劉景擢第

湘中才子是劉郎，望在長沙住桂陽。昨日鴻都新上第，五陵年少讓清光。

赴連山途次德宗山陵寄張員外

常時並冕奉天顔，委佩低簪綵仗間。今日獨來張樂地，萬重雲水望橋山。

❶「市裏」，朱本作「布粟」。
❷「西江」，朱本作「江西」。
❸「公」，朱本作「翁」。
❹「静」，紹本作「獵」，朱本作「月」。「相」，朱本作「過」。

嘗茶

生採芳叢鷹觜牙，❶老郎封寄謫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滿盌花。

梁國祠

梁國三郎威德尊，女巫簫鼓走鄉村。萬家長見空山上，雨氣蒼茫生廟門。

九日登高

世路山河險，君門煙霧深。年年上高處，未省不傷心。

謝柳子厚寄疊石硯

常時同硯席，寄此感離羣。清越敲寒玉，參差疊碧雲。煙嵐餘斐亹，水墨兩氛氳。好與陶貞白，松牕寫紫文。

元日感懷

振蟄春潛至，湘南人未歸。身加一日長，心覺去年非。燎火委虛燼，兒童衒綵衣。異鄉無舊識，車馬到門稀。

❶「採」，紹本、朱本作「拍」。

謝宣州崔相公賜馬

浮雲金絡腦，❶昨日別朱輪。銜草如懷戀，嘶風尚意頻。曾將比君子，不是換佳人。從此西歸路，應容躡後塵。

南中書來

君書問風俗，此地接炎洲。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旅情偏在夜，鄉思豈唯秋？每羨朝宗水，門前日夕流。❷

題招隱寺

隱士遺塵在，高僧精舍開。地形臨渚斷，江勢觸山迴。楚野花多思，南禽聲例哀。慇勤最高頂，閑却望鄉來。❸

思歸寄山中友人

蕭條對秋色，相憶在雲泉。木落病身健，❹潮平歸思懸。涼鍾山頂寺，暝火渡頭船。此地非吾土，閑留又一年。

望洞庭

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遥望洞庭山翠小，❺白銀盤裏一青螺。

❶「腦」，朱本作「膝」。
❷「日夕」，朱本作「盡日」。
❸「却」，紹本作「即」。
❹「健」，紹本、朱本作「死」。
❺「翠小」，紹本作「水翠」，朱本作「翠水」。

魚復江中

扁舟盡室貧相逐，白髮藏冠鑷更加。遠水自澄終日緑，晴林長落過春花。客情浩蕩逢鄉語，詩意留連重物華。風檣好住貪程去，斜日青帘背酒家。

歷陽書事七十韻并序

長慶四年八月，余自夔州轉歷陽。浮岷江，❶觀洞庭，歷夏口，涉潯陽而東。友人崔敦詩罷丞相，鎮宛陵，緘書來抵曰：「必我覿而之藩，不十日飲，不置子。」故余自池州道宛陵，如其素。敦詩出祖于敬亭祠下，由姑孰西度江，乃吾州也。❷至則考圖經，參見事，爲之詩，俟采之夜諷者。

一夕爲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漢置東南尉，梁分肘腋兵。本吴風俗剽，兼楚語音傖。沸井今無湧，烏江舊有名。土臺遊柱史，石室隱彭鏗。老君適楚，有臺存焉。彭祖石室在含山縣。曹操祠猶在，濡須塢未平。海潮隨月大，江水應春生。一昨深山裏，終朝看火耕。魚書來北闕，鵠首下南荆。雲雨巫山暗，蕙蘭湘水清。章華樹已失，鄂渚草來迎。廬阜香爐出，❸湓城粉堞明。鴈飛彭蠡暮，鵶澡大雷晴。平野分風使，恬和趁夜程。貴池登陸峻，春穀渡橋鳴。絡繹主人問，悲歡故舊情。幾年方一面，卜晝便三更。助喜杯盤

❶「岷」，原作「泯」，今據朱本改。
❷「州」，紹本作「國」。
❸「阜香爐」，原缺，并注「逸三字」，今據紹本補。「阜」，朱本作「嶺」。

盛，忘機笑語訇。管清疑警鶴，絃巧似嬌鶯。熾炭烘蹲獸，華茵織鬬鯨。回裾飄霧雨，❶急節墮瓊瑛。斂黛疑愁色，拾鈿耀翠晶。❷容華本南國，妝梳學西京。日落方收鼓，天寒更炙笙。促筵交履舄，痛飲倒簪纓。謔浪容優孟，嬌憐許智瓊。❸蔽明添翠奕，命燭柱金莖。坐久羅衣皺，杯頻粉面騂。❹興來從請曲，意墮即飛觥。令急重須改，歡憑醉盡呈。詰朝還選勝，來日又尋盟。道別慇勤惜，邀筵次第争。唯聞嗟短景，不復有餘酲。衆散扃朱户，相攜話素誠。晤言猶亹亹，殘漏自丁丁。出祖千夫擁，行廚五熟烹。離亭臨野水，别思入哀箏。接境人情洽，方冬饌具精。中流爲界道，隔岸數飛甍。沙浦王渾鎮，滄州謝傳塋。望夫人化石，夢帝日環營。半渡趨津吏，緣堤簇郡甿。場黄堆晚稻，籬碧見冬菁。里社争來獻，壺漿各自擎。鴟夷傾底寫，粔籹鬭成文。採石風傳柝，新林暮擊鉦。藺綸牽撥刺，犀焰照澄泓。露冕觀原野，前駈抗旆旌。分庭展賓主，望闕拜恩榮。比屋惸嫠輩，連年水旱并。退思常後己，❺下令必先庚。遠岫低屏列，支流曲帶縈。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餳。憶惜泉源變，❻斯須地軸傾。雞籠爲石顆，龜眼入泥坑。事繫人風重，官從物論輕。江春俄澹蕩，樓月幾虧盈。柳長千絲宛，田塍一線絣。遊魚將婢從，野雉見媒驚。波浄攢鳧

❶「裾」，朱本作「襜」。
❷「拾」，紹本作「安」。
❸「憐」，紹本作「矜」。
❹「頻」，朱本作「傾」。
❺「退」，朱本作「遐」。
❻「惜」，朱本作「昔」。

鵠，❶洲香發杜衡。一鍾菰葑米，千里水葵羹。受譴時方久，分憂政未成。比瓊雖碌碌，於鐵尚錚錚。早忝游三署，❷曾聞奏六英。無能甘負弩，不慎在騎衡。口語成中遘，毛衣阻上征。時聞關利鈍，智亦有聾盲。昔愧山東妙，今慚海内兄。後來登甲乙，早已在蓬瀛。心託秦明鏡，才非楚白珩。齒衰親藥物，宦薄傲公卿。❸捧日皆元老，宣風盡大彭。好令朝集使，結束赴新正。

劉夢得外集卷第八

❶「鵠」，紹本、朱本作「鵲」。
❷「游」，紹本作「登」，朱本作「曹」。
❸「宦」，紹本作「官」。

劉夢得外集卷第九

表述引傳碑

爲淮南杜相公論西戎表

臣某言：臣一辭闕庭，已僅二載，官當重任，身受厚恩。既懷子牟戀闕之心，又負臧文竊位之責。思所以歌頌聖德，裨補箴規，塵露至微，不任懇迫。臣遠祖詩，顯名漢代，出牧南陽，讜言善策，隨事獻納。忠醇之至，聞于中外，遺風可襲，有激愚衷。臣是以輒竭聞見，粗陳梗概，雖不盡陛下聖明萬分之一，然臣子之心，有直必獻。

伏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道躋文、武，弛張普博，法則陰陽。❶氣均生成，人霑亭育；凡是氛沴，覆以春和。銷除容納，皆如聖意；寬宥肆赦，實賴皇明。河中誅鋤，不勞兵革；淮右底定，不戮一人。慶浹萬邦，事出千古。近又西戎背約，寇犯王師。陛下弘貸豺狼，矜其凶悍，布以恩澤，果此知慚，功因德成，不以兵制。故《詩》云「玁狁孔熾」，《書》稱「蠻夷猾夏」。臣觀自古帝王不忍小忿貽大患，故竭耗中國，盡力邊陲。至如滅昆明之城，平大宛之種，豈是發揮皇猷，❷增榮簡册？故賢哲之論，薄衛、霍之功。陛下鏡歷代無益之端，修大君文德之教，遂得北狄深藏，五城晏閉，百蠻嚮化，四

❶「法則」，紹本、朱本作「事法」。

❷「是」，紹本、朱本作「足」。

海無虞。惟此小蕃，尚迷聲教。陛下示之大信，弘以舊恩。雖關防暫驚，而烽燧旋罷。

臣負恩方鎮，初懼寇戎，正於憂迫之時，果聞仁聖之諭。攘却凶孽，不勞干戈。臣静思遠圖，久計莫若存信，施惠以愧其心。歲通玉帛，待以客禮。昭宣聖德，擇奉誼之臣；恢拓皇威，選謹邊之將。積粟塞下，坐甲關中，以逸待勞，以高御下。重其金玉之贈，結以舅甥之歡。小來則慰安，大至則嚴備。明其斥候，不撓不侵。則戎狄爲可封之人，沙場無戰死之骨。若天下無事，人安歲稔，然後訓兵，命將破虜。摧衝原州，❶營田靈武。盡復舊地，通使安西。國家長算，悉在於此。計熟事定，舉必有功。苟未可圖，豈曰容易。❷此皆陛下朝夕倦談之事，前後立驗之謀。臣質性頑踈，籌畫庸近。受恩非據，敢忘獻忠？犬馬之心，實所罄盡。謹遣某官某奉表。

謝上連州刺史表

臣某言：伏奉去三月七日制，授臣使持節連州刺史。恭承睿旨，跪奉詔書。皇恩重於丘山，聖澤深於雨露。抃舞失次，神魂再揚。臣某中謝。臣性愚拙，謬學文詞，幸遇休明，累登科第。出身入仕，並不因人。德宗臨御之時，臣忝御史。陛下龍飛之日，臣忝郎官。恭守章程，勤脩職業。權臣奏用，蓋聞虛名，實非曲求，可以覆視。跡卑易枉，無路自明。亦緣臣有微才，所以

❶「衝」，紹本、朱本作「衡」。
❷「曰」，紹本作「得」，朱本作「宜」。

嫉臣者衆，競生口語，廣肆加誣。伏賴陛下至仁，特從寬典。舉以緣坐，貶佐遐藩。屢變星霜，頻經恩赦。犬馬懷戀，寢興匪寧。唯讀佛經，願延聖壽。

昨蒙詔命，追赴上都，隨列授官，❶俾居遠郡。在臣之分，榮幸已多。伏荷陛下孝理弘深，皇明照燭，哀臣老母羸疾，憫臣一身零丁，特降洪恩，❷得移善部。光榮廣被，母子再生。凡在人臣，皆感聖德；凡爲人子，皆荷聖慈。豈惟賤臣獨受恩造，不覺喜極至于涕零。昔殷王俯念於前禽，且聞解網；漢帝有哀於少女，❸爰命罷刑。方之聖朝，不足多尚。感召和氣，慰安羣生，非臣隕越，所能上報。

伏以南方癘疾，❹多在夏中。臣自發柳州，便染瘴瘧，扶策在道，不敢停留。即以今月十一日到州上訖，謹宣聖旨，以示遠人；恭述詔條，所期富庶。無任。

含輝洞述

河東薛公景晦，❺以文無害爲尚書刑部郎中，以訕爲道州刺史，居郡大理，至於無事。清機羨益，盡付山水。一旦以書來誇曰：「吾得異境于近郊。自城西門，並南山，俯江水，有石穹然如夏屋，其左右前後，又如回廊曲房，藻繡雕彤之象，雲生日入，怪狀迭發，水石卉木，杳非人寰。❻意其嘗

❶「列」，紹本、朱本作「例」。
❷「洪」，紹本作「新」，朱本作「殊」。
❸「哀」，朱本作「感」。
❹「癘」，原作「厲」，今據紹本、朱本改。
❺「東」，原作「南」，今據紹本、朱本改。
❻「杳」，原作「香」，今據紹本、朱本改。

爲餐霞御氣者之所遊息，❶委蜕而去，不知其幾千百年。逮今得諸黃冠野夫。及詣而信，❷因名其地曰『含輝洞』，蓋詩家流所謂『山水含清輝』者是已。吾子常以詞業於世，❸盍爲我誌焉？」

愚得書，退而深惟若薛公者，少居江湖，閒遊名山，東探禹穴，止四明，❹句曲、金華、陽羡，南過九江，薄莊廬，❺以涉彭蠡，天下山水之籍，存乎胸中，第其高下，銖兩不失。及是而口呿不能名，顧爲奇，信矣。若江華者，九疑、三湘之佳麗地也。前此二千石御史中執法河南元次山、諫大夫北平陽亢宗、司刑大夫東平呂和叔，皆碩人也，《考盤》、《招隱》之致，恒汲汲然，卒使茲境貴于異日。豈地愛其寶，有時而發邪！❻顧謂異，信矣。夫物之有作，俟言而遠，故述焉以書于洞陰曰：

營陽鬱鬱，山水第一。洞有含輝，遊人忘歸。忘歸孔樂，請言其明。❼先是斯境，翳于榛薄。天姿孤絶，凡目所忽。闕其清光，有待而發。公之來思，探異玩奇。芟野甝林，而民悦之。既悦其至，益知所嗜。❽捫徑歷峴，來適公志。偶得奇絶，聿來告公。

駕言從之，谷岸溟濛。有石如門，又如垣墉。缪蔓交互，❾似綸似組。乃芟乃治，

❶「餐」，原作「食」，今據紹本改。
❷「詣而信」，朱本作「請而往」。
❸「業」，紹本作「集」，朱本作「雄」。
❹「止」，紹本作「歷」，朱本作「上」。
❺「莊」，紹本、朱本作「匡」。
❻「發」，朱本作「登」。
❼「明」，紹本作「朔」，朱本作「略」。
❽「所」，朱本作「其」。
❾「互」，原作「才」，今據紹本改。

乃可布武。伸脰掉臂，空洞無阻。左右回環，儼若廊廡。飛泉出竇，練縋花吐。觸石吹沙，珮摇絃撫。側逕夤緣，❶豁然見天。有石如堂，度之五筵。東西二門，與日明昬。❷奥者如室，宣者如軒。因其高下，爰構亭榭。匠生於心，隨指如化。開山剪木，役以私屬。結構暨茨，子來嬉嬉。無事而就，邦人不知。

淑清之辰，休澣之時。雅步幅巾，琴壺以隨。前無俗人，與白雲期。年日盡適，❸形神不羈。元氣顥然，觀吾朵頤。遵渚之鴻，有時而飛。石門之下，可以棲遲。此谷而盈，彼丘而夷。維公之揄，❹跡永在斯。❺

吏隱亭述

元和十五年，再牧于連州，作吏隱亭海陽湖壖。入自外間，❻不知藏山。歷級東望，怳非人寰。前有四榭，隔水相鮮。凝靄蒼蒼，淙流布懸。架險通蹊，有梁如蜺。輕泳徐轉，有舟如翰。澄霞漾月，❼若在天漢。視彼廣輪，千畝之半。翠麗于是，與世殊貫。濈明峭絕，❽藿靡葱蒨。炎景有宜，昬旦迭變。疑昔神鼇，負山而抃，摧其別島，置此高岸。海陽之名，自元先生。先生元結，有銘其碣。元維假符，予維左遷。其間相

❶「夤」，原作「寅」，今據朱本改。
❷「日」，朱本作「石」。
❸「年日」，紹本作「耳目」。
❹「揄」，朱本作「跡」。
❺「跡」，朱本作「永」。
❻「間」，紹本作「門」。
❼「澄」，原作「登」，今據紹本、朱本改。
❽「濈」，朱本作「瀓」。

距，五十餘年。❶封境服人，❷其猶比肩。

天下山水，非無美好。地偏人遠，空樂魚鳥。謝公開山，涉月忘還。豈曰無娛，伊險且艱。溪山尤物，❸城池爲伍。卻倚佛寺，左聯仙府。勢拱臺殿，光含廂廡。❹窈如壺中，別見天宇。石堅不老，❺水流不腐。不知何人，爲今爲古？石焉終堅，❻水焉終竭。❼不知何時，再融再結？

《傳信方》述

余爲連州四年，江華守河東薛景晦以所著《古今集驗方》十通爲贈。其志在於拯物，予故申之以書。異日，景晦復寄聲相謝，且咨所以補前方之闕。醫拯道貴廣，庸可以學淺爲辭？遂於篋中得已試者五十餘方，用塞長者之問。皆有所自，故以傳信爲目云。元和十三年六月八日，中山劉禹錫述。

《彭陽唱和集》引

丞相彭陽公始由貢士，以文章爲羽翼，怒飛于冥冥。及貴爲元老，以篇詠佐琴壺，取適乎閑讌。鏘然如朱絃玉磬，故名聞于世間。鄙人少時，亦嘗以詞藝梯而航之，中途見險，流落不試。而胸中之氣伊鬱蜿蜒，泄爲章句，以遺愁沮，悽然如焦桐孤竹，亦

❶「五十」，原作「十五」，今據朱本改。

❷「服」，紹本作「懷」。

❸「尤」，朱本作「風」。

❹「廂」，原作「霜」，今據紹本、朱本改。

❺「堅」，朱本作「璺」。

❻「石」、「堅」，紹本、朱本作「堅」、「泐」。

❼「水」，紹本、朱本作「流」。

名聞于世間。雖窮達異趣，而音英同域，❶故相遇甚歡。其會面必抒懷，❷其離居必寄興，重訓累贈，體備今古，好事者多傳布之。

今年公在并州，余守吴門，相去迴遠，而音徽如近。且有書來抵曰：「三川守白君編録與吾子贈答，緘縹囊以遺余。白君爲詞以冠其前，号曰《劉白集》，悠悠思與所賦亦盈于巾箱，盍次第之，以塞三川之誚？」於是緝綴凡百有餘篇，以《彭陽唱和集》爲目，勒成兩軸。爾後繼賦，附于左云。❸ 大和七年二月五日，中山劉禹錫述。

《彭陽唱和集》後引❹

貞元中，予爲御史，彭陽公從事于太原，以文章相往來有日矣。無何，予受譴南遷，十餘年間，公登用至宰相，出爲衡州，方獲會面。輸寫蘊積，相視泫然。爾後，或雜賦詩贈答，編成兩軸。

大和五年，余領吴郡，公鎮太原，常發函寓書，必有章句，絡繹於數千里内，無曠旬時。八年，公爲吏部尚書，予牧臨汝，有詩歎七年之别，署其後云：集卷自此爲第三。未幾，予轉左馮，公登左揆，每恨近而不見，形於詠言。開成元年，公鎮南梁，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新韻繼至，率云三軸成矣。

二年冬，忽寄一章，詞調悽切，似有永訣之旨，伸紙慨歎。❺ 居數日，果承訃書。

❶「域」，原作「或」，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會」，原作「合」，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云」，紹本、朱本作「方」。
❹「彭陽」，原無，今據紹本、朱本補。
❺「慨」，紹本、朱本作「悸」。

嗚呼！聆風相悦者四十年，會面交歡者十九年，以詩見投凡七十九首，勒成三卷，以副平生之言。

《吴蜀集》引

長慶四年，余爲歷陽守，今丞相趙郡李公時鎮南徐州。每賦詩，飛函相示，且命同作。爾後出處乖遠，亦如鄰封。凡詶唱始於江南，而終於劍外，故以《吴蜀》爲目云。

《汝洛集》引

大和八年，予自姑蘇轉臨汝，樂天罷三川守，復以賓客分司東都。未幾，有詔領馮翊，辭不拜職，换太子少傅分務，❶以遂其高。時予代居左馮。明年，予罷郡，以賓客入洛，日以章句交歡。因而編之，命爲《汝洛集》。

子劉子自傳

子劉子，名禹錫，字夢得。其先漢景帝賈夫人子勝，封中山王，謚曰靖，子孫因爲中山人也。❷七代祖亮，事北朝爲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遇遷都洛陽，爲北部都昌里人。世爲儒而仕。墳墓在洛陽北山，其後地狹不可依，乃葬滎陽之檀山原。由大王父已還，一昭一穆如平生。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鍠，由洛陽主簿察視行馬外事，歲滿，轉殿中丞、侍御史，贈尚書祠部郎中。

❶「换」，朱本作「授」。
❷「因」下，紹本、朱本有「封」字。

父諱緒，亦以儒學，天寶末應進士，遂及大亂，舉族東遷，以違患難，因爲東諸侯所用。後爲浙西從事，❶本府就加鹽鐵副使，遂轉殿中，主務于埇橋。其後罷歸浙右，至楊州，遇疾不諱。小子承夙訓，❷禀遺教，眇然一身，奉尊夫人不敢殞滅。後忝登朝，或領郡，蒙恩澤，先府君累贈至吏部尚書，先太君盧氏由彭城縣太君贈至范陽郡太夫人。

初，禹錫既冠，舉進士，一幸而中試。間歲，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書。官司閑曠，❸得以請告奉温凊。是時年少，名浮於實，士林榮之。及丁先尚書憂，迫禮不死，因成痼疾。既免喪，相國楊州節度使杜公領徐、泗，素相知，遂請爲掌書記。捧檄入告，太夫人曰：「吾不樂江、淮間，汝宜謀之於始。」因白丞相以請，曰：「諾。」居數月而罷徐、泗，而河洛猶艱難，❹遂改爲揚州掌書記。❺涉二年，而道無虞，前約乃行，調補京兆渭南主簿。明年冬，擢爲監察御史。

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新棄天下，東宮即位。時有寒俊王叔文，以善弈棋得通籍待詔。❻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如是者積久，衆未之知。至是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遂陰薦丞相杜公爲度支鹽鐵等使。翌日，叔文以本官及內職兼充副使。未幾，特遷户部侍郎，賜紫，貴振一時。愚前已爲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居月餘日，至是改屯田員外郎，判度支

❶「浙」，原作「淮」，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夙」，原作「風」，今據紹本、朱本改。
❸「曠」，原作「廣」，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洛」，紹本、朱本作「路」。「難」，紹本無。
❺「州」，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❻「待詔」，紹本、朱本作「博望」。

鹽鐵等案。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惟東平呂温、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與余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辨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爲，人不以爲當非。

時上素被疾，至是尤劇。詔下内禪，自爲太上皇，❶後謚曰順宗。東宮即皇帝位。是時，太上久寢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對。宮掖事秘，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於是，叔文首貶渝州，後命終死。宰相貶崖州。余出爲連州，途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九年，詔徵，復授連州。自連歷夔、和二郡，❷又除主客郎中，分司東都。明年，追入充集賢殿學士，轉蘇州刺史，賜金紫。移汝州，兼御史中丞。又遷同州，充本州防禦、長春宮使。後被足疾，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改祕書監分司。一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行年七十有一，身病之日，自爲銘曰：

不夭不賤，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數之奇兮。天與所長，不使施兮；人或加訕，心無疵兮。寢於北牖，❸盡所期兮；葬近大墓，如生時兮。魂無不之，庸詎知兮！

唐故監察御史贈尚書右僕射王公碑❹

公諱倰，字真長，其先乘黄帝。❺夫大聖之後，與庶姓不同，如河出崑崙，潛於厚

❶「爲」，紹本作「稱」。
❷「自連」，朱本無。
❸「北」，原作「此」，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碑」，紹本作「神道碑」，朱本作「神道碑銘」。
❺「乘」，朱本作「葉」。

地，欻焉振起，奮爲洪瀾，環迴自天，❶非衆川也。故自黄帝八代而生舜，武王克殷，求有嬀之胤滿封於陳，是爲胡公。十三葉生完，自以公子，國難不得立，乃抱樂器奔齊，桓公以卿禮接之。下又十一葉和，❷以久爲政，陰浹于人，❸遂有齊國，三代稱王。至建爲秦所滅。項羽入秦，封建孫安爲濟北王。漢興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安子涓，仕漢，爲鎮東將軍、青州牧，封劇縣伯。自涓至肜，凡一十九代，兩漢公卿牧守如家諜然。十代祖猛，字景略，苻秦尚書令，佐秦成霸業，與孔明佐蜀同功，故時人爲之王葛。史云北海劇人，遂著爲族望。九代祖休，儀曹尚書。八代祖鎮惡，佐命宋武，❹長安擒姚泓。至北齊，五代祖昕，七兵尚書。兄弟九人，時号王氏九龍，於《齊史》有傳。高祖顗，字君粹，北齊著作郎、燕郡太守。曾祖敬忠，成州刺史。大父上容，❺高宗封嶽，進士及第，歷侍御史、主客兵部員外郎，累遷至右金吾衛將軍、❻冀州刺史、靈州都督、朔方道總管。見《職官儀》及《衣逸二字》。❼

烈考曒，宣州宣城縣令，贈工部郎中。娶河東裴氏，乃生僕射。孝睦餘力，❽工爲文。始以崇文生應深謀祕策，考入上第，拜監察御史。天之賦予，莫能兩大，既揚令名，而不以景福，享齡五十五。葬于河南府

❶「迴」，原脱，今據紹本補。
❷「下」，紹本無此字。
❸「陰」下，紹本有「德」字。
❹「武」，紹本、朱本無此字。
❺「容」，紹本、朱本作「客」。
❻「至」，原作「兵」，今據紹本、朱本改。
❼「逸二字」，紹本作正文「冠□」。
❽「孝」，朱本作「季」。

偃師縣亳邑鄉。後以子貴，累贈禮部尚書，至右僕射。夫人江夏李氏祔焉。李門多奇才：父喧，起居舍人；喧子鄘，門下侍郎平章事；高叔祖善，蘭臺郎、崇文館學士，注《文選》行於時；善子邕，北海郡太守，有重名，四方之士求爲碑誌者傾天下。故夫人於盛宗禮範可法，累贈至江夏郡夫人。

僕射有三子，長子早終，次子處玄，少嬰沈恙，慕道士養生之術，高尚其趣，强仕而没，積善不試，後來果大焉。季子彦威，字子美，始以五經登甲科，歷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遷屯田郎中，轉户部司封，並充禮儀使判官、弘文館學士、京兆少尹、諫議大夫、史館脩撰。以直諫出爲河南少尹，入爲少府監、司農卿，改淄、青節度使，徵拜户部侍郎，判度支。勢逼生患，出爲衛尉卿，分司東都。尋起爲陳許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充汴、宋、亳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北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娶潁川韓氏，主客員外郎衢之女，國子祭酒楊頊呼玉。之外孫。夫人有三弟，皆材無子，早謝，已如禮祔葬于亳邑原。僕射厚德覆露之，尚書丕承之，以早孤，鋭意嚮學。嘗閲《詩》至《蓼莪》篇，感激流涕，故其志如刃始淬。及學成，立朝爲鴻儒，入用爲能臣。參定儀制，財成經費。起書生，擁旌節。今又領全師鎮上游，握神符，垂三組，皆嚮時感發之所激也。志就而學成，名聞而身達。欲報無所，外榮中悲。人子之孝，在乎揚其先德以耀于遠，乃俾學古者書本系所自，且銘于龜趺螭首云。銘曰：

山積而高，澤積而長。聖人之後，必大而昌。由聖與賢，或爲霸强。建不克嗣，濟北疏疆。齊人德之，其族稱王。佐于苻秦，

北海重光。僕射之生，負材而起。策于萬乘，擢爲御史。同時條對，千目仰視。桂林一枝，拾芥相似。名動海内，夫豈不偉？種德而牙，迺生令子。出入鼎貴，理財統師。流根之澤，密印纍纍。❶峻其追崇，幽顯有輝。孝嗣之志，歎然弗怡。春露秋霜，感傷履之。時久能慕，禄豐益悲。明發不寐，永懷孝思。攄之無窮，曷若豐碑？景亳之原，佳城在斯。乃刻金石，❷揭于道陲。松邪栢邪，有洛之湄。過者必下，來觀信詞。

劉夢得外集卷第九

❶「密」，紹本作「蜜」。
❷「刻金石」，原作「金石刻」，今據朱本改。

劉夢得外集卷第十

墓誌祭文

故荆南節度推官董府君墓誌

元和七年夏四月某日，前荆州部從事董府君以疾終于故府私第，年若干。其孤泣書前人之爵里耿光，求我以銘于幽，且先志也。故重爲之。

董姓出於豢龍氏，至辛有而分，在晉爲良史，在趙佐簡子爲能臣。項羽主盟，爲翟王。高皇帝舉兵漢中，刼其兵衆，不克其土，後裔遂爲隴西人。凡稱事不稱名，不待事而彰也。始予謫于武陵，人多言之，❶賢有董生，爲守令客。既而以士相見之，禮成，與之言，能言墳、典、數，旁摭百氏之學。弱年嗜屬詩，工弈棋，用是索合于貴游，多所慰薦。中年奉浮圖，説三乘，用是貢誠于清賢，乃被辟書。❷脱巾爲弘文館校書郎，再選至大理評事。咸視真秩而不纍其章，職繫于外故也。晚節尚道，故投劾於幕府。治扁舟，浮江、沱，泛洞庭，登熊耳，訪浮丘以探異，賦枉渚以奇傲。居數歲，投老于南荆。迷邦縱性，委和從化。逮夫寢巨室也，自含襚至于卜窀，皆仁人之賻焉。是歲五月十二日，卜葬于龍山之某岡，外姻至矣。

君名侹，字庶中。大父曰思簡，位至汝

❶「言」，紹本、朱本作「中」。
❷「乃」，紹本、朱本作「多」。

南太守。父承祖，歿于試守太子舍人。始爲君求婦于鄭之族，❶生嗣子夏卿，既立而夭。今未之從其後。又娶于閻氏，生二子，曰周卿、雲卿。嫠也，繐裳髽首，有正家之道。嗚呼！道愈富而室愈貧，志甚脩而知甚寡。士以隴西爲貴，將在令名歟？銘曰：

學待問而文藻身，藝不試兮名孰聞？大道甚夷兮非我辰，何生不茂兮非我春？脩門之達兮連岡膴膴，蔓草如徒兮新墳若斧。❷于嗟董生兮於焉終古！

絶編生墓表

顧象，吴郡人，食力於武陵沅水上，以讀《易》聞。病且死，飭其子曰：「吾年十有五，而授《易》于師，積六十三年于兹，未嘗一日不吟乎繫、象。里中兒從吾讀其文多矣。死則必葬我于黨庠之側，尚其有知，且聞吾書。」君子曰：若象者，可謂志篤于學矣。因以「絶編生」謚之，且表其墓。後之讀功令者或采焉。

予既謫居是邦，始至之日，問能道古語可與言者，邑子以生爲對。既而執贄請見之。生危冠大袂，闊視雅拜，及門知讓，俟肅而後入，❸又肅而躋階，心存聖言，潤徹眉睫，有野態而無苟容。問其所執，曰：「幼學《易》，老而尤嗜。」問安學，曰：「始聞於師，晚熟于心。自尼父兼三才，紬八索，繫詞焉，以通微言，與伏犧、文王並行。猶夫三辰，同麗太極。秦脱火患，完文顯行。漢

❶「族」，紹本、朱本作「里」。
❷「徒」，《全唐文》作「茵」。
❸「俟」，朱本作「候」。

之田、丁、京、劉，而東京有馬、鄭，魏之何、荀、兩王，而吴有韋、陸。前者導源，後者濬之。❶渢融混合，百派犇奏。❷唐興，沙門一行方洩天幾，❸以探古人，神友造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梲，變道也無方。曏之支流，委輸于我，其他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朱藍之，樸斲之，爲羽翼，爲鼓吹，疇咨天人之際，磅礴上下，❹鶩精於纙摭，匱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然而前脩之盡心也，得以采腴搴芳焉。❺手胘於運管，目矆於臨燭，而氣耗於咏呻。家居無訾，❻不能與計偕，地偏且遠，無有能晤語者。心愈苦而跡愈卑，寒膚嗛腹，以至於耋老。微夫子之問，持是安施乎？」

他日予造其室廬，瓢簞在左，汗簡在右。❼有龜枵然，有筴甚澤。余撚著指骨而訊之曰：「是亹亹者曾不予欺乎？」❽生攸爾而對云：「古先聖人知道之妙，❾不可徒而得也。❿故設象以致意，梯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捶鉤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龜筴所以決羣疑，不爲知幾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爲卦體，以地理爲爻位。⓫外附人事以象焉，內取諸身以

❶「濬」，紹本、朱本作「灑」。
❷「奏」，朱本作「湊」。
❸「幾」，紹本、朱本作「機」。
❹「磅礴」，紹本、朱本作「旁魄」。
❺「采」，紹本、朱本作「味」。
❻「訾」，朱本作「貲」。
❼「汗簡」，朱本作「汙樽」。
❽「予」，紹本作「子」。
❾「古」，原作「占」，今據紹本、朱本改。
❿「徒」，紹本作「博」，朱本作「摶」。
⓫「地」，原脱，今據朱本補。紹本作「物」。

象焉。一本云：內取諸身以象焉，內取諸身以象焉。得樞於寰中，迎數於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强名，措説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此乎？今夫揲之以至刓，灼之以殆盡，徒與夫蚩蚩者問歉穰、占熊虺、❶起訟需食、亡羊喪牛之間耳。資其握粟以餬予口，烏足爲夫子道哉？」余以斯言邃於《易》，故書之。

噫！國有太學，學有館以延顓門。若生者，苦形役志，如是其顓也。茹經于腹，湮滅糞壤，辟水湯湯，不聞其聲，摧藏僕遬，與山木同朽，❷豈地遠然邪？彼文甲綷毛，剽筋壽革，嶺嶠之華實，炎溟之蜃蝦，飛苞驛篚，所至而貴。夫豈邇也哉？悦者衆故也。

生之死，在元和七年秋七月，由死之日推而上求，直始生之辰得四百有七十甲子，葬在枉渚西石磯上，其墳可隱，東望里塾，尚行其志云。

祭柳員外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黄孟萇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靈。

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絶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爾。魂氣何託，聽余哀詞。

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

❶「熊」，原作「能」，今據紹本、朱本改。
❷「山」，朱本作「屮」。「木」，原作「水」，今據紹本、朱本改。

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衰病，❶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款密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洟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絶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輤，從祔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當必加厚。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屬于伊人。安平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具書。❷

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彫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沈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草，❸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顧余負釁，營奉方重。❹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則服。❺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

嗚呼子厚，卿真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天后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子之不聞，❻余心不理。含酸執筆，輒復中止。誓使周六，同於己子。魂兮來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尚饗。

❶「衰病」，朱本作「哀痛」。
❷「具」，朱本作「其」。
❸「遺」，原作「道」，今據紹本、朱本改。
❹「方重」，朱本作「萬里」。
❺「則」，紹本、朱本作「製」。
❻「子」，原作「余」，今據朱本改。

重祭柳員外文

嗚呼！自君之没，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既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爲。炯炯之氣，戢于一木。形與人等，今既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没爲衆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成言哭。❶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真者，乃相知爾。庶幾儻聞，君儻聞乎？嗚呼痛哉！

君有遺美，其事多梗。桂林舊府，感激主持。俾君内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克歸，崔生實主。幼穉在側，❷故人撫之。敦詩、退之，各展其分。安平來贈，❸禮成而歸。其他赴告，咸復于素。一以誠告，君讜聞乎？嗚呼痛哉！

君爲已矣，余爲苟生。何以言別？長號數聲。冀乎異日，展我哀誠。嗚呼痛哉！尚饗。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嗚呼！至人以在生爲傳舍，以軒冕爲儻來。達於理者，未嘗惑此。昔余與君，諭之詳熟。❹孔氏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

❶「成言」，朱本作「言成」。
❷「在側」，紹本、朱本作「甬上」。
❸「贈」，紹本作「賵」，朱本作「賻」。
❹「諭」，朱本作「論」。

驥。搢紳之倫，孰不墮淚？

昔者與君，交臂相得。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騖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藍曲。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銜觴，或春日馳轂。甸服載期，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焉接武。君遷外郎，予侍内闈。出處雖閑，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罹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即路。遠持郡符，柳江之壖。居陋行道，疲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音貺屢傳。篋盈草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楊差肩。賈誼賦鵩，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邅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

令妻早謝，穉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旐，來自遐裔。聞君旅櫬，既及岳陽。寢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奠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冀獲晤語。平生密懷，願君遺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己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吏部文

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典訓爲徒，百家抗行。當時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爲敵蓋寡。在貞元中，❶帝鼓薰琴。奕奕金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

❶「在」，紹本、朱本無此字。「元」下，朱本有「之」字。

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

權豪來侮，人虎我鼠。然諸洞開，人金我灰。親親尚舊，❶宜其壽考。天人之學，可與論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天與人，好惡背馳？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竄言其間。贊詞愉愉，固非顔顔。磅礴上下，羲農以還。會於有極，服之無言。❷逸數句。❸

岐山威鳳不復鳴，華亭别鶴中夜驚。畏簡書兮拘印綬，思臨慟兮志莫就。生芻一束酒一杯，故人故人歆此來！

祭興元李司空文

維大和四年月日，禮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劉禹錫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相國、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司空李公之靈。

嗚呼！龜靈而刳，龍知而屠。古今同之，❹天不可問。❺公之挺生，德與位并。如瞻日月，豈贊其明。何以致之？姑話平生。追懷周旋，彌四十年。射策校文，接武聯翩。甸服同邑，明庭比肩。公乘迅飆，凌厲非煙；愚觸駭機，迸落深泉。一持化權，一謫海壖。本同末異，如矢别弦。雲龍井蛙，勢不相見。二紀迴泊，一朝會面。公爲故相，愚似悲翁。契闊相遇，淒涼萬重。復

❶「尚舊」，朱本作「舊尚」。
❷「無」，原脱，今據紹本、朱本補。
❸「句」，紹本、朱本作「字」。
❹「之」，紹本作「憒」。
❺「問」，朱本作「呼」。

以郎吏，交歡上公。披襟道舊，劇談命酒。❶清洛泛舟，鑿龍攜手。公入西關，❷愚亦徵還。削去苛禮，招邀清閑。廣陌聯鑣，高臺看山。尋春適野，醉舞花間。忽復登壇，總戎于外。子午危棧，巴梁古岸。夷風傖儜，獷俗悍害。❸陰謀密構，❹凶黨千輩。如嗾羣犬，以逼騶虞；如縱炎火，以焚瑾瑜。時邪命邪？不慮不圖。物理神道，安知有無？嗚呼痛哉！

玄天甚高，上訴何時？長夜無曉，斯焉永歸。風淒日昏，鼓咽簫悲。沈埋玉樹，誰不霑衣？平生故人，零落已稀。委化而盡，然猶怨咨。如何國禎，有此遭罹。挺災賦命，孰主張之？有肴在筵，有酒盈卮。神其來歆，已矣長辭。尚饗。

代裴相祭李司空文

四年月日，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故相國、魏郡公之靈。

嗚呼！玉貞而折，不能瓦合；鸞鎩而萎，不同雞羣。生兮若浮，守道不屈。惟公之生，福自維嵩。金石高韻，珪璋德容。元和之初，左右憲宗。以才視草，以望登庸。振起直聲，激揚清風。實有正氣，號爲名公。名成身退，猶係人望。入爲羽儀，出領藩方。既師百辟，又副丞相。道冠搢紳，事

❶「命」，紹本作「小」，朱本作「中」。
❷「入西」，朱本作「西入」。
❸「獷」，朱本作「獷」。「悍」，朱本作「惶」。
❹「構」，朱本作「備」。

參翼亮。

度與公遊，❶四十餘年。風期合契，禄位相先。度忝司言，公持化權。應同宮徵，馥若蘭筌。猥以姓名，稱于上前。發迹從微，芬芳獲宣。❷度爲免相，待罪梁山。公拜右揆，來從東川。極其歡娱，著在詩篇。度忝三入，公亦東還。里門相邇，賓閣常閑。退朝休澣，道舊開顔。

嗟乎！山川間之，忽在旦夕。豈意倉卒，遂成今昔。衣冠喪氣，風物含戚。强魂訴天，冤血成碧。嗚呼哀哉！

度在病中，訃書始至。無力以哭，不言垂淚。今聞裓輤，首路而歸。隱几臨風，其心孔悲。嘉肴百籩，旨酒一巵。寄此誠素，❸神其來思。嗚呼哀哉！

代諸郎中祭王相國文

維大和四年月日，某官等敬祭于故相國、贈太尉、太原王公之靈。

嗚呼！天以和氣，鍾於貴人。含光不曜，煦物如春。發自貢士，驟爲庭臣。鴻鴈聯行，共凌青雲。既操利權，兼秉國鈞。食禄甚厚，奉身如貧。井絡之隅，益部爲大。斗牛之下，楊州繁會。受社臨戎，油幢曲蓋。印綬重疊，恩華霶霈。❹簿領如山，處

❶「度」，紹本、朱本作「某」。本文凡「度」字，紹本、朱本均作「某」。
❷「芬芳」，紹本作「微才」，朱本作「芳□」。
❸「誠」，原作「神」，今據紹本改，朱本作「情」。
❹「霶」，紹本作「霈」。

之若閑。摧箎之權，往而復還。炎炎暐暉，❶出入二紀。未曾傷物，屢有薦士。急難友弟，謹厚訓子。顏間熙熙，不形愠喜。處己無咎，得君如此。

若木方高，盲飆欻起。❷三台之氣，變見在時。五福之來，盛衰有期。晚下黄閣，❸車騎威遲。夕歸華堂，言笑嘻怡。詰朝愀然，有恙求醫。❹未撤琴瑟，俄懸素旐。宸衷震悼，❺朝右悽悲。詔下褒崇，恩殊等夷。靈輀既駕，真宅將歸。笳簫咽而復揚，風日慘而無輝。玄亮等或早挹清塵，或晚承泛愛，昔脩禮于門閫，今纏悲于祖載。❻幽顯雖異，音徽未昧。神之格思，歆此誠酹！尚饗。

祭福建桂尚書文

維大和六年月日，蘇州刺史劉禹錫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福建團練使桂公之靈。

鶡化鵬征，擘波沖天。士逢其時，捨笈乘軒。始識尚書，貞元季年。詣我南省，袖文一編。便坐接語，❼其容温然。星歲未幾，鄙夫南遷。滯留江湘，魚鳥周旋。尚書遇知，變化如蟬。秉憲朝右，剖符江壖。交

❶「暉」，紹本、朱本作「暐」。
❷「盲」，朱本作「商」。
❸「晚」，朱本作「曉」。當是。
❹「恙」，朱本作「志」。
❺「震」，朱本作「哀」。
❻「于」，紹本作「乎」。
❼「坐」，朱本作「座」。

趾化行，容州績宣。凡曰循吏，莫居我先。

大和之初，再遂良覿。分務東洛，門里同陌。余復郎位，公爲賓客。蔚然貴臣，綬紫鬢白。俄俱西還，列于清班。來訪書殿，登樓看山。見領八屯，循街九關。賀遷閩越，紅旆雙殷。克有淑聲，搢紳之間。惸嫠鼓舞，强捍低跧。

延平古津，峭壁孱顔。豈意龍劍，沉晶不還。復魄侯堂，歸舟建浦。雙表何在？虎丘之下。恭承嘉命，來牧吾土。言念昔遊，忽成千古。哀哀孝嗣，率禮無違。言奉几席，歸乎洛師。敬陳奠筵，泣對靈帷。平生不忘，歆此一巵。嗚呼哀哉！

祭虢州楊庶子文

維大和六年月日，蘇州刺史劉禹錫謹遣軍吏某乙，具少牢清酌之奠，敬祭于故虢州楊公之靈。

嗚呼！利劍多缺，真玉喜折。俊人不壽，爲氣所嚙。子之少孤，率性自然。早有名字，結交世賢。席勢馳聲，龍秋鳥仚。試文再售，毛翮愈鮮。歷佐侯藩，拾遺君前。伏閤論事，侵削内權。克揚直聲，不慍左遷。一斥于外，君門邈焉。❶五剖竹符，皆有聲績。南浦潛化，❷巴人啞啞。比陽布和，戰地盡闢。壽春武斷，姦吏奪魄。滎波砥平，士庶同適。朝典陟明，俾臨本州。錫以貴綬，腰金晝遊。輿疾而來，風煙爲愁。静治三載，卧分主憂。直氣潛銷，頹景不留。九天難問，萬化同休。嗚呼惜哉！

❶「焉」，朱本作「然」。
❷「浦」，朱本作「湘」。

與君交歡，已過三紀。維私之愛，與衆無比。乃命長嗣，爲君半子。誰無外姻，君實知己。昔與君遊，俱爲壯年。怒人言命，笑人言天。閲事未多，信書太堅。方階尺木，已墜九泉。誦年易深，❶潛病難痊。不見南楚，方知北軒。嗚呼嗟哉！

見機不早，追悔已晚。猶希耇老，容或宣展。以閑相期，以晦相勉。一丘可樂，萬累皆遣。圖就散秩，❷婆娑京輦。天命不長，願言莫展。嗚呼痛哉！

君卧弘農，余來姑蘇。飛書要約，言念鼎湖。我車載脂，爲子疾驅。入境闃寂，唯逢素書。發函驚視，翰不自濡。相去一舍，豈無肩輿？君爲病嬰，我爲吏拘。兩不如意，嗟哉命夫！君今往矣！無復可道。我今泛然，一委玄造。平生親友，零落太早。無望拔茅，盡悲宿草。到郡浹辰，君不起聞。寢門一慟，其哀如焚。彭彭輤車，來葬洛濱。敬脩賻禮，泣送行人。方丈之羞，❸薦君明魂。三赤之板，❹寫予哀文。淒涼山河，慘淡風雲。已矣長别，嗟哉楊君。

劉夢得外集卷第十

❶「年易」，朱本作「易年」。
❷「圖就」，朱本作「翫圖」。
❸「方丈」，朱本作「萬夫」。
❹「板」，紹本、朱本作「版」。

跋 一

宋槧唐集，惟書棚本偶一見之，若卷第稍緐，即風行如李、杜、韓、柳，已如星鳳，遑論其他。光緒丙午，奉牒游日本，道出西京，因閲《訪古誌》，慕崇蘭館藏書之富，訪之於北野別業。主人福井翁，漢醫也。清芬世紹，抱獨樂天。出示宋元及古刻，且言，凡經森氏簿録者，慘罹秦厄，此皆劫餘所續得者也。縹帙井然，如登宛委。内宋大字本《劉夢得集》，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中縫有刻工姓名。書體遒麗，純仿開成石經，紙墨並妙。竊謂此書與東京圖書寮之《太平寰宇記》、宋景文、王文公、楊誠齋等集，及吾國京師圖書館之殘《文苑英華》、昭文瞿氏之《白氏文集》、定府之《徐公文集》此書後歸余，今入大倉。可稱海内奇本。歸國恒與朋輩誦述之。昨年避囂東航，僑居是地。復過崇蘭館，翁猶强健。罄閲所藏，始知是集首尾完善，並附外集，尤所心醉。適小林忠治業珂羅製版，藝精爲全國冠。曩爲羅君叔言影印宋拓碑誌，濃澹豐纖，猶形鑑影。乃介内藤炳卿博士假歸，屬小林氏用佳紙精製百部。昔士禮居僅藏是書殘宋刻四卷，半葉十二行廿一字，今歸昭文瞿氏鐵琴銅劍樓。題跋每以鈔本不足據爲憾，深冀得一宋刻之全者以正其誤。設蕘翁生於今世，其快愉更當如何？噫！際此流離轉徙，牽於結癖，投擲鉅貲，以印此書，殊不自量。然獲此百部行世，不啻貽傳百部真本。舉凡舊鈔明刻，訛謬相繩，藝林嚮奉爲珍秘

者，可概供覆瓿於中山，是編功匪鮮淺。後之覽者，當亦憫余今日之苦衷也。癸丑夏日毘陵董康識於東山寄廬。

山口　藤田緑子録

跋　二

平安福井氏崇蘭館以多藏宋元古書，聞於海内。安政中罹災，故物蕩然。迄其後嗣，克紹先志，兩世蒐購，收儲之富，不減曩日。中有宋槧《劉夢得集》卅卷、外集十卷，蓋爲東山建仁寺舊藏。相傳千光國師入宋時所齎歸。近年寺主僧天章以方外之身，勤勞王事，兼能詞翰，名著士林。明治初退居西崦妙光寺，因帶此書而去。既爲兇奴所殪，藏書散佚，此書遂歸崇蘭館。每半葉界長八寸六分，廣六寸四分，十行，行十八字，字大欄豁，疎朗悦目。按陳振孫《書録解題》稱，《劉賓客集》原本卅卷，宋初佚其十卷。宋次道裒其遺詩四百七篇、雜文廿二首，爲外集，卷數篇目與此本脗合。今通行本雜文廿卷、詩十卷，出於明刻，卷弟既已不同，所録詩文並有佚奪，又表牋各篇有通行本存年月而此本失録、此本有年月而通行本刊落者。其餘異文多不勝舉，且此本先文後筆，仍是六朝以來集部體製。若通行本先文後詩，經明刻恣改耳。外集十卷，《天禄琳琅》前編録汲古閣影抄宋本，後編又録元刻本，並稱希見。此本則正外兩集，完好無缺。宋氏所裒，直齋所録，忽獲目睹於數百載後，可稱藝林奇寶已。清國董授經京卿，雅善鑒藏，又喜刻書。頃避地東渡，僑寓平安。既盡閲崇蘭之藏，深愛此書，借覽不足，竟謀景刻。乃用玻璃版法，精印百部，以貽於世。雖紙幅稍蹙原本，而精采焕然，不

爽豪髮。自玆東瀛秘笈，復廣流傳；中山精華，頓還舊觀。是則授經之有功此集，不在次道下矣！

大正二年八月内藤虎

河東先生集

〔唐〕柳宗元 撰
張 勇 校點

目録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八……一九六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九……二〇八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一七

啓……三七五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七……三八五

表　慶　賀……三八五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八……四〇五
表……四〇五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九……四一八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十……四三〇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十一……四四四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十二……四五三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十三……四七三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十五……五一五

河東先生集附録卷下……五七五

校點說明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唐代文學家、哲學家。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世稱柳河東;因官終柳州(今廣西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貞元九年(七九三)中進士,十四年登博學鴻詞科,授集賢殿正字。一度爲藍田尉,後入朝爲官,積極參與王叔文集團政治革新,遷禮部員外郎。永貞元年(八〇五),革新失敗,貶爲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馬。十年後,轉貶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八一九)十一月,逝於任所,年四十七歲。事蹟見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兩《唐書》本傳及文安禮《柳先生年譜》等。

哲學觀點上,柳宗元提出「元氣自然觀」,主張「天人不相預」,反對「君權神授」及當時流行的因果報應思想;提出「統合儒釋」命題,提倡儒、釋、道三教融合。其政治思想表現爲重「勢」的社會歷史觀與儒家的民本思想。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推崇先秦兩漢之文,主張博觀約取,爲我所用。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提倡「文以明道」,其所謂「道」是指「輔時及物」之道。柳宗元一生留下六百多篇作品,在詩歌、辭賦、散文、遊記、寓言、小説、雜文以及文學理論諸方面,都取得了突出貢獻。柳宗元的古文創作尤爲突出,具有豐富的現實内容與精湛的藝術技巧。

柳宗元的集子,最早爲劉禹錫編纂,題爲《河東先生集》,此集到北宋時已很少流傳。北宋仁宗天聖元年(一〇二三),穆修刊行《河東先生集》四十五卷;徽宗政和四年(一一一四),沈晦在穆修本基礎上,參考互證其他本子,校定刊行《四明新本河東先生集》四十五卷。這些本子皆已亡佚。今天所能見到的《柳集》,都是南宋以後歷代重編本。

從現有資料看,南宋較早刊行的《柳集》爲柳州

郡守常同刻於紹興四年（一一三四）的《柳州舊本河東先生集》與永州郡庠葉桯刻於乾道元年（一一六五）的《柳州集》，前者現僅存李褫《柳州舊本河東先生集後序》一篇，後者則僅存《外集》一卷及葉桯《重刊柳文後敘》一篇。除此之外，還有錢重、李石等人的白文校本，然今皆無傳。此後，出現許多《柳集》注釋本。較爲重要者有：韓醇《柳文詁訓》、童宗説《柳文音注》、張敦頤《柳文音辯》、潘緯《柳文音義》等，可惜這些注本的原刊本均已遺佚。

隨着《柳集》注本的大量出現，南宋出現了幾種重要的集注本。一是《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該書以童宗説《柳文音注》、張敦頤《柳文音辯》、潘緯《柳文音義》爲底本，同時又加上「穆修敘」「蘇軾評論」「沈晦辯」「汪藻記」「張唐英論」等，故曰「增廣」。二是《新刊增廣百家詳補注柳先生文集》（「百家注本」），該書編者不詳，卷首列注釋者一百零一人。三是《五百家注柳先生集》（「五百家注本」），魏仲舉刻於慶元六年（一二〇〇），所列注釋者與「百家注本」基本相同，内容也大體一致。四是《重校添注音辯唐柳先生集》（「鄭定本」），鄭定刊刻於寧宗嘉定年間，該書是在「百家注本」與「五百家注本」基礎之上重校添注而成。五是世綵堂本《河東先生集》，廖瑩中刻於度宗咸淳年間，該書以「鄭定本」爲藍本而删去其注者姓名。

元代《柳集》刻本不多，重要者當推麻沙本《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四部叢刊》收有該本。明代出現了幾種較爲人稱道的刻本：郭雲鵬刻濟美堂本《河東先生集》正集四十五卷《後序》一卷《集傳》一卷《外集》二卷《附録》二卷《龍城録》二卷，游居敬校刻《柳文》正集四十三卷《别集》二卷《外集》二卷《附録》一卷，蔣之翹輯注《唐柳河東集》正集四十五卷《外集》五卷《遺文》一卷《附録》一卷。

關於「濟美堂本」，過去人們普遍認爲它是世綵堂本的翻刻本。兩本在版式、行字方面的確差異不大，但内容有明顯不同。羅振常《讀世綵堂本河東集雜識》曾列舉兩者的差異，吴文治《談談〈柳宗元

集》的版本問題》進一步論證「翻刻世綵堂本」之説不能成立，而認爲是翻刻「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游居敬本」爲元刻麻沙本刪去注文後的白文翻刻本。「蔣之翹本」屬「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系統，而在前人集注基礎上又加入明代歸有光、王世貞等人的評語。

清代《柳集》抄本，重要者爲《四庫全書》所收録的《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正集四十三卷《別集》二卷《外集》二卷《附録》一卷，《五百家注柳先生集》正集二十一卷《附録》四卷《新編外集》三卷《龍城録》二卷，《詁訓柳先生文集》正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詁訓柳先生文集》的底本不是韓醇《柳文詁訓》，而是經過後人整理的《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該書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本書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濟美堂本《河東先生集》爲底本。該書是現存《柳集》中最完整的本子之一。羅振常影印世綵堂本《柳集》時，曾據濟美堂本而補入《外集補遺》一卷《附録》二卷《集傳》一卷《後序》一卷等内容。濟美堂本自問世以來雖然「爲世推重」（《寶禮堂宋本書録》），但遺憾的是一直未有校點本或影印本刊行。這是本書選擇濟美堂本作底本的最重要的原因。本書以世綵堂本《河東先生集》（簡稱「世本」）和《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宗元集》（簡稱「音辯本」）爲通校本，以《五百家注柳先生集》（簡稱「五百家本」）、《詁訓柳先生文集》（簡稱「詁訓本」）爲參校本。「世本」來自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咸淳廖刻本，「音辯本」「五百家本」「詁訓本」來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幾點需要説明的情況：

一、刪去原書中的注文，部分有價值的校文保留於校勘記中，並注明「原校」字樣。

二、底本中，《後序》《傳》《外集》《附録》等部分，均是單獨編目，本書將其移至正集目録之後。

三、目録與正文篇題不一致者，以正文爲準。正集目録中，第三十七卷原缺《禮部賀太上皇后册

畢賀表》，現據正文補入；第三十八卷，《代柳公綽謝上任表》《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代節使謝遷鎮表》三篇目録原在《代裴中丞謝討賊表》下，現據正文移至《爲崔中丞請朝覲表》下。《附録》中的《柳侯畫像贊並序》《文惠侯贊並序》，有目無文，存目。

四、關於《龍城録》的作者，宋代以來就有争議，一般認爲非柳宗元，因此本書予以删除。

校點者　張勇

河東先生集序

夔州刺史劉禹錫纂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痝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

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踈雋少檢獲訕，❶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歸。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爲四十五通，❷行於世。

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❶「訕」，世本及《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三作「訕」。

❷「四十五」，《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三作「三十」。

河東先生集卷第一

雅詩歌曲

獻平淮夷雅表一首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

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

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嵩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鍧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

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懣。❶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

❶【原校】「憤懣」，一作「踊懣」，一作「憤踊」。

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平淮夷雅二篇 并序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耆其武，于溵于淮。既巾乃車，❶環蔡其來。狡衆昏嚚，甚毒于酲。狂奔叫呶，以干大刑。❷

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徯汝克。錫汝斧钺，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

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禡既類，于社是宜。金節煌煌，錫盾雕戈。❸犀甲熊旂，威命是荷。

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罍斝是崇。鼎臑俎胾，五獻百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

既涉于溠，乃翼乃前。孰圖厥猶，其佐多賢。宛宛周道，于山于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

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群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頷頷。式和爾容，惟義之宅。

進次于郾，彼昏卒狂。裒兇鞠頑，鋒蝟斧蝺。❹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

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饑得餔。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慮。

❶【原校】「巾」，一作「徒」。
❷【原校】「干」，一作「扞」。
❸「錫」，原作「鍚」，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❹「鋒」，原作「蜂」，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載闢載祓，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讙譊，化爲謳吟。

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胙以夏區。❶ 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

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彼艱頑，柔惠是馴。

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師嶷嶷，熊羆是式。銜勇韜力，日思予殛。❷

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祖高驤。長戟酋矛，粲其綏章。右翦左屠，聿禽其良。

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

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諜厥圖，以究爾訛。雨雪洋洋，大風來加。于燠其寒，于邇其遐。

汝陰之茫，懸瓠之峨。是震是拔，大殲厥家。狡虜既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

❶「區」，世本、音辯本作「墟」。

❷【原校】「日思予殛」，一作「思奮予殛」，又一作「日思奮殛」。

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瀰。❶蔡人行歌，我步逶遲。

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甄爾居。式慕以康，爲願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

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

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❷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顧萬方。

《方城》十章，❸章八句。

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 并序

負罪臣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視息，無治事，時恐懼。小間，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

伏惟漢、魏以來，代有鐃歌鼓吹詞，唯唐獨無有。臣爲郎時，以太常聯禮部，嘗聞鼓吹署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考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具。今臣竊取晉、魏義，❹用漢篇數，爲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爲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默已。謹冒

❶【原校】「瀰」，一作「夷」。
❷【原校】「允」，一作「元」。
❸「十」下，原有「有一」二字，今據世本刪。
❹「晉魏」，世本、音辯本作「魏晉」。

死上。

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姦豪，爲生人義主，以仁興武。爲《晉陽武》第一。

晉陽武，奮義威。煬之渝，❶德焉歸？氓畢屠，綏者誰？皇烈烈，專天機。號以仁，揚其旗。日之昇，九土晞。斥田圻，流洪輝。有其二，翼餘隋。斮梟鷙，連熊螭。枯以肉，勍者羸。后土蕩，玄穹彌。合之育，莽然施。惟德輔，慶無期。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爲《獸之窮》第二。

獸之窮，奔大麓。天厚黄德，狙獷服。甲之櫜，弓弭矢箙。皇旅靖，敵逾蹙。自亡其徒，匪予戮。屈贅猛，虔慄慄。縻以尺組，啖以秩。黎之陽，土茫茫。富兵戎，盈倉箱。乏者德，莫能享。驅豺兕，授我疆。

右《獸之窮》二十二句。

太宗師討王充，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擒之，遂降充。爲《戰武牢》第三。

戰武牢，動河朔。逆之助，圖掎角。怒彀靡，抗喬嶽。翹萌芽，傲霜雹。王謀内定，申掌握。鋪施芟夷，二主縛。憚華戎，廓封略。命之曹，卑以斮。歸有德，唯先覺。

右《戰武牢》十八句。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爲《涇水黄》第四。

---

❶【原校】「渝」，一作「淪」。

涇水黄，隴野茫。負太白，騰天狼。有鳥鷙立，羽翼張。鈎喙決前，鉅趯傍。怒飛饑嘯，翾不可當。老雄死，子復良。巢岐飲渭，肆翺翔。頓地紘，提天綱。列缺掉幟，招摇耀鋩。鬼神來助，夢嘉祥。腦塗原野，魄飛揚。星辰復，恢一方。

右《涇水黄》二十四句。

輔氏憑江、淮，竞東海，命將平之。爲《奔鯨沛》第五。

奔鯨沛，盪海垠。吐霓翳日，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授以神柄，推元臣。手援天矛，截脩鱗。披攘蒙霧，開海門。地平水静，浮天根。羲和顯耀，乘清氛。赫炎溥暢，融大鈞。

右《奔鯨沛》十八句。

梁之餘，保荆、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爲《苞枿》第六。

苞枿黜矣，惟根之蟠。彌巴蔽荆，負南極以安。冃我舊梁氏，❶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完。❷聖人作，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衆。投跡死地，謀猷縱。化敵爲家，慮則中。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縲降王，定厥功。澶漫萬里，宣唐風。蠻夷九譯，咸來從。凱旋金奏，像形容。震赫萬國，罔不襲。

右《苞枿》二十八句。

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爲《河右平》第七。

❶「冃」，音辯本作「曰」。
❷「完」，原作「皃」，今據音辯本改。

河右澶漫，頑爲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頹。上聾下聰，鰲不可迴。助讐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仁，一夫則病。濡以鴻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

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强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于廟。爲《鐵山碎》第八。

鐵山碎，大漠舒。二虜勁，連穹廬。背北海，專坤隅。歲來侵邊，或傅于都。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降魁渠。窮竟窟宅，斥余吾。❶百蠻破膽，邊氓蘇。威武燀耀，明鬼區。利澤瀰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手，惟帝之謨。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

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爲《靖本邦》第九。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摇，枝葉攸病。守臣不任，勩于神聖。惟鉞之興，翦焉則定。洪惟我理，❷式和以敬。群頑既夷，庶績咸正。皇謨載大，惟人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

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爲《吐谷渾》第十。

吐谷渾盛彊，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遐。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雜龍蛇。王旅千萬

❶【原校】「斥」，一作「并」。
❷【原校】「洪」，一作「往」。

人，銜枚默無譁。東刃踰山徼，張翼縱漠沙。一舉刈羶腥，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況敢遺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犒樂窮休嘉。登高望還師，竟野如春華。行者靡不歸，親戚讙要遮。凱旋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

李靖滅高昌。爲《高昌》第十一。

麴氏雄西北，別絶臣外區。既恃遠且險，縱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爲徒。龍旂翻海浪，馹騎馳坤隅。賁育搏嬰兒，一掃不復餘。平沙際天極，但見黄雲驅。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群趨。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以覆我國都。兵戍不交害，❶各保性與軀。

右《高昌》二十二句。

既克東蠻，群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爲《東蠻》第十二。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王卒如飛翰，鵬鶱駭群龍。轟然自天墜，乃信神武功。繫虜君臣人，累累來自東。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崇。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如周王會書，永永傳無窮。睢盱萬狀乖，咿嗢九譯重。廣輪撫四海，浩浩知皇風。歌詩鐃鼓間，以壯我元戎。

右《東蠻》二十二句。

❶【原校】「戍」，一作「戎」。

貞　符并序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吴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天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

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爲書。念終泯没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以決。❶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争，厥流以訛，越乃奮敓鬭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群。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驅其内，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争，睽焉而鬭。力大者搏，❷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群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强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黄帝，遊其兵車，交貫乎其内，一統類，齊制

❶「以」，世本、音辯本作「自」。
❷「搏」，原作「摶」，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❶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爲也。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兹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

後之妖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爲符。斯爲詭譎闊誕，❷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賢庸能，❸濯痍煦寒，以瘳以熙，兹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脅驅縱臾，俾東之泰山石閭，❹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尨亂鈎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駮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垠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

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爲清氛，疎爲泠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斮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坼抵掎，奔走轉死之

❶「大」，原作「太」，今據世本改。
❷「爲」，音辯本作「皆」。
❸「登賢庸能」，世本、音辯本作「登能庸賢」。
❹「東」，原作「東」，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害不作，❶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祗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盗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祗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黄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厖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祗告于德之休。

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熯于爨，灊炎以澣。殄厥凶德，乃驅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粻。刑輕以清，我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己。拱之戴之，神具爾

❶「作」，世本、音辯本作「起」。

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沿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祀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❶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眎民詩

帝眎民情，匪幽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亦無動威，亦無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民眎，乃降明德，乃生明翼。明翼者何？迺房迺杜。惟房與杜，實爲民路。迺定天子，迺開萬國。萬國既分，迺釋蠹民。迺學與仕，迺播與食，迺器與用，迺貨與通。有作有遷，無遷無作。士實蕩蕩，農實董董，工實蒙蒙，賈實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以引，以遵以肆。其風既流，品物載休。品物載休，惟天子守，乃二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百辟穀，乃二公之祿。二公行矣，弗敢憂縱，是獲憂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獲泰已。既柔一德，四夷是則。四夷是則，永懷不忒。

❶「彌」，世本作「爾」。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

古　賦

佩韋賦并序

柳子讀古書，覩直道守節者即壯之，蓋有激也。恒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日月迭而化升兮，霈遁初而枉神。雕大素而生華兮，汩末流以喪真。睎往躅而周章兮，懵倚伏其無垠。世既奪予之大和兮，眷授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途兮，鬱縱臾而不揚。猶悉力而究陳兮，獲貞則于典章。嫉時以奮節兮，憫己以抑志。登嵩丘而垂目兮，瞰中區之疆理。橫萬里而極海兮，頹風浩其四起。恟驚怛而躑躅兮，惡浮詐之相詭。思貢忠于明后兮，振教導乎遐軌。紛吾守此狂狷兮，懼執競而不柔。探先哲之奧謨兮，攀往列之洪休。曰沈潛而剛克兮，固讜人之嘉猷。嗟行行而躓踣兮，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而交修。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

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愀然於伐國。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藺顔以誚秦兮，入降廉猶臣僕。吉優繇而布和兮，殘萑蒲以屏慝。劇拔刃于霸侯兮，退匑匑而畏服。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兹之盛德。克明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

所勗。

陽宅身以執剛兮，率易帥而蒙辜。❶羽愎心以盭志兮，首身離而不懲。雲岳岳而專强兮，果黜志而乖圖。咸觸屏以拒訓兮，肆殞越而就陵。冶訐諫于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誅。苟縱直而不羈兮，乃變罹而禍仍。歷九折而直奔兮，固摧轅而失途。遵大路而曲轍兮，又求達而不能。廣守柔以允塞兮，抵暴粱而壞節。家撝謙而温美兮，胥子公而喪哲。義師仁而惡狠兮，❷遂潰騰而滅裂。斯委懦以從邪兮，悼上蔡其何補。徐偃柔以屏義兮，倏邦離而身虜。桑弘和而却武兮，涣宗覆而國舉。設任柔而自處兮，❸蒙大戮而不悟。故曰：純柔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强兮，必喪必亡。韜義于中，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兹韋兮，考古齊同。

亂曰：韋之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樂有終兮。庶寡其過，追古風兮。

揚雄酒箴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❹一旦叀礙，爲瓽所轠。身提黄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

❶「帥」，原作「師」，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狠」，世本作「很」。

❸【原校】「任柔」，一作「仁柔」。

❹「牽」，原作「率」，今據世本及《揚子雲集》卷六《酒箴》改。

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嘗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瓶賦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鴟夷蒙鴻，罍罃相追。諂誘吉士，喜悦依隨。開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頹然縱傲，與亂爲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己雖自售，人或以危。敗衆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爲。

不如爲瓶，居井之眉。鈎深挹潔，淡泊是師。和齊五味，寧除渴饑。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絶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徼覬一時。子無我愚，我智如斯。

牛賦

若知牛乎？牛之爲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疎厚。牟然而鳴，黄鍾滿脰。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輸入官倉，己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蹷塊，常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或穿緘縢，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無踰者。

不如羸驢，服逐駑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藿菽自與。騰踏康莊，出入輕舉。喜則齊鼻，怒則奮躑。當道長鳴，聞者驚辟。善識門户，終身不惕。

牛雖有功，於己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愼勿怨尤，以受多福。

解祟賦并序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祟也。」喜而爲之賦。

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上殫飛而莫遁，旁窮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紛揮霍而要遮。風雷唬唬以爲橐籥兮，回禄煽怒而喊呀。炖堪輿爲甗鏉兮，爇雲漢而成霞。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燎兮，倒扶桑落棠膠轕而相叉。膏摇脣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葩。沃無瓶兮撲無篲，金流玉鑠兮，曾不自比於塵沙。獨淒己而燠物，愈騰沸而骹齘。

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爲禍，往搜乎《太玄》之奥，訟衆正，訴群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爲室而靜爲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汝者進，烈汝者賒。譬之猶豁天淵而覆原燎，夫何長喙之紛拏。今汝不知清己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爲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傃，[1]盛氣而長嗟。不亦遼乎！

於是釋然自得，以泠風濯熱，以清源滌瑕。履仁之實，去盜之夸。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鋪冲虚以爲席，駕恬泊以爲車。瀏乎以遊於萬物者，始彼狙雌倏施，而以祟爲利者，夫何爲耶！

[1]【原校】「傃」，一作「素」。

懲咎賦

懲咎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污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爲師。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

奉訏謨以植内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麏麚之不息。

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邅。日霾曀以昧幽兮，黝雲涌而上屯。❶ 暮屑窣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猨。衆烏萃而啾號兮，❷ 沸

❶ 【原校】「黝」，一作「玄」。

❷ 「烏」，音辯本作「鳥」。

洲渚以連山。漂遥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汩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棼以縈纏。

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而生爲。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沉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絶兮，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轗軻。曩余志之脩蹇兮，今何爲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群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横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余齒之有懲兮，❶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沉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嘗流。❷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爲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駑駘以爲騁。❸玄虬蹶泥兮，畏避鼃黽。行不容之崢嶸兮，質魁壘而無所隱。鱗介槁以横陸兮，鴟嘯群而厲吻。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

❶「余」，音辯本作「餘」。
❷「嘗」，世本、音辯本作「常」。
❸【原校】「騁」，一作「哂」。

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真。屈子之悁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列往則以考己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岊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轔。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蓊勃以揚氛。空廬頹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隣？

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藹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黝、賁。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宜觸禍以阽身。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

噫！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余囚楚、越之交極兮，❶邈離絶乎中原。壤汙潦以墳洳兮，蒸沸熱而恒昏。戲鳧鸛乎中庭兮，兼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攣。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爲歸。精氣注以凝沍兮，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愔翳而愈微。欻騰踴而上浮兮，俄滉瀁之無依。圓方混而不形兮，顥醇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

❶「囚」，原作「曰」，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鉥余以往路兮，馭儗儗以回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纚纚以經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于以瀰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横衝飈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瀄汩兮，進怊悵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互參差之白黑。❶忽崩騫上下兮，聊按行而自抑。❷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峥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嵎嵎以巖立兮，水汩汩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汪浪以隕軾。類曛黄之黭漠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佁儗兮，心回互以壅塞。鍾鼓喤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罾罻蒙其復體兮，❸孰云桎梏之不固？精誠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

偉仲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遊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步。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苟遠適之若兹兮，胡爲故國之爲慕？

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兹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囚山賦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迾兮，若重墉之相褒。争生角逐上軼旁出兮，其下坼裂而爲壕。

❶「互」，原作「牙」，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原校】「行」，一作「衍」。
❸【原校】「復」，一作「後」。

欣下頽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沓雲雨而漬厚土兮，蒸鬱勃其腥臊。陽不舒以擁隔兮，群陰沍而爲曹。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❶ 攢林麓以爲叢棘兮，虎豹咆㘚代狴牢之吠嘷。胡井眢以管視兮，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兕吾爲柙兮，匪豕吾爲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愈膏肓疾賦

景公夢疾膏肓，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遂俯伏于堂下。❷ 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之兆，中醫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捨，亦猶卞和獻含璞之璧，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埏；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雖九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胃，外强中乾。精氣内傷，神沮脉殫。以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爲讖，果不得其所餐。」

公曰：「固知天賦性命，如彼暄寒，短不足悲，脩不足歡。哂彼醫兮，徒精厥術，如何爲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厦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

❶【原校】「斯民」，一作「小人」。

❷「俯伏」，音辯本作「伏身」。

足以諭大，子今察乎孰是！」

爰有忠臣，聞之憤怨，忘廢寢食，擗摽感歎：「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綏之則壽，撓之則散。善養命者，鮐背鶴髮成童兒；善輔弼者，殷辛、夏桀爲周、漢。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之所扶匡；而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余能理亡國之刓弊，愈膏肓之患難，君謂之何以？」

醫曰：「夫八紘之外，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猶道之紊也，患出於邪佞；身之憊也，疾生於火風。彼膏肓之與顛覆，匪藥石而能攻者哉！」

因此而言曰：「余今變禍爲福，易曲成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爲干櫓，以信義爲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羲和匪昃。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雊鼎而自息。誠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踼歛茫然，投棄針石，匍匐而前：「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佐荒淫爲聖主，保夭壽而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旃！」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

論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曰封建而明之也。❶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

❶「曰」，世本、音辯本作「由」。

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❶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遊，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内，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❷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❸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

❶【原校】「履」，一作「屨」。
❷「梃」，原作「挺」，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❸「之」，音辯本作「而」。

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

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雖亂，❶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

❶「雖」上，世本、音辯本有「侯王」二字。

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

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

子之言也。

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

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若義之絶，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

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爲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爲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爲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爲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盹盹於獨見，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爲天之用，恒久爲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

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

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脱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

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爲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斯所及焉。❶

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

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

❶「斯」，世本、音辯本無此字。

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禄、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拲、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矣。

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

《吕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爲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説，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

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堤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觀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菜，❶伐薪爲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修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

誠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禄，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静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絶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舍季春則可以爲之者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者乎？夫如是，内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

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沉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

❶「收」，原作「牧」，今據音辯本及《禮記·月令》改。

欬、鼽嚏、瘧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聖人者也。❶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者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時，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説，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

曰：聖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防昏亂之術，爲之勤勤然書於方册，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爲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爲畏册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其有嚚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册書

❶「出」下，世本、音辯本有「於」字。

之有？

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爲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可勁悍者，❶争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説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文闕

斷刑論下

余既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爲之一言焉。

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冬爲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夏爲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驅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驅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驅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驅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

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

❶「悍」，原作「捍」，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❶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摇，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

或者乃以爲：「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

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强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

❶「吏」，音辯本作「更」。作「更」，則應在「獄」下斷句。

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

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辯侵伐論

《春秋》之説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

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❶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内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

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内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非爲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鼓鍾不作。❷斯聖人之所志也。

❶【原校】「朘」字，一作「没」，一作「私」，一作「傷」。

❷「鼓鍾」，世本、音辯本作「鍾鼓」。

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説，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❶則善矣。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説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

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

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❷固

❶「乎」，音辯本作「其」。「端」，音辯本作「論」。

❷【原校】「敗」，一作「賊」。

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禄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吴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

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説。建一言，立一辭，則䠡卼而不安，❶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群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人可以及化者，❷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❶「䠡」，原作「甈」，今據音辯本、五百家本改。
❷「夫」下，音辯本有「中」字。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

議　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敎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内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强，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

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吏趙師韞所殺，❶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

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兹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兹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向，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爲典可乎？

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之父，❷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

❶「吏」，音辯本作「尉」。
❷「君」，世本、音辯本作「元慶」。

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以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

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録《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

《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

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

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

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下　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

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

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己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己之德涸然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

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後出，❶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❷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横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

❶「後」上，世本、音辯本有「鬼谷子」三字。
❷「妄」，原作「忘」，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

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録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録諸子書，❶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録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註，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❶「書」下，世本、音辯本有「者」字。

辯鶡冠子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

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爲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河東先生集卷第五

古聖賢碑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慇懃焉。

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明夷」，❶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藂于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

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❷則先生隱忍而爲此，❸其

❶「子」下，世本、音辯本有「之」字。
❷「然」下，世本、音辯本有「者也」二字。
❸「則」上，世本、音辯本有「然」字。

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蓍。宗祀用繁，❶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爲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於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罇俎斾章，粲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庫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説，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

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頖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僦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肆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母，贏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

❶【原校】「繁」字，一作「係」。

興行，人無諍訟。

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顔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顔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

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晉、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于化初，冥于道先，群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光施彝典，❶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頖宫，《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贊。❷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難，侔于蜀。盍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頖宫。庭燎伊煌，有焕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咸忻以欷，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眴眴其原，既夷且大。涣涣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宫既成，崇報孔明。千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

❶「光」，音辯本作「先」。
❷「有」下，世本、音辯本有「其」字。

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❶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疢其多。公斯考禮，民感休嘉。❷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賚于王，休命是荷。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酳申申，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頖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❸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

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群吏。卜日之吉，于王靈曰：❹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

❶「洽」，原作「治」，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原校】「感」，一作「咸」。
❸【原校】「事」，一作「士」。
❹「于」上，世本、音辯本有「虔告」二字。

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兹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于終南山，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祗飾祀事，考視祠制。以爲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盩厔令裴均，虔承聖謩，挒制祠宇。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礱柱礎，陶瓴甓，築垣墉，恢度舊制，立三筵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抃蹈布野。

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黄髮、耆艾、野夫、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産財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顔，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寔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産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枚，《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祝，化荒爲穰，易沴爲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明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峙用充，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穰祈禜雩，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庳陋，❶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爲豐穰，實我粢盛。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産財，作固鎬京。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絜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吏嗇夫，鮐背鯢齒，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堅石，❷永世飛聲。

太白山祠堂碑 并序

雍州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爲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癘疾祟降則禱之，咸若有答焉者。

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廟，遂下令于甸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閎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讙謡，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文亡。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臯，祗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尹諱均，❸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

❶「庳」，原作「痺」，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堅」，音辯本作「金」。
❸「尹」，世本、音辯本作「君」。

厚。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鰥嫠；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於强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爲甸服最。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爲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中丞清河崔公能。❶ 祗栗厥戒，會群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贏羨，均節委積。咸執牘聿，至于祠下。稽度既備，傭役惟時。斬木于上遊，陶埴於水涯，迺桴迺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唯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内若嚚瞽，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毆祓戾孽，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大刑。❷ 有翼其恭，❸ 有苾其馨。沉牲爰告，❹ 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嬀汭，神位湘滸。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

❶「刺史」下，世本、音辯本有「御史」二字。
❷「大」，世本、音辯本作「天」。
❸「恭」，音辯本作「躬」。
❹「爰」，原作「受」，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邑攸主。毛牷既䣕，❶椒馨爰糈。胤于萬年，期保伊祜。潛火煽孽，炖于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令群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閒，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以對嘉祉。南風湑湑，湘水如舞。將子無譴，神聽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爲室女，淵懿靖專，雖小家，未嘗出遊。治絺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下民悲感怨號，❷以爲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兹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靖不遊。纖葛絺紵，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氣竭形枯。父屍既出，孝質已殂。龜鱉黿鼉，❸有蛟洎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異形，❹適與我謀。鄱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趙姬完父，操棹爰謳。肉刑不施，漢美淳于。

❶【原校】「䣕」，一作「肆」。
❷「下」，世本、音辯本作「小」。
❸「鼉」，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❹「異形」，世本、音辯本作「形異」。

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爲儔。恒人有言，惟教是圖。懿兹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兹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 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横絶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

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尨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

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謩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謀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横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瞫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群校同强，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漢兵已絶，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强，頓盱眙而不進。

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板。偪陽懸布之勁，洴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牛，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絶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强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

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傅燮之歎息，❶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

朝廷加贈特進揚州大都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舉門關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

於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懂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爲尅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

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❷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

❶「傅」，原作「傳」，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歷」下，世本有「刺」字。

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吴、楚，西臨周、鄭。婪婪群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横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鈐馬非艱，析骸猶競。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恧。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群生咸育。倬焉勳烈，孰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兹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河東先生集卷第六

釋教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泊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鬬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誖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没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黄、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説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静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静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説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

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涖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噩，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❶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内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遥。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南嶽彌陀和尚碑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

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以爲僕役而媟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

❶【原校】「揖」，一作「挹」。

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丕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户，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不尸其功。

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荆州，進學玉泉真公。授公以衡山，❶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趨安樂國，❷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

公爲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虚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教其中。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宫。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兹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爲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

❶「授」上，世本、音辯本有「真公」二字。
❷【原校】「由」，一作「中」。

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墉，惠爲之户，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説。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

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峰，不越閫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荆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内朗，冲虚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兹貞石。

❶「惠」，世本作「慧」。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爲宜居京師，强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爲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爲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爲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峰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爲之傳，長沙謝楚爲行狀，博陵崔行儉爲《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爲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没也，距今兹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囂昏，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

師之言曰：「迦葉至師子，❶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爲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爲秀爲能。南北相訾，反戾鬬狠，

❶「迦葉」上，世本有「由」字。

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慁。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

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爲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而負大木，礱密石，以益其居，又爲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吕公某，楊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爲僧五十三朞，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没。

其弟子玄覺洎懷宜、❶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爲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爲士。父曰擇交，同州録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爲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岣嶁山，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奥爲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遊散遷，莫徵旁行，徒聽誣言。❷空有互鬭，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絶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静，功流無極，動言有爲，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

❶「宜」，世本、音辯本作「直」。
❷「誣」，音辯本作「浮」。

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❶

❶【原校】「嗚呼茲碑」，一作「動言事爲」。

河東先生集卷第七

釋教碑銘

南嶽雲峰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兹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峰大師法證，凡莅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没。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爲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爲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髫童毁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燠裘，饑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群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仵，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没，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虚，静無不爲，生而未始來，殁而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涣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兹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奥祕必通，以興祠宫，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虢而郭，世德

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維終始罔缺，丕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峰和尚塔銘

雲峰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爲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峰，以爲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内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欣踴，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閲群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

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爲兹塔。礱石峻整，植木蓊茂，凡衡山無與爲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爲余言，故爲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莊，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群有兮耀柔剛。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閟靈室兮記崇岡。即玄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爲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爲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爲由定發惠，[1]必用毗尼爲之室宇，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祕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衆，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慁。以爲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爲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

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玆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刳巖巒，殿舍宏大，廊廡修直。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顓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玆室。

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群，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

[1]「惠」，世本作「慧」。

辭，俾刊之兹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群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總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既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奥妙斯存。百億冥會，覿于化元。同道祁祁，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垠。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兹靈嶽。于彼南阜，齋宫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搆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兹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兹石。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爲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兹碑。

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爲大姓，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奥義以

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執巾匜，奉杖屨，爲侍者數百；翦髮髦，被教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灝灝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峰西址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州，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 陰

凡葬大浮圖，無竁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

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爲碑。晉、宋尚法，故爲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

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皐、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爲弟

子。又言師始爲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舄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爲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没年五十七。既没二十七年，弟子誡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眘姓，凡去儒爲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嶽佛寺，毁而再成，由公而丕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覩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廪公、瓚公，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祲告其期。斯爲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争，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真公，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誡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爲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❶革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兮志益虔，雷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仙。礱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❶「兮」，原作「芳」，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河東先生集卷第八

行　狀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

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❶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

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

❶「候」，原作「侯」，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

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❶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

❶「尹少」，原作「少尹」，今據世本、音辯本及《新唐書·段秀實傳》改。

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❶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❷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禄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曾祖善才，皇荊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渤海縣丞，贈蔡州

❶「岐」，原作「歧」，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戍」，原作「戌」，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刺史、工部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❶公實後之。柳氏自黄帝、后稷降于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内、外《傳》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十有一代，爲士林盛族，著于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于宗戚，而内行著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洽于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爲學，略章句之煩亂，採摭奥旨，以知道爲宗；凡爲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爲用。自始學至於大成，躭嗜文籍，注意鑽礪，倦不知遊息，威不待榎楚。儒言雅旨，夙有聞知。

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夭且賤，幸而爲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禄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縉紳者所不道，巫何爲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爲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爲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

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爲之冠。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調受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靡弊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

❶【原校】「代」，一作「往」。

用重典以威姦暴，鋪太和以惠鰥嫠，敺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没之患，政無犯令龙茸之蠹，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既庶而富，廉恥興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里閈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爲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

夫器宏者，恥效以圭撮之任；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跡藏用，遁隱於武寧山。群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絶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上道。公嘗好大體，不爲細家之迫速。❶ 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搉鐵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繆，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謡頌聲，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

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説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群吏，

❶【原校】「速」，一作「束」。

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凌江並海，竟吴、越之域，皆所涖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修其宫政，統理文籍，紀于祕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禄大夫，遷右散騎常侍。

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于終南山。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紿之，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箠訊問，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拔草逕，❶踰秦嶺，由褒、駱朝于行宫。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勳，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僞署之汙。是歲，盗據淮濆，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名，以爲才堪攘寇，拜爲汝州。群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衒玉而賈石者也。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寇之攘？」時人不之信也。❷未幾，盗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翊聖皇，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于上，以

❶「拔」，世本、音辯本作「披」。
❷「之」，原作「知」，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酌天心；順嘉謨于外，用彰君德。故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

貞元初，上以甸服長人，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人謡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賞抃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悦曹參之言，絳侯慙曲逆之對，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乘間入邑，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册命上將，涖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敺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

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勤懇，動合聖謨，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罪于左右，❶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懼傷和氣。」上覽之，大悦，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禄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

❶「右」下，世本、音辯本有「者」字。

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靮之勤，獻利屢中，❶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爲胥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

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耄忘之疾，懇迫陳讓，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于昌化里。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博蹇之道表于朝端；弼違釋回，朴忠之誠沃于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禄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廛之土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待禄而飽，傭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静，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顏以陳訏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褒，矧兹備體，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隲舊行，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誄謚，則有司存。謹狀。

謚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禄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王教之端。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清貫，茂著名節，

❶【原校】「利」，一作「謀」。

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爲争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遂踐鼎司，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迹有推讓之高。圭璋聞望，洽于人聽。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慤詞，定謚之制，請如律令。謹狀。

下太常博士裴堪議。宜謚曰貞。奉敕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1]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胄貴里，諱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璫，仲兄前大理評事萇。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

[1]「鄉」，原作「年」，今據音辯本改。

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衮、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某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闢閈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興，苟得聞而覩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仿佯而歸。《賦》成，果傳天下。爲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疵禮。修墜典，合于大中者衆焉。

涇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段忠烈之死，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況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至，上行罪己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群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大警于後，且示天下。」率其黨争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悔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悦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爲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爲請。殷祭之不墜，繄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

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之艱也，謁于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者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秘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納資爲胥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府群書新録》。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爲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群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而以秘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

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詁訓多《尚書》、《爾雅》之説，紀事樸實，不苟悦於人，世得以傳其稿。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黄、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鈎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説者耶？

夫忠烈之褒也，❶相府之有誠也；❷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

❶「夫」下，世本、音辯本有「其」字。
❷「也」，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潁考叔，廉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

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没，毁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

永貞元年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河東先生集卷第九

表銘碣誄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群兇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監撫，理兵北朔。登賢爲輔，讓子以續。公賫册書，亦捧瑞玉。聖人神人，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臣踴躍。命帥中軍，❶謀殲羿浞。人咸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象昏曀明。退師儲宫，出守函谷。入爲尚書，正色謇謇。又刺汾、澮，遽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悽悽。帝懷明德，俾不我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薨殂閬中，國瘁人哀。喬嶽隕蹟，輔星昏霾。天子洟涕，追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郡是式。建銘江濱，以慰南國。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

❶「帥」，原作「師」，今據世本改。

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桓公。❶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

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歧，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哀人，哀人不勝其懷。爲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

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悦，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于禁中，遵公之道，刺於我邦，承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於邦之良政。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

❶「王」，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季儻、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已巳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相眄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慠革面，柔輭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去飾。墮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腆酒，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奥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侔高狀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

公名城，字亢宗，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嶷懿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薫襲里閈，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爲司諫，義震于周行；爲司業，愛加于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兹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簣基仁。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玄機密照。❶ 群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傚。匪公之軌，人用奚蹈？麤厲貪淩，待公順之。

❶「玄」，原作「方」，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欺僞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榎檚廢弛❶，尊嚴而威。公褒其良，俾升于堂。癯者既肥，榮如袞衣。公棄不用，懲咎内訟。既訟于内，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閽。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説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没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

有吴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❷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

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

❶「檚」，世本作「楚」。

❷「洎」，原作「泊」，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公器。其道以聖人爲主，❶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受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争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宫，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

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卒，某月日，葬于奉先縣某原。其子姪洎家老，謀立石以表于墓。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❷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❸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降而從碣之制，其世系則紀于大墓。

君諱凝，字懋功，與季弟淩生同日，不周月而孤。伯兄憑蒴髪爲童，家居于吴。太夫人母道尊愛，教飭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于其舊，克有成德，輯

❶「聖」，世本、音辯本作「生」。

❷「龜」，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❸【原校】「圓」，一作「圭」。

其休光。東薄海、岱，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爲模準；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君既舉進士，以校書郎爲書記，毗贊元侯，于漢之陰，式徙荆州，由協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遂入王庭，爲起居郎。書事不回，❶著垂國典。又爲尚書司封員外郎，革正封邑，申明嫡媵，事連權右，斥退勿懼。直聲彰聞，乃參選部，❷以馭群吏。姦臣席勢，威福自己。他人求附離而不得者，❸公則却之。私以胥史求署，❹一皆罷遣。曰：「吾不以三尺法爲己利害。」居喪致哀，内盡其志，外盡其物，而無有不得於心者。服除，爲右司郎中，危言直己，以致其誠。然卒中於詖辭，不得朝請，以檢校吏部郎中爲宣武軍節度判官。亳人缺守，往蒞其政。孤老撫安，强猾戮死。墾鑿嶢鹵，芟艾榛荒。作爰田，以贍人食。濬決潢汙，築復堤防，爲落渠以定水禍。理不半歲，利垂千祀。會朝復命，次于汴郊，帥喪卒亂，不可以入，遂西走闕下。璽書迎門，勞徠甚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于朝。遐邇咏歌，仍遇痼疾。天子致問，逾三月不賜告，幸其愈而用之。遂卒。天下文行之士，爲之悲哀。

嗚呼！君有深淳之行，有强毅之志。内以和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朋友，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戚繫焉。凡其昆弟，申明于朝，制書咸曰孝友。君子謂楊氏其仁義之府。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傳於世。若某者，以姻舊獲愛，不腆之

❶「事」，世本、音辯本作「法」。
❷「乃」，世本、音辯本作「仍」。
❸「不」下，世本、音辯本有「可」字。
❹「史」，音辯本作「吏」。

文，君實知之。惟車馬幣玉，無可以稱其德，用君之所以知者酬焉。

故御史周君碣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

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死，❶而佞者始畏公議。

於虖！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没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❷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重社鄉飲酒，❸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

❶「公」下，世本、音辯本有「之」字。
❷「日」，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❸「南」下，世本、音辯本有「人」字。

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于古而覩于今也。❶ 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極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絜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綦。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

命姓惟吕，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工，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

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讎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皂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欵邊求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揔征賦，甲兹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

❶【原校】「覩」，一作「觀」。

漢課牋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筆削自任，群儒革議。❶正郎司刑，邦憲爲貳。糺逖伊肅，諂諛具畏。

遷理于道，民服休嘉。恩蹠若昵，惕邇如遐。實閉其閤，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繇蠶外邑，我藹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藝其麻。鼛鼓斯屏，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于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謡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于隣。今我興仁，化爲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怙，❷而君不壽。矯矯貪凌，乃康乃茂。嗚呼哀哉！

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内厚族姻，外賙賓客。恒是懸罄，逮兹易簀。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

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希聖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兹日月，以耀群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群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謩。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❶「革」，世本作「草」。
❷「怙」，世本、音辯本作「祜」。

唐故尚書户部郎中魏府君墓誌

魏氏世墓于某縣某原。唐興，有聞士諱之遏者，與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爲儒，家綿州。涪城尉諱全琺，魏州臨黄主簿諱欽慈，太常主簿諱緄，尚書膳部員外郎兼江陵少尹諱萬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禄。江陵府君益之以閎達之量，經緯之謀，故豪士賢大夫痛慕加厚。生郎中府君，諱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德禮聞於鄉黨；既仕，而法制立於官政。温柔發乎外，見而人莫不親；直方存乎内，久而人莫不敬。

由進士策賢良，連居科首。授太子校書，歷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爲判官副使，累授協律郎、大理評事，三爲御史，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人樂之。廉使崔衍曰：「吾敢專天下之士，獨惠兹人乎？」遂獻于天子，拜度支員外，轉户部郎中。邦賦克舉，人望逾重。年四十七，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歿。震悼之聲，遐邇一辭。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爲善之利，中人其怠乎！」

君嘗三娶，而卒無主婦，庭無倚廬，堂無抱孤。有令兄弟以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故哭于客位，弔于殯東者，咸加哀焉。凡爲部從事，府喪而當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二，皆得其理。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禄仕遊於諸侯，薄衣食，損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獲于厥心。其族屬之無主後者，皆位於墓；娣姪之無歸從者，咸會

于家。由是處約以終其世。❶既斂，家宰庀其政。視廪唯釜鍾，視藏唯束帛，無餘積焉。十有一月，遣車歸于洛師。某日，祔于墓。監察御史柳宗元聞其道而翫其文也久，居又同閈，故哀而銘之。其辭曰：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温恭孝友。郎中之文，惟孝是宣，溥暢周流，炳蔚紛綸。爲周賢能，爲漢賢良。始任讎校，篇籍有光。仍授使檄，訏謨用揚。二居郎位，征賦以理。休聲載起，顯命伊始。生而不壽，孰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濟其美？有翩其旗，爰舉裳帷。行道遲遲，望墓而歸。象物是宜，卜筮孔時。里人作銘，不愧于辭。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于路寢。景寅，遷神于舟。以某年某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户部尚書府君之墓。尚書諱漪，玄宗南巡，内禪聖嗣，府君以謀畫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尚書之先，曰貴鄉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行高位卑，華冠士族。

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蠲潔，以端其志；采群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脩其能。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更

❶「世」，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盩厔、三原、藍田尉，仍有大故，三徙同位。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風。哥舒曜尹河南，鯨寇猾驚，黎人播越。表公尉河南，糗糧芻茭，戎備畢給，版圖田洫，民事時乂。遷揚州録事參軍，實吴楚之大都會也。政令煩拏，貢奉叢沓。一日不葺，鐫譙四至，公爲之優遊有裕。長史司徒杜公與之揖讓，異於賓僚。入爲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巖險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户爲胥徒，家有禳禋。大者虐鰥孤以盜邦賦，敺愚蒙以神訛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牟漁者數百人，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擒戮妖師，毁君蒿淫昏者千餘室，以舉正群枉，而田閭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搢紳猶鬱其望。體魄遽降，哀何有窮？嗚呼！

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滎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哲、貽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孰爲德門？清河濬源，其流沄沄。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焕炳增華，昭于後昆。惟魴與鯉，舊史是尊。孰爲茂功？尚書清風，藹其有融。勃焉而興，披草從龍。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太陽，克昇于中。孰爲惠政？公嗣餘慶，形于謡咏。小程其功，大遂其性。黠吏是省，妖風以正。于邑于邦，克揚休命。孰爲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痗。始焉是賴，今也何戴？孰葬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

故永州刺史流配驩州崔君權厝誌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五徙職。[1]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2]而連之人愬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洎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藁葬于社壇之北四百步。

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今事，給數敏辯。善謀畫，南敗蜀虜，西遏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後餌五石，病瘍且亂。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子。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葬在長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没，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復故葬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

鯢爲祖，暈爲父。世文儒，積彌厚。簡其名，子敬字。年五十，增以二，葬湘澨，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公諱墐，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稹，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儆，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飭館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

[1] 「五」上，世本、音辯本有「凡」字。
[2] 「至」下，世本、音辯本有「永」字。

兆軍事，按覆校巡，大尹恒得以取直。爲太常主簿，搜逖疑互，探抉遯隱，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耆股肱，役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績，奏超以爲丞。司空杜公聯奉崇陵禮儀，❶再以爲佐。離紛尨，導滯塞，闢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攣綴，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朞歲畢具。刺金州，決高弛隰，去人水禍，渚茭原茅，❷闢成稻粱。陟萬年令，叢劇辨肅，談晏終日，❸人視之若居冗官然。會金州猾吏，❹揚言恐喝，以煩褻事，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爲禍。」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爲。吏巧以聞，御史按章具獄，❺再謫道州、循州爲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秋七月日，病痁泄卒。

始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進交大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弈，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糺謫。謡舞擊咢，纖屑促密，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捃策牘，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

初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爲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祔于長安御宿之北原，冢子銑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銑以文書

❶「陵」下，世本、音辯本有「豐陵」二字。
❷「渚」，原作「者」，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❸「晏」，世本、音辯本作「宴」。
❹「吏」下，世本、音辯本有「來」字。
❺「章」，原作「草」，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碣于墓左。❶則涕爲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馨，惟裴之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實惟其英。讎書宫闈，佐職于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斯畢。鳩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史于柱下，郎於會司。徽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于金，金人允懷。溝防漢滸，墊沃卒移。增我歲食，易其芋魁。遊手閒民，相顧聚來。徽爲萬年，治劇于都。百務敘成，談宴以娛。誰恤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更赦進資，廬陵是遷。人曰世德，宜慶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命殞在前。長原有墓，高曾祖父，淑靈是祔。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海陬。遂升其趺，于道之周。

❶「碣」，原作「謁」，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

誌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張公墓誌銘并序

漢光中興，馬援雄絶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恩。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冒海隅。時惟公祇復厥績，交趾之理，續于前人。

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彦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爲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于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句會敏給，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爲安南經略巡官，申固扞衛，有聞彰徹。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弘大，揚于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换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爲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

公自爲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

利澤長久。去之則夷獠復亂，❶復至而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陳嘉謩，誓拔禍本，納於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施。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偫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繕完板榦，控帶兼戊己之位。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公於是陸聯長轂，海合艨艟，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數圻，以歸於我理。烏蠻首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宄爲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刳連鳥，以闢坦途。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束成通溝。摩霄之阻，哲爲高岸，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埸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爲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琛良貨，溢于玉府；殊俗異類，盈于藁街。就加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凡再策動，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裳帷，率其家老，咨于叔父延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襲吉。乃刻兹石，著公之閥，以志于丘竁，以告于幽明。銘曰：

周限荆、衡，秦開百粤。交州之治，炎劉是設。德大來服，道消自絶。伏波南征，漢威載烈。宛陵北附，晉政爰發。我唐流澤，光于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肅肅

❶「復」，世本、音辯本作「稱」。

武城，惟夫之哲。更歷毗贊，顯揚彰徹。既受休命，秉茲峻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貊匪桀。通商平貨，有來胥悦。踐山跨海，堅其鶴列。制器足兵，潰茲蟻結。烏蠻屈服，文單剪滅。柔遠開疆，會朝天闕。銅柱乃復，環山以哲。海無遘迕，寇罔踰越。琛賮之獻，周于窮髮。帝嘉成德，載旌茂閥。增秩策勳，土封斯裂。位厄元侯，年虧大耋。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葬長沙，連岡啓穴。書銘薦辭，德音罔缺。

唐故邕管經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公墓誌銘❶并序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別子曰承乾，爲皇太子，以藩愛逼奪，危慄致禍，後封恒山，爲愍王，贈荆州大都督。繼別曰象，蘄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封郇國公。大宗曰玭，❷太子詹事，贈祕書監。生廙，尚書左丞。凡四代，有土田，居貴仕。公丕承之，以率南服，克荷天休，繼有功德。

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登有司第，選同州參軍，入佐金吾衛，進太僕主簿，參引大駕。府移爲左右神策行營兵馬節度，以爲推官。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凡二使，其率皆范司空希朝。進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團練判官。以寬通簡大，輔治得中道，府遷主後事。師人愛慕，欲以貞元故事爲請。公恐懼抑留，復從浙東爲都團練副使。❸轉侍御史，又徙浙西，如其職，加著作郎。凡三

❶「持」下，原脱「節」；「墓」下，原脱「誌」。今據音辯本補。
❷「玭」，原作「玼」，今據世本及《新唐書·宗室世系表》改。
❸「徙」，原作「從」，今據世本改。

使，其率皆薛大夫苹。刺岳、信二州，得劉向秘書，以能卒化黄白，日召徒試術，爲仇家上變。就鞫無事，劾笞殺告者，猶降建州司馬。陟刺泉州，會烏獠夷刺殺郡吏，毆縛農民。詔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爲經略招討使。既至，則觳弓櫜甲，去斥候，禁部内，無敢以賊名，使得自澣濯。諸酋長咸頓首送欵，故虜獲輸税奉貢，願比内郡人，遣子吏都督所。人復耕稼，無有威刑。居五月頃，有黑螭鼓江流，壞北岸，直城南門，覆船殺人然後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嘗合汞、流黄、丹砂爲紫丹，能入火不動，以爲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暴下赤黑，數日薨。實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僚宰庀事，有緹五兩，無金銀泉貝，幾不克斂。夷人號呼致幣歸。以明年月日葬，附其穆長安西南高陽原上。

夫人陳氏，先公十五年没。父曇，亦都督邕州終。孤孟輿，愿且文。亞曰仲權，次曰季謀，年自九歲以下。有兩壻，博陵崔行儉，勁峭有立志；滎陽鄭師貞，敏捷能群，皆聞名。銘曰：

文濬維祥，實亘實延。家讒不嗣，宗以支傳。郇公克庸，詹事繼賢。湜湜左丞，惟道之宣。公寛且惠，以教則順。五參戎政，二佩郡印。師歡民愛，克懷以信。詖辭告訕，卒白其訊。烏獠猖狂，盜海剽山。帝命于南，遝彼群蠻。虎龍煌煌，英蕩是將。舟之金玉，以爲公服。公既涖止，告以文理。推義赴仁，弢弓服矢。闢是垣壘，完其父子。復我邦賦，弛予卒士。貌不功矜，情不伐喜。蠻人涕懷，投刃以俟。方底成績，蟲孽告妖。悍石構災，升屋而號。椎髻卉裳，

來聘來觀。膴膴鱗原，❶祔之顯魂。松栢芊芊，封域安安。代有高墳，堯文之孫。

唐故邕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司直兼貴州刺史鄧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曾祖倚，皇連州普城令。祖少立，皇滄州司馬。考邕，皇左武衛兵曹參軍。惟君敏給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幹蠱之稱，洽於諸侯；信謹之跡，彰于所莅。故自始仕以至没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更職於劍南、湖南、江西。前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於劍南，則亭擬閱實，以循官刑，盡哀敬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之適，克合于中。於湖南，則外按屬城，內專平準，❷莅丱人錫石之地，參鳧氏鼓鑄之功。溢山告祥，國用益贍，吏無並緣以巧法，人無怨讟以苦役，凡處斯職，莫能加焉。於江西，則旁緝傳置，下繩支郡，俾無有異政，以一於詔條，財賦之重，待君而理。

無何，邕州經略使路公恕，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州刺史。參帷幕之任，董貔虎之威，夷俗敬愛，革面受事。朝廷將以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趙良金爲邕州，復以君兼招討判官。録其異能，奏加司直，昇招討副使兼統横、廉、貴三州事。尨茸之下，直道有立，獷悍之内，義威必行。賦增而不擾，法一而無憾。然以憂慄間於多虞，卒成耳目之塞，道致齒牙之猾。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於公館，年五十五。明

❶【原校】「鱗」，一作「鮮」。

❷「準」，原作「淮」，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年某月日，返葬於潭州某原。夫人隴西李氏，大理評事練之女，年三十三，貞元十六年終於郴州。有子四人，曰贊，曰某。贊十三年矣，哀禮具焉。

京兆尹弘農公，始由湖南爲江西，再以君爲從事，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於劇任，惜君之志見屈於群疑，且以誌授宗元，使備其闕。古者觀其所使，而知在上之德；今也觀其所使，而知在下之誠。嗚呼！可無辭乎？銘曰：

曼姓之裔，司徒隆漢。惟君是承，有植其幹。始屬奉常，出參藩翰。議讞西蜀，平其狴犴。巡視南楚，總兹條貫。留遷化居，貨殖攸贊。改煎鎔範，貢輸增筭。既飭財賦，亦專傳館。❶去牧荒陬，肅其聽斷。敓歎以息，暴戾斯逭。行非選事，進不避難。始賴其寧，終聞見憚。疾與憂積，志隨魄散。年極中身，葬兹高岸。才耶命耶？君子興歎。

呂侍御恭墓誌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爲浙東道節度大使。延之生渭，爲中書舍人、尚書禮部侍郎，刺湖南十州。❷生四子：温、恭、儉、讓。以温爲尚書郎，再贈至右僕射。

恭字敬叔，他名曰宗禮，或以爲字，實惟呂氏宗子。尚氣節，有勇略，不事小謹。讀從横書，理《陰符》、《握機》、《孫子》之術，曰：「我師尚父胄也。大父湉先人，咸統方

❶「專」，世本作「新」。

❷「十」，世本、音辯本作「七」。

岳。今天下將理平，蔡、兖、冀、幽洎戎猶負命。」蚤夜呼憤，以爲宜得任爪牙，畢力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爲進士。吾之文不墜教戒，獨武事未克纘厥緒。」因棄去。從山南西道節度府掌書記，預謀畫，不甚合，以試守軍衛佐加協律郎，入薦爲長安主簿。復出，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都團練軍事。府表進殿中侍御史，爲桂管都防禦副使。元和八年去桂州，相國尚書鄭公遮留，假嶺南道節度判官。至廣州，病痎瘧加痞，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氏，户部尚書延齡女。有丈夫子三人：曰爽，曰瓌，曰特；女子三人：曰環，曰鸞，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倩又死，遂以柩如洛陽，祔葬於大墓，欵志。

吕氏世仕至大官，皆有道，宜興於世。温洎恭名爲豪傑，知者以爲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温刺衡州，年四十卒。恭未及理人，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有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温、恭者耶！恭貌奇壯，有大志，信善容物，宜壽考碩大，而又不克。吕氏之道惡乎興？銘曰：

渢渢之風乎不可追，有志之大乎今安歸？吕君去我死乎吾誰依！

唐故嶺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于守龜，祔于先君食。卜葬明年某月庚寅亦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元删取其辭，曰：君凡受署，往來桂州、嶺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凡命官，更佐軍衛録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户曹録府事、監察御史，皆爲顯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舶使、經略副

使，皆所謂右職。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司徒佑、嗣曹王皐、尚書胄、尚書伯儀、尚書昌，皆賢有勞諸侯。其善事，凡管嶺南五府儲跱，出卒致穀，以謀叶平哥舒晃，假守州邑，民以便安。殄火訛，殺吏威，海鹽增筭，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吾爲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至慮耗，終不能以筋力爲人贏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長者重許與聞，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佑嘗以國事徵，顧謂君曰：「願以老母爲累。」受託，奉視優崇，志忘其子之去。❶

君諱某，字某。曾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出，曰徵，由進士爲右衛胄曹，早没。次四子，皆京兆韋氏出，曰儆、曰倣、曰敏、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壻曰宗一。其銘曰：

不懈于位，不替于謀。慮寇以平，撫民以蘇。僭火不孽，悍吏不牟。惟寶于鹽，亦贏其籌。公以忠施，私以義躋。既至于年，乃静于懷。衣柔膳甘，子侍孫携。觀經考古，教導斯齊。克壽克樂，嗚呼終哉！于陰之原，爰位其墓。千萬子孫，來拜來附。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

孟氏之孤遵慶，❷奉其父命書九篇，爲善狀一篇，來告曰：日月君薨，日月將葬于某。敢請刻辭。

❶「志」，世本、音辯本作「至」。
❷「孤」下，世本、音辯本有「曰」字。

嗚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桓王司馬、太常少卿，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魏國公躭爲宰相，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于趙，起復，居故官，爲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不受禄，去金革，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

公嘗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爲衛將軍。虔恭潔廉，動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壘，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進不避患，退不敗禮。安州迫寇攘，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明年，用兵于蔡，朝廷諸公洎外諸侯，咸以公爲請。未及徵，氣乘肺，溢爲水，浮膚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于中，貌嚴于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聞國難，輒不寢食，謀度憤吒，以故病不可治。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謙。子遵慶。弟曰某。銘曰：

魯仲孫氏，其世爲孟。賁勇光武，軻儒紹聖。公傳師法，以訓戎政。執稽以庸，咸致厥命。濟濟于朝，冕服以光。墨非從利，終役服喪。忠孝孔明，君子攸彰。昔者雲中，六級下吏。公刺于安，法亦可議。黜伏南荒，豪士歔欷。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乖氣離，支膈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❶俄仆于京。代山丸丸，植栢與松。其名惟何？忠孝孟公。

❶「帝」，原作「章」，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君諱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嘗學《黄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濇，腎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凡余之學孔氏，爲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立乎世者，命也。臣道無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謫徙醜地；上之得罰于天，以降被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鬼事爲累。」又告爲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而寓乎戌，辰、戌衝也，❶吾命與脉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懼不克歸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吾甚樂焉，子其以是葬吾。」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爲請。嗚呼！

君字宗一，以孝弟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下。讀書爲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人文集》，未就。有謀略，尚氣節，赒人之急，出貨力猶棄粃粺。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爲崇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爲邠寧節度掌書記。泚涇之亂，以謀畫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换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府喪罷職。後遷侍御史，爲浙東廉使判官，撫循罷人，按驗汙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于上，召以爲翰林學士。德宗崩，邇臣議秘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

❶ 兩「戌」字，原作「戊」，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爲尚書郎，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吏衰止。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没。葢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

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愍逢尤夭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以爲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揚芬郁。好謀謨，富天禄。讎禁書，贊推轂。觀靈龜，獲貞卜。徙東越，翊明牧。罷人蘇，污吏覆。升侍從，躬啓沃。匡危疑，興大福。吏尚書，徒隸肅。佐經邦，財用足。道之蹟，身則辱。烏江垂，九疑麓。仍禍凶，遘兹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猶僇。何以葬？南嶺曲。魂有靈，故鄉復。封兹壤，歸骨肉。爲之銘，志陵谷。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墓後誌

元和某年月日，立太子，赦下。嘗有非其罪，柩得返葬。凌氏孤夷仲、求仲，自連、桂陽舉其先人之柩，龜筮吉利，某年月歸于杭之新城，祔于其墓。刻《前志》志其行，益以《後志》志其時，立碣於墳東南隅，申志于外。噫！亦勤矣。以其先人之行，宜克大于後，以其孤之志，宜克承于初。艱其躬以延于無窮，承而大宜哉！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天寶中，詔李氏由涼武昭王以下，皆得

籍宗正。故沂州刺史福，以姑臧人附屬於寧、岐爲族。曾祖生樂壽令昱，昱生虢州司馬叶，世以儒聞。叶生監察御史澣，字濯纓，明兩經，仕歷永興、臨晉尉。會天子方事誅伐，南平蔡，北服趙，西走戎，東討齊、魯。五年間，兵征卒戍，羅行千里，凡進用，唯財賦爲難。君以試大理評事佐荆南兩税使，督天下諸侯之半，調食饒給，車擊舟連。又守湖南鹽鐵轉運院，以能遷官。移嶺南，益積功勞，以介厲敦勤爲率群吏先。年五十三，元和十三年月日卒。

妻廬江何氏，凡五世，世鄭出，父曰士諤，❶季父曰士幹，有大名。君之子二人，曰夔，曰導。女一人，曰某。夔、導皆幼，不能事，何夫人哭且戒。柩行萬里，人咸觀其禮焉。葬伊闕，用明年某月日甲子。銘曰：

涼爲帝基，克顧厥胤。皇弘國牒，四邑顯進。沂以屬尊，世仕倚儒。憲憲濯纓，亦用學徒。既穀既官，式懋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饒。致其廉介，率是諸侯。于荆于交，關石是鈞。邦有休功，惟吏之勤。冀施于大，以盡其有。孰司壽夭？君不克久。吉日來祔，伊闕之墓。子嗣孫承，有達宜興。銘詔于神，永永是徵。

❶「諤」，音辯本作「鍔」。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一

誌碣誄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裴氏之昭，曰贈户部尚書諱某。穆曰起居郎諱某。生均州刺史諱某。均州與其弟大理更爲刑部郎，用文史名於朝，善杜禮書。長子曰某，射進士策，不中，去過汴，韓司徒弘迎取爲從事，以聞，拜太子通事舍人，進大理評事。當伐蔡及鄆，汴常爲軍首，贊佐有勞。既事，將侍太夫人于京師，道發疽，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河南敦厚里。年若干，字曰某。弟某，以其喪歸葬于某縣某里。未果。娶，有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長曰某，通兩經，始杖且廬。銘曰：

世守不遷，秀于士鄉。不利有司，爰客于梁。梁委其躬，乃相戎政。宮臣理屬，仍受國命。南蔡北曹，五載首兵。柔剛輔理，平視太平。馬牛既寧，告養于京。棧車草草，我來周道。❶載飢載勞，神奪其孝。形經于洛，魂其焉如？庶終爾誠，陰侍里閭。膳飲不違，有弟之恭。既安且盈，厥志斯從。銘之故人，以慰爾衷。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

晉之亂，柳氏始分，曰耆，爲汝南守，居

❶「周」，原作「用」，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河東。又五世曰慶，相魏。魏相之嗣曰旦，仕隋，爲黄門侍郎。其小宗曰楷，至于唐，刺濟、房、蘭、廓四州。楷生夏縣令府君諱繹。繹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皆葬長安少陵原。遺愛生御史府君諱開，葬南陽。其嗣曰寬，字存諒，讀其世書，揚于文辭，南方之人多諷其什。頗學禮而善爲容，脩吏事。始仕家令主簿，進左驍衛兵曹，試大理評事，爲嶺南節度推官、荆南永安軍判官。府罷，爲遊士，出桂陽，下廣州，中厲氣嘔泄，卒於公館，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琊王拱子。拱，國子祭酒。後娶河東裴陵子。陵，告成令。裴氏之出曰裴七。

君之從弟，以君之喪歸，過零陵，哭且告于宗元曰：「吾伯兄從事嶺南，其地多貨，其民輕亂，能以簡惠和柔，匡弼所奉，假守支郡，海隅以寧，鬬狠仇怨，敦諭克順。從公于荆，綏戎永安，仍專郡治，政用休阜。是時蜀寇始滅，邦人瘡痍，懷君之澤，咸忘其痛。其理也惠，而不施之於大；其行也和，而不至于年；其言也文，而不顯其聲。今將以某月日祔葬，苟又不得令辭而誌焉，是無以蓋前人之大痛，敢固以請。」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以爲神羞，余曷敢不諾。銘曰：

柳族之分，在北爲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中書之世，寔曰蘭州。夏縣政良，司議德優。營營御史，乃佐元侯。惟君是嗣，其政克脩。儲闈補吏，環衛分曹。南越之庬，從事以寧。永安披攘，荐仍于兵。是董是經，既柔且平。浩浩呻呼，革爲和聲。胡不使壽，而奪之齡？柩于海壖，壙于郢邦。厥弟孔哀，惟行之恭。呱呱小子，縗而不

廬。充充令妻，髽首而居。鳥獸號鳴，助我踟躕。刻此悲辭，藏之奧隅。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秘書郎姜嵔，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晈與上遊，益貴幸，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生嵔。嵔生三日，上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即勑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徙。然其間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則復命。好遊嗜音，以生富貴，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爲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爲遂。幼榮老窮，在物爲凶。均之得喪，誰缺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不矍矍於進取，不施施於驕伉。左絃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嘗戚乎己。與夫拳拳恐悸，蒙謟負義，得之拘拘，榮不蓋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祔于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皆在灞水之左。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

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内之爲孝，外之爲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爲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顔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兩顔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乎？知之者其信於天下乎？使夫人也夭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嘻乎甚邪！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没，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

嗚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于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諶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略，清河人。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吕温和叔，東平人。崔群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爲斂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誗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

貴臣，❶家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覯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葩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興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歿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禄大夫、國子祭酒。

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師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詷也挈之，信也葩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故温縣主簿韓君墓誌

有唐故温縣主簿韓愼，字某，漢弓高侯其先也。徙于南陽，傳世至今唐侍中諱瑗，克用貞亮，奮于國難。侍中兄子郢州刺史諱某，某生御史著作郎諱某，某生尚書庫部郎中、萬州刺史諱某，嗣以文行大其家業。君，萬州長子也，以父任爲建陵挽郎，累調授王府參軍、襄州襄陽尉，至于是邑。貞元

❶「臣」，世本、音辯本作「神」。

十六年，又調于天官署河陽丞，未拜，十有一日，暴病，卒于長安永崇里先人之廬。又十有二日，[1]龜策襲吉，祔于咸陽洪瀆原先人之墓，禮也。

先三日，外姻家老謀爲之志，季弟泰哀不能文，故託于友焉。嗚呼！生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爲友；没也以其弟之戚，知君之爲愛。惟友愛出于孝，移于忠，施於人事，無往不達。余故得受其辭，書于石。曰：

友而愛而，忠孝宜之。貌稱其行，行稱其詞。賤而不壽，爲善是悼。祔于祖考，初筮攸告。季也之純，寘哀無垠。終窶且貧，控于仁人。備物稱家，其儀式陳。爰相其悲，載刻兹珉。

東明張先生墓誌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爲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爲黄、老術，詔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秘書訣籙，聚經籍圖史，侔於麟閣。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乙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爲誌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爲碑以誌于墓。辭曰：

[1] 「二」，音辯本作「一」。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爲華，光而不爲名。介潔而周流，苞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爲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遁，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耶？」吾曰：「道去友耶？去慈耶？從容以求，其得之耶？鹵莽很悻，道之非耶？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顛頞。隳聖圖壽，離中就異。歘然與神鬼爲偶，頑然以木石爲類。倥侗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如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虞鳴鶴誄并序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皋，字鳴鶴，終于長安親仁里。既克葬于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于墓，哀其行之不昭于世，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實曰恭甫。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爰宅上陽。其後優遊，在越爲鄉。延、詡輔漢，恢定封疆。東徙之賢，時惟仲翔。❶曰預曰喜，在晉克彰。義篤斯文，有苾其芳。秘書多能，垂耀于唐。洎于漢陽，世德以昌。毗贊尚父，休徵用揚。❷惟我先君，並時翺翔。洽主記室，蔚其耀光。實契伯仲，永永不忘。

漢陽元子，實紹其美。傳襲儒風，彪炳文史。克恭以孝，惟禮是履。譽洽于鄉，論爲秀士。百郡之選，叢于京師。昧没騰藉，乘凌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儀。退默以謙，人悅而隨。名卿是挈，先進咸推。方出

❶「惟」，原作「維」，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徵」，音辯本作「徽」。

群類，振耀于時。禍丁舅氏，漂淪海沂。捧訃號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違。孰徇于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具，申敬裳帷。萬里來復，祇祔于墓。遽不淩節，儉而有度。由其温恭，守以貞固。行道咨嗟，觀禮興慕。復從鄉賦，焕發其華。克不再舉，聞于邦家。倚閭千里，歡詠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慶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間，壽觴方舉。賀書在途，委骨歸土。哀歡易地，弔慶交户。神胡不仁？降此大苦。嗚呼哀哉！

惟昔夏首，羈貫相親。通家修好，講道爲隣。既冠于阼，思致其身。升于司徒，及爾繼年。交歡二紀，莫間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爲砥礪，咸去韋弦。今則遽已，吾其缺然。嗚呼哀哉！

誄行謀謚，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没有其號。惟是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温温其恭，惟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故處士裴君墓誌

河東聞喜裴君諱某，字某，好學未仕，年若干，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京兆渭南墅。君之弟中丞公，督桂州，命其僚柳宗元以銘。君之出，河間邢群以狀來告曰：「曾祖諱某，寧州刺史，贈户部尚書。祖諱某，起居郎。父諱某，尚書刑部員外郎，議官及浮圖事獨出，載在史册。以八使行天下，當河北道疑危頑很難處分之地，用天子命，制斷得宜，於時爲第一，天下皆仰以爲相。會疾終，再贈至大理卿。」長老咸曰：「裴氏世積

德，起居丞相弟也，以文史用，大理，名世人也，咸聞而不大。」君以友悌慤植，承其休光，幽而不揚，豈天鍾美於中丞，嗇而不克並耶？不然，君無位以夭，其可問哉？

君前娶韋氏，成都少尹士謨女。生二子，字曰某，名曰某，以文敏，中丞公尤愛幸，恒從，不幸卒於桂林。某舉明經後，娶於薛氏，無子，父宷位卑。是年月日葬渭南某里，遷韋夫人之喪，自萬年來，有俟，猶異室。銘曰：

疇之沃沃，宜其嘉穀。有耕有耨，同施異禄。明昭次穆，丞相之族。尚書之孫，大理之門。有慶實延，宜碩而繁。不位不年，晦于丘園。懿懿大理，惟德之元。摧佞抑釋，太史是論。黜陟冀幽，邦命以尊。神嗇豐福，不棄于君。渭之洋洋，爰墓其南。孝思是懷，祖考之依。郡人作銘，惟相其哀。

覃季子墓銘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説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横竪鈎貫，又且數十家，通爲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❶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爲《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爲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將溷而遂乎？」葬其鄉。

❶「下」，原作「子」，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戚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

續滎澤尉崔君墓誌

太傅公既志滎澤君之葬，明年，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卒。滎澤君之嗣曰膺，備物具貨入于汴，汴陷于戎，喪焉不果行。會世難，不幸膺亦死。膺之亞曰太素，仕至雲陽令，求其志，將行，謫南海上。元和九年，移信中，猶有累，不克如其鄉。大懼緩慢茲久，哭命其子某，以某月日啓君之喪，至于某，葬用某月甲子，志用太傅公之辭。又命河東柳某書緩故，且志終事之年月日。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二

表　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繫其辭，刻茲石表。

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代祖諱旦，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濟、房、蘭、廓四州。曾伯祖諱奭，❶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颺于河滸，士之稱家風者歸焉。

先君之道，得《詩》之群，《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間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群從弟子姪，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衎衎無倦，以忘其憂。德清君喜曰：「茲謂遯世無悶矣。」亂有間，舉族如吴，無以爲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死於吏舍，猶鞫其

❶「諱」，原脱，今據世本補。

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于上，由是貸其問。

既而以爲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罷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勸耦耕，作《三老五更議》、《籍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尚父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爲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爲刑法者軍旅之楨幹，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世不能容。❶ 表爲晉州録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之争。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簀，而無以奪焉。以爲自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于恥，調長安主簿。

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爲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爲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吴，願爲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徙爲宣城。四年，作閿鄉令。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爲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攘狡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爲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以校私讎。有擊登聞鼓以聞于上，上命先君揔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爲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爲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間，群寃獲宥，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作《鷹鸇詩》。居三年，醜類就殛，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爲心，疾惡不懼。」先

❶「世」，世本、音辯本作「勢」。

君捧以流涕，曰：「吾唯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

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姦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于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爲尚書郎。天子行慶于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

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爲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誡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爲表式。太夫人既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册太上皇后于興慶宮。既乃宗元貶秩，爲永州司馬，奉侍温凊，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于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

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於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荐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續，不敢即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袁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争。貞直忠蹇，舉無與比。能使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

姜公輔，爲内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好

諫諍，免。後以罪貶，爲復州刺史，卒。

齊映，南陽人。爲相。以文敏顯用。

嚴郢，河南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爲京兆河南尹，御史大夫。善舉職，爲邪險構扇，以貶死。

元全柔，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恢然者也。爲大官，有土地，入爲太子賓客。

杜黄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爲相，有牆仞，不佞。以謀克蜀，加司空，出爲河中節度。

劉公濟，河間人。寬厚碩大，與物無忤。爲渭北節度，入爲工部尚書，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憑，由江南西道入爲散騎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强毅仁孝。贊，爲御史中丞。捍佞倖得貶。後至宣池歙處置使，卒。質，爲尚書郎。以侍御史内供奉卒。最善文。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爲太子賓客。

裴樞，同郡人。爲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史，樞頓首願白其狀，以故貶。後爲尚書郎。

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妬，出爲刺史，發痼卒。❶

李鄘，江夏人。果檢自負，嶷然善爲官。爲御史中丞、京兆尹、鳳翔節度。

梁肅，安定人。最能爲文，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卒，贈禮部郎中。

陳京，泗上人。始爲諫官，數諫諍。有内行，文多詁訓。爲給事中。上方以爲相，

❶「發」，音辯本作「廢」。下同。

會惑疾，❶自刃，發痼卒。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弟愈，文益奇。

許孟容，吴人。讀書爲文口辯。爲給事中，常論事。由太常少卿爲刑部侍郎。

李覗，隴西人。行義甚脩。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爲三司者也。其大理者曰楊瑀。瑀無可言，猶以獄直爲御史。

宇文邈，河南人。有文，謹慤人也。爲御史中丞，齪齪自守。然以直免官，復爲刺史，卒。

袁滋，陳郡人。善篆書，文敏不競。爲相，出使辱命，貶刺史。復爲義成軍節度，卒。

盧群，范陽人。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天子以爲任事。爲義成軍節度，卒。

崔損，清河人。畏慎，爲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以損爲長者。

鄭餘慶，滎陽人。再爲相。始天下皆以爲長者，及爲大官，名益少。今爲尚書、河南尹，無恙。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爲御史中丞，復由中丞爲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爲尚書郎。

王紓，其弟紹，太原人。紹得幸德宗，爲尚書，在宰相之右。今爲徐泗節度。紓有學術，魯直，爲尚書郎。

❶【原校】「惑」，一作「感」。

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已年八十餘。既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爲言者。

虞當，會稽人。爲郭尚父從事，終汚州刺史。以信聞。

賈弇，長樂人。善士也。爲校書郎，卒。弟全，至御史中丞。

趙需，天水人。哻哻儒士也。有名。至兵部郎中，卒。

張式，南陽人。

張莒，常山人。

張惟儉，宣城當塗人。皆善言謔。式至河南尹。莒，鄧州刺史。惟儉，和州刺史。

奚陟，江都人。柔敏。至吏部侍郎。世謂陟善宦，然其智足自處也。

盧景亮，涿人。有志義，多所激發。爲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廢棄甚久。至順宗時，爲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

楊於陵，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爲中書舍人、京兆尹。

張因，某人。舉詔策，爲長安尉。願去官爲道士，甚有名。以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行。遂死封州。

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爲相，罷居尚書。

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爲刺史，屏棄。永貞中，召以爲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里，死傳舍。

苗拯，上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貶萬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爲文學，至御史。病瞽，遂廢。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咸爲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與冕並居集賢書府。冕文學益健，頗躁。自吏部郎中出爲刺史。至福建廉使，卒。登晚仕至尚書郎、祕書少監。

薛丹，同郡人。至尚書郎。

吕牧，東平人。❶由尚書郎刺澤州，卒。

崔稹，清河人。至檢校郎官。子群，爲右補闕，贈給事中。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爲容州經略。

于申，河南人。至尚書郎。

常仲孺，河南人。今爲諫議大夫。

蘇弁，武功人。好聚書，至三萬卷。與先君通書。以户部侍郎貶，復爲刺史。

崔芃，博陵人。善言名理。爲御史尚書郎。

鄭元均，滎陽人。强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困不得仕。

辛惲，隴西人。有史學。

韓衡，昌黎人。善士。

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同郡人。好讀書，號爲長者。後至尚書卒。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爲宣。自元均至宣力，皆没没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顯，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爲端。敢悉書所尤厚者，附兹石以銘于背如右。

❶「東平人」，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邑居於虞鄉。曾王父某官，王父某官，皇考某官。奕世餘慶，叢而未稔。濟德流祉，其後宜大。秀而不實，爲善者惑。嗚呼哀哉！

惟公敦柔峻清，恪慎端莊。進止威儀，動有恒常。英風超倫，孤厲貞方。居室孝悌，與人信讓。當職强毅，遊刃立斷。自少耽學，頗工爲文。既窮日力，又繼以夜。鄉里推擇，敦迫上道。乃與計偕，來遊京師。觀藝靈臺，貢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有令問，群士羡慕。居數年，授河南府文學。教勵生徒，撰擇貢士。儒黨相賀，庶人觀禮。秩滿，渭北節度使延爲參佐，總齊軍政，甚獲能稱，加太常寺協律郎。既喪主帥，罷歸私室。方將脱遺紛埃，退與道俱。冲漠保神，優柔隸儒。四方聞風，交馳鵠書。載筆乘軺，乃作參謀。出入朔方，陪佐戎車。遷大理評事，又加章綬。朱裳銀印，宗黨有耀。權略密勿，潛機埋照。完彼亭堡，時其講教。實從我謀，隣國是傚。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出納府庫，頒給軍食。下無斂斂，黔首休息。月校歲會，莫不如畫。庫豐財羡，制成計得。又遷殿中侍御史、度支營田副使。分閫之寄，參制其半。柔以仁撫，剛以義斷。戎臣坐嘯，公堂無事。朝端延首，❶方待以位。既而禄不及伐冰，政不獲專達。以其年正月九日遇疾，

❶「端」，音辯本作「廷」。

終於私館，享年五十。嗚呼痛哉！

奔驥騁力，中塗蹶足。高鴻輕舉，在雲墜翼。凡我所知，哀慟無極。本道節度尚書朗寧王張公，震悼涕慕，不任于懷。臨遣牙將試殿中監李輔忠監備凶禮，賵賻甚厚。行軍司馬侍御史韋重規等，匍匐救助，事用無闕。丹旐素車，歸于上京。撰期定宅，❶莫有愆素。故友諸生，宗人外姻，號慟會葬，哀禮咸申。克窆玄堂，掩坎廣輪。顧眄無依，徘徊增哀。願勒休聲，延垂後賢。於是汝南周公巢等，相與琢石書德，用圖不朽。文曰：

抱元淳，稟粹和。既强毅，又柔嘉。登儀曹，耀文章。司學徒，儒風揚。自渭北，來朔方。❷戎政閑，黔首康。冠惠文，垂朱裳。才不施，天茫茫。刊樂石，纂遺德。延休烈，垂憲則。於萬年，長無極。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

柳氏之先，自黃帝歷周、❸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爲展氏，禽以食菜爲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某，遺貞白之操，表儀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令諱某，垂博裕之道，啓佑後胤。

皇考湖州德清令諱某，弘孝悌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諂，徽柔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群。其在閨門也，動合大和，皆由順正。愷悌雍睦，莫有間言，故宗黨歌之。其在公門也，釋回措枉，造次秉直。事

❶「宅」，原作「老」，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來」，音辯本作「佐」。
❸「歷」，音辯本作「及」。

不失當，舉無秕政，故官府誦之。用冲退徑盡之志，以弘正友道，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内焉。此公修己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論惟明辟爲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即世，罷職家食。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

既佐戎事，實司中府。匪頒有制，會計明白。嗚呼！分閫委政，繄公而成務；朝右虛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在景子，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痛矣！

夫人吴郡陸氏，洎仲弟綜、季弟續、冢姪某等，抱孤即位，牽率備禮。祇奉裳帷，歸于京師。以某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髫知孝，❶呱呱涕洟。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

初，公元兄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正席，不甘味，及撰日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荐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既乎？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輿公」。修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爲理化之始，莫尊乎堯，作《堯祠頌》。以爲述德之道，❷不忘

❶「在」上，世本有「既而閔焉」四字。

❷「道」，音辯本作「作」。

於祖，作《始祖碑》。以爲紀廣大之志，敘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餘諷詠比興，皆合于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議端方，直而不苛。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率性廉介，懷貞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師」。兼備四德，具體而微，公之謂矣。

小子常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朴魯甚騃，不能文字，敢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不能文，故敘而終焉。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祔于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蘭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某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皆如律令。

府君諱某字某，由父任爲太廟齋郎，更許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爲弘農二年，推其誠心，裕于其人。闢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夭；教厲明具，故俗不争奪。遂以洽于大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加禮褒旌，考績絕尤。推君之政，風于下邑。命爲吏部尚書郎。庾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焉。方圖優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于官。以其

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于是邑。仍會危難，至于今乃克返葬。孤某，嘗爲黔州録事參軍，今無禄仕，而志不敢緩。初，公娶司農少卿京兆韋山之孫、涇陽主簿迴智之女，德容温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于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人之喪至于虢，舉弘農君之喪，咸至于墓，窆焉。既窆，立石表于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

嗚呼！世有難仕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駟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黜食，寒妻子，飢僕御，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爲旅人徒跣萬里，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五十而慕者舜也，禄千鍾而悲者曾子也，聖且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志從父弟宗直殯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以爲己師；聞惡，若己讎；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坐語。善操觚牘，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爲工。作文辭，淡泊尚古，謹聲律，切事類。譔漢書文章爲四十卷，歌謡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爲工。讀書不廢蚤夜，以專故，得上氣病，臚脹奔逆。每作，害寢食，難俯仰。時少閒，又執業以興，呻痛咏言，雜莫能知。

兄宗元得謗於朝，力能累兄弟爲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藝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爲柳州刺史。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瘧寒，數日良已。又

從謁雨雷塘神所，還戲靈泉上，洋洋而歸，卧至旦，呼之無聞，就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析余之形，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無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志其殯。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三

誌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僇，徙播癘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天地有窮，此冤無窮。既舉葬紖，猶以不肖之辭，擬述先德，且志其酷焉。

嘗逮事伯舅，聞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翦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爲名婦。

先君之仕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皆

遠在數千里之外，❶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己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蒞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不得成禮。

既得命於朝，祗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冢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若有日，吾其行也。」及命爲邵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罪。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群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册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違者。既至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儆于後，以蓋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

喪主子婦七歲，而不果娶。竄窮徼，人多疾殃，炎暑熇蒸，其下卑濕，非所以養也。診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黃叫呼，遂遘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爲禍爲逆，又頑狠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于今。靈車遠去而身獨止，玄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囚窮縶，魄逝心壞。蒼天蒼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❶「皆」，音辯本作「雖」。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辯族姓者曰，趙郡贊皇之東祖。祖某，爲某官。父冲，爲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嶷然殊異。及笄，德充於容，行踐於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害其和。特善女工翦製之事，又能爲雅琴秦聲操縵之具。婦道既備，宜爲君子之配偶焉。我伯祖臨邛令府君諱某，受夫人於李氏之廟而歸于正室。臨邛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諱某。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諱某。又其先曰常侍府君諱楷。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奭。自中書以上，爲宰相四世。

噫！我伯祖以宗胄碩大而濟其德厚，夫人以族屬清顯而修其禮範，合二姓以承先祖，爲士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德用光，家道甚宜。無何，伯祖終于臨邛而窆焉。夫人從子而返于淮滸。嗚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嘗不奉迎供養，必誠必親。男既立，必使之有禄仕，女必使之有家。將嫁己子，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仲父殿中侍御史府君由是志也。

夫人生男一人，諱某，不幸終於宣州旌德尉。女三人，皆得良壻。隴西李伯和爲揚子丞，疾痺廢痼而没。太原王紓，今爲右補闕。潁川陳蒉，爲校書郎、渭南尉，知名。貞元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持，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諸壻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六月二十九日，終于平康里。自小斂至于大斂，比及葬，則二壻實參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郎，奉之以縗而正于位。八月

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棲鳳原，介于我先府君仲父二兆之間，神心之所安也。

嗚呼！ 嗣子早夭，臨卭萬里，以歲之不易，未克合祔，哀孰甚焉！ 諸姑合以爲斯志，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母家，且又葬于我，志于我，故敘柳氏爲備。銘曰：

藹其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沉幽光。夙淪夫子嗣又喪，精帷不復岷之陽。兆靈趾，棲鳳里，艮之山，兑之水，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靈祉，誰之言者青烏子。

叔妣吴郡陸氏夫人誌文

夫人諱則，字內儀，姓陸氏，家于吴郡，蓋江左上族。以宗子在他國，家牒逸墜，故曾王父、王父之諱官，不克究知而闕其文。父覃，皇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柔，笄而禮。會伯舅爲河南尹，撰擇僚寀，謂我文學掾仲父，士林殊英，儒流推高，故夫人歸于我。

夫人之志也，温順以承上，冲厚以字下，不敢踰於冢婦，不敢侮於臣妾。是宜允膺福壽，集成母儀。稟命不淑，享年三十有五，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終于長安太平里第。嗚呼！ 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孺在抱，委縗就位。女一人，曰喜子，匍匐繈緥，寄婦人之手。哀哉！ 蓋衰門薄祐，神道不相，顧仲父違背於歲首，而夫人捐棄於是月。遺孤眇藐，未克承紹，凡我族屬，其痛巨乎！ 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祔于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今不書，懼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于平康里。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爲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于此，命也。既成婦矣，宜祔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嘗，生君之子，不朞月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願殺禮，以成吾私，邇先夫人之墓而窆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於正，其可也。」

陳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棲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于我之長；睦于族，施于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慤而文，願以爲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爲也，莀無恨矣。」嗚呼！貴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于兹石。

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爲濟州刺史。曾祖諱某，爲徐州長史。祖諱某，爲清池令。考諱某，爲臨卭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爲之誌。凡歸于夫家，爲婦爲妻爲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至于幼孩，

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于墓者，琢密石，加蓋于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兹石而書焉。

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多，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諱。與其類戲于家，遊弄之具，未嘗有争。先公自鄂如京師，其時事會世難，告教罕至，[1]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紿以疾告，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隸書，爲雅琴，以自娱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爲異，言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爲辨。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子。然而不克會于貴壽，以至于斯，孰謂之天有知者耶？

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之懿。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昏愚而獨存，孰謂天可問耶？嗚呼，痛其甚歟！遂濡血而書，以志終天之哀，與兹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子曰徐州府君諱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諱某，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以至于侍御史府君諱某，用貞信勁正，達于邦家。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裴氏至于唐，其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禮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嗣用忠肅，書于國史。祠部府君諱稹，業之以貞直，以至于金吾府君諱儆，用

[1]【原校】「告」，一作「書」。

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

嗚呼！夫人與仁孝偕生，以禮順偕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夫族，穆如也。其爲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太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教焉。天禍弊族，夙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于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鹽酪，頓踴叫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笄，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猶不食，朝夕諭誨，僅而濟焉。其爲妻道也，貞順之宜，恒服於身體；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懥之色，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婉焉而得其正。其爲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任恤之行甚備，❶常以不幸，不及姑舅之養，用爲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眎滌濯，羞簠簋，勞以待旦。每怵惕之感至焉，則又移其孝於裴氏之門，而以睦于家婦介婦，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大譴歟？裴氏之大不幸歟？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官爲參軍事，不及偕其貴。骨髓之疾，實鍾于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夫！

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族視之如己，其家老、長妾、臧獲之微，皆以其私奔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尚慮積憂傷于尊懷，猶持形立氣，紿以少間。故二稚未齓，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

❶「任」，音辯本作「仁」。

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闕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凡生三子，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殯，魂氣無不之也。次曰崔六，後夫人五旬而夭，因祔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無恙，託于乳媪，以虞水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于長安縣之神禾原，從于先塋，祔于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爲之志，毒痛憑塞，略不能具。敢告無愧亂，無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司勳生殿中侍御史諱某。殿中生醴泉縣尉諱某。醴泉生今禮部郎中凝。代濟仁孝，號爲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即世，外王父兼，居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部。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撫愛視遇者，殆過厚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難之。五歲，屬先妣之忌，飯僧於仁祠，就問其故，媬傅以告，遂號泣不食。後每及是日，必遑遑涕慕，抱終身之戚焉。及許嫁于我，柔日既卜，乃歸于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最深。髫稚好言，始於善謔，雖間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

夫人既歸，事太夫人，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蒸嘗，怵惕之義，表于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况又通家，愛之如己子，

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異于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未三歲，孕而不育，厥疾增甚。明年，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永寧里之私第。八月一日甲子，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順淑茂，宜延于上壽；端明惠和，宜齒于貴位；生知孝愛之本，宜承于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

哀門多釁，上天無祐，故自辛未，逮于茲歲，累服齊斬，繼纏哀酷。其間冠衣純采朞月者，三而已矣。無乃以是累夫人之壽歟？悼慟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九月五日庚午，克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年，龍集己卯。爲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惟若人兮，婉娩淑姿。鏘翔令容，委窮塵兮。佳城鬱鬱，閉白日兮。之死同穴，歸此室兮。

下殤女子墓塼記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願以爲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爲尼，號之爲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爲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爲成人者，然卒夭。斂用緇褐，銘用塼甓，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崗之西隅。銘曰：

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❶ 焉往而止？魂氣無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

❶「來」，原作「求」，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小姪女子墓塼記

字爲雅，氏爲柳。生甲申，死己丑。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東崗首。生而惠，命則夭。始也無，今何有？質之微，當速朽。銘兹瓦，期永久。

故尚書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王有明德，世紹顯懿。至于唐，有文昭者，爲綿州刺史，號良二千石。其嗣慎言，爲仙居令、光州長史，克荷于前人。光州，夫人之父也。夫人既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君，諱某。府君舉明經，授任城尉左金吾衛兵曹。修經術，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會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

夫人生二子。長曰彝倫，舉五經，早夭；少曰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有八載，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先帝棄萬姓，嗣皇承大位。公居禁中，訏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由蘇州司功參軍，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加户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重輕開塞，有和鈞肅給之效。内贊謨畫，不廢其位，凡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卒于堂，蓋貞元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也。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賻以布帛。

嗚呼！夫人之在女氏也，貞順以自

處，孝謹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祇敬以承上，嚴肅以涖下。事良人四十有九年，而勤勞不懈；生户部五十有三年，而教戒無闕。年七十有九，而户部之道聞于天下，爲大僚，垂紫綬，以就奉養。公卿侯王，咸造于門。既壽而昌，世用羡慕。然而天子有詔，俾定封邑，有司稽於論次，終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祔于兵曹君之墓。銘曰：

夫人之德，温柔敬直。承于陰教，式是嬪則。克生良子，用揚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毗，邦人是望。若若紫綬，榮于高堂。惟昔孟氏，號爲母師。在漢稱賢，有惑不疑。❶ 懿懿夫人，維其似之。山北之中，神禾之原。問于靈龜，闕此顯魂。勒石垂休，永永萬年。

朗州員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誌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嫁爲朗州員外司户河東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諷詩騷以爲娛。始簡以文雅清秀重於當世，其後病惑，得罪投驩州。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以叔舅命，歸于薛。惟恭柔專勤，以爲婦妻，恩其故他姬子雜己子，造次莫能辨。無忮忌之行，無犯迕之氣，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隣。❷ 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病肝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不能已。朞月之日，潔服飾容

❶「惑」，世本、音辯本作「戒」。

❷「于」，原作「子」，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而終，年若干。某月日，遷柩于洛。某月日，祔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巽始佐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録。會其長以罪聞，因從貶。更大赦，方北遷，而其室已禍。

巽之考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書真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曅，❶祖曰某官鯢。唐興，中書令仁師議刑不孥。其二世，大父也。巽之他姬子，丈夫子曰老，女子曰張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子。銘曰：

翼翼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綿載二百。其慶中缺，曾玄不績。簡之温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禍六稔，數存如没。宜福而灾，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全。隣無言聞，臧獲以虔。推仁撫庶，孩不異憐。兄公是怙，❷夫屬忻然。髮髢峩峩，籩豆維嘉。烝嘗賓燕，❸其羞孔多。有苾有嚴，神饗斯何？奚仲、仲虺，胡祐不遐？高曾祖考，胡嘏之訛？淑人不居，誰任于家？書銘告哀，以寘巖阿。

韋夫人墳記

韋夫人終成都，殯萬年，遷柩渭南，祔而不合，大葬未利，以俟禮也。其族系如某人之誌，堋用元和十四年月日，子某爲石刻而納諸壙。

❶「曅」，原作「畢」，今據世本改。
❷【原校】「公」，一作「子」。
❸「烝」，原作「蒸」，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馬室女雷五葬誌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事絲纊文綉，不類人所爲者，余覩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修嚴，恒若簪珠璣，衣紈縠，寥然不易爲塵垢雜。年十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爲妓於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慧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於墓？」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閔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爲砂書玄塼，追而納諸墓。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

智氏既滅范、❶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瑶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

群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魚幾何？」❷曰：「臣始漁於河中，今漁於海。❸今主大兹水，❹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鯋、鱮、鱣、鰋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鲂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饑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秃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懵，環坻溆而不能出。魚之大者，❺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群鮫，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

❶「智」，原作「晉」，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魚」，音辯本作「漁」。
❸「今」，音辯本無。
❹「今」，原作「令」，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❺「魚」上，世本、音辯本有「向之從」三字。

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

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❶若欒氏、祁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魦、鱮、鱣、鰋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脱其鱗，鱠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鮞遺胤，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爲群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❷亦幸主之蹙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上乃慠然，以爲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深怨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鬛摧於安邑，胸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黿爲鼉，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强大，於文王何有？」

智伯不悦，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❶「侈」，原作「移」，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見」，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艫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涣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没，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覿，乃合涇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弱惡，❶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

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蜯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

❶「弱惡」，世本、音辯本作「惡弱」。

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 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 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説耶？」

曰：「是則然矣。 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説耶？ 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 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 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没吾舟。 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 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 此其大凡者也。 願以是汙汝可乎？」

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 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 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 遂書其對。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 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 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 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 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❶ 夫

❶「爲無益乎道」至「而又戚戚」四十三字，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爲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群比以爲名，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曰：「何哉？」曰：「杜兼爲濠州，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蓄貨足慾，吾以爲唐檮杌、饕餮者亡以異。然而卒入爲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死。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覩乎目，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讒且諛，日狀其僚之過愆以致于兼，且曰：『是過是愆，我獨無有。』其僚因惴恐，以俟謫怒於上，令日施施自負，曰：『州君將我除也。』❶兼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人由是不苟免，而讒諛之道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爲公且明耶？」或者曰：兼，凶狡人

❶「除」，世本、音辯本作「陟」。

也。恣殺以充己，其爲過章章者，凡天下兒童，（後闕）

天　對

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❶

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來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爲焉！

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對：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

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

對：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轉輠渾淪，蒙以圜號。

問：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對：冥凝玄釐，無功無作。

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

對：烏徯繫維，乃麋身位。無極之極，漭瀰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

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對：皇熙亹亹，胡棟胡宇？完離不屬，焉恃夫八柱！

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對：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

問：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對：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隈無隅，曷懵厥列？

❶「明明闇闇，惟時何爲」，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問：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對：折篿剡筳，午施旁豎，鞠明究曛，自取十二。非余之爲，焉以告汝！

問：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對：規燬魄淵，太虚是屬。棊布萬熒，咸是焉託。

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

對：輻旋南晝，軸奠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側！平施旁運，惡有谷、汜！

問：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對：當焉爲明，不逮爲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

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

對：燬炎莫儷，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

問：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對：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問：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

對：陽健陰淫，降施蒸摩，歧靈而子，焉以夫爲！

問：伯强何處？惠氣安在？

對：怪瀰冥更，伯强乃陽，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届時縮，何有處鄉！

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對：明焉非闢，晦焉非藏。

問：角宿未旦，曜靈安在？❶

對：孰旦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❷

問：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❶「在」，世本、音辯本作「藏」。
❷「廷」，世本、音辯本作「迋」。

對：惟鮌譊譊，隣聖而孽。恒師厖蒙，乃尚其圮。后惟師之難，矉頞使試。

問：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對：盗堙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而投棄于羽。方陟元子，以胤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鴟龜肆喙。

問：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對：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蘖，夫固不可以類。胝躬躄步，橋楯勩踣。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刑九疇，❶受是玄寶。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

問：洪泉極深，何以寘之？

對：行鴻下隤，厥丘乃降。焉填絶淵，然後夷于土。

問：地方九州，何以墳之？

對：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

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對：胡聖爲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

問：鮌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對：圜燾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爲此，而以慁天極？

問：九州何錯？川谷何洿？

對：州錯富媪，爰定于趾。躁川静谷，

❶「刑」，原作「形」，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形有高庳。

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對：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浟浟，又何溢爲！

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

對：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而課校脩長！

問：南北順橢，其衍幾何？

對：茫忽不準，孰衍孰窮！

問：崑崙縣圃，其凥安在？

對：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處爰都。

問：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對：增城之高，萬有三千。

問：四方之門，其誰從焉？

對：清溫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

問：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對：辟啓以通，兹氣之元。

問：日安所到，燭龍何照？

對：脩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

問：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對：惟若之華，禀羲以耀。

問：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對：狂山凝凝，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

問：焉有石林？有獸能言？

對：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嘐嘐，人名是達。

問：烏有虯龍，負熊以遊？

對：有虯螻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

問：雄虺九首，倏、忽焉在？

對：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

問：何所不死？長人是守？❶

對：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封、嵎之守，其横九里。

問：靡萍九衢，枲華安居？

對：有萍九歧，厥圖以詭。浮山孰産？赤華伊枲。

問：靈蛇吞象，厥骨何如？

對：巴蛇腹象，足覿厥大。❷三歲遺骨，其脩已號。

問：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對：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

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對：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潛謂不死。

問：鯪魚何所？鬿堆焉處？

對：鯪魚人貌，邇列姑射。鬿雀峙北號，惟人是食。

問：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對：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大澤千里，群鳥是解。

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配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慾不同味，而快鼂飽。

對：禹懲于續，嵞婦亟合。胈離厥膚，三門以不眂。呱呱之不晝，而孰圖厥味。卒燥中野，民攸宇攸暨。

問：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

❶【原校】「死」，一作「老」。
❷【原校】「覿」，一作「觀」。

對：彼呱克臧，俾姒作夏。獻后益于帝，諄諄以不命。復爲叟耆，曷戚曷孽！

問：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籥，而無害厥躬。

對：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撻兇窮。聖庸夫孰克害！

問：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對：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垍，休居以康食，姑不失聖，天胡往不道。

問：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對：啓達厥聲，堪輿以呻。辨同容之序，帝以賀嬪。

問：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

對：禹母産聖，何副厥旅！彼淫言亂噣，聰聝以不處。

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氏。

對：夷羿滔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

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對：震鰝厥鱗，集矢于皖。肆叫帝不諶，失位滋嫚。有洛之嫮，焉妻于狡！

問：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對：夸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

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對：寒讒婦謀，后夷卒戕。荒棄于野，俾奸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怙身弧！

問：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爲黄能，巫何活焉？

對：鮌殛羽巖，化黄而淵。

問：咸播秬黍，莆雚是營。

對：子宜播稙穉，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丕徹以圖，民以讙以都。

問：何由并投，而鮌疾脩盈？

對：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

問：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横，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對：王子怪駭，蜺形茀裳。衣裭操戈，猶懵夫藥良。終鳥號以遊，奮厥篚筐。曶漠莫謀，形胡在胡亡？

問：萍號起雨，何以興之？

對：幽陽潛爨，❶陰烝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

問：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對：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

問：鼇戴山抃，何以安之？

對：宅靈之丘，掉焉不危，鼇厥首而恒以恬夷？

問：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對：要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

問：惟澆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對：澆嫪以力，兄麀聚之。康假于田，肆克宇之。

問：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對：既裳既舍，宜咸墜厥首。

問：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對：湯奮癸旅，爰以傴拊。載厥德于

❶「幽陽潛爨」，世本作「陽潛而爨」。

葛，以詰仇餉。

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對：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

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對：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娛，以大啓厥伐。

問：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❶

對：瞽父仇舜，鰥以不儷。堯專以女，兹俾胤厥世。惟蒸蒸翼翼，于嬀之汭。

問：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對：紂臺于璜，箕克兆之。

問：登立爲帝，孰道尚之？

對：惟德登帝，師以首之。

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對：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❷工獲詭之！

問：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

對：舜弟眂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犬齗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

問：吴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對：嗟伯之仁，遜弟旅嶽。❸雍同度厥義，以嘉吴國。

問：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❶「厥萌在初，何所意焉」兩句，世本、音辯本在下問「璜臺十成」句上。

❷「日」，世本無此字。

❸「弟」，音辯本作「季」。

對：空桑鼎殷，諂羹厥鵠。惟輌知言，瞷焉以爲不。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

問：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説？

對：降厥覲于下，匪摯孰承！條伐巢放，民用潰厥疣。以夷于膚，夫曷不謡！

問：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對：嚳、狄禱禖，契形于胞。胡乙鷇之食，而怪焉以嘉。

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對：該德胤孝，蓐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慝。

問：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對：牧正矜矜，澆扈爰踣。

問：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對：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

問：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對：辛后騃狂，無憂以肥。肆蕩施厥體，而充膏于肌。嗇寶被躬，焚以旗之。

問：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對：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啓牀以斮。

問：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禄，不但還來。

對：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惟陋民是冒，而丕號以之。❶ 卒營而班，民心是市。

問：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

❶「之」，世本、音辯本作「瑞」。

棘，負子肆情？

對：解父狄淫，遭愨以赧。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

問：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對：象不兄龔，而奮以謀。蓋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

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對：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

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對：胡木化于母，以蝎厥聖！喙鳴不良，謾以詭正。盡邑以墊，孰譯彼夢！

問：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對：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師憑怒以割，癸挑而讎。

問：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

對：膠鬲比漦，雨行踐期。捧盎救灼，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得使萃之。

問：到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

對：頸紂黃鉞，旦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

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對：位庸庇民，仁克蒞之。紂淫以害，師殛圮之。

問：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對：咸逭厥死，争徂器之。翼鼓顛禦，讙舞靡之。

問：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

對：水濱翫昭，荆陷弑之。繆迓越裳，疇肯雉之。

問：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對：穆懵《祈招》，猖洋以遊。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紿娱載勝之獸，觴瑶池以迭謡。

問：妖夫曳衒，何號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對：孺賊厥詵，爰檿其弧。幽禍挐以夸，憚褒以漁。淫嗜蔑殺，諫尸謗屠。孰鱗漦以徵，而化黿是辜。

問：天命反側，何罰何佑？

對：天邈以蒙，人厶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

問：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對：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

問：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對：紂無誰使惑，惟志爲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僇寵。

問：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對：干異召死，雷濟克后。

問：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對：文德邁以被，芮鞫順道。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厚。

問：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

冰上，烏何燠之？

對：棄靈而功，篤胡爽焉！翼冰以炎，盍崇長焉。

問：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對：既歧既嶷，宜庸將焉。紂凶以啓，武紹尚焉。

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

對：伯鞭于西，化江、漢滸。易岐社以太，國之命以祚武。

問：遷藏就岐，何能依？

對：踰粱槖囊，羶仁蟻萃。

問：殷有惑婦，何所譏？

對：妲滅淫商，痛民以亟去。

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對：肉梅以頒，烏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

問：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

對：牙伏牛漁，積内以外萌。歧目厥心，瞭眡顯光。奮力屠國，以髀髖厥商。

問：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對：發殺曷逞，❶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

問：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對：中譖不列，恭君以雉。胡螾訟蟯賊，而以變天地。

問：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

❶「曷」，原作「昌」，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下，又使至代之？

對：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棄，天又祐之。

問：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對：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問：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對：光徵夢祖，憾離以厲。彷徨激覆，而勇益德邁。

問：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對：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問：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蟻微命，力何固？

對：螝齧己毒，不以外肆。細腰群螫，夫何足病。

問：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對：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

問：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對：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

問：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對：咨吟于野，胡若之狠。嚴墜誼殄丁厥任，合行違匿固若所，咿嚘忿毒意誰與？醜齊徂秦，啗厥詐讒，登狡庸咈以施。甘恬禍凶亟鋤夷，愎不可化徒若罷。

問：吴光争國，久余是勝？

對：闔綽厥武，滋以侈頹。

問：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

對：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問：吾告堵敖以不長。

對：欸吾敖之闕以旅尸。

問：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對：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五

問答

晉問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壖。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爲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聱岈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覬闞蹀户，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翥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界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濆濁麋沸，黿鼉詭怪，于于汩汩，騰倒騤越，委泊涯涘，呀呷歙納，摧雜失墜。其所蕩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鵠干巕。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淜泙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轤之所負，檣檣之所御，鱗川林壑，隳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

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

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爲榮觀顯大也。吴起所謂『在德不在險』，此晉人之籍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太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爲棘爲矛，爲鎩爲鉤，爲鏑爲鏃，爲槊爲鍭。❶出太白，徽蓐收，召招摇，伏蚩尤，肅肅褷褷，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跕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讋群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

吴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産。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兟兟，溶溶紜紜，轠轠轔轔，或赤或黄，或玄或蒼，或醇或駹，黭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旃旗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群飲源槁，迴食野赭，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怳，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然坌躍，千里相角。風駿霧鬣，巘山抉壑，耳摇層雲，腹捎衆木，

❶「槊」，原脱，據《全唐文》補。

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鬪目相馴，聚溲更嘘，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齕，蟻雜螽集，啾啾濼濼，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欒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

吴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説。」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宫室求大才者，❶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内貞，瀋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澗壑之紆縈，凌巑岏之杪顛，漱泉源之淦瀯，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柿填層谿。丁丁登登，硠硠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漰漰，洶洶薨薨，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巘捎殺，摧崪坱圠，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鵾鸛鶖鶬，號鳴飛翔，貙豻虎兕，奔觸讋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脱。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硉兀，轉騰冒没，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蹙，匯流雷解，前者汩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水。摺拉頽踏，捽首軒尾，澒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崪，穿雲蔽日，涣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

❶「才」，世本、音辯本作「木」。

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

吴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宫室；患無宫室，不患材之不己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褫祁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纏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脩網亘山，罩罶罜麗，織袵其間。巨舟軒昂，仡仡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顔。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鰭，戮白黿，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攬流離，掬縮推移，粱會網蹙，騰天彌圍，掉躍擁踴，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摛奇文，❶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脱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孿切，莫保龍籍，具糅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魦、鱨、鮪、鯉，鰋、鱧、魴、鱮之瑣屑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脱紘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舄鹵，聞鱠炙之美，則掩鼻蹙頞，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

吴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晋寶之大者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匀匀，涣兮鱗鱗，邐彌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屈延布，脉寫膏浸，潗湒滑汩，彌高掩

❶「摛」，原作「擒」，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痺，❶漫壠冒塊，決決没没，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瀴瀛霈濊，偃然成淵，漭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❷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熛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羃羃，奮儨離析，鍛圭椎璧，眩轉的皪，乍似殞星及地，明滅相射，冰裂雹碎，巃嵸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斂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皦乎溓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贏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賫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

吴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

先生曰：「願聞民利。」

吴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怒，定周于温，奉册受錫，夾輔糾逖，以爲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

❶「痺」，世本、音辯本作「庳」。

❷「徒見」，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饔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❶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

吴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温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於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

吴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鬬；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准，

❶「其」下，原衍「遺風尚有」四字，今據世本、音辯本删。

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焉也。❶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爲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爲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謫。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壘恢張，群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扃，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爲若是其悖也。狼狽擯僇，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

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懵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吾縲囚也，逃山陵入江海無路，❷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

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説，心信古書，以爲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❸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

❶「易」，世本、音辯本重文。
❷「陵」，世本、音辯本作「林」。
❸「開」，原作「聞」，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衡羅陷穽，不知顛躓，愚惷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閎，端貞鯁亮，苞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嚄唶，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趦趄批捩而追其跡。舉其理，則皆謨明淵沉，剖微窮深，劈析是非，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默塞，耗眊窒惑，抉異探怪，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卒自戕賊，固不足以睢盱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總攬羅絡，橫竪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莩，離踈空虛，竊聽道塗，顓嚚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摇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嘘陰陽，轇轕三光，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澁，培塿潗湁，毫聯縷緝，塵出坱入，固不足以攎摛踊躍而涉其級。兹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縶，客從而擠之，不亦忍乎？且夫白羲、騄耳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黄鐘、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嗚嗚咬哇，不入里耳。西子、毛嬙之蹈後宫也，曒朝日，焕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❶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麽眇連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没吾世，不亦可乎？」

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躚躚蓬藋，樂吾囚兮。

❶「無」，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答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黧老壯齒，十有一人，謖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兹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中廄病顙之駒。」

曰：「若是何哉？」曰：「凡爲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爲律，以敕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遊。躄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躄，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未嘗及人，側匿愧恐殊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伥伥無所師，遂相與出躄浮圖以爲師，盥濯之，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躄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廄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異技，❶硿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皁，恒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廄之馬，無肯爲伍。會今刺史中丞來莅吾邦，❷屏棄群駟，舟以泝江，將至，無以爲乘。廄人咸曰：『病顙駒大而不厖，可秣飾焉；他馬巴、僰痺狹，❸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薦之席，縻之絲，浴剔蚤鬋，刮惡除洟；莝以

❶「技」，原作「枝」，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刺史」下，世本、音辯本有「以御史」三字。
❸「痺」，世本、音辯本作「庳」。

雕胡，秫以香萁；錯貝鱗纕，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綏；或膏其鬣，或劀其脽；御夫盡飾，然後敢待。❶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幢旗前羅，杠蓋後隨；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遨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

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黧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風，鼻知膻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顙之猶有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群談角智，列坐争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丱角羈貫，排厠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犬馬也，❷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躄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黧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❶「待」，世本、音辯本作「持」。
❷「犬」，世本、音辯本作「大」。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六

説

天説（附劉禹錫《天論》）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説乎？吾爲子言天之説。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遊，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

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天論 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騰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剌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❶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

❶「荼」，世本作「荼」。

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爇樹，陰而揫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硎鋩；義制强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

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禄，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耶？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説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❶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

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邪？任人而已。」

❶「實」，原作「寶」，今據世本改。

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

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群次乎邑郛，求蔭于華欀，❶飽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强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幸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

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爲魁也。適

❶「欀」，世本、《劉夢得文集》卷十二作「榱」。

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漢、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嗚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

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漢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

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答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勢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

問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

乎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内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 下 劉禹錫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

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顔、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爲庸，噓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群分彙從，植類曰生，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爲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❶襲亂而興，心知説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

❶「中」，世本作「高」。

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鶻說

有鷙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西亦然。」

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鷇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❶凡食類之飢，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

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嘿，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祀朝日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

❶「不」上原有「一」字，今據世本刪。

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

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

僚曰：「欲子之書其説，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説

永州之野産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涖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

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

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隣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❶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隣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隣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説，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禬説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禬，進有司以問禬之説，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户部，户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禬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爲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

❶「徙」，原作「徒」，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

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之爲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之爲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數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

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謾之説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説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歟！」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説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爲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❶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

❶【原校】「極」，一作「拯」。

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爲復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爲其桴，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説，❶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歟」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

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遯世者得吾言以爲學，其於無悶也，揵焉而已矣。」

説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

曰：「是一車之説也，非衆車之説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説。澤而杼，山而侔，上而輊，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内，垂綏而以畋，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輈，却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

❶【原校】「追」，一作「迨」。

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産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内若軸，❶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污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四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内。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

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❷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説車以贈。

謫龍説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群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緅裘白紋之裏，首步摇之冠。貴遊少年駭且悦之，稍狎焉。奇女頩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宫，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翛翛也。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

❶「變」，原作「孌」，今据世本、音辯本作改。
❷「其」，原作「之」，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怪甚矣。

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説。

復吴子松説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爲物者裁而爲之歟？余固以爲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勃怒衝涌，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爲人，拳然爲禽，敷舒爲林木，嵑巘爲宫室，誰其搏而斲之者？風出洞窟，❶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剡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黄，皆寓也，無裁而爲之者。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

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爲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爲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瞀禍賊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爲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爲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爲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横訊過詰擾擾如此哉！

羆説

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

❶「窟」，原作「窘」，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髮人立，絶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罌火而即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説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蜋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倛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横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❶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倛頭，爲龍、鳳、麒麟、螳蜋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

❶「清」，原作「凊」，今據世本改。

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七

傳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

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户。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❶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

❶【原校】「賒」，一作「賤」。

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瘻，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遊及賣果者，❶皆争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❷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摇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

❶【原校】「豪」下，一有「家」字。

❷【原校】「去」，一作「亦」。

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幺弱者。漢官因以爲己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户口滋耗。少得自脱，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

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虚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絶，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

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絶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兒氏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

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刧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禄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禄嗜貨者。

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致，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

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

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

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就牖間爲書，輾而圓封之。又爲書，博封之。訖，如厠。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厠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厠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

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汙，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爲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

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耶？抑固有厠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矣，又何暇赤之笑哉？

蝜蝂傳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❶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

❶【原校】「因」，一作「固」。

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曹文洽韋道安傳元闕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八

騷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餰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❶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

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紝，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欵天津，儷于神天，❷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欻，兹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黿鼉螺蜯，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彷徉爲狂，局束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

❶「祈」，原作「析」，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天」，世本、音辯本作「夫」。

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悦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貶名絶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今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群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鬬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❶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横不卹。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摇唇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擘眥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黄對白，啽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宫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悦，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頞蹙，喙唾胸歐。大赧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顔。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

❶「慄」，原作「慓」，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褏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恥，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

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罵尸蟲文 并序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於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嫉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爲神。帝，神之尤者，其爲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悦之以饗？其爲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爲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❶然後爲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説，爲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跪側而寓乎人，❷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導人爲非。冥持札牘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爲形，以邪爲質。以仁爲凶，以僭爲吉。以淫諛諂誣爲族類，以中正和平爲

❶「夫人」下，世本、音辯本有「咸」字。

❷【原校】「跪」，一作「詭」。

罪疾；以通行直遂爲顛蹶，以逆施反鬬爲安佚。譖下謾上，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于帝，遽入自屈。羃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脩蛕恙心，短蟯穴胃，外搜疥癘，下索瘻痔，侵人肌膚，爲己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爲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蓐收震怒，將敕雷霆，擊汝酆都，糜爛縱橫。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

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禄。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亘爲棟楹，齊爲閫閾。外隅平端，中室謹飭。度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

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兹揉木，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絶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

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埆，反時燠寒。鬱悶結澀，癃蹇艱難。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縮恧巑岏。含蝎孕蠹，外邪中乾。或因先

容，以售其蟠。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禍氣侵骨，淫神化脉。體仄筋倦，縈乖衛逆。乃喜兹物，以爲己適。器之不祥，莫是爲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

且人道甚惡，惟曲爲先。在心爲賊，在口爲愆。在肩爲僂，在膝爲攣。戚施踦跂，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朝歌迴車，簡牘載焉。❶

昭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愼保其傳。

宥蝮蛇文并序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爲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内，彼不即汝，而汝即彼，犯而鬬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穫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朴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不凌奥，不步闇，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

❶【原校】「載」，一作「稱」。

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爲是不可得也。❶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夫天形汝軀，絶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膂屈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恧，其腹次且，褰鼻鈎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蘄害物，陰妬潛狙。汝之禀受若是，雖欲爲鼀爲螾，焉可得已？凡汝之爲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摇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哃舌摇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己。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葺吾楹，窖吾垣，❷嚴吾扃，俾奥草不植，而穴隟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争。雖汝之惡，焉得而行？

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禀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抶。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其内。今雖寬焉，後則誰賚？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憎王孫文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静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

---

❶ 下「不」字，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❷ 【原校】「窖」，一作「窒」。

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群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唶唶彊彊，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所過狼籍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投注。竊取人食，皆實其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猨群衆則逐王孫，王孫群衆亦齚猨。❶猨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浟浟兮，其上群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宣齗。外以敗物兮，內以争群。排鬭善類兮，譁駭披紛。盗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群披競齧兮枯株根。毁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怨苦號穹旻。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

猨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遊兮，惟德是傚。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群小遂兮君子違，❷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虚。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❶「亦」，音辯本作「則」。
❷「遂」，原作「逐」，今據音辯本改。

逐畢方文并序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爨，夜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蓋類物爲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之，爲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群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宅兮，時闔而開。火炎爲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兮，日十爇而窮災。朝儲清以聯邃兮，夕蕩覆而爲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户駭人哀。袒夫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兮，混合恢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頹。休炊息燎兮，仄伏煨煤。門薨晦黑兮，啓伺奸回。若墜之天兮，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盍已。問之禹書，畢方是祟。

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僇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愬咸至。皇斯震怒兮，殄絶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禄屏氣。太陰施威兮，玄冥行事。❶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衒巧，莫救汝死。黠知急去兮，愚乃止此。高飛兮翺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遊兮可卒歲。

❶「太陰施威兮玄冥行事」九字，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

辨伏神文并序

余病痞且悸，謁醫視之。曰：「惟伏神爲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懵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慙，愾然憂。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辨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驅開滯結兮，調護柔剛。和寧悦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兮，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榮衛蹇極。伏盃積塊兮，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欣然有得。滌濯爨烹兮，專恃爾力。反增余疾兮，昏憒馮塞。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處身猥大兮，善植圩卑。受氣頑昏兮，陰僻欹危。累積星紀兮，以老爲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蟓蚳。不幸充腹兮，惟痼之宜。野夫忮害兮，假是以欺。刮騰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誤而爲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慎觀之。

嗚呼！物固多僞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爲詞兮，願寤來者。

愬螭文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史唐登

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夭殤，終何爲兮？堆山釃江，司者誰兮？突然爲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母孔愛，妻子嬉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溆湘流，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魂其安遊，覲湘纍兮。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涎泳重淵，物莫威兮。蟉形決目，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往復，流逶迤兮。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棄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遊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牷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并序

永之氓咸善遊。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絶湘水。中濟，船破，皆遊。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遊最也，今何後爲？」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世濤鼓以風湧兮，浩滉蕩而無舟。不讓禄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

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頤而滅膂兮，不忍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鬟以舞瀾兮，魂倀倀而焉遊？黿鼉互進以争食兮，魚鮪族而爲羞。始貪贏以啇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没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兹氓之蔽愚兮，反賊己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爲謀。

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罻而蒙鈎！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遊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貿貿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謚爲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之爲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君不返兮逝怳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踔嶢嵲兮，萬里一覩。崒入泓坳兮，視天若畝。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吴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黑齒⿰齒戔齴鱗文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斷叉牙踔嶔崖，蛇首狶鬛虎豹皮。群没互出讙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迾置滔危顛，崩

濤搜疏剡戈鋋。君不返兮書沉顛。其外大泊泙漰淪，終古迴簿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艫霏解稍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嗇貨號風雷，巨鼇頷首丘山頹，猖狂震虩翻九垓。君不反兮糜以摧。

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悔駭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岐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遊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吕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煮鹽大冶九卿居。❶ 禄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争下車，逍遥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爲愚。

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❶ 「冶」，原作「治」，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九

弔贊箴戒

弔萇弘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强逆制兮，鬱命轉幽。❶疹蠱膠密兮，肝膽爲仇。姦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横軀以抑。嵩高坼陊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爲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怛就制乎强國。松栢之斬刈兮，蓊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鸞鳥之高翔兮，孽狐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群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❷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愀兮，兹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姑舍道以從世兮，❸焉用夫考古而登賢。

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頹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魁寥廓而殄絶。揭馮雲以狃怨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沍涸其不化兮，形凝冰

❶【原校】「轉」，一作「輔」。
❷「挺」，世本作「挻」。
❸「姑」，原作「始」，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爲友。比干之以仁義兮，緬遼絶以不群。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内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余忠甫。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擥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詞而有光。

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褏。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咮。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堇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宫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娛娛笑舞。讒巧之曉曉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恧兮，美逾西施。謂謨言之怪誕兮，❶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凛凛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滔大故而不貳。沉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

❶「誕」，音辯本作「誣」。

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涣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姱辭之矘朗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藴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内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芊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

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樂毅文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爲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顧傍徨。燕復爲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爲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欵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跽陳辭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❶

❶【原校】「言」，一作「信」。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梁丘據贊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争，古號

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余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己。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政寔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協惡，民蠹國圮。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瘁！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竅，一夕暴震，爲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硿然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爲美，天下將不可載焉。❶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爲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并序

以佛之爲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爲最勝宜也。既尊而勝矣，其拔濟尤大。❷塵

❶【原校】「載」，一作「再」。
❷「其」下，世本、音辯本有「爲」字。

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不疑。礱石六觚，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爲福馬孺人之墓。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既没，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❶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爲寶。拔大苦兮升至真，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爲友兮上品人。德無已兮石無磷，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并序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鬐、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鬣，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❷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瘥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裔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隣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阽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❶ 上「佛」字疑衍。
❷ 【原校】「百」，一作「禮」。

誡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爲？知之爲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爲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爲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懌？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爲憂。省而不疚，雖死優遊。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并序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

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毋忽！

敵　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强；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秖益爲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　戒并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推己之本，❶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强，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

❶「不」下，世本、音辯本有「知」字。

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尨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憖憖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鬬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臰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并序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离，佐命垂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内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俾九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起爲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胄也。汝陰脱帝密網，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酇侯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离之裔也。淮陰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平陽破三秦，虜魏王；絳侯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群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昊穹之奥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建赤斾於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嬴，以混諸侯；憑力于項，以離關東。奉纂堯之元命，❶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乘

❶「纂」，音辯本作「纘」。

木之大統，❶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宫，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乃尊舊都，以壯王業之基。生爲湯沐之邑，❷没爲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此。

惟兹原廟，沛宫之舊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邦而群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環堵爲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内。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内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兹閟宫，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

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睠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聖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慶乞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群蛇輔龍，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于劉。赫矣漢祖，播兹皇猷。揚旍沛廷，❸約從諸侯。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❹

❶「得」，音辯本作「德」。
❷「沐」，原作「沭」，今據世本改。
❸「廷」，音辯本作「庭」。
❹「疇」，世本作「籌」。

勦殄覇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遊。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皇，宗禋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兹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旍釁鼓，遂據天位。魂遊故都，永介丕址。❶焕列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尨俗剽，嗜爲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❷群疑不制，妖孽扇行。怙恃富强，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憑負丘陵，以張鷙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己加也。

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爲私讎，以天討爲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祗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偫饗賚，❸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于劍門，大攘頑嚚，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刲刳腎腸，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鼛鼓一振，元戎啓行，取其渠魁，以爲大戮。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闢險阨，夷爲大塗，衰沮害氣，對乎天意。致用休嘉，❹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

❶「址」，音辯本作「祉」。
❷「帥」，原作「師」，今據音辯本改。
❸「偫」，音辯本作「峙」。
❹「致」，音辯本作「帝」。

爲大藩，宅是南服。將校群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爲門，環于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髳，狂猾窺隙，狺狺嘯呼。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咨列嶽。牧臣司梁，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❶玄機在握。分命貔貅，陳爲掎角。右逾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群頑。内獲固圉，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大憝囚戮，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 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承順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

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

❶「士」，原作「土」，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政崇德而賞功。❶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❷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宫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耆定混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

❶「政」，原作「世」，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洽」，原作「合」，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令臣某，上所部編户甿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❶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産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涌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

謹案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間，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

懿厥孝思，惟兹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眥，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宫。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隣。邦伯章奏，稽首慇懃。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秘祉，三秀靈泉。帝命荐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❶【原校】「就」，一作「疾」。

武岡銘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鈎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群。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遁逃不即誅。

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❶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爲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襲。母弟生壻，繼來于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

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爲己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爲虺蜮，大不爲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隣，以示我子孫。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令之誠。❷隣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巑，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户恐谷竄，披攘仍亂，王師來誅，❸斯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

❶「帥」，原作「師」，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令」，世本作「今」。

❸【原校】「來」，一作「未」。

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❶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蝥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山畋澤獻，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蓍以占，公宜百禄，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隣之德，恒遵公則。昜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并序

始州之人各以罌甀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爲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洌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埴，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甎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

噫！疇肯似于政，其來日新。

舜禹之事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

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

❶「闔」，世本作「闢」。

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

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强，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争於朝，大争於野，其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己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隤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在哉？」或曰「耄矣」，曰「匱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

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❶丕之父攘禍以立强，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

❶「宦」，原作「官」，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繫也。公與私，仁與强，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

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益已死矣，❶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　譽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咈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

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群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唯不能

❶「益」，音辯本作「蓋」。

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 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貴顯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載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

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懼焉？❶ 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 知我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刼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刼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爲禍也。

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

❶【原校】「取」，一作「敢」。

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傺，其進晚爾，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技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傺，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以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搯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翲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則遬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梔也，澤者蠟也。❶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踶，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踶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

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❶「蠟」，原作「臘」，今據世本、音辯本改。下同。

吏商

吏而商也，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敚焚溺之爲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敚，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强，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爲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爲章，涸海以爲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争爲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

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硜乎？何以利爲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没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得二瓠焉，刳而振其犀以嬉，取海水雜糞壤蟯蚘而實之，臭不可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笑曰：「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爲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澨。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蟯蚘之與居，其狹悶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爲汝抉石破瓠，盪群穢於太荒之島，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爲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

今有爲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

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海，而汩於五濁之糞，❶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蟯蚘。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脩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刧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説。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群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者也。夫二人之相遠也，❷不若二

❶「汩」，原作「泊」，今據世本改。

❷【原校】「遠」，一作「違」。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嫓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遊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味以足於口。❶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遊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

❶「味」上，音辯本有「奇」字。

陸，不可以不陳也。

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1]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2]彼亦甚勞矣乎！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3]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説，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4]連爲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内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上，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册，與文物以受方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爲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者。

[1]「是」，原漫漶不清，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2]「然」，原重文，今據世本、音辯本删。
[3]「瑾」，五百家注本作「墐」，下同。
[4]「公」，原作「八」，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于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爲祭法，舊史咸以爲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議封禪，祠部公以禮承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爲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

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頀》，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迄于今交錯相紏，莫能離其説。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❶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攟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

❶【原校】「寵」，一作「襲」。

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群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説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

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删取其敘，繫于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謡，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册，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敘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

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册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謡誦也。兹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

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隟，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燿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盈滿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❶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

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❶「所」，原作「作」，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濮陽吴君文集序

博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吴君，弱齡長鬛而廣顙，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佖，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爲詞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

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❶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吴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

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爲文儒。自先天以來，策名聞達，秉毫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咸不得攀而倫之。乙亥歲，某自南徐來，執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續父兄之

❶「宫」，詁訓本作「官」。

書，❶而乃徼狂疾之功以爲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璩、瑒在魏，機、雲入洛。由是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塤篪之音韻，調律吕之氣候，穆然清風，發在簡素。文章之胄，曷能及兹？況宗兄握炳然之文，以贊關石，薦冠銀章，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復其始。

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宜敘于首章。操斧於班、郢之門，斯强顔耳。詩凡若干首。

❶「續」，原作「讀」，今據詁訓本改。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談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亟就滑亂，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乂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是宜慰薦喣諭，納爲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憝，遂安有衆。

故楊公以謀議之陳，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諸侯。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焉。容受童孺，使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以宏才奧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文爲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❶

送崔群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

❶「充」，原作「克」，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至和之至者，❶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温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説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振策于邁，且餞于野，或命爲之序。

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歟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讐校之列，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間歲驟遊邠壖，今戎帥楊大夫時爲候奄，盡護群校。用笞法箠令，不吐强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鶡冠者仰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寧，❷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

❶「至和」，音辯本作「和氣」。
❷「寧」，世本作「宓」，音辯本作「密」。

貴仕，其難乎哉！

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内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爲天子且復河壖故疆，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爲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筯之宴，發群謀於章奏之筆，上爲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刼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列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總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爲義府，溢爲高文。慤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爲急，杜君欲辭争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吴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吴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吏部則必參其等列，❶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爲曹，謂之甲。名書爲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爲姦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竄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

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爲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爲宣州寧國令。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爲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爲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爲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僞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爲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咸悅而尚之。故爲詩以重其去，❷而使余爲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克金馬、石渠，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

❶「吏」，音辯本作「兵」。
❷「重」，音辯本作「贈」。

故枚乘客于吴，相如遊于梁，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

渤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又膺邯鄲之召，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于之間，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復于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趣舍，惜其離曠，卜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爛若編貝，粲如貫珠。琅琅清響，交動左右。群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爲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嘗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咏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糺群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楊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轊，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辨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聞。❶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慴。交同列之群，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

❶「聞」，世本作「問」。

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圜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媿而陪其遊久矣。

夏四月，告歸荊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閈更賀，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眄，❶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群公追餞于覇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群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覩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質，氣象甚茂，雖在綺紈，而私心慕焉。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左次陋巷。余亟會于其居，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眄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

❶「眄」，音辯本作「盼」。

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摽出處爲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

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告余東遊，是將乘商於，浮漢池，歷郢城，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徒，含喜來迎；宗姻之列，加禮以待；舟輿所畧，賀聲盈耳；離群之思，行益少矣。僕不腆，見邀爲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敘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黷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勩。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爲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覲，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于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爲諸侯師。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弟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

休光。❶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彷徉臨望，坐得勝概焉。吾固翹翹褰褰，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强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温清奉引之隟，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

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君子病無乎内而飾乎外，有乎内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内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爲穽也，禍孰大焉；有乎内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毁璞也，詬孰甚焉。於是有切磋琢磨，鏃礪栝羽之道，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内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爲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内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爲冠屨，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

❶「沐」，原作「沭」，今據世本改。

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❶惜乎余無禄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爲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爲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荆州，仁我若子姓，恩禮重厚。有賢子爲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爲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没。每念于是，未嘗不盡然内傷，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强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兹始全。然爲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效於戲下。」其言云爾。

自吾竄永州三年，趙生亟見。視其狀，恭謹愿慤；觀其跡，温密簡静；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書之爲荆州，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抃起立，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爲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爲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爲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❶「宗」，原作「求」，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序　別

同吴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錡，竊貨財，聚徒黨，爲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爲己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爲衛。天子之衛不得摇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庭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于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爲左官吏。無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

吴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爲之詩，然後慊於内。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吴之先焉者，❶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擊之而重以序。❷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漢有羽林之

❶【原校】「焉」，一作「言」。

❷「擊」，世本、音辯本作「繫」。

制以威四夷。國家寵先中丞，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嘗第四，人猶曰於古爲薄。漢北地都尉卬，以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于鉼。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君之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爲涪州，扞蜀道剠寇，晝不釋刃，夜不釋甲，❶曰：「我忠烈胤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胤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贏縮，❷受譴茲郡，凡二歲。

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温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讎於文。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

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爲貺，則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

❶「夜」，原作「衣」，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計」，原作「討」，今據音辯本改。

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1]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

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移序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列於上，愬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爲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不慼於貌，不悱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恒矣哉。

朝廷施恩澤，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

[1]「罰」下，世本有「者」字。

又況踰臨源嶺，❶下灕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爲吏。噫！何自苦如是耶？

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❷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于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己，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激揚洪音。沛哉！鏗鏗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

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勳力，盈于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❸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若子者，生而有黼繢粱肉之美，❹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候其門，有亞夫之棨戟焉。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

❶「況」，原作「祝」，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今」，原作「令」，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❸「天子」，世本作「天下」。
❹「粱」，原作「梁」，今據世本改。

貴美，服勤儒素，退託於布衣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内訟，撝謙如此，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若高陽齊據者，偕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編于右簡，竊褒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周乎志者，窮躓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側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躓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

余聞其欲退家殷墟，修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患不得犀兕而剸之，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其時，夫可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

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釣喙甚直，❶懷有美餌，而觖望獲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

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之知焉。辛生嘗南依鑾楚，專志於學，爲文無謬悠迂誣之談，鍛鍊翦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接禮加等，常爲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群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❷見而器異，争爲鼓譽，由是爲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争鋒。然而邅延三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鈎而釣，懷美餌而羡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

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胸何？然吾聞焚舟而克，手劍而盟者，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覇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❸成拜賜之信，刷壓境之恥，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遄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

❶「釣」，世本作「钩」。
❷「士」，原作「土」，今據世本改。
❸「乃」，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唯其所尚文學，移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

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冤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孝悌人也。是且不見隆，❶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

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鏃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内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敘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未覩，隱而未見，曭乎遠而有榮者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僕時悒然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寘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

❶「是」上，世本、音辯本有「如」字。

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爲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顔，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

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况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内，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略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爲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

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❶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沉没厄困之士，闔户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鄉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遊，又不爲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爲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略。

❶【原校】「首」，一作「會」。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序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爲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今吾遑遑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滫瀡之養，乏庾釜之畜，逼迸無成，東轅淮湖。雖欲脱細故於胸中，味道腴於舌端，勉修厥志，懼不恒久。子當慰我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

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聵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言，與嚚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不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覩徽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爲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爲《後序》終焉。❶

---

❶「焉」，世本作「篇」。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詞，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禄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煖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爲者。❶

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和安而益壽，兄弟衎衎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别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虖！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❷其可度哉！

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

❶「具」，原作「見」，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原校】「人」下，一有「志」字。

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禄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欲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爲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1]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其復興乎？

自吾爲僇人，居南鄉，後之顯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

❶「宗中」，詁訓本作「中宗」。

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爲大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

遵，余弟也。廣而不肆，巽而不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揺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饑羸寒、蒙難抵暴、捽抑無告，以呼而憐者，❶皆飽窮厄，恒孤危，詭詭忡忡，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粱稻，欺紈縠，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垌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甿，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己，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爲賢也莫尚焉。呂

❶「呼」，世本、音辯本作「吁」。

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爲直道，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貫而有也。

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爲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爲決。子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群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遊觀之佳麗者已。

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兹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横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

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

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左官蒙澤，方將脱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爲鷦䫂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玆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定，❶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

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顔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

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

❶「莫」下，世本、音辯本有「能」字。

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于溪石上。❶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故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

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爲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爲贈詩，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爲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顥氣之始。間歲，元克己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爲詩，而授余序。

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克己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爲《詩序》，使後世知

❶「于」上，世本、音辯本有「紀」字。

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❶懽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

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紏逖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紏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棋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有四。貴者

❶「注」，原作「註」，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

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棋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棋者，故敘。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序隱遁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儒有蓬户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爲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吴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吴甸，包山震澤，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群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敘而引之。

送韓豐群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遊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由義」，❶又稱伯華曰「多聞」、「内植」。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

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

❶「由」，音辯本作「猶」。

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温淳重厚，與直道爲伍。常績文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爲達者稱焉，❶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燿於後矣。

今將浮遊淮湖，觀藝諸侯，凡知兄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趙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終義。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爲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別。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群書。當時爲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覯婁君，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貿爲資，相易爲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陬而姁媮，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未盡其術，故往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少能類婁君之文

❶【原校】「達」，一作「識」。

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

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鋭；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嘘爲食，咀嚼爲神，無事爲閑，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

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説，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争伉乎理外，務新以爲名，縱辯以爲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奥，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其鮮矣。御史中丞崔公，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之侯食，日命合邦之學

者，論説辯問，貫穿上下，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爲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説者，楊君固其徒歟？

宗元以爲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爲胄子師。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

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説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説，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説，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説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

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説讀爲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皆奇

怪，❶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燿，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

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説，其迭相訾毀、抵捂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

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衺，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其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

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諭，余始得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灕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愬蜚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❶「皆」上，世本、音辯本有「其産」二字。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爲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己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稀少，常以爲今之世無是決也。

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與之言，邃於經書，博取諸史群子昔之爲文章者，畢貫統，言未嘗詖，行未嘗怪。其居室愔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怏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爲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爲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

吾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己居，或以匱己之虛，❶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爲泰爲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遊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之形以爲高；其學浮屠不能愿慤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爲放。以故爲文章浮屠，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

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

❶「或以」，《英華》、《全唐文》作「或躓其塗」，近是。

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録，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固異夫假託爲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説，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遊。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灋師、休上人，其所與遊，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虚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脱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塵朔陲，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脱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

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裓之贈，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迥躅，偉長、德璉之述作，豈擅

重千祀哉！庶欲竊觀風之職，而知鄭志耳。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説，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總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虚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群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

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吴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

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士汪汪也，求道者多半天下。一唱而大行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群蟄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爲《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不可斥者，❶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

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争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

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

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❶ 「誠」下，世本、音辯本有「有」字。

送元暠南遊詩并引　劉禹錫

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爾。繇是在席硯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無赤髭白足之侶。深入智地，静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内視胷中，猶煎煉然。開士元暠，姓陶氏，本丹陽居家，世有人爵，不藉其資。於毗尼禪那極細牢之義，於中後日習總持之門。妙音奮迅，願力昭答。雅聞予事佛，而亟來相從。或問師隳形之自，對曰：「少失怙恃，推棘心以求上乘。積四十年，身羸老將至而不懈。始悲浚泉之有洌，今痛防墓之未遷。塗芻莫備，薪火恐滅，諸相皆離，此心長懸。雖萬姓歸佛，盡爲釋種，如何入海，無復水名。然具一切智者，豈遺百行；求無量義者，寧容斷思。今聞南諸侯雅多大士，思叩以苦調，而布其末光，❶無容至前，有足悲者。」予聞是説已，力不足而悲有餘，因爲詩以送之，庶幾踐霜露者聆之有惻。詩曰：

寶書翻譯學初成，振錫如飛白足輕。彭澤因家凡幾世，靈山預會是前生。傳燈已悟無爲理，儒露猶懷罔極情。❷從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解解珠纓。❸

送元暠師序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

❶「布」，《劉夢得文集》卷第七作「希」。
❷「儒」，《劉夢得文集》卷第七作「濡」。
❸「解解」、「纓」，《劉夢得文集》卷第七作「願解」、「瓔」。

未嘗言，言未嘗不讐。元暠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爲知而言也信矣。

余觀世之爲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爲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❶無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爲逸，遠而爲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雖爲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暠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

元暠，陶氏子。其上爲通侯，爲高士，爲儒先。❷資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爲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爲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敘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爲經，翼而成之者爲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脱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

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

❶「土」，原作「上」，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原校】「先」下，一有「生」字，一有「賢」字。

悦「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爲講説。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爲大，法之爲廣，菩薩大士之爲雄，修而行者之爲空，蕩而無者之爲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❶故爲之言。

送文郁師序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爲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爲詩歌逾百篇，其爲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遁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海泝江，獨行山水間。翛翛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隟，登高遠望，悽愴超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披緇艾，茹蒿芹，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

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爲顯官，入朝受憎媢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士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

❶「彼」，原作「被」，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異行，剛狷以離偶，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

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恥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羇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爲耶？既曰爲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于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祕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悦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祕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

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爲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

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形後學者歟？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覲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

故鄭商之犒先乘韋，魯侯之贈後吴鼎。今餞詩之重，皆衆吴鼎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記　官　署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

《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制，凡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

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其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禄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於庖厨；鐘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簨簴綴兆之數，必具於庭内；樽彝罍洗俎豆醆斝之器，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

者，咸引數其實，設箠朴于堂下，以修官刑，而群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

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九年十二月，❶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簿書，得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信，入西學以貴德，入北學以貴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

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弥簡，其官

❶「九」上，音辯本有「十」字。

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爲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令，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由是爲博士，歸散騎由是爲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爲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

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爲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爲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爲異。余與立同祖於方輿公，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❶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爲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內諸侯，爲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小大，其旨同也。

❶「生」，原脱，今據世本補。

武功爲甸内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斄之地。秦作四十一縣，斄、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爲稷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藿菽之宜。❶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

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爲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爲記。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爲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爲多。陳生爲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爲理無敗事，吾庸可度哉！爲之記云。

盩厔縣新食堂記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内之右，始會食也。

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爲軍壘二十有六年，群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不屬，凡其官僚，罕或覿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廪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財，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群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

❶「有」，原作「其」，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得羡財可以爲食本，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群吏于兹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敘。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樽俎静嘉，燔炮烹飪，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

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甸服亦王之内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衎焉而和，群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某之力也夫！ 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絶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略，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戢復于内，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涖厥職，而尊嚴若是，況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

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内尤重。

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而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内，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内，束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閲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絶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

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

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

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藩舶使焉。内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踈；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群力一心。於是治也，閈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

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奥庳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横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遊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

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

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旆旗旟旞，咸飾于下。鼓以鼖晉，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群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燔炮胾炙，羽鱗貍牙之物，❶沉泛醍盎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敘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

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饑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云。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爲修容之地，會計爲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❷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

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群臣，以朗寧王張公爲能。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

❶「牙」，世本、音辯本作「互」。
❷「沐」，原作「沭」，今據世本改。

制。高其閈閎，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閶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不問，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邠寧之能政也。

惟公端明而厚，温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茂功溢于太常，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爲記。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黧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公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

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爲興州，用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

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馬牛群畜，相藉物故。餫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之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爲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澹爲安流。烝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

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至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饑饉昏札，死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舘是飾，旅忘其歸。杠梁已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師士而爲之，❶不出四方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其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如此其大也。

❶「師」，世本、音辯本作「帥」。

昔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❶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循而習之爲非。恒人猶且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

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恡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迴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恡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

詢于群吏，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讙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途。由道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爲之記云。

❶「勒」，原作「勤」，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記亭池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渚洲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栢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遊之美，專於戴氏矣。

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虚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奂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娱，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内，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

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

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遊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騖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

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兹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兹以嬉。觀望悠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閒壤，伐惡木，刜奥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然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内，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具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爲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爲梁，與波昇降。苞灕山，涵龍宫，昔之所大，蓄在亭内。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遊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羡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遊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

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概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

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絶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棁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

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嘆。

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概。迺塈迺塗，❶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

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没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湮，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❶「塈」，原作「槩」，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將爲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絶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

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遊，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争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遊。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緑，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外。❶

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娱。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户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漏，以爲二千石楷法。

❶「外」，音辯本作「内」。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涖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欹側以入。繇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涣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鬭，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❶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洄爲清池。❷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兹地，非人力也。乃立遊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絶，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

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蓺是野，眉尨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兹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兹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

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❶【原校】「股」，一作「肱」。

❷「洄」，原作「廻」，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遊，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遊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

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污塗，群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尨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涖兹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税，相與歡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召。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群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峰，瓏璁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静深，别孕巢穴，沉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遊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

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遊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産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1]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悦是祥也，雜然謡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也？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

吾聞之曰：[2]「謡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1]「盡」，原作「載」，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2]「吾」，世本、音辯本作「士」。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

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爲謡，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讙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❶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兹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耇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嚚，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户。我子洎孫，延世有慕。」

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❶【原校】「教」，一作「崇」。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甓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禨。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

《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説。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

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奥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

今所謂東丘者，奥之宜者也。❶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陲。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

❶「奥之宜者」，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温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陿室，❶曲有奥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爲病。

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兹丘之下。大和不遷，兹丘之巔。奥乎兹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❷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絶。然而薪蒸篠簜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群而翦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禄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❸

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遊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

❶【原校】「水」，一作「小」。
❷「後」下，世本有「之」字。
❸「二」，原作「一」，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爲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户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户，户之外爲軒，以臨群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

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即群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户，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户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

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

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❶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逵，達橫術，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脩浄土院記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顗大師著《釋浄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

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晊及僧法林，

❶「十」下，原有「三」字，今據世本、音辯本删。

置浄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不捨。❶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繒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者屋，❷本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❸獨有其號冒而存。」

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

❶「相」下，世本、音辯本有「用」字。

❷「鍛」下，音辯本有「鐵」字。「屋」，世本、音辯本作「居」。

❸「本」，世本、音辯本作「其」。

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❶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僇，斯可以甚懼。若求兹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

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❶「然」下，世本有「世」字。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記山水

遊黄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黄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黄溪最善。

黄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❶沉沉無聲，有魚數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雜列，❷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❸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黄神爲人時，居其地。

傳者曰：「黄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黄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

❶【原校】「來」，一作「采」。
❷【原校】「雜」，一作「離」。
❸「首」，原作「者」，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始葬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❶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卧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❷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❸不與培塿爲類，❹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❺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

❶「稍」，原作「峭」，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原校】「染」，一作「冉」。
❸「出」，世本作「立」。
❹「不與培塿爲類」，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❺「知」，原作「如」，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歲，元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❶有樹環焉，有泉懸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旦款門來告曰：❷「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❸非茲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❹當湍而浚者爲魚梁。❺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

❶「畝」下，世本有「餘」字。
❷「旦」上，世本、音辯本有「一」字。
❸「土」，原作「立」，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❹「西」上，世本有「潭」字。
❺「當」，原作「常」，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静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❶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泉石以爲底，❷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摇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同遊者吴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❶「爭買者」至「書於石」，底本文字位置錯亂，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泉」，世本作「全」。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其處也。❶

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❷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緑，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摇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

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❸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鯈魚。又北曲行

❶「其」，世本作「奇」。
❷「黑」，世本作「墨」。
❸「世」，世本無此字。

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

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

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黄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❶有積石橫當

❶「土」，原作「上」，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其垠。❶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❷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奥，右崖谷，傾亞缺圮。❸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

至是始命披刜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横環，嶛闊瀠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復其號。

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❶「垠」，原作「根」，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其」，原作「且」，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❸【原校】「亞」，一作「凸」。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❶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❷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絶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姥山，❸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

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太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

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緑青之魚，及石鯽，

❶「潯」，原作「薄」，今據世本改。
❷「支」，原作「右」，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❸「姥」上，世本、音辯本有「四」字。

多鰷。

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糈粽、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

書明謗責躬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捧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没，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

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臲卼，凡事壅隔，很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强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見，❶不敢爲他人道説。懷不能已，復載簡

❶「所」下，世本、音辯本有「聞」字。

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坐食俸禄，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鋭，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

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腸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隅中少士人女子，❶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絶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惸惸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于亡，❷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毁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

❶「隅」，世本、音辯本作「陬」。
❷「于」，世本、音辯本作「存」。

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酸節過，❶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

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而有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❷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反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❸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脱。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

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抵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録。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❹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

❶「辛酸節過」，世本、音辯本作「辛鹹節適」。

❷「縛」，原作「傅」，據世本、音辯本改。

❸「痤」，原作「座」，據世本、音辯本改。

❹【原校】「士」，一作「上」。

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爲念，❶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喪頓瘁，❷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舊故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❸是用踊躍敬懼，❹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

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於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也。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

❶ 「为」，原作「乃」，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 「末」，原作「未」，據世本、音辯本改。
❸ 「激」，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❹ 「是用」，音辯本作「用是」。

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

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惎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而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❶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以應之，❷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

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

❶「唯明者」至「信吾者矣」六十八字，原在「則吾一旦操」句下，今據世本、音辯本調。

❷「無」下，世本、音辯本有「所」字。

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文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爾。

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吴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❶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❷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吴子之文，非文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

❶「數十」，世本作「十數」。
❷「古人」，原作「人古」，據世本、音辯本改。

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内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危傷敗之魂哉？

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禄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意息矣。❶身世孑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❷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

❶「意」，音辯本作「志」。

❷「有」，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塤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惟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❶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遊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譸張排根,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爲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

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異物,死不恨矣。

金州考績已久,獨蔑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當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

❶「僕」下,原有「未」字,今據世本、音辯本刪。

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説，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

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遊者，乃岌岌而造其門哉。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内，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聲不能壓當世，❶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悦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横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秪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

❶「聲」，音辯本作「名」。

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瘮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説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

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内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腐敗，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歌謡，使成文章。庶木鐸者採取，獻之法宫，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虚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

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❶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忽得良方偕至，益善。

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蹔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

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

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

❶【原校】「隔」，一作「塞」。

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

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各有書，❶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趄趄，便辟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雷滅飈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鄉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

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效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譸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增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先寵。不意璅璅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

❶「各」上，世本、音辯本有「僕」字。

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遂，居窮阨，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效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嘗不欲言之。❶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❶「嘗」，音辯本作「常」。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

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

且退之以爲紀録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衢而已耶？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禄者也？

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

❶「於」下，世本、音辯本有「内庭外」三字。

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由作《春秋》故也。❶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鬭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

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❷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❸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❹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

❶「由」，世本、音辯本作「以」。
❷「言」，原作「年」，今據世本、音辯本改。「事」，世本作「士」。「誠」，音辯本作「諴」。
❸「必」下，原有「不」字，今據世本、音辯本删。
❹「爲」，世本作「謂」。

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❶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按備具。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

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❸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荊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説》爲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

❶「今」下，世本有「人」字。
❷「按」，世本、音辯本作「校」。
❸「癘」，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謂有以開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説，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説》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❶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

子之所以爲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❷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也，爲天耶？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爲果蓏，癰痔之自爲癰痔，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爲惡，人恒爲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

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蒼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郛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説，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説耳。幽、厲之云爲上帝者，無所歸怨之辭爾，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爲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爲無常形者甚善。宗

❶「佐」，原作「在」，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歟」，原作「欲」，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説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説，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説，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

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説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説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

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説乃穎達説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

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常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吕和叔輩言他義，❶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注》，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盡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舒❷，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襃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復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

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今凡言貶息，❸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

❶「常諷」至「他義」十九字，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❷「舒」，原作「書」，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❸「凡」，世本、音辯本作「兄」。

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今録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量力而退，告而後絶，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請具録，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

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説，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與吕道州温論非國語書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

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户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僇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强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

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尨，好詭以

反倫，❶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纇，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

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爲書者，豈若是摭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爲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答吴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吴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

❶「倫」，原作「論」，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者固不可少耶！

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超軼如此之才，❶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説，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吕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

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螾蛭然，雖鳴其聲音，誰爲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爲准，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汙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

與吕恭論墓中石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❷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

❶「足下」下，世本、音辯本有「以」字。

❷「墓父」，世本作「父墓」。

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亦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

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

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郛，改市鄽，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垍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絶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嗇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與友人論爲文書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

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

且自孔氏以來，兹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争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卒皆縱臾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蹶勢窮，吞志而没。故曰得之爲難。

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没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絶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蠭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

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説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❶不惟充賦税養禄秩足己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

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悦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税，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❶「志」，世本作「説」。

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然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户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

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竄，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産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産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

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强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

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

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憒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麁礦燥悍所中，❶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産於石，石之精麁疏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産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温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麁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澀，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顇不發，叢齒積纇，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

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歧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

❶「燥」，世本作「慘」。

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踠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轂而輮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太醫；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没輕儳，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

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黄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❶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説。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

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爲

❶「勝」，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朋，行則若帶纆索，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隤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耈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夭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

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群。已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❶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

❶「李睦州」下，原脱「論」字，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❶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眄睞，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吴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黄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糅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强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❷則宜濟師，今吴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鋭擐堅，鳴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

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吴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己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嘐嘐譊譊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已長，❸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❹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

❶「愉」，原作「諭」，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不」，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❸【原校】「已」，一作「少」。
❹「師」，原作「書」，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❶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❷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

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讐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讐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❸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埶，讐欲速去其害。兄之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讐。

❶「大」，世本無此字。
❷「遺」，原作「道」，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❸「主」，世本、音辯本作「生」。

夫背親而與讐，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懔懔也。

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讐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刲群羊，以爲兄饌；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醯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❶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虚，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爲强大，是豈所謂强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❶「訢」，原作「訴」，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書

與楊誨之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爲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爲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爲足下作《説車》，可詳觀之。車之説，其有益乎行於世也。

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

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赦。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太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

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 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則吾之眛眛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 方築愚溪東南爲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 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歸溪上，設肴酒，以俟趨拜。 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 過是無可道。

福來辭行急，不可留。 言不盡所發，不具。 某頓首。

與楊誨之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説車》之説及親戚相知之道。 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 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❶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 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❷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 何也？ 戚也。 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 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 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 何也？ 外也。 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强役焉者哉？ 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言乎？

僕之言車也，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 今子之説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 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

❶「欲」，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❷【原校】「思」，一作「冀」。

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涖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

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温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悋。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❶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己，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卬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繢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

❶「握」，世本、音辯本作「捉」。

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

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距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説曰：「唯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縶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斃自絶，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

凡吾之致書、爲《説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説，但當則法聖道而内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説，果不爲聖道耶？吾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説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己，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則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强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説耶？忍污雜囂譁，尚可恭其體貌，逐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説？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

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恒媿於心乎？ 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駡。 如是而心反不媿耶？ 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 爲佞乎？

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 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耶？ 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 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 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 伊尹以生人爲己任，管仲釁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 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 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尨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 是之不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録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 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己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 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 子而慕之，非夸世歟？ 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踴之。 己則決起奮怒，掉强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 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 子而慕之，非釣奇歟？ 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 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

列，❶是固不宜以爲的也。

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明聖，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緤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横，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

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悦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説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己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鋭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

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常人爲群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

❶「牧」，原作「叔」，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疎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説買賣，商筭贏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

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産之鄉校不毁，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

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奥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蒲捎、駃騠，何可當也？其説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

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鍤，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隟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己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❶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騃專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深自恧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爲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爲報也。❷

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間歲，興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爲娱。告之能者，誠亦嚮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

❶「事」，世本作「令」。

❷「爲」，原作「萬」，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奉草具，❶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

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虚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❷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

❶「奉」，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❷「足」，世本作「天」。

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❶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禄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兹吾有望於爾。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賀也。顔、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

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❷吴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❶【原校】「疑」，一作「所」。

❷「幅」，世本作「篇」。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兹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

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説，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説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凌傲長

上而辞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悯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嗒嗒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豈説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

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一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

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

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説》，因抗顔而爲師。世果群怪聚駡，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群目，以召鬧取怒乎？

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

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❶「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

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

❶「卿」，原作「鄉」，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❶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

❶「餘」，原作「徐」，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嘆，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爲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顗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

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爲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爲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爲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爲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矧僕之齷齪者哉！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不敢告憊。

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爲者。汩没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子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倀倀於下列，呫呫於末位。偃仰驕矜，道

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蓋舉知揚善，聖人不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説，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説，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爲師之志，屈己爲弟子。凡僕所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爲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爲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内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

吾子所云仲尼之説，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爲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耶？

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

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爲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己,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其教也,❶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説。其所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説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

秀才貌甚堅,辭甚强,僕自始覿,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爲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

大都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懔懔者。求孔子之道,不

❶「其教也」,世本無此三字。

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慤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❶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❷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

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卒無所爲，但趑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❶「涸」，原作「固」，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人」，世本作「等」。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群朋增飾無狀，❶當途人率謂僕垢汙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草廬，塊守蒙陋，坐自壅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貺以高文，開其知思。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

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爲賜甚大。俯用討度，❷不

❶「群」，原作「詳」，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討」，世本、音辯本作「忖」。

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書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遒密以爲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説。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

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顧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瘕，中子之内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

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

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爲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吴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兹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闇疏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温夫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

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未甚諭，❶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諛道，而

❶「未」，原作「去」，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

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❶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藿蠋鵠卵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户，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荊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再拜獻書于相公閤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

❶「用」，原作「周」，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矉太息，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己，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

宗元曩者齒少心鋭，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阸，窮躓殞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矉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閤下以仁義正直，❶入居相位，宗元實竊拊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

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閤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秖益爲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❷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没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❶「正」，原作「三」，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烏」，原作「曰」，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陳情啓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沉竄俟罪，朝不圖夕，伏諰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書與杜司空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縶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況於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難繼，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

伏以尚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叩顙南望。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閤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匐之仁。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

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

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汙，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俾折脅臏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録用之道也。自顧孱鈍，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

某啓：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涕流，慶幸之深，出自望外。

伏惟尚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内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譬之涉蓬瀛，登崑閬，不可得而進也。

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歔欷，晝詠宵興，願爲厮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焉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踊躍戀戀之至。謹奉啓起居，輕黷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

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

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横致脣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于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怏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

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黷陳賀，不勝戰越。不宣。謹啓。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奬善而不爲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勵頽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右衛冑曹參軍陸卓，生禀清操，長於吏理，累仕所至，必獲休聲，❶再舉府曹，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留後，擅樹兇徒，構災扇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爲己用。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强暴，以寧師人。既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録。

伏承閣下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

❶【原校】「獲」，一作「有」。

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欽伏。儻録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奬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

某與卓未尝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黷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敕，刺史崔簡以前任贓罪，決一百，長流驩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

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于中。威懷並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闔境知噢咻之德。凡在巡屬，慶懼交深。

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❶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名爲贓賄，卒無儲蓄，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被縲囚，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祇承人沈澹，奉啓陳謝，下情輕黷。

上湖南李中丞干廩食啓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

❶「氏」，原作「州」，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嘗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己一毛之爲愛，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愛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

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不慙，則固爲貪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爲工，無貲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徼，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閤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❶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爲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慨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❷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

❶【原校】「待」，一作「侍」，又轉作「示」。

❷「光」，原作「先」，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顛頷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光燿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閤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慨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閤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

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家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孝仁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于鬼神，爲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于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乃今凋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獨内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静專温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閤下者，無怍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閤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禄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也。其敢逃大譴？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啓。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啓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決進退啓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是以簉俊造之末跡，厠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閒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携撫相示，談笑見昵，喔咿逡巡，爲達者嗤。無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燿，實可鄙而薄耶？今鴛鷺充朝，而獨干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

今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峨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恧，汙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爲也。復欲俛默惕息，疊足榻翼，❶拜祈公侯之閽，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爲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

❶「榻」，世本、音辯本作「蹋」。

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趍夷軌。今則鼓踴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

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爲人高，言爲人信，力學掞文，朋儕稱雄。❶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衷燕石而履玄圃，帶魚目而遊漲海，秖取誚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禮必報焉。況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耀爾能。言爲建瓴，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鯢，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爲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取象恭，大賢所飫；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兹之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闊千祀，何爲乎今之世哉！

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

❶「朋」，世本、音辯本作「時」。

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寘力於文學，勤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閫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曳大帶，遊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閤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晞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内顧，頫首絶望，甘以没没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閤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閤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閤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

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閤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閤下以鯤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悦者也；有争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悦者也；有

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悦者也；有樂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悦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

伏以閤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剌繆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争，不克寧居。竊感荀罃如實出己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上裴晋公度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於史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魏、邴謀謨，辛、趙致罕羌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同。

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協一德，❶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恒

❶「一德」，世本、音辯本作「德一」。

陽，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罄效蚩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踊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啓。

上襄陽李愬僕射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閤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説，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

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不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稗官里人，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踊之至。輕黷威重，戰越交深。謹啓。

上楊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宗元啓：始閤下爲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闌者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斷役。及閤下遭讒妬，在外十餘年，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行也，閤下乃始爲贊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

放逐之罰，荐仍囚錮，視日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没，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幸甚！

閤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翦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濱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閤下儻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爲有聞而死，不爲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吕温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録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

宗元性質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篲醫門，掬溜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踊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箒之辭，致之煙霄，分絶流眄。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衮濫褒於赭衣，龍門俯收於埳井。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暢，❶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覿清明；换兢

❶「律」，音辯本作「津」。

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遥，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群。何以報恩？唯當結草。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

宗元啓：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聞其言曰：「今之爲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自是恒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閤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響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閤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儻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魑魅遊，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戰惶。謹啓。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啓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劍門用兵之事，最爲天下倡首。取其險固，爲我要衝，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彷徉布濩，遂無留滯。是閤下之勳力，宜著於萬祀而不已也。

宗元負罪俟命，晷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顧念，踴躍盛德，恐没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閤下。是以晝夜恟恟，不克自寧。今身雖敗棄，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閤下之功烈，所以爲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劍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

勝慙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宗元獲於天長專用候謁，伏蒙敍以世舊，許造門闌。自後司空累膺寵榮，位極公輔。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南。霄漢益高，泥塵永棄。瞻仰遼絶，陳露無由。司空統臨舊荆，控制南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敢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憫憐孤賤，特賜撫存，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嗚吠之能，猶希效用。謹獻雜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貶，終身之幸，無以加焉。輕黷威嚴，伏增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啓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猥賜存問，驚怍悼懼，交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乏智能，復闕周慎，一自得罪，八年于今。兢愧弔影，追咎既往，❶自以終身沉廢，無跡自明，不意相國垂愍，特記名姓。守突奥者，❷忽仰睎於白日；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祇俟嚴命。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冒昧上黷，無任踊躍惶恐

❶「往」，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❷「突」，原作「突」，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之至。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韋而編，略成數卷。伏念閤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内，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爲陋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❶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爲有可采者，當繕録其餘，以增几席之污。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啓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絶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爲之記。伏受嚴命，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遊宴，竊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復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疏蕪之累。慫期廢事，尤所戰慄。謹修撰訖，上獻退自跼蹐，不知所裁。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❶「卷」，原脱，今據世本補。

上河陽烏尚書啓

宗元啓：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兩河定亂，三城建功，鼎彝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控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踊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縑緗，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瞻望霄漢，戀慕交深。冒黷威嚴，伏增戰越。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表慶賀

禮部爲百官上尊號表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誠，獻尊號，安敢爲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三則以安華夏蠻貊，巍巍大稱，其可廢乎？臣等誠懽誠望，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協周文之孝德，齊大禹之約身，弘帝堯之法天，過殷湯之解網。未逾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俯及元正，率土更欣於再造。然神人之願，億兆之情，有所不安，率謂未盡善者，以爲帝德廣運而尊號猶闕，郊廟備禮而祝嘏無詞，凡百兢懷，華夷屬望。

臣謹按昔皋陶之頌舜，伊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面揚君父，以敷於當代，以播於無窮，夫豈飾哉！率由事實，帝王尊號蓋漸於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列文，時當大和，尊號表德，耳目所接，簡牘斯存。稽之於前典則如彼，考之於聖朝則又如此。今龜筮習吉，元正戒期，當品物惟新之時，乃皇王大禮之日。陛下郊天地，享宗祧，陰陽協和，動植交暢，不建至尊之稱，恐違列聖之心。所以臣等冒死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下小謙讓之節，安延企之情，特詔名儒禮官，百僚庶尹，詳明故實，議崇聖德，則人

望永厭，❶神心獲安。山川效靈，光贊無疆之壽；祝史陳信，永彰不朽之功。臣等蒙國寵榮，備位班列，無任懇望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陳丹悃，❷謹獻鴻名，天意未從，隕越無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謹按：堯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湯曰「吾自甚武」，自號曰「武王」。則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考皇帝之故實，徵往聖之憲章，允協禮經，焕乎圖諜。伏惟皇帝陛下，允恭克讓，約己謙尊，參天兩地之功，爲而不有，安上理人之德，置而不論。至哉王言，非群下所仰望也。然臣等伏以爲尊號者，所以類上帝，饗祖宗，萬人所稱，百蠻所仰，表聖德於率土，播天聲於無疆。臣下請之之謂禮，帝王承之之謂孝，孝大於讓，禮先於謙，百王不刊之典，安可得而廢也？

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五始。元者，一歲之首；春者，四時之首；王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禮者，立極之首。今天地交泰，俯臨元辰，正始之美，正當其運。陛下確違群願，固守謙冲，此臣等所以兢惕失圖，怛惶無措，上冒嚴憲，敢逃厚責。伏乞俯垂天聽，察納微誠，詔禮官議臣所請，揆日推禮，虔奉鴻休，盡敬於此。猶恐天光未照，三獻無徵，彷徨闕庭，伏待斧鑕。無任聳望之至。

❶「永」，世本、音辯本作「允」。
❷「悃」，世本、音辯本作「懇」。

禮部賀册尊號表

臣某，伏奉月日制，陛下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無窮。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唯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探天心，下極人欲。

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蟊賊盡除，福應皆集。有首有趾，咸識太平。勳臣增爵禄之榮，戎士加賞延之寵，片善必録，微功盡昇。獨惟聖謨，事絶酬答，萬國觖望，百功怨思。是以啓元和之盛典，延穹昊之景祚，理歷凝命，實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志，大禮既建，鴻恩遂行。歡呼遠匝於九圍，滲漉普周於八裔，慶超遂古，美冠將來。

臣獲守蠻荒，遠承大典。潢汙比陋，河清幸遂於千年；塵壤均微，山呼願同於萬歲。無任慶賀屏營之至。

爲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

臣某言：某月日諸縣耆老某等若干人詣臣陳狀，辭意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上表者。人心已鬱，安可久違；天意實勤，諒難固拒。撫狀感悦，深契微誠。臣某誠懇誠迫，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盛德愈大，而謙光益深；玄化已成，而徽號未復。遂使神祇觖

望，人庶怨思。沐浴湲澤者，❶敢懷晷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媿懷憤，萬方一心，日月以冀，遂淹星歲。況今地不愛寶，致百穀之豐穰；天惟降衷，呈衆瑞而繁委。污萊瘠鹵之地，混成大田；草木蟲獸之微，化爲神貺。萬靈垂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所大惑。矧又兵戎永戢，夷狄咸懷，昭然長春，樂以終日。是以耆老等深感聖育，踊躍不寧，上奉天恩，跼蹐知懼。頓顙闕下，願復鴻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此皆上玄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臣以爲陛下當敬于斯旨，不可忽也。

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舉賢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豈可使臣子之效，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盡美而無稱。凡在覆載，不勝懇禱惶恐之至。謹封耆老等狀，奉表昧死陳請以聞。謹言。

第二表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伏奉詔，批臣所請復尊號未蒙允許者。捧對惶遽，不知所裁。天實命之，於臣何有。臣等誠懇誠懼，頓首頓首。

臣聞聖君以奉天爲心，不以謙冲爲德；❷以順人爲大，不以崇讓爲優。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誠，猶懷謙讓之道，臣等愚惑，未知所歸。且百祥荐臻，特表昊穹之眖；五穀蕃熟，用彰后土之勤。億兆嗷嗷，籲天請命，上下交應，幽明同心。舉而違之，臣所

❶「湲」，世本、音辯本作「鴻」。
❷「謙冲」，世本、音辯本作「執謙」。

未識。況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和。陛下德達上玄，以豐臣之衣食；道躋壽域，以延臣之歲年。沐浴皇風，二十餘載，兒童感化，鰥寡知恩。故臣等出鄉之時，歡呼遍野，閭里勉臣以不進不止，妻孥誓臣以不遂不歸。唯竭血誠，退無面目，便當隕首闕下，終不徒還。伏惟陛下照臣懇迫之情，哀臣羸老之命。臣等不勝嗚咽慙恨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第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並皆發丹誠，將貫白日，復請徽號，以光聖謨。臣以其懇欵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陳請，備述微誠。伏奉墨詔批答未蒙允許者，衆心尚阻，天意未從，懇迫逾深，兢惶無措。

臣某伏惟皇帝陛下道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每應朝宗之心；而日月居高，久稱照臨之位。況復上承天命，下覩人誠，若然辭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百靈效職，此聖之至也。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道德純備，禮樂興行，宸翰動於三光，睿藻窮於六義，此文之備也。五兵不試，七德咸宣，殊方者知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黄龍皓兔，甘露慶雲，神禾嘉瓜，祥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至靈也。黎老班白，伏守闕庭，鰥嫠童幼，謡歌道路，此人之至誠也。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謙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賤志難明，微誠莫達，戴天彌懼，履地益慙，不任懇迫屏營之至。伏願早建大號，以稱天

人之心。謹再奉表昧死陳請以聞。

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臣伏以陛下尊號未復一十九年，盛德光大，玄化益被。加以休徵咸集，福應具臻，至於今歲，紛綸尤盛。風雨必順，生長以時，五稼盡登，萬方皆稔。神意人事，正在於斯，天不可違，時不可棄。臣等誠懇誠迫，頓首頓首。

臣聞恩深必報，德盛必崇。以陛下九重之尊，推崇無上；以陛下四海之大，報效何施？唯有尊名，用光聖理，闕然未復，誰所敢安？臣心則微，天意甚重。伏惟皇帝陛下體昊穹以施化，虔上帝以致誠。今即萬祥應期，百神奉職，飛走之物皆已效靈，草木之類咸能應聖。天命降於上，人誠發於中，此而可辭，孰云有奉？況野多滯穗，❶畝有餘糧，足食之慶，充溢於京坻，阜財之謡，歡呼於道路。盡非人力，皆是天成。神祇之望既勤，遐邇之心又迫。況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體髮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被玄化而益深，望鴻名而未覩，懇倒之至，夙夜不寧。謹詣光順門，昧死請復「聖神文武」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内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勝懇倒迫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禮部爲文武百僚請聽政表三首

臣某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孝

❶ 「況」下，世本、音辯本有「復」字。

莫高於善繼。上觀列聖，旁考前王，罔不俯就禮文，仰承大事，嚴奉宗廟，慰安元元。然後德教惟新，邦家永固。

伏惟皇帝陛下寢苫泣血，號慕無時，貫于神明，動于天地。未臨庶政，猶狥至誠，凡在人臣，孰不哀懼。伏惟先聖遺旨，俾陛下抑哀而聽政。本朝乏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非敢懼死，輒布懇詞，期於必從，以慰寰宇。且王業至重，軍國方殷，一日萬機，不可暫闕。伏願追遵顧命，蹈履成規，恢王者華夷之望，順上帝乃眷之懷。臣等不勝哀迫誠懇之至。

第二表

伏奉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執哀過毀，上惟九廟之重，下念萬務之殷，故遺詔丁寧，俾遵舊典。今百辟卿士，顒然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固陳誠請，猶未允從，内外憂惶，莫知所出。臣聞大孝之本，繼志爲難；酌禮之情，得中爲貴。是以哀迷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之，聖人所重；知難繼也，君子不爲。伏願少抑哀懷，仰遵理命，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兆之心。光祖業於無窮，流德化於天下，凡在臣子，孰不悲戴。

又

臣某等言：臣聞聖凡殊途，邦家異禮。故王者捨己從物，用身許天，雖居達喪，猶以事奪。伏以大行皇帝道成鑄鼎，仙等御龍，萬姓長號，九有顒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圖，爰及宅憂，迨兹累日。而孝

思罔極，尚輟乃雍之言；庶政未釐，頗闕如絲之命。臣等嘗覽載籍，粗知喪紀，若成周《顧命》，歷代猶遵；西漢詔音，前王所奉。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應期，上用此法，胥以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則不得不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輕瀆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執喪逾切，聽理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爲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烝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節，蔑皇王之大猷，固阻群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爲念，奪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第三表

伏以萬機至重，遺旨難違，再獻表章，上塵旒扆。精誠徒竭，天意未迴，內外遑遑，人神企望。臣聞王者之孝，異於匹夫，禮不相沿，道資適變。當承平之代，故殷帝宅憂而不言；遇有事之時，則周王未葬而誓衆。況今戎車猶駕，邊候多虞，兩河之寇盜難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亂者思理，危者求安，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誠宜抑其至性，以副群心，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豈可寢苫啜泣，庶政闕然？九廟之靈何報，萬方之望何塞？臣等職參樞近，誠切邦家，若陛下未忍臨軒，尚持前志，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不勝哀迫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

臣某言：太子中舍嚴公弼至，奉某月日

敕書慰諭。伏承陛下以某月日虔奉典册，允昇寶位，凡在群生，孰不慶幸。臣某誠懽誠抃，頓首頓首。

臣聞天地泰而聖人出，雷雨解而品物榮。是以五行迭用，❶木火更其位；十葉重光，宗廟輔其德。殷宗龔默，再開成湯之業；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體乾繼統，主鬯彰孝恭之美，撫軍著神武之功。欽奉遺訓，永保鴻業。遏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邇之地，覩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神胥悦，草木皆春，煦嫗生成，不失覆載。況臣謬膺藩守，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洎乎領鎮，沐浴聖澤，優遊昌時，不獲覩闕庭之禮，展臣庶之分。戴天賀聖，倍萬恒情。

禮部賀改永貞元年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誥，今月九日册皇帝，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日昧爽以前，❷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降一等者。寶命方始，聖曆用彰，載宣臨照之明，遂施渙汗之澤。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

伏以重光下濟，積慶旁行，漢祖推奉教之尊，文王遂無憂之志。正名紀曆，表運行於萬方；宥過輕刑，流汪濊於四海。歡呼抃蹈，遐邇攸同。臣某等親奉聖謨，仰承大化，踊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蹈舞欣慶之至。

❶「迭」，原作「法」，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日」上，世本、音辯本有「五」字。

禮部太上皇誥宜令皇帝即位賀表

臣等言：伏奉今日太上皇制命，陛下即皇帝位。光奉寶圖，丕承鴻業，溥天率土，慶躍難勝。臣某等誠喜誠抃，頓首頓首。

臣聞皇建其極，存諸大訓，帝出于震，著在《易經》。繼明以照于四方，重熙以臨於萬國。動植品彙，永賴昭蘇，山川鬼神，咸用欣戴。臣某等獲備班列，親仰聖明，踊躍之誠，倍萬恒品。無任抃躍喜慶之至。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廣陵郡王宜册爲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者，天序有奉，皇圖載寧。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

臣聞《尚書》載「以貞」之文，漢史傳「早建」之義，不唯立愛，期在繼明。❶陛下奉率前規，敷揚盛典，顧兹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位。尊義方之教，載錫嘉名；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而立，自符於慎擇；必子之選，遂合于至公。邦本不摇，王業彌固。此皆宗社，❷啓祐皇心，乾坤合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大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踊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慶抃感悦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❶「期」，世本、音辯本作「其」。
❷「宗社」下，世本、音辯本有「垂祉」二字。

禮部賀皇太子册禮畢德音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册禮云畢，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者。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抃躍。臣某等誠喜誠賀，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册既備，慶澤載流。既廣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囹圄知感，進勳而嗣續增榮。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嚴贊襄之禮，賜與有加。旌孝悌以厚於人倫，敬鬼神而修其祀事。況行禮之日，則屏翳收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臣等謬參著定，倍百恒情。無任歡慶踊躍之至。

爲王京兆皇帝即位禮畢賀表

臣某等言：臣聞大人繼明，百神所以受職；天子有道，萬國由是承風。伏以皇帝陛下纘聖垂休，順時御極，負扆而外朝夷夏，❶踐祚而統和天人。幽明感通，遐邇昭泰，遂使祥光下燭，嘉氣旁通。周王謝流火之符，《魯史》愧書雲之典，食毛含齒，歡抃無窮。臣某等幸覩昌時，獲奉大慶，踊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蹈舞欣躍之至。

---

❶「外」，世本、音辯本作「會」。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日制，大赦天下，永貞二年宜改元和元年。太陽既昇，煦育資始，霈澤斯降，膏潤無遺。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仁化旁流，孝理弘闡，紀元示布和之令，肆眚見恤人之心。曠然滌瑕，得以遷善，涣發大號，申明舊章。農有薄征，市無强賈，勳勤是録，爵秩以班。寵寧間於幽明，澤必周於夷夏，近甸輕榷酤之入，遠人忘水旱之災。既行慶於官僚，亦推恩於天屬，諸生喜黌塾之廣，庶老加絮帛之優。量入所以備凶，興廉期於變俗。爰褒有客，尊賢之典惟新；載奉素王，宗予之道斯在。❶綸言一降，庶政畢行，懷生之倫，感悦無量。臣某等守在遐遠，親奉詔條，踊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感恩抃舞屏營之至。

禮部賀册太上皇后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日誥，良娣王氏册太上皇后，良媛董氏册太上皇德妃，宜令所司備禮册命者。母儀有光，坤道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内理克和於六宫。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對若天休，奉揚睿旨，長秋既登其正位，褕狄亦被於恩光。奉養見三朝之安，周旋有四星之輔。豈獨酌乾稱太，助日爲明，所以表王化之源，知孝悌之

❶「予」，原作「子」，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本，冠映千古，儀刑四方。臣某等捧戴施行，踴躍無地。無任蹈舞欣喜之至。

禮部賀太上皇后册畢賀表

臣某等言：今月日太上皇后册禮云畢，率土臣妾，慶抃無窮。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

伏以太上皇后著虞嬪之至德，嗣周母之徽音，表率六宫，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化源，神道知事地之方，人倫識尊親之大。豈惟婦順斯備，❶陰禮用修，足以播正始於王風，致時雍於帝典。臣某等謬塵榮位，獲覩盛儀，踴躍之誠，倍百恒品。

賀皇太子牋

某言：伏奉月日制書，❷殿下祇膺茂典，位副青宫，温文光三善之名，繼照協重離之慶。萬葉固本，群方宅心，含生之徒，孰不欣戴。❸況某夙蒙期奬，職在藩方，懽抃之誠，倍萬恒品。

御史臺賀嘉禾表

臣某言：今月日宰臣以幽州所進《嘉禾圖》各一軸示百僚者。伏以嘉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應，遐邇同風。臣某誠懽誠

❶「斯」，原作「期」，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月日」，原作「日月」，今據音辯本改。

❸「戴」，原作「載」，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慶，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睿謀廣運，神化旁行，植物知仁，祥圖應聖。靈岳不愆於贊祐，燕谷用遂於生成。豐稔既均，知朔南之被澤；休嘉克協，見天地之同和。六穗暫稱於漢臣，異畝恥書於周典，自中形外，均慶同歡。臣某謬職憲司，獲覩休瑞，無任抃躍之至。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某日內出劍南所進《嘉禾圖》及陝州所進紫芝草示百僚者。珎圖煥開，瑞彩交映，遐邇偕至，福應攸同。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緝熙至道，保合大和，天惟發祥，地不愛寶，嘉禾擢質，靈草抽英。獻于王庭，唐叔暫同穎之異；薦諸郊廟，班史謝連葉之奇。既呈薿薿之祥，更覩煌煌之秀。豐年斯著，聖壽用彰，飲和之人，懽抃無極。臣某等優遊至化，披翫殊姿，慶抃之誠，倍百恒品。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

臣某言：今月日，中使王自寧出徐州刺史張愔所進《嘉瓜圖》及白兔兒一，并出陳、許等州觀察使上官説所進許州《連理棠樹圖》示百僚者。惟天眷命，是降百祥，惟聖欽承，用膺多福。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

臣伏以大和所蒸，至德斯應，圖物獻瑞，周於遠方。神瓜合形，式表緜緜之慶；異棠連質，用彰韡韡之榮。況金風發祥，白兔來擾，告有秋之嘉應，著成歲於神功。雜

遝紛綸，如山斯委。人盡登於壽域，物咸暢於薰風。況臣特感深恩，欣逢衆瑞，踴躍之至，倍萬恒情。

禮部賀甘露表

臣某言：中使王自寧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前丁香樹甘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合，令明日示百僚，甘露見降未止者。玄化昇聞，靈貺昭答，必呈尤異之應，以告天地之和。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均煦育之功，❶敷滲漉之澤。大和潛達，閟瑞克彰，發於天霄，特降宮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畏景轉炎，更瀼瀼而未已。綴葉而珠璣積耀，盈器而冰玉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然則零其庭而著異，紀於年以標奇，徒矜往辰，孰並茲日。況樹有丁香之玠，殿即延和之號，所以著芳風之遠播，期聖壽於無疆。事絶古今，慶傳遐邇。臣謬承渥澤，獲覩殊祥，抃躍之誠，倍萬恒品。

禮部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懽蓮子黃瓜等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日，內出滄洲所進《白龍見圖》，又出西內定禮池中青蓮花，并神龍寺前合歡蓮子示百僚。二十三日，又出鹽州所進《合歡黃瓜圖》者。二氣交泰，萬國同和，動植思協於殊祥，遐邇畢呈其嘉應，披圖按牒，聖理彰明。臣誠懽誠慶，頓首頓首。

❶「陛下」，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伏以天地非遠，睿感必通，疊瑞重祥，累集宮禁，池蓮表異，靈化非常。敷彼青光，徵佛書而尤絶；成其嘉實，驗祥經而甚稀。積慶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龍騰白質，乘秋果應於金行；瓜合黄中，表聖更彰於土德。遠通邊徼，近出苑園，合慶同歡，周於億兆。況復邦畿之内，雨霽必時，宿麥大穰，嘉穀滋茂，和風孕秀，❶靈氣陶蒸。是皆發自帝心，達於天意，周流升降，成此歲功，惠彼群生，自爲嘉瑞。臣某深惟多幸，獲遇斯時，觀靈貺之備臻，知人和之溥洽。❷無任慶抃躍蹈之至。

禮部賀白鵲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宣示前件白鵲者。霜毛皎潔，玉羽鮮明，色實殊常，性惟馴狎。臣聞聖王之德，無所不至，有感則應，無幽不通。伏惟陛下恩霑動植，仁洽飛翔，故得兹禽，呈休效質。伏以白者正色，實表金方，鵲以知來，式彰寇服。用符歸化之兆，克耀太平之階。臣職參禁垣，獲覩嘉瑞，無任慶抃之至。

禮部賀嘉瓜表

臣某等，今日内出浙東觀察使賈全所進越州山陰縣移風鄉百姓王獻朝園内《産嘉瓜二實同蔕圖》示百僚者。寶祚惟新，嘉瑞來應，式彰聖德，更表天心。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

❶「秀」，世本、音辯本作「育」。
❷「和」，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伏惟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緝熙庶類，德馨上達，神化旁行。嘉瓜發祥，來自侯服。質惟同蔕，見車書之永均；地則移風，知化育之方始。雖七月而食，豳土歌王業之難；五色稱珍，東陵詠嘉賓之會，未聞感通若斯昭著者也。臣某等遭逢聖運，親仰珍圖，抃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慶悦之至。

爲王京兆賀嘉蓮表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内神龍寺前水渠内《合懽蓮花圖》一軸示百僚者。祥圖焕開，異彩交映，贊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之同懽。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慶傳種德，陶陰陽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吉慶每見於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是使雙華擢秀，連帶垂芳，香激大王之風，影耀天泉之水。焕開宮沼，旁映給園，靈貺應期，天龍護聖。❶寶曆瓊迢於小劫，神功永洽於大千。❷臣某獲覩昇平，濫居榮寵，聞瑞應而稱慶，仰續事而增歡。無任抃蹈喜躍之至。

爲王京兆賀雨表一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内無雨，即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神必有據，密雲與綸言繼發，時雨將天澤並流。臣某誠懽誠慶，頓首

❶「護」，原作「獲」，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永」，世本、音辯本作「允」。

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形。滲漉每出於湛恩，變化亦隨於廣運。❶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聖謨既宣，遂洽漏泉之澤。[illegible]霨周布，霏微四施，黍稷盡成，公私皆及。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渥澤徒加，涓滴無助。無任感悦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二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四日，時雨溥降。伏以聖心積念，天意遽迴，移造化之玄功，革陰陽之常數。臣某誠慶誠抃，頓首頓首。

皇帝陛下仁育蒼生，恩同赤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愆，貶食齋戒，至誠幽達。又慮宿麥無備，播種失時，出於宸衷，將令賑貸。❷睿謨潛運，甘雨遂周。布濩垂陰，隨聖澤而俱遠；滂沱積潤，與恩波而共深。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成必資於帝力，進退何補於天工。沐浴大和，慙荷無極。無任慶躍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三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宜即差官精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跡，其日雲陰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降。

❶「亦」，世本、音辯本作「必」。
❷「將」，世本、音辯本作「特」。

伏惟皇帝陛下言爲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旱暵之虞，❶已積憂勤之慮。衆靈受職，薈蔚且躋於南山；百穀仰榮，滂霈遂沾於東作。睿謨朝降，膏澤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殷帝虛美於桑林。豈若無災而早圖，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貫重玄，徧野同歡，傾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恒情。

王京兆賀雨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旨於諸靈跡處祈雨，至三十日甘雨遂降者。臣聞惟聖有作，先天不違，發令而祥風已興，致誠而玄液旋被。臣某誠懽誠賀，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側身防患，道邁周王；

盡力勤人，功超夏后。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風；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澤。油雲四合，膏雨溥周，農壤遂一於肥磽，滲漉盡霑於遐邇。蒸黎詠德，知必自於聖心；草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無能，謬領京邑，上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五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親自於龍堂祈禱，有靈禽群翔，自成行列，如隨威鳳，以翼龍舟，其日降雨者。

伏以時或愆陽，歲之常候，式當聖日，

❶「旱」，原作「早」，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無害豐年。陛下敦本務農，憂人閔雨，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鳥迎州，❶掩商羊之舞；仙雲覆水，協從龍之徵。初泛洒於上宮，遂滂霈於率土。自中徂外，皆荷生成，雨公及私，靡不碩茂。殷后徒勤於自翦，周公空媿於舞雩。臣以庸虛，謬司垣翰，有年之慶，惟聖之功。臣某不任云云。

❶「州」，世本、音辯本作「舟」。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表

爲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蕩平，褒功宥罪，布告遐邇者。臣聞肅殺之後，每致陽和；雷霆既施，必聞膏澤。伏惟陛下體乾剛以運行，協坤元之翕闢，百靈受職，六合從風。阻兵怙亂者，必就梟擒；懷忠抱義者，無不甄録。激其效順，特加旄節之榮；寵以元功，遂兼鼎鉉之任。戎行窮賞賚之重，死事極褒卹之優，劫脅之役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痍受煦，老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徭，賜種更盈於穜稑。嚴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之家，物無不感。周王推忠厚之化，漢帝慙愷悌之風，太平之德，斯爲至盛。然則虞巡可復，告成將慶於岱宗；漢典方行，講禮再榮於闕里。臣謬膺重寄，獲覩大和，抃蹈之誠，倍萬恒品。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莫不動地歡呼，若醉千鍾之酒；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無任慶賀踴躍之至。

柳州賀破東平表

臣某言：即日被觀察使牒，李師道以月日克就梟戮者。帝德廣運，唐命惟新，霾曀廓清，天地貞觀，率土臣庶，慶抃無涯。

伏惟睿文聖武皇帝陛下，威使百神，德消六沴，天降寶運，時歸太平。自克夏擒吳，翦蜀平蔡，殊類稽顙，群疑革心。唯此兇妖，尚聞悖慢，庭議既得，廟謨必臧。旌旗燭耀於洪河，金鼓震驚於靈嶽。鄆城自潰，寧同莒、魯之爭；齊地悉平，無俟耿、陳之戰。五兵永戢，七德無虧，含生比堯、舜之仁，率土陋成、康之俗。介丘霧息，已望翠華之來；沂水風生，更起舞雩之詠。千歲之統，實在於斯。臣守在蠻荒，獲承大慶，抃蹈之至，倍萬恒情。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表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虵豕之穴，忽爲樂郊；氛沴之餘，盡成和氣。

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開寶曆，復昇平之土宇，拔妖孽之根源。自西自東，不違於指顧；我疆我理，咸得其區分。山川備臨制之形，道途適征徭之便，俾侯既定，賜履以寧。異青、兖之封，爰從古制；解曹、衛之地，實契雅謀。車甲永藏，馬牛勿用，俗被雍熙之化，代知仁壽之期。農事載盛於耨芰，儒風重興於俎豆。足使季札觀魯，更陳南籥之儀；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賦。臣摠戎遠地，不獲陪賀闕庭。

爲韋侍郎賀布衣竇群除右拾遺表

臣某伏見今月日制，除布衣竇群右拾遺者。臣聞直道之行，四方嚮德，逸人是舉，天下歸心。

臣伏以竇群肥遯居貞，苞蒙養正，學術

精果，操行堅明，讚詠道真，以求其志。臣頃守藩服，特所委知，及歸朝廷，輒有聞薦。庶逃竊位之責，以塞曠官之尤。豈謂天聽曲從，瞽言無廢，況諫諍之職，政化是參。擢於布衣，久無其比，周行慶抃，林藪震驚。晦迹寧慮於遺賢，懷才盡思於展效。臣以性本庸疎，動無裨益，唯思進拔，以報恩榮。區區懇誠，實貫金石。言而不廢，微臣敢竊於薦雄；德必有隣，聖代式光於尊隗。自群受命，冀復面陳，迫以疾病，接於休假。注心蓄念，寤寐兢惶。無任喜躍屏營之至。

爲樊左丞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寵命俯臨，慚顔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覺魂搖；戴巨鼇之山，未如恩重。

臣聞尚書百揆，翊亮萬機，故天上尊北斗中樞，陛下有南宮左轄。晉昇孔坦，諒直當時；漢拜楊喬，閑練故事。庶得百僚有憚於會府，諸侯取法於京師。臣實謏才，謬登清貫。握蘭起草，昔忝朝經；剖竹頒條，近貽人瘼。備歷中外，無聞聲彩。版圖再緝，❶貢賦未均於九州；銅印更操，威儀不檢於三署。次郎補闕，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難此受。竊謂旁求俊乂，側訪瓌奇，必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興化致理，時無間言。況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儻蒙垂收紫渙，俯矜丹誠，愚臣保陳力之言，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覗冒惶悚之極。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❶「再」，音辯本作「載」。

爲王户部薦李諒表

臣某言：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大方；擇善而居，明主之要道。況臣特受恩遇，超絶古今，報國之誠，寤寐深切。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張羽儀，弘輔治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竊見新授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强以有禮，敏而甚文，求之後來，略無其比。臣自任度支副使，❶以諒爲巡官，未及薦聞，至某月日荊南奏官敕下赴本道。諒實國器，合在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冀他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臣緩蔽賢之罰。無任誠懇屏營之至。

爲户部王叔文陳情表

臣某言：臣母劉氏，今月十三日，忽患瘖風發動，狀候非常，今雖似退，猶甚虚惙。驚惶憂苦，不知所圖。臣唯一身，更無兄弟，侍疾嘗藥，難闕須臾。伏乞聖恩，停臣所職。今臣見在家扶侍，其官吏等並已發遣訖。

臣以庸微，特承顧遇，拔自卑品，委以劇司。夙夜兢惶，唯思答效，至誠至懇，天睠所知。豈慮未效涓塵，遽迫方寸，以開塞重輕之務，加焦勞憂灼之懷，雖欲徇公，無由枉志。況忠孝同道，臣子之心，許國誠切於死生，報親忍忘於顧復？進退窮蹙，昧

❶「支」下，世本、音辯本有「等」字。

死上陳。候母劉氏疾疢小瘳，冀微臣駑蹇再效。無任惶懼懇倒嗚咽之至。

代裴中丞謝討黄少卿賊表

臣某云云：即日奉事官米蘭迴伏奉手詔云云者。臣聞膚革既平，雖疥癬而必去；豺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

臣某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底寧下土，❶兇渠盡殄，威武載揚。蠢爾腥膻，尚聞凌暴，靈旗斜指，銅獸俯臨。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喜永清之路，微臣忝司戎律，親列顔行，躡伏波之舊規，乘下瀨之故事。盡瘁事國，期畢命於戈矛；不宿於家，思奮身於原野。即以今日某時出師就道，便披榛蹶石，摩壘陷堅，蕩清海隅，永息邊徼。竊以材非充國，敢自贊於無踰；志慕孟公，庶追蹤於不伐。謬承重委，寤寐兢惶。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爲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黄賊表

伏以某官器宇端方，風姿詳雅，謙虚内敏，籌略共推。前佐湖南，悉心匡佐；後歷郡掾，深負政聲。惠愛在人，姦邪屏息，勤勞已著，幹蠱無倫。今黄賊尚據荒陬，犬巢未覆，❷儻以某代某之任，必能掃蕩氛祲，廓清海濱。竊惟斯人，雅堪厥職。云云。

爲崔中丞請朝覲表

臣歷刺三州，連揔二府，外任逾紀，入

❶「土」，原作「上」，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犬」，原作「大」，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覲無階，就日望雲，魂飛心注。

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覆載無私，邇遐同致，復昇平之故事，繼前聖之高蹤，中外踐更，出入迭用。臣以虛薄，叨受恩榮，徒竭夙夜之心，未申朝夕之敬。天威咫尺，誠寤寐而無違；雲漢昭回，固瞻仰而何及。是以前在朗寧，封章累上，及移臨桂，星紀屢周。微衷尚隔於戴盆，積望徒懸於窺管，葵藿之誠彌切，犬馬之戀逾深。人欲天從，於茲未驗，下情上達，終冀不誣。敢黷宸嚴，罄陳丹懇。伏乞賜臣除替，許至闕庭，厠蹈舞於群僚，備班行於散地，足趍中禁，目覩大明。俾成九族之榮，以盡百生之幸。非敢竊國賓五獻之禮，希康侯三接之恩，一覩龍顏，萬死爲足。無任懇迫激切之至。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

肅恭休命，晨夜趨程，祇荷寵私，不遑寢食，以月日到所部上訖。

臣聞古之制爵禄者，爵以居有德，禄以養有功。臣本書生，宦不期達，值某皇帝，文明撫運，大闡玄猷，搜采衆材，幸忝甄録。歷踐中外，星霜屢移，曾無涓塵，上答鴻造。忘其薄陋，委以雄藩。顧無綏馭之能，謬忝澄清之寄，將何以敷宣皇澤，普諭天慈？唯當察慝以爲防，視俗而爲教，蠲除細故，務安黎獻，庶幾清静無擾，以慰遠人。臣不勝忝冒荷恩之至。

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

捧對絲綸，慙悸無地，拜命兢悚，不知所裁。臣凡賤瑣材，智略無取，幸賴先臣緒業，累忝國恩。天澤曲流，遂司節制，寄深分閫，任重專征。顧無將領之才，謬處衆人之上。豈謂宸私軫念，仁育爲心，霈澤無涯，德音屢降，士衆感悦，咸思竭忠，遂得潛師，暗入賊境，不意兇渠就戮。此皆聖謨，豈敢叨天以爲己力？仰荷殊造，重於丘山。臣以月日上訖。謹當敷宣皇化，普諭聖慈，綏撫三軍，乂安百姓，冀以塵露，上答鴻私。臣云云。

代節使謝遷鎮表

鴻私曲臨，獨越夷等，祇荷明命，寤寐不遑。臣才非器能，謬膺仕進，雖竭盡駑劣，力效忠勤，冀寡愆尤，敢望宦達？某宗皇帝不以臣儒術淺薄，超授禮官，尋遷正郎，遂忝符郡。某皇帝不遺臣小善，擢處諫曹，叨承厚恩，備職藩翰。顧惟瑣劣，多慚負恩。伏遇陛下德紹唐、虞，無私庶政。臣尸素歲久，譴謫宜加，豈冀褒昇，更遷重鎮？再忝澄清之寄，仍同獻替之榮，將何以上答天慈，下安氓庶？臣當務修農稼，率勵遠人，鋤其姦慝，以副勤恤。無任云云。

爲劉同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營田、長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任訖。臣初奉綸言，震抃無極，及臨所部，驚懼逾深。投軀莫報於乾坤，陳力無禆於造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臣出自諸生，不習爲吏，有恇懦之質，無區處之能。託跡儒門，乏仲弓南面之德；委身郎署，闕馮唐論將之對。嘗懼叨冒清列，蕪穢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荐及，八命作牧，一麾出守。拔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況馮翊密邇王都，古稱三輔，爰自近代，命秩逾崇。有兵食之虞，有宮室之制，皆公卿將相出入由之。仰徵甲令，俯窺圖記，跼蹐無地，以兢以惶，恩重命輕，不知所效。庶當刻精運力，夙夜祗勤，上奉雍熙，旁流愷悌。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庶幾之心，懍懍增惕。徒望雲而就日，喜近帝鄉；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布丹誠。無任悃懇屏營之至。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

星言即駕，便道之藩，祗荷寵榮，不敢寧息。臣某爰自弱齡，即忝推擇，階緣試吏，累忝清資。先聖以臣粗知兵要，俾統師徒。交蠻俶擾，黃賊不馴，奉詔俾臣，撲滅氛祲。士衆賈勇，思酬渥恩，冀因此時，得立微效。豈謂時多疫癘，不副憂勤。知臣特深，復洗瑕責。夙夜感戴，捐軀有期；徒增憤勇，力未從願。微臣不幸，釁故重重，

泣血摧肝，載崩載咽。陛下龍興御極，寰海永清，道暢八埏，威加九域，鴻和普洽，靡不周泰。伏蒙累垂休命，遂越等夷，循省何人，過膺抽擢。況臣比臨此鎮，備更夷險，故材舊壤，宛在目前，雖則殊鄉，還同衣錦。量巨鼇之力，未足負恩，猶蚊蚋之微，焉能報德。將何以宣揚聖造，撫慰疲羸？唯當遵守詔條，貶棄奸慝，平勻傜賦，示以義方。持清淨以臨人，守無私以奉國。重修前志，再礪戈矛，展駑駘之效，申鷹犬之用。庶荒陬夷獠，盡沐皇風；率土生靈，備聞斯慶。微臣之志也。限以云云。

代韋永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訖。受命若驚，臨職彌懼。

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每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駕朱輪。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興襦袴之謠？況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墾乃石田之餘。曠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逾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遑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用答生成之造。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謝除柳州刺史表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

擢列御史。陛下嗣登寶位，微臣官在禮司，百僚稱賀，皆臣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禍謫，聖恩弘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奉詔追，違離十年，一見宮闕。親受朝命，牧人遠方，漸輕不宥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謹當宣布詔條，盡竭駑蹇，皇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間於華夷，庶答鴻私，以塞餘罪。

柳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上訖。

臣前歲以久停官秩，去年蒙聖恩除替，便欲裂裳裹足，趍赴京師。以舊疾所嬰，彌年未愈，逮及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與臣早歲同官，見臣當暑在道，懇留在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所願。伏惟陛下光被之德，道以洽於區中；憂濟之勤，心每徧於天下。常以萬邦共理，必藉於循良；一物不遺，尚延於愚藐。假臣寵渥，重領方州，駑駘復效於奔馳，枯朽更同於華秀。

臣聞潢污易竭，抑有朝宗之願；犬馬無識，猶知戀主之誠。揣分則然，惟天知鑒。況臣昔因左官，一紀于外，子牟馳心於魏闕，汲黯積思於漢庭，豈非夫人獨無斯戀？去就者，榮辱之主；朝廷者，仕進之源。臣子之宜，忠貞所志。臣雖心同犬馬，而分比潢污；幸躡康衢，意非往蹇。臣之此誠，口不能諭，意欲悉達，文非盡言。此臣所以自咎自恨，復乖志願。猶冀苦心勵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慌欣之至。

代廣南節度使舉裴中丞自代表

前件官器宇深沉，天才間出，爰從撫字，逮于察廉，所職恪勤，庶務皆勸。日者安南夷獠反叛，害其連帥，毒痡黎人。某皇帝以某威惠茂著，自某州刺史俾之撫臨。夙夜經行，盡除兵器，賊徒識恩，黨種歸義，炎荒之俗，靡不底寧。後改鎮容州，勳效彌顯，澄清庶類，邁德前修，深負能名，合遷重鎮。臣自惟凡懦，不逮前人。伏乞天恩迴授某，非惟旌德，是亦飾能。庶微臣免尸禄之憂，某獲無私之舉。

奏薦從事表

某績茂戎軒，才優管記。操刀必割，豈謝剸犀？落筆不休，寧慙倚馬？況早登科選，夙洽時譚。匪惟詞藝雙美，抑亦器能多適。比於流輩，頗爲滯淹。輒敢薦陳，伏希奬録。

代廣南節使謝出鎮表

鴻霈曲臨，惶駭交集，捧對綸綍，不知所圖。臣中謝。

臣聞蕭、曹佐漢，六合爲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臣幸以芻賤，累忝殊榮，天德荐臨，遂加台政。不能翊宣明聖，增日月之光，俾兇渠勦絶，人用康寧。實由臣不稱職，使此艱患。《伐檀》興議，負乘招譏，常懷覆餗之虞，敢望專征之寄。獻俘未遠，展效有期，希此微功，上答殊造。無任云云。

爲楊湖南謝設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長樂驛設者。恩榮特殊，宴飲斯及，顧兹厚禮，猥集微躬。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

臣以多幸，屬此昌時，任重方隅，職忝文武。甘受素餐之刺，知無肉食之謀，以憂以惶，寤寐無措。豈謂鴻恩繼至，豐膳爰來，陸海兼陳，飴醴皆設。庶當奉揚聖澤，覃布遠人，流愷悌於皇風，❶均乳哺於赤子。少陳微效，上答殊私。無任感恩欣躍之至。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臣某言：中夜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櫻桃若干者。天睠特深，時珍荐降，寵驚里巷，恩溢圓方。❷臣某誠喜誠懼，頓首頓首。

伏以含桃之羞，時令攸貴，况今採因御苑，分自天厨。使發九霄，集繁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盈皆而外被恩光，適口而中含渥澤。顧慙素食，彌切自公，豈圖君子所先，遂厭小人之腹。無任云云。

謝賜時服表

祇荷寵私，啓處無地。臣中謝。

臣久忝朝行，歷職無效，荏苒星紀，偷榮歲時。不能少益聖猷，以副深寄，致使賊遺君父，艱難未息，合處嚴憲，以正國章。伏以陛下恢天覆之恩，廣地載之厚，不循彝

❶「悌」，世本、音辯本作「樂」。

❷「恩」，原作「思」，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典，俾同冕紱，重劇丘山。捧戴以入閨門，空知夕惕，裁縫而爲衣服，固可晝行。内省疲駑，將何答效。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

綸言曲臨，寵服荐至。跪捧殊錫，慶躍交並。臣中謝。

臣謬典方州，效微涓滴，叨承大貺，榮重丘山，非才忝恩，俯伏慙荷。朱明啓節，御府賜衣，沐聖澤而溟海方深，被仙衣而鶴軀齊壽。馳心向闕，跼影望天，慙分五嶺之憂，莫副九重之詔。臣無任云云。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奏狀

爲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産三男狀

右臣所部貞節坊百姓某妻産三男者。臣詳究往例，實謂休徵。已量事給絹三十疋，充其乳養者。

伏以陛下勤卹黎元，感通天地，靈心昭答，景福已興。方使億兆繁滋，區夏充牣，故表祥於字育，是啓運於昇平。事杳化源，慶延邦本，鱗羽之瑞，曾何足云。臣幸列藩維，嘗叨樞近，私賀之至。

爲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

右臣得管内合州奏，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道耆老悉皆瞻覩，已具奏聞，並寫圖奉進者。

伏以景雲上瑞，王者祉符，焕彩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惟陛下化孚有截，道洽無垠。承天地之貞明，導陰陽之和氣。紛紛郁郁，自東而徂西，若煙非煙，一旬而再至。徵諸古諜，事罕前聞。伏乞宣付史官，以昭簡册。

爲裴中丞奏邕管黄家賊事宜狀

右今月四日，邕管奏事官嚴訓過，稱押

衙譚叔向等與黄家賊五千餘人,謀爲翻動,雖已誅斬,猶未清寧。當時差本道同十將某至邕管界首賓州以來,迎探事宜,兼爲聲援。昨得十四日狀,并嚴訓狀報同,其黄家賊並已退散,各歸洞穴訖。

伏以鼠竊狗偷,非足爲患。陛下威靈遠被,神化旁行,遂使姦猾之謀,先期而自露;回邪之黨,不戮而盡夷。伏恐飛章已達,吉語未聞,尚軫天心,猶煩廟筭。臣謬居方鎮,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讓監察御史狀

右臣伏准《名例律》,諸官與父祖諱同者,不合冒榮居之。臣祖名察躬,今臣蒙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王父,禮律之制,所不敢踰,臣不勝進退惶恐之至。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勑旨。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日,承議郎新除監察御史臣柳宗元奏。

奉勑新除監察御史柳宗元,祖名察躬,准禮,二名不偏諱,不合辭讓。年月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佑宣。

爲京兆府昭應等九縣訴夏苗旱損狀

右臣謬領京畿,已逾兩月,政術無取,誠懇莫申,遂使雨澤愆時,田苗微損,夙夜兢懼,寢食靡遑。今長安一十四縣,並准常年例全徵。其昭應等九縣,臣各得狀,並令詳審,各絶隱欺,謹具別狀封進。臣當府夏税,通計約二十九萬石已上,據所損矜免,秖當三萬石有餘。恤人則深,減數非廣。

伏以聖慈弘貸，憫念蒸黎，臣忝職司，不敢不奏。無任慙懼之至。謹録奏聞，伏聽勑旨。

爲南承嗣請從軍狀故某官贈某官南霽雲男某官承嗣

右臣亡父至德之歲，死節睢陽，陛下每降鴻恩，必加褒寵。臣自七歲，即忝班榮，垂五十年。常居禄秩，再守遐郡，績用無成，終貽官謗，甘就嚴譴。無以負荷先志，報效殊私，以慙以懼，隕越無地。

伏見某月日敕，以王承宗負恩干紀，命將徂征，雷霆所加，殄滅在近。臣竊不自揆，思竭忠誠，願預一卒之任，以答百生之幸。庶得摧鋒觸刃，摩壘搴旗，冀獲盡於微誠，儻不墜於遺烈。踊躍之至，夙夜不寧。敢希皇明，俯鑒丹懇。

臣聞周官考藝，國子置車甲之司；漢道推恩，孤兒備羽林之用。千秋思奮於事越，仲孺期死於奔吴。義激君親，名高竹帛。臣雖無似，有慕昔人，雖身塗草野，死而不朽。披肝瀝血，昧死上陳。無任懇迫忠憤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進農書狀

右伏奉某月日勑，宜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爲恒式者。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制；俶載南畝，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食。自陛下惟新令節，益勵農功，既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利，敷帝力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於睿覽。勤勞率下，

超邁古先。凡在率土，不勝幸甚。前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

代人進甆器狀

甆器若干事。右件甆器等，並藝精埏埴，制合規模。禀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合太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是稱土鉶之德。器慙瑚璉，貢異砮丹。既尚質而爲先，亦當無而有用。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封進。謹奏。

柳州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狀

右伏准從前敕文，常參官上後，舉一人自代者。伏見前件官，頗有才行，長於政術，久歷嶺南使職。臣之所知，敢舉自代。無任懇迫之至。

上户部狀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責之人，都不釐務，户部錢是准敕收貯，不合别支。又所授員外官，亦非舊制。宗元在永州日，見百姓莊宅公驗，有司户李邕判給處，足明皆是正官。今請悉依故事爲准，並廢員外所置。凡在貶黜，授以正員，責其成功，俾無虚授。貯錢既免，支用加數，足應軍須，實冀貨不濫分，宦無曠職。謹狀。

柳州上本府狀

右奉牒准律文處分者，已帖縣准牒待秋分後舉處分訖。伏以中丞慈惠化人，孝

悌成俗，屬吏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亦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哀，周身不遑於遠慮。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況俟期尚遠，禀命不遥。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闔境荷慈育之恩，豈惟一夫受生成之賜。儻以律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輕賜塵黷，❶惶戰交深。謹録狀上，奉聽處分。

爲裴中丞伐黄賊轉牒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黄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

竊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黄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兔之穴，跧伏偷安；憑孽狐之丘，跳踉見怪。以爲威弧不射，❷天網可逃。侵逼使臣，隳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罪。衆輕鬬蟻，勇劣怒蛙。纖縞當强弩之初，孤豚僨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虚見辱於齊斧；突梯首鼠，濫欲寄於旄頭。勦絶有時，不索何獲？

❶「賜」，世本作「肆」。
❷「弧」，原作「狐」，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某拱稽致命，執鋭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戮。竊觀上略，總制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蹶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材，徧徵於川洞。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愆於羽檄，跂足惟俟於牙璋。

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横於千里。國容不入，屨且入於寢門；❶家事勿開，❷士已填於左闔。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孔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爲日固久。容府楊中丞以義烈爲己任，勳襲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爲家風，業傳彝器。並膺邦寄，克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横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徼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吕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勳。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隣管，以成犄角。舉牒者。

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

右今月三日，得知進奏官某報前件，賊以前月九日克就梟戮者。

伏以天啓聖期，神資良弼，必有懲討，以致昇平。蠢爾兇渠，敢行悖亂，締交於雷霆之下，效逆於化育之辰，逞豺聲以欺天，

❶「入」，世本、音辯本作「及」。
❷「開」，世本、音辯本作「關」。

恣狼心而犯上。嘉謨克協，威命旁行，破竹寧比其發機，走丸未喻於乘勝。濁河清濟，曾無溝洫之虞。大峴琅邪，不聞崖岸之阻。天兵四合，賊衆屢摧。然後赦劫脅之辜，許其歸復；寬詿誤之典，期以撫循。外怛皇威，中感聖德，雖在梟鏡，豈不知歸。是以未極誅鋤，遽聞内潰。鯨鯢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消，仰太陽之普照。功格于天地，化合于陰陽。一德方繼於《商書》，降神自同於周《雅》。遂使垂白遺老，再逢大寶之安；❶搢紳諸生，遠期貞觀之理。

某特承朝獎，謬列藩臣，常以突刃觸鋒，未爲效節，膏原潤草，豈足酬恩，寤寐撫心，不遑寧處。今則削平之際，慙無尺寸之功；開泰方初，徒受丘山之寵。無任憤激屏營之至。抃舞歡慶，倍百恒情。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

右伏奉二月日德音，❷以淄、青削平，慶賜大洽，率土之内，抃躍無窮。

伏以周滅三監，但明誅放之罰；漢平七國，更嚴斬殺之科。未有翦覆兇渠，撫存疑類，威暫行而德洽，誅纔及而恩加。操兵者悉獲歸休，秉耒者更聞優復。與之種食，分以貨財，疾苦盡除，鰥孤咸育。葬戰死之骨，增以賞延；憐刃傷之肌，存其廩給。滌山川之舊污，申節義之餘冤。功多受三事之榮，節著有十連之寵，較然逆順，益以彰明。和氣遠周，罷七旬之干羽；仁風溥暢，

❶【原校】「大寶」，一作「天寶」。

❷【原校】「二月日」，一本云「二十二日」。「音」，原作「青」，今據世本改。

收六月之車徒。寰海永康，夷夏均慶。

某忝司戎旅，獲奉昇平，當伊尹無恥之辰，見咎繇惟輕之德。抃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慶賀之至。

賀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狀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害氣盡除，和風溥暢。裂壤既分其形勝，經野必正其提封，河、濟異宜，海、岱殊服。八命作牧，無聞威福之源；十國爲連，已肅澄清之政。鼠無夜動，鴞變好音，惠澤豈俟於崇朝，仁化寧期於必代。遂使琅邪即墨，田生無慮其異謀；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

恭以相公謩參禹績，制出蕭規，光輔聖神，永康黎獻。某獲逢開泰，忝守方隅，抃躍之誠，倍百恒品。

爲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賀訖。某忝居末屬，特受深恩，踴躍不寧，輒復披露。竊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邵，成宣王復古之勳；吴、鄧、寇、耿，致光武配天之業。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閤下挺拔英氣，邁越常流，獨契聖謨，以昌鴻業。廟略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萋斐成市。閤下秉心不惑，定命彌堅。討淮右之兇，則下車而授首；服恒陽之虜，則馳使而革心。況師道惡稔禍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

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次又捨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豺狼感化，梟鏡懷仁。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四海無虞。遂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大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垂後祀，輝映前王。神化永屬於聖君，崇勳實歸於宗衮。慶賀之至，倍萬恒情。

爲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黄賊狀

某材質無堪，授任非次。當有事之日，忠懇莫施；遇成功之辰，慙憤空積。陳力之志，誓死不渝，❶伏惟仁恩，終賜展效。

今者中華寧謐，異類服從，唯此南方，尚餘寇孽。伏以黄少卿等，憑培塿以自固，合莖脆以爲强。劫脅使臣，侵暴列郡。雖狐鼠之陋，無足示威，而蜂蠆之微，猶能害物。必資翦伐，方致和平。庶盡駑蹇之勞，以答恩榮之重。撫心踴躍，夙夜不寧，私布丹誠，敢期明鑒。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瞻戀闕庭，神魂飛越。頃在邕州，累陳誠懇，謬尸進律之寵，未遂執珪之願。相公膺賢輔聖，大敘倫彝，❷中外之臣，出入更踐。某自領桂管，又逾再周。企鑾鷺於紫霄，獨無羽翼；仰星辰於黄道，徒竭丹誠。況正月會朝，遠夷皆至，六歲來見，

❶「渝」，原作「逾」，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倫彝」，世本、音辯本作「彝倫」。

要服有期。豈使班超之望長懸，子牟之戀空積。伏乞特申微願，録受冗員，徵故事而不遺，揆夙志而斯畢。入天子之國，願附禮於小侯；拜宰相之車，敢希榮於下客。無任懇禱屏營之至。輕瀆威重，戰汗伏深。謹狀。

爲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

右伏以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趙摧栗腹，即長平死事之孤。何者？義烈之餘，色氣猛厲，上將效於國用，下欲濟其家聲，所以憤激悽愴，常思致命者也。

某先父死難睢陽，事存簡册，累降優詔，榮及子孫。爰自繦緥，超昇品秩，肉食廩給，未嘗暫停。頃守涪州，屬西蜀邅逆，將致死命，以盡夙心。寢戈嘗膽，志願未究。會刀筆之吏，寘以深文，首級之差，今復誰辯？薏苡之謗，不能自明，猶賴舊勳，謫居樂土。食人力之粟，守無事之官，拳拳血誠，無所陳露。伏見明制興師，討伐恒、冀，蔑爾小醜，尚欲逋誅。某材非古人，志慕前烈，願得身當一隊，效死戎行。竭平生之忠懇，申幽明之冤痛，撫劍心往，發言涕零。

嘗聞漢法，有奮擊匈奴者，諸侯不得擁遏。又況丞相揔軍國之重，定廊廟之謀，固當弘獎，無所棄捐。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無任懇迫惶恐之至。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柳漢自代狀

右伏准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内舉一人以自代。便具所

舉人兼狀上中書門下者。今奏請前件官自代，謹連狀。

爲長安等縣耆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

長安縣耆壽某乙若干人。右某等伏以生長明時，遊泳皇澤，鼓腹且知於帝力，食毛敢忘於君恩。竊見近者祥瑞所陳，周於百郡，豐稔之報，均于四方。有以知上玄降靈，誕告嘉應，彰我君文明之化，仁育之恩。大道既行，鴻名未舉，是以殷勤昭著，如斯而不已者也。

某皆陶煦純仁，成此耇老，生既無補，死而何求。唯願上聞帝閽，復建尊號，用彰聖德，以報皇慈。披露血誠，伏守天闕，糜軀碎骨，猶生之年。謹以今日詣光順門輒進表訖。

伏惟相公贊翊明主，共致太平，而使名號尚鬱，天人失望，草野愚鄙，竊有惑焉。伏望敷奏之際，開陳其要，俾下情允達，大願克從，退就泉壤，樂而無恨。輕黷相國，伏待典刑。謹狀。

爲京畿父老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

長安縣耆老某乙等若干人。右某等幸以羸老，獲覩昇平，蹈舞薰風，謳歌壽域。譬之草木，何以報天？寤寐焦勞，不知所措。

伏見聖君臨御，玄化升聞，瑞應匝於萬方，豐報窮於四海。神祇注意，天地傾心，覺悟生人，必有爲者。蓋以挹損徽號，近二十年，盛德益光，大名未復，致遠邇積慮，幽明憤懷。故自古以來，嘉瑞之至，未有如今

歲之盛也。斯乃上玄深旨，下人懇誠，勤勤相符，正在於此。某等眷戀明時，朝夕是切，唯願早復大號，以契天心。庶得聖政益光，鴻化彌遠，少遂踴躍之甚。今請詣光順門進表，昧死上陳。

伏以侍郎道合君臣，惠敷黎庶，儻遂收採愚慮，致貢天庭，俾草萊微誠，得達萬乘，非所敢望，惶懼伏深。謹狀。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十

祭　文

祭楊憑詹事文

年月，子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靈。卿雲輪囷，天漢昭回，自然物外，寧雜塵埃。公稟閒氣，心靈洞開，翺翔自得，誰屑群猜？孝友忠信，聞于九垓，擒華發藻，其動如雷。世榮甲科，亦務顯處，公之俊德，有而不顧。御史之選，朝之所注，公勤于養，投劾引去。時任方隅，威刑是務，公施其惠，亦莫有遻。京兆之難，下多怨怒，或由以黜，瓦石盈路。公捍其强，仁及童孺，左遷而出，擁道牽慕。道峻多謗，德優見憎，煩言既詆，倚法斯繩。南過九疑，東逾秣陵，顛沛三載，天書乃徵。入傳王國，嘉聲聿興，詹事東宮，致政是膺。年唯始至，道則彌勵，頡頏今古，優游德藝。實期濬發，再光文陛，誰謂昊天，遽兹降厲。嗚呼哀哉！

某以通家承德，夙奉良姻，莫成子姓，早喪淑人。恩禮斯重，眷撫惟新，綢繆其志，實敬實勤。迨今挈然，十有八祀，家缺主婦，身遷萬里。謗言未明，黜伏逾紀，德輝間絕，音塵莫俟。歲首發函，視遠如邇，雖當沉痼，心術猶治。撫膺頓首，流泣瞪視，既斂而還，莫傳音旨。嚮風長慟，於兹已矣。嗚呼哀哉！

承訃之始，卜兆既逾，載馳斯文，出拜路隅。哀從海澨，禮致皇都，寸誠相續，終歲不渝。天道悠遠，人世多虞，寄心雙表，長恨囚拘。嗚呼哀哉！

祭穆質給事文

昭祭于給事五丈之靈。自古直道，鮮不顛危，禍之重輕，則繫盛衰。矯矯明靈，克丁聖時，形軀獲宥，三黜無虧。賢良發策，始振其儀，天子動容，敬我直辭。載之册府，命以諫司，抗姦替否，與正爲期。奏書百上，知無不爲，誰謂劉、賈，英風莫追？給事黄門，奉職樞機；封還付外，動獲其宜；無曠爾位，惟公在斯。達道之行，實惟交友，患難相死，其廢自久。公實毅然，誓均悔咎，挺身立氣，不改其守。默刺南荒，義言盈口，封章致命，志期隕首。邈矣高標，誰嗣于後？王命南下，郡符東剖，留滯湮淪，殲此遐壽。嗚呼哀哉！

公之伯仲，信惟先執，感激之風，道同義立。中司守直，奸權是襲，致之徽纆，誣以賄入。瑣瑣其徒，榜訊愈急，詔下三司，議于洛邑。噫我先君，邦憲是輯，平反群枉，大忤三揖。危法旋加，譖言俄及，左官夔國，義夫掩泣。邪臣既黜，乃進其級，端于庶僚，直聲允集。虔虔小子，夙奉遺則，公在郎位，再罹擯抑。時忝憲司，竊分枉直，抗詞犯長，有志無力。惟韓洎劉，同憤霑臆，道之不行，銜媿罔極。公在左掖，議登秋官，先定于志，將發其難。決白無狀，以申禍端，秉心撰詞，義不可干。會逢友累，曾莫自安，感于褚中，有涕汍瀾。嗚呼哀哉！

壽宫久翳，狼荒萬里，禮不可違，誠不可弭。抽哀洩憤，舒文致美，願遡海風，以窮洛涘。清明如在，神鑒何已，嗚呼格思，以慰勤止。

祭吕衡州温文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吕八兄化光之靈。

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殁，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

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争，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没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

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太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素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很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内若焚裂。海

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絶，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

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爲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絶。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祭李中丞文

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五月某朔，二十二日，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穆贊、奉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馮邈、承奉郎守監察御史韓泰、宣德郎行監察御史范傳正、文林郎守監察御史劉禹錫、承務郎監察御史裹行柳宗元、承務郎監察御史裹行李程等，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中丞贈刑部侍郎李公之靈。

惟公堅貞守道，潔廉成德，當官秉彝，卓爾孤直。高節外峻，純誠内植，臨事不回，執心無惑。矯矯勁質，擢於天枝，式是邦族，粲其羽儀。發跡内史，參其軍事，自下劘上，直詞屢至。于後受邑，歷撫疲人，公去逾久，人滋咏呻。復從京邑，辟署司

録，振其綱條，端我甸服，黠吏屏氣，貪官窒慾。赫赫有命，登于王庭，邦賦以修，國用是經。實抗其長，以奉准程。校其簿書，無失奇贏。進爲正郎，勾會是專。乃刺于商，虎節登山。化墽爲沃，致夷於艱，道途謳歌，有詔徵還。丞我御史，執其憲矩，糾逖之志，直清是舉，慎擇寮史，必薪之楚。終始七載，不忘祗勤，事無觀瞻，道有屈伸，阜囊密啓，忠懇屢陳。令望逾重，名卿是屬。拖紳遽聞，卷衣已復。禮備賵贈，恩加命服。窀穸有時，歲月逾蹙。

播等猥備官屬，況當薦延，承其規模，奉以周旋，近或逾月，遠則累年。咸承至公，官守獲全。故事盡在，遺風藹然。俯仰庭除，顧慕潺湲。致誠一觴，拜訣堂筵。嗚呼哀哉！

爲韋京兆祭杜河中文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河中節度贈禮部尚書杜公之靈。自古謀帥，恒在諸儒，晉登郤縠，亦以《詩》、《書》。爰及近代，二柄殊途，授鉞之臣，率由武夫。時惟明靈，道冠學徒，天子有命，總其戎車。何以邦之？維絳及蒲，有山有河，殿此大都。焜耀昌時，振宣後學，命服之盛，光于列岳。謂保豐福，永縻王爵，壽如何期，神不可度。嗚呼哀哉！

大曆之歲，詔徵茂才，時忝同道，俱起草萊。懷策既陳，綸言煥開，考第居甲，自天昭回。分命邦畿，步武獲陪，同志爲友，星霜屢迴。長我十年，禮宜兄事，周遊歡

洽，莫不如志。于後多幸，謬列周行，又同制書，並命文昌。及余稍遷，吏部爲郎，公屬中兵，此焉分行。再獲聯事，東西相望，出處同道，樂惟其常。後余出刺，九載南服，公自左輔，遂膺推轂。我勤魏闕，❶爰總九流，誰謂河廣？願言莫由。烹魚之問，往復相疇，惠好斯厚，惟以綢繆。余弟宗卿，獲芘仁宇，❷命佐廉問，忘其愚魯。假以羽翼，俾之騫翥，惠文峩峩，赤紱在股。榮映斯極，從容何補？承慶惟深，報恩無所。嗚呼哀哉！

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殷。四方興嗟，況此故人，循念平昔，徘徊悲辛。卜葬斯及，禮儀畢陳，敬薦行潦，洩哀茲辰。嗚呼哀哉！

爲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

惟靈率是良志，蹈其吉德，炳蔚文彩，周流學殖。孔氏之訓，專其傳釋，黄、老之言，探乎幽賾。六書奥祕，是究是索，叩爾玄關，保其真宅。藝成行備，披雲騁跡，康莊未窮，濛汜已極。嗚呼哀哉！

夙歲同道，從容洛師，接袂交襟，以遨以嬉。策駕嵩、少，泝舟瀍、伊，笑咏周星，其樂熙熙。丹霄何望，❸青雲可期，洛中十

❶【原校】「勤」，一作「覲」。
❷「芘」，音辯本作「庇」。
❸「何」，音辯本作「可」。

友，談者榮之。惟鄭洎齊，各登鼎司，或喪或存，山川是違。緊我夫子，宜相清時，命之不遐，孰不悽悲？嗚呼哀哉！

往佐居守，及爾同寮，笑遨交歡，❶匪夕則朝。入同其室，出聯其鑣，投文報章，既歌且謡。及我爲郎，優遊吏部，公爲御史，持憲天路。文陛徐趨，眷戀相顧，歡愛之分，有加于素。自我于邁，歷刺東吴，離憂十年，復會名都。余爲侍郎，銓總攸居，實得茂彦，奉其規模，聯事合情，又倍其初。我尹京兆，公亞奉常，步武相望，佩玉以鏘。謂保愉樂，長此翺翔，抱疾幾何？忽焉其亡。嗚呼痛哉！

原念往昔，愛均骨肉，我有書笥，盈君尺牘。寤言在耳，今古何速，失涕興哀，匍匐往哭。撫筵一呼，心焉摧剥，日月逾邁，佳城遽卜。素車千里，逶迤山谷，晦爾精靈，藏之斧屋。嗚呼哀哉！丹旐即路，祖奠在庭，去此昭昭，就爾冥冥。敬陳洞酌，以告明靈，臨觴永慟，庶寫哀誠。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爲李京兆祭楊凝郎中文

維貞元十九年，歲次癸未，四月辛未朔，某日，檢校工部尚書、京兆尹、司農卿李實，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兵部郎中楊公之靈。

惟靈清標霜潔，馨德蘭熏，沖和茂著，孝友彰聞。濬發洪緒，激揚清芬，思侔德祖，學紹子雲。瑩彼靈府，彬其英文，吐論冠時，舒華軼群。百氏之奥，一言可分，旁

❶【原校】「遨」，一作「傲」。

貫釋、老，豈伊《典》、《墳》？謂躡公相，贊揚聖君，高山安仰，逝水沄沄。嗚呼哀哉！

唯是伯仲，並爲士則，連擢首科，迭居顯職。公之懿美，發自朋僚，播于四方，令聞克昭。炯然獨識，卓爾孤標，翼翼其容，羽儀清朝。載筆東掖，動無不紀，起草南宫，時論增美。大梁有艱，天子是使，密勿之謀，唯道是履。復歸郎署，職兹中兵，簡稽無撓，以考其成。英風未攄，沉痾遽嬰，孰云積善，降以促齡。昔歲江表，獲同宴語，謬爲好仁，不我遐阻。公之元兄，復惠德音，優遊多暇，眷眄逾深。❶情言盈耳，尺素相尋，冀兹競爽，焜燿儒林。及此凋落，秪摧我心。嗚呼哀哉！

遺車就引，哀挽先路，迅風凄悲，頹景幽暮。傾都殄瘁，揮涕相顧，矧兹故人，誰任痛慕！潢污一觴，詎寫平素？尚饗。

爲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

維年月日，故吏某職官某，敬祭于故都護、御史中丞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績無施，秦强莫制，或賓或叛，越自漢世。聖唐宣風，初鮮寧歲，稍臣卉服，漸化椎髻，卒爲華人，流我愷悌。士燮之理，惟公克繼，勤勞遠圖，敷贊嘉惠。銅柱南表，前功載修，空道北出，式遏蠻陬。梯航連連，旌旆悠悠，輻湊都會，皇威以流。方荷天寵，宜公宜侯，聲馳帝鄉，魄降炎州。嗚呼哀哉！

公昔試吏，時推清能。公昔乘軺，人知

❶「眷」，原作「卷」，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準繩，鰥嫠以安，征賦用登。柱史稍遷，郎曹繼升，程功佐理，海裔斯澄。乃紀南方，專任是憑，禮分五玉，恩錫百朋。開府辟掾，群英攸屬，顧茲陋微，敢厠甄録。既受筐篚，載加命服，賜有楚冠，用慙豸角。既言赴命，注望帷幄，視險如夷，瞻程非邈。星伯氏左宦，爰滯中途，流連隱憂，言念涕濡，子姪莫在，❶使命頓殊。兢魂吊影，敢廢斯須，情留江徼，夢結天隅。恩切有裕，義乖從役，顧慕長慟，展轉增惕。膂力猶在，中腸屢激，方俟銷憂，永期投跡。謙德不福，法星降災，庭懸遽徹，駟計爰來。撫躬益恨，循顧增哀，瞻容莫及，報德何階？ 輤車北轅，申奠克諧，望拜徒至，音塵永乖。南州斗酒，庶寫幽懷。

祭萬年裴令文

惟靈孝友之性，實惟天與，飾以儒書，洽其譽處。梲然其量，廓爾其宇，人以義來，我以身許。褰裳赴急，不避寒暑，交半域中，多容鮮拒。賢於博弈，媚茲讌語，或泛或沉，兩得其所。攷禮成文，墜章克舉，展樂承職，音官式序。既聯奏復，亦圖筍簴，播在奉常，永傳儀矩。脱略細微，❷慠忽煩言，坦然自居，無顧仇怨。卒成官謗，莫究禍源，坐黜中徙，再期騰鶱。孰云蓄憤，遽此歸魂。嗚呼哀哉！

世稱姻黨，鮮克終吉，唯我與君，久而

❶「姪」，音辯本作「姓」。
❷「微」，音辯本作「謹」。

逾密。追惟淑德，嬪于君室，上順尊卑，下歡儔匹。致其孝敬，式是仁卹，爰友童孩，處心勿失。君之仲季，茂於文術，遊藝相從，操觚散帙。顧余蹇劣，厠迹奔逸，二紀于今，交情若一。屢聞凋缺，互見遷黜，契闊伶俜，分形間質。方期末路，稍追曩日，時不我謀，於焉斯畢。營營衛尉，獨守邦秩，想其永哀，淮海蕭索。❶嗚呼哀哉！

聞疾馳簡，其命未返，翩其訃書，來自番禺。塊守窮荒，山夔與居，有眉不申，有志不舒。況逢零悴，當此囚拘，拊膺長慟，長慟何如？菲禮無取，沉哀有餘。嗚呼哀哉！

祭呂敬叔文

維年月日朔，友人從內兄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以酒肉之奠，致祭于亡友呂敬叔之魂。嗚呼！鞠躬歷聘，或以不答，屠漁乖離，夫何克合？大或不容，小或見遺，往來逢迎，今古參差。❷惟子之中，忠勇充之，以誠與物，退受其疵。智謀宏長，辯論恢奇，巖峩博大，與世異姿。何付之器，而躓於時？嘗曰余武，王功是期，誓者其力，以達皇威。邊鄙不靖，俾供輿師，諸侯順道，戎貊咸宜。今其沒矣，哀志之違，知之無補，世又罕知。嗚呼哀哉！

昔與子遊，尚疑其志，及觀其長，誠任其事。日異其能，歲增其智，進如川行，浩浩而遂。天乎有亡，中道是棄。余慎取友，惟心之虔，周遊人間，餘二十年。擯辱非

❶「索」，音辯本作「瑟」。

❷「今」，原作「人」，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恥，升揚非賢，一貫于道，無四五焉。子之我知，不以事遷，言而見信，貌阻心傳。我黜終世，子夭於前，徒稱子志，誰信我言？與子俱已，孰云我先！❶惟子之兄，志同義比，官刺一州，四十而死。子仕方初，百年有幾？如何默默，去我遄已。有穉之妻，有弱之子，海壖東周，號哭萬里。葬紖之行，獲出於此，爰陳酒肉，式嘉且旨。讀兹哀辭，以奠而誄，嗚呼敬叔！吾道已矣。尚饗。

祭崔君敏文

夫産崑崙者難爲玉，植鄧林者難爲木。公以令望，顯于華族。藝邃六書，學該七録。耽此黄、老，恬於寵辱。入補黑衣，出參甸服。紀綱淮海，政令惟肅。宰制岳濱，周於仁育。儲闈典議，直清攸屬。久次推能，二州繼牧。至于是邦，率由舊俗，和易勿亟，優遊自足。既有少吏，勤於庶獄，妖誣殄除，淫祠翦覆。出令三歲，人無怨讟，進律未行，歸神何速？

某咸以罪戾，謫兹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嗚鑾適野，泛鷁沿湘，廣筵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終以無荒，紛慮斯併，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奈何？顧慕感傷。嗚呼！室有迭去，川無息流，追懷曩辰，怳若夢遊。奠徹中寢，魂還乘舟，邦人永思，匍匐隱憂。況我懷德，心焉若抽，潔誠可鑒，蘋藻非羞。

❶「我」，音辯本作「後」。

祭段弘古文

世病乎直，人悦其和，行而不容，雖聖奈何？提其信義，誰與同波？硜硜以終，堅不可磨。游得其仁，友擇其益，始如可進，終會于厄。精誠介然，將貫金石，追恩懷舊，興詞憤激。

君昔來辱，備聞嘉言，宵會北堂，晝宴南軒。去適于越，不日其旋，載除我居，望爾北轅。今者之來，丹旐有翩，閟兹英志，限此中年。嗚呼哀哉！

居實斯貧，有子而幼，孰云履信，惟天所祐？道途之資，敢廢于舊，志君之行，銘石斯授。有潔其觴，有楚其豆，庶鑒于誠，臨兹饗侑。

哭張後餘詞

後餘常山張氏，孝其家，忠其友，爲經術甚邃而文。少余七年，頗弟畜之。與之居，終日冲然，忘其有。人與之言，鏗爾而厲，辯而歸乎中。凡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世也，道而得乎世，然而不顯，則曰命。命之微不可知，知而索乎外者，曰性與貌，後餘之性可謂良矣，其貌可謂肅矣。博實弘裕，宜爲大官耇老，求其所以夭賤，無可得焉。既得進士，明年，疽發髀卒。

後餘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祐善人而殺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殺，恒在善人，而佑不肖。莊周之説，以爲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豈天所謂小人者耶？」是二者，又非論之適也。吾謂善與惡、夭與

壽、貴與賤，異道而出者也，無取喜怒於其中。道之出者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難貴且壽也。後餘母老而喪良子，東西行者助之哭焉，況其知者耶？然後餘不與諂冒者同貴，不與悖亂者同壽，歸潔乎身，聞道而死，雖勿哭焉可也。嗚呼！向更使既聞道而且貴且壽，則其顯庸也遠矣，又烏能勿痛乎？遂哭之以辭：

嗟嗟張君！善不必壽，惟道之聞，一日爲老。人皆反是，百稔猶幼，子之優遊，是亦黄耇。嗟嗟張君！寵不必貴，尊嚴爲仁，早服高位。淫諛肆慾，銀艾淪棄，子之崇高，無媿三事。吾見皤皤而童，赫赫而辱，進襦袴於几杖，負泥塗於冕服，已雖有餘，人視不足。子之跡不混乎其間者幸也，宜賀而弔，宜歌而哭，吾其過乎？與其寵而加貴，善而加壽，道施於人，慶及其母，從容邦家，樂我朋友，豈不光裕顯大歟？而不克也，則弔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

祭李中明文

致祭于亡友中明之靈。夫子之道，邈以恒兮。夫子之志，勵以兢兮。求中慊末，如履冰兮。敦仁以孝，實烝烝兮。唯毀死虧禮，其他莫懲兮。秉端守一，信厥明兮。月踰歲長，行若登兮。外温其顔，内類直繩兮。謾言來加，不遽陵兮。舉世群非，自視弘兮。庶優遊於道，大賚是承兮。掩冤舒抑，與類升兮。胡茫茫其不信，卒以禍仍兮？豈韜忠裒信，鬼所憎兮？將教言吾欺，終不可徵兮。吾方期子于暮，冀有興兮。今而棄余，志若崩兮。若將援而上，喪厥肱兮。怛其殞心，交背膺兮。

水之綿綿，山萬層兮。又淫以雨雪，紆委硱磳兮。鴟鵂夜啼，群瞑凝兮。魂鬼以行，中道殑殑兮。魑魅攝呵，曷可憑兮。聊致吾慎，斯言孰稱兮。

楊氏子承之哀辭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夭。其外姻解人柳宗元，爲之慟且出涕。噫！是子也，氣淳以愿，志專以勤，確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詞賦書論，其言甚偉，余方愛之，謂可以爲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況其親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麄紛厖，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親戚，亦將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賢，咸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號之聲，無爲也。用是爲之辭，以相其哀焉。

葆醇熙兮承貞則，懿文章兮好循直。誠耿介兮又綽寬，學之勤兮行彌專。質圭璋兮文虎豹，超凌厲兮馳聖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窮。有母嗷嗷兮，有弟哀號。世父孔悲兮，湘水滔滔。去昭曠兮沉幽窴，魂冥冥兮竟難託。❶死者静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增憂。志甚良兮命甚蹙，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動吾神，誰使子兮淑且仁？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苦兮徒何爲！

❶【原校】「難」，一作「誰」。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十一

祭　文

舜廟祈晴文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璿璣，七政以齊。九澤既陂，錫禹玄圭，至德神化，後誰與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躋，此焉告終，宜福遺黎。廟貌如在，精誠不睽。

今陽德愆候，有滰淒淒，降是水潦，混爲塗泥。岸有善崩，流或斷堤，泛濫疇隴，陂陁圃畦。恒雨獲戾，循咎增悽，忍兹嘉生，均彼蓬藜？敢望誅黑蜧，抶陰蜺，式乾后土，以廓天倪。粢盛不害，餘糧可棲，或簸或溲，爲酒爲醓。鎗鎗笙鏞，坎坎鼓鼙，百代祀德，盳心不攜。豈獨蘋藻，徵諸澗溪？帝其聽之，無作神羞。

雷塘禱雨文

惟神之居，爲坎爲雷，專此二象，宅于巖隈。風馬雲車，肅焉徘徊，能澤地産，以祛人災。神惟智知，我以誠往。欽兹有靈，爰以廟饗。苟失其應，人將安仰？歲既旱暵，害兹生長，敢用昭告，期于肹蠁。

某自朝受命，臨兹裔壤。莅政方初，庶無淫枉。廉潔自持，忠信是仗。苟有獲戾，

神其可罔。擢擢嘉生，惟天之養。豈使粢盛，夷於草莽！騰波通氣，出地奮響。欽若成功，惟神是獎。

祭纛文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纛神。惟昔灃有大特，化爲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茸頭，是爲兵主，用以行師。漢宗蚩尤，亦作靈旗，既類既禡，指于有罪，北面詔盟，抗侯以射。雖有古典，今棄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祀。

有蠢黄孽，保固虐人。俾茲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命，施威于下，惟守臣某，董衆撫師。秉羽元刃，❶出用茲日，敢修外事，爰薦求牛。庶無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于神明。傷夷大命，無敢私顧，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蝨蠹，達我涵育，收厥粢囷，役于校人。海隅黎獻，永底于理。無或頓刃，以爲神恥。急急如律令。

禡牙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少牢之奠，禡于軍牙之神。秦定百越，漢開九郡，自茲編列，同于諸華。天寶兆亂，北方荐役，惟是南方，久稽討伐。藩蠻怙險，乳字生聚，悖傲威命，虐夷齊人。黄姓陋孽，實恣盜暴，僮壯殺老，掠敓使臣，梟視洞窟，以逃大戮。

今皇帝受天景命，敷于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齊、魯誼殄，趙、魏顯化，溥天之下，咸順帝理。唯是瑣眇，尚恣昏頑，

❶「元」，世本、音辯本作「先」。

致天震怒，命底于罰。

官臣某欽率邦典，統戎于征。惟爾有神，懋揚迺職。敢告無縱詭類，無劉我徒。鏃刃鋒鍔，畢集於兇躬；鎧甲干盾，咸完於義軀。焚煬蕩沃，往如行虛。俾人懷于安，以靖離之隅，在是舉也。往欽哉，無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祭井文

致祭于水土之神。惟神蓄是玄德，演爲人用，不窮之養，功齊乳湩。惟古有制，八家所共，是邦闕焉，官守斯恐。蘊利滋久，閟靈則深，爰告有神，惟測我心。❶卜兹利兆，于彼城陰，神斯有仁，是鑒是臨。惟昔善崩，今則堅好，惟昔遞石，❷今則順道。終古所無，聿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焉保？發自玄冥，成于富媪，克長厥靈，不愛其寶。敬修報禮，式薦蘋藻。

禜門文

禜于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闢，能收水沴，以佑成績。淫雨斯降，害于穄麥，野夫興憂，官守增惕。諸陰既閉，休徵未獲，敬用瓢齊，以展周索。納其雲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

祭六伯母文

維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二月癸巳朔，二十五日丁巳，姪男華州華陰縣主簿

❶「測」，音辯本作「惻」。

❷【原校】「遞」，一作「匝」。

纁，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六伯母之靈。伏惟天錫考壽，神資淑德，高明而和，柔惠且直。敬長慈幼，宗姻仰則，不偕貴位，孰不悽惻？嗚呼哀哉！

移天夙喪，丁此閔凶，主器繼夭，莫承于宗。懿彼賢女，孝誠自中，温温良人，竟揚德風。承順必敬，滑甘則豐，致養有榮，其道克終。天禍弊族，遠承哀訃，纏牽官事，奔哭無路。亦既請告，聿來京師，以號以呼，祇拜堂帷。子姓彫落，宗門日衰，託于外姻，陳此靈儀。幼女號戀，誓言固之，仁賢見容，曲遂其私。内顧孱眇，祇益摧悲，誠愧于人，豈曰得宜。今歲調選，獲參士林，主其簿書，于華之陰。受禄雖微，莫遂曩心。夙駕東征，祖軷將臨。朔望是違，哀懷豈任？嗚呼哀哉！

祭獨孤氏丈母文

維年月日，某以清酌之奠祭于獨孤氏丈母之靈。惟靈育德涵仁，克生賢子，生而不淑，未壯而死。名播九圍，望高群士，雖微禄位，人羨其美。在抱無孫，承家乏祀，孝女良壻，適遵燕喜。❶

某曩與子重，道契義均，知心爲貴，實在斯人。奉養宜繼，將致其勤，竟罹禍謫，逾紀漂淪。夙志斯阻，微衷莫申，冀榮末路，私願獲陳。遽此承訃，天乎不仁？嗚呼哀哉！

昔也高堂，世悲其獨，今兹玄室，孝道當復。神感昭融，不疾而速，靈識逾濬，承

❶「適」，世本作「式」。

歡載穆。式致其安，寧寘其毒！願言有知，以慰幽躅。

祭從兄文

嗚呼！我姓嬋嫣，由古而蕃，鍾鼎世紹，圭茅並分。至于有國，爵列加尊，聯事尚書，十有八人。中遭諸武，抑遏讎冤，❶踣弊不振，數逾百年。近者紛紛，稍出能賢，族屬旂耀，期復于前。君修其辭，楚、越猶傳。從事諸侯，假乎郡藩，人謠吏畏，威惠咸宣。神乎我欺，命返不延，興起之望，是越是愆。

歲首去我，將濱海澳，❷留遊歡娛，涉月彌旬。夜爇膏炬，晝凌風煙，理策嶇嶮，縻舟潺湲。將辭又醉，就往而旋。❸今者之來，徒御淒然，垂帷襜襜，飛旐翻翻。升拜無形，合哭誰闕？❹逝歸從祔，于鄧之原。銘墓有辭，發我狂言，祇陳其悲，匪暇于文。觴有旨酒，豆有豚肩，伊奠之菲，而誠孔繁。靈耶罔耶？有涕漣漣。

祭弟宗直文

維年月日，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之靈。吾門彫喪，歲月已久，但見禍謫，未聞昌延，使爾有志，不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爲單孑，慥慥早夭，汝又繼終，兩房祭祀，今已無主。吾又未有男子，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綫。仁

❶「遏」，世本作「壓」。
❷「澳」，世本、音辯本作「墺」。
❸「就」，世本作「既」。
❹「闕」，世本、音辯本作「聞」。

義正直，天竟不知，理極道乖，無所告訴。

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禄命盡。蒼天蒼天，豈有真宰？如汝德業，尚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爲媿。汝墨法絶代，知者尚稀，❶及所著文，不令沉没，吾皆收録，以授知音。《文類》之功，更亦廣布，使傳於世人，以慰汝靈。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恤，以俟其期。男爲小宗，女亦當愛，延子長大，必使有歸。撫育教視，❷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

炎荒萬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自云小差，雷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爲古人。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殯紖，寄於高原。死生同歸，誓不相棄，庶幾有靈，知我哀懇。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其英，爰曜于初。譽動京邑，施于方隅，密勿書奏，元侯是俞。蜀寇内侮，禍聯羌、髳，君出顯畫，披攘其徒，南平劍門，西獲戎俘。超受刑曹，留總南都，移刺連部，下民其蘇。道不可常，病惑中途，悍石是餌，元精以渝。雷謗爰興，按驗增誣，始雖進律，終以論辜。溟海浩浩，而君是踰；嵩山茫茫，而君是居。厥弟抗憤，叫于康衢，天子憫焉，訊以文書。御史既

❶「知者」，世本作「知音」，音辯本作「識者」。

❷「視」，世本作「示」。

斥，連帥是除，期復中壤，遽淪别區。喪還大浸，又溺二孤，痛毒荐仍，振古所無。何譎于天，降此翦屠？柩不及歸，寓葬荒墟，將葺將就，誓還里閭。嗚呼哀哉！

君之子姓，惟自我出，母儀先虧，父訓又失。煢煢相視，❶撫悼增恤，咸冀其才，以大家室。惟昔與君，年殊志匹，晝咨夕計，❷期正文律。實契師友，豈伊親昵，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乖離永訣。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殯紖以出，斧屋爰封。神非久留，息駕于中，書石爲誌，世德斯崇。手斟以酹，涕出焉窮。

又祭崔簡旅櫬歸上都文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坋而頹，或确而崒，陰流泄漏，瀸没渝溢。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踈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睒眒欺苟，脞賤暗胷，輕嚻妄走，不思己類，好是群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

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轝，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隣，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遊？酹觴于座，與涕俱流。

祭崔氏外甥文

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

❶「視」，原作「祖」，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計」，世本作「討」。

甥韋六、小卿之魂。❶ 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克就兮。胡典而喪，離厥咎兮。蹈道而違，死誰祐兮？豈汝之昧，不能究兮？將奪之鑒，使昏霧兮？反復攬予，哀何救兮？骨肉無從，魂焉覯兮？庶幾來歸，餕以侑兮。酒實于觴，肉盈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來耶否耶？歆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

叔舅宗元祭于二十六娘子之靈。凡我諸甥，惟爾爲首，甥於我氏，恩顧彌厚。惠明貞淑，仁愛孝友，女德之全，素風斯守，播於族屬，芬馨自久。恭惟伯姊，道茂行高，上承下訓，克敬能勞。夙有儀則，刑于汝曹，雖云惟性，❷ 抑自良陶。汝之先君，以文誨我，周流辯論，有疑必果。恒革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易以生禍。汝及諸弟，流離莫從，幸獲我依，以慰困窮。歸之令族，有蔚其容，方冀榮壽，遽罹災凶。嗚呼哀哉！

汝自艱酷，二弟繼終。海門之哀，今古罕同。騂也英文，敷暢浩通。❸ 賞期振耀，弘我儒風。又茲夭閼，神理何蒙？盛德餘慶，宜福其豐。❹ 胡然降戾，惟禍之逢。嗚呼哀哉！

前歲詔追，廷授遠牧，武陵便道，往來信宿，幸茲再見，緩我心曲。猶且輕別，瞻程務速，孰知自此，遂間幽躅？臨視無路，

❶「以酒肉之奠」，世本、音辯本無此五字。
❷「惟性」，世本、音辯本作「性善」。
❸「浩」，世本作「洽」。
❹「豐」，原作「遭」，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遡風慟哭，怛焉自中，如刃之觸。邛阜有位，青烏載卜，道途尚艱，歲月逾蹙。方俟歸紖，再期奠沃，寄哀斯文，心焉往復。嗚呼哀哉！

祭外甥崔駢文

祭于卿郎之魂。嗚呼！天悋靈奇，取不可貪，既睿又力，神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盜其管籥，褰其篋匱，抽深抉密，檐重揭貴。守吏失職，訴帝行事。果殄爾躬，以寧其位，豈不信耶？不然，無鬼誅之行，而中道夭死；有拔類之才，❶而三見廢委。仁充其軀，毒中骨髓，其何以爲累也？兄弟逾十，我出惟八，既孤數祀，中分存没。我爲汝舅，汝爲我甥，求仁具得，爲藝繼成。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而思之，幾不欲生。嗚呼哀哉！既致其愛，秖極其哀，秦、越萬里，心魂徘徊。念與汝别，桓公之臺，顧余猶壯，視爾如孩。戲抽佛筴，前次淹隈，笑頷即路，❷嗚鞘不迴。豈云古今，自此而乖。孰爲鬼神，忍是陰誅？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謁醫問巫，卒以幽昧。葬之東野，誰賵誰會？既虞以奠，誰主誰酹？孤魂冥冥，何託何逝？嗚呼哀哉！刑曹繼之，以病告余，銜憂驅使，裹藥操書。雖驚狀劇，猶恃神扶，豈知所賴，終以誤吾。我自得罪，無望還都。想爾新墓，少陵之隅，何時歸祔，圮土下呼。漬淚徹壙，以沾以塗，此心未慊，秖益摧紆。累見于夢，寧知有無？寄之哀辭，惟俎及壺。嗚呼哀哉！

❶「類」，世本作「萃」。
❷「頷」，原作「頡」，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十二

古今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

弱歲遊玄圃，先容幸棄瑕。名勞長者記，文許後生誇。鷃翼嘗披隼，蓬心類倚麻。繼酬天禄署，俱尉甸侯家。憲府初收迹，丹墀共拜嘉。分行參瑞獸，傳點亂宮鴉。執簡寧循枉，持書每去邪。鸞凰標魏闕，熊武負崇牙。辨色宜相顧，傾心自不譁。金爐仄流月，紫殿啓晨緺。

未竟遷喬樂，俄成失路嗟。還如渡遼水，更似謫長沙。別怨秦城暮，途窮越嶺斜。訟庭閑枳棘，候吏逐麋麚。三載皇恩暢，千年聖曆遐。朝宗延架海，師役罷梁溠。京邑搜貞幹，南宮步渥洼。世惟材是梓，❶人仰驥中驊。剡刺苗人地，❷仍逾贑石崖。禮容垂璉琫，戎備響鋋鍜。寵即郎官舊，威從太守加。建旟翻鷙鳥，負弩繞文蛇。冊府榮八命，中闈盛六珈。肯隨胡質矯，方惡馬融奢。褒德符新换，懷仁道併遮。俗嫌龍節晚，朝訝介圭賒。《禹貢》輸苞匭，《周官》賦秉秅。雄風吞七澤，異産控

❶「惟」，世本、音辯本作「推」。
❷「剡」，世本、音辯本作「欻」。

三巴。即事觀農稼，因時展物華。秋原被蘭葉，春渚漲桃花。令肅軍無擾，程懸市禁貰。不應虞竭澤，寧復歎棲苴。蹀躞騶先駕，籠銅鼓報衙。染毫東國素，濡印錦溪砂。貨積舟難泊，人歸山倍畬。吴歈工折柳，楚舞舊傳芭。隱几松爲曲，傾罇石作汙。寒初榮橘柚，夏首薦枇杷。祀變荆巫禱，風移魯婦髽。已聞施愷悌，還覩正奇衺。

慕友漸連璧，言姻喜附葭。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腰恒折，逢人手盡叉。敢辭親恥汙，唯恐長疵瘕。善幻迷冰火，《齊諧》笑柏塗。東門牛屢飯，中散蝨空爬。逸戲看猿鬭，❶殊音辨馬撾。❷渚行狐作孽，林宿鳥爲嗟。同病憂能老，新聲厲似姱。❸豈知千仞墜，秖爲一毫差。守道甘長絶，明心欲自剄。貯愁聽夜雨，隔淚數殘葩。梟族音常聒，豺群喙競呀。岸蘆翻毒蜃，磎竹鬭狂麏。野鶩行看弋，江魚或共扠。瘴氛恒積潤，訛火亟生煆。耳静煩喧蟻，魂驚怯怒蛙。風枝散陳葉，霜蔓綖寒瓜。霧密前山桂，冰枯曲沼蕸。思鄉比莊舃，遯世遇眭夸。漁舍茨荒草，村橋卧古槎。御寒衾用罽，挹水勺仍椰。窗蠹惟潛蝎，甍涎競綴蝸。引泉開故竇，護藥插新笆。樹怪花因槲，蟲憐目待蝦。驟歌喉易嗄，饒醉鼻成皻。曳捶牽羸馬，垂蓑牧艾猳。已看能類鼈，猶訝雉爲鶤。誰采中原菽，徒巾下澤車。俚兒供苦筍，傖父饋酸樝。勸策扶危杖，邀持當酒茶。道流徽短褐，禪客會袈裟。香飯舂菰米，珍蔬折五

❶「猿」，音辯本作「猴」。
❷「辨」，世本、音辯本作「辨」。
❸「厲」，音辯本作「麗」。

茄。方期飲甘露，更欲吸流霞。屋鼠從穿穴，林狙任攫拏。春衫裁白紵，朝帽掛烏紗。屢歎恢恢網，頻摇肅肅罝。衰榮困蓂莢，盈缺幾蝦蟆。路識溝邊柳，城聞壠上笳。共思捐珮處，千騎擁青緺。

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復爲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悦宗元竄伏湘浦拜賀末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

知命儒爲貴，時中聖所臧。處心齊寵辱，遇物任行藏。關識新安地，封傳臨晉鄉。挺生推豹蔚，遐步仰龍驤。榦有千尋竦，精聞百鍊鋼。茂功期舜禹，高韻狀羲黄。足逸詩書囿，鋒摇翰墨場。雅歌張仲德，頌祝魯侯昌。憲府初騰價，神州轉耀鋩。右言盈簡策，左轄備條綱。響切晨趨佩，煙濃近侍香。司儀六禮洽，論將七兵揚。合樂來儀鳳，尊祠重餼羊。卿材優柱石，公器擅巖廊。

峻節臨衡嶠，和風滿豫章。人歸父母育，郡得股肱良。細故誰留念？煩言肯過防。璧非真盜客，金有誤持郎。龜虎休前寄，貂蟬冠舊行。訓刑方命吕，理劇復推張。直用明銷惡，還將道勝剛。敬逾齊國社，恩比《召南》棠。

希怨猶逢怒，多容竟忤彊。火炎侵琬琰，鷹擊謬鸞凰。刻木終難對，焚芝未改芳。遠遷逾桂嶺，中徙滯餘杭。顧土雖懷趙，知天詎畏匡。論嫌《齊物》誕，騷愛《遠遊》傷。

麗澤周群品，重明照萬方。斗間收紫

氣，臺上掛清光。福爲深仁集，妖從盛德穰。❶秦民啼畎畝，周士舞康莊。采綬還垂艾，華簪更截肪。高居遷鼎邑，遥傳好書王。碧樹環金谷，丹霞映上陽。留歡唱容與，要醉對清涼。故友仍同里，常僚每合堂。淵龍過許劭，冰鯉弔王祥。玉漏天門静，銅駝御路荒。澗瀍秋瀲灩，嵩少暮微茫。遵渚徒云樂，冲天自不遑。降神終入輔，種德會明敭。

獨棄傖人國，難窺夫子牆。通家殊孔李，舊好即潘楊。世議排張摯，時情棄仲翔。不言縲紲枉，徒恨纆徽長。賈賦愁單閼，鄒書怯大梁。炯心那自是？昭世懶佯狂。鳴玉機全息，懷沙事不忘。戀恩何敢死？垂淚對清湘。

酬韶州裴曹長史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見示二十韻一首 并序

韶州幸以詩見及，往復奇麗，邈不可慕，用韻尤爲高絶，余因拾其餘韻酬焉。凡爲韶州所用者置不取，其聲律言數如之。

金馬嘗齊入，銅魚亦共頒。疑山看積翠，湞水想澄灣。標牓同驚俗，清明兩照姦。乘軺參孔僅，按節服侯狦。賈傅辭寧切，虞童髮未鬗。秉心方的的，騰口任㘖㘖。聖理高懸象，爰書降罰鍰。德風流海外，和氣滿人寰。御魅恩猶貸，思賢淚自潸。在亡均寂寞，零落間惸鰥。

夙志隨憂盡，殘肌觸瘴瘝。月光摇淺

❶「穰」，世本、音辯本作「禳」。

瀨，風韻碎枯菅。海俗衣猶卉，山夷髻不鬟。泥沙潛虺蜮，榛莽鬪豺貘。循省誠知懼，安排秖自癇。食貧甘莽鹵，被褐謝斕編。遠物裁青罽，時珍饌白鷴。長捐楚客珮，❶未賜大夫環。異政徒云仰，高蹤不可攀。空勞慰顦顇，妍唱劇妖嫺。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

遠棄甘幽獨，誰言值故人？好音憐綴羽，濡沫慰窮鱗。❷困志情惟舊，相知樂更新。浪遊輕費日，醉舞詎傷春。風月歡寧間，星霜分益親。已將名是患，還用道爲隣。

機事齊飄瓦，嫌猜北拾塵。高冠余肯賦，長鋏子忘貧。晼晚驚移律，暌攜忽此辰。開顔時不再，絆足去何因？海上銷魂別，天邊弔影身。祇應西澗水，寂寞但垂綸。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

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丘。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謬委雙金重，難徵雜珮酬。碧霄無枉路，徒此助離憂。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叢。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風。積霧杳難極，滄波浩無

❶「捐」，原作「埍」，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鱗」，原作「鮮」，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窮。相思豈云遠，即席莫與同。若人抱奇音，朱絃絙枯桐。清商激西顥，泛灔凌長空。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閟大樸，聾俗何由聰。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❶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説，悟悦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舂陵，沿流此投跡。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掛壁。一飯不願餘，跏趺便終夕。風窗疎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

芳叢翳湘竹，零露凝清華。復此雪山客，晨朝掇靈芽。蒸煙俯石瀨，咫尺凌丹崖。圓方麗奇色，圭璧無纖瑕。呼兒爨金鼎，餘馥延幽遐。滌慮發真照，還源蕩昏邪。猶同甘露飯，佛事熏毗耶。咄此蓬瀛侶，無乃貴流霞。

❶【原校】「遺」，一作「遣」。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吴武陵

理世固輕士，棄捐湘之湄。陽光竟四溟，敲石安所施？鎩羽集枯幹，低昂互鳴悲。朔雲吐風寒，寂歷窮秋時。君子尚容與，小人守兢危。慘悽日相視，離憂坐自滋。樽酒聊可酌，放歌諒徒爲。惜無協律者，窈眇絃吾詩。

界圍巖水簾

界圍匯湘曲，青壁環澄流。懸泉粲成簾，羅注無時休。韻磬叩凝碧，❶鏘鏘徹巖幽。丹霞冠其巔，想像凌虚游。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今我始北旋，新詔釋縲囚。采真誠眷戀，許國無淹留。再來寄幽夢，遺貯催行舟。

古東門行

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横陣雲。雞鳴函谷客如霧，貌同心異不可數。赤丸夜語飛電光，徼巡司隸眠如羊。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匕首。兇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吐口。❷魏王卧内藏兵符，子西掩袂真無辜。羌胡轂下一朝起，敵國舟中非所擬。安陵誰辨削礪功？韓國詎明深井里？絶臏斷骨那下補，萬金寵贈不如土。

❶「凝」，世本作「疑」。
❷「吐」，音辯本作「杜」。

寄韋珩

初拜柳州出東郊，道旁相送皆賢豪。迴眸炫晃別群玉，獨赴異域穿蓬蒿。炎煙六月咽口鼻，胷鳴肩舉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灕水鬪石麻蘭高。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蒲萄。到官數宿賊滿野，縛壯殺老啼且號。饑行夜坐設方略，籠銅枹鼓手所操。奇瘡釘骨狀如箭，鬼手脱命争纖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攪腹戟與刀。邇來氣少筋骨露，蒼白瀄汨盈顛毛。君今矻矻又竄逐，辭賦已復窮詩騷。神兵廟略頻破虜，四溟不日清風濤。聖恩儻忽念行葦，十年踐踏久已勞。幸因解網入鳥獸，畢命江海終遊遨。願言未果身益老，起望東北心滔滔。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

郡樓有遺唱，新和敵南金。境以道情得，人期幽夢尋。層軒隔炎暑，迴野恣窺臨。鳳去徽音續，芝焚芳意深。游鱗出陷浦，唳鶴繞仙岑。風起三湘浪，雲生萬里陰。宏規齊德宇，麗藻競詞林。静契分憂術，閒同遲客心。騂騮當遠步，鶗鴂莫相侵。今日登高處，還聞《梁父吟》。

楊尚書寄郴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商榷使盡其功輒獻長句

截玉銛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尚書舊用裁天詔，内史新將寫《道經》。曲

藝豈能裨捐益，微辭秪欲播芳馨。桂陽卿月光輝徧，毫末應傳顧兔靈。

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

聖代提封盡海壖，狼荒猶得紀山川。《華夷圖》上應初録，《風土記》中殊未傳。椎髻老人難借問，黄茆深峒敢留連？南宫有意求遺俗，試撿《周書·王會》篇。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作峰頭望故鄉。❶

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

發春念長違，中夏欣再覩。是時植物秀，杳若臨玄圃。歊陽訝垂冰，白日驚雷雨。笙簧潭際起，鸛鶴雲間舞。古苔凝青枝，陰草濕翠羽。蔽空素彩列，激浪寒光聚。的皪沉珠淵，鏘鳴捐珮浦。幽巖畫屏倚，新月玉鈎吐。夜涼星滿川，忽疑眠洞府。

詔追赴都迴寄零陵親故

每憶纖鱗遊尺澤，翻愁弱羽上丹霄。岸傍古堠應無數，次第行看别路遥。

❶「作」，世本、音辯本作「上」。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

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峰前迴鴈時。

汨羅遇風

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脩門自有期。爲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

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荆扉。疑比莊周夢，情如蘇武歸。賜環留逸響，五馬助征騑。不羨衡陽鴈，春來前後飛。

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送諸公

無限居人送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荆州不遇高陽侶，一夜春寒滿下廳。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

驅車方向闕，迴首一臨川。多壘非余恥，無謀終自憐。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惆悵樵漁事，今還又落然。

題淳于髡墓 劉禹錫

生爲齊贅壻，死作楚先賢。應以客卿葬，故臨官道邊。寓言本多興，放意能合權。我有一石酒，置君墳樹前。

善謔驛和劉夢得酹淳于先生

水上鵠已去，亭中鳥又鳴。辭因使楚重，名爲救齊成。荒壠遽千古，羽觴難再傾。劉伶今日意，異代是同聲。

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李西川薦琴石

遠師騶忌鼓鳴琴，去和《南風》愜舜心。從此他山千古重，殷勤曾是奉徽音。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顛頷泣相逢。祇令文字傳青簡，不使功名上景鍾。三畝空留懸磬室，❶九原猶寄若堂封。遥想荊州人物論，幾迴中夜惜元龍。

劉二十八詩

一夜風霜凋玉芝，蒼生望絶士林悲。空懷濟世安人略，不見男婚女嫁時。遺草一函歸太史，旅墳三尺近要離。朔方徙歲行將滿，欲爲君刊第二碑。

❶「室」，原作「空」，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奉酬楊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追南來諸賓二首

貞一來時送彩牋，一行歸鴈慰驚弦。翰林寂寞誰爲主，鳴鳳應須早上天。

六　言

一生判却歸休，謂著南冠到頭。冶長雖解縲絏，無由得見東周。

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斫以爲明好事者憐之編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賦詩

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爲明所誤。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籬護。猶有半心存，時將承雨露。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

十年顦顇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伏波故道風煙在，翁仲遺墟草樹平。直以慵疎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

再受連州至衡陽酬贈別 劉夢得

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臨事異黃丞相，三黜名慚柳士師。歸目併隨迴鴈盡，愁腸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連山下，相望長吟有所思。

重別夢得

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爲隣舍翁。

答 劉夢得

弱冠同懷長者憂，臨岐迴想盡悠悠。耦耕若便遺身世，黃髮相看萬事休。

三贈劉員外

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岐別，何年待汝歸？

答 劉夢得

年方伯玉早，恨比四愁多。會待休車騎，相隨出罻羅。

再上湘江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年迴？

青水驛叢竹天水趙云余手種一十二莖❶

簷下踈篁十二莖，襄陽從事寄幽情。祇應更使伶倫見，寫盡雌雄雙鳳鳴。

❶「青」，音辯本作「清」。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

海鶴一爲別，存亡三十秋。今來數行淚，獨上驛南樓。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逕至釣磯留待徐容州

幽逕爲誰開？美人城北來。王程儻餘暇，一上子陵臺。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月，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越絶孤城千萬峰，空齋不語坐高舂。印文生緑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梅嶺寒煙藏翡翠，桂江秋水露鰅鱅。丈人本自忘機事，爲想年來憔悴容。

登柳州峨山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爲報秋來鴈幾行。林邑東迴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湯。蒹葭

淅瀝含秋霧，橘柚玲瓏透夕陽。非是白蘋洲畔客，還將遠意問瀟湘。

答劉連州邦字

連璧本難雙，分符刺小邦。崩雲下瀧水，劈箭上潯江。負弩啼寒狖，鳴枹驚夜狵。遥憐郡山好，謝守但臨窗。

嶺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黄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颶母偏驚旅客船。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

柳州峒氓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峒客，緑荷包飯趁虚人。鵝毛禦臘縫山罽，雞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内池館即事見寄

鵷鴻念舊行，虚館對芳塘。落日明朱檻，繁花照羽觴。泉歸滄海近，樹入楚山長。榮賤俱爲累，相期在故鄉。

酬賈鵬山人郡内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

芳朽自爲别，無心乃玄功。夭夭日放

花，榮耀將安窮？青松遺澗底，擢蒔兹庭中。積雪表明秀，寒花助葱蘢。貞幽夙有慕，持以延清風。

無能常閉閣，偶以静見名。奇姿來遠山，忽似人家生。勁色不改舊，芳心與誰榮？喧卑豈所安，任物非我情。清韻動竽瑟，諧此風中聲。

種柳戲題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爲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宦情羈思共悽悽，❶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浩初上人見貽絶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寒江夜雨聲潺潺，曉雲遮盡仙人山。遥知玄豹在深處，下笑羈絆泥塗間。

别舍弟宗一

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别淚越江邊。

❶「宦」，原作「官」，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得韶州書并附當州生黄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

丘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騑。夢喜三刀近，書嫌五載違。凝情江月落，屬思嶺雲飛。會入司徒府，還邀周掾歸。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

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

酬家雞之贈 劉夢得

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斂手徒。

重贈二首

聞道將雛向墨池，劉家還有異同詞。如今試遣隈牆問，已道世人那得知。

世上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捧心人。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

答前篇 劉夢得

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牕且賞勲。聞彼夢熊猶未兆，女中誰是衛夫人？

答後篇 劉夢得

昔日慵工記姓名，遠勞辛苦寫《西京》。近來漸有臨池興，爲報元常欲抗行。

疊前

小學新翻墨沼波，羨君瓊樹散枝柯。在家弄土唯嬌女，❶空覺庭前鳥跡多。

疊後

事業無成恥藝成，南宮起草舊連名。勸君火急添功用，趁取當時二妙聲。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

行盡關山萬里餘，到時閭井是荒墟。附庸唯有銅魚使，此後無因寄遠書。

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絶

早歲京華聽越吟，聞君江海分逾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支道林。

頻把瓊書出袖中，獨吟遺句立秋風。桂江日夜流千里，揮淚何時到甬東。

❶「在」，音辯本作「左」。「土」，音辯本作「玉」。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手種黄甘二百株，春來新葉徧城隅。方同楚客憐皇樹，不學荆州利木奴。幾歲開花聞噴雪，何人摘實見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聞徹上人亡寄侍郎楊丈

東越高僧還姓湯，幾時瓊珮觸鳴璫。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英與侍郎。

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吕衡州書迹

交侶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見三行字，拭淚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親故

林邑山聯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勞君遠問龍城地，正北三千到錦州。

種木槲花

上苑年年古物華，❶飄零今日在天涯。秖應長作龍城守，❷剩種庭前木槲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道士同處

海上朱櫻贈所思，樓居況是望仙時。

❶ 「古」，世本作「種」，音辯本作「占」。

❷ 「應」，音辯本作「因」。

蓬萊羽客如相訪，不是偷桃一小兒。

酬曹待御過象縣見寄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遥駐木蘭舟。

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十三

古今詩

法華寺石門精室三十韻

拘情病幽鬱，曠志寄高爽。頗言懷名緇，東峰旦夕仰。始欣雲雨霽，尤悦草木長。道同有愛弟，披拂恣心賞。松谿窈窱入，石棧夤緣上。蘿葛綿層甍，莓苔侵標牓。密林互對聳，絶壁儼雙敞。壍峭出蒙籠，墟嶮臨滉瀁。稍疑地脉斷，悠若天梯往。結構罩群崖，迴環驅萬象。小劫不逾瞬，大千若在掌。體空得化元，觀有遺細想。

喧煩困蠛蠓，跼蹐疲魍魎。寸進諒何營，尋直非所枉。探奇極遥矚，窮妙閲清響。理會方在今，神開庶殊曩。兹遊苟不嗣，浩氣竟誰養？道異誠所希，名賓匪余仗。超攄藉外獎，俛默有内朗。鑑爾揖古風，終焉乃吾黨。潛軀委韁鎖，高步謝塵坱。蓄志徒爲勞，追縱將焉倣？❶

淹留値頹暮，眷戀睇遐壤。映日鴈聯軒，翻雲波泱漭。殊風紛已萃，鄉路悠且廣。羈木畏漂浮，離旌倦摇蕩。昔人歎違志，出處今已兩。何用期所歸，浮圖有遺像。幽蹊不盈尺，虚室有函丈。微言信可傳，申旦稽吾顙。

❶「縱」，世本、音辯本作「蹤」。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

謫棄殊隱淪，登陟非遠郊。所懷緩伊鬱，詎欲肩夷巢？❶高巖瞰清江，幽窟潛神蛟。開曠延陽景，迴薄攢林梢。西亭構其巔，反宇臨呀庨。背瞻星辰興，下見雲雨交。惜非吾鄉土，得以蔭菁茆。

羈貫去江介，世仕尚函崤。故墅即灃川，數畝均肥磽。臺館集荒丘，池塘疏沉坳。會有圭組戀，遂貽山林嘲。薄軀信無庸，瑣屑劇斗筲。囚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庭除植蓬艾，隟牖懸蠨蛸。所賴山水客，扁舟柱長梢。挹流敵清觴，掇野代嘉肴。適道有高言，取樂非絃匏。逍遥屏幽昧，澹薄辭喧呶。晨雞不余欺，風雨聞嘐嘐。再期永日閑，提挈移中庖。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九疑濬傾奔，臨源委縈迴。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雷。高館軒霞表，危樓臨山隈。❷兹辰始澂霽，纖雲盡褰開。❸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羈鴻哀。境勝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❹彌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汎舟絶沿洄。

❶「肩」，世本作「堅」。
❷「臨」，音辯本作「凌」。
❸「雲」，原作「雷」，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❹「舒」，原作「館」，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登蒲洲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零山❶

隱憂倦永夜，凌霧臨江津。猿鳴稍已踈，登石娛清淪。日出洲渚静，❷澄明晶無垠。浮暉翻高禽，沉景照文鱗。雙江匯西奔，詭怪潛坤珍。孤山乃北峙，森爽棲靈神。洄潭或動容，島嶼疑摇振。陶埴兹擇土，蒲魚相與隣。信美非所安，羈心屢逡巡。糺結良可解，紆鬱亦已伸。高歌返故室，自調非所欣。

南澗中題

秋氣集南磵，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秪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忘上封事，復笑昇天行。竄逐宦湘浦，❸摇心劇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殺憂慄，慵踈寡將迎。追遊疑所愛，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烏遂遐征。磴迴茂樹斷，景晏寒川明。曠望少行人，時聞田鸛鳴。風篁冒水遠，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

---

❶ 「洲」，原作「州」，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 「静」，音辯本作「淨」。
❸ 「宦」，原作「官」，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間，益知身世輕。爲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喬木餘故國，願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皋耕。

與崔策登西山

鶴鳴楚山静，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西岑極遠目，豪末皆可了。❶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迥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頹波，遥風遞寒篠。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壽等彭鏗夭。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踈，誰使心神悄？偶兹遁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踈頑。西垂下斗絶，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横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昇雲間。遠岫攢衆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棲鳥當我還。菡萏溢嘉色，篔簹遺清班。❷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潺。棄逐久枯槁，迨今始開顔。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間親愛，南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閑。

❶「豪」，世本、音辯本作「毫」。

❷「班」，音辯本作「斑」。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褰衣。山澤凝暑氣，星漢湛光輝。火晶燥露滋，野静停風威。探湯汲陰井，煬竈開重扉。憑欄久徬徨，流汗不可揮。莫辯亭毒意，❶仰訴璿與璣。諒非姑射子，静勝安能希？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緑，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

夙抱丘壑尚，率性恣遊遨。中爲吏役牽，十祀空悁勞。外曲徇塵轍，私心寄英髦。進乏廊廟器，退非鄉曲豪。天命斯不易，鬼責將安逃？屯難果見凌，剥喪宜所遭。神明固浩浩，❷衆口徒嗷嗷。

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再懷曩歲期，容與馳輕舠。虚館背山郭，前軒面江皋。重疊間浦溆，邐迤驅巖嶅。積翠浮澹灩，始疑負靈鼇。叢林留衝飈，石礫迎飛

❶「辯」，世本作「辨」。
❷「明」，音辯本作「期」。

濤。曠朗天景霽，樵蘇遠相號。澄潭湧沉鷗，半壁跳懸猱。鹿鳴驗食野，魚樂知觀濠。孤賞誠所悼，暫欣良足褒。

留連俯檽檻，注我壺中醪。朵頤進芰實，擢手持蟹螯。炊稻視爨鼎，膾鮮聞操刀。野蔬盈傾筐，頗雜池沼芼。緬慕鼓枻翁，嘯咏哺其糟。退想於陵子，三咽資李螬。斯道難爲偕，沉憂安所韜？

曲渚怨鴻鵠，環洲彫蘭蕙。暮景迴西岑，北流逝滔滔。徘徊遂昏黑，遠火明連艘。木落寒山静，江空秋月高。斂袂戒還徒，善遊矜所操。趣淺戢長枻，乘深屏輕篙。曠望援深竿，哀歌叩鳴艚。中川恣超忽，漫若翔且翱。淹泊遂所止，野風自颾颾。澗急驚鱗奔，蹊荒饑獸嗥。

入門守拘縶，悽慽憎鬱陶。慕士情未忘，懷人首徒搔。内顧乃無有，德輶甚鴻毛。名竊久自欺，食浮固云叨。問牛悲釁鍾，説彘驚臨牢。永遁刀筆吏，寧期簿書曹？

中興遂群物，裂壤分鞬櫜。岷凶既云捕，吴虜亦已鏖。扞禦盛方虎，謨明富伊咎。披山窮木禾，駕海逾蟠桃。重來越裳雉，再返西旅獒。左右抗槐棘，縱横羅鴈羔。五辟咸肆宥，❶衆生均覆燾。

安得奉皇靈，在宥解天弢。歸誠慰松梓，陳力開蓬蒿。卜室有鄠杜，❷名田占澧澇。磻谿近餘基，阿城連故濠。❸螟蛘願親燎，荼堇甘自薅。饑食期農耕，寒衣俟蠶繰。及骭足爲温，滿腹寧復饕？安將蒯及

❶「五」，世本、音辯本作「三」。
❷「卜」，原作「十」，今據音辯本改。
❸【原校】「濠」，一作「壕」。

菅，誰慕梁與膏？弋林驅雀鷃，❶漁澤從鮹魛。觀象嘉素履，陳詩謝干旄。方託麋鹿群，敢同騏驥槽？處賤無溷濁，固窮匪淫慆。踉蹌辭束縛，悦懌換煎熬。登年徒負版，興役趨伐鼛。目眩絶渾渾，耳喧息嘈嘈。玆焉畢餘命，富貴非吾曹。長沙哀糾纆，❷漢陰嗤桔槔。苟伸擊壤情，機事息秋毫。

海霧多蓊鬱，越風饒腥臊。寧唯迫魑魅，所懼齊焄蒿。知罃懷褚中，范叔戀綈袍。伊人不可期，慷慨徒忉忉。

韋道安

道安本儒士，頗擅弓劍名。二十遊太行，暮聞號哭聲。疾驅前致問，有叟垂華纓。言我故刺史，失職還西京。偶爲群盜得，毫縷無餘贏。貨財足非悋，二女皆娉婷。蒼黄見驅逐，誰識死與生？便當此殞命，休復事晨征。一聞激高義，眥裂肝膽横。挂弓問所往，趫捷超峥嶸。見盜寒磵陰，羅列方忿争。一矢斃酋帥，餘黨號且驚。麾令遞束縛，纆索相拄撐。彼姝久褫魄，❸刃下俟誅刑。却立不親授，諭以從父行。捃收自擔肩，轉道趨前程。夜發敲石火，山林如晝明。父子更抱持，涕血紛交零。頓首願歸貨，納女稱舅甥。道安奮衣去，義重利固輕。師婚古所病，合姓非用兵。

朅來事儒術，十載所能逞。慷慨張徐州，朱邸揚前旌。投軀獲所願，前馬出王

❶「弋」，原作「戈」，今據音辯本改。
❷「纆」，原作「纏」，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❸「姝」，原作「妹」，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城。轅門立奇士，淮水秋風生。君侯既即世，麾下相歆傾。立孤抗王命，鐘鼓四野鳴。橫潰非所壅，逆節非所嬰。舉頭自引刃，顧義誰顧形。

烈士不忘死，❶所死在忠貞。咄嗟徇權子，翕習猶趨榮。我歌非悼死，所悼時世情。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

廢逐人所棄，遂爲鬼神欺。才難不其然，卒與大患期。凌人古受氏，吳世夸雄姿。寂寞富春水，英氣方在斯。六學誠一貫，精義窮發揮。著書逾十年，幽賾靡不推。天庭掞高文，萬字若波馳。記室征西府，宏謀耀其奇。輶軒下東越，列郡蘇疲羸。宛宛凌江羽，來棲翰林枝。孝文留弓劍，中外方危疑。抗聲促遺詔，定命由陳辭。徒隸肅曹官，征賦參有司。

出守烏江滸，老遷湟水湄。高堂傾故國，葬祭限囚羈。仲叔繼幽淪，狂叫唯童兒。一門既無主，焉用徒生爲。舉聲但呼天，孰知神者誰？泣盡目無見，腎傷足不持。溘死委炎荒，臧獲守靈帷。平生負國讒，骸骨非敢私。蓋棺未塞責，孤旐凝寒飔。

念昔始相遇，腑腸爲君知。進身齊選擇，失路同瑕疵。本期濟仁義，今爲衆所嗤。滅名竟不試，世義安可支。恬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顧余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誠自慟，非獨爲君悲。

❶「烈」，原作「列」，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旦攜謝山人至愚池

新沐換輕幘，曉池風露清。❶自諧塵外意，況與幽人行。霞散衆山迴，天高數雁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羲皇情。

獨覺

覺來窻牖空，寥落雨聲曉。良遊怨遲暮，末事驚紛擾。爲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百蟄競所營。綴景未及郊，穡人先偶耕。❷園林幽鳥囀，渚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没，遺畝當榛荆。慕隱既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款曲陳此情。眷然撫耒耜，迴首煙雲横。

溪居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隣，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

❶「露」，音辯本作「霧」。
❷「偶」，音辯本作「耦」。

泉，解帶圍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静炎燠。

附　**傷愚溪三首**劉禹錫

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唯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

草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隣家。唯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

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縱有隣人解吹笛，山陽舊侶更誰過。

入黄溪聞猿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虚作斷腸聲。

韋使君黄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

驕陽愆歲事，良牧念菑畬。列騎低殘月，鳴笳度碧虚。稍窮樵客路，遥駐野人居。谷口寒流浄，叢祠古木疎。焚香秋霧濕，奠玉曉光初。肸蠁巫言報，精誠禮物餘。惠風仍偃草，靈雨會隨車。俟罪非真吏，翻慚奉簡書。

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野迴樵唱來，庭空燒燼落。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爲，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踈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鳴村塢。❶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户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踈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❷寂寞將何言？

零陵春望

平野春草綠，曉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岣嶁岑。仙駕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萬里蒼梧陰。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

寓居湘岸四無隣，世網難嬰每自珍。蒔藥閑庭延國老，開罇虚室值賢人。泉迴淺石依高柳，逕轉垂藤間綠筠。聞道偏爲五禽戲，出門鷗鳥更相親。

❶「鳴」，世本、音辯本作「明」。

❷「旦」，原作「日」，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夏晝偶作

南洲溽暑醉如酒，❶隱机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愚溪渡。渡頭水落村逕成，撩亂浮槎在高樹。

江　雪

千山鳥飛絶，萬逕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

冉　溪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爲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冉溪地。却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

法華寺西亭夜飲

祇樹夕陽亭，共傾三昧酒。霧暗水連堦，月明花覆牖。莫厭罇前醉，相看未白首。

❶「洲」，世本、音辯本作「州」。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石門長老身如夢，旃檀成林手所種。坐來念念非昔人，萬偏蓮花爲誰用？如今七十自忘機，貪愛都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野望，花開日出雉皆飛。

茆簷下始栽竹

瘴茆葺爲宇，溽暑恒侵肌。適有重膇疾，蒸鬱寧所宜？東隣幸導我，樹竹邀涼飈。欣然愜吾志，荷鍤西巖垂。楚壤多怪石，墾鑿力已疲。江風忽云暮，輿曳還相追。蕭瑟過極浦，旖旎附幽墀。貞根期永固，貽爾寒泉滋。夜窗遂不掩，羽扇寧復持？清泠集濃露，枕簟淒已知。網蟲依密葉，曉禽棲迴枝。豈伊紛囂間，重以心慮怡？嘉爾亭亭質，自遠棄幽期。不見野蔓草，蓊蔚有華姿。諒無凌寒色，豈與青山辭。

種仙靈毗

窮陋闕自養，癘氣劇囂煩。隆冬乏霜霰，日夕南風温。杖藜下庭際，曳踵不及門。門有野田吏，慰我飄零魂。及言有靈藥，近在湘西原。服之不盈旬，蹩躠皆騰騫。笑抃前即吏，爲我擢其根。蔚蔚遂充庭，英翹忽已繁。晨起自採曝，杵臼通夜喧。靈和理内藏，攻疾貴自源。擁覆逃積霧，伸舒委餘暄。❶

❶「伸」，原作「神」，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奇功苟可徵，寧復資蘭蓀？我聞畸人術，一氣中夜存。能令深深息，呼吸還歸跟。踈放固難效，且以藥餌論。痿者不忘起，窮者寧復言？神哉輔吾足，幸及兒女奔。

種朮

守閑事服餌，採朮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茶煩經過。戒徒劚靈根，封植閟天和。違爾澗底石，徹我庭中莎。土膏滋玄液，松露墜繁柯。南東自成畝，繚繞紛相羅。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氣多。離憂苟可怡，孰能知其他？爨竹茹芳葉，寧慮瘵與瘥？留連樹蕙辭，婉娩採薇歌。悟拙甘自足，激清愧同波。單豹且理内，高門復如何？

種白蘘荷

皿蟲化爲癘，夷俗多所神。銜猜每腊毒，謀富不爲仁。蔬果自遠至，盃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何用知其真？華潔事外飾，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賈害，饑至益逡巡。

竄伏常戰慄，懷故逾悲辛。庶氏有嘉草，攻禬事久泯。炎帝垂靈編，言此殊足珍。崎嶇乃有得，託以全余身。紛敷碧樹陰，眄睞心所親。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月寒空堦曙，幽夢綵雲生。糞壤擢珠樹，莓苔插瓊

英。芳根閟顏色，徂歲爲誰榮？

戲題堦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兹晨。欹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孤賞白日暮，暄風動摇頻。夜窗藹芳氣，幽卧知相親。願致溱洧贈，悠悠南國人。

始見白髮題所植海石榴樹❶

幾年封植愛芳叢，韶艷朱顏竟不同。從此休論上春事，看成古木對衰翁。

植靈壽木

白華鑒寒水，怡我適野情。前趨問長老，重復欣嘉名。蹇連易衰朽，方剛謝經營。敢期齒杖賜？聊且移孤莖。叢萼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植，勁節常對生。循翫足忘疲，❷稍覺步武輕。安能事翦伐，持用資徒行。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

謫官去南裔，清湘繞靈岳。晨登蒹葭岸，霜景霽紛濁。離披得幽桂，芳本欣盈握。❸火耕困煙燼，薪採久摧剝。道旁且不願，岑嶺况悠邈。傾筐壅故壤，棲息期鸞鷟。路遠清涼宫，一雨悟無學。南人始珍重，微我誰先覺？芳意不可傳，丹心徒

❶「海」，原作「梅」，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忘」，原作「志」，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❸「芳」，原作「苦」，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自渥。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露繁。麗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芰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早　梅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飄夜香，繁霜滋曉白。❶欲爲萬里贈，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

南中榮橘柚

橘柚懷貞質，受命此炎方。密林耀朱綠，晚歲有餘芳。殊風限清漢，飛雪滯故鄉。攀條何所歎？北望熊與湘。

紅　蕉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❷窈窕凌清霜。遠物世所重，旅人心獨傷。迴暉眺林際，戚戚無遺芳。

巽公院五詠

淨　土　堂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

❶「白」，原作「日」，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原校】「陽」，一作「陰」。

世，始悟三空門。華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清泠焚衆香，微妙歌法言。稽首媿導師，超遥謝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爲設？高士方在斯。聖默寄言宣，分别乃無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與誰期？❶ 願言絶聞得，忘意聊思惟。

禪堂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機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溽彩寒露濃。瀟灑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造物誰爲工？留連秋月晏，迢遞來山鍾。

苦竹橋

危橋屬幽徑，繚繞穿疎林。迸籜分苦節，輕筠抱虚心。俯瞰涓涓流，仰聆蕭蕭吟。差池下烟日，嘲哳鳴山禽。諒無要津用，棲息有餘陰。

---

❶「與誰」，世本作「誰與」。

梅　雨

梅實迎時雨，蒼茫値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

零陵早春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還鄉夢，殷勤入故園。

田　家三首

蓐食徇所務，驅牛向東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烏鳶。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已長，世世還復然。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❶庭際秋蟲鳴，疎麻方寂歷。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朴恣狼籍。努力慎經營，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淥。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疎，霜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

❶「夕」，原作「多」，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行路難 三首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跳踉北海超崑崙。披霄決漢出沆漭，瞥裂左右遺星辰。須臾力盡道渴死，狐鼠蜂蟻爭噬吞。北方竫人長九寸，開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飲食滴與粒，生死亦足終天年。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兒女相悲憐。

虞衡斤斧羅千山，工命採斫杙與椽。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連鞅摧雙轅。萬圍千尋妨道路，東西蹶倒山火焚。遺餘毫末不見保，躪躒磵壑何當存？❶群材未成質已夭，突兀崢嶸空岊巒。柏梁天災武庫火，匠石狼顧相愁冤。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愛材養育誰復論。

飛雪斷道冰成梁，侯家熾炭雕玉房。蟠龍吐耀虎喙張，熊蹲豹躑爭低昂。攢巒叢崿射朱光，丹霞翠霧飄奇香。美人四向迴明璫，雪山冰谷晞太陽。星躔奔走不得止，奄忽雙燕棲虹梁。風臺露榭生光飾，死灰棄置參與商。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當。

聞籍田有感

天田不日降皇輿，留滯長沙歲又除。宣室無由問釐事，周南何處託成書？

跂烏詞

城上日出群烏飛，鴉鴉爭赴朝陽枝。

❶「躒」，原作「礫」，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刷毛伸翼和且樂，爾獨落魄今何爲？無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妬爾令爾疾？無乃飢啼走路旁，貪鮮攫肉人所傷？翹肖獨足下叢薄，口銜低枝始能躍。還顧泥塗備螻蟻，仰看棟梁防燕雀。左右六翮利如刀，踊身失勢不得高。支離無趾猶自免，努力低飛逃後患。

籠鷹詞

淒風淅瀝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虹蜺斷，霹靂掣電捎平岡。砉然勁翮翦荊棘，下攫狐兔騰蒼茫。爪毛吻血百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炎風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爲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但願清商復爲假，拔去萬累雲間翔。

放鷓鴣詞

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爲鷓鴣。徇媒得食不復慮，機械潛發罹罝罦。羽毛摧折觸籠籞，❶煙火煽赫驚庖厨。鼎前芍藥調五味，膳夫攘腕左右視。齊王不忍觳觫牛，簡子亦放邯鄲鳩。二子得意猶念此，況我萬里爲孤囚？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

龜背戲

長安新技出宮掖，❷喧喧初偏王侯宅。玉盤滴瀝黃金錢，皎如文龜麗秋天。

❶「籞」，原作「禦」，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技」，原作「枝」，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八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離離齊上下。投變轉動玄機卑，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五裂勢未已，出無入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處所，須臾羅列已如故。徒言萬事有盈虛，終朝一擲知勝負。修門象棋不復貴，魏宮粧奩世所棄。豈如瑞質耀奇文，願持千歲壽吾君。廟堂巾笥非余慕，錢刀兒女徒紛紛。

聞黄鸝

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忽有黄鸝鳴。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意生。目極千里無山河，麥芒際天摇青波。王畿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饒經過。此時晴煙最深處，舍南巷北遥相語。翻日迴度昆明飛，凌風邪看細柳翥。我今誤落千萬山，身同傖人不思還。鄉禽何事亦來此，令我生心憶桑梓。閉聲迴翅歸務速，西林紫椹行當熟。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

翠帷雙卷出傾城，龍劍破匣霜月明。朱唇掩抑悄無聲，金簧玉磬宮中生。下沉秋火激太清，❶天高地迥凝日晶。羽觴蕩漾何事傾？

楊白花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顔色，摇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

❶「火」，世本、音辯本作「水」。

歌未斷城鴉起。

漁　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緑。❶ 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飲　酒

今旦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酹先酒，爲我驅憂煩。❷ 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連山變幽晦，緑水函晏温。❸ 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卧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道未必存。

讀　書

幽沉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前後互相逾。瘴痾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竟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倦極更倒卧，熟寐乃一蘇。欠伸展肢體，吟咏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爲世儒。道盡即閉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爲我拙，智者爲我愚。書史足自悦，安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爲名所驅。

❶「緑」，音辯本作「渌」。
❷「爲」，音辯本作「遺」。
❸「緑」，音辯本作「渌」。

感遇二首

西陸動涼氣，驚烏號北林。棲息豈殊性，集枯安可任。❶鴻鵠去不返，勾吳阻且深。徒嗟日沉湎，丸鼓鶩奇音。東海久搖蕩，南風已駸駸。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陰。衆情嗜姦利，居貨損千金。危根一以振，齊斧來相尋。攬衣中夜起，感物涕盈襟。微霜衆所踐，誰念歲寒心？

旭日照寒野，鷽斯起蒿萊。啁啾有餘樂，飛舞西陵隈。迴風旦夕至，零葉委陳荄。所棲不足恃，鷹隼縱橫來。

詠史

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嗛嗛事强怨，三歲有奇勳。悠哉闢疆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情異，嘉穀坐熇焚。致令委金石，誰顧蠹蠕群。風波欻潛構，遺恨意紛紜。豈不善圖後，交私非所聞。爲忠不内顧，晏子亦垂文。

詠三良

束帶值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没寧分張？壯軀閟幽隧，猛志填黃腸。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

❶【原校】「集」，一作「棲」。

詠荊軻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爲虞。千金奉短計，匕首荊卿趨。窮年徇所欲，兵勢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函首致宿怨，獻田開版圖。炯然耀電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鋭，臨事竟趑趄。長虹吐白日，蒼卒反受誅。按劍赫憑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狂走無容軀。夷城芟七族，臺觀皆焚汙。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愚。世傳故多謬，太史徵無且。

掩役夫張進骸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爲役孰賤辱，爲貴非神奇。一朝纊息定，枯朽無妍媸。生平勤皂櫪，剉秣不告疲。既死給槥櫝，葬之東山基。奈何值崩湍，蕩析臨路垂。髐然暴百骸，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余，睠之涓然悲。猫虎獲迎祭，犬馬有蓋帷。佇立唁爾魂，豈復識此爲？畚鍤載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兹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聊且顧爾私。

省試觀慶雲圖詩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九天開祕祉，百辟贊嘉謨。抱日依龍衮，非煙近御爐。高標連汗漫，向望接虛無。裂素榮光發，舒華瑞色敷。恒將配堯德，垂慶代《河圖》。

春懷故園

九扈鳴已晚，楚鄉農事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園人。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十四

非國語序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❶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説多誣淫，不概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

滅密

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❶「閎」，原作「閑」，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不藉

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云云。將何以求福用人？」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爾。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爲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啓蟄也得其耕，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實之堅好也得其穫，京庾得其貯，老幼得其養，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爲國矣。彼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今爲書者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之。

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

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鬬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惑。夫釜鬲而爨者，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畦汲而灌者，必衝盪濆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爲也，猶足動乎物，又況天地之無倪，陰陽之無窮，以澒洞轇轕乎其中，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爲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

宣王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戎于藉，搜于農隙，耨獲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嗣乎。」卒料之。❶及幽王，乃廢滅。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

❶「卒」上，世本、音辯本有「王」字。

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尨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爲哉？況爲大妄以諉乎後嗣。惑于神怪愚誣之説，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者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于是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内史過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士。」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❶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況其徵乎？彼嗚乎莘者，以君蒿悽愴，妖之淺者也。天子以是問，卿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時日，莽浪無狀，而寓之丹朱，則又以

❶「福」，原作「神」，今據世本改。

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臨周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五，今其胄見，虢之亡，不過五年。斯其爲書也，不待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毒之數，如之何而准？

叔孫僑如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説，與之言。説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强，故不懽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鋭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

人也，以禮其國也。茍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凌者也，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茍興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泰侈貪凌則可矣，方上而鋭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郤至

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相説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邵桓公，❶與之語。邵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云云。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

非曰：單子罪郤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爲姦，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左氏在《晉語》言免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郤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侈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强不能制，遭晉厲之淫暴，讒嬖竊構以利其室，卒及於禍。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斯固不足譏

❶「桓」，原作「相」，今據世本改。

也已。

柯陵之會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晉侯爽二，吾是以云。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簡王十二年，晉殺三郤。❶十三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耶？

晉孫周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單襄公以告頃公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

❶「殺」，原作「穀」，今據世本改。

文之輿也；勇，文之師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云云。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晉襄公曰驩，❶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而誰？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穀洛鬬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非曰：穀、洛之説，與三川震同。❷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譊譊者，又足記耶？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鬬而徵之也？

❶「晉」，原作「單」，今據世本改。

❷「三」，原作「王」，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大錢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云云。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踴，物價騰踴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爲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其爲書皆類此矣。

無射

王將鑄無射，單襄公曰：「不可。」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而伶州鳩又曰：「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鍾之備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

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 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爲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爲知樂。

律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以終，❶終復則樂，所以成政。」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黿，大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斯爲誣聖人亦大矣。❷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太簇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百姓。」吾知其來之自矣，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傳，而以爲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久立於綴」，皆《大武》之形也。夷則、黃鍾、太簇、無射，《大武》之律變也。

❶「以」，世本、音辯本作「則」。

❷「斯」，原作「前」，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城成周

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爲政，將合諸侯。衛彪傒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沒乎？萇叔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

非曰：彪傒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其後牛思黯作《頌忠》，萇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説，巫之無恒者之言也，追爲之耳。

問戰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云云。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鬭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遊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

躋僖公

夏父弗忌爲宗，蒸，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强固，將壽寵得没。雖壽而没，不爲無殃。」其葬也，焚，煙徹其上。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

莒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里革對曰：「毁則者爲賊，掩賊者爲藏，竊寶者爲宄，用宄之財者爲姦。使君爲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不可以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爲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姦臣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云。文子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專乎己，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

緶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羵　羊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惡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坼犬出者有之矣。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于河，化爲龍。

骨節專車　楛矢

吴伐越，隳會稽，獲骨節專車。吴子使好來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❶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爲《魯語》也，盍亦徵其大者，書以爲世法？今乃取辯大骨、石砮以爲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恥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❶「慎」，原作「謹」，避宋孝宗趙昚諱，今改正。「矢」，原作「隼」，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輕幣

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爲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焉以爲幣，縷綦以爲奉，鹿皮四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强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謂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也。

卜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❶吾未之敢非。❷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驅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❶「用」下，世本、音辯本有「之」字。
❷「之」，原作「知」，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郭偃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

公使太子伐東山，狐突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辠滋厚；我戰雖死，猶有名焉。」果戰，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己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覩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丕鄭曰：「君爲我心。」里克曰：「中立。」晉無良

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虢 夢

虢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云。公覺,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諸其族曰:「衆謂虢不久,吾今知之。」以其族行,適晉。

非曰:虢,小國也而泰,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 又惡在乎夢也? 舟之僑誠賢者歟? 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 謡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謡有之,曰丙之辰。云云。」

非曰:童謡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而暇晉是皇。」公乃還。宰孔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涑、澮以爲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是歲,獻公卒。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❶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庥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

❶「主」,原作「王」,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爲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對以忠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非曰：夫「忠」之爲言，中也；「貞」之爲言，正也。息之所以爲者有是夫？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夫己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爲忠貞也歟？」或者：「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然則爲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爲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耶？」曰：「不類。」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止也，隱忍焉耳。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十五

非國語下

狐偃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舅犯曰：「不可。云云。」秦穆公使公子縶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云云。」

非曰：狐偃之爲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爲多言，無足采者。且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爲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倀倀焉遊諸侯，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偶然耳，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以爲諸侯之孝，又何戮笑於天下哉？

輿人誦

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得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丕死，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

非曰：惠公、里、丕之爲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

葬恭世子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頌之曰：「云云。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安撫國家，爲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人矣。若入，必霸於諸侯，其耿光於民矣。」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而爲之，未必偃能徵之也，況以是故發耶。

殺里克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❶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❶「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十五字，原脱，今據世本、《國語・晉語》補。

獲晉侯

秦穆公歸，至於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縶曰：❶「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縶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於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周室雖卑，猶是王命，命穆公以爲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恥者亦大矣。棄至公之道，而不知求，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其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❶「公」，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非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過五鹿，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爲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涓人疇枕楚子以塊，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没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

懷嬴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爲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强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筮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曰：「皆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況夷吾死，圉也童昏以守内，秦楚之大以

翼之，大夫之强族皆啓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末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董因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云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沈之説贅矣。

命官

胥、籍、狐、箕、欒、郤、柏、❶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周襄王避貽叔之難，居於鄭地氾。❷晉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王賜公南陽陽樊、温、原、州、陘、絺、組、攢茅之田。❸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

❶「柏」，原作「栢」，今據音辯本改。
❷「地」，原作「池」，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❸「組」，世本作「鉏」。

乎？」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其無乎，則耆者乎？❶

觀狀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鄭人以瞻與晉，❷晉人將烹之，瞻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棄禮違親。云云。」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於鄭胡言之，則是多爲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説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爲之辭，不足以蓋其誤。

救饑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内，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而致之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恒也，恒固在久。若爲一切之信，則所謂未

❶「者」，世本、音辯本作「耄」。
❷「鄭」，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乎者也。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爲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爲死。」曰：雖就爲辱，猶不可以爲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麑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麑退而歎曰：「趙孟敬哉。夫

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觸庭之槐而死。

非曰：麑之死善矣。❶然而趙宣子爲政之良，諫君之直，其爲社稷之衛也久矣，麑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爲賢耶？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麑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

祈死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而有烈，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祈死，先難爲免。」七年夏，范文子卒。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云云。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亂在内爲宄，在外爲姦。御宄以德，御姦以刑。今治政而内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强，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厲公殺。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欒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爲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夫。

❶「善」上，音辯本有「固」字。

戮僕

晋悼公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爲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叔魚生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云。必以賄死。」楊食我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逐欒盈

平公六年，箕遺及黄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賊。云云。陽畢曰：「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云。使祁午、陽畢適曲沃，逐欒盈。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殺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且君將懼禍懲亂耶？則

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況其亂之無罪乎？

新聲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

射鷃

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今君嗣吾先君，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陽吾君之恥者也。[1]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于顔，乃趣舍之。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諭，胡乃反徵先君以恥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己也。

趙文子

秦后子來奔，趙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后子曰：「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

[1]「陽」，世本作「揚」。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内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醫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

非曰：和，安人也。非診視攻熨之專，而苟及國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醫之所取，在榮衛合脉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脉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黄熊

晉侯夢黄熊入于寢門，子産曰：「鮌殛于羽山，化爲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云云。」

非曰：鮌之爲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爲熊也。熊之説，好事者爲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蕩，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爲也，夫何神奇之存？❶

韓宣子憂貧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欒武子

❶「存」，世本、音辯本作「有」。

無一卒之田，云云。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云云。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没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欒書之德，則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前之言曰欒書「殺厲公以厚其家」，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欒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曰「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恶，❶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中行穆子帥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

非曰：城之畔而歸己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庥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嚮之二者耶？

具敖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不爲具、敖乎？」曰：

❶「恶」，原脱，今據世本、音辯本補。

「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矣，唯不學也。」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

董安于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恥。受賞者恥，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爲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悦董子之潔也。其言若懟焉，則滋不可。

祝融

史伯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

王繼之以陳，覆墜之不暇。堯之時，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韋、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反不足祐耶？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頑嚚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以取其必弊焉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禍，是好怪者之爲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褒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於必弊者也。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云云。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云云。』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申、繒、西戎方彊，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❶

嗜芰

屈到嗜芰。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其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

❶「矣」，原作「失」，今據世本改。

也，而芰之薦不爲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絶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芰於籩，是固不爲非。《禮》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爲逆也。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殖。」

非曰：夫祀，先王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❶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説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

非曰：圉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覡之妄者，又何以爲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❶「玉」，原作「王」，今據世本改。

伍員

伍員伏劍而死。

非曰：伍子胥者，非吴之暱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孥累於人，而又入以即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很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録其語，其謬耶？吴、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盡之，而反分爲二篇，務以相乘，凡其蘩蕪曼衍者甚衆，背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河東後序❶

河東先生文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❷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賫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脱，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劘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録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❸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

❶ 此標題據底本版心題名補。
❷ 「字」，原作「孚」，今據《河南穆公集》卷二改。
❸ 「止」，原作「上」，今據音辯本改。

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元年秋九月，河南穆修伯長後序。

四明新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剥落，柳爲尤甚。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頃余又爲讎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奥，不易刊削。年大來試爲紬繹，兩閲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脩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晏本最爲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加「黄」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緊」當作「掔」，「珝」當作「玨」，「鮑勛」當作「鮑信」，「改規」當作「段規」，「疥瘧」宜爲「痎瘧」，「狠倖」宜爲「狠悻」。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皐時猶未死，《答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孝友傳》校《復讎議》，以《楚辭・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非國

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牋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贏。又釐革《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省試慶雲圖詩》，總六百七十四篇。鋟木流行，購逸拾遺，猶俟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序。

柳州舊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柳侯子厚，實唐巨儒。文章光豔，爲萬世法。是猶景星慶雲之在天，無不欽而仰之。粵惟柳州，迺侯舊治。其如生爲利澤，殁爲福壽，以遺此土之民者，可謂博厚無窮。然自唐迄今，垂四百年，此邦寂未有以侯文刊而爲集者，殆非欽侯英靈而慰侯惠愛，覬其犨笑降鑒而廟食于柳人也。紹興載歲，殿院常公子正，被命守邦，至謁祠下。退而訪侯遺文，則茫然無有，獨得石刻三四，存於州治。自餘雖詩章記事，所以藻飾柳邦者，亦蔑如爾，又安得所謂全文備集者哉？因喟歎久之，出舊所藏及旁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鳩良工，創刊此集。其編次首尾，門類後先，文理差舛，字畫訛謬，無不畢理。且委僚屬助成其事，未克就，促召公對，眷眷相囑焉。褫雖不才，實獲躡蹤繼軌於公之後塵，而喜公樂善之心，付託之語，乃督餘工，助成一簣，豈惟不墜侯之偉文，抑亦成公之雅志焉。紹興四年三月初一日，右朝奉郎特差權發遣柳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借紫金魚袋李褫序。

河東先生集題後

石所得柳文凡四本：其一得之於鄉人蕭憲甫，云京師閻氏本；其一得之於范衷甫，云晏氏本；其一得之於臨安富氏子，云連州本；其一得之於范才叔之家傳舊本。閻氏本最善，爲好事者竊去。晏氏本，蓋衷甫手校以授其兄偃刊之，今蜀本是也。才叔家本，似未經校正篇次，大不類富氏連州本，檏野尤甚。今合三本校之，以取正焉。如劉賓客序云，有退之之誌并祭文附于第一通之末，蓋以退之重子厚敘之意云爾也。蜀本往往只作「并祭文」，其他有率意改竄字句以害義理者尚多。此類或作字、一作字、衍字、去字，此三本之相爲用也。然亦未敢以爲全書，尚冀復得如閻氏本者而取正焉。方舟李石書。

河東先生集記後

世所傳昌黎文公文，雖屢經名儒手，余昔校以家集，其舛誤尚多有之，用爲之訓詁。柳柳州文，胥山沈公謂其參考互證，是正漫乙，若無遺者。余紬繹既久，稽之史籍，蓋亦有所未盡。《南嶽律和尚碑》以廣德先乾元，《御史周君碣》以開元爲天寶，則時日差矣。竇群除左拾遺而《表》賀爲右拾遺，連山復乳穴而《記》題爲零陵郡，則名稱差矣。《代令公舉裴冕狀》，時柳州蓋未生；《賀册尊號表》，時已刺柳，而云禮部作。其他舛誤，類是不一。用各疏於篇，視《文公集》益詳。諸本所餘，復編爲一卷，附於《外集》之末，如胥山之識云。淳熙丁酉秋八月中澣，臨邛韓醇記。

河東先生集傳

唐書本傳 宋景文公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吴。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

宗元少精敏絶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❶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汩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内閔悼，悔念往吝，作賦自儆，曰《懲咎》。

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

❶「仰」，原作「柳」，今據《新唐書·柳宗元傳》改。

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己錢助贖。❶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遊，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

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❷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遊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改迴蟲濫，王風凜凜。

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黄孟萇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靈。

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絶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魂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衰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款密重複。期以中路，更

❶「具」，《新唐書・柳宗元傳》作「出」。

❷「輒」，原作「轍」，今據《新唐書・柳宗元傳》改。

中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絶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輤，從祔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當必加厚。退之成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屬于伊人。安平、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具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顧余負釁，營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製服。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嗚呼子厚，卿真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天厚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君之不聞，余心不理。含酸執筆，輒復中止。❶誓使周六，同於己子。魂兮來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尚饗。

重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自君之没，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既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爲。炯炯之氣，

❶「輒」，原作「轍」，今據《劉夢得文集》外集卷第十改。

戢于一木。❶形與人等，今既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没爲衆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言成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真者，乃相知耳。庶幾儻聞，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便。桂林舊府，感激生持。俾君内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克歸，崔生實主。幼稺甬上，故人撫之。敦詩、退之，各展其分。安平來賵，禮成而歸。其它赴告，咸復于素。一以誠告，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爲已矣，余爲苟生。何以言别，長號數聲。冀乎畏日，庶我哀誠。嗚呼痛哉！尚饗。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禹錫

嗚呼！至人以在生爲傳舍，以軒冕爲儻來。達於理者，未嘗惑此。昔余與君，諭之詳熟。孔子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搢紳之倫，孰不墮淚？昔者與君，交臂相傳。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鶩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藍曲。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銜觴，或春日馳轂。甸服載朞，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焉接武。君遷外郎，予侍内闈。出處雖間，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離多

❶「木」，原作「米」，今據《劉夢得文集》外集卷十改。

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即路。遠持郡符，柳水之壖。居陋行道，疲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音貺屢傳。篋盈草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楊差肩。賈誼賦鵩，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邅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令妻蚤謝，稺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旐，來自遐裔。聞君旅櫬，既及岳陽。出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奠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冀獲晤語。平生密懷，願君遺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己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侯文 曹輔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朝奉郎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飛騎尉借紫曹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敬祭于柳侯子厚靈文之祀。惟三元之默運兮，初渾淪而絪縕。惟萬生之並騖兮，悉坯陶乎一鈞。物有大小之不齊兮，人亦智愚之莫倫。何夫子之毓質兮，獨爽邁秀發而不群。其學也囊括今古而該百氏兮，或參之駁雜而取之粹純。若大田之揫斂兮，莫知其千倉與萬囷。其文也若秋濤之鼓雷風兮，洶湧澎湃而無垠。若八駿之騁通衢兮，王良執策而造父挾輪。老韓駭汗以縮手兮，翺湜喪氣而噤脣。夫何天命之不畀兮，亶遇蹇而罹屯。三湘一斥之十年兮，悵遠符之再分。意冥冥以即夜兮，志鬱鬱而不伸。彼高爵厚禄以夸耀於一時之人兮，皆泯没而無聞。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既兮，愈遠而彌新。柳

江演漾以清泚兮，鵜山奇秀而嶙峋。惟夫子血食於此千祀兮，民至今而懷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兮，不足以追逸軌而襲游塵。刺嶺嶠之荒服兮，吊蒼梧之愁雲。奠桂酒之旨潔兮，薦蘭肴之苾芬。物雖至薄兮，吾誠甚勤。嗚呼其來享兮，靈文。尚饗。

祭柳侯文 黄翰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蹴張。雄深雅健，實比子長。民思無斁，政事循良。惟公之政，祖龔述黄。深仁遺愛，實比甘棠。孔門四科，達者升堂。公兼得之，光于有唐。天才俊偉，議論慨慷。交口薦譽，名聲益彰。要路立登，臺省翱翔。擢列御史，拜尚書郎。時將大用，器博難量。譬如八駿，奔逸康莊。追風掣電，萬里騰驤。亦如利器，鏌鋣干將。直視無前，其鋒孰當？不慎交友，玷于韋王。群飛刺天，讒口如簧。一斥不復，困于三湘。譬如鸞鳳，不巢高岡。棲之枳棘，六翮摧傷。亦如巧匠，睥睨觀旁。縮手袖間，善刀以藏。一麾出守，惠此南方。龍城雖遠，毋敢怠荒。動以禮法，率由典常。公無負租，私有積倉。居處有屋，濟川有航。黄柑緑柳，至今滿鄉。修夫子廟，次治城隍。農歌于野，士歌于庠。孝弟怡怡，弦誦洋洋。生能澤民，死且不亡。春秋享祀，旱潦祈禳。四百餘年，血食不忘。翰幼學公文，久服餘芳。遺風善政，凛若冰霜。日想英靈，如在其傍。桂酒清旨，肴蔬雜香。拜獻蕪詞，公其來饗。

祭柳侯文 許尹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稱，仁深而年不長。斂此大惠，施于一方。終焉廟食，如古桐鄉。雖去此幾於千祀，而至今猶有耿光。尹以不才，嗣守封疆。顧取法於何有，賴先生之循良。莅事之始，奠酒一觴。神兮歸來，鑒兹不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爲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翦薙榛蕪，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爲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谿石之上，其謂之鈷鉧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谿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爲先生杖屨徜徉之地。唯黄谿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遊者未嘗到。豈先生好奇，如謝安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遊之不數耶？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鈷鉧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

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黄谿則爲峒獠侵耕，嶝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固不爲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所以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絶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考焉。

河東先生外集卷上

賦　文　誌

披沙揀金賦

沙之爲物兮，視汙若浮，金之爲寶兮，恥居下流。沉其質兮，五才或闕，耀其光兮，六府以修。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 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爲儔。

披而擇之，斯焉見寶。盪浸淫而顧眄，指炫焜而探討。動而愈出，幽以即明，涅而不淄，既堅且好。潛雖伏矣，獲則取之。翻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久暗未彰，固亦將君是望；先迷後得，孰謂棄予如遺。

其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其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玄同。

儻俯拾而不棄，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彰，將炯爾而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觀其振拔汙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競出，耀真質而特殊。❶ 錐處囊而纖光乍比，劍拭土而異彩相符。用之則行，斯爲美矣；求而必得，不亦説乎。

豈獨媚旭日以晶熒，帶長川之清淺。

❶「真」，世本作「直」。

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粲若星繁，❶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歧昌即詠；陸文可佯，而昭明是選。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滿籯之學；汰之愈朗，❷詎慙擲地之才。客有希採掇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迎長日賦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寅方肇建，俟啓蟄以展儀；卯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吉。送烈烈之凝氣，導遲遲之陽律。猶分可愛之輝，式佇寅賓之質。稽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❸行以夏時，契惟精而惟一。

職在馮相，事傳《小正》。符上春以備儀，必修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謂之迎。時也淑景初延，幽陽潛啓。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禮。探賾索隱，得郊祀之元辰；極往知來，❹正邦家之大體。事冠前古，儀標後王。皮弁乍臨，土圭之影猶積；泰壇既罷，玉漏之聲漸長。變熙熙之純曜，流杲杲之晴光。璧影始融，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尚疾，斜暉未駐於康莊。是知迎長日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

故可以知上下之際，見天人之交，動浮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周流金石，暉照陶匏。異乎天紀不修，秦伯尚矜其泰畤；日官失職，晉侯徒繼乎夏郊。于以迎之，則無

❶「若」，原作「葬」，今據音辯本改。
❷「朗」，原作「即」，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❸上「匪」字，原作「廢」，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❹「往」，原作「牡」，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爲者。委照將久，豈三舍之足憑；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自然應以繁祉，錫之純嘏。禮儀允洽于人神，正朔克周于戎夏。

今我后再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戩穀之宜，受之千億；奉郊祀之報，至于再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並虞夏而何慙！

記里鼓賦

異哉鼓之設也，恢制度于天邑。佐大禮于時行即行，贊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配和鑾以入用，並司南而爲急。若乃郊薦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禮容是集。施五擊於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百發乎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

先聖有作，後王式遵。啓玄機以求舊，運智巧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昧道之士；眷茲木偶，應異迷途之人。齊步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愆乎禮典；聽希聲，克正于時巡。雖道有環迴，地分險易，固善應而莫實，❶諒知幾而有爲。載考載擊，所辨于長亭短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無智。

觀其妙矣，孰測其微細？觀其徼矣，詎知其啓閉！音不衰而得度，饗其鏜而有制。于以翊龍御，于以引天旋。異銅渾之儀，亦可敘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步黃道之日躔。❷周物之智斯設，極深之機是研。鄙繁音之坎坎，陋促節之闐闐。妙

❶「實」，何焯校本、《全唐文》作「失」。
❷「步」，原脱，今據音辯本補。

出人謀，思由神假。時然後擊，贊賞典于今茲；動惟其常，契同文于古者。

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出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聲明，不愆于素，可舉而行。宜乎騁墨妙，呈筆精，固敢先三雅而獻賦，庶將開萬國之頌聲。

吾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使不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曰：「歲不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絶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踰晷，雷乎上下，雷乎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內龍。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有賢操。自未嫁，固已惡群戚之亂尨，羞與爲類，獨深居爲翦製縷結。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爲肺腑者。

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間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邀之遨嬉，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爲飾厲，一有小不善，唯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爲禮節，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爲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順静專爲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讙閙，❶以飲食觀遊，非婦人宜也。」姑强之，乃從之遊。過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圖，有國工吴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之側。聞男子欬者，河間驚，跣足出，❷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衆戚通。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耶？向之欬者，爲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是何耶？」群戚聞且退。

期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醴隥州西浮圖兩間。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間爲一笑，衆乃歡。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群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爲秦

❶「閙」，原作「門」，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❷「足」，世本、音辯本作「走」。

聲，倨坐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竊顧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旦暮，❶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群戚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

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揮去。心怦怦恒若危柱之絃。夫來，輒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爲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悦其心，度無不爲。時上惡夜祠甚，夫無所避。既張具，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笞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爲服，闢門召所與淫者，倮逐爲荒淫。

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慊。又爲酒壚西南隅，己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爲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懵懵以爲不足。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爲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頞，皆不欲道也。

❶「旦」，音辯本作「且」。

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爲脩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爲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於强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盗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況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箏郭師墓誌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其爲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邃靡，布爪指，運掌擊，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棄去兄弟，自髡緇入代清涼山，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

吴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强之。宙號知聲音，抃蹈以爲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爲黄老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褒邪人也，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爲擊節。教閽管謹視出入。餌仄栢，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❶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峋嶁山，求道籙，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强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爲歌。死三日，葬州北岡西。

❶「遁」，原作「道」，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止矣。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團於是始。心爲浮圖形道士，仁人我哀埋勿棄。

趙秀才群墓誌

　嬰、臼死信孤乃立，王侯世家天水邑。群字容成系是襲，祖某父某仕相及。嗟然秀才胡伋伋？體貌之恭藝始習。娶于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遽遠集。元和庚寅神永戢，問年二紀益以十。僕夫返柩當啓蟄，瀟湘之交瘞原隰。稚妻號叫幼女泣，和者悽欷行路悒。追初憫夭銘茲什。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摠，既孕而卒，故淑爲南康謳者。李君爲睦州，詆狂寇見誣，左官爲循州録，過而慕焉，納爲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爲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岡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彫殞逝安窮。諧鼓瑟兮湘之滸，嗣靈音兮永終古。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并序

惟貞元十二年龍集景子三月日，前萬年縣丞柳君，終于長安升平里之私第，享年五十。長子弘禮，承家當位，次曰傳禮，幼曰好禮，奉夫人洎仲父之命，考時定制，動合古道，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粤五月十九日甲子，克開長安縣高陽原，祔於先塋，禮也。先時撰辰酌禮，稱義備物，外姻畢至，宗人來會。從弟宗元受族屬之教，泣涕濡翰，書辭紀行。曰：

君諱元方，字某，解人也。系自周、魯，後得柳姓。七代祖虬，後魏中書令，封美陽公。四葉至皇考惇，皇朝散大夫，資陽令。祖，延州司馬。考頤，宣州寧國丞。濟德克紹厥類，藏聰晦明，粹爲淑和。少孤，季父建，撫字訓道，通《左氏春秋》，貫歷代史，旨晝羅列，接在視聽，嗜爲文章，辭富理精。以門廕出身，調補宣州溧水尉。❶綱簿貢賦，入于天府，特授同州馮翊尉。改京兆府雲陽主簿，轉長安主簿，遷萬年丞。端靖守貞，處劇不撓。秩滿居養素食貧，常好竺乾之道，自振塵昏之外，泊如也。既而嬰被沉疾，不克永壽。姻戚動懷，朋友道傷，❷僉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君前娶河南獨孤氏，左司郎中緬之女，無子，早世。繼室以裴夫人，諫議大夫虬之女，陰教内則，著於閨闈，有女三人焉。嗚呼，銘誌之來古矣，是不可闕，遂勒玄石，措于陰堂。銘曰：

❶「溧」，原作「漂」，今據詁訓本改。
❷「朋」，原作「明」，今據詁訓本改。

振振吾宗，德之宅耶。惟君之德，至其頤耶。德而不壽，命既厄耶。松栢蒼耶，不朽石耶。

處士段弘古墓誌并序

段處士弘古，讀縱横書，剛峭少合，尤濩落，不事産。人或交之，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禄。嘗以法家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幹死，❶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畫，一見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隴西李景儉、東平吕温，高氣節，尚道藝，聞其名，求見，大懽。留門下，或一歲，或半歲，夜與言，❷不知日出。温卒，景儉逐，前右拾遺張宿與然諾，南見中山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降治永州，知其信賢，徽其去。又南抵好義容州扶風竇群，途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爲禮。君憤怒，發病，不肯治，曰：「平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今窮於此，年加老，接接無所容入也，益困於俗笑，吾安用生爲？埋道邊耳！」居六月，死逆旅中。崔公爲出涕，命特贈賻，致其喪來永州，哭爲祭之。與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鄉縣黄山南麓上。

君之死，元和九年八月十六日，後某月日葬。祖某官，父某官。妻彭城劉氏。子知微、知章，皆未冠。銘曰：

廉不貪，直不倚。困者吾之，通者不以。不懲其躓，卒以亢死。觀游非類，有賤

❶「士」，原作「古」，今據詁訓本改。

❷「夜」，原脱，今據詁訓本補。

非鄙。何以葬之？黄山南趾。

潞州兵馬曹柳君墓誌

柳氏子某爲平陸丞，王父母之喪，寓于外，貞元二十一年，始葬于虢之閿鄉。窆墨遇食，乃貽書其族尚書禮部員外郎宗元，使爲其誌。且曰：「吾之先，自魏已來，爲宰相者累世。我高祖諱萬齒，爲伊闕令，襲其先河間郡公曾祖諱某，浙州刺史，咸有懿德。洎于兵曹府君諱某，勤身惠志，好義能讓而同，故交者固；直而敬，故親者睦。凡舉明經者四，皆獲美仕。初爲陸渾主簿，次吴縣尉，次上黨丞，次潞州兵曹參軍。其勾稽摘發，毗贊關決，無不勝職，加朝散大夫。某年月日，終于官次，殯于州若干里。會世多難，家又貧窶，故不及夫事。嗚呼！我曾祖、王父葬于潁陽，我伯祖、叔祖洎伯父皆葬閿鄉皇天原望壽里。潁陽北臨間，其地陰狹，岸又數壞，❶大懼不克久安神居。是以從他兆于兹，卜用七月六日甲子，將以具于玄堂之下，固故有望乎爾也。」於是删其書爲文，置于郵中，俾移於石上。

永州司功參軍譚隨亡母毛氏誌文

毛氏夫人，父曰儀禹，豐州别駕。祖弘義，濟州户曹。夫人歸譚氏，曰損，爲鄧州司倉參軍。損父昌，爲常州録事參軍。祖曰元愛，爲左羽林大將軍、弘農男。惟譚洎毛氏，於周咸爲諸侯，譚入于莒，毛及魏爲后族，千歲復合。

❶「壞」，原爲墨丁，今據詁訓本、五百家本補。

夫人生丈夫子曰隨。❶隨謹願好禮。始克於裴、柳爲姻。隨娶裴氏，今中書舍人次元之族弟也。女子嫁柳氏，曰從肇，曰余族兄也。余早承族兄之教，聞夫人之德，且曰隨之所以能立，洎吾嫂之所以令，皆夫人之訓。則宜有以文其聲詩，刻而措諸墓。夫人諱某，壽若干，某年月日終，某月日祔于此。誌曰：

周之列國，譚子、毛伯。合是二姓，從其匹敵。夫人有訓，乃策厥族。惟時善良，不享豐福。懿厥子姓，追號憲德。內言不出，孰表貞節。願垂休銘，永誌幽谷。

❶「丈」，原作「文」，今據五百家本改。

河東先生外集卷下

表　啓

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暗然不耀，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群臣之罪。

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於地。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振八區，威加六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騭之功，莫之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其後雖逢阨運，今睹昌期，誠我武之掃清，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己之義，明愛人之仁。群臣等上願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大懼，謂掩全功，五年于兹，若墜冰谷。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人用咸和，俗惟丕變。陳師鞠旅，無犯塞之虞；畫界封疆，無專地之患。四海寧一，萬類蕃滋，薄刑溢不冤之聲，逋賦蒙勿收之惠。西成有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天恩允答。豈宜固爲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況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之恩，恥德美之不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徇群情，誠天地神祇内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悃懇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旨，未遂懇誠，拳拳顒顒，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昭盛德，爰自中古，實爲上儀，以至于我祖宗，莫不膺兹典禮。

伏惟皇帝陛下有廣運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威遠以武。惠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英聲之揚，宜越軼于千古。而乃久爲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爲不私與己，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既以徇於群心，又思叶於中典，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誇曜而誣；質而不華，則朴略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帝者務於恢崇。將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廣大，聳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軌模。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群臣在庭，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既無以光昭衆美，又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恥於今，獲罪於後，實爲大懼，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群議。

伏惟陛下俯迴宸睠，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誠勤，頓首頓首，謹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愚誠雖竭，天鑒未迴。臣某等誠恐誠

懼，頓首頓首。

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祝融續三皇，人爲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咸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謡，覩天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表陳誠。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陛下思成湯之罪己，念周宣之側身，去徽號而不稱，垂炯戒而自儆。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蠻貊戎夷，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同德，❶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内歡康。天下寧一，四人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庶正群官，宗室支屬，西土耆長，大學諸生，黄冠之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爲大謬。伏以常久之德，貞夫一也；元始之義，善之長也；并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浄玄默，道之妙也。睿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

❶「同」，原作「周」，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却戎狄，翦暴逆，邊兵之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

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竭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任屏營悃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請復上尊號，悃懇雖竭，精誠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群心靡寧。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

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覩文明，繼跡聖俊。亦嘗考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爲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丕承，臣下之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遵令典以制中，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光膺聖神文武之號。間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損以自儆，以從一時之宜，信爲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廢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實以爲懼，雖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之典法何？

伏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地，陳圭幣祠于祖宇，布於群臣，聞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感悦之誠，咸和以叶心，盡瘁而畢力。弼成神造，康濟艱難，寇逆掃除，暴彊擾順。侯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爲來庭之賓，兵戎不興，邊鄙不聳，

文軌同於四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時候將愆，必惟思而内省；皇情微軫，遂交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熟而財用足，休祥數見，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成陛下之志，明無不答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意，以悦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崇昭報之禮，表恢復之功。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尚懷不足，以要天地祖宗，雖有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義。

且夫號者其來尚矣，燧人、神農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迨我祖宗崇尚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爲辭讓，以守謙沖，則皇王將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悦於後。而帝德是非之辯，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爲炯誡，以示敬恭，誠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若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功。臣等雖誠至愚，竊所不取。輒敢徵之國典，酌於經義，取夫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遵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故事，謹冒萬死，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

伏惟陛下沛然迴慮，俯徇群情，然後聖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後代得揚盛美而鑑至清，是群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表詣闕，固請以聞。臣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

第五表

臣頎等言：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

請，伏奉詔旨，固守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戾是憂，冰炭交集。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謹而爲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略禮，不如文明而化光。況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直爲一王之法？固以邁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爲弘遠。陛下嗣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承，寧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誡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爲，去鴻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陷於專，所誡者滿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嫌；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僞。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或從扞牧圉，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間。今者四岳群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内及宗室，黃髮耆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效也。群材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鑿不用，獄訟以衰，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於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

功。陛下雖以爲辭，臣等未知其說。

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例，而《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之典，❶以違陛下之詔。❷謹昧冒萬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第六表

臣頎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旨，加辭讓愈固。臣等感謙沖於盛德，而私有舊典隳廢之憂；懼煩瀆於聖聽，而内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臣某等伏以事貴舉其中，名惡浮於實。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爲恭。況於祖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備，❸德博化光，辭取於貶損而自卑，朴略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曰：「我漢家亦自有制度。」諸葛孔明誡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又以爲執小讓之賢，不足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聖之姿，合至神之化，有戡禍亂、制夷狄之武，修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以來，俗化斯厚，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梏拳不用，可謂人皆

❶「辭王父命臣某等」七字，原作小字注文，今據世本、音辯本改爲正文。

❷「違」，原脱，今據世本補。

❸「尊」，原作「遵」，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遷善，豈曰俗未勝殘？然若辭之，所未寤也。況於尊號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即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徒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復？❶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之臣庶，跋履山川，思報主恩，誓雪國恥，亦欲攄其宿憤，表其成勢，陛下猶掩鴻名，罔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爲歡。儻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群臣不能匡輔之罪，亦當未除。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爵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群下之情，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體。

臣等懷此數者，悵悵而不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修無忝之言，顧屈己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徇群心，因來月謁太清宮太廟，郊祀上帝，遂以告祠，實臣等之至誠，實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懇迫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及大會議户部尚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奉道字故其文如後表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功不宰，而萬化以成，

❶「之」下，世本有「興」字。

合於《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神聖文武奉道皇帝。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旱備之請。纔愆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卹其人，氣潛通而交感以和，澤旋流而滂霈思遠。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英之重。白麢凝彩而雪暉，蒼烏取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繼於歲時。右具如表。

爲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敕，逆賊李懷光輿臺末人，奚虜遺醜，備聞兇險之行，頗有殘暴之名。陛下略其細微，假以符節，盡委朔方之地，猶分禁衛之兵，不感殊私，乃懷異望。間者饋貢不入，王師問罪。尋令舉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洎駕幸近郊，敕還舊鎮，將掃猾夏之盜，因解奉天之圍，豈伊人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難，不省其由，列爲上公，命作元帥。及躡寇滑汭，頓軍咸陽，闕

爲裴令公舉裴冕表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

以同道。吴任宰嚭而伍胥誅夷，楚任靳尚而屈平放逐，遠惟前事，孰不痛心。

伏見澧州刺史裴冕忠肅，道高德厚，匪躬無怠，有蹇諤之風。道佐先帝，驅馳靈武，贊雲雷之業，成社稷之勳。程元振忌其直方，遂加誣構，投謫荒裔，天下稱冤。空懷醜正之悲，❶莫雪增嫌之恥。今姦邪屏退，聖政大明，百度惟貞，四門以穆。寰海之内，元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思聞至化。願特令追冕列在天朝，俾之端揆庶寮，平章百姓。處詢謀之任，當燮理之權，必能協和萬邦，致君堯、舜。

臣位兼將相，職忝股肱，思進賢傑，共熙帝載。臣無任懇願之至。

爲武中丞謝賜新茶表

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睠忽臨，時珍俯及，捧戴驚抃，以喜以惶。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首出，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霑於草木。況兹靈味，成自遐方，照臨而甲拆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抃之至。

❶「醜」，原作「醖」，今據《全唐文》卷四五二改。

爲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某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抃無涯。臣聞負恩于紀者，鬼得而誅；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不自妖孽，曷彰聖功？

伏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勳。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覩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苞海岳而專禄，恃東秦十二之險，誘臨淄三七之兵，竊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封祀之山，隔成異域。累聖垂德，曾未悛心，餘孽滔天，果聞折首。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將封；遼海無虞，見石砮之已至。此皆陛下神籌獨得，廟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誠，縱捨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龜筮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爲之理。

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草之功，坐見覆盂之泰。抃蹈歡慶，倍萬恒情。

賀赦表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新，戴天履土，罔不欣抃。某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曜。群品資始，萬方文明。

伏惟陛下嗣守鴻業，光膺駿命，[1]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恩覃

[1]「光」，原作「先」，今據世本、音辯本改。

溪洞，事冠千古。❶ 況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敷作解之澤，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門廣闢。而又洗滌幽縶，雷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釋也；移敘貶黜，覆載之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源也；褒寵勳賢，激勸之方也。廢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勳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歿，廣直言之路，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頊。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天緒。

臣謬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覩盛禮。感悅歡抃，倍萬恒情。

賀皇太子牋

宗元皇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歡抃無涯。

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瀾。宗元忝守遐方，獲聞盛禮，踴躍之至，倍萬恒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啓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罔極。某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訓。雨露敷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於達人，積善必徵於餘

❶「冠」，音辯本作「貫」。

慶。天下人子，羡慕無階。某特承恩眷，倍百恒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疊石琴薦一。右件琴薦，躬往探獲，❶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

伏惟閤下稟夔、旦之至德，藴牙、曠之玄蹤，人文合宫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藝深攫醳，將成玉燭之調；思叶歌謡，足助熏風之化。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敢效彌堅之用。

答鄭員外賀啓

李師道三代受恩，四兇負德。聖朝含育，務在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扞蠹。❷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

答諸州賀啓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更肆猖狂。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抃，慶賀難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

❶「探」，世本、音辯本作「採」。
❷「扞」，音辯本作「奸」。

河東先生集附録卷上

勑賜靈文廟額牒

尚書省牒柳州靈文廟。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廣南西路轉運司奏。據柳州申據本州鄉民父老嚴後等狀陳：伏覩唐柳州刺史，元和年，立廟於羅池，至今三百年來，廟享不絶。州境凡有水旱疾疫之災，及公私祈禱，無不感應。乞加封爵或廟額。柳州本司保明委是詣實，尋符太常寺依條看詳。據太常寺狀勘會，唐柳州刺史立廟於羅池，係前代名賢。轉運及州司保明立廟至今，三百來年，廟享不絶。凡有水旱疾疫，祈禱感應。自熙寧二年八月已後，至去年六月，計十餘次，祈禱感應。伏候指揮牒奉勑，宜賜「靈文之廟」爲額。牒至准勑故牒。元祐七年六月三日牒。

初封文惠侯告詞

勑。文章在册，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爲不朽。生而昭爽，後且不亡。惠我一方，是宜崇顯。柳州靈文廟，唐刺史柳公，仕于唐室，卓有才名，厲志精顓，記覽浩博，貫穿經史，溢爲詞華。覽其遺編，灼見志學。龍城雖遠，不鄙其民。爰出教條，動以禮法。家富有業，經學有師。風行俗成，田里悦喜。自言將死，館我羅池。今數百年，英靈猶在。祈禳禱祀，如響應聲。水旱疾憂，咸有歸賴。啓封侯爵，因民之情。尚其

知歆，永庇南土。可特封文惠侯。崇寧三年七月七日，中書舍人臣薛昂行。

加封文惠昭靈侯告詞

勑。柳州靈文廟文惠侯，生傳道學，文章百世之師，没以神靈，福祐一方之庇，是有功德於人者，其於爵號何愛焉。惟神望冠河東，名高唐室。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裕民。出守柳城，終享廟食。焄蒿之際，肹蠁必通。屬者春夏之交，雨暘愆候，禱焉即應，歲以是豐。故郡人願請諸朝，而使者遂上其事。朕嘉神乎惠，爰益褒封，尚赫光靈，保有常享，可特封文惠昭靈侯。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中書舍人臣王剛中行。

柳先生《揚子》新注

《學行篇》：「如將復駕其所説，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先生云：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説如木鐸也。

《脩身篇》：「熒魂曠枯，糟莩曠沈。」

先生云：熒，明也。熒魂，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爲「精」。莩，如葭莩之莩，目精之表也。言魂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

「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先生云：「糟」當爲「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沈。於是以杖擿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

《孝至篇》：「勤勞則過於阿衡。」

先生云：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先生云：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

群公書贊題跋碑記

答柳子厚書 劉賓客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亹亹，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大，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彀，而中微存乎他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俚言蕪而不治，臨書軋軋，不具。禹錫白。

又與柳子厚書

間發書，得《筝郭師墓志》一篇。以爲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知。❶ 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

❶「知」，《劉夢得文集》卷十四作「如」，當是。

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鶩心得。倘佯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楞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册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爲虢師發邪？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概耳。不宣，禹錫白。

又謝柳子厚寄疊石硯

常時同硯席，寄此感離群。清越敲寒玉，參差疊碧雲。煙嵐餘斐亹，水墨兩氛氳。好與陶貞白，松窻寫紫文。

題羅池廟碑陰文 田錫

柳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强爲羅池之神，昌黎韓退之敘其事而銘之于碑矣。其有遺意，錫幸得而紀焉。古人或有其言而無其行，或有其質而無其文，故周勃持重而詞則寡焉，子夏美才而行或缺焉，猶能安漢皇之祚，遊仲尼之門。惟公之文，緯地經天，惟公之行，希聖齊賢，彬彬然若黼黻之華衮，鏘鏘然若咸韶之在懸。古人或有其才而無其時，必避害以巽，令人以隨。顔子之賢，當周德之衰微；孟軻之仁，值王道之陵遲；亦能服膺於聖人之道，偃蹇爲覇者之師。惟公策名於貞元之間，通籍於元和之時，闊步高視，飛聲流輝，謂佐王之才得以施，謂當朝大臣不我遺。古人或雖得其時而無知己，設有知己一人而已。故國僑出涕，以子皮之死；夷吾之慟，以鮑君亡矣。唯公有劉公禹錫之交，有韓侯退之在朝，有吕衡州以倜儻與公爲遊處，有皇甫湜以文章與公相遊遨，而公位不過爲南宫外郎，命

不過爲柳州之牧，以謫而出，至死不服。如明堂之材，朽於谿谷；如千里之馬，軛於輂轂。時耶？命耶？以是知爲仁者未必獲祐，修德者或虧多福。予聞四瀆視諸侯，五嶽視三公，爲靈神甚貴，在祀典尤崇。所職者以明以晦，所主者爲雷爲風。助天以揔萬靈，助國以濟三農。所以籩豆有加，蘋蘩用豐。其疏爵也，有衮冕劍舄；其用樂也，有簫笳笙鏞。安得公之生也，惠惟及於一州；公之亡也，神猶介於遐陬。唯裔夷感慕，而靈祠潔脩。逞神之威，有荃橈兮桂舟；饋神之奠，有椒漿兮蘭羞。無金策追封之贈，無衮衣加寵之優。使公與沈湘之魂爲偶，而配濤之神作儔。以公之齊聖廣淵，聰明正直，宏深之量，昭明之識，而不爲星爲辰，斡運陰陽，拱於北辰。不爲嶽爲瀆，含吐風雲，康於黎民，胡爲在柳州之陋，爲羅池之神？是知天命難諶兮命靡常。因紀爲碑陰之文。

柳侯畫像贊並序

文惠侯贊並序

題萬石亭詩 歐陽公

天於生子厚，稟予獨艱哉。超凌驟拔擢，過盛輒傷摧。苦其危慮心，嘗使名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沿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人迹所罕到，遺蹤久荒頹。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翦薙發幽薈，搜尋得瓊瑰。

感物不自貴，因人乃爲材。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哈。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示同好，爲我銘山嵬。

又集古録羅池廟碑跋

右《羅池廟碑》，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録》，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後三年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則二君官，當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載此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爲「步」。「荔子丹兮蕉子黄」，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

又般舟和尚碑跋

右柳子厚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貶毁以避争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

讀柳子厚傳王荆公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又金陵語録評論

柳開不及柳子厚。睦修亦常儒耳。張景道勝柳開，如太元準易論好，餘文論亦多好。

河東先生集附録卷下

評柳子厚詩 蘇東坡

詩須要有爲而後作，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❶ 好奇而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也。

又論柳子厚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温麗靖深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吾言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别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又記書柳子厚詩

元符己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别意。子歸，吾無以遺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又書柳文《瓶賦》後

漢黄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

❶「雅」，原作「稚」，今據五百家本改。

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瓽所轠。身提黄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宫，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或曰柳子厚《瓶賦》拾《酒箴》而作。非也。子雲本以諷諫設問以見意耳。當復有答酒客語，而陳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蓋補亡耳。然子雲論屈原、伍子胥、晁錯之流，皆以不智譏之；而子厚以瓶爲智，幾於信道知命者，子雲不及也。子雲臨憂患，顛倒失據，當有媿於斯文也耶！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海南爲甚。客至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在舟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餘牛。死者亦不減，幸而不死，即歸德於牛。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産沉水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脱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余莫之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少衰乎？

又書李赤詩後

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不類太白。遡云，聞之王安國，此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厠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太白，則其人心疾已久，非特厠鬼之罪也。

又書黄子思詩集後

余嘗評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顔、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絶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

又跋大鑒禪師碑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絶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辨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

者日見而常誦之。乃具石請余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摠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溪謚號，固非桂管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爲正。

又引説先友記

昔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子厚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袁高恕己子，《唐》傳第四十五卷七　姜公輔七十　齊映七十五　嚴郢七十　穆贊寧子，弟質。八十八　裴樞六十五　杜黄裳九十四　楊憑弟凝。八十五　李鄘七十一　梁肅一百二十七文藝傳中　韓愈一百一　許孟容八十七　袁滋七十六　盧群七十二　鄭餘慶九十　奚陟八十九　盧景亮八十九　楊於陵八十八　高郢九十　柳登芳子，弟冕。五十七

又讀柳子厚《三戒》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以招悔，欲蓋而彰者。遊吴，得二事於水濱之人亦似之。作二説，非有意乎續子厚者也，亦聊以自警。

河豚魚説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遊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遠去，怒其柱之觸己也，則張頰

植鬣，怒腹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好遊而不知止，因遊而觸物，不知罪己，妄肆其忿，至於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烏賊魚說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呴水而水烏，戲于岸間，懼物之窺己也，則呴水以自蔽，海烏視之而疑，知其魚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爲窺者之所窺。哀哉！

又跋晁無咎畫馬

晁無咎所藏野馬八，出没山谷間，意象慘淡，如柳子厚所云風鬃霧鬣，千里相角。然筆法稍踈，當是有遠韻人而不甚工者。元祐三年，宋遐叔、張文潛同觀。

書柳子厚詩贈王觀復 黄山谷

余友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模，時所總攬籠絡，但知玩其火龍黼黻成章後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柳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又跋《陰符經》後

《陰符經》出於唐李筌，熟讀其文，知非

黄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作此言，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贋訓注，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

發明周御史論 張唐英

柳子厚作《御史周君碣》曰：有唐正臣周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所。云天寶中有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逐，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然不言周君名字，及諂諛爲相者誰，及賢臣放逐者何人。今以唐史質之，周君必子諒也，諂諛必牛仙客也，賢臣必張九齡也。林甫薦仙客爲宰相，九齡言其不可，上不悦，罷九齡相位。時子諒爲御史，白於大夫李適之曰：「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公何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之，上怒，決配子諒於瀼州，至藍田，賜死。以九齡所薦子諒非其人，左遷荆州都督。嗟乎！九齡以子諒能抗言朝廷之失，是不負其職，而九齡爲能知人爾。而明皇悦邪佞之臣，反以九齡所薦非其人而逐之如此，則後之大臣薦臺諫官者，當薦依阿取容，喑喑如秋蟬，泛泛如浮萍，則無患矣，何以爲朝廷之耳目哉？夫植木而欲其茂也，必時溉之。溉而惡大，反自伐之，必衰之理也。明皇之惡子諒，乃自求衰之謂乎？西幸之禍，有所召爾。

古今詩話

劉夢得曰：柳八駮韓十八平淮西碑云：❶「左飡右粥，何如我平淮雅云仰父俯

❶「駮」，原作「駿」，今據世本、音辯本注改。

子。」柳云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伐叛矣。劉曰：「韓碑柳雅，各有所長。」予爲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愬入蔡，賊無覺者。落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言十二載，以見平淮西之年。

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株柳拂天。後南中丞至黔南，人嘲之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閒向南亭畔，南風變俗談。」

歸叟詩話

鄭谷雪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此村學堂中語也。如柳子厚「千山鳥飛絶，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信有格也哉。作詩者當以此爲標準。

冷齋夜話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緑。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評詩云：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味之，此詩有奇趣，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欸乃，三老相呼聲也。

石林詩話

東方朔作《答客難》，雖揚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由是《太玄》、《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賓戲》，東京以後，諸公釋譏應誳紛然迭起，枚乘始作

《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攄》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屋下架屋之病。如《進學解》即《答客難》也，《送窮文》即《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古作者之意。古今文章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子厚《晉問》、《天對》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

察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晴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重修羅池廟記 丘崇

唐元和十年，州刺史柳侯至，以聖人所常行之道善其民，四年不幸而平時浹人肾中者已深，人將釋之而不得。追其嘗與部將魏忠輩驛亭酒間語，乃祠于羅池。自歐陽翼之夢、李儀之死，人尤神之。以憂患乞憐者，每每獲報，如所庶幾。三百餘年，英靈猶存。皇朝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曰文惠侯。從斯民之欲也。廟閱日深，仰見星斗；螘封蠹蝕，幾莫能支。而承糈踐籩，袂猶相屬。所謂施利錢者，歲不知幾何。率以十萬爲公帑，用餘則廟得之，以備營繕。然一歲之間，給公而外，所存無幾。雖欲改作，將焉能爲？郴陵朱公，以政和二年十一月視守事，三日，具禮謁欵見其所託，大不足以稱侯，四顧躊躇，隱然于中者久之。退而考其故事，得廟利歲時移用之狀，語諸僚佐曰，侯生死皆有功德於斯民，而祠宇敝陋如此，吾曹當思有以

崇大之。奈何牟其利以事封靡乎？侯無譴，寧獨不愧於吾心？燕衎可寢也，豆觴可裁也，土木之役，上求則費公，下斂則耗衆，曷若歸其利於廟，纖毫籍之，久自可舉。咸曰：然。未幾，籍以羨告，州監兵陳莘者，開敏有幹局，俾掌其事，購材募能，取足於籍，堂室門序，卑高如儀，焕然一新，觀者嗟異。又撫其餘材，構亭于羅池之北，因以名之。亭與廟異區而同名者，不特謂江山之勝作也。嗚呼，洞酌可以祀皇天，噫嘻可以祈上帝，未有誠而不能動者也。心者靈之府，而誠出於其中，神人殊方，靈未始異。以其出於未始異者，合之於冥冥之間，神能違之乎？世俗膴仕，情隨泰遷，燕衎自娛，豆觴自奉，凡可以適己者無所不爲。公則不爾，惟崇大於侯是思，卒使侯祠，既壯而麗，則其誠可謂至矣。千里而郡，非獨其守，任民之責，神與有焉。年無饑饉，氣無乖厲，此民之所望於神者。民之所望，公之所祈也。致其誠於神以祈民福，公豈可與世俗者同日而語哉？政和三年十月望日，承事郎通判融州軍州事丘崇記。

柳文序 嚴有翼

唐之文章，無慮三變。武德以來，沿江左餘風，則以絺章繪句爲尚。開元好經術，則以崇雅黜浮爲工。至於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周、漢，渾然爲一王法者，獨推大曆、正元間。是時雖曰美才輩出，其能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者，不過韓退之而止耳，柳子厚而止耳。退之之文，史臣謂其與孟軻、揚雄相表裏，故後之學者，不復敢置議論。子厚不幸，其進於朝，適當王叔文用事

之時。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宮，頗信重之，迨其踐祚，方欲有所施爲，然與文珎、韋臯等相忤，内外讒譖，交口詆誣，一時在朝，例遭竄逐，而八司馬之號紛然出矣。作史者不復審訂其是非，第以一時成敗論人，故黨人之名，不可湔洗。嗚呼子厚，亦可謂重不幸矣。尚賴本朝文正范公之推明之也，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温，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珎輩，又絶韋臯私請，欲斬之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内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駮，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嗚呼！如文公之論人，❶可謂明且恕矣。死者有知，子厚豈不伸眉於地下。余嘗嗜子厚之文，苦其難讀，既稽之史傳以校其譌繆，又攷之字書以證其音釋，編成一帙，名曰《柳文切正》。雖懸金於市，曾無呂氏之精；然置筆于藩，姑效左思之篤。後之君子，無或誚焉。紹興三十二年歲次壬午春三月十一日，建安嚴有翼序。

韓柳音釋序 張敦頤

唐初文章，尚有江左餘習。至元和間，

❶「文」下，五百家本有「正」字。

始粹然返於正者，韓、柳之力也。兩家之文，所傳寖久，舛剥殆甚。韓文屢經校正，往往鑿以私意，多失其真。余前任邵武教官日，曾爲讎勘，頗備悉，并考正音釋，刻於正文之下。惟柳文簡古不易校，其用字奥僻或難曉。給事沈公嘗用穆伯長、劉夢得、曾丞相、晏元獻四家本參考互證，凡漫乙是正二千餘處，往往所至稱善，今四明所刊四十五卷者是也。惟音釋未有傳焉。余再分教延平，用此本篇次撰集，凡二千五百餘字。其有不用本音而假借佗音者，悉原其來處；或不知來處，而諸韻《玉篇》、《説文》、《類篇》亦所不載者則闕之。尚慮膚淺，弗辨南北語音之訛，其間不無謬誤，賴同志者正之。紹興丙子十月，新安張敦頤書。

柳文後跋 錢重

重讀柳文，至《吏商篇》，首句曰：「吏而商也，污吏之爲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爲吏也博。」常疑其造端無含蓄，必有脱句。後得善本，乃云：「吏非商也，吏而商，污吏之爲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於是欣然笑曰：此子厚之所以爲文也。且使子厚不首言「吏非商也」四字，則不足以見此文之作出於不得已，欲誘爲利而仕者之意。故古文或有脱字及訛舛處，能使一篇文意不貫、精神索然者信矣。子厚居愚溪幾十年，間中捨尋遊山水外，往往沈酣於文字中，故其文至永尤高妙，爲後世學士大夫所宗師。重冒昧分教此邦，意爲柳文必有佳本，及取觀之，脱繆訛誤特甚，而又墨板歲

久漫滅太半。今史君趙公，天族英傑，平生酷好古文，所謂落筆妙天下者也。一日，命重爲之是正，且俾盡易其板之朽弊者。然重吳興人也，來永幾五十程。柳文善本在鄉中士夫家頗多，而永反難得。所可校勘者，止得三兩本，他無從得之。其所是正，豈無遺恨？尚賴後之君子博求而精校之，庶子厚妙思寓於一字一句中者悉呈露，爲益不淺矣。紹熙辛亥仲秋一日，迪功郎永州州學教授錢重謹書。

仝　前　趙善愖

前輩謂子厚在中朝時所爲文，尚有六朝規矩；至永州，始以三代爲師，下筆高妙，直一日千里。退之亦云：「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而子厚自謂貶官來無事，乃得馳騁文章。此殆子厚天資素高，學力超詣，又有佳山水爲之助，相與感發而至然耶。子厚居永最久，作文最多，遺言措意最古。衡、湘以南，士之經師承講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意其故家遺俗，得之親授，本必精良，與它所殊。及到官，首取閱之，乃大不然，訛脱特甚。推原其故，豈非以子厚嘗居是邦，姑刻是集，傳疑承誤，初弗精校歟？抑永之士子，當時傳寫藏去，久而廢散，不復可考歟？因委廣文錢君多求善本訂正，且併易其漫滅者，視舊善矣。雖然，安知不猶有舛而未真、遺而未盡者乎。後之君子，好古博雅，當有以是正盡善云。紹熙二年八月旦，零陵郡守郇國趙善愖跋。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葉煒　尹占華
本册責任編委　馬月華

{
  "filename": "MTQ1NTc2ODU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557685.zip",
  "filesize": 309065855,
  "md5": "ca466155892b0aa208d730a759a1987c",
  "header_md5": "761b59f9a850a34f76252bf8238cb266",
  "sha1": "bec1f5f01edc4b8e8a82ff50465066fe01b69b6c",
  "sha256": "779e127b81370c8bf3468ec54554022a7bf7643ebcc4dbab5af870f051f9e09b",
  "crc32": 1515750796,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61188062,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122,
  "pdg_main_pages_max": 1122,
  "total_pages": 1164,
  "total_pixels": 667198515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